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二・經部・書類

書集傳十二卷或問二卷　〔宋〕陳大猷撰……一
書古文訓十六卷　〔宋〕薛季宣撰……二二五
書疑九卷　〔宋〕王　柏撰……三七九
書經注十二卷　〔元〕金履祥撰……四二三

2274/02

書集傳　　陳大猷集傳

綱領

陳氏曰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於書然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

呂氏曰書者堯舜禹湯文武皐夔伊傅周召之精神心術盡寓於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必先盡吾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朱氏讀書以求心為主蓋觀之於虛心涵泳切己省察）

書序

漢孔安國書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大也）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凡百篇所以垂世立教示人主以軌範也（[illegible]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成王之末河圖尚在[illegible]五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不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愚曰或謂三墳等書恐其為過者之制不可為法於後世故孔子不取惟文侯之命及[illegible]孔子猶取之三墳雖為大道之言若易所記伏羲神農等事[illegible]及深[illegible]豈不可施而夫子去之耶意其必闕落不可攷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八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書伏生名勝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唐孔氏曰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illegible]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illegible]秦誓[illegible]謂之今文尚書）至魯共王（漢景帝子）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illegible]）及傳論語孝經（唐孔氏曰傳即論語孝經是也[illegible]）（孔子傳說故謂之傳）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illegible]）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唐孔氏曰[illegible]）更以竹簡寫之（[illegible]謂之古文尚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唐孔氏曰二十五篇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會國有巫蠱事（[illegible]）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朱氏曰此序不類西漢文字疑後人所託未可知然嫌本末頗詳）○林氏曰孔安國注書至五十八篇書成遭巫蠱而不出漢儒遂以張霸偽書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兩漢儒者所傳皆劉歆本故趙岐注孟子杜預注左傳韋昭注國語凡所舉出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為逸書（[illegible]）其書漸出及隋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夫書遭秦火失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是可歎也已孔氏書於隋開皇至唐天寶間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非書之始末也（伏生[illegible]）

之書爲以於帝王之手而不敢略致疑於其間也孟子生戰國[illegible]
王之世猶未遠孔氏綴緝全是言不敢[illegible]
信此況遠於秦火歟於孔壁而僅出漢儒之手乎○蔡氏曰書文大抵語辭多奇澀而
聱命多平易蓋誥辭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人之本語故
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爲
難知聱命則當時史官所撰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
亦不難曉耳況曰或謂伏生所傳之書多奇澀孔安國所增多平易況以爲伏生老人語多難曉[illegible]
然二典皐陶謨禹貢洪範[illegible]文侯之命泰誓諸書亦伏生所傳未嘗不平易也

書序

孔安國曰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
之各冠其篇首○林氏曰書序本自爲一篇乃歷代史官相
傳以爲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也序有言其作意者如[illegible]
[illegible]

傳註傳授

西漢儒林傳漢興言書自伏生伏生授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
授倪寬由是世有歐陽氏學張生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夏侯
勝由是有小大夏侯之學自孔安國而下世傳古文尚書而
未立學官○東漢儒林傳古文尚書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
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illegible]
三家二十○吳氏曰孔氏自先聖後以六經相傳雖秦焚書未
嘗廢安國於書未得壁書時已好之矣凡先聖奥旨閒及於書
者往往皆用爲傳今歐陽諸家學無復存獨馬鄭於書疏中

間見一二以其說校之此孔傳所以獨存也[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馬鄭在漢爲大儒然馬鄭之說則歐陽夏侯之說可
推[illegible]自漢至國朝惟孔安國傳
唐孔穎達疏獨傳國朝金陵王氏東坡蘇氏始爲之說諸儒
繼之者數家南渡至今說者益衆

集傳條例

諸家說依經文爲次敘先訓詁而後及意義或先用甲說次用
乙說而後復用甲說者則再出甲姓氏大槩期使意義貫串
如出一家間有已意則以愚曰別之
諸家說或未純者用呂氏讀書記例行有升一字或諸
字未圓者用朱氏論孟集義例附推其意以改之至於大意
雖是而語未到意未全或得此失彼難於盡改者亦不免用
集註例以己意更之而非敢掠他人之美以爲己出也至於
去取之當否者則另識於或問
諸家說意正語全者大字註於上其推明可以足上說及雖非
正意而不可遺者小字疏於下或立說不同當並存者亦附
疏之

○進書集傳上表録本

臣大猷言伏以參稽大訓盡究坦明會粹羣言庶通雅奥俯
陳樸學仰瀆淵聰臣大猷實惶實懼頓首頓首竊以六藝之
文皆載聖賢之道百篇之義獨備帝王之傳此尚書之所以爲典常
示一人之軌範蘇漢從以來踰千百歲自孔傳而後殆數十
家悉期辯惑以悟疑各務紛文而救旨顧專門豈無特見然
殊途未底同歸非合諸儒之長孰推遺經之蘊伏念臣懷鉛
陋習窺管小知剽凡近之煩敢自閑於户牖舉其撮要姑求緝
於綱條附贅摭拾不免僭踰敢盡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文思濬哲温恭履敷在躬接堯舜禹湯之統
始終典學實處夏商周之書得精一以執中惟時幾而敕命
柔遠能邇凝庶濟於兆民制治保邦用延洪於大業臣幸逢
昭代久玩陳編盡竭蚊䖟之勞少致涓埃之助瀕僭瀆渾
爾豈徒章句之一辭綦乎窺淵源之奧蘊聖神之運臣所編書
集傳壹拾貳卷并傳或問合卷繕寫成書壹拾伍冊貳部共叁
拾冊用黃羅複封内壹部乞賜留中内壹部乞降付尚書省
謹隨表繳進以聞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臣大猷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
嘉熙貳年叁月　日
從事郎前差充兩浙路轉運司準備差遣臣陳　大猷　上表
拾叁日奉
聖旨降付尚書省送後省看詳申

後省看詳申狀録本
中書門下後省
准　付下從事郎前差充兩浙路轉運司準備差遣陳大
猷上表爲投進書集傳并或問共壹拾伍冊送後省看詳須
至申聞者
侶等看詳大猷所編書集傳博採諸家之長傳以己之
見章分句解理顯詞明詳而不失之繁簡而不失之略或
問之作折衷尤精有諸儒先所未發者用功不苟與膚引
臆説大有逕庭如蒙
甄録足爲窮經者之勸
右件元表壹件并書集傳并或問壹拾伍冊謹隨狀繳申
尚書省伏乞
照會交管施行伏候
指揮
嘉熙二年五月　日
朝請郎起居舍人兼直舍人院兼權直學士院兼崇政殿説書李　劉　狀
朝請大夫起居郎兼崇政殿説書牛　大年
中大夫守中書舍人京湖江西督視參贊軍事高　定子
朝議大夫試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讀許　應龍
中奉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兼侍讀游　侶
拾玖日奉
聖旨陳大猷與六部架閣差遣其
書集傳并或問付秘書省

書傳會通卷第一

陳大猷集傳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丌巨之反說文云下基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

虞書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陸氏曰虞書凡十六篇十一篇亡）○蔡氏曰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夏氏曰二典禹謨俱謂之虞書者盖三聖授受實守一道謂之唐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禹謂之夏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堯惟曰虞書則見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呂氏曰二典如易之有乾坤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碧梧馬氏曰此所謂書序也）○林氏曰昔在者篇首起語之辭書序自爲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如孔氏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蔡氏曰堯典之後授舜典則曰虞舜側微云云授禹謨則曰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云云盖定從古序自爲一篇而相綴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蔡氏曰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芸閣呂氏曰宅謂居而有之光宅天下猶言光有天下）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元城劉氏曰堯典下曰若當爲粤若發語之辭（蔡氏曰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曰粤越通）孔氏曰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蔡氏曰放至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呂氏曰散而在外則爲文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爲思欽明之潛蓄也文思表裏之謂（蔡氏曰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芸閣呂氏曰君子莫不有是德惟堯爲能安安故其欽也明也文也乃不勉而中思也乃不思而得所謂安而行之極其至所至也德之盛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無間也）○朱子曰允信也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也被及也表外也格至也上謂天下謂地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於音烏）

朱子曰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西山眞氏曰欽明文思者明德之目大德則其總名也明俊德者脩身之事其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此帝者爲治之序也先言明俊德謂克自明其德後言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謂新民而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大學以明明德爲新民之端與夫脩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蓋本之堯典也堯典其大學之宗祖歟○新安陳氏曰大學傳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證據顯然訂之兆不說而明矣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論此章自司馬溫公說既見格古錄朱子從之眞氏又爲此章冠大學行義一書且斷以然以爲大學之宗祖至論也克明俊德者明此德之全體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皆推此德之大用與天地闔盡在春風和氣中矣傳謂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illegible]也乃指此爲放勳帝德之用無所不至者內見無之所不至首也豈功自功德自德哉已上自篇首至此舊說[illegible]失然陳氏書傳訓詁詳明義理[illegible]本堂恐立匯說以諸書纂輯采補行世傳雅君子行識元本[illegible]將來補可是[illegible]）○唐孔氏曰俊（[illegible]）

賢才兼人者○孔氏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葉氏曰以
用也○唐孔氏曰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同出高曾皆
當親之既盡也[illegible]
[illegible]○
王氏曰親者親之也疏者次親也○王氏曰治而美之之
謂平成而著之之謂章貴賤能否各適其分者平也程其事
功崇以賞之旌以車服者章也○孔氏曰百姓百官也唐孔氏曰
[illegible]○夏氏曰自治事言則曰
百工自聰事言則曰百僚自任職言則曰百官自所掌言則
曰百執自所主言則曰百司自分姓受氏言則曰百姓○愚
曰昭明之著也德行光顯職業修著皆昭明也○孔氏曰
協合也○愚曰協而後能和○唐孔氏曰邦國黎衆也[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於如詩於穆之於乎之於歎美之辭也於變
蓋神化之妙不可形容與直言變者氣象不同矣○孔氏曰
時是也○王氏曰雍者和之至也○愚曰於變時雍所謂各
正性命保合大和也[illegible]○林氏曰堯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猶影響形聲隨感而應故以之親九族則九族盡
睦以之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以之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
時雍[illegible]○呂氏曰此章言堯[illegible]之序○
禮記[illegible]德作駿
乃[illegible]羲和[illegible]若昊[illegible]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illegible]
呂氏曰此已下述堯命官○夏氏曰乃[illegible]
[illegible]
天地四時之官[illegible]○孔氏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
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遠
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王氏曰曆者步其數象者占其象

[illegible]○愚曰星謂二十八宿及五星[illegible]
[illegible]○朱氏曰辰日月所會天度之分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詳
見閏[illegible]命之使敬順昊天[illegible]曆象日月星
辰具其分數節候以為曆而敬授人以時[illegible]
[illegible]○程氏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
明時以授人事也萬事無不本於此[illegible]律度量
衡由此而起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順天時以
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
惟此兩端而已○呂氏曰羲和是當時大臣故其舉其大者
以見其餘此書惟羲和事最詳曆象之事須通把天人為一
看堯之光宅天下黎民於變皆在內如平秩之政行於因之
民宜草木鳥獸各遂其性洪纖小大無不得所堯之功與天
地一其曆象之法所以範圍天地之化也羲和四子所掌雖
不同而欽若敬授則不可有別故先總命之令各體此意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
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王氏曰羲和四官各主一方之政一時之事○唐孔氏曰上
言乃命羲和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
秋冬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既命仲後命叔故言
申命[illegible]○王氏
○孔氏曰宅居也○蘇氏曰禹貢嵎夷之地在青州[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曰日出為暘故言方曰暘谷[illegible]
[illegible]羲仲居治東方之官[illegible]

而遜統謂之以春出在東因於東方見前正四方晷景正云皆居
京師而紀之亦有時於蘇氏曰嵎夷海濱東方乃四極之地
致日景以定分至而授曆可鄭氏曰日
是以謂之於四極亦此也寅敬賓導也故導出日之出納以
一日言之則東西以一歲言之則日者陽之精隨陽以進退者陽
之正位也冬至陽始生日自北而南行而南行自
春而陽功萬物於是作故謂之秋分而陽功畢萬物成之紀
此而則退而謂其仲伏春仲伏長短之中者力十一
可之卯出酉入其所自出故曰暘谷西正其所自入故曰一
成其一出入之事也○陳氏曰
陝以其其一
班表以其之氣道也
○王氏曰物各當其分之謂平事各當其序之謂秩○愚曰
作動也起也如萬物並作之作天道人事萬物至春而皆作
老輩東故謂之東作夏秋冬各以所屬方言之作於春育於
夏成於秋易於冬梁氏曰作訛成易王氏之所以敬人事以趨之與之適相當而無偏勝謂之平循其序而不亂
謂之○孔氏曰日中謂春分之日王氏曰陽生於子而終於午春陽之中也
秩午而終於子仲秋陰之中也故言宵中○愚曰日中宵中稱其陰陽
言亦西相補冬言日短而不言夜若對日永為言也○永嘉鄭氏曰春
分日行西陸秋分日行東陸黃道夾極等故晝夜如同仲夏日行○釋
北陸去極近故晝長夜短仲冬日行南陸去極遠故晝短夜長

言日殺中也王氏曰仲春仲秋陰陽之至中故曰以殷仲夏仲冬陰陽之至正故曰以正○愚曰其日
則晝夜得中其星則鳥星昏見於南方以此正仲春之氣節
轉以推季孟則可知永嘉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之宿也井
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之宿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之宿也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之宿也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
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人之中而常在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
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以於南方考之惟仲春之月四方之
星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
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
火轉而西鳥轉而北虛轉而南昴轉而東至仲冬則虛轉而
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
矣堯考中星以正四時其法簡而明○朱氏曰天體之位一定不
易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鳥星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得天運
之正○孔氏曰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
方成虎形皆西首而東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為前朱雀北方成龜
形為後玄武皆西首而東尾○東陽馬氏曰星鳥以象言星火以
星昴以位言乃指體也○林氏曰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
正午位之中星仲春之月日在奎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鳥星見
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晝夜五十刻夜五十刻故為春分之氣
仲夏之月日在井入於戌地初昏之時大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
當是時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是為夏至之氣仲秋之月日在
心入於酉地初昏之時虛星見於午當是時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
刻是為秋分之氣仲冬之月日在箕入於申地初昏之時昴星見於午

當是時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是為冬至○孔氏曰厥其
之氣以分至之氣既定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定矣
民厥析丁壯就功其民老壯分析乳化
日孳尾王氏曰產生為孳交接為尾孔氏曰鳥獸皆以春生○王氏
曰聖人之道上至於日月星辰下至於草木鳥獸外至於夷
狄皆聖人之所治也○愚曰聖人為天地之主天地之間無
一事一物不盡其理為君之職始盡故作書者隨羲和所職
以述帝堯參贊化育之極功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五禾反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
民因鳥獸希革希夏革改也
申命訛見上○蘇氏曰南交南方之交趾鄭氏曰南交之下言南方則交趾可知○孔氏曰此居治南方之官掌夏天之政訛化也平
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致其功永長也日永謂夏至之日火星
見以正仲夏之氣節○愚曰因者因春之事以致其力希毛

羽少而改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
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先典反
徐廣曰西今天水西縣○孔氏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
冥故曰昧谷昧日西則昧為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餞
送也禮見宵夜也宵中秋分日也夷平也程氏曰秋成而民心和平夷
唐孔氏曰毨毛羽整理美悅之狀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
隩於六反鳥獸氄毛如勇反
釋訓曰朔北方也孔氏曰北稱方則三方可見○鄭氏曰朔盡而始生之義故月日謂之朔旦○吕氏曰北方於其盡而有始其陰猶故
謂之朔方○愚曰都猶都邑之都北乃陰極之
方陰幽而陽顯故北方曰幽都○孫氏曰在者存而有察意
王氏曰冬不言秩而言在在察其改易而已蘇氏曰在非不在非不秋亦各相備○鄭氏曰月令言易閟典蘇時令以時求歲之宜○愚曰

冬既成今歲之終又肇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天道人事萬
物至此皆更易也○呂氏曰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
窮之道而聖人體之以贊化育也○孔氏曰日短冬至之日
隩室也（隩於六反室中隩隱之處）民室處以避風寒○唐孔氏曰氄毛附
肉細毛也鳥獸皆生細毛以自溫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愚曰咨一訓嗟猶言嗟嗟臣工嗟予有衆皆發語慨歎之辭
一訓謀問此先言曰後言咨則謀問之咨也發語者十有二
故先言咨後言曰則嗟之咨也餘倣此○孔氏曰朞匝也
○愚曰自今歲冬至至來歲冬至為一朞○蘇氏曰古有又
通○孔氏曰旬十日也○韻略曰閏餘分月也○歲見下文
○愚曰一朞中間必有三百六十六日或三百六十五日有
奇（[illegible]閏月亦同凡一[illegible]氣朔年相去[illegible]然）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日一日行天一度一朞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四
分度之一當一日是為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月行速一
日行天十二度強一月一周天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
會則為一月十二會則為一歲一月三十日除小盡六日一
歲止三百五十四日日每日行天一度是一歲中尚欠十有
一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也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使日行
所欠之天度以歸其不齊之數而後春夏秋冬之氣於始正
而歲始成是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吳氏曰三歲[illegible]三十三月四分日之三[illegible]）
（朔[illegible]閏尚餘[illegible]分日之三五歲[illegible]閏則又少[illegible]日加四分日之五十九年[illegible]閏[illegible]之一若[illegible]十九年[illegible]）
（[illegible]二日[illegible]分日之三積[illegible]八十一[illegible]然後盈虛之數盡而復始矣今言三百[illegible]四月七閏計二百[illegible]三日尚餘十）
（[illegible]有六日[illegible]以閏分[illegible]○呂氏曰天地之數[illegible]則天餘[illegible]閏所以補其數[illegible]其要在於中）
（氣置閏餘[illegible]文日中日永[illegible]日[illegible]中星皆所以定中氣此一節所以置閏餘也）○唐孔氏曰閏餘不
置則三年差一月將以正為二九年差三月將以春為夏十
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相反時何以定歲何以成○愚曰前既
分命羲和各掌一時之政故此總命以閏法以定時成歲（詳見或問）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王氏曰釐利而治之之謂○張氏曰績者積其功之成也○
孔氏曰咸皆也○愚曰興廣光明之謂熙○孔氏曰定時成
歲曆以告時授事故能信治百工衆功皆熙○呂氏曰此二
句乃史記堯之治非堯之言
帝曰疇（直由反）咨若時登庸放（方往反）齊曰胤（羊刃反）子朱啓明帝曰
吁（况于反）嚚（魚巾反）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七代反）驩（呼端反）兜（丁侯反）曰
都共（音恭）工方鳩僝（仕簡反）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吐刀反）天
程氏曰已下至稽終言堯之聖明知人○王氏曰疇如疇離
祉之疇咨如周爰咨詢之咨疇咨俾衆共咨訪也○孔氏曰
時是庸用也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illegible]丹朱也）啓開也
○愚曰吁者嗟歎之辭○孔氏曰言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可
乎言不可（蘇氏曰君子因明以為善小人因明以為不善[illegible]）采事
也驩兜臣名都歎美之辭共工官稱（[illegible]）○朱
氏詩解曰方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孔氏曰鳩聚僝見也
共工方聚見其功○王氏曰靜則能言用則違之○孔氏曰
貌象恭敬而心很傲○朱氏曰滔天疑下文衍出（詳見或問）○呂
氏曰堯博求賢聖問有能順是登庸之任者登庸大用之也
又問能順我事者放齊驩兜稱美朱共工以對而堯已知二
人之惡若後世之君處此不怒而深嫉之則必喜以為得其
情矣不怒不喜（[illegible]）憐其如此則見聖人之度量大氣象
（愚曰君道莫急於用賢[illegible]百姓昭明[illegible]賢而咨訪不懈故曰堯舜之仁急親賢也天地之間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理聖人不過循其）
（理而已何容心焉舜之由仁義行禹之行其無事文王順帝之則皆是也故堯命羲和則曰欽若昊天咨則曰若時若采無不當然之外加毫[illegible]）

蓋創非人為之私非聖天明之自然也朱之嚚訟共工之奸恭欽者之方圮皆出不顧理者則為亂賢理則為卜八此皆言其所由分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七廉反曰於烏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部美反族岳曰异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凡年載之載上聲乘載之載去聲績用弗成

周官曰唐虞稽古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孔氏曰四岳分掌四方之諸侯愚曰百揆位四岳之上堯時則舜為之舜百揆或者舜未攝之前百揆之位尚虛歟公官不以備者此當時大臣固莫尊於四岳矣○陳氏曰堯典言咨四岳一治水巽位也舜典言咨四岳二熙帝載典三禮也古者大事詢于衆庶帝以此四者事大體重四岳掌方岳知天下衆庶之情故以訪之帝既訪四岳四岳乃采之方岳之所得天下公議乃進之於帝其言僉曰與師錫皆岳采衆言以進也其言岳曰試可乃已岳曰丞丞乂者蓋岳至此始自進其言以質衆言之允當也○孔氏曰湯湯流貌洪大見上方割害也○唐孔氏曰蕩蕩廣平貌○孔氏曰懷包襄上也○唐孔氏曰陵丘陵也○夏氏曰山高則懷而包之陵卑則襄而上之○孔氏曰浩浩盛大漫天愚曰三句皆狀水勢一句甚一句蓋九年之水非其常如此也水害周大使果如此安能拘因虞洪水之時時或有者若夏秋盛漲之時以淶淪之害時作如後世河決而不能治耳○吳氏曰聖人遇災而懼猶云湯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耳咨嗟俾使乂治也有能治者將使治之呂氏曰水害至如此之甚堯救民如此之切乃曰能可以治之者雖咨和鼓難動容迫之時若從容於無事之場豈若後世焦首嘉足者哉二者並行見聖人處事之法僉皆也於嘆美之辭鯀崇伯名唐孔氏曰崇國伯爵咈戾也○愚曰哉語助凡言哉者皆有不盡之意○程氏曰方不順也命天之正理也朱氏曰方命逆命也凡命皆命令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者逆命不行也○孔氏曰圮毀族類呂氏曰族猶言群也○程氏曰圮族蓋傾陷忌刻之人也○愚曰鯀非無才然恃才而不順理必不能行其所無事正與治水相反○孔氏曰异已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蘇氏曰今但試其可治水則已無求其它○孔氏曰載年也爾雅曰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愚曰載取更始歲取歲星行天一次祀取四時祀一終年取禾一熟○呂氏曰使堯不知鯀則為不明既知而復從四岳以用之則為不斷四岳亦非不知民命數鯀倖倖試為蓋鯀之才自可治水其方命圮族皆緣忽心太重敬心不加帝命以往欽正所以救其病使鯀能欽自然成事至九載績用不成是鯀不能治其病也林氏曰水害不可一日不治而當時鯀興未驗言治水者莫知鯀之才故堯所以試用之○愚曰堯以洪水為憂能儆戒之如此而鯀九年功用不成故伯賢者用有敘故可一日自任者必有所證以三考其功然後黜之也○林氏曰堯時天下皆君子惟以三人與衆異故書之蓋皆往往類於業之人為當時為賢者無也谷其異者書之春秋所謂常事不書也○愚曰君道莫大於知人亦莫難於知人然人所共賢而賢之者易人所共賢而知其非賢者難堯明後慾乎章古註未足見堯之知人朱共工鯀當時皆以為賢堯獨察其非賢斯見堯之知人也知人所以難若非知君子之難知小人尤難也後世號知人者雖得之於君子不能不失於小人漢高帝不能知陳豨光武不能知龐萌太宗不能知李勣之士及諸葛亮不能知馬謖史備載朱共鯀蓋世大姦舉不能欺所以表堯聰明之至以示君道於萬世朱共鯀皆有過人之才但才有餘德不足史載之以示萬世人主擇人之法

帝曰咨四岳朕直禁反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方九反德忝他點反帝位

馬氏曰朕我也朕古者上下通稱至秦始皇始獨稱朕○孔氏曰堯年十六為天子時年八十六○蔡氏曰巽遜古通用否不通○孔氏曰忝辱也林氏曰言己不德受之適所以辱帝位○陳氏曰古治世重繼德可以得之○呂氏曰或言堯先自知舜姑遜四岳陳氏曰若言其自謙耳人蓋不如此堯欲遜位自然就本朝擇一人堯知四岳可當天下故實遜之愚曰居四岳必德業之盛者四岳自揆不足受亦以實辭使四岳不足以居帝位則是堯不知人四岳果可以居帝位而固辭則是不情此當以孔子深雕開事看蓋開本可仕而開自以為不可亦用心過厚處四岳之遜亦猶開之用心

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故頑反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

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諧戶皆反）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呂氏曰四岳既遜堯使使之舉人自代君臣間一言相信非若後世之矯飾也○陳氏曰使明顯其在高明之家揚其側陋者（[illegible]）不擇貴賤但可當此位者皆舉之○孔氏曰師衆錫與也（[illegible]）無妻曰鰥（[illegible]）俞然也瞽無目之稱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象舜弟傲慢不友諧和烝進也○呂氏曰舉朝皆知舜堯又自知必待使明揚而後衆與帝言最見廣大氣象後世有一好人便名衆天下若有舜豈着他在下得惟堯時比屋可封雖舜亦聖亦不以爲異堯但曰我亦曾聞之以竟其爲人如何（[illegible]）

（何二字見堯本出於無心）其言平淡未嘗以爲得之若驚四岳不說舜能經綸天下事業只就他家庭上說蓋舜乃瞽瞍之子父既頑母又嚚弟又傲而舜能諧和以孝使進進於治不至於姦惡（[illegible]）

（[illegible]）蓋事難事之親撫難友之弟化頑嚚傲桀爲和氣治家如此移以治天下可知宜四岳獨以是薦舜

帝曰我其試哉女（尼據反）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居危反）汭（如銳反）嬪（毗人反）于虞帝曰欽哉

曾氏曰以女歸人謂之女（[illegible]）二女女焉刑儀刑也與刑于寡妻同謂夫正而婦從也觀其示儀法于二女以齊家觀治國（[illegible]）

（妻○[illegible]）

（○[illegible]）○釐者理之使當理降者下之使順從○孔氏曰嬀水名（[illegible]）（歷山[illegible]舜居其旁）○新安王氏曰汭水北曲也○蘇氏曰婦致曰嬪虞其族也○愚曰舜爲匹夫能理下帝之二女於所居嬀水之汭以行婦道於虞氏非天下之至誠而能化者疇克至此○呂氏曰堯嘆美舜之敬又使舜愈敬也（[illegible]）○呂氏曰堯典始以欽明終欽哉如允恭欽若敬授寅賓敬致往欽皆以欽言自克明俊德以下皆命官求賢以爲治而已不聞堯自作一事見堯蓋君之道得君之體若克明乃命疇咨四岳乃堯所職也（[illegible]）

舜典

說見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虞舜說見堯典○愚曰側謂隱僻微謂其身貧賤（[illegible]）（[illegible]側微以人言側陋以地言）○史記曰舜冀州人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遊甫反）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聰明於見堯典○新安王氏曰嗣繼歷經歷也○呂氏曰堯之於舜固不待試然次序自當如此經歷蓋位非堯之位乃天位天下非堯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以天下授人非細事詳於試舜蓋堯兢兢不忘之義也舜典皆舜事序獨舉其歷試諸難蓋即位後事皆不外此

舜典（凡二十三章）

說見堯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曰若稽古帝舜曰說見堯典○新安王氏曰華如草木之英華○愚曰盛德發越於外光輝渙然可觀是之謂華德之光華前後迭照是之謂重此華脗合無間是之謂協○新安王氏曰深而通之謂濬○唐孔氏曰哲大智也○陳氏曰文文章也○呂氏曰明者哲之發見也愚曰哲是體明是用○陳氏曰溫粹和恭恭敬允信塞實也朱氏曰允就事上說塞就中上說實也自濬哲至恭皆其德之一字合是八字是四事○新安王氏曰濬哲存於內發於外則文明溫恭形於外根於內則允塞此即舜之所從生也○呂氏曰華之合由實之合也林氏曰堯典先言欽明而後言光被四表蓋有是德而後有是光舜典先言濬哲文明而後言允塞蓋有是光本於有是實與詩互相備　堯舜聰明無間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亦無辨程氏曰聖人之德各適人所見而稱如稱帝堯曰欽明稱夫子曰溫良恭儉讓皆聖人之德美稱之又以見其聖德如玉或美其溫潤或美其聲之清越或美其堅正或美其精粹舉其一則足以知其為寶矣○愚曰此章述舜之德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音鹿烈風雷雨弗迷

愚曰玄者緅赤緇黑之間色色之微昧者也○新安王氏曰玄爲天色故深遠而不可見者謂之玄舜潛幽潛其德未見於行事人莫能測故以玄德言之夏氏曰玄德即上所言之德　自下而上曰升○呂氏曰乃字見堯公平氣象授以爵位而試以諸難之事○孔氏曰愼謹徽美也呂氏曰徽固訓美然美之乃純然之於微非法制束縛之謂○五典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愚曰典常也則也五典謂五者之常則○新安王氏曰入處其位故曰納○王氏曰百官之事皆論道以揆之故曰百揆與法守者異矣○孔氏曰四門四方之門四方諸侯來朝舜賓迎之○愚曰穆穆和敬之容○呂氏曰謹徽五典之教則五典無違教愚曰五典人倫事之最先者○新安王氏曰此試以化民之事　納于百揆之任則百揆之事於是皆秩序新安王氏曰此試以揆百官之事　賓于四門則諸侯莫不和敬新安王氏曰此試以主諸侯之事綏來動和見舜無施而不可○鄭氏曰麓山足也○王氏曰納于大麓薦之於天也愚曰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以孟子之言推之則納于大麓蓋薦之於天明矣然其詳不可考也○新安王氏曰此試以事神之事○孔氏曰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無有迷錯新安王氏曰烈風雷雨冬之雷雨而夏之無有迷亂○王氏曰孟子曰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享之之效何以見之乎烈風雷雨弗迷是也○愚曰此章述舜登庸歷試之事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孔氏曰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愚曰堯謂來汝舜我詢汝所爲之事如諧父母刑二女試諸難皆詢之事以考汝所陳之言而汝之言致行於事皆可成功謂已有成績也于今三年矣明試以功此專言觀人之成法舜登庸之初非特用言試以事以觀其陳以言矣○孔氏曰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呂氏曰前四岳既薦舜堯又試舜方且詢其事考其言至三載乃命以位蓋堯試舜而舜直以時用之舜遜以其德不能繼嗣堯辭不敢當王氏曰舜于讓于有德之人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然後踐天子位是以相而攝天子之事二十八載之間皆北面而事堯也以天下與舜者堯之心也終堯之身北面事帝者舜之心也蓋堯知舜可以任天下故使之陟帝位舜辭事堯之道故二十八載之間終攝而不敢陟也弗嗣者不肯陟帝位之謂也故受終之後於舜事始稱帝者攝也自帝殂落之後於舜事始稱帝○呂氏曰舜之遜非以備禮亦非以才不足也此見其兢業之意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正音政

唐孔氏曰正訓長正月長於諸月上日一歲日之上愚曰正月上日朔下文月正元日正月朔日此乃互文以相備　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德之祖廟下云藝祖藝文義同○新安王氏曰此堯所從受天下者也唐孔氏曰文祖不可指言爲何人○呂氏曰言

受終則舜正始可知必於祖廟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也
堯至此能為天下得人其責方塞當思其在廟擇事資與舜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之意及思舜在廟受堯付託祇懼之意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璿美玉○孔氏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illegible]
氏曰以璿為璣以玉為衡[illegible]一寸[illegible]其可以運轉故[illegible]
[illegible]以衡從下望之以知天[illegible]之運轉然[illegible]
[illegible]七政日月五星[illegible]曰星[illegible]
鎮星[illegible]方金曰太白北方水曰辰星○愚曰日月陰陽之精五星五行
之精[illegible]成造化示吉凶之義[illegible]
○曹孔氏曰言七者得失由於君[illegible]
[illegible]天左旋[illegible]日月五星右行[illegible]
[illegible]行不一故列而為經
[illegible]詳見或問
○曾氏曰步七政之軌度時數以轉
璣窺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陵歷鬭食盈縮犯守
不如璣衡則為變異○愚曰帝王參天地神人之主其大政
不過於奉天治人故舜先齊七政舉祭祀次覲羣臣朝諸侯
朱氏曰舜從新整理起齊七政是最當先者[illegible]此[illegible]二典
之文相為終始[illegible]以授人[illegible]
則[illegible]亦用矣言[illegible]則[illegible]
[illegible]言二十八宿則七政[illegible]二十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臣
孔氏曰肆遂也○林氏曰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祭而
告天其禮依郊祀而為之者謂之類新安王氏曰武王伐商類
于上帝皆因事而祭[illegible]
以[illegible]告天[illegible]則[illegible]帝
○孔氏曰精意以享謂之
禋新安王氏曰[illegible]六宗非一[illegible]
可知[illegible]則天帝亦精意可[illegible]
六宗所尊祭者有六
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
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illegible]
[illegible]詳見或問
名山大川皆望而祭之○愚曰類上帝望山川則祭大示可
知然不及祖先者意其因受終文祖見之歟羣神謂凡天神
地示人鬼之在祀典者上文並互見故總言遍于羣神以包之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合也謂斂公侯伯子男之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盡
此一月了第二月然後日日覲見四岳及諸州牧○毛氏增
韻曰守養六畜曰牧州牧取守養之義○王氏曰四岳總百
官羣牧總諸侯日覲者與之謀內外之政也[illegible]
[illegible]○唐孔氏曰班布也后君也謂分
還五瑞於諸侯[illegible]此瑞本受於堯斂而
還之若言舜新付之與之正始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此章述攝位[illegible]事自類帝而
下見人君受命於天自輯瑞而下見人臣受命於君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呂氏曰自歲二月至過家八音皆雜載舜攝位二十八年中
政事○愚曰巡者行而察之之謂○孔氏曰諸侯為天子守
土故稱守○孟子曰巡守者巡所守也○無垢張氏曰二月
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朔巡蓋隨天道運行而合分至
之中必有事也○孔氏曰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
告至東[illegible]東方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
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孔氏曰於是遂見東方國君與之考制度新安王氏曰[illegible]○王氏
曰王者必頒曆以一天下正朔故巡守則考時月而協之作
曆不能無差故考日而正之[illegible]○愚曰
周禮太史正歲年頒告朔于邦國[illegible]
或不齊故因巡守協四時之氣節月之小大日之甲乙而一之
律六律六呂也言律則呂在中矣[illegible]

賓夷則無射是為六律爲陽大呂應鍾南呂林鍾小呂夾鍾
是為六呂屬陰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
建焉太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姑洗辰之氣
也三月建焉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林鍾
未之氣也六月建焉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
焉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此十二律者以
節氣候鍾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其三分之一而損益之
下生者去一焉聖人作律數以候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
位氣至則律應焉○鄭氏曰律述也述氣也呂旅也旅陽
宣氣也○張氏曰律者述天地之氣數而以陰陽通之者也○漢志度
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
衡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輕重
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
寸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二百黍實其龠
銖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本起於黃
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
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唐孔氏曰稱衡
物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所稱謂之權
天下如一漢志曰推曆生律嘉量本於律律本於○程氏曰
曆故先協時月正日而後同律度量衡
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以其僭亂故巡守必修明之以五玉
為贄所以定諸侯之等差又下而及於卿大夫士之等差焉

○新安王氏曰記曰凡贄諸侯圭周禮小行人六幣圭璋璧
琮琥璜注云幣所以享也享后用琮餘有五玉其所贄之玉
贄與瑞不同瑞者上班而下守之以為有國之信
信也贄者下獻而上受之以為尊上之儀物也○孔氏曰三帛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
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鄭氏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
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葉氏曰羔鴈之為贄
有取於生故生致之雉取其死守死不分故死致之
贄以見之○鄭氏曰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致也左氏傳曰男
女贄大者玉帛
小者禽鳥○愚曰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璧琮圭璋琥璜則五
器即五玉也以物言則曰玉以形言則曰器○唐孔氏曰如
若卒終復還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
帛生死則不還也
還圭璋所以重禮也○林氏曰聘義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帛加璧玉所以致命王受之則所頒之瑞也芽卣者
言玉或言璧或言圭所以不同其實一也○詳見或問○三山

陳氏曰時月日者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者制度所自始五
禮者名分上下所由定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
文此所以正大一統於天下而無國異政家殊俗也○陳氏曰
天子乃禮樂征伐所自出故巡守之時必正天下之事
出於天子○愚曰天下
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有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有
巡守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夫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
弛上下易隔非天子親自時巡考察振厲而作新之天下之
治豈能久而無弊哉詳見周官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
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孔氏曰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初謂岱宗北岳恒山○陳氏曰
暑南巡祁寒北狩舉人勤民而謹於天道○愚曰史記巡守
財乃作文之法東言岱不言山西言華不言山北言恒不言岳
四岳然後歸告至于文祖之廟二山陳氏曰歸而告至則出告可知特一牛宗廟四時

時正祭皆用太牢因事而祭則用特而已○王氏曰
王巡狩而禮祭之儀也然其約如此則巡狩
○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儀衛
少而征求寡也林氏曰漢武帝元朔初巡朔方東巡海上登封泰山
未可謂多矣八月之間尚行一萬八千里則舜一歲而巡四岳可知矣○呂氏曰舜巡守而歸苟民
物有一之不得其所非惟有媿於心其見藝祖亦有媿於面
目間矣想舜歸格之時此心無愧在廟見藝祖洋洋然如在
其上學者當潛其心而求之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鄭氏曰巡守之年諸侯各朝于方岳其間四年則四方諸侯
來朝于京師○孔氏曰敷陳奏進也○愚曰敷奏則情
無不達明試則賞無不彰○王氏曰敷奏以言觀其志也明
試以功察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功也
巡守而諸侯四朝于天子者巡守朝覲天子一
天下之得失與凡侯國所當為之事也明試以功者或削有所告而以

所謂…於…或今有所言必使試其功以驗其後或言與功二者…以車服顯其功能而任用之也然上言其實而不…
見…各…由有功…○呂氏曰五年閒如此提督警策過使人情
制度爲之一新見聖人操總大權治天下妙用處○左傳夏
書曰賦納以言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孔氏曰肇始也○釋文曰州之爲言殊也○孔氏曰禹治水
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曾氏
曰冀州之北廣大故分爲幽州并州…營州…冀始并州東也爲營州○愚謂…帝都封域最廣…分北爲幽州…二州
中立於諸州之內…三代…雖…爲九州而幽并營不盡乎○愚曰累土以表識謂之封故封
有培塿閑之意○孔氏曰封每州之名山以爲其州之鎮
唐孔氏曰如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如揚州曰會稽荆州之衡山○陳氏曰封者表正其封域也○蘇氏曰若封殖也畢吏…伐○
呂氏曰封猶法禁也天子祭名山大川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愚曰濬川所以防患而興利
也 封濬川不言十二蓋上十二州名山而餘山不言十二州無大小皆濬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普卜反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
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吳氏曰圖所用常刑之象以示人使智愚皆知 王氏曰若周官…象…於…家
是也○夏氏曰常刑即五刑○孔氏曰流謂徙之遠方 周孔氏曰…終其
居處若水流然 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吳氏曰墨劓剕宮大
辟此後世之五刑非唐虞之五刑也先臨民典曰五典教曰
五教刑曰五刑言得罪於教則用刑猶周官鄉八刑也 [illegible]
民制五虐之刑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此乃苗民所用非唐虞之時有此…謂大辟無所謂劓刵椓黥乃禹承舜之後自以殘酷而制肉刑湯武…
順而行之…實無肉刑…知者○夏氏曰至於官事不治
其罪不應致以五刑五流亦不宥而赦之故有鞭笞之法以
爲治官之刑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二百是也其
學校之閒不勤學業者則扑之以爲教導之刑記曰夏楚二
二物收其威也是也○唐孔氏曰金銅也 古者贖罪皆用銅漢及後魏始用黃金…

術用○朱氏曰五宥所以宥五刑贖刑又所以宥鞭扑之刑呂
刑之贖刑非先王之法也 愚曰今世贖銅行於官府…於學校皆不以加於民…○二
山陳氏曰無目曰眚過誤也○曾氏曰天火謂之災非人所
致而至者 孫氏曰若…誤而入於刑者 二者其情可恕宜縱肆赦除之○
蘇氏曰怙恃也終不改也賊害也恃惡不悛以害人則刑之
三山陳氏曰舜雖重…然九州…爲十二可益則益五刑輕爲流贖鞭扑可…則…以行典孔并…其…也○愚曰惟
有爲之義惟刑之恤齊河惟兗州之類是也有尊獨之義欽
惟祀惟其人之類是也有發語之辭惟元祀惟十有一年之
類是也乃思惟之義詩載謀載惟之類是也○孔氏曰恤憂恤
也○程氏曰史既載舜制刑之法重明舜之意曰舜用刑欽
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言敬謹哀矜之至 三山陳氏曰舜制刑至此而欽恤之心…下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
罪而天下咸服

孔氏曰幽州北裔 孫氏曰舜分冀州爲幽州 崇山南裔 唐孔氏曰崇…○新安王氏曰今澧州慈利縣有崇山 三苗國名 …其君也○孫氏曰以種類而言則曰三苗其君氏言之則曰…有苗 二
危西裔羽山東裔在海中 唐孔氏曰禹貢三危在雍州羽山在徐州左傳舜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也○孫氏曰放棄也○唐孔氏曰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
之稱俱是流徙也 愚曰流放竄殛其意…今世編管…安置居住之類○永嘉鄭氏
曰四凶其惡著於人堯知之久矣彼在堯時恐懼不敢肆惡
而才爲世用則假息於堯之世宜也至舜興畎畝而臨羣臣
天下之所安而小人之所不悅也意其所包畜者
泄矣雖欲不誅可乎四凶之惡以孔子誅少正卯言之宜不
可以並生然止於流放蓋在於用輕典之世而以流宥之也
愚曰四凶之惡可謂怙終亦從流放所謂怙終賊刑特對眚災肆赦而言刑固未始用也○愚曰四凶之誅罰當
其罪明也法行權貴公也刑止流放仁也允愜人心故天下
咸服史載於欽恤之後見用法之審言四罪見它無犯者也

我宋藝祖讀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世法網之密也林氏曰殛鯀于羽山當在洪水未平之前鯀殛而禹興肇十二州當在禹平水之後史官因言舜之謹刑遂幷誅四凶之事繫於下耳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殂才枯反百姓如喪考妣喪息浪反妣必履反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孔氏曰殂落死也林氏曰堯聖德勳于天故謂之殂落降于地故謂之死舜登庸乙卯歲于位至堯年二十八年乃殂落在位一百年○孔氏曰堯年十六即位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林氏曰百姓指民也○曲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考妣之稱生亦可謂之考妣書序云事厥考是也○愚曰遏抑而止之之謂密閉而靜也○孔氏曰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呂氏曰舜攝位二十八年之久人之於堯宜忘而忘今堯死百姓如喪父母三載之間四海之內不忍作樂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氏曰夷狄絕樂可知○愚曰四海遏密自絕樂非若今世禁樂況見堯之聖德淡人之深而人思慕不能已也又見舜攝位凡此今皆歸之堯以之而不有諸己天下聞舜之敬如堯此樂

舜之德於堯之德於此可見舜之心○林氏曰堯以天子之尊倡禪於上舜以匹夫之微攝位於下歷年之久如此而疑間不生及其讓天下諸侯然後踐天子位內外小大無纖毫之隙此皆後世所不可及者雖明主賢輔下親父子猶元振讒間則如仇讎何足語此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愚曰自此至天分北三苗紀舜初即位事○孔氏曰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愚曰元始也○唐孔氏曰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正月元日告文祖之廟即正位為天子○孟子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愚曰舜雖攝位實居臣職故亦相堯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愚曰詢咨也闢開而廣之之謂四岳總四方諸侯故使其闢四門所以通四方之事求四方之賢也明四目者使四方之所見皆無所蔽於上也達四聰者使四方之所聞皆達於上也蓋天下之情兼天下之聽治道莫要於此故首以詢四岳不言咨四岳而言詢四岳蓋謀於眾者之詳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乃旦反任人如字蠻夷率服

咨說見堯典○愚曰舜攝位之初則覲四岳群牧即位之初則先詢四岳咨十二牧蓋內外之要職莫先焉○夏氏曰人君為天牧民者也州牧則為君牧民者也牧民之道以食為先欲民足食在謹農時王氏曰商頌云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周人道諸侯於[illegible]意同○新安王氏曰柔者懷來之也能所以[illegible]者在所不治柔之而已○愚曰謂撫以責厚以柔其傲慢悖戾之心也○蘇氏曰能者[illegible]相能之能近氏曰能相安之意○新安王氏曰食哉惟時所以養之也柔遠能邇所以安之也○王氏曰有德者惇厚之元善者信任之○孔氏曰任人佞人也○呂氏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懼之意少不戒懼則彼得秉間投隙雖有上數件前功俱廢矣○蠻夷說見禹貢○愚曰為國之本在養民而安之安養之本在親君子遠小人如此則內治畢舉而蠻夷自率服率循也古者九州皆有蠻夷舜欲州牧以安為國而偕率諸侯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孔氏曰言舜曰以別堯林氏曰於此總舜見於此者未嘗無[illegible]而此形編簡故[illegible]○愚曰奮起庸用載行也帝載謂堯之所行○百揆說見上文○愚曰亮輔而明之之謂○王氏曰采事也[illegible]○愚曰百揆之疇類也宅百揆得人則百官受其惠○愚曰有能奮庸者為用以光大堯之所行者則使宅百揆之職以亮其采惠其疇[illegible]庶事無不修明惠疇則百官有所稽式○呂氏曰舊說謂疇之人興功補弊以時用之可也當將天下之治而用此人[illegible]以常有舊起之心方有日新不能之理不惟治[illegible]當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忘學者亦然此○呂氏曰有如此人使四

亦舉之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呂氏曰衆皆曰伯禹爲司空可以當百揆之任矣 舜仍以司空代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 ○唐孔氏曰俞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勑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居是百揆而懋哉 呂氏曰稱禹前功以見百揆不可苟得又戒其務功而忘見百揆不可苟居 ○三山陳氏曰舜旹不以四岳爲然以詢于衆蓋亦公論而我無與也

禹拜稽 音啓 首讓于稷契 息列反 暨皋陶 皋音高 帝曰俞汝往哉

孔氏曰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 唐孔氏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謂頭至地拜內之別名故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二臣名帝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勑使往宅百揆 ○呂氏曰此所謂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禹灼知稷契皋陶可宅百揆禹不虛辭舜不虛授夫殺其父而用其子舜無自疑之心禹亦安受其位可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新安王氏曰阻艱阨也○唐孔氏曰后君也稷是五穀之長 夏氏曰棄在稷官雖任卿爲六卿亦分主其事故稱后 故主穀之官以稷名之播布也 稷官曰刑稱三后 稷后稷皆尊之也 ○愚曰穀品數多故言百穀帝呼棄衆民艱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謂教民稼穡也 林氏曰稷之子洪水橫流之年舜可以... 以不得... 職 ○呂氏曰黎民阻飢五品不遜蠻夷猾夏當時皆無此事但舜謂凡此皆爾三臣之責惟體此以爲心則職盡矣 呂氏時以夏之此所以爲後賓也 ○孫氏曰九官凡問而後命遜而後受者皆新命也不問而命不遜而受皆申命也

帝曰契 息列反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王氏曰五品言其人之品也 夏氏曰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品 五典言其品之典也 詳見上文 五教言以其典教也 夏氏曰父子教以親君臣教以義之類 ○孔氏曰遜順也○司徒詳見周官○愚曰百姓不相親睦由五品人倫不順其道汝作司徒之官敬敷五教敷宣而布之也教以誠敬爲本敬則能盡教人之道教以久而成不可迫也故在於寬○呂氏曰敬不是... ○王氏曰舜以道而與此史以謹敷五典... 以典教故舜以敬敷五教命之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音軌 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孔氏曰猾亂也夏華夏 ... 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亂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獄官也○王氏曰蠻夷猾夏在周則大司馬之職當時以士官兼之 呂氏曰古者兵刑合爲一官此所謂... ○夏氏曰有服服其罪也 斷已服 皆罪也 呂刑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是也○王氏曰三就者就輕就重與就輕重之中三居者居遠居近與居遠近之中○永嘉鄭氏曰五刑固各有服於所服之刑又有三就之別五流固各有宅於所宅之流又有三居之異蓋罪一也而情各三焉一而三之變而爲詳所以求盡夫情之所止也如得其情則無厭乎愈詳矣○孫氏曰惟明則情僞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愚曰當時刑措不用然隄防之具聖人不敢廢故以命皋陶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 音恭 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 七良反 暨伯與 音餘 帝曰俞往哉汝諧

孔氏曰疇誰若順也○張氏曰守其法信其度因聖人創作之制而持循之此之謂若 ... ○孔氏曰問誰能順予百工之事垂臣名共謂供其職 林氏曰謂使汝爲共工 ○王氏曰工官之長也 ○朱氏曰殳斨伯與三臣名 ... 四人故不言暨

○蘇氏曰諧宜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無垢張氏曰聖人以萬物為一體故曰若予草木鳥獸○王
氏曰上下者或山或澤或飛或潛也 張氏曰上古之特山之澤以食之以
時用之以礼故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
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數罟
不入汙池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皆
若之之道也猶或恐其未足也是以後世以為法之法
周公驅猛獸法居於山澤順也
安於中國此也豈以姑息為君哉○呂氏曰人君為天地萬物
之主不欲一物失所故草木鳥獸莫不有職以主之 武王克殷秩理而
分殊後世之君不識代天理物之職氏曰不能況於物乎○唐孔氏曰虞以虞名言作我之虞
夏氏曰掌我之長也○林氏曰益向雖掌山澤特為禹之佐至此
方正為虞也○愚曰歷官皆有職獨工虞與典禮言汝諧益矣○林
氏曰朱虎熊羆四臣名 左傳載八元有伯虎仲熊與此朱虎熊羆
亦二人則朱虎熊羆亦二人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宗夙
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愚曰百揆重職典禮重事故特咨四岳而以有能叙之 林氏曰疇

工虞皆曰疇否亦是詢四岳僉曰者亦四岳所薦也典掌也○孔氏曰三禮天地人之禮伯
夷臣名姜姓秩序宗尊也 葉氏曰天秩有禮天下莫不宗焉故名其官曰秩宗○或曰宗主也禮所以
序隆殺是已實為之主○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牲犧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
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夙早寅敬也○呂氏曰敬以直內無它志邪慮自然
清明在躬無一毫汗濁○愚曰三禮所以事神化民必敬而
不慢直而不邪清而不雜然後可以感通冥漠感化黎庶禮
以敬為主夙夜惟寅無時而不敬也敬則主一而直矣直則
澄肅而清矣敬者本直清者敬之所致也○孔氏曰夔龍二
臣名○愚曰禹益垂伯夷皆遜避各異曰汝往哉往哉
汝諧往欽哉乃史互文 拒備書之者必能諧能諧斯可往雖
諧亦當敬然欽特言於伯夷者典禮尤當敬也 伯夷典禮已見於堯平水土之
初命後聞而命者當以禮為要者說孔職事故舜特詢而伯
夷特禮職豈伯夷必二十餘年之內或有故出入建隆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直又反)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
人以和
孔氏曰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 宮刑八曰國子以為之造之胄子
○記曰大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又曰世子齒于學○王氏曰胄子將與共天職者也
不可以不教教之之道莫善於樂故命夔典樂而教胄子○
唐孔氏曰人之氣質直者失於不溫和寬者失於縱
緩而不莊栗剛強者失於苛虐簡易者失於傲慢 愚曰直寬剛簡即正
直剛柔三德也○孫氏曰此皆教之使合於中也○愚曰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所以言志也歌者詠其詩
以長其言而聲則依歌詠以為節 古者作樂皆使人先歌於堂上然後樂聲依之以作聲
樂聲也永言人聲也人聲與樂聲比合有宮商角徵羽五者聲
之別 林氏曰聲之濁而為宮其次為商清者曰羽其次為徵清濁之中者曰角 然五聲有
高下苟無以為之准則或失之過與不及故以律呂調和之

律有常度有常數五聲之高下咸取則焉然後八音能諧
不相奪其倫理故能感神人以和矣 諧是眾音和叶倫理各有分猶條理○唐孔氏曰金石絲
竹匏土革木八物各有其音謂之八音八音各有清濁聖人差之以宮商角徵羽五聲高下各有準則聖人制為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
以律均聲聲依於永永依於詩出而又依於永也○新安王氏曰奏之郊廟則神無不和奏之朝廷學校則人無不和○愚曰直而溫
以下德之中和也詩言志以下樂之中和也夫大樂與天地
同和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
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
於中而發作於外其感人也深浹於肌膚淪於骨髓使人不
自知其所以然此樂所以為中和之紀感格幽明而無不和
也以是為教宜乎直者可使溫寬者可使栗剛簡者可使無
虐無傲皆協于中德而不流於偏也 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
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觀大司樂之職則和樂之體矣○呂氏曰樂之道

莫大於樂威感動於人良心油然而生至于使太師瞽宗典其名入石鼓之聲也○此由五帝之樂卷首權大卷黃帝咸池也韶音韶舜樂大夏禹樂濩湯樂武武王樂周存六代之樂六同以示祗以動物之屬則也

夔曰於音烏予擊石拊音撫石百獸率舞

或曰此章疑於益稷篇重見於此說見益稷

帝曰龍朕堲疾力反讒說殄徒典反行下孟反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孔氏曰堲疾也○新安王氏曰讒說巧誣傷善之說也○孔氏曰殄絕也○愚曰震動之極也○唐孔氏曰帝呼龍言我憎疾讒說以善為惡能殄絕君子之行而驚動我衆○蔡氏曰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而進而讒說不得行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中書門下皆此職也○王氏曰百揆者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者王道之始故次命稷富之然後教之故次命契刑所以弼教故次命皐陶工者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而治人者略具矣然後及乎鳥獸草木故次命益自百工至于鳥獸草木咸若則隆禮樂以養之之時也而禮樂可興矣禮樂者治之大成也所以事天地鬼神而和理萬物者也故次命夷夔有禮而後樂生焉故先夷而後夔然則樂者治之成也○愚曰群賢雖盛苟讒間一行則賢者不安前功廢矣舜命龍於末所以為群賢之衛而成其終猶上文命十二牧終之以難任人夫子論為邦終之以遠佞人也三山陳氏曰禹揆而下皆信之然自修後始以用之也仁行禹以其所任以其才而用之不可緩之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王氏曰二十二人者四岳一人蘇氏曰舜命九官與四岳此事當岳則四人也以上言咨四岳至咨亦則皆曰云僉曰益汝衆言咨則十二牧九官也○三山陳氏曰功事也典天秩禮天敘刑天討服天命天下之事無非天之事也○愚曰堂汝二十二人皆當欽敬而趣時呂氏曰惟當欽敬不失時以輔相顯明天之功蓋二十二人職雖不同其為天之功則一容可忽乎故提其綱而總戒於此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唐孔氏曰此已下史述舜事○孔氏曰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載則能否幽明畢見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王氏曰積而後考績法明衆功皆廣王氏曰舜三考黜陟而群臣不敢怠則故至於明其官不廢則於爵服之加已○無佑張氏曰聖人立法必要其所終稽其所弊故舜不以二十二人之賢而廢考課之法然急之則詐偽生寬之則功賞見待之以久則在職者得以安心展布不求耳目之功而為千百年之計所以庶績咸熙三山陳氏曰事以久而定法以久而信否責效太速則姦人得為飾以肆其欺善人不得積久以見其能二考而黜陟則善惡皆得其實○愚曰唐虞朝無倖位官各率屬故皆須之以久若不得人必待九載而黜則害多矣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於三載時加警策以作其怠黜陟於九載期之以遠以盡其詳二者並行所以為善使無二載考績之法施黜陟於三考之餘則歲久易怠無所警畏哉成周冢宰歲終受會詔廢置三歲計治行誅賞蓋時世不同故也○呂氏曰大抵此見唐虞周王者不同

分北如字又音佩三苗

王氏曰分北三苗者黜幽也然止於三苗見萬國皆順軌而干有司者寡矣○呂氏曰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在南方前已竄其君於西裔至此惡黨猶未化故遷於北吳氏曰分別也北背也分而別之之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背而去也○永嘉鄭氏曰古之化民者彼此德禮刑雖設而常欲置而不用不幸而施於一人猶渾涵不忍之意○入于刑而必於多乎於是有遷民之法別其非父子之則亂又忿之而黨之以教化已成之俗而變其污染之習使然者以善之並生於天地之間舜之分北三苗周之毖殷頑民其道一也後世所從之論繼不復有此政惟峻乃移關於民之耳目而行之不可勝其勢至聚而易亂之則亦不仁甚矣天以一性言豈可不可化之理天為民而立君亦曰非惟失其性彼頑民不可訓者豈其本固然哉聖人於天下之民所以不忍忘其而致其哀矜惻怛之方而孟子性善之論亦所以發其不仁之禍哉○愚曰史載舜即位以後事不過咨二十二人而以黜陟幽明終之君道

可知矣舜所以無為而治也下文繼言五十載乃死不及其
他見舜為治規模終身不易乎此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愚曰徵召也舜生三十年而召用又三十年而在位謂即帝
位孔氏曰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此舉成數又後五十年而死以皇極經世劝舜
即位丙子歷方乃死通計百有十年○唐孔氏曰壬帝位三十三載乃求禪禹禹於大十有七年即位五十載乃死明矣陟
方殂落疑孔氏曰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葉氏曰
已曰先勤不懈禹已攝位猶躬巡狩至死今以升遐為陟方則升于上陟方猶言往天○蘇氏謂陟方猶曰升遐耳
頭命曰惟新陟王是也陟方乃死與揚子曰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勢正同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彼列反生分類作汩作九共音恭九篇稾飫
反飫於據反
孔氏曰舜理下土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
類使相從汩治作興稾勞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唐孔
亡而序存馬鄭之徒百篇之序別為一卷孔安國以各冠其篇首而亡
篇之序則隨其次第附存之既不見其經孔氏特順文為說是非不可
知其他亡書序倣此
書卷之一

虞書
大禹謨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東陽馬氏曰矢直陳之也○新安王氏曰謨成謀也○愚曰
申舒也謂發達之使伸而不屈○孔氏曰禹稱大大其功○
葉氏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所資以代己任者二人而
已於皋陶資其謨於禹資其功舜典所用其力申而行之使
各盡其蘊而天下治矣陳氏曰皋陶非無功蓋以謨勝禹非無謨蓋以功
勝○林氏曰先言謨後言功書序之序也
○永嘉鄭氏曰古者貴謀而賤功惟此義不明則後世戰略多居
文墨議論之上禹之功非後世所謂功聖人猶存於皋謨之下蓋功未
有不出於謀而宣力四方者不得先於廟堂之論以此示後則國體正
而朝廷尊矣○吳氏曰序先皋陶後禹以見二人不可偏廢而舜有天下
退於兼○陳氏曰皋陶謨有可見皋陶雖以皋陶
為先書復以禹謨為首又有意焉
三書乃錄其君臣平生嘉言善政非盡出於一時之詞然史
所編次脈絡相貫未嘗無意唐孔氏曰三書雖義非由事而起然後
故上篇已言舜死此篇復有舜言山
謂已禪禹而下篇皆禪之後乎○愚曰序言禹成厥功者蓋以禹之
實也書名大禹謨者以見書為禹之謨也禹之功具於謨之所述
大禹謨凡九章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若稽古說見堯典○唐孔氏曰禹文德教命布于四海林
氏曰禹貢所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也
上則敬承于舜○呂氏曰重華有
日月並明之意祗承只坤承乾之象可見帝王之間葉氏曰
舜之於堯其德同故言協于帝禹之於
舜其德稍異故言祗承于帝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愚曰此上疑有缺文○蘇氏曰此禹之言也○唐孔氏曰君
能重難其為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為臣之職則政事乃治蔡
氏曰乃者
難辭也衆民皆化而疾修德○呂氏曰克艱要各止其所君克艱君
○林氏曰人皆以舜無為而治無所用其心不知君臣未嘗不克艱惟
君臣克艱所以與無為之治○愚曰忽其難者則不畏其難者則必徒
以為難而不克盡其難則畏而沮與忽而
廢者均也故禹不徒曰艱而必曰克云　○愚曰君臣克艱乃政

從之原本禹謨之綱領也故夫子以為君難為臣不易一言可以興邦此篇禹之言為首故揔名大禹謨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音捨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王氏曰嘉者美之至也○孔氏曰罔無攸所也○愚曰賢者才德兼於人之稱以對多於事稱賢我擇賢者是也對能言之則賢者以德言才者以能言○蘇氏曰無告天民之窮者也困窮士之不遇者也困窮以位言無告以命言○三山陳氏曰舜與禹同此克艱之心故深契禹之言謂然哉信乎如此也○愚曰舜既然禹之言故舉堯之事證之○孫氏曰堯之時嘉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賢萬邦咸皆安寧可謂大治王氏曰嘉言罔攸伏故野無遺賢無遺賢故萬邦咸寧若無事於咨訪營求憂恤民病也而堯猶稽于衆以治政治之得失有善則捨己而從人猶於鰥寡孤獨者哀矜而不敢虐士之失職者舉用而不敢廢則益克艱厥后之道惟堯為能我將有所未能也葉氏曰舜不敢自以為能而歸之於堯是乃深知其艱者○王氏曰舜后也故但稱克艱厥后之事而已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於檢反有四海為天下君

林氏曰都美辭也王氏曰都君子所居鄙野人所居故古者謂都為美謂鄙為野○横渠張氏曰此美舜也林氏曰舜既為天子如禹曰帝念哉皋陶曰帝德罔愆皆謂舜也當舜時也謂堯則舜自稱何稱哉○愚曰廣博大也運流轉不息也廣運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武武德也文文德也聖神自其妙於無迹者言之武文自其顯於可見者言之四言乃非一端可名也王氏曰聖而後神者道之序也武而後文者事之序也○愚曰帝德所以廣運者由其聖神文武也○盡是德者惟天乎大無不覆廣也行徙不息運也造化不測聖神也秋殺春生武文也知天德則知帝德矣○孔氏曰眷視也○孫氏曰眷言其有顧之命言其畀付之○愚曰奄者覆而盡有之之謂有天德故膺天命居天位○夏氏曰上章舜美堯獨盡克艱之道此章益美舜盡克艱厥后舜所優為而不自居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孔氏曰惠順迪道也○愚曰逆非道也○呂氏曰上章言舜以盛德得天此章謂天命雖隆然吉凶本無常順道則吉從逆則凶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不期然而然當戒謹可也此四章互相發明林氏曰作善則福在其中非於善之外有福作惡則禍在其中非於惡之外有禍猶有形斯有影有聲斯有響豈二物哉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扶勿反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呂氏曰此乃克艱節目吁歎息以重其事○孔氏曰虞度待洛反也罔無也○愚曰度尋丈尺寸也以度喻法故言法度○朱氏曰浮水曰遊○愚曰逸者放於安之謂謂縱逸○孔氏曰淫過也葉氏曰淫樂則淫之浸而不反○愚曰戒哉謂當戒謹也多事之際常情皆知儆戒無事之際明主亦或玩弛當儆戒無虞罔失法度以下皆無虞時當儆戒者也○張氏曰法度所賴以為治也法度一失則綱紀壞而亂隨之其可失哉呂氏曰法度乃朝廷之綱紀一動莫不有虞○愚曰君子所其無逸不可暫有故曰罔游樂者人情所不免而不可過耳故曰罔淫勿禁止之辭貳不專任也疑不果決也貳則雖欲任賢而不能任疑則雖欲去邪而不可去王氏曰人君不能儆戒以守法度而游于逸淫于樂則無所不至矣苟能儆戒則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所謂勿貳者非不可疑之際而以為勿疑也考驗其情實無可疑然後可斷而去之耳○蔡氏曰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可成之也○蘇氏曰人之為不善不斷小人不能無疑而則勿成則天下無小人矣人之所以不能大相過者皆好行其所疑也傳曰當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夏氏曰

志者心之所之心一而志百故曰百志呂氏曰常人工夫未熟[illegible]
精神心術之運動無不[illegible]明[illegible]大敵[illegible]百志惟熙○愚曰治平無事之時人情易肆儆戒
易忘法度不期而廢逸樂不期而縱賢否不期而疑謀不
期而用人心儆戒則強立而清明清明則執則嚴逸樂戒是
非辨此心卓然立於事物之表足以宰制事物而事聽命於
心凡心之所之無不廣而明人心玩弛則頹放而昏塞昏塞
則法度廢嗜欲肆邪正亂此心憒然役於事物之下官宰制
於事物而心聽命於事則心志愈隨而愈昧矣人君當此則
名譽自至不可違大道行小惠以干求民譽[illegible]
也○蘇氏曰干譽固不可以為不足恤而縱欲以戾之則殆
矣○王氏曰天為民立君將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
人人君當循眾心以圖治不可拂眾以從己欲也[illegible]
[illegible]於心無怠[illegible]於事無荒廢[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豈惟中國治雖四夷亦將來王而歸
往之四夷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極言其效以勉舜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林氏曰聖人待夷狄聽其自來自去
非有厚利以誘之嚴威以驅之無怠無荒而彼自來王此唐
虞禦戎之上策也舜大聖人益所戒乃如此見聖賢憂業之
誠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
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
之以九歌俾勿壞

於歎見堯典○朱氏論語注曰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
於身也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蔡氏曰正德
者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
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
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陳氏曰上章益戒舜
儆戒以保治此章禹戒舜治之美方當念哉謂帝以德而為
善政政之所主在乎養民呂氏曰後世之政主乎官[illegible]水火金木
土穀則惟修修治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正德
利用厚生則惟和和無乖戾也九者皆所以養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張氏曰九者
各有其功故謂之九功九功各有倫理故謂之九敘○愚曰
九功既敘人樂其養漫而歌詠興焉故九敘惟歌歌頌作則
治功不可加矣然人情勤始怠終必當戒之董之勸之使之
不壞○無垢張氏曰休美也戒之用休若周官大比興賢能
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之類是也董督也董之用威若周
官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與夫鄉八刑糾萬民
之類是也○愚曰用休所以使之慕用威所以使之畏然畏
慕之術有限感發之妙無窮故勸之以九歌所以使之樂也
謂即九歌播之聲樂以感動勸勉之使之樂事勸功而忘其
勞斯民不惟不敢忘自有所不能忘斯可使九功永久而不
壞也周禮大司樂曰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消
息盈虛者天理之常輔相裁成者君道之大天下之理成必有
衰成必有敗今聖人必欲俾其勿壞俾[illegible]成輔相之

資消息盈虛之理使之盛而不衰成而不敗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林氏曰天施地生當決[illegible]以生天雖施之而無
自而成今地既平則天之[illegible]唐孔氏曰府者藏財
之聚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也○
新安王氏曰謂之府則天地之藏其出不窮者也謂之事則
在人所有事者也○孔氏曰允信時是乃汝也○夏氏曰舜
既然禹之言於是歸功於禹禹功豈止於萬世姑取其數之
多而言耳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莫報反期音其倦于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
夏氏曰此下載舜禪禹之事舜時年九十餘○王氏曰八十
九十曰耄耄則昏矣百年曰期頤期者百年之名而頤者則
當頤養○愚曰總猶統也○呂氏曰禹有正天地之大功則
可為天地之主宰故舜欲遜位於禹聖心純亦不已與天同
運何緣有倦蓋年老則血氣有時而倦但止倦於勤而已非
倦于道也聖人於勤中頗覺其倦則知聖心有加無已常[illegible]
其力之不給也居天位以勤為本舜既謂倦必遜位必求如
舜之勤者乃可居之故言汝惟不怠以總我衆○張氏曰禹
[illegible]于[illegible]過門不入不怠可知呂氏曰不怠雖若常談惟實下工夫人乃知其味天之所以為天聖人之所
以為聖人皆自不息出而事事物物之備亦生於此常人之於聖人言[illegible]而實不相近者[illegible]人之所與聖人言[illegible]十[illegible]實不外此夫子自謂不[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是有[illegible]蓋[illegible]未嘗一日息[illegible]才息[illegible]非聖人也○愚曰四海[illegible]非[illegible]勝[illegible]仕[illegible]然知其勤不[illegible]不知其所以勤則[illegible]石
程書[illegible]矣舜[illegible]載[illegible]之[illegible]與[illegible]事夫子亦言[illegible]無為[illegible]合[illegible]則舜之勤以有在矣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新安王氏曰舜欲以功而遜位禹則不論功而論德○呂
氏曰禹謂位乃天下之位惟有德者可居我德不克民不依
附故舉皐陶自代呂氏曰此非禹之謙辭蓋知其難之深也雖已克常見其不克民雖已依常見其不依○
新安王氏曰邁行之遠也○蘇氏曰降下也呂氏曰降如雨露之降澤周[illegible]
[illegible]種德如種木衆人之種德也近朝種而暮穫則其報必
狹惟皐陶之種德也遠○愚曰謂栽培之深厚滋養之豐熟
及其充溢不已沛然下及於民而民懷之懷者莫於心而不
忘也○無垢張氏曰皐陶刑官也非深知皐陶之所存誰能
於刑而見其為德耶○愚曰赦所當赦者德也刑所當刑亦
德也輕所當輕者德也重所當重亦德也惟敬五刑以成三
德皐陶之種德者此也○夏氏曰帝念哉使帝念皐陶也○
林氏曰禹謂我之心念其可受帝禪者惟在皐陶捨皐陶而
求餘人亦無及皐陶者則可受禪亦惟在皐陶故名言於口
以為在皐陶允出於心亦惟在皐陶謂己反覆而無異易
皐陶者王氏曰念此人而不忘則當[illegible]此人所不可忘之功釋此人而不念則當[illegible]此人所不可念之事名言此人則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illegible]○吳氏曰[illegible]
在此名言者指其事而名言之允出者不言而信出於心亦在此○愚曰禹謂我雖有功然德
罔克民不依皐陶種德而又民懷惟帝當念其功而我之功
不足念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士五刑五教說見舜典○弼說見益稷○愚曰惟此臣民無
或干犯我正道[illegible]由汝作士官明審五刑
輔弼五教期成于之治于治猶言于正也皐陶雖以明刑為
職常以措刑為心刑必期於無刑民皆感化協于中道美
明于五刑者智也法守也期于無刑者仁也法外意也以刑

而教民猶有所畏而為善無刑而協中則無所畏而自善矣協于中則不犯正不待論也楊氏曰刑期于無刑則刑之事未必以止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今民皆協中所以為盛德懋勉而茂之謂懋懋哉懋勉通用○呂氏曰如此者是汝之功懋哉胡氏曰百官有司各以職業無曠為功惟士師則不然民皆不犯然後為功○愚曰論之民協中則民皆化於善矣以上皆所以罪之刑則有生無辜附則民自存而心志民之死於刑辟死以教萌必自當時言二人之功未易優劣舜所以深遜而謂皆曰時乃功以美之俾後世言則禹功垂於萬世所以異於皋陶也至于了稱天子皆於舜以其立教無遜耳○呂氏曰禹非怯於遜舜非見禹舜皋陶效述其功以寔禹衷謂皋見禹虞舜大禹謨皋陶自陳以忠孚也但當時有禹故以授禹然宜以禹籠皋陶之功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愚曰舜美皋陶措刑之功故皋陶推以為舜德所致○唐孔氏曰帝德純全無有愆過呂氏曰罔愆謂無纖毫之過惟聖天子而不得歷萬世而無弊者可言罔愆○愚曰臨統臨也簡要而不繁也御制御也寬弘而不迫也○唐孔氏曰居敬行簡以臨其民是臨下宜以簡也王氏曰臨下以簡蓋哉以簡為急則事事當寬哉○東陽馬氏曰為人上而事或繁則下有不能堪而化之功亦不遠然寬則得眾居上不寬吾何以觀是御眾宜以寬也楊氏曰權不去手寬繁不煩御眾以寬則從政寬正和天下然人君能寬眾而後能御眾寬則人心困結乃所以撫御之也惟寬故不以嚴於法法之所及不及於法之外而不以為刑御者矣夫○孔氏曰嗣亦世俱謂子孫延及也蔡氏曰親而世疏唐孔氏曰延長及物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呂氏曰罪及其身而不及其後子○愚曰減其於所過而及於遠過誤而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呂氏曰故者以小而刑之則不忘於眾識良心故宥謂寬赦又有此故以旁○愚曰罪之輕重可疑則捨重從輕功之輕重可疑則捨輕從重○孔氏曰辜罪經常也○吳氏曰不經非常之罪也○唐孔氏曰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其平必不得已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吳氏曰此蓋設論以形容好生之德○林氏曰此乃大聖之妙有罪可以殺可以無殺不殺則失非常之罪殺之則害非辜皋陶知舜有罪而失不經也洽謂浹漬優渥司主也○愚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好生之德聖人所以配天地而育群生也自臨下以簡而下皆好生之德也此德浹洽人心人皆自愛重茲所以不犯有司之法上好人之生則民莫不自好其生仁心之相感也秦人殺人如草芥且君民不敢犯而姦宄愈不勝上輕人之生故民亦自輕其生戾氣之相召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陳氏曰舜之本心不欲用刑特以刑罰不設則惡不知懼善不知勸故不得已制刑以輔吾教使皋陶不能納民於無刑以拂舜之本心惟其措刑而民化故舜得從欲以治張氏曰欲可知之欲有不可欲之欲從欲以治可欲之欲也惟百姓從欲之欲不可欲之欲也○呂氏曰刑罰凜然可畏何至感動四方如此蓋皋陶之刑非法律之謂乃德化也故四方莫不鼓舞於教化中如風之動物此汝之休也○愚曰休者美之至也○夏氏曰舜非皋陶則雖有忠厚之德無人推而致之於民皋陶非舜則雖欲推君德於民而不可得有是君有是臣此舜所以得從欲以治皋陶所以得推舉而行君臣之間非虛相稱美也

帝曰來禹降降當作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胡氏春秋傳曰自開闢以來洪水未得所歸非忽然而有舜乃曰儆予蓋聖人不以天數而忘儆懼也呂氏曰聖人為天地萬物之主凡天地中一物不得其所聖人皆引以為責故曰儆予○王氏曰禹言當人信之謂之成允鯀汩陳五行而禹行其所無事可謂成允矣成允然後能成功黑氏曰洪水自開闢以來經幾聖人不能治以力勤行成則天下所共疑惟禹能信天下以為未成功之先成功於天下夫不能信服於人而成功者非所謂成允成功也此禹所以為賢

○通曆禹不貴尺璧而重寸陰○論語禹菲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孔氏

曰假大也○夏氏曰衆人多恃功而怠安能勤於功而侈安

能儉禹獨成大功方且勤于邦儉于家心常慊然無一毫滿

盈假大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唐孔氏曰上言其功下言其德人皆莫及

故再云惟汝賢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

乃德嘉乃丕績

孔氏曰自賢曰矜自功曰伐新安王氏曰矜有執持之意伐有誇大之意故以能言矜以功言伐○

愚曰惟不滿假故不矜伐○永嘉鄭氏曰不矜不伐者至公

無我之心也舉天下之善安而行之無所累於心故無驕矜

之氣天德也愚曰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功盛矣而不自有其功[illegible]

不知有功不知萬物而萬物亦不知歸功於天地[illegible]

我之意物我兩忘孰與汝爭乎○三山陳氏曰[illegible]

具然無有[illegible]而已初無一介之[illegible]

[illegible]所謂[illegible]

[illegible]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呂氏曰天下之理未有[illegible]○老氏曰夫惟不

[illegible]○新安王氏曰[illegible]○呂

氏曰矜於不矜伐於不伐中深見禹純亦不已德無窮至此方

見其績之不爲可美使禹稍萌驕矜則其功小矣

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愚曰曆謂歷象之曆數謂天數地數之數曆在躬則齊七政

以出正朔數在躬則膺大運以統天人孔氏曰曆數謂天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元后

元大也長也○孔氏曰元后天子也○林氏曰是時方命以

居攝故以終陟言○林氏曰聖人之心即天之心聖心所與

乃天心之所與也舜薦禹之德嘉禹之功即是天之曆數在

禹躬矣非如後世符讖之說或詳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

之謀勿庸

愚曰人心飢食寒衣欲生惡死之心發於氣質之性者也以

其從人身上知覺故謂之人心危危殆不安之意道心仁義

禮智信之心發於理義之性者也以其從道德上知覺故謂

之道心微玄遠深微之意朱氏曰飢而食渴而飲者人心也如是而食如是而不食道心也○愚曰

[illegible]

雜也一者常不雜也[illegible]

中者無偏倚無過不及之稱[illegible]

[illegible]

之善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可加者中而已異端所以爲異

者偏而已楊墨之兼愛爲我老佛之空虛寂滅商鞅之功利九流

百家之支離雖有過與不及之殊而失於偏則一也天下之

事至於理而止理至於中而止故道不外乎中中不外乎心

心者神明之宗萬理之會萬事之本精一者心法也精一則

心之本體渾全不蔽萬理融會萬事照徹而天然固有之中

凡其存於吾身散於事物之間者莫不見之言行之之為
而信有以執其中矣○朱氏曰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至於子思[illegible]以來相傳之意而作中庸之書○蘇氏曰不考於古謂之無稽不咨於衆謂之
弗詢○愚曰言言語也謀計謀也無稽弗詢者於古聖而無
據於衆於天下之公而不合孟子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
義者如後世異端之說皆是也以其足以害中故於執中之
後戒勿聽用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
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唐孔氏曰可愛者豈非君乎可畏者
豈非民乎蓋衆非元后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君可愛也
君非衆人無與守國無人則國亡故民可畏也[illegible]○東陽馬氏曰君民相須如此當
敬之哉謹汝所有之位敬修其可願之事○孔氏曰可願謂
道德之美呂氏曰可願如孟子可欲之謂善○夏氏曰人君所願欲惟得衆守邦而已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則非可願欲也
○呂氏曰聖人心純乎敬故戒曰欽又曰謹後曰敬○夏氏
曰人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皆得之於天故言天祿○愚曰
上天立君以為民也故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終矣○
吳氏曰永終言必不可再也○愚曰舜欲傳位於禹故授以
帝堯相傳之要曰人心惟危而下所以示心法傳道統也可
愛非君而下所以示治法傳治統也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愚曰戎兵寇也出好猶言生福興戎猶言起禍○新安王氏
曰言不可輕況禪位大事豈可久遲也不宜我言一出不可改也

禹曰枚音梅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
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
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王氏曰木之身為枚枚有條故數上聲物曰枚數事曰條枚卜
人人卜之而從其吉○孔氏曰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
蔽斷昆後也○愚曰元龜龜之大而善者也張氏曰禹未以龜卜前舜已知之則善而靈
者也○孔氏曰官占之法先斷於人志後命元龜○蘇氏曰命
謂令龜也○愚曰詢咨問也謀議也○唐孔氏曰我受汝之
志先已定矣詢謀於衆又皆同○夏氏曰鬼神依人而行人
謀既同鬼神自然依其所謀而卜筮無不合從如洪範稽疑
先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謀及卜筮也○呂氏曰聖人占
卜以決疑而先有定論謀於衆而衆皆同特已知天人之不能違所以為之明昔人猶參之以龜筮驗其非專信己也後世之人其中多不能自決往往取信於幽明而聽其去就故終無定論不思心為神明之舍則亦非明正而求彼之神明其可哉○三山陳氏曰人謀鬼謀皆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為先就人謀中又以己心為主○林氏曰習重也○夏氏曰前卜汝已
吉今若枚卜之豈又有人與汝重疊而吉哉禹猶固辭○愚
曰董仲舒言聖人以天下為憂未聞以位為樂如此則知禹
固辭之意○唐孔氏曰毋禁止之辭○拜稽首詳說見舜典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正月說見舜典○朔說見堯典○愚曰舜言受終禹言受命
互文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文祖舜之所從受天
下者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所從受之人則文祖者實
堯之祖也不知所祖果何人耳○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
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其堯乎○孔氏曰順帝初攝位故
事行之林氏曰此說蓋如舜事備詳[illegible]禹受命則惟曰若帝之初則[illegible]禹[illegible]其[illegible]○孟子舜薦禹於
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

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孫氏曰有苗指三苗之君[illegible]○孔氏曰不率不循徂往也○孫氏曰征者上伐下而正其罪也[illegible]

[illegible]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夏氏曰會諸侯之師而諸侯亦在○愚曰約信曰誓蓋嚴其辭以示儆也[illegible]濟濟衆盛和整之貌○唐孔氏曰蠢蠢動不遜也[illegible]○王氏曰不明謂之昏不悟謂之迷苗以昏故迷以迷故不恭○愚曰道猶路也謂理之當行者也○呂氏曰恭則順不恭則侮慢自賢而不順乎正理故反道敗德[illegible]○夏氏曰惟其反道敗德則以正為邪以惡為善故君子則棄之在野小人則用之在位小人得位則民不安故為民所棄而不保之○王氏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民棄不保則天降之災咎禹之用師致天討而已天降之咎故以爾衆士奉辭罰罪○新安王氏曰奉承帝舜聲罪致討之命故曰奉辭○孔氏曰尚庶幾也○愚曰其詞期之辭也言今用兵雖勝負萬端必以一心一力乃克成功[illegible]此兵法之至要也

三旬苗民逆命

旬說見堯典○新安王氏曰苗民三苗之民也[illegible]也逆迎也如逆河其逆新逆逆予釗皆訓迎非逆順之逆也有苗之君民棄之而不保故禹誓師之後三旬之間苗之民闢之相率來迎如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類獨苗之君未格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

三山陳氏曰贊助也禹有此意益從而贊助之○孔氏曰屆至也○鄭氏曰歷山在河東○愚曰日者日日也○孔氏曰旻天見堯典旻天注○孔氏曰慝惡祗敬載事也夔夔悚懼[illegible]和[illegible]誠○蘇氏曰[illegible]矧況也○唐孔氏曰惟德能動上天無遠不至[illegible]因言行德之事天道虧盈而益謙自滿者招其損謙者受其益是乃天道既說其理又言其驗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illegible]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illegible]祗敬其事以見於父瞽瞍[illegible]夔夔然齋莊戰慄[illegible]瞽瞍之頑[illegible]言順[illegible]至和尚能感神況此有苗乎[illegible]

[illegible]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illegible]美之[illegible]昌言以益之言為昌言拜而然之○新安王氏曰班分也如班瑞班宗彝之[illegible]禹前會諸侯之師今分而散之○孔氏曰兵入曰振旅[illegible]○愚曰分散其師整衆以歸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泛言則兵衆也

○呂氏曰禹自會此理了益又贊之禹祗領心受如曾子之唯夫子相孚於言意之表便班師以還略無疑滯（唐孔氏曰禹還不請進退由將也）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孔氏曰誕大也○唐孔氏曰干楯也羽翳也武舞執干文舞執羽（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羽○無苗張氏曰武舞所以示武文舞所以示文之可懷）兩階賓階阼階之下○愚曰舞干羽于兩階此即敷文德蓋用兵武事也樂舞文事也舞干羽以見無事於用武矣即文德也（唐孔氏曰益贊禹修德而苗自歸敷言君臣同心○無苗張氏曰帝之文德因素敷至此又大敷之亦聖人弗自厚之意○呂氏曰孟子言自反而忠既無盡敬全而有苗不服乃大修文德不同矣）○愚曰格謂感慕而至○新安王氏曰舞干羽則不復用兵之意遠近無有不知故不越七旬有苗乃格此即堯舜不戰而屈人兵之事（河東而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相去近二千里古者吉行日五十里）

（然行日三十里出師三旬去三苗之國猶遠何以三苗由於拒王師而逆命乎若謂苗民拒王師而不從非有則失其義矣千里往伐爲苗所拒遽然班師則廢德俱棄禹亦不得反求諸己帝自反已盡而服乎○永嘉鄭氏曰有不得反求諸己帝王之家法吾自反而有不中人不服不責諸人而求諸自勉焉帝王之心術也夫吾君人上而有不不才之子弟尚足以爲賢父兄乎禹稷皆不得辭其責吾人以求焉斯人也而有拒於乃懷斧鉞者尚足以爲民父母乎故其視天下之人其強悍而不可化忿戾之氣然不敢必心而自視歉然若有以挈其負於吾民也夫帝王之兵無欲而動其有所也至矣其於忿也久矣其詢此勸矣然謂吾有自爲無復客之教之爲無餘力則若自以爲足而然所謂純亦不已詩曰而純然精若故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惡吾君臣其自牧之道蓋如此所以政教修德而不疑也○愚曰有苗所以未格者蓋自討罪之深大戰之道以己心料聖人說之道雖深而功未殷遂開文德舞數有苗既然而知聖人之意非敢蓋崇之敵七旬而自格然舞文舞而不發武舞又聖人之深意也○呂氏曰有苗傲之深自離感動正如一二[illegible]草木俱發生惟陰崖深谷中者未有根者未芽直春氣之或偏或衰鬱結難以舒達甚之流暢其十日七旬而有苗格乃春氣浹洽矣譬之發露而草木一日只皆發生也造化之效有遲速而萬物由造化之中以自苗者不與堯原也知此則七旬之格亦未爲晚蓋至此不得不格也○林氏曰此老而舜老而禹攝其位[illegible]乃舜所以爲天子自若也國有大事猶與命焉舜之行事猶帝之命後其命必與於舜則舜之攝可知）

皐陶謨　虞書

皐陶謨　凡六章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曰若稽古說見堯典（呂氏曰皐陶臣也而與禹同稱若稽古者皐禹一體之人非它人可以殷也[illegible]以尊之）

○孔氏曰迪蹈也○呂氏曰允迪者實踐履也○葉氏曰允迪厥德則天下之理無不達故以謀謨則明正已而物正故以弼政則諧（呂氏曰皐陶以謨聞故史先言其迪德指其本也○新安王氏曰謨明則理與明易入人[illegible]）

禹曰俞如何（感嘆而樂然之）

蘇氏曰此上當有闕文

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呂氏曰歎美而言不敢易其辭也○蘇氏曰謹其身之所修者思其求久之所至者謂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無[illegible]）（張氏曰根本在修身其所以至於[illegible]無以無君子敝在於不思求而已）○愚曰惇者厚而篤也叙秩叙也

○九族說見堯典（張氏曰尊其位重其祿親族以[illegible]所以厚九族也[illegible]惇厚而[illegible]勿[illegible]親之以[illegible]別[illegible]以叙九族也）○程氏易傳曰篤恩義正倫理家人之道也○王氏曰庶官昭明勉勵而輔翼於己（張氏曰庶明眾明德之人）○張氏曰身者本也修身然後可以齊家故繼以厚叙九族齊家而後治國故繼以庶明勵翼治國而後平天下故繼以邇可遠在茲（愚曰治無二本之謂邇可遠則遠在此矣）

禹拜昌言曰俞

說見大禹謨○愚曰禹之於萬理融徹於皐陶所陳言傳而理會故拜之俞之而不自知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愚曰皐陶又歎美而言謂人君固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而其要則在於知人安民蓋修己治人皆賴賢者輔佐施之天下則不外於安民故君道在此兩端而已知人然後能安民又其序也吁歎美之辭○新安王氏曰若如時是也○横渠張氏曰帝謂舜也○唐孔氏曰哲大智也○新安王氏曰禹歎治道在知人安民誠悉如皐陶所言然人則難知民則難安帝舜雖聖猶以二者為難而不可忽也○葉氏曰聞修身之言則拜而俞之聞知人安民之言則吁而難之蓋修身在我可得而勉也知人安民事之甚難而在彼非我所能必也蓋知人則明哲無蔽而能官使人才安民則惠愛浹洽而黎民懷感○朱氏論註注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以感人○孔氏曰孔甚壬佞也○林氏曰既哲且惠則何用復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哉蓋舜誅四凶之後惟恐有如此之人復出故禹言能知人安民則不復憂畏如此之人矣○愚曰禹言此蓋欲舜以知人安民為重也呂氏曰驩

兜進人之功罪害於知人故舉之有苗違上政令害於安民故畏之巧言令色以媚人孔壬若共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是也則無所不得害之至也故暇則之畏又甚於憂也有苗雖頑然工之明不為驩兜共工之徒所蔽則披其黨援之而已非所憂畏也故於苗曰遷而已○林氏曰不言可畏乎共工則言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言共工所為如此其可畏又甚於驩兜也非但言何畏乎共工則不足以盡其義矣○楊氏曰知人安民皐謨一篇之體要也

皐陶曰都亦行下孟反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愚曰此下言知人之事○孔氏曰載行采事也○呂氏曰皐陶見禹以此為難乃歎美而言亦有下手處人雖難知然人之行亦有九德之可觀孫氏曰德者得於身行者行於事亦曰行而後可見德者蘊而行而後見德也○愚曰亦可即此九德之辨而論其人所有之德○孔氏曰稱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以為驗王氏曰知人之方當致其行行有九德所以知其德若當考其事之言其人有德則當言其可見之行曰載采采者所謂可見之行也

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五旣反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愚曰此九德之目也○鄭氏曰人之氣質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唐孔氏曰人之寬弘者失於緩慢寬弘而能莊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葉氏曰寬者不嚴栗則之栗寬而不失於緩也○呂氏曰柔和者失於委靡故柔而有卓立乃為德九德不可偏相濟者求於一偏然後有所濟使不至偏之以如寬而不栗則是縱弛之人柔而不立則是懦弱之人寬而有栗乃可謂之寬柔而有立乃可謂之柔德九德皆出於自然不俟勉強也○王氏曰愿愨者或失於朴陋愿而恭肅有禮乃為德○唐孔氏曰亂治也謂才高堪撥煩理劇者也然多負才輕傲故治而能敬乃為德愿言恭治言敬恭在外敬在內擾安馴也易失於不斷致果為毅故順而能果決乃為德○夏氏曰勁直者多失於直情徑古定反行不能容物故直者貴於溫和○唐孔氏曰簡易者多失於不矜細行不修廉隅故簡者貴於廉隅范氏曰物之有稜曰廉○葉氏曰隅謂簡而不失分辨也○愚曰不系曰剛塞實也剛而不實則虛亢易盈而非真剛故剛者貴於

塞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剛然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唐孔氏曰舜典言剛而無虐此言剛而塞實亦是不為傲虐也健為曰強強者易而無義則為亂故強者貴於義唐孔氏曰剛是性強是志○愚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人稟陰陽之秀氣以成質故得於陽之多者為剛德得於陰之多者為柔德得於陰陽之中者為正直之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即柔德也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即正直也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即剛德也丁氏曰九德合之則為三分之則為九○孫氏曰言柔德則先柔而後剛言君德則先剛而後柔教人以中德為本論人則中德固在剛柔之中矣此舜典皐陶謨洪範所言三德九德所以不同也○呂氏曰有常常久不變也○愚曰吉善變也○范氏曰人君用九德必彰顯其有常者而用之則吉葉氏曰用人若不求其全必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害其為材不能常雖全亦偽而已○愚曰寬而立至強而義中也有常庸也中庸德之至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息俊反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

孔氏曰宣布夙早也○愚曰浚治而深之之謂明明之也○孔氏曰卿大夫稱家唐孔氏曰卿大夫之家不出明代○愚曰嚴嚴謹也○孫氏曰祗者敬之見於外者也亮采說見舜典○孔氏曰三德六德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言人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浚明可以爲卿大夫使有家也能日日嚴祗敬六德愚曰謂嚴於祗敬而不敢慢其祗敬也以治政事可以爲諸侯使有國也唐孔氏曰上與下故言不及計有一德二德則可爲士也○葉氏曰九德既不可求備又不可使人其一德以爲之限故道其德之多寡以命其位之輕重○愚曰日宣日嚴互相備行德以事於政能敬則能行德於治事也侯國之事繁於家故於三德言浚明於六德言亮采○東陽馬氏曰彰厥有常乃吉日嚴日宣所謂有常者也○孔氏曰翕合也○俊說見堯典○王氏曰材可以治之謂乂○百僚百工說見堯典百姓注○王氏曰合衆德而受之敷衆德而施之呂氏曰凡有德者兼收并蓄故曰翕受別其才而任用故曰敷施○新安

王氏曰翕而受之故九德皆有所事敷而施之故俊乂能治者得效所長各居其官王氏曰所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也○愚曰惟賢材並用故百僚之間道同德合更相師法而百工之事皆得其時孔氏曰一時也○百官皆以時言致無滯苟有小人廁於其中則志殊道反娟疾傾陷而官失其職事失其敘矣撫者順而爲之之謂○孔氏曰五辰五行之時唐孔氏曰四時也撫五行於四時土寄王於四季故爲五行之時○愚曰惟百事皆時故能順乎五辰而衆功皆成胡氏曰春盛德在木於是布德施惠夏盛德在火於是繼長增高所以順火之辰秋盛德在金於是禁暴誅慢所以順金之辰冬盛德在水於是謹蓋藏修積聚所以順水之辰四辰皆順則土在其中矣○呂氏曰五辰乘成則壞由不順也撫于五辰則天道無不順庶績其凝則人事無不成治之極也績者功之成凝者成而不散也○呂氏曰從此立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愚曰無與毋通逸謂豫怠游宴之類欲謂聲色嗜好之類○唐孔氏曰有邦有國也天子謂天下爲國詩云生此王國是也○愚曰盛治之後逸欲易生逸欲生則上行下效治功隳矣呂氏曰謂無逸之君豈以逸欲教人蓋君一逸欲則天下效之使是人君教之也○蘇氏曰教平聲無敢使也○孔氏曰兢兢戒謹業業危懼貌○愚曰幾者兆之微吉凶將判之機也○葉氏曰一日二日舉其時之近也萬者數之盛也言一日二日之間而幾至於萬○夏氏曰所以不可教逸欲而當兢業者以天下萬幾叢於一人之身微而難察多而難窮一不克謹所失甚微所害甚大愚曰幾者事之已成而未著者也已成者不可得而忽將然者不可得而忽則無以保其已然夫治有亂之機安有危之機一言語之發一政事之施一君子小人之進退而爲人心之離合天命之去就兆朕於此纔更揮於無迹誠有未之不衆多也事之幾則若是其多惟逸欲而存兢業則幽微明哲之幾幾無不洞燭逸欲少肆兢業少間則此心昏惰何以察其幾微而應其無窮哉○孔氏曰曠空也非其人空其位廢其事之謂也○愚曰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

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庶官而已不可使曠○無垢張氏曰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天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呂氏曰凡在職位皆是代天治事此乃天之工人代之耳蘇氏曰苟或曠之是廢天事也可乎○愚曰天工人代蓋繳上文以起下章之說○漢書作無教逸欲有國陳蕃傳注作無敖逸欲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愚曰此下言安民之事○孔氏曰叙次叙也○蘇氏曰典出於民性之自然孰叙此者非天乎愚曰五品出於天凡物之有生也爲父子其同出爲兄弟其同類爲朋友其偶也爲夫婦其君臣不然若皆不齊以其貴賤小大五品之典則物有不能備而備之者人也○愚曰勑儆而正之之謂○五典說見舜典○愚曰五惇謂五者之典皆厚之所謂厚人倫也○蘇氏曰秩亦叙也尊卑貴賤之敘明

之悲矣交際之歡擊搏之怒牝牡之好此五禮之所從出也陳氏曰此物之所固有况於人乎孰爲此秩者非天乎○王氏曰庸者常用之謂也張氏曰言禮不可斯須去也○新安王氏曰寅敬畏也恭誠實也陳氏曰寅敬於中恭形於外衷善也善存於中故曰衷天命天討即天道福善禍淫也○愚曰五服如周禮司服所掌大裘衮冕鷩必滅反冕毳昌銳反冕希陟里反冕元冕也司服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氏注云衮冕服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華蟲爲首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宗彝虎蜼之制蜼以必畫同大黑尾若畏○呂孔氏曰衮冕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衮名○東陽馬氏曰周天子與上公皆服九章然公有降龍無升龍則異於天子○續胡對反刺七亦反五刑說見舜典○唐孔氏曰天命有德當承天意爲五等之服辨其尊卑而彰明之王氏曰以其有德天討有罪當承天意爲五等之刑別其重輕而用之○呂氏曰典禮雖出於天必待人君輔相裁成之故曰勑我自我庸陳氏曰書敘倫故典言勑我庸禮以自天子出故言自我賞罰當純乎天不可加一毫己意於其間故不言我○蘇氏曰此二者政事也愚曰大者爲政小者爲事○愚曰性而不於天典禮具於性典即性之至善形於人倫者也未嘗不厚禮即節文於人倫之間而是典所以立者也未嘗不行然民具是理而不能盡是理人君代天子民必勑正我五典以厚其典自我用五禮使之常用其禮謂躬率而維持之也然非君臣誠敬則莫能致必同其寅協其恭相與厚典庸禮以和斯人之衷皇天降衷于民衷乃性善之理典禮之所自出也典禮不失則是衷和而不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故全是衷者即爲德是下失天之所付也故天命之人君必體命德之公制五服以章有德其衷是衷即爲罪是失天之所付也故天討之人君必體討罪之公用五刑以威其罪懋哉懋哉勉勉而不已也典禮敎化也所以盡感發之妙服刑政事也所以盡勸懲之方皆承天以從事而寅恭協恭又四者之本也非寅恭協恭則典禮服刑皆失其當矣又豈能與天無間哉至是則君師之道盡而代天撫民之職舉矣又此章明上章天工人代之意○馬融本有庸作五庸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愚曰天聰明自其無所不聞無所不見言之天明畏自其福禍之不差言之○薛氏曰畏在物威在我林氏曰古文書畏與威字通用○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命之所受與天爲一其視聽好惡之公未嘗與天違也陳氏曰天以耳目寄之於民而天之威亦因民之所行○愚曰天之聰明明畏皆因於民民心即天心上下貫通無有間斷有土之君其敬之哉新安王氏曰自天子諸侯公卿大夫有采地皆爲有土凡有土者不可以不敬敬勉之至此則安民之說盡矣○愚曰自天序至懋哉是以天格人自天聰明至有土是以人格天

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孔氏作曰橫渠張氏作日

孔氏曰惠順厎致也○愚曰贊如贊賁于禹之贊謂陳謨以贊佐也贊贊贊之不已也○王氏曰襄成也○新安王氏曰皋陶陳謨既終乃謂我言順理可致而行盖望舜行之也禹然之謂汝言非特可行行可有功亦勸舜之行也皋陶謂我未能有所知但思曰贊贊於帝以成天下之治而已無非欲帝行其言也呂氏曰皋陶陳謨如此方且退然不自以爲得與賈誼陳治安之策謂天下不能治之言大不同矣

益稷　虞書

林氏曰書篇首言暨益稷因以益稷名篇○呂氏曰如論語學而子罕之類摘取篇首二字以名篇此○孔氏以益稷合於皋陶謨孔安國按科斗書益稷本與皋陶謨別今文分爲二篇以益稷合於皋陶謨言舜與禹皋陶謨贊贊襄哉相接蓋古者簡册所編不可言故文之多者一篇則擘爲二篇爲二篇文勢相接亦不害其爲一也既擘之以爲篇名以別之故簡册當從孔氏而以二篇之文相屬讀之則當以伏生爲正

益稷 凡八章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孜音玆

新安王氏曰孜孜勤勉不已也○呂氏曰皋陶陳謨既畢帝見禹在側故呼禹來使其亦陳昌言 孔氏曰因皋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 ○無垢張氏曰禹見舜好善之心不已拜而歎曰美哉此心然皋陶昌言至此極矣我復何言哉 呂氏曰都禹歎皋陶之言已美 ○愚曰我之所思者惟日孜孜而已蓋以力行望舜也 呂氏曰禹曰都以下正與曾點若孔子問但言點氣象備然聖賢分量自異禹之得深見得道理無窮愈勉而愈不自足

皋陶曰吁如何

呂氏曰吁亦悄然之辭皋陶用工到禹地位故復問其如何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丁念反 予乘四載隨山刊 苦寒反 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 音巨 四海濬 音峻 畎澮 畎工犬反 澮古外反 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懋音茂 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滔天懷襄說見堯典○愚曰昏謂昏然莫知所之○孔氏曰墊溺也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 丑倫反 山乘樏 力追反 ○呂孔氏曰隨漢書作毳子芮反形如箕擿行泥上史記作橇音同作梮漢書作梮居足反如淳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木器也晏氏曰輴橇一物樏梮亦一物也 ○王氏曰隨山相水所出入治之刊除木也刊木以達險阻除蔽障也○唐孔氏曰與益奏進衆鮮食於民新殺曰鮮謂刊木所獲鳥獸也呂氏曰水土未平土未播種故但奏鮮食○孫氏曰蓋為殺皆被也○蘇氏王氏曰川澮氏以佃也 距相抵也○王氏曰濬治而深之之謂川或不必濬於其壅塞也決之而已○考工記匠人為溝洫 洫況域反 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 伐注之發也 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注田一夫之所佃百畝遂首畝間小溝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

本頁原缺

○呂氏曰蓋以天位之艱戒舜舜心悟神受故曰俞夏氏曰前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人皆知畏今已無事矣人情易玩故禹欲舜謹乃在位也○呂氏曰吁是驚懼之辭都是嘆美之辭禹以言舜謹在位台言吁乃言都禹深歎驚懼之中有至樂之地故舜領其言而歎其然也○夏氏曰安汝止而下皆謹在位之事也○幾該見上篇○愚曰止者止於其所而不遷也大學曰在止於至善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凡事莫不有所止之善惟安其所止然後能止而不遷汝止人君之所止也惟幾以察事幾於未然惟康以謹治安於已然○孔氏曰其輔臣必用直人侯待也○夏氏曰人君不可妄動動則必當大應天下所侯之志天下之侯望於君者不過欲其安治我耳不應侯志猶不役厥志也○愚曰得人心則得天心以此能昭然受上帝之付託故天申命以休美謂眷顧不已也苟無以受之休且無有況於申乎帝以主宰言天以形體言一也○張氏曰上帝昊天上帝也天者凡在天之百神也昭受上帝則帝與之矣故在天之百神皆以休福申命之以休福也上帝則君也天之百神則臣也上帝之命者出百神則受帝命而申之也帝休天乃大命文王亦猶是也○或曰帝專以上帝言天兼上帝與天之百神言帝歎謂此弼吾所自能實賴弼臣之輔○陳氏曰臣當親近我而助我故曰臣哉鄰哉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故曰鄰哉臣哉吳氏曰言之不足故反覆重言深致其意○夏氏曰禹亦知此事實賴群臣輔佐不復過遜故俞而然之唐虞君臣誠實相與可見矣吳氏曰此一章與上西段經文非一時之言當自為一節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股音古肱古弘反

玉篇曰股髀也髀補爾反肱臂也○東陽馬氏曰帝聞禹之俞謂臣鄰之責猶未為盡君猶心也無為而居中臣猶為之股肱耳目世主以聰明自任一切欲自為者觀此可以思矣蓋君無為而用天下臣有為而為天下用○王氏曰下文汝翼汝為作股肱也汝明汝聽作耳目也

予欲左右音佐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愚曰翼羽翼也翊而起之之謂我欲左右相助所有之民然不能自致汝為翼之翼即左右之也我欲宣布勤勞於事功於天下然不能自為汝當為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會胡對反宗彝藻火彝音夷藻音早粉米黼黻絺繡黼音甫黻音弗絺敕其反繡音秀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葉氏曰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象物以作服者舊矣故舜欲觀古人之象而為服○孔氏曰日月星為三辰董氏曰辰時也三者皆示人時者故並稱辰若日月合宿之辰則無形可書也○[illegible]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以日月為本以星辰為之紀故以日月星辰為首孫氏曰日月星取其明照也山取其靜而仁龍取其[illegible]孔氏曰華蟲雉也新安王氏曰雉有五色華采故謂之華蟲雉乃羽蟲之有文者○王氏[illegible]取其文○鄭氏曰會讀為繪畫也○唐孔氏曰此[illegible]上衣新安王氏曰上衣謂之衣也○愚曰畫而為之故曰作會[illegible]宗廟尊彝也畫宗廟之常器所以象孝[illegible]也以其清潔而可薦羞火以其明足以[illegible]曰粉米白米也○孫炎曰黼如斧形刃白[illegible]黑黻謂[illegible]字相背青黑線繡○王氏曰米取養人黼取其斷黻取其[illegible]○鄭氏曰絺讀為黹黹張里反謂刺[illegible]以為繡也[illegible]唐孔氏曰此六者繡之[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十二章天數不過十二[illegible]司服鄭氏注古者天子冕服十二章[illegible]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illegible]○愚曰采華采之物也[illegible]藍砂粉墨之類也彰施施其采[illegible]也○永嘉鄭氏曰自日月至黼黻[illegible]象思其義行其德如几杖盤盂之[illegible]

于戚羽旄之進反以警其怠而勉其修以思其闕而補其全
夫豈致飾以華其躬寫數以示等威而已服所以彰德服其
服者必全是德一德不備不足以臨民故觀其象以稽德所以
三省為左右前後之臣日侍君側以獻可替否為職觀其象
之象以默察吾君之德其全乎其有所不足乎忠言嘉謨
唱汝發使其君左顧右盼凜乎不敢少肆非深明其義者
致君於寡過進德之地乎此所以有汝明之戒也〇天六
以下禮章不同以惟德之稱則其義一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六律五聲八音說見舜典〇在說見堯典〇孫氏曰忽治之反
而不治也愚曰治忽自上之所施者言之治亂自下之所形者言之〇孔氏曰予欲聞六律
五聲八音察天下治忽吳氏曰聲音出於民之詠歌詠歌出於民之哀樂故可以察治忽季札之觀樂蓋以此
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於民以成化愚曰五德以言
謂詩詠之合於五常者也〇東陽馬氏曰五者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常在樂為五聲言之合於此五者為五言〇葉氏曰五言五聲之言也
歌永言聲依永言播於聲故為五聲聲本於言之所詠即為五言〇愚
曰出謂以樂而播詩歌於下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是也納謂以
樂而聽詩歌於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〇或曰聞六
律聲音而可以察治忽者蓋以詩歌之出入皆播於樂故也〇樂記
曰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
音推此曰音單出曰聲〇愚曰此音總樂而言之八音指八物之音言之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音詩其民困
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愚曰此以樂之所形見者言也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
而民思憂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之音作而
民肅敬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
淫亂愚曰此以樂之所感召者言也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
知政皆人業中記行於樂萬民皆當聽太常所奏樂汝然治曰樂聲淫哀而哀天下不以為淫時四海之音闕皆聽所謂不然其後卒亂
樂可以察治忽如此〇愚曰汝聽者欲其審樂觀政以制治於未亂也〇
薛氏曰前民政而後禮樂三天下治而後禮樂興也〇愚曰舜

以臣鄰命禹見君臣之志勢纔以作股肱耳目命禹見君臣
之志形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朕股肱耳目君
以臣為體也予之所欲汝翼汝為汝明汝聽臣以君為心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王氏曰拂我而相之謂之弼故弼字或作拂比我而相之謂
之輔故比卦曰比輔也〇愚曰上文言予欲汝則翼為明聽
謂當將順乎我也此言予違汝則弼謂不當苟順乎我也〇
呂氏曰予違汝弼不獨勸禹為股肱耳目至此舜連一身付
與禹默授〇林氏曰舜大聖人豈有違於道禹亦大聖人事
君豈面從後言無是而尤儆戒所以為聖袁氏曰君德之汝退而在後皆言之以反至此則有司自盡者有斷役之汝舜欲陳十事儆而去五六及將以闕又彈而削其半〇孔氏曰四鄰前後左右
之近臣〇夏氏曰舜既責禹以弼違又欲其欽四鄰謂禹所
與同列之近臣當欽之使之同心而弼我也〇愚謂之師曰

左右有民汝翼司徒之職也宣力四方十二牧之職也作服
作樂載采典樂之職也陳謨誠詩皋陶與納言之職也四鄰
之臣亦各有職而舜悉以望禹蓋禹百揆也無所不統列之
於衆官若法守也總之於一相者道揆也於此可以觀君道
亦可以觀相道矣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他達以記之書用識音志哉欲
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呂氏曰此下論教育人才〇孔氏曰庶衆也〇無垢張氏曰
心不則德義謂之頑口傷忠良善謂之讒〇孔氏曰頑讒若
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用射侯之禮以明其善惡周禮司裘王大射則供虎侯熊
侯豹侯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
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燕射則畫獸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
謂皮侯侯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畫布
曰正棲皮曰鵠正鵠皆書之侯中射之的也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梏也
梏直也言正直乃能中〇唐孔氏詩疏曰正又為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
為正鵠亦鳥名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為雋〇

正音征鵠古毒反鵠音谷○禮記射義曰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有慶而益地射之爲言繹也各繹己之志也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以爲鵠者射還視射中之時意曰此乃爲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王氏曰此以禮教也蔡氏者射侯之設以準之數而設之事有中否之辨使之得以自明○王氏曰若射畢相之或所出之或留在此以明之之意○新安王氏曰內志不正外體不直則其射不中以是而辨之也○孔氏曰若撻其不是者使記其過張氏曰此朴作教刑也○呂氏曰記者使之自記也凡人有不是求責之箕子奪其父無使陵過亦小力當以用撻以記之○愚曰書以志其善惡也侯撻行於一時書識傳於後久王氏曰周禮鄉黨之官以時書其氏之孝弟睦婣有學者亦此意也○東陽馬氏曰書於日錄冊書我錄曾成爾罪冊書使人懼恥如此○唐孔氏曰侯明撻記書識之是欲其改悔而並生也呂氏曰欲與他並生於天地間可見教之意○張氏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欲使之人有生之道其生也幸免而已○夏氏曰並生於善也工樂官也○愚曰使樂官以所誦納之詩歌時時諷颺而感動之興起於善蓋以樂教也侯撻書識以懼惡之於先納言時颺以感發之於後格至也其改惡而格於善者承而得顯之庸而用使之其不改而不格者則刑之責之以盡勸懲之實也蔡氏曰此聽庶頑所而此命禹以懲之○呂氏曰舜待頑讒不如是不足以盡君師之職林氏曰頑讒以小人之有才者則既罰人而能收拾變化之一日善未必以不為棄之士上之人苟棄之於小人之域則使亦以不肖之心應之矣舜乎廣節邵氏之言曰先舜之世天下非無小人難小人為人也謂待之盡道欲為小人也難唐虞之世所以比屋可封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蘇氏曰春秋傳衛太子欲殺渾良夫靈公曰諾哉諾哉一云者口諾而心不然也禹曰俞哉者其心亦有所未然也○林氏曰海隅四海之隅也○孔氏曰蒼生蒼蒼然生草木衆庶獻賢敷布也○張氏曰帝德之光其所被者自天而下遠至於海隅微至於蒼生○愚曰萬國衆賢獻其聖德皆願爲臣帝於是而舉之敷布進納以言明考衆庶以功謂或以言揚或以事舉也林氏曰敷納明庶謂言無所不納功無所不明也○孫氏曰用人以言取言以功責故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錫之車服以用之也聖賢咸會之盛如此天下之人觀感而化誰敢不遜讓誰敢不敬應彼頑讒者皆不遜不敬所致遜讓敬應則自無有頑讒而侯撻書記工歌威否之法殆不必用矣○孫氏曰數同猶普同○陳氏曰帝苟不如是則天下無不日進於無功之地何獨頑讒之人哉○東陽馬氏曰帝之說誠一說也此又一說尤爲可用故言俞哉也○愚曰舜之所言政教之維持也禹之所述道德之感化也帝舜以盛德冒於上群賢以氣類集於下敷言明功畢歸於使如陽和均布萬類皆春彼頑讒者焉能自外於天地造化之內哉禹之意蓋欲舜益勉於道德也○左傳作賦納以言

無若丹朱傲五報反惟慢遊是好呼報反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五客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唐孔氏曰漢志言堯逐舜使子朱處丹淵爲諸侯朱是名丹是國也○愚曰傲凶德惡之本也傲則無所敬畏而肆已陵

物故所好者惟慢遊所依者惟傲虐慢遊縱逸也傲虐很戾也○東陽馬氏曰頟頟強於爲惡之狀無有晝夜爲惡不息罔水行舟言昏亂不顧理也○唐孔氏曰朋羣淫泆于室家之內用是之故殄絕其世不得嗣位○呂氏曰舜大聖人必不至如丹朱禹乃以此爲戒蓋聖人見天地中有一物順理無非發吾良心處有一物不順理無非警我處所謂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此見聖人工夫愈無窮也○東陽馬氏曰唐虞君臣其顧慮告戒乃如此後世謟諛其君者可以戒矣愚曰心無常在一操一舍而存亡分道無常主克念罔念而聖狂判聖賢洞察此理故兢業不已初不曰已聖已賢而遂亡儆戒也○呂氏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心何常之有哉以丹朱戒舜亦非異事

予創若時娶倪付反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音孤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丁丈反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唐孔氏曰我創懲丹朱之惡知是故娶于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子啓呱呱泣聲不暇子之惟以荒度土功林氏曰言不顧妻子之私而極生民之急○愚曰荒施功以治其荒也度相度以施其功也弼成用力弼正以成之○五服說見禹貢○夏氏曰每服五百里東西相距五千里南北相距亦五千里○愚曰州十有二師即十二州牧也以其養民故言牧以其爲一州之師帥故言師○唐孔氏曰薄逼近也外薄四海言從京師至四海四海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即五長也愚曰咸建謂內外皆建五長于九州之外無師帥則○新安王氏曰舜之五服侯甸綏二服在九州之內要服有夷荒服有蠻在九州之外成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在九州之內夷鎮藩三服在九州之外九州之內有師有長於治詳九州之外薄于四海有長無師帥皆各之外○王氏曰師長各相率而起功故各有迪功○呂氏曰丹朱之惡其始不過一傲心禹之戒功其始不過一敬心獨苗之頑弗就事工自苗之外皆迪功之人也所謂我勤勞若此苗尚不即工則敬之工夫其已可乎帝其念哉不徒欲舜念苗之頑天下之事盡難皆當念而不忽也東陽馬氏曰禹告舜以丹朱爲戒而自謂予創若是故所成如此相戒殄汝加於家人父子無所嫌避所以爲惡也○新安王氏曰有苗之頑狀庶頑讒說之比若納言試功黜幽進則在位之頑讒不必恭虞求以敷有苗之頑可比故曰帝其念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方說見堯典○夏氏曰洪水未平九功失敘人救死不贍何暇迪德舜謂今天下所以迪行我德而各迪有功者實是汝之九功惟敘故也皐陶方敬承汝功之有敘又慮迪德者或怠方施象刑明示乎人以儆之則已迪德者必益知所勉而未迪德者亦當懼而自勉矣此正如大禹謨九功惟敘之後而董之用威俾勿壞也

夔曰戛居八反擊鳴球音求搏音博拊音撫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音桃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去聲鳥獸蹌蹌七羊反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音烏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唐孔氏曰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於後○愚曰戛亦擊也意其有輕重之異○孔氏曰球玉磬○愚曰球擊能鳴故稱鳴球○新安王氏曰搏猶擊也拊輕手取聲也琴七絃瑟二十四絃○東陽馬氏曰詠發歌也○愚曰鳴球琴瑟其聲清越和平可與人聲相比故戛擊搏拊之而詠此堂上之樂也○孔氏曰虞賓丹朱也唐孔氏曰王者之後時王所賓○愚曰祖考感樂之和而來格則神無不和矣祖考之心與吾心一也吾心感於樂如此則祖考來格可知丹朱雖傲慢感樂之和在助祭之位與助祭群后同此德遜則人無不和矣蘇氏曰丹朱之惡幾於桀紂乃與群后德讓相遜其難化者猶感悟況鳥獸也○新安王氏曰下者謂堂下之樂也○林氏曰堂上之樂以歌爲主故謂之升歌堂下之樂以管爲主故謂之下管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和日升致消刑示德也下信文武不專也○愚曰管竹音之樂也林氏曰大司樂所謂孤竹之管孫竹之管陰竹之管是也○唐
○鄭氏詩箋曰鼗鼗鼓也唐孔氏詩疏曰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唐
孔氏曰柷以合樂敔以止樂鄭氏曰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
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爲聲○林氏曰笙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
端三十六簧謂之竽十三簧謂之笙○孔氏曰鏞大鍾○新安王氏曰凡樂以
人聲爲主歌於堂上者謂之登歌歌於堂下者謂之間歌以
詠堂上之登歌也以間堂下之間歌也儀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
夏氏曰以間與堂上之樂相間作也堂下衆樂不止此六者言管鼗爲其引發其
音也言柷敔爲其合止衆樂也○或曰笙舉其聲之細者鏞
舉其聲之大者○釋文曰蹌蹌舞貌○王氏曰鳥獸蹌蹌鼓
舞則萬物無不和矣○唐孔氏曰樂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
人鳥獸之應上下其致以神人尊而在上故配堂上之樂言
之夏氏曰樂作於堂上而祖考之神位助祭群后列於上也鳥獸賤而在下故配堂下之樂
言之王氏曰管鼗之屬其音象鳥獸鐘之屬其形亦象鳥獸況笙以象鳳竽爲鳥獸之形非
堂上之樂獨感神人堂下之樂偏感鳥獸也○簫韶古文書
作箾韶音簫○說文舜樂名箾韶○新安王氏曰韶繼也言繼
堯之治而舜者所執之物故謂之箾韶林氏曰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則是舞者所執之物亦爲箾
今文作簫簫之爲物古書亦未見也○唐孔氏曰簫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韶○唐孔氏曰成謂樂曲
成也每曲終必變而更奏周禮謂之九變傳謂之九奏一也
林氏曰樂所以象治功之成武王之功成於六故其樂謂之六成舜之功惟叙九叙惟歌故韶樂九變謂之九成○詳見禹謨注○
孔氏曰雄曰鳳雌曰凰靈鳥也儀有容儀夏氏曰鳳凰鳴中律呂飛中規矩文章能
集其類而君之治則見亂則隱○夏氏曰舜樂搃名爲箾韶合奏九成而樂大
備鳳凰乃感至和而來儀孔氏曰餘鳥獸則不待九奏而率舞○呂氏曰太和之氣感而舞動鳳凰猶祖考之如在群后
新安鄭氏曰鳳凰皆在舜和氣中也○葉氏曰石通球言也磬雖玉而石類音亦
石也新安王氏曰八音以石爲君詩言依我磬聲而韶樂以球爲首○愚曰玉石貴於衆音可知○林氏曰上言
鳥獸此言百獸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
鱗者羽鱗揔可謂之獸○愚曰率舞皆舞也○孔氏曰尹正
也正官之長○夏氏曰允諧信諧和也孫氏曰前先言鳥獸鳳凰蓋自其感物者言之後
爲序也此先言鳥獸而次庶尹以類相從爲序也○王氏曰夔既言韶之成又歎美舜德
化之妙樂之形容有所不逮也于予擊石拊石不待衆樂之
奏百獸固已率舞庶尹固已允諧豈無自而然哉皆帝德有
以致之也○論語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朱氏注曰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
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朱氏曰言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也○顏淵問爲邦子曰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左傳季札觀周
樂見舞箾韶曰德至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
盛德蔑以加矣林氏曰觀此則當時所感格者豈夔之能哉○愚曰道德者樂之本
聲音者樂之具舜之德既極其盛韶之音又極其善所以
格之妙古今莫及新安王氏曰夔工於樂者也有舜之德然後有夔之音以夔之樂而不可無舜之德以充之
之○呂氏曰史官以夔樂結典謨之終蓋成於樂帝王致治
之盛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百工熙哉

愚曰史既載韶樂因復紀其聲歌歌乃樂之本也○林氏曰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舜君臣相與咨
問曰都曰俞曰吁曰於皆言之不足故嗟歎者至此作歌則
嗟歎之不足而見於詠歌也○王氏曰治大成矣上下宜相
戒儆之時故帝以此作歌○林氏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此
二句乃導其意於詠歌之先與皐陶之颺言同其下乃歌也
孫氏曰此引也○勑說見皐謨○夏氏曰天命不可以治安而忽必
當勑天之命所謂勑者惟時惟幾也惟時謂趨時有爲惟幾

謂見幾而作〇呂氏曰勑正是謹勑之意時是一時不敢忽幾是幾微一毫不敢忽天以為一身外而治事無非天命之流行於不敢須臾離處是敬此乃精密工夫天命流行而不息聖人亦當流行不息〇呂氏曰舜當和氣洽
之時而作歌乃言勑天命惟時惟幾蓋至樂乃存於戒謹恐懼
之中也於此見聖人情性之正〇愚曰簫韶九成舜之治已
極於至盛惟時惟幾舜之心方慮其至微治功雖已極聖心
本無極也袁氏曰天下之事極則必反憂生於陽之極而一陰生又至於陰之極而一陽生當治極之時而危亂之幾萌焉聖人知其然故天下愈治而愈謹君臣相須猶一身君無為而在上猶元首也臣
有為而在下猶股肱也時幾須賴大臣輔佐故歌曰股肱喜
哉欣躍而有為也元首起哉興起而不怠也百官熙哉職業
廣大而光明也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力具反省悉井反乃成欽哉乃賡皆行反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才公反脞倉果反哉股肱惰徒卧反哉萬事墮許規反哉

帝拜曰俞往欽哉

林氏曰首至手曰拜手首至地曰稽首拜手稽首致敬之
至也〇孔氏曰大聲而疾曰颺呂氏曰形於聲而不自知也〇蘇氏曰率
凡也〇孫氏曰法之顯者謂之憲〇孔氏曰屢數也色角反賡續
也載成也〇愚曰良者善之至也〇孔氏曰叢脞細碎
無大略馬融曰叢總也脞小也〇愚曰喜哉起哉熙哉舜蓋欲君臣振
厲治功日廣駸駸求益之意也皐陶之意又有在焉無妄不
可以復往極治不可以更加人君猶當致念於斯凡作興天
事必謹守汝之成憲而欽哉不可輕於有為也東陽馬氏曰則思之念無時而不在於是以屢省汝已成之
治而欽哉袁氏曰省則必精察不可玩夫已為也人情於已
治之後不淑而復生則怠而不振於是續成帝之歌以申其義
謂君臣惟盡其明良而已明良乃君道臣道之本體不必求其喜起也庶
事惟在於康安而已康有泰之意安之主也不必求其興廣也不過而
失於激不怠而失於墮是乃所以凝泰和之休也張氏曰帝歌先股肱而後元首君有賴於臣也皐陶之歌先元首而後股肱臣有賴於君也皐陶意猶不已而又歌也謂
明非叢察之謂叢察則流於叢脞良非勤敏之謂勤敏則流
於惰弛君叢脞則臣惰弛萬事從而惰壞矣陳氏曰人君不務其大而汲汲乎其小若以侵百官之職則人臣不任責雖萬務畢舉而事廢矣〇荀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〇王氏曰前曰庶事康後曰萬事墮言叢脞之廢事也故舜拜而俞之呂氏曰君親拜臣之當皐陶之愛深慮於心不覺拜而俞之
又贊之曰往欽哉欲君臣自此以往無不欽敬敬則常無失
矣典謨之書皆以欽終之此章言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宣洪猷相濟以造於治清濁相應八音六律之和樂之所由以和也君臣之間德和治和氣和故天地萬物之和可以一觀也賡之歌亦可得而不廢哉簫韶之奏雖聲容之間而詠歎之則猶可得而味也自已乃知韶雖亡而不亡者存學者所宜玩繹也典謨之書並載堯舜禹皐之心術而精神氣象藹然容儀盡在簡編中使讀者如親見之所以為妙也〇袁氏曰二典三謨
靡不備具事事可為萬世法

書卷之二

書集傳卷三　陳大猷集傳

禹貢一

愚曰此書紀禹治水土之功而獨以貢名稱其所成言也（朱氏曰此書多句自爲文尤嚴於一字之用條理粹然○愚曰斷句自爲文而脈絡相貫）

夏書

史記禹治水有功以舜禪有天下曰夏姒氏○孔氏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林氏曰夢附之夏書猶與之體）

禹別（分列）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州說見舜典○曾氏曰祭法云共工氏霸九州九州其來久矣洪水湮沒經界不正堯命禹治水復分別之（禹別九州非用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在天則有九主九野之法在地則有高山大川之限風土不通民俗異俗）其後析爲十二州至三代復爲九（孫氏曰爾雅載九州有幽營而無青梁并周禮職方氏有幽并而無徐梁因時制也）○張氏曰水源皆出於山傳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水由是而行也故隨山濬川（呂氏曰隨山一謂升高視下相水勢之出入而治之濬川之一謂山脈與水脈相通看山脈則可知水脈）○東陽馬氏曰濬者治之使深得以通行也任者隨其力之所勝也（新安王氏曰任土者隨其土地之宜而爲之種藝也與周官載師任土之法同謂與地利也）○孫氏曰孟子曰夏曰貢貢者夏后氏貢賦之摠名（林氏曰書序文尚簡上既言作貢故下不復言作只言貢亦猶仲虺作誥微子作誥也○愚曰隨山任土所謂行其所無事）○無垢張氏曰洪水滔天九州莫辨禹欲治水先定九州之疆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使之入海水去而地利興即任土地之宜以作貢賦之法（呂氏曰三句爲篇首一篇之綱）

禹貢凡二十八章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呂氏曰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其處用此治其處用彼治規畫既定然後隨處各用其工此禹治水之大規模○朱氏曰隨山之勢斬木通道相視其宜以治之（唐孔氏曰於時平地盡爲流潦故必斬山通道）○或曰刊木以除障蔽望山水之勢○張氏曰序言濬川言其終也此言隨山刊木言其始也又定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爲之綱紀然後理其卑且小者二者禹治水之要領故首述之

冀州

新安王氏曰九州之名其意不可詳考晉地有冀秦地有雍則冀雍以地名州也蜀有梁山楚有荊山則梁荊以山名州也沇水省文作兖則兖以水名州也其不知者當缺之○孔氏曰冀州堯所都（唐孔氏曰堯都平陽○晁氏曰今晉州臨汾縣）○呂氏曰帝都不言疆界觀餘州所至可知又以示天子無外之意（孫氏曰兖州言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言荊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言黑水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即冀州境也○詳見下導河章○新安王氏曰九州封域冀最廣兖至小冀則今河東河北之地居天下四分之一其後舜所以分爲幽并○愚曰冀州帝都故其地獨廣州獨狹者以因名山大川爲限也）○朱氏曰九州次序自帝都而左旋乃古史記事之法非必以治水爲先後（詳見或問）

既載壺口治（上聲○凡治物之治上聲物治之治去聲）梁及岐

朱氏曰既者已事之辭篇內凡言既者倣此載始有事也○漢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王氏曰水逆行泛濫而亂故治之也○晁氏曰梁山呂梁也（在今石州離石縣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則是冀州之山若如孔氏以爲雍之梁山則當秦望而去冀遠矣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呂梁也）岐山孤岐之山也（以在今汾州介休縣山海經孤岐之山勝水所出然至于分爲梁山岐而并治汾矣則岐山亦冀州山孔氏以爲雍之岐則與梁況夫絕遠漏典不載治梁及岐蓋貢所不安也）○曾氏曰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illegible]）（廣志孟門水經不得有壺口今石州離石縣壺口山在其西南又西南復有孟門山後世因一名名二山不足信也壺口治則河從壺口之中出復出壺口之下而之西[illegible]○新安王氏曰孟門山在今丹州之[illegible]）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鑿於梁山（[illegible]）○唐孔氏曰龍門大禹所鑿○新安王氏曰龍門山在今河中府龍門縣○晁氏曰[illegible]

一集　十七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版　正內

……曰此……敢用工
……乎謂禹行其……無事如驅龍……闢伊闕……皆得其
……無事哉……其所……其難而……行其所事焉
避其難而逆其……
……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曾氏曰然始於治……而治之之謂
……孔氏……
孔氏曰岳太……太原即……
曰從太原至……西南山南曰陽○朱氏……
成功而言……所有山川皆先地後績……
言也豈治……有難……大……後地者本用功……始而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孔氏曰覃懷近河地名……曰沼……橫流……河
曰衡漳……
……朱氏曰從……衡……續說……
與○愚曰地至底績而……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
張氏曰自既載……
復則地利興而……
安……曰白言其……
……

……九等者……
之等之時者歲有豐凶……
則雖良法亦未嘗不……
若商周之全通於民也○孔氏曰
……九州之……
也○朱氏曰田之高下賦之輕重
有耕稀也冀州田第五而賦第一者
此○東陽馬氏曰它州皆言貢或又
諸侯之國獻其土物於天子冀州帝都
貢……○林氏曰……
田後賦蓋賦出於田而已冀先賦後田者王畿之……
里場圃關市之類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非盡出於田賦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孔氏曰恒衛二水……○王氏曰
從順也順者水不逆行也○孔氏曰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水平在田賦既定之後……○朱氏曰它州田賦之下不叙山川此復叙者以此……
……
……○愚曰凡言山名水……
……
島夷皮服
……孔氏曰……海中山○蘇氏曰水……夷故後皮服
○孫氏曰見禹之功及夷狄也它州做此
……
夾右碣石入于河
孔氏曰碣石海畔山……行此山之右……

入河○朱氏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來出碣
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
於轉漕之利朝貢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
都之道[illegible]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爲北境
絕遠者言之且明海道不可至也新安王氏曰九州皆先辨其[illegible]
也次言山川[illegible]所謂
濟河惟兗州濟子禮反兗古文作沇[illegible]
濟河說見下文○孔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是爲兗州○孔
氏曰[illegible]
地理家成說者以其以地命州而不以州命地也故濟水河
水之間則知其爲兗荊山衡山之間則知其爲荊山川萬代
不泯而州境亦隨之雖後世更改爲不泯矣林氏曰[illegible]
而以冀州[illegible]○朱氏曰自冀而兗由北而東也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灉音雍沮七余反
孔氏曰河水分爲九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爾雅九河一
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
曰絜八曰鉤盤九曰鬲津○朱氏曰道河行得其道也後言
道者倣此[illegible]○
孔氏曰雷夏澤名[illegible]○朱氏曰水鍾曰澤
[illegible]
也○呂氏曰治水有兩端川流既濬則導之相入以達于海所
以使之有所歸也或不可以達海則猶數百里之地因其勢
而爲澤所以使之有所容也[illegible]○孔氏曰灉沮二水會同[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曰兩
相合謂之會合而爲一謂之同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孔氏曰地高曰丘○朱氏曰宜桑之土既可蠶矣[illegible]故避水之民下高
丘而居平土[illegible]
[illegible]今民皆降丘宅土見它州人皆得平土而居矣
厥土黑墳扶粉反
林氏曰墳土膏脈起也
厥草惟繇音遙厥木惟條
馬氏曰繇抽也○呂氏曰條始長也兗州水害最甚草木至
是始抽始長與包喬不同聖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一草一
木亦欲得其性○愚曰此見禹之功及草木也它州倣此[illegible]
[illegible]洪水未平則爲下濕於草木最非宜洪水已平則爲[illegible]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孔氏曰田中下第六○愚曰厥賦貞當缺疑詳見或問○朱氏曰
兗州水患最深作治十三年乃有賦法與它州同按禹治水
八年此言十三載者通始治水八年言之則此州水平其後
它州五年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漆音七
朱氏曰貢者諸侯貢天子故幾外八州皆有貢[illegible]
[illegible]○孫氏曰先漆後絲以土地最宜者先之也它州同○
朱氏曰篚竹器[illegible]織而成文綾羅之屬有貢又有
篚者貢有幣帛則盛以篚[illegible]○呂氏曰九州之貢皆
服食器用之物所謂任土作貢之供[illegible]
[illegible]

紵漢文先也八曰革貢羽毛是也九曰物貢如旗之有旒垂下者是也○林氏曰八州之貢充雖至寡也物各因其所宜有無輕重

浮于濟漯他合反達于河

孔氏曰濟漯二水名濟見上文○漢志漯水出東郡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愚曰舟於水之謂浮自水通水之謂達朱氏曰由濟漯皆可以達河

海岱惟青州岱音代

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是為青州唐孔氏曰東北跨海至遼東也漢武分青州為幽州自魏以遼東屬青州刺史越海收遼東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

嵎夷既略

朱氏曰嵎夷即堯典嵎夷蓋海濱之夷○呂氏曰略經略也

濰音維淄側其反其道

孔氏曰濰淄二水漢志濰水出琅邪箕縣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至千乘博昌縣入海○愚曰其者預期之辭此皆據始作書時言之後倣此○林氏曰此州雖近海而不受江河淮濟之下流濰淄道則其功畢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音尺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林氏曰平土則白而墳海濱之土則廣斥斥鹹土可煮為鹽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愚曰廣斥謂斥之廣也○孔氏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勑其反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思似反鉛松怪石

孔氏曰絺細葛錯雜也海所產物非一種岱畎岱山之谷唐孔氏曰谷兩山之間流水之間也○唐孔氏曰枲麻也○新安王氏曰黑錫曰鉛○孔氏曰怪異好石似玉者岱谷出此五物夏氏曰怪石以足可備服用又禮器之器若非以為也○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其言所出之地者謂以其地所產為良也

萊夷作牧厥篚檿烏簟反絲

朱氏曰萊山之夷也夏氏曰國謂之萊子國漢謂之東萊○愚曰作謂耕作牧謂芻牧夷人以畜牧為業見禹之功及其獸也○朱氏曰萊夷及揚之島夷附於貢篚之間以見時貢土物以見來王之意歟○唐孔氏曰檿桑山桑也檿絲食檿桑之蠶之絲中琴瑟絃孔惟檿絲出東萊以之為繒其韌異常

浮于汶音問達于濟

林氏曰汶水名漢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朱氏曰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揚州倣此

海岱及淮惟徐州

孔氏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是惟徐州

淮沂魚依反其乂蒙羽其藝魚世反大野既豬張魚反東原底平

孔氏曰淮沂二水○唐孔氏曰淮自桐柏至海見豫州漢志沂水出泰山蓋縣至下邳入泗○曾氏曰徐水以沂名者非一又治也蒙羽二山漢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藝種藝也大野澤名漢志在山陽鉅野縣○曾氏曰水蓄而復流曰豬大野數也故不言既則若者蓄而復流也○唐孔氏曰東原即東平郡也○朱氏曰水去而致平曾氏曰循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東原地之平者無不治也

厥土赤埴市力反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孔氏曰土黏女占反曰埴○夏氏曰土色赤其質雖黏而膏脈墳起○孔氏曰漸進長也○呂氏曰包結實也孔氏曰包叢生○孔氏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徒歷反嶧音亦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蒲邊反珠暨魚厥篚玄纖息廉反縞古老反

夏氏曰土五色謂青黃赤白黑五種之土○孔氏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韓詩外傳曰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歸國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蔡氏曰以此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名林氏曰羽中旌旄之飾夏翟羽五色也故謂之夏翟嶧陽嶧山之南孤桐特生之桐中琴瑟林氏

一曰嶧山在兖州鄒縣北山多無土其特生山陽孤桐可爲琴○林氏曰詩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桐以向日爲良以琴瑟之材竹之類也孤生者桐良○朱氏曰泗濱泗水之濱也漢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入淮○愚曰泗濱之石其輕浮可爲磬者成而貢之蓋磬聲清越取輕而浮者爲良今海濱亦有浮石○唐孔氏曰以地冠物所謂地有氣也曰夏曰孤曰浮所謂材有良也○朱氏曰淮夷淮上之夷也蠙是蚌之別名出珠故謂之蠙珠曾氏曰可用爲飾○孔氏曰暨及也○東陽馬氏曰淮有美魚今謂之淮白○鄭氏曰淮水之上夷民獻珠與魚林氏曰淮水既平夷民喜此二物亦如詩言憬彼淮夷來獻其琛也○愚謂此言夷狄被聖人之功德獻方物以自效於畫其貢以致也○孔氏曰黑繒曰玄○鄭氏曰黑經白緯曰纖孔曰天子祭服玄衣中服用纖縞而纖○孔氏曰白繒曰縞○曾氏曰玄纖縞凡三物

浮于淮泗達于河

愚曰達者非必盡是本水自相入意亦有溝洫相通者焉林氏曰今鴻溝官渡汴水之類皆引河注之淮泗者也○詳見前篇

淮海惟揚州

林氏曰北距淮東南距海是爲揚州

彭蠡音禮既豬陽鳥攸居

孔氏曰彭蠡澤名○詳見下文○夏氏曰即今鄱陽湖在今饒州鄱陽縣陽鳥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宋氏曰陽日也日之行夏至則南冬至則北此鳥南北隨日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呂氏曰鴈冬月聚於平沙今水平岸出而可居矣○唐孔氏曰見禹之功及飛鳥也

三江既入

朱氏曰顏師古漢志注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下文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既入入海也詳見後篇○愚曰諸家各指近震澤諸江爲三江蘇氏則指秣陵京口一江爲三江皆據所見之江言之經於道漢言東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於導江言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是禹時彭蠡之下有此二江分流入海明矣既有中江北江必有南江但不經見不可臆定且古有九河後世合爲一古有滎澤後世堙爲地安知彭蠡之下古有三江而後世或合爲一乎酈道元謂東南地卑萬水所湊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爲憑然則禹迹之不可考於後世者多矣學者惟以經說經庶不失大禹之舊凡捨聖經明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爲說者以之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之論禹迹之舊則未可據也它當以是例之

震澤底定

孔氏曰震澤吳大湖名夏氏曰爾雅釋地具區○韋昭云又謂之五湖○曾氏曰其水泛溢震蕩難定故謂之震澤至是始致定也蔡氏曰水之未治東入海及彭蠡一既豬三江入海揚州始有可居之地而水之所鍾者復爲澤也

篠西了反簜徒黨反既敷厥草惟夭於驕反厥木惟喬

唐孔氏曰篠小竹簜大竹○曾氏曰敷布而生○孔氏曰少長曰夭喬高也或曰言夭喬則非止於篠簜所以沮洳也○新安王氏曰夭喬言草木茂其土之下濕也兼山林言之也蓋以塗泥推言其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言草木於厥土之上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林氏曰塗泥沮洳卑濕也○孔氏曰田第九賦第七○朱氏曰上錯者錯在下上之上言間出第六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音遙琨音昆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孔氏曰金三品金銀銅也○朱氏曰詩曰惟玉及瑤是瑤者玉之次也琨又次瑤說文云琨石之美者似玉○愚曰齒象齒革獸皮也毛者羽鳥羽毛獸毛也可以爲器用及飾惟木凡木之可用者也

島夷卉許貴反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由究反錫貢

卉孔氏曰卉草也○朱氏曰以草織為服焦葛木綿之類○
唐孔氏詩疏曰貝水介蟲有文彩織錦成文如貝○孔氏曰
小曰橘大曰柚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蘇氏曰時非有則貢民害物如漢唐多
勞民勞役之類橘柚非錫命不貢言不常為下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愚曰循行水涯之謂沿水之涯者自江入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遠言沿不言浮以若其險也○
陳氏曰達淮泗或由江或由海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
林氏曰北距荆山南及衡山之南是為荆州荆山有二一在雍州一在荆州○曾
氏曰此荆山其南為荆州其北為豫州○漢志荆山在南郡臨沮縣衡山在長沙湘南縣
江漢朝直遙反宗于海
唐孔氏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朱氏曰江漢發
源梁州及入海則在揚州至荆州合流迅疾以趍海有似於
朝宗夏氏曰江漢至此雖未入海而入海之勢已順則荆州乃免墊溺之患故朝宗于海言於此州
九江孔殷沱徒河反潛既道潛捷廉反
鄭氏曰九江從山谿出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江耳唐孔氏曰
江以南凡水皆入江皆呼以江○東陽馬氏曰大江從西入海而別於九江在荆州之地者是九條江入于江其名字古今不同不足深辯○
詳見或問○孔氏曰孔甚也殷中也東陽馬氏曰其得水道之中正以行而無泛濫○林氏
曰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
皆有此名其在荆州者荆之沱潛也其在梁州者梁之沱潛
也○道說見兗州
雲土夢作乂
林氏曰雲夢藪有高卑雲之澤土見夢之澤則作乂○愚曰
作謂工作乂謂乂治左傳定公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昭三年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雲夢本得分稱○
薛氏曰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司馬相如言方八九百里中亦以此南北今雲夢縣隸復州有古雲夢城門鄧安陸州皆有雲夢故事所載雲夢則諸
澤不一故以雲夢兼舉之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孔氏曰田第八賦第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勑倫反榦古旱反栝古活反柏礪力世反砥
砮乃故反丹惟箘渠隕反簵音路楛音戶三邦底貢厥名包匭音軌菁子丁
反茅厥篚玄纁許云反璣其依反組音祖九江納錫大龜
唐孔氏曰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各以善者為先蘇氏曰以多寡為
次杶木似樗漆○薛氏曰杶古櫄字○孔氏曰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薛氏
曰栝古檜字○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其名不可勝名也此州所貢止此而已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
中矢鏃丹朱類○朱氏曰箘簵竹名楛木名○顏氏曰
皆可以為矢○朱氏曰三物雖荆州所產然得名者惟三邦
致貢其名品○孔氏曰匭匣也○新安王氏曰菁茂也○鄭
氏曰茅之有毛刺者謂之菁茅○林氏曰菁茅供祭祀縮酒
左傳齊桓公責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包而又匣之示敬也○孔氏曰此州染
玄纁色美故貢之唐孔氏曰鄭注考工記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玄色在
緅緇之間○薛氏曰揚州以貝此州以組也○說文曰璣珠不圓者○東陽馬氏曰組織
成綬帶之類○孔氏曰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中唐孔氏曰龜千歲滿
尺二○蘇氏曰大龜神物國之所守其得不可以為常又不
可錫命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於上納錫而不言錫納重其
事愚曰錫貢錫命之使貢也如錫貢磬之錫上錫下之辭也納錫納而與上如師錫帝曰之錫下錫上之辭也
浮于江沱潛漢踰于洛至于南河
林氏曰浮于江沱潛漢四水也薛氏曰貢不必由江漢而兼由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也○
新安王氏曰踰越也四水不與洛通以陸行達洛以至南河
河在帝都之西者謂之西河在帝都之南者謂之南河在帝都之東者謂之東河自冀一州也○洛說見下文
荆河惟豫州
孔氏曰西南至荆山東陽馬氏曰此荆山荆州之荆山北距河是為豫州
伊洛瀍直然反澗既入于河

孔氏曰四水流入河愚曰下文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是洛水之次第自上而及下此言伊洛瀍澗
以伊水之先後出下文澗瀍伊入洛洛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既入于河其四水不相合而合入河者蓋出豫州本豫州而言四
水皆入河則[illegible]水未至于入河[illegible]分合之詳以互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小[illegible]耳[illegible]之北其[illegible]而可考者其[illegible]以遠或地名之更易或郡縣之[illegible]或郡縣之分合[illegible]有因郡以名山者
有因山以名縣者有因地以名水者有因水以名地者有地異而名同者有一地而數名者[illegible]又有陵谷之變遷
者[illegible]古及今前後之紛紛何可勝道以大較言紛亂折諸聖惟以經為據則當消之[illegible]以是推之

滎戶扃反波既豬

曾氏曰滎自河溢波自洛出今皆有以塞之爾雅曰水自洛出為波○周官豫州[illegible]
氏[illegible]其川滎洛[illegible]○曾氏曰[illegible]至周始導為川○夏氏曰滎即今鄭州滎澤縣[illegible]為平地

導菏菏音柯澤被孟豬

漢志菏澤在濟陰定陶縣○孔氏曰孟豬澤名漢志在梁國
睢陽縣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新安王氏曰菏澤之水流溢[illegible]而被之[illegible]不常
[illegible]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壚音盧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孔氏曰土高者壤下土墳壚壚疏也林氏曰不言色者雜也田第四賦
第二○朱氏曰錯在正賦上間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新安王氏曰枲麻絺葛紵苧也○孔氏曰纖纊細綿也林氏曰纖纊
[illegible]二物此治玉石曰錯○新安王氏曰此治玉磬之錯不常用
故錫命乃貢新安王氏曰揚州[illegible]貢在下此州[illegible]之文[illegible]故言錫貢在上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林氏曰東北至華山之陽西距黑水是惟梁州曾氏曰華山[illegible]九岳在梁雍之
東其陽為梁州其陰為雍州○林氏曰河南[illegible]陝東至于[illegible]華山之[illegible]而東[illegible]州之境○柳氏曰

黑水幽陰若漆詳見下文

岷武巾反嶓音波既藝沱潛既道

愚曰岷山江源也嶓冢漢源也二山已種藝江漢之治可知
漢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徼外嶓冢在隴西郡西縣○沱潛說見荊州

蔡蒙旅平

孔氏曰蔡蒙二山漢志蒙山在蜀郡青衣縣[illegible]祭山曰旅○
新安王氏曰水土既平而祭是為旅平所以報也林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能生雲氣出水以潤[illegible]山川[illegible]是有功於治水者故祭之○愚曰古人舉動必有祭況禹平
水土其所以告大役祈鴻休答景貺者必不敢緩而旅祭獨
於梁雍言之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此諸州名山皆有祭
也旅獨於蔡蒙荊岐言之蓋紀梁州之山終於蔡蒙紀雍州
之山始於荊岐以見州內諸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
刊旅總之旅山則川可知祭山川則大於山川者可知然特
言於諸州之後其先民力後神功之意歟

和夷底績

鄭氏曰和夷和上之夷人也曾氏曰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朱氏曰黎黑青黎沃壤也張氏曰不言土賦者以其不一也田第七賦第八間
出第七第六第九通為三

厥貢璆音求鐵銀鏤漏豆反砮音奴磬熊羆彼宜反狐狸力知反織皮

孔氏曰璆玉名鏤剛鐵王氏曰鏤鐵可鏤物[illegible]砮磬說見上文○新安王氏曰熊
似豕羆似熊而黃狐類大而長尾狸則狐之小者或用四獸
之毛織以為罽罽居例反○東陽馬氏曰或分毛織罽[illegible]或貢其皮故曰織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沔彌兖反入于渭亂于河

孔氏曰西傾山名在雍州漢志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名鄭氏曰出蜀西傾漢上
曰沔說見導漾章絕流橫渡曰亂○鄭氏曰雍州西傾有事於京

然則不知其究所然則不知其源然○孔氏曰岍岐荊三山在雍州壺口雷首至碣

石九山在冀州漢志岍在扶風汧縣○岐在扶風美陽縣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壺口在河東北屈縣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太岳在河東彘縣底柱在陝縣三門山中析城在河東濩澤縣王屋在河東垣縣太行在河內山陽縣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林氏曰禹之導川

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言之方洪水懷山襄陵故川瀆皆浸滅

不可見欲施功無所錯手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爲水所

墊沒者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下

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於是濬川之功可得而施

始決九川而距四海壹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得不然也

經文曰導曰至曰過皆是指懷襄之積水而言也東陽馬氏曰禹之治水大抵隨山以水勢亦適山爲曲折而已○王氏曰導山者道山之間谷而納之川也○呂氏曰導山或以爲隨山濬道相其原委脉絡或以爲治山治水之也○朱氏曰自導岍至敷淺原皆導山之事曰北曰

南氣勢脉絡可按今據導字分南北二條而江河爲之紀然

二條中又分爲四蘇氏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相屬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

地脉鄭氏以爲四列岍岐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至唐一行以爲天下山河存乎兩界北紀所以限戎狄南紀所以限蠻夷此北條之一其山來自雍州之北越西河而東爲

冀州諸山自冀州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海實大河以北之

境也○夏氏曰導岍岐旁之積水使下流至於荊山吳氏曰導山凡言至者皆是用功處也從此○吳氏然後道河呂氏曰入逾非山岍山岍水出其間則水出其間沿山逾也○呂氏曰

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龍門而河出於梁與壺口之間則荊梁之與壺口本相屬也河患闢之故一山爲河所絕故至于荊山則曰逾于河以見脉絡相連也自壺口雷首導之至于太岳底柱析城又至

于王屋自太行折而北至于常山梁氏曰自岍至荊山逾河而分爲二自壺口至太岳一自底柱至太行一段又折而東北至于碣石林氏曰太行常山相距千餘里而復以太行常山其勢相屬而入海以入于滄海○愚曰導山諸說不一禹隨山以治

水故以導言山之行序不可誣而水之源委有

出於山水之勢未有不因於山川循山之脉絡以導水一

蓋並行不相悖而曰至曰過皆合山水而通言之也

淺之次之水深得禹治水之序然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

歷山川豈止一次既導懷襄之水則因山以相

山之脉絡而導源而納之川山旁之有小水者則從而治之

皆其勢之不然也要之經意無所不包合衆說而觀之則

之義見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孔氏曰西傾朱圉鳥鼠三山雍之南山或曰西傾之東洮水出焉而入于雍之河其南桓水出焉而入于梁之江○漢志朱圉在天水冀縣○愚曰太華即華山孔氏曰在京兆華陰縣○夏氏曰太華東北爲冀東南爲豫西北爲雍西南爲梁○孔氏曰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相連東

南在豫州界漢志熊耳在弘農盧氏縣外方在潁川嵩高縣一名嵩高山桐柏在南陽平氏縣陪尾在江夏安陸縣○孔氏曰渭出鳥鼠洛出熊耳伊出熊耳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朱氏曰

此北條之二其山來自雍州之南相首尾而東爲太華之山

自華而東南爲豫州諸山實大河以南之境曾氏曰岍與岷嶓自雍州之山故

西傾不言導其文蒙於導岍也岷嶓之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屬於嶓冢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孔氏曰嶓冢在梁州漢所出荊山內方大別三山在荊州漢所經○漢志內方在江夏竟陵縣九域志分漢陽軍有大別山小別山○朱氏曰此南條之一其

山來自梁州而東爲荊州諸山實大江以北之境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孔氏曰岷山在梁州江所出衡山九江在荊州江所經敷淺原在

揚州漢志在豫章歷陵縣○朱氏曰此南條之二其山來自梁州

東南爲衡山遵延過九江而接揚州實大江以南之境林氏曰岍岐所導之水入于河初自西而東自東北則注于海所導嶓冢岷山之水始皆東流而入于江所載之功則未能遽入海之道故此又注于陪尾大別敷淺原而止下文所載入見眾水入海之道故下流之山皆所不及也○二山陳氏曰導山之大緊岍岐之列河濟所經西傾之列伊洛淮渭所經嶓冢之列漢水所經岷山之列江水所經

下缺四頁

六□□□□之名逆皆於奔地中曉其分合自如關並云河決於得之○王横云九河逆河今包淪入海不可尋考今河所行乃漢河非古河也○呂氏曰河至兖冀湍激湧暴故禹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禹捐此地以予天下之河可謂智者皆禹之舊也所捐者小所全者大以此知人爭尺寸之地者後世代有河患豈河之害人乃是人害河蓋禹所疏之河皆擇棄不爭之土之居水與所洩故也水爲五行之首於天地間如人之血氣流轉不已固不可使壅閼也○林氏曰禹於江河之下流未嘗決之入海必先使其水有所游溢然後從而順導之故河分爲九然後同爲逆河漢旣匯爲彭蠡然後分爲三江或先分後合或先合後分其用意一也河爲四瀆宗且發源西北故叙中國之水以河爲先吳氏曰導河道里最遠又其源北流最遠禹治水施功於河最多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郎之水過三澨市制反至于大別南至于江東匯胡罪反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朱氏曰嶓冢在梁州滄浪酈道元曰武當縣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顔師古曰滄浪洲名漢水亦有其地因以名之三澨孔氏曰水名入漢○水經三澨在江陵鄀縣大別在荊州彭蠡在揚州○孔氏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匯迴也○朱氏曰漢水至大別而入江江漢相合而東其流浸大故迴旋洑轉而鍾爲彭蠡之澤是彭蠡爲江漢匯合而爲之非先有是澤也漢發源於西在大江之北故次於河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音禮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以爾反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朱氏曰分流爲別○林氏曰此梁州之沱也○孔氏曰澧水名○蔡解曰澧水□□□□澧浦○或曰地名詳見荊州東陵地名○唐孔氏曰迤邪行也○朱氏曰岷山在梁州澧九江東陵在荊州匯在揚州匯即彭蠡澤承上文言之江自東陵而東迤邐而北與漢水會而匯爲彭蠡其經流自岷山出者滔滔東注號爲中江以入海江在漢南故次於漢

導沇音兗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朱氏曰沇在冀州漢志云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濟在兖州孔氏曰濟水□□溫西北平地滎陶丘菏

在豫州。滎（即滎澤。○漢志濟陰定陶縣有陶丘即今州）汶在青州。○孔氏曰泉源為
沇流出為泲水至河內武德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
並流數里溢而為滎澤自滎東出過菏澤而東北與汶水合
又北折而東入海○朱氏曰泲雖北而發源近故次於江（朱氏曰漢入江而分為北江濟入河而溢為滎諸儒不求之過也入于江而無北江之目禹既導漢入江匯為彭蠡東為北江則以之為漢之道導漢入于江而以漢為主江為匯……）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朱氏曰桐柏在豫州泗沂在徐州○唐孔氏曰淮出胎簪山
東北過桐柏○愚曰淮自桐柏以上流小無所用導故導之
自桐柏始渭之言自亦然○朱氏曰淮在濟南故次於濟（唐孔氏曰沂入于泗泗入于淮分兼言會于泗沂以沂水入泗與泗去淮已近故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水經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南谷山然後過鳥鼠山○朱氏
曰渭水所經止於雍州於一州為大於九州為小故後及之
（詳見上文）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孔氏曰洛與澗瀍會于河南與伊會于洛陽至鞏之東入河
○朱氏曰洛水所經止於豫州自渭而言又在南故居末（詳見豫州）
九州攸同四隩（於六反）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待歷反）源九澤既陂（彼宜反）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中邦
孔氏曰攸所也○愚曰九州所同同於治也下文所叙是也
○吳氏曰許謹云隩水涯隈也四隩四海之隈○呂氏曰九
州之山刊除置壇場旅祭以告成○唐孔氏曰九州之川滌
滌泉源無壅塞九州之澤既已陂障無決溢禮諸侯之見天
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殷衆也言諸侯盡朝也）○六府說見禹謨○孔氏
曰孔修其修治也○王氏曰衆土交相正底慎致謹其事也
○孔氏曰則猶準也三壤上中下田也準則其田以定中國
之賦法（王氏曰上賦有及於四夷田賦止於中邦而已○孫氏曰成則三壤成賦中邦所以底謹財賦也上中下之三壤即九等之田也上中下言其略九等言其詳也○呂氏曰底謹者言其心則壤者言其法）○愚曰禹貢書法簡
嚴上經每州惟舉一隅以反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
如宅土惟言於兗雍故此以四隩既宅總之旅山惟言於梁
雍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上經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之川
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總之上經雖各載達河
之道而四方之趨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六
府孔修則非特水土之治也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
衍原隰之土地無不辨正非特墳壤之別也財賦者民命所
係一或輕取則民無以生聖人所深謹也故於此又提其綱
言之觸類而推禹功之全可見矣
錫土姓祗台（音怡）德先不距朕行（下孟反）
王氏曰言封建諸侯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林氏曰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宋衷謂建立有德之人以為諸侯胙之土所謂錫土命之氏所謂錫姓如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邰賜姓姬○陳氏曰有土有姓者皆因有德至是則錫之偏也）○孔氏曰台我也距違也○王
氏曰祗台德先者祗上之德先之也不距朕行從上所行
之也○陳氏曰台朕皆史氏我其君上也○東陽馬氏曰水
土已平天子於是封建諸侯共治天下又祗己德以先
之而天下無敢不從此皆禹功所致也（陳氏曰洪水泛濫雖有諸侯事上之禮或廢不能……故德雖出於上而使之不距者禹之功也）
五百里甸服（田遍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珍栗反）三百里納秸

工八反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愚曰五服之制所以疆理內外以為京師諸夏夷狄之別○
張氏曰服者服其事也內而甸侯衛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
事於天子故皆謂之服○朱氏曰里者乃道途遠近之數非
方井之里也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為天子治田
事故謂之甸服○夏氏曰五百里甸服者規方千里為王畿
其中為王城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是為甸服唐孔氏曰周禮小司徒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之名出於井田然所以此名天子之田以用甸法也○朱氏曰百里
二百里亦以四面各言之一百里者去王城之一百里二百里
者第二百里三四五皆然禾藁全曰總王氏曰以供飼國馬○唐孔氏曰周禮掌客有
芻禾之[illegible]有芻有禾此[illegible]是也刈禾穗曰銍唐孔氏曰銍鎌也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半藁去皮曰秸
秸服者服秸役也唐孔氏曰此獨言服明上下皆有所納之役者互文也○呂氏曰粟穀也
有穀曰粟無穀曰米孫氏曰二百里以下不言賦粟米不言納從上文也○朱氏曰自總
至米皆公田之稅○唐孔氏曰其稅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
麤耳○朱氏曰近麤而遠精近者易致遠者難致故也畿內
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然五服事各不
同亦舉凡例互相見輔氏曰獨言甸服之賦者內詳甸服之法而諸侯可知也○愚曰禹之甸
法達於天下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東中興有田一成有衆同法也而王畿特以甸名
蓋農事國之本也京師之地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
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必曰甸服所以示務本之義
制賦必以稼穡所以責務本之實蓋務農重穀率天下以歸
本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夏氏曰甸服外之五百里是為侯服朱氏曰四面各五百里餘服同○孔氏曰
侯斥侯也唐孔氏曰斥謂檢行以候伺非常也○王氏曰以始有諸侯故謂之侯
服○夏氏曰內之第一百里為采采者卿大夫食邑之地也
王制千里之外曰采○周禮六鄉之外為六遂六遂之外有家稍[illegible]為大夫之采地小都為卿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則皆在畿內也○
朱氏曰第二之百里為男爵之國孔氏曰男任也任王者事○任而鴆反王氏曰
但建男邦者欲王畿不為大國所迫而小國易獲京師之助
也○朱氏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三隨文並例不
可拘也○王氏曰於此乃建諸侯之邦○秦至曰大國遠則
重足以有鎮而蕃屏王室建侯非特三百里以對男邦言之
則自此以外皆諸侯也或曰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伯在其間○愚曰成周建侯國使小大相維蓋此制
所○朱氏曰侯服惟言邑國者畿外主於封侯亦互相見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三山王氏曰先王疆理天下尤謹於華夷之辨王畿之外既
建侯國以為王室之輔而其外之五百里則接於要荒故設
為綏服以為內外之別○愚曰綏安也內安中國外安邊疆
揆度也文教以文德教化也內之三百里接於中國故以文
教為之準也奮振起也武衛以武事衛護也外之二百里接
於夷狄故奮厲武衛也或曰內三百里非無武衛蓋以文教為主外二百里非無文教蓋以武衛為主○薛
氏曰猶今之邊郡尚武事而害文德也○愚曰武以衛言而衛護邦國而已非窮兵黷武也太平之世武事[illegible]
衛與後世特小康而尚武者異矣○呂氏曰夷夏無常故二百里奮武[illegible]其武以備中國以二百里之武備而能[illegible]因其
所居使之守其疆邑境萬邑則人人自奮故二百里足矣後世不明古意[illegible]
[illegible]○林氏曰漢以親使夷狄守邊[illegible]晉有劉淵石勒之[illegible]
[illegible]中國[illegible]
夷夏[illegible]不可易之法也○新安王氏曰有文教以訓迪
其善有武衛以捍禦其患民斯安矣所以為綏服也
五百里要一遙反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王氏曰於此不可用中國之政為之要約而已愚曰猶近世羈縻州也○陳氏
曰然則其人不[illegible]反也夷之為言易也言無中國之禮法易而已蔡放也
放罪人於此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上蔡叔放下蔡素葛反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王氏曰荒不治也又非若要也呂氏曰要服已居夷狄然猶中國故爲之要約不一治之荒則其遠而不治○愚曰荒服雖不治然亦來王所以別於五服蠻之爲言慢則其於夷矣○蘇氏曰流謂罪大者流於此國者也○林氏曰流謂言東夷西此過曰荒所謂流者四夷不與同中戎南蠻北狄則有四矣而一二字而言則要服三百里言夷荒服三百里言蠻謂自以流言以中國言則荒服之外爲流○ ... 出乃要夷之外然則外之一百里小夷蠻也而謂之蔡與流者以其地大遠中國有罪者不敢之者則截之於此也○陳氏曰其蔡四夷於外然此治之者也先王之制以夷狄治夷狄者也○蘇氏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新安王氏曰甸侯綏服之中國要荒服之夷狄則中國之地方廣不過三千里聖人務廣其德不務廣其地者故之法不治夷狄亦此意也○東陽馬氏曰堯舜有聖德天下所共向慕故疆界廣闊而五服至五千里之遠今自山東至長安陝西不滿二三千里自長安南江浙北至燕山亦只四千以上界經曰以碣石入于河西被于流沙夫碣石流沙人迹所至而當時之聲教實及之則其五千里之遠可知○朱氏曰地里有以田制者有以路制者田制如井方一里天子田方千里公伯田方百里之類皆以田積言之數而山澤涂巷不與焉路制如二十五家爲里所方二十四十百行五十里之類兼包山澤涂巷而言五服之制特道涂以定制貢自五百里至荒服自五百里以至二千五百里蓋以路言也然聖人之治詳內而略外觀甸侯綏

要荒之名可見蓋治近者法度宜詳彼遠者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五政七賦所不及不可詳法度以治之也詳爲之法而彼不從則吾之制之也勞矣故不若略其法觀至於五千足以見其德化之遠觀要服荒服足以見其法度之善袁氏曰先王非其勢不能及及欲推詳於治內治徐要荒人自終乃所以治之也後世罷中國以事遠夷中國內弊而遠夷終不服則知先王之所遠矣○周官職方氏九服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或曰禹貢五服并王畿爲五服周官王畿之外自爲九服而里數不同者禹貢言其面每服每面各五百里故五服相距方五千里周官論千里之言其方方五百里則其面才二百五十里自王畿至藩服每面二千七百五十里相距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貢但五百里耳是以甸服爲九畿其外侯服則其別有二綏服要服荒服則其別各有二焉於王畿之外諸服其別益而有九焉周之九服亦因於古但禹貢所制度至周加詳耳○陳氏曰周官王畿與禹之甸服

其侯服甸服即禹之侯服其男服采服即禹之綏服衛服蠻服之衛武衛也禹之綏去甸服八百里周之衛去王畿几千里周公所夷狄可述之以之衛凡二百里其蠻服夷服即禹之要服鎮服藩服即禹之荒服○林氏曰甸服以治田侯服以建侯綏服以綏安要服以要約荒服以荒遠而服之實亦如是所以爲善周官王畿之外諸侯向男采衛侯之外采又在男之外則周之九服或各自異名以爲遠近之序其實不似与之相稱說者多引漢志謂東境七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三千六百六十八里亦異周九服爲萬里不知漢山川不出禹貢分域而里數倍加者古以今尺步不同且以之王畿可見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漸入 被皮寄反 暨其器反 訖居乞反

愚曰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孔氏曰暨及也○薛氏曰聲教風聲教化也振於此而彼聞焉故謂之聲動於上而下效焉故謂之教○孔氏曰訖盡也○林氏曰青徐據東海故言東漸于海雍州弱水既西而弱水入流沙故言西被流沙揚州抵南海冀州抵碣石至北海故言朔南暨聲教而終以訖于四海蓋聲教盡加四海也朔南不言所至下文見之也漸被暨皆言聲教所加特變文耳非有淺深也愚曰經但言流沙無所至之名南方濱海多稍知川流多稱江西北沙漠多稱瀚海青海之類皆爲水之勝地不名言爲西海亦可備四海之數

○愚曰堯舜政事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極于四海無內外之限也林氏曰以王制考之自東河至西河自常山至南河千里自東河至西河千里此甸內千里即甸服也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流沙千里此千里建侯服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爲要荒此禹台之所載以北考之冀之北距常山已盡於遼隍其間何以容侯綏之要荒以南考之自南河至江千里已建侯服綏服自江至衡山千里則要荒又在九州之內南太嚮而北太蹙意以有乘除相補於其間亦未可以知之○愚曰禹貢不言北境意其必不止於常山按漢中山定襄燕代郡等皆在常山之北長城之南舜分冀北爲幽并則北境當甚遠王制漢儒所作恐舉其大略○蔡氏曰古今土地盛衰不同舜時冀北恐未必荒今幽燕爲中國古則要夷狄自禹敷土而下敘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爲先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導岍及岐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川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由內及外言之自東漸于海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朱氏曰錫猶師錫帝曰之錫下錫上也元圭其贄歟吳氏曰圭之黑者又足貴寶也其 洋不可及矣○王氏曰禹納元圭於舜以告成功愚曰紀禹功之終自 告厥成功以無它語盡以爲 歸分之常然所謂明其爲之以矣

甘誓

夏書

呂氏曰觀書當知世變不同堯舜禹相承渾然無間至啓繼禹則異矣

啓與有扈音戶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孔氏曰啓禹子嗣禹爲天子孟子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有扈國名與夏同姓漢志扶風鄠縣古有扈國○史記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馬氏曰甘有扈郊地○甘誓說見禹謨○愚曰王者有征無戰今啓與有扈戰甘敵國相傷世變之辭也春秋君臣之分不明故聖人嚴其辭以正其分啓承三聖純懿之後故聖人志其實以傷其變彼一時此一時也

甘誓凡四章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愚曰此史述作誓之由○孔氏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王氏曰六卿若於夏時○葉氏曰天子六軍六卿將之雖羣有則一王行○李氏曰此六卿即後世所謂周禮司空之六卿即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也蓋王之六卿別有此六卿平居則各掌其鄉之政令屬於大司徒出征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而爲之將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命卿者此也○三山陳氏曰古者文武一道其將皆公卿其卒皆農民無事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有事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上下皆有禮義至秦猶有遺意後世文武既分將兵者少將非士大夫故多跋扈卒非農民故多叛逆六卿將誓也○林氏曰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今啓親提六軍造其城下大戰有扈之強惡可知○愚曰非啓賢能繼禹之道有扈豈易平哉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子小反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愚曰嗟發語憫歎之辭唐孔氏曰六卿其事故數而呼之○無垢張氏曰六事即六卿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變卿稱事人則六卿所統之衆張氏曰凡有事於六軍者皆謂之六事之人○蔡氏曰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五行說見洪範○愚曰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散而爲五行人稟五行之秀以生而爲仁義禮智信之德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五行分行於四時各有其德春盛德在木夏盛德在火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土分旺於四季王所取法以爲治所謂撫于五辰也天地所以成造化人物所以生王者所以爲治無一不本於五行而有扈威侮之凡背五常之道拂生長斂藏之宜以害民暴物皆威侮五行也○孔氏曰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呂氏曰天地人之正理一也凡我自暴自棄則天地人之正理皆自息矣○新安王氏曰人道之正即天地之正也故夫子繫易言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它可以類推故人道之大也父也君也其尊則天之經也子也臣也其卑則地之義也有尊有卑君臣之分失相臧之因則是怠棄三才之正也勦截也○王氏曰若是者自絕于天故天勦絕其命○愚曰天即理也理之所當絕即天絕之也予惟恭行天罰蓋惟辭奉天而不可違也林氏曰勦絕者聲罪之辭無不以行天罰爲言蓋非天罰而用兵則是志於殺人而已其可乎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林氏曰古以車戰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甲士一左一右而御者執轡居于中○孔氏曰左車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右車右方主執戈矛愚曰言左右則御在其中矣 [illegible] ○蘇氏曰王良謂我馳驅此御之正也爲之詭遇此御其馬之不正也○愚曰恭者敬而奉之之謂○無垢張氏曰我既恭行天罰汝等亦當恭天之命左攻左右攻右御以正此恭天命也唐孔氏曰我奉天命汝當奉我○呂氏曰理在天爲命在人爲法在師爲律師而非律則不

可以為師旅起用兵有先戰而奔敵斬首者起動之先奔非無功以其失律故也禹曰左不攻于左而攻右右不攻于右而攻左御不以正而以詭御使有功猶為不恭命王者節制之師非後世詐謀之比故賞不出其位雖出其功常止當將用以為準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音奴戮汝

無垢張氏曰用命謂恭命不用命謂不恭命○社說見大甲上○孔氏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與社主行有功則賞祭祖主前不用命則戮於社主前示不敢專張氏曰遷廟之祖主親也社主嚴也屬賜於祖也所以尚恩也故于祖戮於社也唐孔氏曰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餘則至大祖廟社

王氏曰出師載廟社主行示民以用命也上用命則民用命此所謂以躬率之也○孔氏曰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戮言恥累也馬氏曰戮不止其身孥戮之也

無垢曰府故臨陣中成加孥戮以行法○亦嘉鄭氏曰征苗之誓不及賞罰甘誓有賞罰有不足之意質夏之變矣

五子之歌　夏書

呂氏曰五子之歌國命中廢與甘誓氣象又不同矣○無垢張氏曰禹之功大矣啓方即位有扈不服至用大兵太康繼啓一出游畋便至失國是知天下之難保雖大禹之功不能蓋也為人君者其可少肆乎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孔氏曰太康啓子○爾雅曰昆兄也○孔氏曰五人皆啓子夏氏曰下言御其母五人則五人皆太康之弟此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言須于洛汭則太康兄也○唐孔氏曰五人須待也○汭說見禹貢

五子之歌凡六章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音田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唐孔氏曰此下史序作歌之由○新安王氏曰尸主也而有不為之意張氏曰祭祀之有尸不言不為居位而已故耳是祖非不能有為謂之尸祿居官位而不能有為謂之尸位王居其位安逸故言尸○愚曰逸豫縱于安樂之謂人主行如桀紂至滅德謂逸豫滅德何哉蓋敬者德之本人惟戒謹然後可以立德心一流於逸豫則頹荒昏潰萬惡生焉漢元成唐元懿非大無道而皆身以亡國以逸豫滅德故也之理以其荒淫不反謂之可以反則○黎民說見堯典○蘇氏曰貳攜也○愚曰然若人心同然之理吾德既滅則民心皆離○孔氏曰盤樂也盤○蘇氏曰從流上下而忘返謂之遊○愚曰無度無節也○呂氏曰民有怨有不怨猶未至咸貳咸貳則怨積而熟矣太康於此正當儆省前非乃反盤游無度○孔氏曰畋田獵也洛表洛水之南○蘇氏曰夏都河北而畋于洛南言去國之遠○旬說見禹謨

有窮后羿五計反因民弗忍距于河

蘇氏曰有窮國名羿其君也羿善射者皆謂之羿忍堪也○新安王氏曰距以兵阻之也○孔氏曰羿距太康于河不得入國遂廢之○呂氏曰大姦何世無之但在我之勢固則彼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則彼乘之矣此羿所以因民弗堪而距之也三山陳氏曰羿能因民不忍尊之於一時而終不能禁民心之思禹所以少康一成之田一旅之衆卒以祀夏不失舊物○詳見或問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孔氏曰御侍也○孫氏曰徯者望而不去也前言須待而不進也○愚曰怨猶舜怨慕之怨太康既為羿所距不得反國故五子侍御其母從而求太康之所在待于洛北而太康卒不得反故五子咸怨述祖戒以為歌王氏曰小弁之怨親親也五子之怨與小弁同○唐孔氏曰五子本述戒作歌因及時事故怨以禹戒言之○林氏曰詩歌之體一人作則自為一篇今乃五人共為一篇蓋當時其辭如此皆作歌其義未備卑陶乃賡而成之五子之歌亦猶互相發明其義乃備一歌雖載於書實詩之

彌○呂氏曰此歌當以詩體看不當以書體看則見詩之雅頌則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之本乎情性止乎禮義自來矣○愚曰五章俯仰節奏怨而
不怒眞溫柔篤厚可以怨者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林氏曰皇尊而大之之辭○孔氏曰皇祖禹也○愚曰儆而
止之之謂戒順而導之之謂訓○蘇氏曰民可近言可親而
不可踈也不可下言可貴而不可賤也○愚曰民所以可近
而不可下者蓋民為國本故也本固則國安矣呂氏曰此兩句乃古出聖王之
宗法此之但夫形於上者不大於邦本上者不知本是其物倚成只是合天下之民為衆之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許久反索息各反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
不敬
愚曰一猶悉也我視天下之愚夫愚婦悉能勝我焉可多失
而致人怨乎一人之失而至再至三民怨之蓄必深豈在於
怨之明著而後可畏哉苟待其明著已無及矣當於未見之
時而圖之可也呂氏曰明然易見暗然難見明言之一過即無事惟在上之人有不明之怨
遠矣深曰深無所自發一發則不可救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以通下情者蓋欲圖於不見也
十億曰兆懍危懼貌朽腐也○馭與御同說見禹謨○林氏
曰古車皆四馬兩服兩驂天子之車盛則駕六蓋服驂之旁
又加兩騑常則駕四以馬在車中為服在車旁為驂又在驂外為騑○三山陳氏曰此章
謂國以民為本而安民以敬為本以見太康失邦由失民心
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戶甘反酒嗜市志反音峻宇
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愚曰此承上章不敬之意而言○薛氏曰訓亦禹之訓也林氏
曰承上皇祖故但言訓○孔氏曰作為也色女色○愚曰禽田獵取禽獸

○孔氏曰迷亂曰荒○愚曰飲酒而甘之之謂酣食物而好
之之謂嗜言無厭也○孔氏曰峻高大彫刻畫○呂氏曰凡
事皆有則夫婦之正獵狩之事酒以養體樂以導和室宇之
居垣墻之備皆不可廢至於荒迷甘嗜峻彫則踰其則矣一
踰其則便有亡之理三山陳氏曰得其則者天理也踰其則者人欲也人欲熾則天理滅未有不亡○孔
氏曰六者有其一必亡況兼有乎愚曰殷紂幽厲秦隋煬帝唐明皇未有不亡者
身亡國者唐武帝亦幾及於亂○愚曰此二章意在言外見祖訓之當遵
者反違之當戒者反蹈之其殃果不誣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愚曰此承上章未或不亡之意而言陶唐堯也冀方冀州之
一方也猶詩言徐方○唐孔氏曰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
安邑皆在冀州○愚曰此章乃指言太康綱總紀綱目以
喻法制之相統相聯綱總也目上紀所以舉其要紀所以盡其詳道者君天下
之大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自堯以來即有此冀方非一日
也今太康君其地失其道亂其法乃致於滅亡傷其不能繼
歷代之業而亡其國也○左傳惟彼陶唐而下有帥彼天常
一句厥道作其行乃致滅亡作乃滅而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
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愚曰此承上章失道亂紀綱而言明明者君德之大本明明
之至也○唐孔氏曰我祖禹也馮氏曰皇祖明明之○愚曰典則
皆法也典若爲世之常經若周官之六典是也則者一時之
成式若周官之八則是也典者其大則者其凡也○孔氏曰
貽遺關通和平也○林氏曰權之法二十四銖為兩十六
兩為斤三十斤為鈞百二十斤為石五權之最重者法
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

生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是權者法度之所自出也舉鈞石則五權可知舉權則度量準繩皆可見石言關鈞言和互文耳（無垢張氏曰關則天下通同而無壅闕和則人情無乖爭）○愚曰王府王國府庫也石鈞之器王府未有（蘇氏曰此言大禹以鈞石爲律以身爲度量權衡準繩之器）至禹而明具（至禹而明具）緒絲端可續也以喻國家之統緒明明以德言典則以法言石鈞以器言本末備具其統緒可以垂萬世而太康荒亂廢墜之以覆其宗族絕其廟祀傷其不能繼乃祖之業而亡其家也

其五曰嗚呼曷（戶割反）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女六反）怩（女夷反）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愚曰嗚呼悲歎之辭○唐孔氏曰曷何也國已覆滅何所歸乎仇怨疇誰也鬱陶憤結積聚之意顏厚愧形於色忸怩心慚厚然○有說見堯典○孔氏曰忸怩心慚○夏氏曰距太康若惟羿若萬姓中有備我者猶可依之以生今萬姓皆仇怨我我將誰依乎故悲懷憤結色愧心慚不能自已原其始則由弗能謹德盤于遊田遂至于此今雖欲悔安可追哉（林氏曰歸告太康也五子則曰予之悲民仇者太康也五子則曰仇予蓋仁人之心視兄弟爲一體親愛之至情也○愚曰五子不咎羿而咎萬姓仇予不咎萬姓而曰弗謹厥德不咎太康而自怨自艾終之以不可追而已所謂怨而不怒也）○王氏曰先王以敬民爲本惟不敬民故縱欲而喪志喪志則失道而失政此萬姓所以仇予也其言之序若出於一（呂氏曰五章一章切一章非是數太康之惡其貞情篤至自發爲此歌故其言果若敵友愛如此）○愚曰此章申前義而致其傷之情也太康之失國病根在於不敬識故五子之歌以是始終焉乃一篇之綱領也故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胤征　夏書

羲和湎（面善反）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王氏曰羲和至夏合而爲一官（呂氏曰堯舜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故[illegible]）（分職或十人兼一官如羲和至夏合爲一至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以下太史爲之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以中士爲之[illegible]矣則之官合爲一而成周分爲二禮樂之官分爲二而成周以合爲一蓋唐虞時民性淳厚其本而官治之故掌天時禮樂之官則合而爲一自後世民俗益薄天時謹察多淫故以說民故其官簡而亡官則詳用之不同故也）○唐孔氏曰湎謂縱其色湎然齊同淫過也○呂氏曰廢時謂失分至之節亂日謂紊甲乙之序○孔氏曰胤國爵名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史官序其事作胤征（三山陳氏曰古人以天時爲重以酒爲成湯所懲羲和以沈湎廢時亂日故伐之○愚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頭言胤后承王命徂征故序首但言胤往征也）○愚曰此書即誓也篇首言胤后徂征因名胤征

胤征　凡六章　一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愚曰胤侯蓋以諸侯入王朝爲大司馬○新安王氏曰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天子六軍然師訓衆故六軍亦稱六師（薛氏曰[illegible]）（史記左傳羿逐太康太康崩弟仲康立而羿爲政仲康崩子相立羿逐相自立羿爲家衆所殺寒浞代之浞殺相相之后逃歸有仍生少康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布其德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後至少康以滅浞立少康少康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則太康失國至少康未祀夏之前皆羿浞專政○林氏曰羿立仲康方將篡其位伐之柄而仲康沈毅先物能制其命以胤侯掌六師而征之文自代仲康即位夜拜宋爲將軍[illegible]胤侯所得故終仲康之世不得逞其[illegible]宗在仲康即位之五年今考之已言仲康季秋月朔辰弗集然以爲[illegible]則仲康收其兵權已久也）○葉氏曰王朝卿大夫皆食其采地於畿內以其臣主之謂之邑○后說見舜典○愚曰羲和職在王朝今乃廢其職而酒荒于其邑故嗣后承王命往征（[illegible]）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嗟說見甘誓○唐孔氏曰有衆所征之衆○愚曰聖先聖也以其定謀謂之謨以其垂戒謂之訓明徵謂可爲明證定保謂當固守○夏氏曰（[illegible]）克謹天戒至于有常刑即

之言○愚曰天戒如三光雨暘寒暑總之類天所以示戒
人君克謹謂恐懼脩省也臣人人臣也常憲當行常法也克有能
守而不失也如理百度舉職業皆所以有常憲也 [illegible] 常
[illegible] 正其失之謂
修助其美之謂輔輔弼輔也所以助其聰明明明而又明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
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王氏曰孟春布令遷禁之時與周官正月始和同○孔氏曰
遒人宣令之官○蔡氏曰木鐸金口木舌施政令時振以警
衆○愚曰徇巡而示之也○孔氏曰官師衆官也○愚曰規
運旋以為圓者也 [illegible] 以喻規正之義○新安王氏曰百
工執技藝之事以諫如匠慶因宮室之事伶州鳩因鍾律之
事醫和因療疾之事諫及國政是也○愚曰君臣相與儆戒
可謂已盡猶慮其或弛故每歲之首使遒人宣令欲其無時
不謹徇于大路欲其無往不聞使官師更相規切以諫至百
工亦皆執藝事以諫謂官師及百工皆諫其上也又慮不恭
其職而不諫王氏曰君臣之義不諫則為不恭復制常刑以儆之 [illegible] 常刑刑之
有常而不變此皆所以謹天戒也後世從諫之君賞諫者有之未聞有不諫而刑者蓋古之
時諫者乃其常不諫者乃失職也後世反是 將陳羲和所犯故先與先聖謨訓以正
其罪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 [illegible] 亂于酒畔官離次俶 [illegible] 擾天紀遐
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
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愚曰德者人所固有惟是羲和乃顛仆覆及其德○唐孔氏
曰沒水謂之沈畔與叛同違也○新安王氏曰離去也○愚
曰官言所居之職次言所舍之位司言所主之事 [illegible]

[illegible] 林氏曰俶始也天紀即洪範歲月日星辰曆
數之五紀也羲和世掌其職未嘗亂紀今始亂之○夏氏曰
遐遠也○永嘉陳氏曰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孔氏曰
辰日月所會次之名 [illegible] 集合也房所次之舍不合則日食
可知 [illegible]
[illegible]
若典曰瞽 [illegible] 奏進也 [illegible] 凡日食伐鼓于社 [illegible]
[illegible] 林氏曰漢上林虎圈有
嗇夫又有鄉嗇夫當是執役之賤職○唐孔氏曰庶人是庶
人之在官者謂胥徒也○釋文曰車馬曰馳步走曰走○孔
氏曰嗇夫馳庶人走以供救日之百役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乃說見五子之歌○唐孔氏曰日食為災異之大 [illegible]
[illegible] 上下促遽若此羲和主其官反不
聞不知是其昏闇迷錯於天象以干犯先王之誅不可赦也
[illegible]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
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呂氏曰此上是責羲和之辭此下是戒師衆之辭○王氏曰
政典乃六典之一周之六典蓋因於夏呂氏曰政典如周禮司馬之法○呂氏
曰輩法莫嚴於期會故先時不及時者必殺 [illegible] 王氏曰用兵 [illegible] 不得

[illegible]〇唐孔氏
曰以用也〇愚曰奉謹而承之之謂將持而行之之謂〇呂
氏曰古人行師皆是奉承王命王者又奉行天討上下不敢
認爲己權則人君安敢輕用兵人臣安敢專命士卒安敢犯
命乎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
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孔氏曰崑崑山也出玉山脊曰岡〇孔氏曰天吏天王之吏
殲滅渠大魁帥也〇唐孔氏曰上既勉衆士勠力致討又恐
兵威濫及故云火炎崑山之岡則玉石俱被焚燒猛火烈矣
天吏行師或有過逸之德則又烈於火今但滅其首惡其被
脅而從者皆無所治舊染汙穢之俗皆與之爲新一無所
問[illegible]所以爲王者之師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愚曰上既戒以妄殺又慮其姑息敗事復教而戒之〇林氏
曰此威非暴酷之威乃嚴毅之威也此愛非仁愛之愛乃姑
息之愛也〇濟說見大誥〇愚曰記曰祭祀主敬軍旅主威
故嚴毅之威勝其姑息之愛則信能有濟苟以姑息勝嚴毅
信無成功[illegible]
[illegible]蓋當威而威乃所以爲仁不
當愛而愛乃所以爲不仁也[illegible]
懋則奮厲而不怠戒則敬畏而不輕用兵之要無越此二
者[illegible]結上文及前二章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

書卷之四　　　　　陳大猷集傳
商書[illegible]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唐孔氏曰契湯始祖佐禹有功舜封於商賜姓子〇孔氏曰
自契至湯十四世八徙都〇林氏曰先王指契商頌曰玄王
桓撥[illegible]〇孔氏曰先王居亳[illegible]
[illegible]湯復遷焉帝告釐沃二篇
亡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孔氏曰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國[illegible]伯爵也
〇唐孔氏曰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君削以地宗
廟有不順者爲不孝君黜以爵[illegible]
[illegible]〇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illegible]湯使
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illegible]湯使遺之牛
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
供粢盛也[illegible]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illegible]葛伯率其
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
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illegible]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
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illegible]爲匹
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民之
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不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
民如時雨降民大說〇湯征亡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
作汝鳩汝方
愚曰伊氏尹名〇孔氏曰湯進伊尹於桀〇孟子五就湯五就

桀者伊尹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孔氏曰醜惡夏政故退還遇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作汝鳩汝方二書皆亡（愚曰鳩方意亦伊尹之流亞也）○永嘉鄭氏曰湯累進尹於桀冀其用賢以爲治初無伐桀之心尹往來徘徊幸其一日之改圖不幸而不可事則去之又不可事而再去之三不可事而又再去之至于四至于五豈輕於捨桀哉惟其察之詳處之久知夏之必不可救然後不得已謀伐桀以救天下豈成湯伊尹之本心耶（蘇氏曰伊尹從容去就於湯桀之間而桀不以爲疑其後放太甲天下不以爲篡及其復之太甲安之不以爲詐蓋伊尹聖人也其道大其信於天下深非常情所能測也）

湯誓　商書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三山陳氏曰有天地則有君臣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故見路馬必式蹵路馬必誅其嚴如此不如是則亂臣賊子覬覦窺伺三綱淪九法斁而生人不立矣故春秋以尊君爲本而繫王於天此處君臣之常也然天生民而立之君正爲司牧吾民也若恃富貴之權謂天下莫吾敢肆惡民上使民陷於塗炭而無所訴則生人之不立抑又甚矣豈上天爲民立君之本意哉故湯武有弔伐之師此處君臣之變也常變雖異皆合於道盡其變而不失其常惟聖人能之○愚曰堯舜之禪禹啓之繼湯武之征伐其合於義一也

伊尹相（息亮反）湯伐桀升自陑（音而）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春秋傳曰聲桀致討曰伐○釋文曰桀爲夏末天子○唐孔氏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湯以伐桀○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吳氏曰尹自夏歸商成湯伐桀之謀始決使桀可輔而尹不歸則湯之志亦可以已矣然則伐夏之事伊尹爲主而湯從之也詩曰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維師尚父涼彼武王則伐商之事武王爲主而太公從之也故湯誓序曰伊尹相湯伐桀泰誓獨言武王伐商而不及太公此序書之深意也○蘇氏曰古之君臣有如一體而不相疑者湯之於伊尹劉先主之與諸葛孔明是矣伊尹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illegible]尹相湯伐桀孟子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illegible]孔明雖非聖人然君臣相得之[illegible]亦無嫌如此）○孔氏曰桀都安邑陑在河曲之南（唐孔氏曰[illegible]即漢河東安邑縣河曲[illegible]在其西[illegible]道從陑出其不意[illegible]河乃東向安邑）○呂氏曰陑蓋師當行之道夏之可攻處也（愚曰[illegible]言桀都[illegible]河有大坂伊闕在[illegible]在此則桀居險要處難入）○蘇氏曰升自陑紀事之實猶泰誓言師渡孟津○唐孔氏曰鳴條在安邑西（林氏曰商民不肯伐夏湯告以所以伐之故乃始與師誓于亳邑之郊自甘誓而後[illegible]與桀戰非如甘誓牧誓臨陣而誓也[illegible]不言之）

湯誓　凡四章

（孔氏曰甘誓泰誓牧誓皆[illegible]言誓此[illegible]湯誓[illegible]稱湯者蓋以一人對衆[illegible]以經文不具故[illegible]）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以之反下同）小子敢行稱亂有夏（上聲）多罪天命殛之

林氏曰湯武誓師時桀紂猶在上言王曰及予一人者史追稱潤色之辭也○唐孔氏曰庶亦衆也古有此重言台我也舉兵誅也○王氏曰以臣伐君疑於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湯所謂天吏非稱亂也（林氏曰非爲天吏則不可以伐有罪[illegible]爲天吏則不可以不伐有罪湯武之伐桀紂是也不爲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爲士師而擅殺人也爲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爲士師而故縱死罪囚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音捨）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愚曰我后商民指湯也○唐孔氏曰恤憂念也○穡說見盤庚○吳氏曰言夏爲正統之君不當斷割○蘇氏曰桀之虐不能及商商民安於無事而畏伐桀之勞故其言如此○呂氏曰桀（[illegible]）○愚曰予固聞汝衆言但予畏上帝之命不敢不正其罪往伐所以正之

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illegible]

協曰時日曷喪[illegible]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illegible]

愚曰其曰謂其言如此○呂氏曰商民[illegible]

知夏之虐故曰夏王縱多罪其如我何故湯又歷舉[illegible]

之事以告之[illegible]

馬氏曰率蓋也桀盡遏絕衆力○呂氏曰盡是割剝之事也[illegible]民

愚曰[illegible]○愚曰所有臣民之衆率怠謂皆離體弗

協謂皆離心[illegible]茶

氏孟子註曰時是也日指桀曷何也史記載桀自言吾有天

下如天有日日亡吾乃亡故其民怨之皆曰此日何時亡乎

若亡則我寧與汝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illegible]之

惡德如此今我必往伐之[illegible]愚曰

前章商民以一己為心聖人則以天命為心所謂順天也此

章商民以一國為心聖人則以天下為心所謂應人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illegible]爾無不信朕不食

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愚曰致推而至之於彼也○孔氏曰賚予也○新安王氏曰

食言如日食之食謂自有而無謂前言也[illegible]

孥戮說見甘誓○孔氏曰攸所也○愚曰賚曰大賚

戮曰孥戮信必之辭又詳於甘誓蓋世變愈下聖人愈加謹

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illegible]

社說見太甲上○永嘉鄭氏曰古者有旱乾水溢變置社稷則

國亡而社遷矣然桀之亡豈神之[illegible]故欲遷其社而湯不

可特存其社而不遷尊[illegible]夫君以[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

受禪[illegible]四百五十八[illegible]而天下歸

商[illegible]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

伯作典寶

左傳曰大崩曰敗績○愚曰從逐而攻之也孫子曰佯北勿

從○孔氏曰三朡國名今定陶[illegible]○東陽馬氏

曰戰勝所取謂之俘○永嘉鄭氏曰寶玉夏之器璜之類是

也[illegible]○孔氏曰誼伯仲伯二臣作

典寶一篇亡

仲虺之誥　商書

左氏傳曰仲虺湯左相○愚曰此告君之書古字告誥通用

召誥洛誥同○三山陳氏曰此釋湯慚德故始則美之又慮

其愧心既釋驕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正君心而引之當

道者如此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illegible]仲虺作誥

孔氏曰大坰地名○呂氏曰湯伐桀歸至大坰在中路間仲

氏即作誥蓋湯既勝夏慚心頻發苟不急銷釋之則將自沮

不化必有害於初政故不待至亳即作誥也[illegible]

仲虺之誥[illegible]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illegible]為口實仲

虺乃作誥

愚曰湯功業成故稱成湯○放說見舜典○孔氏曰南巢地

名[illegible]

○愚曰有慚德謂有慚於德曰湯言也口實謂藉口也○三

山陳氏曰湯豈不知應天順人之無可疑者然不得如堯舜

揖遜之盛而適覿君臣之不幸其心豈容自安觀其慙始見湯之本心陳氏曰勝夏不喜而慙非不以天下為利者能之乎。呂氏曰湯之慙非慮後世之議已憂亂臣賊子之以我藉口也呂氏曰自古君臣之分[illegible]或有以[illegible]下皆知其說然後前以之湯[illegible]人也[illegible]之則欲[illegible]若必以為[illegible]湯所以慙也。或[illegible]鄭氏[illegible]以世及[illegible]以[illegible]世[illegible]下後也[illegible]萬世[illegible]名[illegible]湯所[illegible]人不幸遇天下[illegible]蘇氏[illegible]比可以[illegible]武王[illegible]我以用張子湯有[illegible]後世[illegible]則[illegible]後世而有來[illegible]湯之[illegible]水火而不之救。其為[illegible]以[illegible]人口實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萬世。愚曰仲氏非特釋湯之慙亦所以深拔名實昭示天下後世苟惡不若桀德不若湯非天命人心之所迫則固不可為湯之事使萬世之下亂臣賊子不得藉口以為欺也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子管反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聰明說見堯典。愚曰人有生則有欲欲食欲衣欲安欲利皆性之所不能無者無主則各肆其欲而爭爭則必亂惟天生聰明為之主是治民亂呂氏曰天生聰明非私聖人蓋五行之秀氣自有得其精者則出群故為以治斯言蓋有欲則昏其聰明矣其餘。袁氏曰以欲與聰明相反。呂氏曰有夏昏德正與聰明相反故民被其禍猶墜水火。愚曰桀既失其為主然民不可無主也天乃錫湯勇智言其勇智超出乎人也聖人之德非勇智所能盡然撥亂之主非大難定大謀必以勇智為先[illegible]義者勇者[illegible]以學而王[illegible]天與然後能[illegible]然於衆人之中知乎勉於[illegible]武平生[illegible]見大敵勇此天錫之勇智豈可學哉。呂氏曰勇智即聰明中出聰明體也勇智用也勇以行之智以知之立木為標準謂之表表而正之使萬邦皆正所謂天生聰明時乂也纘繼服事也桀不能繼禹故湯放桀而繼禹舊事與武王政由舊同厥典禹之典也[illegible]。張氏曰奉若者承而不慢若肯顧而不違。愚曰凡此所以承順上天命我之意也此章推夫為民立君之意以釋湯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作郎反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羊九反若粟之有秕卑履反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林氏曰矯如矯制之矯誣偽也。天帝說見益稷。愚曰夏王有罪恐天下叛之故詐稱天意以布命令于下惑其衆而虐用之若王者動稱天命以欺人也臧善也帝用是不善桀。孔氏曰式用爽明師衆也遂用商受為王之命用明其衆唐孔氏曰爽有向明之義[illegible]言昧爽之始[illegible]明。愚曰[illegible]。吳氏曰用爽厥師而下疑有脫簡。孔氏曰簡略也。朱氏曰莠似苗之草。顏氏曰秕不成粟也。東陽馬氏曰桀之

君臣簡略賢者趨附有勢之人其徒黨實繁多我邦非止說商邦皆說天下邦國也始我天下邦國其於夏也如苗中有莠粟中有秕桀常欲剪除之故我天下之人若小若大戰戰慄慄無不懼以無罪見滅如此則桀安得不亡湯安可不伐之況我今所言興廢之理乃是道德之言足可聽聞而又何慙乎愚曰民驚懼謂湯之天下後世而無愧也上下疑有缺文。愚曰此章言桀惡為天人所棄以釋湯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愚曰不昵比聲樂女色殖封聚而滋生也不殖資貨財利謂邇於天下而不專於一己。林氏曰[illegible]以天下為心[illegible]德之懋者則懋之以官功之懋者則懋之以賞東陽馬氏曰官任有德賞以有功[illegible]

或曰人君過舉必有遺賢則所官所賞皆要寵貪黷之人安能及功張之士如漢武帝專用桑弘羊延年張湯楊國忠韋堅之徒可見人之有善則用之若巳林氏曰如所謂善與人同舍巳從人以爲善也有不善則改之不吝吝惜也仁者天地生生之理無止息無彼此無物我之際而人稟之以生故得是以爲心之德仁乃一元之理五常之本也君德莫大於仁對寛言之則寛是用仁是體克寛實能盡其寛非強忍縱弛也克仁實能盡其仁非力假姑息也彰信信之著也湯德如此自然著信於兆民桀縱欲荒淫之樂爲長夜之飲賢附勢民服矣天下安得不歸湯

乃葛伯仇餉仇音求餉式亮反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王氏曰民信之然後可用以征伐故繼言征葛○愚曰乃發語辭○葛見湯征序○夏氏曰湯初無征葛之意惟其與餉田者爲仇雠故始征之湯豈欲自葛而遂征諸國哉天下苦桀之虐一聞湯征葛皆望湯之來湯不得已往征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夏氏曰夷狄且然況中國乎可知曰均是民也何爲先彼而獨後我乎湯所未征之國則怨其來之後其所往征之民則室家相慶曰徯待我后久矣攸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后既來我其蘇醒而再生乎則民之戴商其來舊矣○愚曰民望湯如此之切湯雖欲不伐桀得乎呂氏曰此時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室家相慶如時雨降民大悅則是湯處變時亦如處常然尚存蓋湯所爲湯以人心爲則傳世襲所而道不奪也此二章言湯德爲人心所歸以釋湯氏曰以仁義取天下以仁義守之則之實則亂後世賞但以累湯德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土雷反亡固存邦乃其昌

愚曰此承上章征伐而言上下疑缺文○唐孔氏曰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質之稱中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佑輔顯遂皆隨便言之使不失職也東陽馬氏曰遂亨之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爲亂國滅爲亡○說文侮傷也○孔氏曰賢則佑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遂之弱則兼之東陽馬氏曰衰弱不治而并其民則兼之而納於所以治之非欲兼并人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亡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愚曰天之於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皆順天理之自然仲氏釋湯可謂忠愛兼盡口實終不敢明言焉無此又維持名教之深意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新安王氏曰此下乃勸戒之辭湯取天下誠不足慙至守天下之道則不可不勉當使德之日新不當使志之自滿呂氏歷言湯德業以釋湯人情知德業之盛便有自滿之理故仲氏先自其德業進而不自上也德日新愚曰德常進而不息則日新日新則日明則萬邦愛戴無數此勸也志自滿愚曰自滿則驕而德日退則九族攜貳解體此戒也張氏曰萬邦懷則近者可知九族離則遠者可知○九族說見堯典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愚曰此承上章德日新之意而言昭明之也大德猶全德也中說見大禹謨道至於中而極故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故民鮮能中吾王以懋昭大德建立其中於民使民皆取則於我以歸于中所謂皇建有極也德不大則偏於一偏如夷清惠和各有流弊奚何以建中惟大德則不偏不倚傳周流無極乃中湯德本大仲氏又欲其懋而昭之以貢斯民也制裁制也義者心之限理勢之宜也以義制事則行於外者合宜乃大德之所自行中之用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以禮制心則存於內者合理則不蕩而台於理無妄矣乃大德之所自出中之本也聖人之心本不待制而人臣則不失中矣若穢心之規從○成門成儀檢則非心無自而生孔說禮義之道斯須不莊不敬則暴慢邪僻之心入之出孔所以制心也推之無窮傳之罔極所以垂優裕於後嗣○東陽馬氏曰昆亦後也後昆猶云子孫也

孚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愚曰此承上章志自滿而言○陳氏曰此昔人格言仲氏述以告湯自得師者不因乎人如自強自明之意其亦使求道受教好學出於中心之自然非有所爲而然也○愚曰能自得師則天下之善皆歸於己故可以王謂人莫己若則驕矜侮慢善日消惡日長亡之道也好問則衆善集故優裕自用則能有限故狹小（王氏曰用裕則可大）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愚曰謹其終惟如其始封殖有禮傾覆昏暴福善禍淫此天道之常敬重天道則永保天命否則天命雖歸未可保也此章疑有缺文衍文

湯誥　商書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林氏曰黜廢夏命不使復承天統○永嘉葉氏曰湯既黜夏

不敢居其宮踐其位退就侯國聽天下自爲去來及諸侯率從歸亳而不釋然後作誥

湯誥凡八章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工毒反）萬方

孔氏曰誕大也○唐孔氏曰萬姓爲衆○愚曰萬方猶萬國也湯勝夏還至亳邑萬國諸侯皆來朝聽命（唐孔氏曰猶武成言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湯於是大告諸侯與之正始（三山陳氏曰武王克商義士猶或非之天下既定商民不服者猶四十年）（湯一[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是[illegible]天命[illegible]以告之）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恆胡登反）

三山陳氏曰嗟爾萬方有衆之辭也使洗心滌慮明聽予告○皇說見五子之歌○王氏曰衷中之謂也（孔氏曰衷善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呂氏左傳說亡人物同一氣耳物得天地之偏人得天地之全故言中）○孔氏曰若順恆常綏安猷道也○王氏曰人之生有善有惡若有常性也不善者非常性也○三山陳氏曰順其所有之常性謂之能安[illegible]道惟君之責焉（[illegible]）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力之反）其凶害弗忍荼（音徒）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巨支反）

愚曰德即性中所得之理天所降謂之衷人稟受於天謂之性率性之道謂之猷得於己謂之德非有二理也○滅德說見五子之歌○愚曰百姓通言臣民○夏氏曰夏王自滅其德無復有不忍人之心故作威以布虐於萬方百姓（[illegible]）（桀乃肆作之○林氏曰[illegible]百姓言所虐者廣[illegible]）○孔氏曰罹被忍堪也○唐孔氏曰荼苦菜毒螫人之蟲蛇虺之類以諭苦也○林氏曰人不堪其苦無所赴愬皆稱冤于天地神祇以冀拯己然悲如此何以若性綏猷哉（漢東海殺一孝婦天爲之大旱況衆多之怨如此天安得不應哉[illegible]）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茂后反）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

三山陳氏曰爲善自有得福之理淫過自有取禍之理天非屑屑然福之禍之所感召自然而然○新安王氏曰災咎也○將說見胤征○愚曰將天命之明威（或曰明威言其威之明）○夏氏曰元牡黑牲也牲用牡不用牝（陳氏曰玄天色也[illegible]天用元牡[illegible]）（其[illegible]）○愚曰昭告昭明其事以告神后天帝也其道至神故言上天神后（[illegible]天帝也）○吳氏曰請猶乞也請罪者請加罪有夏也請命請百姓之命也○新安王氏曰聿遂也元訓善聖訓通猶詩言聖哲○愚曰勠力併力也○三山陳氏曰當桀之虐民命皆在死所故與衆請命使得更生（呂氏[illegible]）

參以此觀其責之心與湯民之心民心如此尹又與之協力則天心可知 ○愚曰孚信也佑助也
○呂氏曰罪人黜伏謂桀竄伏南巢
天命弗僭子念反賁彼義反若草木兆民允殖
孔氏曰僭差也 ○夏氏曰天命禍福無有僭差賁然明著如
草木然民所殖則生民所不殖則死信出於民之所殖而已
蓋湯者民之所殖而桀者民之所不殖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
將隕于敏反于深淵
新安王氏曰輯和協也 ○吳氏曰爾邦家蓋天下乃天下之
天下也 ○呂氏曰湯初以天命人心不得不伐桀初非欲有
天下今天乃使我輯寧爾邦家慊然不敢當 ○孔氏曰戾罪
也慄慄危懼貌隕墜也 ○愚曰天下至大爲君至難桀既獲
罪矣朕於此又未知獲罪於天人與否湯不敢自謂無過故
慄慄危懼如將墜于深淵蓋視監夏之亡雖得天下常以獲
戾爲憂不敢以位爲樂也 ○陳氏曰齊威伯業方成亦嘗自矜魏武始得荊州遂忽張松漢高初定天
下守富大資過人而以功業驕其心今湯得天下畏懼乃若此所以爲聖主 ○王氏曰湯[illegible]今服以往無有疑難及天下已定乃慄慄危懼蓋有
爲之初衆人未疑則果斷所以濟功業成之後衆人[illegible]疑則[illegible]戒所以居業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
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萬方有罪在予
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蔡氏曰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
○愚曰無與毋同 ○孔氏曰彝常慆慢也 ○愚曰上言爾邦
家示非我有也此言我造邦示當我從也從匪彝謂好奇越
雅而矯激者也就慆淫謂慆漫淫溺而循放者也典常之道
人所自有故言爾與天休未嘗不存於人人自無以承之耳
守典則俯仰無愧心逸日休此即是承天休非於守典之外

別求天休也 ○呂氏曰此心於帝心交泰其爲休莫可知此猶根之實[illegible]端之求之其發見也 爾有善我則
顯用而不敢蔽罪當我身則自反不敢自赦 吳氏曰人[illegible]於人言善則[illegible]於己言
罪自責之辭 一簡閱在察於上帝之心求契於天而已 ○[illegible]之罪皆[illegible]
天也 ○林氏曰所謂罪當朕躬非一身有罪然後爲罪天降衷
于民而以若性綏猷責之君必天下無一人失其衷治定以
盡責苟萬方有罪是我治化不至亦我之罪也 ○山陳氏曰君仁莫不仁君義
莫不義豈有天下之不善而非君之過哉 我君有罪則是自作非干汝萬方 ○愚曰
此蓋重自責己以率人之意 左氏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王氏曰此非
躬自厚之言理固然也 ○愚曰湯所以引人不敢[illegible]身君不以[illegible]者深知責之所在也況敢咎於人哉深味此言可以知君師之所矣 ○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孔氏曰忱誠也 ○愚曰庶幾能盡其誠乃亦可以有終曰尚
曰亦皆不敢必之辭蓋兢兢不忽之意也

咎單音善作明居
孔氏曰咎單臣名作明居一篇亡

伊訓 商書

愚曰諸首言伊尹訓于王故名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孔氏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
立詳見或問 ○胡氏春秋傳曰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蓋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君則與天地參者也
故體元者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故
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
葉氏曰伊尹於太甲即位之初即作訓不遑它務先正其湯
伊訓凡六章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見賢遍反厥祖
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以訓于王
祀說見堯典九載注此書之存以冠後人所追故以年稱○三山陳氏曰元祀
即踰年改元也胡氏春秋傳曰凡君嗣世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
曠年不可無君也十二月即元祀之首月也商人以建丑爲正故用十
二月爲不言正月蓋夏時得四時之正故孔子曰行夏之
時商周雖用子丑爲正亦用夏時數月夏氏曰七月四月之類皆明夏正也蓋以十月紀
歲首至漢武初皆書元年冬十月則知月與時皆不易者秋以首建之爲義故用夏時以首月○愚曰祠祭也先王
蓋商之祖先如商頌言玄王之類也按祭不必皆在廟其祭亦皆各爲其人以既葬祭其所祭之大始
謂之祭於其如以鬼神事之祠祭則有主有尸奠則陳器而已非此祀混也喪三年不祭不以凶服入
宗廟故太甲不親祠而伊尹攝祭以告至湯則開國之祖與
它君不同故太甲親見之時太甲宅憂當在湯殯側而曰奉

嗣王祗見厥祖者蓋改元即位莫大之事故伊尹奉之見厥
祖以告豈以在殯言而廢哉侯甸羣后五服之近者以見其餘
如周官言衆侯甸是也胡氏春秋傳謂即位者告廟臨羣臣
也舜傳位則曰格于文祖禹傳位則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
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則臨羣臣也太
甲之見厥祖侯甸百官咸在者即位告廟臨羣臣也○爾雅
山頂曰冢○愚曰宰者主而治之之謂冢宰位高於羣卿無
不主治王宅憂三年不言冢宰攝國事故百官悉總己之職
事以聽命于冢宰○呂氏曰明言言之力也○愚曰以孫爲
烈嗣功德之顯者也烈祖湯也成德成全無虧也以久遠之
事告人人情未必信能以祖宗艱難起家之事告子孫則莫
不深信固守故五子述禹之戒伊尹言湯之德周召陳文武
之業堯舜雖大聖未嘗及也呂氏曰太甲方新喪即作訓乘其初心之虛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
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三山陳氏曰言祖德而先及夏后原其所自也○東陽馬氏
曰夏先后如禹啓少康皆是○方說見堯典○愚曰人君爲
天地鬼神萬物之主夏后懋德無已故化洽政治和氣薰陶
天道順而無差忒災山川安而無崩騰之變鬼神安而無
妖厲之祥微而羽毛鱗介之育各順其性呂氏曰致物者順弱其心無不服蓋
德者天地人物同然之理也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焉○毛氏詩傳曰于於也○呂氏曰率循也○唐孔氏曰我
謂湯也湯有天命故天就湯借手使誅桀王氏曰君所使則爲及鳥獸魚鼈亦不能遂
則其身不能保○陳氏曰哉始也造爲攻伐自於鳴條桀自是而發朕
哉自亳湯自是而興三山陳氏曰尹以我朕自稱見其任天下之重商家之事無非伊尹之事也○東

陽馬氏曰天命無常如此太甲可不監夏而懋德乎○孟子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愚曰布宣播之也昭彰顯之也聖武武之熙者猶言神武也
○兆說見五子之歌○三山陳氏曰湯以寬代桀之虐兆民
猶脫虎口依慈母信乎其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
海
愚曰湯以德得天位今王繼其位當繼其德○新安王氏曰
修德在謹其初初善猶懼終失初之不善能善終者鮮矣○
愚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親者身之本
孝弟者行德之本始即位者爲君之本也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吾君當即位之初必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三山

陳氏曰孩提之童莫不愛其親既長莫不敬其兄愛敬之心人所同然但能立之者鮮以民曰人之見心一日之間無不愛敬愛敬但倒遇則已和者能立之者其知亦鮮立得完全然後可以四海立愛惟親立敬惟長推斯心以加諸彼則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如火然泉達自近及遠而愛敬加於四海矣新安王氏曰愛敬立則上行下效所以始於親長而天下平也愚曰此章論治道亢為至要人君所當深玩

嗚呼先王孜孜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林氏曰上既言立愛立敬故繼以先王之修人紀○孔氏曰先王湯也○紀說見五子之歌○愚曰人紀人道之紀即人倫五典也○呂氏曰人紀乃天理自然之序古今長存但經禁壞而不修湯始起而修之修亦修道之謂教之修○愚曰聖人所以為聖以其為人倫之至也治道在於正人倫人倫正而天下化矣咈違也民猶人也先民猶古人也檢者儆省律制之意人之有諫從而弗咈先民之善順而不違居上克明則為君盡君道諸侯君國為敬事居上為下克忠則為臣盡臣道王氏曰湯非尹於桀克忠可見與人不求備待人輕以約人有可長片善屬才而取之如匠氏之用木愚謂之用人如匠之用木若有可求人責備則併與其所長失之而天下無可用之人矣檢身若不及責己重以周皆修人紀之實也蓋責下之人親見夏之亂其與人自然不及○張氏曰湯始於修人紀終至于有萬邦積行累功非一朝一夕此其所以為艱哉蓋其始之艱又言湯以繼之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

愚曰敷布廣求明哲之人以民曰求明哲孔穎求為王之貽子孫莫大於廣求賢才所以遺後世無窮之用也又慮在位不能飭已正君後制官刑以儆之聖人之創業雖無所容其心而保王業則無不盡其心

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孔氏曰恒常也○酣游畋說見五子之歌○愚曰宮室皆屋宇也別言之則宮者總其全宇則房室也于宮宇室互文○東陽馬氏曰古者士庶人之居亦稱宮○葉氏曰巫以歌舞接神○三山陳氏曰風者風俗之風謂足以使人動而化也○愚曰古者成童舞象弦歌詩誦歌舞本不可廢然常舞酣歌是謂巫風○夏氏曰殉從也言以身從之知有貨色而不知有它也○淫說見益稷○愚曰貨財女色遊適畋獵本不可絕然殉與常則流而過度是謂淫風○孔氏曰慢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愚曰能敬而不能行是亦侮也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昵比之愚曰侮聖至耆而愈鄙頑於童而愈甚愚曰四者亂其常然之理是謂亂風○張氏曰合而言之謂之三風言其習尚成風也分而言之謂之十愆愆過也○王氏曰有位之人以行義率風俗以職業成政事三風十愆敗風俗隳政事故湯制官刑以此為愆○唐孔氏曰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其君不正其君服墨刑○愚曰此所謂不忠之刑薛氏曰國家置臣屬所以正其主也得其主及於喪亡而不正其可貸乎使直諫而遇禍不諫而保福自此之後此所以皆合福而邀禍乎先王置不匡正之刑使其知進而諫禍與不諫不若可知退而不諫則必受刑其忠誠欲不諫而不得○三山朱氏曰治下不止其刑墨而非君臣之七無刑何也日有一于此而喪家亡國此是罪非於大子而不得為諸侯也刑既甚焉○袁氏曰貪以敗官罪經下不正而以墨刑以之與貪以敗官者同科無上下之別通而下不諫從之其出祿位也○東陽馬氏曰具備悉也○葉氏曰蒙未達之稱○愚曰蒙士士之童蒙者也林氏曰文上彝教小子自幼而已教之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此蒙士所以教之制官刑之儆為之皆知之有素也曰比官刑有不能自新者矣○無垢張氏曰言邦君卿士而不及天子者以此蓋湯儆有位之言也尹舉以訓太甲其意以為諸侯卿士有其一且必喪亡況天子有之其

其不亡天下乎可謂微而婉矣陳氏曰邦家之臣不正其身其有則以此訓之況天子之臣可不正乎家臣于何不亦以此訓乎○愚曰上章述湯之德以勉其善此章述湯
之訓以防其失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愚曰謀之已定者爲謨謂規模謀畫也洋洋廣大貌孔彰甚
顯也聖謨嘉言即上所述是也嗣王祗敬其身念而不忘哉
聖謨嘉言如此豈容忽而不念祗厥身乃指太甲下手用工
處一篇之綱領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
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愚曰祥休祥殃災殃百言多也慶福慶也作善固獲祥然德
極其大然後萬邦惟慶作不善固獲殃然惡不待大即獲墜
其宗此章總結上文自上帝不常已下總上夏商興廢兩節
之意自爾惟德已下總因以亡三節之意呂氏曰上帝雖不常然降祥降殃之理有常作福作災有○林氏曰以爲善爲德罔小而萬邦惟慶在一國下祈求一則畏亡其不德之墜宗果不在大也

肆命徂后

太甲上

商書

孔氏曰戒太甲故以名篇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文伊訓故謂事以篇以太甲名篇○林氏曰古者竹簡不可多故文之多者隨簡分爲三三篇若太甲盤庚說命泰誓是也有不分上中下而以一篇名爲別者若大禹謨皋陶謨之類亦有三篇而一篇者若周官畢命等篇旨同○呂氏曰大甲盤庚皆以于名名篇者于名不自諱名之禮至周始諱名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
太甲三篇

永嘉鄭氏曰太甲不顧宗祖以動其欲故既立而不明
使其不明在未立之前湯未必傳之孫氏曰君道以明爲先○呂氏曰縱欲多種本原只從不明上來其後太甲即方言不明于德朱氏孟子註曰放置也○孔氏曰桐湯葬
地○三山陳氏曰伊尹知太甲縱欲亡度生於狎其意肆其志之
境故放之於桐置之幽僻之地起其悲哀悔悟之心故惡念
已消善端復萌是以三年喪畢復歸于亳三年喪畢蔡氏曰非謂放之治桐
而自怨自艾也悔過思庸復爲賢君矣○蘇氏曰思庸思伊尹之言也

愚曰孟子所謂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是也○三山陳氏曰太甲必能悔過爲君者伊尹必能放而不害其初尹以不立太甲實憂之爲尹者以其不知昌之不能改也

孟子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其
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也蘇氏曰湯放桀伊尹放太甲皆不得已之變故湯以慙德爲法受惡曰此我所甚病也

伊尹不放太甲不獨病一時將使後世無道之君多天下無君矣湯不放桀其爲病也又甚矣聖人寧取天下以救天下後世不得已而爲之○三山陳氏曰書止言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王徂桐宮居憂而已未嘗言放而序乃以放書之居桐居爲則其正矣是啓後世廢主之端也聖人之心然不敢爲伊尹自謂直言之使平以臣放君于義不安○新安陳氏曰以事君民無所不事自古君之廢無不得已之志也孟子言民爲貴君爲輕故斷不得已之志也主春秋則繫于天

書之序蓋春秋之法也○新安王氏曰前一篇作於未遷桐宮之先後二篇作於自桐還亳之後

太甲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
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
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孔氏曰惠順也○蘇氏曰阿衡伊尹之號○王氏曰阿大陵
之有曲者保其君如阿之衡其國如衡官也衡平也○三山陳氏曰伊訓言以書者古者君之於臣面命之書則不親而爲之體如阿衡則以文告之辭○林氏曰作簡書之書以陳
戒若後世之章疏也○孔氏曰顧謂常目在之○朱氏曰諟
古是字○唐孔氏曰社土神稷穀神句龍能平水土后稷能
播百穀故以二人爲配而祭之宗廟祖宗之廟也○愚曰天
之明命蓋天所以命與我昭然而不昧者蔡氏曰此上天顯然之命而命之我者在
大學明命在人爲明德常顧而存之此即是敬即朱子所謂孟子所謂者也故以奉承

天神地祇社稷宗廟無不祗肅太甲初在於不明以欲敗度故尹舉湯則戒之德以警其心 ○ 呂氏曰人心雖甚湛然至於祀時無不誠敬此即是本心也故易以祭祀必言有假有廟 ○ 袁氏曰湯之心常如神祇社稷宗廟之在其上在其左右非止於祀時為然湯能祗承天地宗廟則可為天地宗社之主故天監視其德集王命於其身撫者順而卹之之謂綏安也左右輔翼也辟君也蘇說見說命中註宅居而安之之謂師衆肆故丕大也基基址也以喻國家之業 ○ 緒說見五子之歌 ○ 王氏曰言非湯非尹嗣王無可承之基緒然則太甲不當不惠于阿衡以覆湯之典刑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息亮反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孔氏曰夏都在亳西 ○ 呂氏曰周如孟子言周于德之周謂無虧缺也左傳曰周忠信也 ○ 愚曰盡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克終當於德之謂周非忠信則不能周而無缺故謂忠信為周 ○ 新安王氏曰有終善終也袁氏曰惟周則能有終為善不周安能終乎相輔相之臣也言君臣俱榮後嗣王指桀罔終言危亡君臣俱辱 ○ 蘇氏曰君臣一體禍福同也 ○ 愚曰嗣王當監于夏而戒哉敬爾其為君苟君不君則辱其祖矣君罔終則君亦罔終君不君則湯亦有辱懇切之至也

王惟庸罔念聞

愚曰太甲常無所念無所聞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芳服反

三山陳氏曰伊尹屢作書而不聽乃面命而言 ○ 唐孔氏曰昧是冥晦爽是將明謂夜向晨也 ○ 愚曰誠敬不息夜氣常存故當昧爽之時此心洞然大明袁氏曰此所謂平旦之氣也太甲縱欲當昧爽時以目皆昏昧能不顯乎 ○ 愚曰此係太甲之不明也 ○ 袁氏曰坐以待旦欲出而治天下也蓋念念在天下寤寐不忘 ○ 愚曰旁求求之非一方也 ○ 俊彥見堯典 ○ 孔氏曰美士曰彥 ○ 愚曰開而發之之謂啟導而達之之謂迪 ○ 孔氏曰越墜失也 ○ 愚曰湯不惟自己丕顯又廣求賢者啟迪後人使皆丕顯勤於為治今王無墜失其祖命自取覆亡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悉井反括于度如字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朱氏曰儉節制也 ○ 愚曰謹汝儉約之德呂氏曰若不然謹是用工處惟思永久之謀葉氏曰人心奢則放縱則必縱縱則嘗能思遠儉則外無所玩內無所汩必能思長久之計 ○ 呂氏曰儉非節用一事凡所為皆以儉自牧欲無井度之所聚太甲欲縱而有於放之心則不拔則務外會集所壞敗非求圖 ○ 袁氏曰太甲欲縱只爲求目前快樂不曾思量後來自古荒淫之君使其思後日有覆亡之禍則何至此極哉 ○ 蘇氏曰虞虞人也 ○ 孔氏曰機弩牙也 ○ 新安王氏曰上弦曰張 ○ 唐孔氏曰括矢末也 ○ 新安王氏曰度謂高下邪正有准釋放也 ○ 愚曰如虞人射獸張弩於機必往省其矢括合於准度則釋弦發矢而必中矣袁氏曰太甲敗度敗禮縱不知省察法度也言欲求終必謹於發 ○ 孔氏曰止如君止於仁子止於孝 ○ 愚曰天下萬事莫不有度吾君所以為度者在敬其所當止太甲欲縱由不能敬其所止也 ○ 蔡氏曰禹言安汝止聖君之事也尹言欽厥止賢君之事也循乃祖所行而已乃祖所行即其所當止也袁氏曰成湯丕顯而太甲不明湯不近聲色而太甲縱欲皆率亂攸行乎 ○ 孔氏曰懌悅也袁氏曰尹見太甲覆易典刑商業俱喪其心曷嘗不安惟得太甲悔過遷善尹心始懌懌之一字見尹憂國愛君深切如此有辭有稱譽也袁氏曰古人事業不但只了目前直要萬世之下莫不稱誦 ○ 愚曰萬世有辭所謂永聞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愚曰尹知不可以言語回乃曰此乃不義不義謂不合義理習貫則將與性成而不可救矣太甲既近而縱習猶未久也尹□太甲之言非忽然之辭 ○ 呂氏予不可狎昵王不順不順義理也營宮于桐使遂去舊習親近先王朝夕感悟庶其訓予謂道教訓也 ○ 葉氏曰無使太甲終其世迷

而不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新安王氏曰允德言其改過遷善出於誠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元老太甲幼主事之如此所以為聖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音免)服奉嗣王歸于亳

孔氏曰冕冠也 [illegible] ○愚曰冕服詳

有服(詳見皋陶謨五服注) ○曾氏曰冕服吉服朝祭之服也 ○夏氏曰

太甲既悔過又適當三年之喪畢 [illegible]

[illegible] 冢宰攝政至是可歸故尹以冕服

奉之歸亳復天子位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息餘反)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蘇氏曰胥相也 ○愚曰疆界也民非君則亂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亡無以君天下(蘇氏曰太甲前日幾於殺身惟見其不可無我而我何賴於民也)太甲亡放民幾於無君君幾於無民今天顧助有商使嗣王克終其德自桐歸亳(呂氏曰太甲方悔過而尹遽許其克終 [illegible])民復有君君復有民實萬世無窮之美慶此尹欣幸不自已之意亦以獎慰太甲而堅其善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之履反)不類欲敗(必邁反)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魚列反)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胡玩反)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孔氏曰拜手稽首說見益稷 [illegible] 曰底致類善 [illegible] 速召 [illegible] 戾罪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召罪於其身 [illegible]

[illegible]

○孔氏曰孽災逭逃也 ○呂氏曰天作水旱之災日月星辰之變人猶可修德政而逃避之至自身作災則自身被害何所逃哉太甲深見得自不是不怨伊尹當太甲不惠阿衡尹惟恐太甲不聽其言及太甲求助圖終太甲惟恐尹不言凡事反過皆如此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

蘇氏曰允德信有德也 ○愚曰協于下謂允德所孚協合無間也太甲歸亳雖有克終允德之意然羣下固未能盡孚太甲言前日不明于德則今日悔過自謂已明故尹迎其端而充廣之謂修其身使允德協于羣下然後為明后耳遂舉湯允德協下之事以證焉困窮之民人所易忽乃惠之如子故斯民服其命令無有不悅孟子曰中心悅而誠服夫悅而不服則玩服而不悅則離服而悅斯為王者之政所謂畏而愛之也吾國之民如此則鄰國皆仰之凡與湯並有邦國而為其鄰者皆願為之臣乃曰徯待我后我后來則免罹刑罰之虐此皆湯允德協下之實吾王必懋勉汝德視汝厥祖無一時豫怠豫者怠之基怠者豫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不能傳道統視乃厥祖蓋欲太甲以湯爲的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愚曰先祖先也中庸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下臣下也○蘇氏曰視不及遠非明聽不擇德非聰斁厭也

愚曰孝恭聰明四者撥德之目人君修德須於此務與用功太甲前日覆湯典刑不惠阿衡由不能思孝思恭也既立不明昏棄師訓由視溺於近聽惑於邪也今既盡此四者則深根去而德成矣伊尹不克俾厥后爲堯舜若撻于市太甲德成則尹之責盡矣我實承王之休更於無已也[illegible]張氏曰人臣[illegible]人君美意使君德不修大臣方心[illegible]憂愧何樂之有惟君德修則大臣喜而不自勝其荷人主美意無時而已[illegible]

太甲下

愚曰伊訓作於太甲未有過之先伊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於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欲轉其機故其辭婉次篇作於悔過之初尹深自慰喜故其辭温下篇作於悔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感大臣格君淺深有序如此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夏氏曰申重也歎而後言重其事也○敬說見堯典註○仁說見仲氏之誥○横渠張氏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illegible]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愚曰[illegible]在人則魂魄也[illegible]○朱氏中庸註曰誠者眞實無妄之稱○愚曰王位與天同故曰天位猶言天王天子也○呂氏曰天本無親惟能敬者則親之蓋敬者天之理[illegible]天理存自然親民本無常懷惟有仁者則懷之蓋仁者民之心鬼神本無常享惟誠則享之蓋誠者鬼神之德[illegible]以我同然之心感彼同然之心故自然懷鬼神之德誠之既誠之不可揜故以誠則自然來饗人君必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方可以尸天之位此天位所以艱也[illegible]王氏曰伊尹恐太甲復位之後或[illegible]發歷敘之以幽明無常之理以[illegible]其心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愚曰德即敬仁誠之德也自其得於己者謂之德自其理之通行者謂之道[illegible]此承天位艱哉以言○呂氏曰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不過聲色貨利暴虐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illegible]蘇氏曰[illegible]義而[illegible]不同者故與亂同事則亡矣○夏氏曰當終始謹其所與與治同道而不與亂同事[illegible]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愚曰懋敬敬而不已敬即天之理也[illegible]

[illegible]也尚庶幾也欲太甲與湯同道也[illegible]○愚曰令善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蘇氏曰下者高之本邇者遠之始○愚曰必者斷斷不易之辭林氏曰湯德配帝豈一蹴可造哉尹恐其躐等[illegible]○呂氏曰[illegible]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愚曰無輕民事之難無安其位當思危之[illegible]王氏曰惟難所以易惟危所以安○呂氏曰[illegible]○馬氏曰謹終當畏勝如初時[illegible]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愚曰忠其言之逆而違之必揆於道之所安合道則逆者乃所以爲遜非道則遜者乃所以爲逆 右二節言求言之道而言 [illegible]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葉氏曰慮者思之審也○孔氏曰胡何也獲得也○三山陳氏曰慮者所以知乎此爲者所以行乎此○孔氏曰一人天子 [illegible] ○王氏曰元者善之長良者善之至 愚曰人君乃天下之本元良其善爲天下之元也 ○孔氏曰貞正也○三山陳氏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人元良則萬邦皆以之正○王氏曰能亂善惡之實者辯言也○東陽馬氏曰祖宗舊政其慮之甚詳行之甚久不可輕變 [illegible]

陳氏曰舜命禹以執中必曰無稽之言勿聽夫 [illegible] ○老氏曰功成而弗居 [illegible] ○愚曰思之行之則一人元良萬邦以正君於此無以羑言之入而亂舊政臣於此無以寵利之故而居成功則邦國其求久信乎休美矣 太甲初雖 [illegible] 氏曰伊尹告君以及臣事雖泛言大理亦見已有退志也

咸有一德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愚曰一德者純一之德即誠也 [illegible]

一德○詳 [illegible] 篇 [illegible]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愚曰太甲雖已悔過復德尹將告歸慮其或變故告以一德欲其始終如一也

曰嗚呼天難諶 市林反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孔氏曰諶信也○愚曰常德則保位不常則亡所以爲難諶靡常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

愚曰庸常用也天命君爲神民之主正欲懷柔保惠之桀乃慢神虐民故天棄之此承上文厥德匪常九有以亡而言 林氏曰桀所以不保天命而慢神虐民 [illegible] 大命可信 [illegible]

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孔氏曰監觀也○啓迪説見太甲○愚曰有命有天命之人 張氏曰所求者 [illegible] ○愚曰一德即上文所言常德也 [illegible] 其純而不雜 [illegible] 惟至一之德爲能運萬化應萬事統萬方故使爲天地神祇社稷宗廟之主 張氏曰 [illegible]

孔氏曰享當也○呂氏曰天本有是一德君臣有一德故能當天心 [illegible] ○孔氏曰爰於革改也○林氏曰夏以建寅月爲正商始以建丑月爲正○愚曰一德乃天人同然之理故天人自然佑之歸之此承上文常厥德保厥位而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呂氏曰一則動皆合理故無不吉二三則動皆悖理故無不凶 [illegible] ○林氏曰降於天者爲災祥受於人者爲吉凶言吉凶所以不僭差於人者以天之所降

災祥惟在於德故也。愚曰言非特天命廢興雖微而動作
吉凶皆本於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無垢張氏曰太甲即位已久此自復從特言既新服受天命
其德亦當若天命之新。愚曰新則不累而愈進終始惟一
乃能日新而不已（中庸所謂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也）此言修
德當一也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去聲下並同）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
其愼惟和惟一
林氏曰任官自大臣至百執事皆是也。愚曰木質之美者
爲材故以材喻賢。林氏曰左右謂侍御僕從也（愚曰左右之人必賢君德）
（尤當擇）。夏氏曰人君所以必專用賢材者蓋以臣職在於致
君澤民爲上則欲成君德爲下則欲治斯民所係甚重其難
之不可以易其謹之不可以忽。愚曰特之惟協和而無睽乖
（謂同心同德）任之惟專一而無疑二此言用人當一也此二節旅
前君臣咸有一德而言（林氏曰人君莫不欲日新其德然或不克終者由小人壞之故尹告以專用賢材）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愚曰有專一之一終始惟一是也有統一之一協于克一是
也無一善之或遺無一息之或間然後盡一德之全體尹既
言惟一之旨復明協一之義德之所在初無常師凡主於善
者皆所當師謂博而取之也善有萬端亦無常主必合乎能
一謂一以貫之也（一德者非一節一行之謂不博而取之則隘於偏滯而非一矣合衆善者皆當師然萬善不同苟不能合之於一則淺散無統而非一矣求其衆而遺其要難多學而識之終亦不能致必協於能一謂以一貫之也。蔡氏曰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
愚曰有一德故其言大其心一咸曰見頌之無間又曰見頌

之熟已此言一德之驗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愚曰祿先王所傳之祿位。孔氏曰底致烝衆也。愚曰此
言一德之效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丁丈反）可以觀政后非民罔
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
成厥功
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詳見咸問）。呂氏
曰萬夫之長謂諸侯。蘇氏曰非德無以遺後（愚曰君有常德則保廟不常則亡）
（凡列於七廟者必有德之可觀）非政無以齊衆。新安王氏曰后非民罔使則
人君不可孤立無與也民非后罔事則天下亦皆賴效其情
也。張氏曰人君不可自廣而以已爲有餘狹人而以人爲
不足。孔氏曰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民主人君也

。袁氏曰人主欲成功須與民共之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則
誰與成其功乎。三山陳氏曰一德者純誠之謂苟有自足
之意則不足爲一德矣求之於七世之廟又求於萬夫之長
下至匹夫匹婦之微亦各使自盡其情此純亦不已也。愚
曰此言一德已盡尤不可自足（新安王氏曰古人詢于芻蕘竟有大事無民王商好與謀者此也）
沃丁（烏毒反）既葬伊尹于亳（其九反）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孔氏曰沃丁太甲子咎單臣名。無垢張氏曰伊尹雖告歸
想朝廷有大務必就問之古禮所謂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
則就其室是也伊尹既死而葬故咎單遂述伊尹之事告沃
丁使之遵守故作沃丁之書意者咎單繼伊尹居相位也（蘇氏曰按書序咎單之言今行于商而訓之以作自沃丁至太戊凡十一篇今亡）
伊陟（張力反）相（息亮反）太戊（莫候反）亳有祥桑穀（工木反）共生于朝（直遙反）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孔氏曰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史記殷本紀沃丁崩弟太庚立……小甲立……崩弟[illegible]〕

〔第雍己立崩弟太戊立〕祥妖贊告也〔[illegible]〕巫咸及原皆臣名○唐孔氏曰

穀楮也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爲不善之證○三

山陳氏曰君臣恐懼謀銷天變故伊陟告巫咸作咸乂四篇

之書咸乂者以巫咸能乂王家也〔袁氏曰[illegible]〕太戊告伊陟

作伊陟原命二書既告伊陟又以命原也〔袁氏曰[illegible]〕惟

其君臣更相告戒修省故能銷天變而殷道復興

仲丁遷于囂〔五高反〕作仲丁 河亶〔丁但反〕甲居相〔息亮反〕作河亶甲 祖

乙圮〔備美反〕于耿作祖乙

孔氏曰仲丁太戊子囂地名〔唐孔氏曰李顒云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在河北或曰今河南敖倉[illegible]〕

〔知孰是〕河亶甲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陳氏曰在相州〕○愚曰徙于新

邑謂之遷宅于新邑謂之居一也○孔氏曰祖乙河亶甲子

圮毀也爲河水所毀○皇甫謐云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

書卷之四　三十

書卷之五　陳大猷集傳

盤庚上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唐孔氏曰盤庚祖乙曾孫〔[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illegible]〕○愚

曰治猶後世言治所謂建都也亳殷亳之殷地也○孔氏曰

殷是亳之別名〔[illegible]〕

〔[illegible]〕

民不欲徙乃咨嗟相與怨上〔[illegible]〕○新安

〔[illegible]〕○新安王氏曰上篇作於未遷

之前以告群臣中篇作於將遷之時以告小民下篇慰安於

已遷之後總臣民而告之〔林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盤庚〔[illegible]〕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音喻〕衆慼〔千歷反〕出矢言

孔氏曰適之也○三山陳氏曰率皆也○蘇氏曰籲呼也〔[illegible]〕

〔[illegible]〕○陳氏曰衆戚憂戚之人○愚曰

矢言直言以誓之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

其如台〔音怡〕先王有服恪〔苦各反〕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

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

顛木之有由櫱〔五達反〕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

底綏四方

孔氏曰我王指祖乙爰於也於指耿劉殺臣正也○新安王
氏曰我王自相而來既居於此耿地蓋以相近河患恐民悉
受教溺也呂氏曰此乃百姓之意盤庚先言之所以啟其心也又使人之然惟其順其意使其心了然後善言可入前使以正
理所之以開其非而申其盤庚先說爾然固是下方以正理論之今耿乃亦為水所圮上下不能
相正以保其生故不可不遷卜以稽之而卜辭曰如我所謀
○唐孔氏曰先王成湯以來之王○夏氏曰先王凡有所事
敬謹天命三山陳氏曰天命即天理天理即天心未嘗輕為然猶不常安其居自
湯至今凡五徙國都○無垢張氏曰今不承古而徙則耿都
將有非常之變是不知天斷絕商之命況能遵承先王之功
烈乎陳氏曰罔知斷命猶言未知所以也○孔氏曰顛仆也○由古文書作𢦏說文
一說木生條也引書云若顛木之有𢦏枿○新安王氏曰蘖萌也新邑指亳○愚
曰紹者繼於後也復者返於初也○蔡氏曰顛木譬耿由蘖
譬殷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
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愚曰永我乃商創業之
地遷亳則可以紹復先王大業矣○呂氏曰亳京師天下根本京師定則四方安矣○愚曰承天命復迫
業綏四方二者盤庚圖遷之本意故史總述于篇首

盤庚斆戶教反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之林反

孔氏曰斆教也蔡氏曰斆學庚戒曲以學之意○三山林氏曰耿地舄滷而
饒不利小民而利於巨室巨室弱浮言以鼓惑小民故民咨
怨不樂遷而利害之實亂矣其間有欲遷者又為在位者所
沮盤庚推其受病之源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今當其故事
正其法度蓋先王遷都有故事法度也愚曰法度如朝市宗廟之營度道路廣狹之制
分其大畧即新邑之營畫之類○東陽陳氏以法度如今之言格式也○東陽馬氏曰小人小民也○新
安王氏曰箴如箴之治病諫戒之言也○愚曰後世舉事者
特吾有故事可執而不恤人言者多矣故更端而命之使無
或敢伏小民之所箴規所以達下情宣民隱也遵故事則
人情不駭達下情則人情不壅此二節乃遷都大綱目故史
特先舉之

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
從康

孔氏曰眾謂羣臣以下○愚曰庭王庭也○王氏曰凡言若
曰者或史官述其言而代作非其自言或史撮其大意而刪
潤之非其本言○呂氏曰猷道也以道理黜去汝之私
心林氏曰天下利害本不難知人惟蔽於私利害之實始亂故告之以先黜去汝之私心則不為物欲所蔽而利害自明矣○愚
曰無與也下文同傲者慢命而不率也從康者自安而不患
也三山陳氏曰傲從康二者不遷其病根在此二者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
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愚曰亦惟言先王亦如此也圖謀也任委信也舊人舊所
用老成人也歷年多而識見明者也凡王所修播告舊人宣布
之不隱其指意王用大敬以踐言無所遺失民用大變以從
令

今汝聒聒古活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
含德不惕他歷反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唐孔氏曰聒聒多言亂人之意○王氏曰不衷謂之險不衷
謂之膚淺人以徇利是行險以淺是浮膚也○新安王氏曰訟爭辨也○
呂氏曰我不知汝所訟言者何故盤庚自反求之謂我亦不如
先王任老成播告亦不隱又未嘗不敬非我自荒廢此德○
林氏曰此乃羣臣倚我之寬容含其惡德不畏懼我一人肆
為浮言以惑衆我不於始明之則漫延其勢今乃至無所忌
憚使與國家爭衡不適有居是我於汝譬如火焉不於始撲滅

撲滅之乃坐視其然遂至延蔓是我之拙謀成汝之過也○
呂氏曰此非盤庚悔其初不用刑乃非將以刑加之正欲感
動其心耳林氏曰盤庚自以為拙謀則以刑誤以刑者乃爲汝之拙矣然終不忍殺而以此蓋與汝雖傷民不忍不以刑而首之致此欲使則
不從則小刑則入於大刑不成雖務民而從無說也○此章以先王之事喻之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紊音問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
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夏氏曰綱者網綱舉其綱則網之目皆有條而不紊○唐孔
氏曰紊絲亂也服事力勤也種曰稼斂曰穡穡獨言則穡乃耕
穫總稱○愚曰秋者物成之時勤則稼穡有收是有秋也○
呂氏曰以勢而論君如綱臣如網綱舉則網隨勢自當從王
王氏曰此申前以上之戒以理而論如農夫勤力耕耨則有秋汝往遷則可
穫安理又當從王氏曰此申從上從康之戒汝所以不肯遷不過傲上從康
而已○新安王氏曰汝當去其傲上從康之心承命往遷一
時之勞乃遠之利則是施實德於民不遷則徇人之情而患在後雖若從民實害民之害也
遷則拂人之情而利在後雖若勞民實養民之福也○夏氏曰非特民被其德至於汝之
婚姻僚友亦被此實德矣蓋群臣不遷徙為婚友私計初不
為民慮也至此我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蓋先王將爾祖父率
民以遷今汝又率民遷是積世有德在民也○愚曰在位之
臣以使民不遷為有德於民故盤庚戒之如此○此章總告
以利下二章分告以害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
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
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恫音通又音同汝悔身何及
愚曰戎猶寇戎之戎今汝不肯遷是不畏戎毒于遠近也然
此特以及人者言之耳故又承上文以農事為喻昏勉也
說見上舜典惰農自安不過無黍稷而已猶未有災汝不溫和其言

言開釋百姓以遷徙蓋嗤之言苟不知以訓之則乃又胥以為不及以閒告之也是汝自生毒
害為禍敗為姦宄刑戮必至以自災其身皆特我毒遠邇之
人而已哉○林氏曰民愚無知正賴臣以開導之今乃先不
肯遷而民從以怨是汝先其惡於民也○孔氏曰恫痛也○
愚曰悔者人所求去汝乃奉而養之猶安其危利其菑之意
謂養惡不改也既先其惡於始復養其痛於今後雖欲悔而
身已無及矣○此章戒其從康之害
相息亮反時憸息廉反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
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直林反于衆若火之燎
力召反于原不可嚮許亮反邇其猶可撲普卜反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
予有咎其九反
愚曰相視彼憸利小民以言自相箴規猶相顧忌恐發有口
過況我為天子生殺在手實制汝短長之命汝苟以遷都為
非利何不直以告我而乃相搖動以虛浮不根之言恐
嚇沈陷衆民王氏曰胥動者相與扇動之以禍福沈陷者溺之於衆也無所畏憚是反不若小
人之相顧箴言也○三山陳氏曰夫火之燎原不可嚮邇其
勢亦熾矣尚可撲之使滅猶汝胥動浮言我豈不能撲滅之
乎愚曰此喻厲火而言若至用刑以撲滅汝則是汝衆自為不安靖
非我之過也陳氏曰汝之受刑而不得安靖也皆汝自作盤庚非真用刑特以是警
之耳呂氏曰盤庚高明剛果者刑在手而不從方將三告諭至此所以為美○此章戒其傲上之害
遲任而今反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
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
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孔氏曰遲任古賢人○林氏曰器舊則弊故易新者人則惟
欲求其舊也吳氏曰求舊尚世臣故家也○唐孔氏曰周官大宗伯祭祀之
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孔氏曰大享烝嘗也

曰周制春祭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烝嘗對祫禘則祫禘為大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為大以秋冬成物可薦
於祭故也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然則此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於祫可知惟春夏不可用以物未成故
也以代推禘祫乃然功臣則祭不及之○愚曰先王暨汝祖父相與同其勞逸
予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 張氏曰非罰謂非所當罰而罰之 非特罰不敢輕又
世世簡選爾之勞而不遺 林氏曰世選謂從其上世已選如此 顯拔爾之善而
不蔽非特恩不敢忘爾祖已遠猶與先王之享求舊念功至
此至矣雖云求舊賞罰亦不可私 或曰先王與爾祖相臨之位上賞之在旁禍福之理昭然不
敢作福作災予亦不敢用非德 作猶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作不當福而福
是作福非出於德不當災而災是作災非出於德言汝苟從
以遷則我固不敢用非德而罪汝苟不肯遷則我亦不敢用
非德而福汝也此應上文非罰選勞而言○此章以恩舊感
動之又承上章撲滅之言起意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

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新安王氏曰我告汝以遷非以為易而輕舉也如射之有志
定而後發發而期於必中嘗試其有成哉○張氏曰老成
人老而成德者也○唐孔氏曰侮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
能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蘇氏曰有又通孤有幼
猶言孤與幼也○愚曰聽猶從也當時惟世家巨室安土而
不欲遷故告以無侮老成無弱孤幼 三山陳氏曰老成歷事深遠汝反不從其言是侮之也孤幼未能有為汝今不遷而使曰孤幼惟其言是弱之也 使各長久於其居無為目前苟安
之計勉出乃力從予所作之謀以遷 新安王氏曰欲其勤懈而無從事懈上也 ○此
章以老幼之同安者諭之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
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
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不可悔

愚曰伐如討伐之伐○三山陳氏曰無有遠而疎近而親我
但公其心以為賞罰汝之用罪者吾必有罰以伐其死汝之
用德者吾必有賞以彰其善 愚曰死即刑之也彰言命賞之以彰其善也 ○孔氏曰臧善佚失也○愚曰既以賞罰設之謂今若遷
而邦國善則惟出於汝衆我當彰汝之善遷而邦國不善則
是乃我之有過有罪而不干於汝衆也盤庚善保其必不至
於不善故以身自任其咎而勉其必遷耳致推而極之也○
呂氏曰盤庚所告惟在廷之人在外容有未知者故欲其轉
遍相告○三山陳氏曰自今至于後日汝當捨其舊習而新是
圖前日之從違置之勿論矣○愚曰恭謹恪也齊整飭也○東
陽馬氏曰度有準則也○孫曾曰恭爾事則無傲上齊乃位
則無從康度乃口則無浮言三者盤庚之所患而深戒也致
告矣而猶有不從者焉則罰及爾身不可悔也○此章以賞
罰終之 呂氏曰三書皆以罰終之顧看其所以然之意蓋出於誠而看其所以感動之者有其盤庚以刑罰而使之遷譬諭暫實之今其言乃告有所甚畏若告得大下有失將其民也非得其民有以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盤庚之遷惟欲聚民所欲去民所惡耳苟先以勢力敺民民必以失民之心離叛之使遷而民心已離矣故常為所遊不忍之辭以誘其心使之知吾豈欲去民哉亦將以不失民之心而不害吾之遷耳盤庚所以大過人也○愚曰人主之舉事有惟知徇人事所當舉而不顧人情而動沮其謀斷者惟知徇已事苟當為遂咈人情而不恤二者皆非也盤庚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所以為兩全之道

盤庚中 凡九章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 話胡快反亶丁但反 其
有衆咸造 造七到反 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愚曰作起也盤庚起行渡河以民遷 林氏曰耿在河北亳在河南 ○孔氏曰
話善言也 愚曰謂以善言勸和之俗謂云打話 弗率弗循也 愚曰此時民已在道或勞動以行道路之易也
故雖行而猶有弗從者○呂氏曰民已去舊都則已動思土之情未得新邑則未定安居之樂人情尤易渙散故當告諭○愚曰
亶誠信也大告之以孚信其衆 林氏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苟以刑威驅之民固有畏而從者歡其信可得也 衆咸至則臣民皆在也勿與弗同○張氏曰盤

庶用誠以實其衆而民誠心油然以生故咸至王庭皆無褻慢○呂氏曰此王庭乃路中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朝廷班列公卿在前大夫士在後民又在後盤庚急於告民故升進其民而告之○此章史所序林氏曰君民之勢如霄壤今升其民而前進之謂若尚有將謂之福安危之間若父子兄弟相與論事於閨門之內以其切於利害故誠服若此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愚曰荒謂廢而不治失謂亡而不守○張氏曰明聽朕言欲其知上之意也無荒失朕命欲其勤上之事也王言惟作命故在君則謂之言在民則謂之命三山陳氏曰此亦謂復不已之意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息淺反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愚曰承奉順也保安護也胥相慼憂鮮少也鮮以言無也○王氏曰浮于天時謂乘時流行無所底滯也張氏曰如物之浮水東西南北惟水勢是適也○閩之師曰浮如罪浮于衆名浮可償之浮謂天時未至而先天時以遏為之○呂氏曰先王舉措動作罔不惟民是承故民保我先王與之同憂林氏曰惟民之承愛民之憂也保后胥慼民亦憂其憂也凡有所為少有不浮于天時○葉氏曰舊都有水患害民指舊邑相等處是天降大害于殷家我先王豈敢懷其居而不遷乎懷謂懷安也其所以作而遷者皆視民所利而用遷爾○陳氏曰上浮天時下觀地利此商家遷都之法也

汝曷不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陳氏曰汝何不念汝所聞於我古后之事乎○三山陳氏曰我之遷亦猶先王之遷也○呂氏曰我今日奉承汝俾汝遷惟欲與汝共享其逸樂康安○新安王氏曰比附也○王氏曰非有咎於汝比于罰而謫從也呂氏曰民不欲遷乃以遷都作欲罰看了○陳氏曰若順籲和懷安也予順汝和汝安汝于此新邑者非特為我亦惟汝之故將以大從爾志爾○呂氏曰民志本欲安其所以不肯遷者以苟目前之安而不知它日之遠安盤庚之從是乃大從其志也林氏曰王猶觀衆言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徒從其口之所欲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也○孔氏曰試用也○王氏曰以遷為安定厥邦則知不遷之必危必亂也○此章言欲遷本意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居六反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在代反爾忱不屬音燭惟胥以沈直林反不其或稽自怒曷瘳丑留反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三山陳氏曰朕心之所困在於欲遷而民不從也袁氏曰不遷則民不可遷又咈人情而民不從日夜思念至於憂困鞠窮也我憂汝民之憂汝乃不憂我心之憂乃皆大不宣布其心不欽敬其念以至誠感動我一人但苟安而不肯遷是爾自窮自苦爾○唐孔氏曰臭是氣之別名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為臭也下文無起穢以自臭謂穢氣為臭也○呂氏曰此時已在路民猶有遲疑不肯遷之意故謂今日之遷如乘舟在中流苟遲疑不濟說見大誥則將臭敗其所載之物袁氏曰此涉河故借舟為喻○愚曰當時民為盤庚告語所感漸以誠心信上故涉河以遷今爾之忱心不相聯屬又以疑心間之則惟相同以沉溺不止如舟之不濟而臭厥載也瘳疾差也○三山陳氏曰汝不略稽考其利害以遷則它日懼其禍害雖自怒何所瘳乎猶言悔之無及也○呂氏曰汝不謀計久長思汝必被水災顧相勸以不遷是汝自大勸入於憂患也蘇氏曰勸憂猶言樂禍也○吳氏曰有今言有今日也罔後言無後日也東陽馬氏曰今日幸無事又是無後○王氏曰死則體魄降而在下故曰汝何生在上夏氏曰生在世上○此章言不遷之害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於廢反]以自臭恐人倚[於綺反]乃身迂乃心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許六反]汝衆

張氏曰物倚則不正迂則不直及先迎之之謂迓○愚曰民已涉河復不肯遷是二而不一也今予命汝一意決往不可疑二起穢惡以自臭敗[蘇氏曰汎穢者未能臭人惟自臭也]準上文臭厥載而言使速濟也予恐人鼓惑汝偏倚汝之身使不正迂曲汝之心使不直身心顛倒利害昏迷喪亡無日○呂氏曰舊都圮壞天將斷命今我因水患未甚而遷是迎迓接續汝之命於天也予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乎用以奉承汝畜養汝耳[夏氏曰天將求汝命于故都新邑故我迎合天意續汝命]○此章言當遷之理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去平聲俱通]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新安王氏曰神后言其神明高后言其功德崇高先后言其在先一也[孔氏曰神后言先而高后不言先下先后不言我皆互文互見也○張氏曰史臣出以著一代之制度禮文之繁]○林氏曰此皆以指遷都之主也○孔氏曰崇重[東陽馬氏曰崇積多之]陳久也[孫氏曰居之久則生塵古字塵陳同]○愚曰予念我先神后撫勞爾祖先故予大欲羞養爾用懷安爾而然也若不欲養爾安爾何苦欲遷○新安王氏曰當遷而不遷是謂失于政陳于此舊都高后將重降罪疾以責我曰何故不遷而徙在舊都以虐害吾民乎[新安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以賞罰爲戒中篇告民以禍福爲戒]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毗志反]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愚曰生生謂樂業勤事爲生養不窮之道也○孔氏曰暨及也猷同心謀同心從也○唐孔氏曰幼孫盤庚自稱比謂相親比以從○孔氏曰爽德明德也[新安王氏曰爽一訓明先王昧爽丕顯是也一訓差詩云女也不爽是也]○呂氏曰先后之靈昭昭在上以降罰於汝○愚曰罔能迪猶言不通達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丁亂反]棄汝不救乃死

愚曰作爲畜養戕害也汝不肯遷是有戕害之意在心綏安斷絕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孔氏曰亂治也○孫曾曰治政同在位之臣○蘇氏曰具者多取而兼有之謂○唐孔氏曰貝海介蟲甲黄白文取其甲以飾器物○王氏曰古者以貝爲貨以玉爲寶後言貨寶相備也[呂氏曰世家巨室聚蓄貨財恐因遷徙散失費用故播蕩百姓使不肯遷]○孔氏曰迪開導也○愚曰此章四節言君不遷民不遷臣不遷我先后與汝祖父皆所不赦罪疾不刑弗祥皆言禍之文也[蘇氏曰不刑以人事言不祥以神事言○蔡氏曰商人尚鬼故命曰敢于祭祀高宗肜日曰祀無豐于昵鬼格以爲教人之頑蓋有不能動混而加禍福害禍以鬼神爲可畏不可因其所明而動之盤庚所以詳及禍福也○呂氏曰敬畏祖父者人之良心滅或言及祖父雖不敢畏哉○袁氏曰人可以知鬼神之以降罪罰以吾之心而知之也吾之心即鬼神之心也吾心知不遷之爲非則鬼神以爲非吾心以爲非安有不降罪罰者只是一箇道理○陳氏曰明一也合於衆皆以合衆人之心以合鬼神之心不合理者以不合衆人之心以不合鬼神之心盤庚遷都所謂從之是也乃無疑者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鄭氏音亦如字]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愚曰既遷渡河今我告汝不變易矣遷國大事必君臣與民同寅協恭而後可濟永敬久其敬也大恤大其憂也○新安王氏曰胥相也不可相隔絕而不通相疎遠而不親○愚曰臣民所以相絕遠而不相從者由其偏爲己計而不分其所謀所念以爲國計也故使之分其謀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中則不至偏倚己私而相違矣[呂氏曰人心觀無中何待於設如曰予言求放心何以求放]

於汝也人失其中故使之設中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愚曰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倒踰越不恭順者及暫時相逢遇於道途而為姦宄者呂氏曰時暫相遇以人私如途行爲姦宄此道路中之大惡我於輕者則劓之重者則殄滅之無容其遺留長養無使移易其種於此新邑王氏曰前既告以鬼神之威此又告以刑罰之威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葉氏曰往哉遣辭也生生勉其為生生之道也愚曰猶言行矣勉之之也○愚曰今予將用汝以遷永久建立汝家所謂一勞而永逸者也前言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此言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又見盤庚以安民家為念又以誘其樂從也

盤庚下 凡五章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新安王氏曰既遷至亳定其上下之所居謂君有宗廟臣有邑宅民有廬里也位朝見群下之位也○愚曰爰於也乃正其朝儀之位會其臣民撫綏於所有之衆而告之曰云云比史官之辭盤庚至亳之初衆臣民至于亳未遷時務通達下情故中篇言勿褻在王庭盍正遷時務在撫綏此篇言綏爰有衆蓋盤庚未遷時務誘勸已遷時務撫安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蔡氏曰曰盤庚之言也○王氏曰無戲欲其嚴事也無怠欲其勤事也山林氏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不可以一時暫安從之愚意謂神以是有以逸情以倫以勉為生生之計以立大命○愚曰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建命猶孟子言立命蓋命雖在天然立之在我天命流行而不息惟懋勉不怠者可以建之一有懈弛則墜厥命矣當時臣民從盤庚懋建已乃其故已遷而未遷則以為今日自可以亦命不可以苟安故以此戒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愚曰敷心腹腎腸謂中懷無一不布露也歷猶盡也協合也比猶連也百姓通臣民而言前日臣民不肯遷故盤庚不得已以刑罰之誥儆之事定之後臣民必有以舊事而自疑得罪者故盤庚謂我布露心腹盡告爾以我志我志如下文所言是也今汝既從我以遷我必不罪爾衆爾無懷疑共怒合比讒言以謗議我新安陳氏曰天下之亂常生於人之有疑心漢光武燒書曰令反側子自安此正盤庚之意也○呂氏曰世之人當事未定時不得已從其君於既事之後乃從而怨之此後世之大弊也○愚曰盤庚未嘗以舊事罪臣民之怨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新安王氏曰自此至用宏茲賁則盤庚言所以遷之意以諭臣民也自邦伯師長至篇終則既遷之後言其欲為之意以望群臣也此盤庚之志也○林氏曰古先王指湯也契始居亳其後累遷莫能安於亳湯欲增廣前人之功於是復居於亳亳之地依山附險適于山指亳而言也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成皐轘轅陳留○愚曰商人遷都皆在河之南北近水而多水患獨亳近山故以山言之○新安王氏曰人君以德庇民者也都邑不安而民受其害是謂凶德遷于山所以降其凶德底日自山而言故言降○王氏曰降有黜去之意成美功于我商邦林氏曰謂由此有天下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的也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林氏曰耿邑為河水所圮今我民用漂蕩分析離其所居○新安王氏曰無有底定終極之所○愚曰震亦動也震動動之甚也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乎乃天將興復成湯之德治於我家林氏曰天之降亂所以開聖人也耿之亂乃天將以啟湯德於我以復其國故我與篤厚敬畏之臣吕氏曰與天同當時群臣雖不敢盡同然及篤敬則心皆同與盤庚同也恭奉

民命以永居于新邑之地（蔡氏曰朱子曰此言永命以天言此以人言）○呂氏曰盤庚之遷乃違衆之大者前云不從厥志此云恭承民命志者民之良心命者民之正理民之良心正理不過欲求安寧當時民戚於懷土重遷之私反以為不安然雖非從其情乃是從其心雖非順其事乃是順其理○新安王氏曰虛而不盈謂之沖沖人言志氣未充也○孔氏曰弔至由用靈善也○呂氏曰各言我與篤敬之臣也○新安王氏曰宏有恢張之意賁大也○愚曰我非廢汝等之謀也至於用善從天意之吉以恢宏此大業而已

嗚呼邦伯師長（丁丈反）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息亮反）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去聲）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愚曰上文總告臣民此下專告群臣○夏氏曰邦伯邦之長謂諸侯也師長衆官之長公卿也百執事百官也○韻略曰

隱痛也○愚曰懋勉也如懋官懋賞之懋簡選也如迪簡在王庭之簡相助也如相協厥居之相○孔氏曰肩任也○愚曰敢勇果也恭猶恭命之恭○鄭氏曰鞠養也（新安王氏曰鞠有二義有訓養鞠又訓窮）○愚曰新遷之民生理未復尤當視之如傷愛護而封殖之故總告之曰爾庶幾皆懷惻隱之心我其懋汝簡汝相汝汝當念敬我衆謂念之而不忘敬之而不忽也○新安王氏曰貪冒之人損民益己不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弗而不用果敢恭奉生生之計鞠養乎民為民謀慮而保其居（字其新系）（傳其所紛紛者以老幼不安其所養斯人之衆也然其上間合其衆兼相友相助謀人保守之事也皆養之又從之則斯民之生生得矣）此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叙而用之如式叙在位之叙欽而禮之如欽四鄰之欽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呂氏曰羞陳也○張氏曰敢恭生生者我之所若也好貨者我之所否也○愚曰總聚斂也庸用也今我既鋪陳告爾以朕志之所順所否汝當無有不欽欽乎予之所否而不總于貨寶欽乎予之所若而以斯民之生生自用為己責敷施德澤于民守此若否之事永任一心而不可變也貪吏國之巨蠹吏貪則民無所措手足故盤庚於篇終深戒之

說命上　商書

林氏曰說命命說之言也與畢命冏命同

高宗夢得說（音悅）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林氏曰高宗廟號也○孔氏曰名武丁盤庚弟小乙子○愚曰人稟天地陰陽以生其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無間寤則形開神寓於形而有思寐則神交無所閡隔而有夢無遠近幽深皆能形夢志氣清明所夢乃正高宗之夢說文王之夢

齡武王之夢協朕卜此周禮所謂正夢也常人志氣昏亂故其夢顛錯不足信○林氏曰說傅說也○唐孔氏曰百工百官也經營求於野外（愚曰求者多而急也）傅巖在虞虢之界○蔡氏曰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

說命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禮記武丁商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論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愚曰三年之制本盛於中葉至高宗而復行之故稱美焉）○三山陳氏曰心純乎孝事皆無與焉○新安王氏曰宅憂居憂也○朱氏論語註曰亮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或曰亮信也陰默也謂不言事哀慟思慕之甚其默而愁之盡其信而信之故謂之諒）

居倚廬堊室不見羣臣不親政事故謂之陰 ○無垢張氏曰天子者天下之本孝猶
天子之本躬率天下於孝其居喪尤致其謹○唐孔氏曰既
除喪可以言而猶不言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
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明哲說見舜典洪範○新安王氏曰則式皆法也令亦命也
而有使令之意○無垢張氏曰大學先務致知極至於治國
平天下則知之為大人皆有此知而充之者鮮能盡此知則
為明哲○林氏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明哲者先知先覺之人也實為法則於天下典則以政教法度皆
作則之具也○愚曰高宗明哲之德可以作則又為天子君萬邦
百官皆奉承取式故王有言則為命而作則不言則臣民無
所稟令而承式之矣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音怡下同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恭默思道夢帝賚力代反予良弼其代予言

呂氏曰高宗猶不言用作書以道其不言之意台我也○弗
類說見太甲○張氏曰恭所以致其誠默所以致其靜○愚
曰高宗慮德不足以正四方故不敢言恭默思道致一而深
思也精誠上通于天故夢帝與我以良佐其將代我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新安王氏曰肖似也羣臣聞高宗之言不復異議乃審其夢
中所見之像俾刻繪其形遍求於天下說築於傅巖之野其
形肖似○孟子傳說舉於版築之間

爰立作相去聲王置諸其左右

東陽馬氏曰爰猶言於是也○新安王氏曰相輔佐也諸語
助也○孫曾曰作相尊之至也置諸左右親之至也[illegible]

因有夢而求[illegible]
以夫登相位不由[illegible]不由家世不由功業不由資歷[illegible]
衆相信不疑天下從也亦信之[illegible]
君非高宗臣非傅說[illegible]
嗚哉用人若夢見之[illegible]
果賢乃舉以為相若非有以審而已[illegible]
於下當時必[illegible]
果得賢也故用之不疑[illegible]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
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

新安王氏曰訓教曰誨不曰諫而曰誨蓋欲已以是教也砥
石曰礪櫂曰楫雨三日以上為霖○愚曰大臣惟左右密邇
朝夕贊導斯能薰陶漸漬輔成君德苟疏闊間斷一暴十寒
何以輔德乎○林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
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故高宗命說不及於政事惟命其納誨以輔德使君德不足
為相者雖有格天之業亦無自而施矣○呂氏曰金非礪則
不能利巨川無舟楫則不可渡大旱非霖雨則苗槁而民望
絕望說者一句深一句○愚曰相業莫要於輔德輔德莫切
於格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說所謂傳心印也
啟開而發之之謂沃灌而入之之謂如渴之沃將神受心領
而入之深也

若藥弗瞑莫遍反眩玄遍反厥疾弗瘳若跣先典反弗視地厥足用傷

唐孔氏曰瞑眩服藥而令人憤亂之意○新安王氏曰足無
履曰跣藥不猛烈則疾不愈言已之有失非說之苦言不能
救[illegible]跣弗視地
則厥足必傷言已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呂氏曰高宗恭默思道本
明哲之君[illegible]
自謂其不能者[illegible]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新安王氏曰同官曰僚辟道曰迪○或曰孟子曰長幼卑尊

在王所者皆非薛居州王誰與為善若說能以一己正君而百僚不知同心正君則一齊傅之衆楚咻之欲君德之成難矣故必及汝僚罔不同心以正汝辟使率循先王先王指高宗已王蹟之蹈成湯之道以安兆民

嗚呼欽哉時命其惟有終

愚曰是命即上文所命高宗傅說相遇之始可謂盛事說能敬承乎命則臣主方克有終

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三山陳氏曰復荅也○新安王氏曰高宗惟恐說不諫說以為求諫而不能聽聽而不能從雖諫何益木曰曲直從繩則無有不正德不自全從諫則無有不聖○愚曰此聖猶周禮聖知之聖謂通也從諫則無不通矣后克聖雖不命其臣人臣自承之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乎諫而不從雖命臣使諫亦不言也

說命中凡八章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唐孔氏曰傅說受王命總統百官○新安王氏曰建立設置也邦即天子諸侯之國都即邦國所都樹立也○愚曰以大而無外謂之皇以[illegible]主宰謂之帝以天下歸往謂之王以繼天謂之后以法式所出謂之辟以為天所子謂之天子以獨尊謂之一人以君主群衆謂之君○新安王氏曰此君公指諸侯也愚曰以其一國也大夫以下官各有長故名師長孔氏曰周官以師為名師長上也若糾眼法所謂之義三公則得以公之內包之則大夫師長之文包之○孫曾曰后王君公皆有君道故曰樹大夫師長皆臣道故曰承錢氏曰[illegible]逸豫亂說見前○陳氏曰天生民而不能自[illegible]之君

奉天而不能以自治故分地分職資諸侯群臣以治之凡所以承順天道立君臣者非欲以安樂之也欲以治民而已○新安王氏曰天北極居中紫微有垣北斗環繞五星行於列道二十八宿布於四方其體各有所屬明王建邦設都之以大夫師長上下相維小大相比皆取法於天道也○呂氏曰上篇說初見故上言大略此篇既總百官故詳及為君立政之道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愚曰上是體天道立君臣以治民故此言法天德順民治也天德清明實理昭徹以其無所不聞無所不見故以聰明喻之人稟天命之性皆具是聰明是為心之精神其聰明本與天一惟為人欲所蔽故與天不相似聖人憲天之聰明以全其聰明使人欲淨盡天理洞然自然人臣欽而不慢若而不拂下民從而不違乂而不亂此為君臨臣治民之本也說始告以從諫則聖終欲其盡人之善此告以惟聖憲天欲其合天

之德可謂至言不[illegible]而能責難於君也呂氏曰高宗之明哲與天之聰明本理蓋說啟沃高宗之明德與天同也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新安王氏曰此下所戒皆恐其聰明蔽於私欲不與天相似也甲胄古以革為之後世以鐵為之故甲謂之鎧古代反胄謂之兜丁侯反鍪音牟戎兵戎也衣裳命服也干戈說見牧誓○三山陳氏曰口所以出命也不善則政悖人違而起羞甲胄所以自衛也不謹則招納外侮而起戎衣裳所以命德當在笥於謹司之時干戈所以討罪當省己無欲然後動呂氏曰上二事出於己其失及於人下二事加於人當審其用於己○愚曰王當戒此而不忽信此而不忘斯能明其所當用乃無不休美而無起羞起戎等患矣或曰克明則聰明於天之聰明矣○袁氏曰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猶不言說乃有啟乃心之戒何哉蓋高宗本英特之主當時殷道不振諸侯不朝高宗恭默三年於救

狀○夫而作相其欲大有爲於天下說恐其既令歲犯歛而不審故戒及之下文復詳事而成戒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無垢張氏曰治亂不在天下而在庶官庶官所以造治亂也○新安王氏曰昵親狎也○愚曰官以職言若虞九官周六官是也爵以位言若公卿大夫士是也○唐孔氏曰能謂才用賢謂德行○蔡氏曰官以治事故曰惟能爵以命德故曰惟賢賢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愚曰蔽於賢否非聰明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愚曰合於理之謂善當其可之謂時新安王氏曰善如衣裘之良時如冬裘夏葛之宜而爲不當其可而發則雖良不足爲良矣惟未動之先審於慮善方動之際審於從時然後理順而事成不然可否不時而動非聰明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愚曰人之功善才萌有心矜心則滿止滿則日退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雖有善有功俱喪之矣功由能所致故曰矜其能喪厥功聖人盛德大業以爲分內當然自視歉然若無有故驕矜無自而萌苟其有之雖欲勉爲謙遜不可得也有存於心矜發於外○無垢張氏曰晉武平吳之驕明皇天寶之後荒淫宗社幾危皆以功業自足卒不克終前功俱喪○新安王氏曰蔽於矜伐非聰明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孫氏曰事事者事其事也事事則事治乃所以有備有備故無患不事事則反是三山陳氏曰事事當有備有飢寒之備則無飢寒之患有亂亡之備則無亂亡之患矣○愚曰不能思患預防非聰明也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愚曰寵狎也謂因過之過納侮來其侮也唐孔氏曰小人得寵必生驕慢君子不以有過爲恥而以飾過爲賢恥而遂之其非愈甚作非成其非也呂氏曰諱過不改其咎一過耳飾過於人亦增一過也自此非之甚非非愈甚○新安王氏曰啓寵恥過非聰明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愚曰居者止也大之爲政小之爲事各有當止之理惟其所止則得其止矣故政事皆善矣政事非一苟不求其止則得此失彼欲其醇可乎上文既條舉其詳此復總其要各得所止非聰明不能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新安王氏曰祭必有節不可疏亦不可數疏則怠怠則於禮不及數則黷黷則於禮太過其非敬一也黷之爲非敬者蓋禮失之煩則亂而不誠神不必享故事神則難也愚曰以高宗祀豐于昵亦推之則說所言多舉末以不有爲而發然此二事皆在高宗躬祀之後說一見其未形之過而先戒之高宗所以有其言也○愚曰已上皆發天聰明之事事事物物皆有天然至當之理惟聰明者能盡之苟加一毫損益即是私意非天之聰明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新安王氏曰旨者味之美也服者被服於身○愚曰旨哉贊美之也說者重呼其名也汝言可以佩服汝若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成德說見伊訓○愚曰高宗既知說之言可行故說謂非知之難也行之惟難無垢張氏曰知之有盡行之無窮○林氏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曰勝於人之勉耳所有此知而行之則與之爲一而自得之矣齊景公聞孔子君君臣臣之言務當王聞孟子言文王之治皆曰善哉二君非不知其言之善患在於不能行耳○孫氏曰知者猶知泰山之高也行者猶登泰山之高也難易判見然王能盡誠則行之不難泰山之溜可以穿石以其誠也誠則天下之事何難之有王忱其誠而無有所艱則信能合先王之成德矣說而不言其咎在說說今已言苟君不能行之以誠則其過在君說之責雖至矣

說命下 九十七章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

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林氏曰甘盤賢臣也按君奭周公留召公歷舉商舊臣亦爲比
而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甘盤在武丁初亦如保衡之
受遺輔太甲也然則高宗之諒陰甘盤實冢宰百官總已
以聽及既免喪則甘盤歸政備然遯去。呂氏曰至野而問
已入于河至河而問已往于亳蹤跡洊滅終不復顯高宗既
失甘盤故恭默思道而得說林氏曰自古帝王必由於學學必有師帝堯學于君疇帝舜學于務成昭禹師西王國湯師伊尹高宗師甘盤傅說文武師太公成王師周召大尚父師於家賢而能學者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愚曰甘盤既往爾當訓我之志以成其終訓志猶格心也。
王氏曰醴甜酒也。范氏曰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
猶君雖有美質必賢臣輔導乃能成德
命謂其情性之和非踐參錯深能爲此論乎
三山陳氏曰中篇說謂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
此篇高宗謂患汝之不肯言不患我之不能行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
王肅曰王人猶君人也。愚曰爲王之人也王氏曰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
人君之求多聞非爲觀美是惟以立事也。王氏曰雖多聞
而不學于古訓則是非無所考正惟考正於古以建事乃有
得。孔氏曰非說所聞言無是理林氏曰余觀詩書言學始於說不師古自以爲萬世之業而二世以亡此不可求世者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愚曰遜順其志猶平易其心也務專力也學貴從容涵養乃

可自得學記曰不陵節而施之謂遜。伊川程氏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反爲不誠。呂氏曰遜志謂志必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才氣高傲與爲學工夫相背然又戒其怠緩之失必務時時敏也橫渠張氏曰非務徐以聽其自適也所修乃來如水之源源而至也東陽馬氏曰循仁則仁至修義則義至苟信道不篤雖來亦不能堅凝子夏曰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惟允懷于此篤信不忘則道日積于身積聚也來者積聚不
散謂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也。孔氏曰斆教也。愚
曰典常也主也受教於人特學之半呂氏曰斆者與學者其功各半師舉一隅學者當以三隅反師告諸往學者當知來此學者與教師者亦不自作以其須自一
念始終常主于學則德之修亦不自知其消矣。三山陳氏
曰厥修乃來猶未離乎修道積于躬猶未離乎積德修罔覺
則德與己兩忘修與積俱釋矣。愚曰德修罔覺則德盛矣
必監先王成憲始能無愆何耶蓋先王之道熊法學者成憲
之所在歷萬世而無弊者也佛老之學其凝神坐忘亦小幾於
德修罔覺者矣惟不知監先王成憲故學其所學而非先王
之學德其所德而非先王之德是以流弊不可勝救孟子曰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故求無愆呂氏曰無愆有兩胸無小疵惟曰暫愆。三山陳氏曰自遜志至典學乃學之次敘監先王成憲
乃學之準的也愚曰學乃君德之本傳說至於末方言蓋高宗舊學于甘盤其學已深非初學之比故就因高宗言學始告之也。禮記敬孫務時敏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旁招俊乂說見前。愚曰君德無愆說用能敬承其君謂斯
順其美廣求賢才而用之以輔逹君德於天下蓋人君莫大
於務學莫急於用賢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愚曰高宗明哲作則三年不言一旦恭默說於匹夫而相之風
聲所動海内共仰故王謂四海咸仰朕德是汝之風所致苟

非輔吾德於既聖何以慰四海之望哉故喻之曰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媿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孔氏曰正長也先世長官之臣。保衡阿衡說見太甲烈祖說見伊訓。愚曰高宗既以身爲喻又以古爲證。三山陳氏曰湯學於伊尹湯之爲聖乃尹與起作成之。愚曰尹在畎畝即欲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其自任之重如此故能佑助我烈祖至於皇天與天爲一說起版築爲相迹與尹同不可不以尹之事業自期爾庶幾能明保輔我無使尹專其美於商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愚曰高宗又以君臣遇合之機勉說謂君非得賢則不能爲治賢非得君則不食其祿 孔氏曰邦無道穀恥也 以君臣相得之難而見於今日相遇之盛爾其克紹汝君於先王以安斯民於永久高宗既以伊尹期說又以成湯自期故說盡禮而承之曰敢答對發揚天子之美命 陳氏曰違其命則非對隱其命則非揚 謂任阿衡之責不敢辭也 蔡氏曰克者責望以能之辭敢者自信無謙之辭

高宗肜日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雊工豆切 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 音融 日高宗之訓

孔氏曰雊鳴也祖己賢臣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 孫氏曰肜者相尋不絕之意繹者尋繹於祭也。呂氏曰古人祭祀誠意純一雖祭既終猶不散故於明日又祭所以充其誠意以感神。唐

孔氏曰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書今高宗之訓亡。呂氏曰其目二篇

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不通至過惡彰著如山崩川竭以示警懼之其災異之來常隨賢君至誠與天地萬物合爲一體或有少過譴告隨見有災異其災異之應常速[illegible]此遠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弼又不違天工天其德與天[illegible]故祭祀一有過舉而飛雉之變隨見

高宗肜日 凡二章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蘇氏曰於繹祭之明日有野雉鳴于鼎耳此爲神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徐氏孟子注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三山陳氏曰惟先格王心之非而正其祭祀之事則異自消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孔氏曰典常也 呂氏曰主也 聽服孚信司主胤嗣也。愚曰昵褻瀆也。林氏曰天監視下民禍福無常惟常主於義耳 陳氏曰義理也 民所行合義則天之降年有永不合義則天之降年不永其不永者非天固夭絕其民蓋民之不義自中絕其命於天也。蘇氏曰民有不順其德以行義不服其罪以改其不義天未即誅絕而以孽祥爲符信以正其德人乃不悔禍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 蔡氏曰祖己之意謂高宗當因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愚曰上天福禍其命乎信不差因善惡而加之所以正其德正其罪之正。新安王氏曰天既孚命以定其善惡之應民乃曰欲如我之何順是猶倖倖於獲福避禍也則汲汲矣民與王責難雖異天之禍福則同。林氏曰高宗豐于昵祭意者有祈年請命之意如漢武帝之於五時八神之類故祖己先論壽夭之理常以義爲主有義壽不可以禱祠而祈夭折不可以禳禬而延惟能盡常厥義雖不祈年之永而自永王之所職在於敬民 愚曰王之所以敬民者以民即王所侮之 民父天母地以生無非天之嗣王能敬民則上天監義降年自永 愚曰保民之命則能保己之命孔子所謂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是也 不以豐于祭祀祀有常典苟過常典

而移豐後乃所以資神也（呂氏曰祖己訓戒高宗之辭以祭爲宗既祀此以訓訓又以諫以道人之祀後人後有此）務盡人之氣則幽明之道盡最備矣此方知行之果敢也。○新安王氏曰自天嗣以下皆格王之非心典祀一句則正厥事也（三山陳氏曰祖己於彤祭不及箴其不及而宗而推已於高宗之）民嗣不違而遠棄之欲王聞而自制也。○愚嘗推天嗣之義作原人篇曰太極吾性也兩儀吾體也清明粹精吾之神也湛然太虛吾之量也健順有常吾之剛柔也施生覆載吾之仁也長育斂藏吾之義也上天下澤吾之禮也聰明顯斯吾之智也四序不忒吾之信也保合大和吾之樂也四海九州五嶽四瀆吾之蘊藏也光風霽月吾之襟韻也陽和麗日吾之氣宇也雨露之潤雷霆之震雪霜之肅吾喜怒哀樂皆中節也一氣流行充塞宇宙吾浩然之氣也雲霞之昭回山川之明秀草木之榮華羽毛鱗介之飛鳴游泳吾文章物采也造化之工吾之運用也於穆不已吾之純誠也神化莫測聖而不可知之妙也此聖人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參哉允肖斯無忝爾所生矣其所以爲人而與天地並矣百聖典刑盡在目中反而求之夫何遠之有

書卷之五

書傳五卷

書傳卷之六　陳大猷集傳

商書

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其九反）周人乘黎祖伊恐（丘勇反）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愚曰乘侵而勝之也。○孔氏曰黎國名（唐孔氏曰在上黨東北）之西。○薛氏曰殷人咎周之不伐殷（州黎城縣。○林氏曰黎國也王畿諸侯謀於紂者也）紀西怨之黎故周伐其同惡之黎以警懼之庶幾其遷善。○孔氏曰祖伊祖己後受紂也。帝乙之子嗣立無道。○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撥治之謂之二伯（詳見曲禮○史記文王爲西伯）（四而周有西之地紂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征伐爲西伯史記武王軍至商郊紂謂西伯何往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呂氏曰此西伯即武王非文王也。愚曰戡以兵勝之之謂。○三山陳氏曰祖伊驚懼奔告于王欲王改過圖全也（林氏曰蓋西伯戡黎之乃西伯之職以承天命之罰而伐之也……）

西伯戡黎（凡一章）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息亮反）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音至）今王其如台

葉氏曰將言天終我殷命故先稱天子。○孔氏曰天已畢訖我殷之王命格人至人也。○元龜說見禹謨。○唐孔氏曰無敢知吉皆言必凶。○三山陳氏曰非先祖在天之靈不佑助子孫惟王淫過戲怠用自絕於天故天從而棄絕之。○愚曰不肯享有其安康之王食謂自作不靖不虞度天性謂性謂迷亂不省不蹈循其典謂棄越典常此皆天棄其魄而棄之

也。○孔氏曰：摯，至也。今我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降威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呂氏曰：天之不降威，殷如之何？
○或曰：今王其當如我之恐懼而改悔乎？蔡氏曰：上言天棄殷，下言民棄殷。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己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蔡氏曰：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孔氏曰：祖伊反報紂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天方誅罰汝，汝乃能責命于天乎？呂氏曰：大人與天同德，故可以責命於天，如孔子謂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惟孔子則可。○或曰：祖伊以此言命紂，以命言命，以性言命者實其賢天性而自絕則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天豈然哉之乎？責命之實，是以命言命如今小人為惡，然大罪而亦曰我死生有命，剛狂者之死，豈正命乎？殷之即亡，立可待，指汝功事，汝不得無戮死於殷國，蓋其罪之成也。○蘇氏曰：觀汝所行之事，雖知人我之不畏……況於天乎？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而言不……唐中王所不能，今若紂雖不改，而終不殺祖伊，猶得全，則殷之人主不如紂者多矣。○三山林氏曰：天與人與，而紂反謂有命在天，則民心益疏，天怒益甚，諸侯未叛而殷民固將叛，而為亂矣。其後紂之所以伐叛，殺之兆，則固已見於此。則祖伊之言驗矣。○或曰：祖伊之言亦在於紂肆虐未甚之前，不然豈不加以殺戮哉？觀商之後，孟子謂比干與箕之諫，以而後死，亦可見。○三山林氏曰：祖伊告王懼周人之伐商耳，然始終無一言及周，蓋度紂能悔，則周將終守臣節，豈敢伐之？呂氏曰：當時賢人如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輩，不可用，蓋殷賢之君六七作，遺澤在人，使紂因祖伊言興懼改行，猶未亡也。紂長惡不悛，則殷民自相率而叛矣，又安能禁周之不應天順人哉？是知商之存亡在紂之能改與不能改而已，周之戡黎雖足以推殷之必亡，而殷之所以亡，則不在是也。祖伊可謂知本矣。呂氏曰：商民於周乃不共戴天之仇，祖伊乃無一言咎周，如人之敗其一家，追咎末足為好，至此亦謂……則負為好人，於此亦可見周之盛德不可及。

微子

商書

呂氏曰：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於朝，共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君子相與私議於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父師、少師

食謂取而食之，無有災害，言縱民為惡。○愚曰：天神地祇人共敬畏，而祭物乃容民攘竊不禁，況於草竊姦宄乎？○新安王氏曰：此答微子草竊姦宄罔常獲之意，言由上所致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乂魚廢反，斂力驗反

愚曰：監如監臨之監，下監治殷民者，其用治惟在於讎斂。讎謂虐民如讎，斂謂取民無極，此皆召敵讎之道，曾不懈怠。呂氏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紂今為惡不息，若為機之不能停，紂雖欲反而為善，其勢有所不能矣。為惡亦有日甚，惡不息之力耳。○新安王氏曰：此答小民為敵讎之意。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瘠在益反。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愚曰：上下同惡，無一正人，故瘠病之多，無有詔諫之者。商今其有災，我只得起而正之，甘受其禍敗，言欲以死諫紂。商其淪喪，我罔為他人臣僕，言其不忍去。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呂氏曰：我既不出，商家又不可絕祀，告微子若出亡，卻合於道。○蘇氏曰：刻，害也。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紂忌此二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呂氏曰：箕子之意尚欲辨諫紂以回則紂心之疑，尸去我言，無幾可入，若王子弗出，其善其……在比干尚何宗社之可……。○新安王氏曰：微子與箕子去則……我乃顛隮。○三山陳氏曰：忠臣之於國，明知其大勢已無可救，明知其天命之將絕，亦未嘗不勉強扶持之，以求其百一千一萬一之幸，未有安坐而視其亡者。○新安王氏曰：此答遜荒顛隮之意。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孔氏曰：靖，謀也。蘇氏曰：靖，安也。○愚曰：吾三人各自謀行其心之所安，以自貢于先王而已，我不回視汝而行遯。林氏曰：三人皆紂居嫌疑之地，比干則無所嫌，紂雖不可諫，猶當強諫以冀其萬一之從，惟所處之勢異，故去留不可拘一定之迹。○呂氏曰：無愧於心，無愧於天，乃自安之道。夫反之於心而果安，則質之鬼神無疑，可以自獻于先王者在是。所安須識此心之正，使有一毫之私，則安非所安。

矣○張氏曰先王之所望於臣子惟忠與孝微子出存商祀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其孝以正因自獻以其忠其死者非激其囚者非汙其去者非叛各出其志以期無愧於先王而已林氏曰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使復其所是微子歸周在武王克殷之後也全殘紂之遺猶幸其宗祀之未亡則以其祭器歸周武王所以處之是不忍殷祀之亡也抱先王之祭器歸周以為商請後無所祭祀何之討當其未亡哉或者乃謂微子抱祭器詣周為行遯則是紂在時稱其祭器以去也國豈微子所忍為哉○愚曰箕子答微子而比干無言者與箕子同也張氏曰人臣之義莫甚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強者亦所難辨也比干以死無可疑故不必告人而箕子微子云云若較去就之義也○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朱氏曰箕子諫紂紂囚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比干諫而死按此二事皆出微子作誥之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朱氏曰三人之行雖不同同出於至誠惻怛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龜山楊氏曰三人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泰誓上　周書

易大傳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春秋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名武武王樂名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不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孟子武王伐紂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蘇氏曰夫子言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明矣○唐孔氏曰經云大會孟津故名泰誓顧氏曰泰者大之極故天子之子曰太子□□曰太宰○新安王氏曰古文字只用大字今文後以泰易大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新安王氏曰經言十有三年春序言十有一年序文[illegible]言一月即武成一月壬辰之月也戊午即中篇戊午次河朔之日也愚曰洪範言十三祀王訪箕子武成及洪範序訪箕子事皆在克殷之年則序十一年當從經以為十三年○東陽馬氏論曰漢儒謂西伯受命稱王十三年若此以紂之暴豈不討之而因之至其殷已稱王反復答不問者十三年此豈仁於人殊於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殷乎謂西伯稱王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夫子既以為其辭國而去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使西伯稱王是僭叛之國一子不以為非依之以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不亦異乎以非其子也古所於人情耶秦漢稱十有一年說者因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爾故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久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以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又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反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繫然不紊矣孔子當衰周之時患衆說之紛紜戰亂聖賢故修六經以示言萬世孔子沒云聖稍遠諸家小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卓然一信於六經則十有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爾復何疑哉○三山陳氏曰泰誓只言文考未嘗言文王至武成始追王之故稱文考文王○林氏曰古者惟始即位稱元年未有改元之事至漢文帝始稱後元景帝始稱中元耳○愚曰受命稱王謂後儒附會所不為謂文王為之乎○愚曰當文王時紂天命已去武王嗣位惟欲繼文王以事殷至十有餘年之久紂終不悛天命人心所迫始不得已舉師故序不言武王十有一年伐殷而言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所以著武王之心也○呂氏曰春秋惟定公無正蓋昭公之喪未歸定公未立故不書正今紂之正朔已絕周之正朔未頒故止書一月見君臣之分毫釐必計所以正天地之大義也○孟津說見禹貢紂都朝歌在河北武王伐紂以自孟津濟河而北○新安王氏曰將渡河作第一誓已渡而次作第二誓將行作第三誓故總云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吳氏曰湯誓之辭裕泰誓之辭倨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盡議者不能無疑於泰誓疑其出於[illegible]之所[illegible]而非當時本文也

泰誓　九八字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呂氏曰大會所謂不期而至者八百國也三山陳氏曰此當諸侯所[illegible]非及觀人心者向則八百國可知使武王此文來為不義雖一國不可強況八百國乎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說見湯誥○彖說見伊訓[illegible]
○愚曰言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孔氏曰越於御治
也治事之臣及衆士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丁但反聰明作元后元后作
民父母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新安王氏
曰萬物稟氣於天受形於地故曰天地萬物父母○廣韻曰
靈神也善也巧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呂氏曰一
元之氣初無厚薄得其全者則爲人得其偏者則爲物○愚
曰人心備萬物之理才備萬物之能御物而不御於物是爲
萬物之靈康節邵氏曰人目收萬物之色耳收萬物之聲鼻收萬物之氣口收萬物之味○孔氏曰亶誠
也○聰明說見堯典○新安王氏曰誠聰明者生知之聖也
呂氏曰非靈之外別有聰明不過精粹清徹能全此靈耳○元后說見禹謨○愚曰天地雖萬
物之父母而不能自全其愛人雖萬物之靈而不能自保其
靈亶聰明之聖人則又人之靈者也故俾之作元后以父母
斯民裁成輔相使民物各得以盡其性然後天地之愛始全
而三才之道始備此言天地立君之本意也○呂氏曰此雖
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轄百王之標準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
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彼皮反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
忠良刳口胡反剔他歷反孕以證反婦
愚曰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惡孰不知敬
天今紂天且不敬況於他乎宜其不知體天愛民而爲惡日
深也○酒說見嗣征○孔氏曰冒亂女色○愚曰以無所敬
愛之心又昏於酒荒於色[illegible]人欲愈熾則凶惡愈
肆敢行言果於暴虐也○新安王氏曰罪人以族則濫及無
辜官人以世則濫及無德○孔氏曰土高曰臺臺上有屋無
室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東陽馬氏曰侈服謂凡服用
侈靡不止衣服[illegible]置民財以殘害萬姓○陳氏曰此言紂殘虐
不能作民父母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於此乎
細看○新安王氏曰刳剖也剔去肉也孕婦懷子者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呂氏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至此天理盡滅紂之心即天之
心天本無怒紂之惡極故天之怒與之俱極○愚曰天命文
考何自而見觀人心歸文王而怨紂此即天命○呂氏曰天
威非殺則不能將臺榭怠慢即是人欲非天威矣○三山陳
氏曰文王所謂大勳豈有利商之心哉使其道得達於天下
化紂改過自新則文王就臣位可以無憾天下之民各得所
安豈非文王之心勳乎惟其不然所以爲未集言未得遂文
王之志望道而未見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七全反心乃
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音咨盛音成既于凶
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林氏曰發武王名文王大勳未集則集其勳者在武王不可
緩然予與女音汝諸侯君臣之分不忍遽伐遲遲以觀紂之政
果若天意然而至十三年而紂無有悛改之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夷如踞夷之夷言倨肆也○孔氏曰
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也○犧牲說見微子○孔氏曰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illegible]盡也○林氏曰如春秋所書鼷鼠
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謂既于凶也如公秦氏將祭而亡

性所謂既于凶盜也○愚曰既于凶盜而紂不顧方曰吾有民
有命恃其民命不懲止其侮慢（紂所謂有民徒見天下林
林之衆耳不知民心已離所謂有命徒見身居人上耳不知
天命已絶○林氏曰雖至惡苟知畏天猶或有所不爲紂至
此則自絶于天地者決矣故武王遂伐之亦猶湯之伐葛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息亮反）上帝寵綏四方有罪
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三山陳氏曰此武王自任之辭天佑助下民必立之君師以
治之教之（愚曰君師皆一人之身漢唐賢君但知有爲君之責不知有爲師之責故刑政修而教化不行不知任作師之責盡則不足以盡君道也）爲君師者當相上帝以寵愛綏安四方紂既不能
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者獨不在我乎○愚曰有罪者所當
伐（指紂）無罪者所當赦（指當時之人民）其志在乎克相上帝寵綏四
方而已予何敢踰越也○孟子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

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同力度（待洛反）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
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予小子夙夜
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致天之罰

林氏曰既言紂罪當討又言討之必克凡勝負之理力同則
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新安王氏曰度德校善惡也
度義校曲直也○釋文十千曰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林
氏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至有臣億萬然皆懷離心我有臣三
千雖少於紂然皆合爲一心（無垢張氏曰心存於利則人各有心心存於義則古今一心）○三
山陳氏曰心一耳安得億萬天下之理公則一致私則萬殊
紂不能合人心於一以其私耳○愚曰惟億萬心則其力不
敵矣商罪貫積（蔡氏曰貫通也）盈溢則其德不敵矣天命誅之則其
義不敵矣○唐孔氏曰天命我誅紂我若不誅是逆天之命無

恤民之心則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呂氏曰天與人欲只一个當誅紂不當誅紂之心不誅則天所不欲爲也亦紂之逆天其罪同耳）○新安王氏曰弗順天則罪均故早夜祗懼（林氏曰勅天之命而不敢自專於是我天罰焉○三山陳氏曰紂之惡上天文王之德在肅將天威武王之衛在夙夜祗懼敬不敢爲使武王以天命人心之歸己泰然自以爲則不以爲武王矣）○孔氏曰受命文考告文王廟○
類說見舜典（釋文類祭名也）○孔氏曰祭社曰宜（蔡氏曰宜求見福佑）○毛詩傳
曰冢土大社也（呂氏曰此與湯敢告于上天神后同此所謂祭天地而不特告其神而無疑者）○三山陳○唐
孔氏曰伐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
不可失

愚曰矜與哀字四方民之意同○三山陳氏曰天人一
理民之所欲天所必從孟津之會八百諸侯豈人力哉○葉
氏曰紂穢德濁亂天下故伐紂爲清四海○呂氏曰天時灼
然不可失此正欲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意非後世所謂乘機
會赴事功之比也（三山陳氏曰時者當爲之宜也聖人不能爲時亦不能失時使武王居文王之時則當服事殷矣使文王居武王之時則當行撥亂之事矣豈非伐商之時乎）○武王之時乎禮運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
王伐紂時也

泰誓中九七章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林氏曰上篇是在河南將渡孟津時作誓而後渡河也中篇
是戊午日既渡而次舍於河之北次訖又誓也下篇是戊午
之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也三令五申謹之至也○孔氏
曰次止也○徇說見胤征○林氏曰武王先渡次河朔然後
諸侯之師畢渡來會王乃巡行而誓之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
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

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葉氏曰前篇師大會而誓此與後二篇獨言西土有衆君子者蓋紂都東北民被其惡者深不待誓告而知其可伐西土漸文武之德被其毒者淺猶恐未知伐事如宅民之以湯爲不卹我故申告其衆又告其君子呂氏曰以法自近於八百諸侯雖以義從武王惟誓西土諸侯爲本國之人先舉其在我者則他人不必詳○林氏曰周朝西土之人被文王之化者深故以爲言人。○呂氏曰人心本無息如天行健在人用之如何吉人用於爲善固思日孜孜凶人賊其良心善端幾殞然猶孳孳爲利蓋此心本未嘗息人自錯用之爾。孔氏曰力行無法度之事無所忌。張氏曰使紂移其爲惡之心以爲善則聖賢可至也惜其所趣之異耳。○孫炎曰耇老面黎色似浮垢。○愚曰播散棄去也昵狎愛也比親近也。○呂氏曰老成當親紂反播棄之罪人當遠紂反昵比之愚曰老成者紂不知其爲老成而反以爲罪人也罪人紂不知其爲罪人而反以爲老成也使其知之必不至此○林氏曰淫酗肆爲暴虐臣下化其惡分朋作仇脅以權勢更相殄滅橫及無辜呂氏曰君子以道義相朋越守由以同心小人徇私一爲朋黨則相仇害李林甫楊國忠以利相爲朋後亦以利相傾小人朋相害勢不得不然天下自然流毒及民至於無辜籲天生靈塗炭。○呂氏曰無所告愬而呼天穢德彰者聞達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張氏曰佑言天之所助命言天之所命。○夏氏曰桀昔弗爲天子今降之昔若於天位今黜之。○孔氏曰浮過也浮在水上爲浮。○三山陳氏曰紂罪過桀觀湯誓桀所不爲者紂無不爲之。○或曰剝傷害也喪亡去也元善之長良善也謂微子擯黜賊虐諫謂比干諫死張氏曰微子諫而去箕子諫而爲之奴○呂氏曰命即天之理謂可以爲己有說已有便見紂之不知天既不知天命自然不知敬乃天之理故謂敬不足行自然不知鬼神之德故謂祭無益自然不知民之當畏故謂暴無傷四句一理只緣根本錯。○三山陳氏曰謂者敢形於言也夏王有罪而商黜之商受罪過於夏則周黜之厥監在近何所疑乎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愚曰其著龜期之辭。○三山陳氏曰此武王以天下之責自任。○夢說見說命。○呂氏曰武王之卜非今人之卜蓋其心與天地等又合乎幽明通乎鬼神。○唐孔氏曰協合襲重也三山陳氏曰孔於夢卜見於休祥皆有吉兆聖人先天而天弗違故夢卜休祥特以爲此心之證耳若聖人所不當爲而求其合又安足信○唐孔氏曰戎兵也以兵誅紂必克夷平凡人也或曰夷傷也夷人猶傷殘人。○新安王氏曰心謂意慮德謂所行愚曰億兆人離心離德則爲獨夫矣○孔氏曰亂治也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及文母劉氏曰子無臣母之理蓋武王之后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呂氏曰武王之臣皆同心德者豈止十人特舉其大者言之。○愚曰舉人舉大事卜觀人心上觀天心稽之卜參之夢又必得仁賢以爲輔不敢專也。○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或曰仁人謂十亂○呂氏曰有仁人則親者斯能親無仁人則親者亦爲離紂無仁人雖箕子之親不爲用親者有踈矣周有仁人雖海濱之老來歸踈者亦親矣○孔氏曰天因民以爲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愚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湯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同上下疑有錯簡東陽馬氏曰百姓之有過必在我一人何所逃於天下之紛如此我可不任其責乎今朕所以必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王氏曰奮揚我武入紂之疆非及無辜取彼凶殘之人如紂紂之徒黨等而已。○愚曰張大也湯放桀以安民吾今亦伐紂以安民則於湯有光然武王亦曰湯放桀而有慚德今我亦有慚矣。○呂氏曰武王伐湯後

[illegible]。呂氏曰此武王激厲軍士作其氣勢也。孟子則取于殘殺伐用張

蒯反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凜凜力甚反若崩厥角

孔氏曰勗勉也。程氏易傳曰夫剛立之稱。趙岐曰子者男子之通稱。孔氏曰夫子謂將士東陽馬氏曰夫子如云丈夫男兒也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以伐之則克矣唐孔氏曰以己代人民畏紂之虐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蔡氏曰民畏紂如此汝當一心德以立功。愚曰此章疑缺文。孟子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呂氏曰紂之亡惟離心離德周之興由同心同德前既詳言至此復提起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其功克垂無窮

泰誓下九五章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孔氏曰戊午之明日。愚曰大巡謂周遍也。林氏曰天子六軍武王尚為諸侯但有大國三軍史指諸侯所會之師總述其多故曰六師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側略反朝陟遥反涉之脛戶定反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音敷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君子說見酒誥。無垢張氏曰天有顯然之道其禍福各以其類而彰善福之類也故善自取福惡禍之類也故惡自取禍以類相召天豈有心哉[illegible]

[illegible]

。三山陳氏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此人道之常不可須臾離者也。狎侮說見旅獒。荒怠說見禹謨。愚曰五常天人之理也紂既棄忽五常故上則自絶于天下則結怨于民周氏曰天非絶紂紂自絶于天民非怨紂紂自結怨于民。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呂氏曰朝涉水理所當[illegible]紂天理斷滅[illegible]。愚曰二事可忍孰不可忍是以作逞其威以殺戮人毒害痛病及於四海。三山陳氏曰姦宄回邪之人不知五常者也自然與紂相合故尊崇信任之師保以五常教君者也典刑即五常之見於法度者也正士以五常脩其身者也自然與紂不相合故放黜之屏棄之囚奴之新安王氏曰放黜即箕子郊社宗廟五常之不可廢者也則不修不享奇技淫巧五常所無也則作意為之上天不順其所為祝斷也斷絶降下之使之喪亡林氏曰時喪此時豈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乎罰之者天也奉天者人也爾當孜孜黽勉奉我以敬行天罰苟不知孜孜與恭行之理則反蹈乎狎侮不敬之機矣[illegible]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徒典反殲子廉反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呂氏曰人君繼天為后職在撫民若縱暴虐民是仇讎也古人蓋有為而言武王有為而舉不可以辭害意人心歸則為天子[illegible]。新安王氏曰紂大為威殺無辜及其父子兄[illegible]世讎。愚曰世讎非特一時虐我之讎而已[illegible]。孔氏曰立德務滋長[illegible]。夫惡務除本言紂為天下惡本三山陳氏曰惡本不去則武王之德無由滋於天下殄絶也殲盡也。孔氏曰迪進也。愚曰

果敢而決也毅強而確也（左氏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孔氏曰登成也○
林氏曰我能大與汝去其讎則是撫汝而可以為君矣汝衆
士庶進其果毅以成汝之君（張氏曰乃爾猶言汝也先后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新安王氏曰不迪謂不迪果毅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
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
罪惟予小子無良
孔氏曰稱父以感衆也（三山陳氏曰西土被文王之化深故稱文考以感動之武王此舉乃卒文王之伐功）
（文王非有心於得天下而救民於水火乃文王之志也）○三山陳氏曰顯亦光也比光為猶
著四方遠於文王故言光西土近文王故言顯大受多方四
方歸則受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唐孔氏曰勝非己功敗
非父罪崇孝責己以求衆心○愚曰武王以至仁伐不仁有
不戰戰必勝而後言受克于此見武王兢兢業業之誠心（三山陳氏曰此章當與泰誓今朕必往一章對觀之○蘇氏曰兵凶事也以武王之聖而猶有勝負之憂為文王羞是以先王重用兵也○愚曰用兵之道惟不敢以為必勝故能必勝自古用兵恃其必勝而敗者皆是也）

周書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去聲）虎賁（音奔）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孔氏曰戎車兵車也○風俗通曰車有兩輪故一車謂之一
兩（三山陳氏曰以其兩輪則稱兩乘）○周禮教戰以車為主車驟則徒趨（音）車行則徒
進車坐則徒止車作則徒起（新安王氏曰管仲作內政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天子之六軍六遂副之……甸不與也……族族師主之百家五族為黨黨正主之五百家五黨為州州長主之二千五百家五州為鄉鄉大夫主之萬二千五百家……伍長主之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主之……百人為卒卒長主之五百人為旅旅帥主之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主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帥主之……）
……車七十五人則伍長以上其所統皆……非可用出此言之管仲分國為二十一鄉……周禮井田之法而……為其猛甚矣○孔氏曰牧商郊地名○蘇氏曰春秋晉與秦
戰皆七八百乘武王能以三百乘克紂者其德與政皆勝
且諸侯之兵助者衆也○愚曰言車數兵數見武王克紂以
德不以衆也（泰誓言六師指諸侯所會之師也此言戎車虎賁指武王自兵也當見或問）

牧誓九四章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林氏曰武王以戊午渡孟津越五日癸亥陳于商郊（說見武成或問）甲
子朝誓將與紂戰○昧爽說見太甲○釋地曰國外曰郊○
鄭氏曰郊外曰野○司馬法曰三王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
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
致民志也○呂氏曰牧誓以交刃而誓（三山陳氏曰禹甘誓湯誓皆一時……）
王左杖（直亮反）黃鉞（音越）右秉白旄（音毛）以麾（許危反）
唐孔氏曰大斧曰鉞黃鉞以黃金飾也旄旄牛尾○新安王
氏曰杖鉞示誅有罪秉旄所以麾三軍進退○呂氏曰武王
自臨陣與士卒同勞苦
曰逖（他歷反）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茂侯反）微盧彭濮（音卜）
人稱（平聲）爾戈比（去聲）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三山陳氏曰逖遠也西土人至此遠矣得無勞乎所以慰撫
之○愚曰友邦冢君指所會之諸侯（三山陳氏曰友邦冢君下稱司徒以西上至此又……）
……○三山陳氏曰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即諸侯之三卿（林氏……）……曰亞副也亞旅之職小

宰小司徒之類也旅衆也副貳以下是也。師氏謂見禮命
愚曰師氏掌兵在王左右者也。葉氏曰百人爲卒卒有長所謂百夫長也五
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皆有帥則千人之間宜亦有長
所謂千夫長也。愚曰按左傳庸濮近楚蜀西蜀羌西羌。
孔氏曰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八國皆蠻夷。呂氏曰當
時歸者八百國舉遠以知近舉小以見大。孔氏曰戈戟干
楯也。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相並扞敵
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呂氏曰令各各嚴整以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頻忍反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悉各反今
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
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三山陳氏曰言紂於夫婦父子兄弟君臣之天理皆倒置。

孔氏曰索盡也。愚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
地之大義也物以反常爲妖牝雞司晨婦人用事是反常也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其妖也。孫氏曰婦妲音旦己也泰誓
言紂之惡終於悅婦人此誓言紂之惡始於用婦言豈非紂
之亡始終出於此乎列女傳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舉者貴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
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林氏曰炮烙殺人以取一笑則雖妲己不道又過於紂。愚曰
此是不知夫婦之正。呂氏曰紂昏棄其所陳之祀而不答
蘇氏曰祭所以報也故謂之答。愚曰此是不知祖考之恩。孔氏曰王父祖
也王父弟同祖之弟也母弟同母之弟也。蘇氏曰王父弟
及母弟皆先王之遺嗣不以道遇之。愚曰此是不知兄弟
之愛林氏曰紂既爲妲己所蠱惑聰明蔽故無所不爲。孔氏曰逋亡也紂棄其賢臣
而尊長多罪亡走之人信用之。愚曰此是不知君臣之理
。三山陳氏曰人道之常蕩然則天罰所必加。呂氏曰恭

行天罰下而軍律嚴整便是所謂義理不外於法制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許玉反哉不愆于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音皮
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
于爾躬有戮
孔氏曰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新安王
氏曰此足法也。孔氏曰伐謂擊刺。新安王氏曰此手法
也無若張氏曰休止以養其力勢齊以整其部。林氏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齊之師不可以無紀律也。孔氏曰言
按進一心。新安王氏曰如此則不輕進不多殺所以勝而此所謂節制也。蘇氏曰孫武言其戰也其勢險其節短故不過六步七步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少休而整齊之。呂氏曰戰陣如兵之形勢爲下或撒情謀隙故數止齊亦不妄殺人之法盡亡而後有復度其長各自止
只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二帝之如一人後世之師有追奔行三百里者紀律安在。孔氏曰桓
桓武貌貔虎屬也羆如熊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
於牧野。蘇氏曰紂師能奔來降者勿復迎擊以勞役我西

土之人呂氏曰西土人但以殺爲功而已。愚曰始言步法止齊而曰夫子勗
哉中言手法止齊而曰勗哉夫子用兵以節制爲尚以武勇
爲主武王慮其或怯故喻以虎貔之勇又慮過於勇而妄殺
故以殺降爲戒而又曰勗哉夫子反覆其辭三致其勉爾所
不勉則於爾躬有戮兵事尚嚴不容不以威儆之也呂氏曰武王之
誓比前代雖繁然已覺有殺伐比其誓所誓之言猶反覆矣

武成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新安王氏曰識記也步自周于征伐商往伐也歸馬放牛歸
獸也自祀廟至終篇則記其政事也。林氏曰篇內云大告
武成故以名篇非專主於武也。呂氏曰武成見武王有取
商之規模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法
理秦始皇隋文帝晉武帝亦能乘機會取天下而亡不旋踵

者素無以定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武成 九六章

惟一月壬辰旁步光反死魄普白反越翼日癸巳王朝如字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

林氏曰一月即泰誓一月也○唐孔氏曰旁近也月之輪郭無光處名為魄朔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故朔為始死魄二日為近死魄望後一日為始生魄此月辛卯朔壬辰乃月二日也○禮記月明生於東魄載於西 [illegible]

[illegible] 日也 [illegible] ○孔氏曰翼日明日也 [illegible] ○唐孔氏曰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孔氏曰步行于往哉始也○唐孔氏曰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 [illegible]

[illegible] ○袁氏曰文王都豐武王既誅紂復歸舊都猶湯既黜夏復歸于亳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歸馬于華胡化反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愚曰此偃武之事也○孔氏曰山南曰陽○蘇氏曰華山之陽有川險絕可入不可出桃林在華山東亦險阻 [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偃武之急如此以見用兵定天下非其本心 [illegible]

[illegible] 所以安之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音俊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愚曰此下皆修文之事也○新安王氏曰甸服侯服衛服之邦 [illegible] 駿大而疾也奔走於廟執事木曰豆竹曰籩祭器也○柴望說見舜典○孔氏曰先祖後郊自近始○新安王氏曰以武功之成告于祖宗天地及山川之神舉禀而祠所以禱也功成而祀所以報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音泰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他綜反未集

愚曰既祭祀然後告諸侯生魄望後也○冢說見伊訓○林氏曰武王既克殷有天下故外之諸侯內之百執事咸來受新命于周○新安王氏曰羣后指當時諸侯之受命者告之○中庸曰武王末受命追王大王王季○唐孔氏曰先王謂后稷 [illegible] 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啟土公爵劉名后稷曾孫能篤厚前人之功業 [illegible] 太王后稷十二世孫名古公亶父王季太王子季歷也文王昌王季子也○三山陳氏曰太王始基王者之迹如孟子言

民歸之類可見王季纘續大王之業勤於王家如詩所稱
長克君之類可見文王能成其功如伐崇伐莒一怒安民皆
其勳也。愚曰方夏謂華夏之方。三山陳氏曰膺天命撫
方夏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大邦以力自強者也遇文王而
力無所施故以文王爲可畏而有以畏其力小邦以德望人
者也遇文王而獲遂所願故以文王爲可懷而有以懷其德
文王初無心於德力之辨也（葉氏曰大邦畏其力然戴於天下小邦懷其德然文王之德也）。呂氏曰文王
地方百里而大邦長者非畏其力乃畏其德耳所謂德威惟畏也。愚曰統總也緒也以喻帝王
基業。孔氏曰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蔡氏曰文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著于天下凡九年也）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
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在醉反）淵藪（素口反）予小子既獲仁人

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亡百反）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
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
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愚曰文王志在安民而非志於伐商武王蓋承其安民之志
耳。孔氏曰底致也（東陽馬氏曰底其罪於天地山川之神）。唐孔氏曰告皇天
后土即泰誓言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天地尊之至皇天后土
皆以君言之也曰以下乃述其告天地山川之辭。蘇氏曰
有道指祖父也（蘇氏曰有道曾孫見周世世修德）。孔氏曰大正以兵征之也
。東陽馬氏曰禽獸草木皆天所生之物。呂氏曰人君當
輔相天地參贊化育使人物各遂其性今紂於天物則暴之
絕之於烝民則害之虐之。唐孔氏曰萃聚也水深謂之淵澤
無水名藪。蘇氏曰天下有罪逋亡逃走而歸紂者紂皆主
藏之如淵藪之聚魚鱉鳥獸仁人謂亂臣十人。杜預左傳

注不以道取曰略。呂氏曰仁人盡天地之心惟獲仁人
武成敢承上帝以遏絕亂略謂伐紂。愚曰華草木之英也
夏者也大也中國稱華夏謂文物盛大也南曰蠻北曰貊
總言之則蠻貊猶言夷狄也。廣韻曰俾從也。恭說見甘
誓。三山陳氏曰成命一定而不可易決於伐商也肆遂也
武王居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師吊民伐罪秋毫無犯
以安其士女而已。愚曰士女猶曰男女也詩中士多對
女言之。林氏曰士女喜悅以篚筐盛玄黃之幣以迎我師
願我周之當王天下也然此豈人力所能致蓋天之休眷有
以震動人心故人皆歸附我大邑周也。孔氏曰神庶幾助
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三山陳氏曰伐紂之舉天人皆不能違況鬼神乎之羞亦神之羞也。東陽馬氏曰謂人神以[illegible]武王以至仁伐不仁不敢視爲必勝故以此祝之[illegible]）。愚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直刃反）于商郊（陣也）俟天休命甲子昧爽

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丁老反）戈攻于
後以北血流漂（匹消反）杵（昌呂反）一戎衣天下大定
三山陳氏曰戊午即泰誓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愚曰紂衆
叛親離周師既至必將有內潰迎降之事故陳于商郊雍容
不動以俟之所謂俟天休命也已而前徒倒戈非天之休命
而何。昧爽說見太甲上。愚曰旅師也。孔氏曰如林言
盛多會逆戰也北走也杵舂器漂杵甚言之（宋氏翻語杵曰杵或作鹵楯也）。
三山陳氏曰紂之衆無有與周師爲敵前徒自倒戈攻其
後以北走盡其後乃紂之惡積民怨之深故因此反攻之殺
人之多理所宜然非武王殺之也。薛氏曰戎衣甲冑之服
。愚曰武王之兵初不血刃但一被戎服天下已大定。皇
極經世紀數自成湯至紂二十八王凡六百四十四祀（起乙未盡）
戊寅而天下歸周自武王至赧王三十七王凡八百六十七年

[illegible]示周之

乃反商政政由舊

新安王氏曰反紂惡政政由先王舊典[illegible]

由三代舊則其治所以不及周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

力代反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新安王氏曰此所謂反商政也○唐孔氏曰釋放也封積土

也式者車上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式（孔氏曰憑式不敢出）遂以式為

敬商容商賢人紂貶黜之退私室閭里兩也武王過其閭而式

之鹿臺鉅橋紂所積之府倉○孫氏曰散者分而布之也發

者開而出之也賚予也（薛氏曰大賚所以及之廣非專財粟）○三山

陳氏曰賢者民之望而紂絕之財粟民所賴以生而紂奪之

武王反其政民安得不心悅誠服哉此乃[illegible]當然非武王

欲以此收天下之心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新安王氏曰此所謂政由舊也○孔氏曰爵五等公侯伯子

男列國凡三等○孟子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蘇氏曰孟子與王制所言皆同此周制也鄭子產云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而周禮乃以公之地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illegible]孟子去古未遠其言已[illegible]

先儒以為[illegible]周禮[illegible]全書明矣○愚曰樂記曰武王克商未下車而封[illegible]之後[illegible]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illegible]

[illegible]伐及功　○愚曰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illegible]新安王氏曰所謂[illegible]

[illegible]

五教說見舜典○孔氏曰所重在民及五教與食喪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不趨於詐慝明其義使天下不徇於利崇德使

人知所以尚賢報功使人知所以勸忠（林氏曰[illegible]崇之[illegible]新之）

之以賞　而已　說文曰拱斂手也○愚曰垂衣拱手無為而天下治

呂氏曰武成與堯典舜典禹貢不同終篇一語則與堯舜無為而治如一　○葉氏曰自王若曰至此皆誥

羣后之辭史官載之以識其政事之詳焉（此篇誥儀多以為錯亂各更敘其[illegible]不然）

凡書皆史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書卷之六

[illegible]卷之七　　陳大猷集傳

洪範　周書

孔氏曰洪大範法也（愚曰範模也故以範名）。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氏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蔡子明曰河圖之文[illegible]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illegible]……[illegible]）。詳見或問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林氏曰商人倒戈併攻殺紂（荀卿曰殺紂者殷人非周人也）。孔氏曰武庚紂子一名祿父立以為王者後。箕子說見微子。呂氏曰武王革命除天下之大害以箕子歸又傳天下之大法箕子初無歸周意以箕子歸者武王也箕子欲道百王範既遇武王安得而不言哉（蘇氏曰箕子[illegible]……[illegible]）

洪範凡十一章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之逸反）下民相（息亮反）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孔氏曰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商（[illegible]……[illegible]）。朱氏曰十有三祀即泰誓載武王伐紂之年則訪箕子當在下車之始[illegible]矣。呂氏曰訪謂不敢召而至孟子所謂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也。王氏曰致禮然後問故先言王訪于箕子而後曰王乃言。愚曰先以嗟嘆繼呼箕子而不名（示尊敬也）。孔氏曰陰默騭定（爾雅曰[illegible]）彝常倫理也。愚曰上天默定下民佑相協其居（[illegible]）謂使之得所以生也（[illegible]）我不知其彝倫所以次序之由。朱氏曰彝倫指洪範九疇而言（[illegible]）。劉歆曰此武王問箕子以洛書之意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音因）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多路反）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王氏曰致禮以問然後告故於是箕子乃言。愚曰箕子稱我而不名下文以而汝稱君皆不臣於周之意又樂道其勢之義也。孔氏曰陻塞汩亂疇類畀與斁敗也。朱氏曰洪範九疇指洛書而言水性下流鯀不能順其性而遊之但為隄防以陻塞之水失其道泛濫中國故五行皆不順其所是為亂陳其五行（[illegible]）理也鯀逆天理得罪於天故天不畀以洛書而常道所以敗言洪範九疇之理晦不明也殛死謂放之羽山而死。蘇氏曰以其殛死知帝震怒鯀與謂繼鯀而登用錫禹洪範九疇謂洛出書也。愚曰彝倫攸敘言九疇之理所以明而不紊也（[illegible]）。劉歆曰此箕子對武王以得洛書之意

初一（[illegible]）曰五行

愚曰五氣運行於天地間未嘗停息故名五行五行之氣以一日十二時之中亥子屬水寅卯屬木巳午屬火申酉屬金辰戌丑未屬土時中又分十干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則行於十日一甲子又大行於六十日一年又大行於四時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四季月屬土又大行於[illegible]者禀運於天所言九疇是也以於地水火木金土五材是也形造化萬類無一不本於五行故居初一五行無所待而自然者也故不言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

朱氏曰五氣運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呂氏曰五事者形色天性也聖學精微所當從事於此故謂之五事○愚曰五者當敬以用之敬則此心常存卓然為一身之主四肢百骸皆有所聽命以供其事云為思慮莫不循當然之則此入道之本聖學之大原也○無垢張氏曰九疇之多人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心敬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哲精神所運上而五行下而福極無不得其所洪範之要在於敬而已

次三曰農用八政

孔氏曰農厚也○南豐曾氏曰五事敬則身修矣身修然後可以出政而治人故次三曰農用八政○唐孔氏曰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新安王氏曰八政皆生民之所以[illegible]故當以厚用之[illegible]毒民然厚用之以[illegible]所以厚民然皆其厚德可見矣

次四曰協用五紀

紀說見五子之歌○愚曰五者天時所以相維也正人而後可以正天而政必本於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謂五者之紀協合不差也新安王氏曰[illegible]以正天時以首於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

漢志曰皇人君之稱○愚曰極者不可增不可損極至之義標準之名也○朱氏曰皇極謂人君立極也蔡氏曰[illegible]○愚曰八政以治人五紀以正天皆政也而未及於道化皇極者聖人執中道以立教化也故次五曰建用皇極新安王氏曰九疇之數五居其中[illegible]於中而皇極之謂立之於上使天下視為標準而取則焉也[illegible]○唐孔氏曰皇極不言數者以該統九疇理兼萬事非可數能盡故也

次六曰乂用三德

愚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為治又當用三德故次六曰乂用三德三德乃時中之道皇極之用也

次七曰明用稽疑

唐孔氏曰稽考也考正疑事○朱氏曰德雖應變無方而事變又有非人謀所能決者故當稽之鬼神故次七曰稽疑呂氏曰見聖人至公之体不敢自專[illegible]○薛氏曰聚非明無以決非特明於人事又當明於天地之道鬼神之情而後疑可決也新安王氏曰明用[illegible]欲其[illegible]之審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唐孔氏曰庶衆也徵驗也言所驗者衆也○南豐曾氏曰人治極而通於神明盡矣然猶未敢以自信也必參吾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愚曰念用者省念而不敢忽忘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威漢書作畏[illegible]

蘇氏曰威畏也古者畏威通用極窮也苦也○王氏曰嚮者慕而欲其至威者畏而欲其去也新安王氏曰自五行至五福[illegible]則協氣成象[illegible]

民為之福之類是也則並其以箕民徵者為六極之應五福天下人主之以當慕之故謂之嚮從此則以順福焉六極在天下人主之以當畏之故謂之威從此則可以致者無不求矣○林氏曰嚮威者君人有所慕有所畏而以制其民之者也○唐孔氏曰此章自初一至次九乃禹所第敘小劉氏以為敬用農用等亦禹所加○馬融曰從五行至六極洛書文也○愚曰九疇者聖王所以達造化之原盡性命之理治人正天叙道德立教化通幽明之情調精祲之妙以成大順而福養生者也所以和同天人而為三才之宗主也信乎為經世之大法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朱氏曰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放此○濂溪周氏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為陽動極而靜靜而為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土金木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愚曰陰陽各有老少陽生於子[illegible]行至寅方於時為春陽動而散是為少陽其氣溫而為木行[illegible]方於時為夏陽盛而躁是為老陽其氣熱而為火行陰[illegible]於午而右行至酉方於時為秋陰止而斂是為少陰其氣涼而為金行[illegible]地行至亥子方於時為冬陰盛而凝是為老陰其氣寒而為水行[illegible]於子而陽生焉偏陰偏陽不足以化生萬物有沖和之氣[illegible]於四時之間十行也四時之運即五行相生之序也土[illegible]居中央於四季月寄於辰戌丑未之位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愚曰水者氣之湛而寒者也火者氣之[illegible]而熱者也木者氣之舒而溫者也金者氣之斂而肅者也土者氣之沖和者也[illegible]水之寒火之熱陰陽之正氣也木之柔金之剛陰陽之[illegible]粹然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唐孔氏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此其成數也繫辭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

也又曰五行之生必首於水物生之初其形皆水也金石之產其初亦乳一陽之氣孳於子一日之時始於子[illegible]者水也天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氣始動者陽也聚而靜則成水凝而氣成形可見者陰也故曰天一生水[illegible]成之故其方為北方之卦以一陽[illegible]水之既成則陰物以抗其陽而其一陰之氣生於午午火也[illegible]於陰而成於陽凡物莫不有火[illegible]故曰地二生火天七成之[illegible]出為方其未出則陰物方之卦以一陰居二陽之中[illegible]七成之故其氣燥而熱[illegible]火者水之[illegible]也故水居一火居二而為五行之先[illegible]生也木之生得陰為質方之卦以二陽居一陰之上其氣散而溫[illegible]而成於陽[illegible]之生得陽而堅剛故曰地四生金天九成之金之為物則從中之陰也金故為西方之卦以一陰居二陽之上其氣斂而涼故木居三金居四陰陽之四土生於陽而成於陰陰陽和而為沖氣萬物之所以生者皆土為之終也故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諸說五行氣質相生之序則曰水木火土金分以土居中也其生數則曰天一生水其次地二生火形質之次為四行之所託而五數居中土位也物之生其始皆為水其中皆為土故土居終焉太極圖可知矣然水不成於地二而成於地六火不成於天三而成於天七木不成於地四而成於地八金不成於天五而成於天九土不成於地六而成於地十何也蓋天地之數止於五河圖洛書其中皆五故一二三四五為生數其為十也則陽之兩一陰一陽之謂道陽以奇陰以偶陽未有偶陰未有奇陰陽相須而能生成者也故以奇生者成於偶以偶生者成於奇六者一之偶也地六所以成水七者二之偶也天七所以成火八者三之偶也地八所以成木九者四之偶也天九所以成金十者五之偶也地十所以成土故六七八九十為成數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以此可見矣○王氏曰五行之為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剛一柔一晦一明故有清有濁有上有下有左有右有吉有凶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上聲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朱氏曰潤下潤濕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升愚曰水陰也故潤而下火陽也故炎而上曲直謂生而有曲有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無定體種曰稼斂曰穡土性發生稼穡乃所生之大者土沖氣言稼穡則陰陽和純○蘇氏曰曰者所以名之也土不曰曰而言爰爰於也土無成名無專器無定位言於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愚曰潤以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稼穡以用言皆主民日用之利言之也新安王氏曰土兼此者於稼穡以生民粒食之用言之也[illegible]五行則潤下用之於灌溉炎上用之於烹飪曲直[illegible]之從革則從革之用之於宮室器用也○詳見或問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陳氏曰水不潤下而鹵則鹹 孔氏曰水[illegible] 火不炎上而焦則苦木不曲直而酸結而為實則酸金從革而成辛 [illegible] 土稼穡而成甘 [illegible]。

孔氏曰致其類則言作。蘇氏曰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也人之用者惟味尤急故舉味以見其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可推矣。唐志曰五行見象於天為五星分位於地為五方行於

四時為五德四與於人為五常用於人為五材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而總其精氣為五行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於物為最靈。孔氏曰自此章而下皆箕子所演 朱氏[illegible]

[illegible]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唐孔氏曰貌揔身也。愚曰人之生形體先具而後氣運之其後則目知物之美惡耳聽事之然否而思慮生焉此五事先後之叙思則五事之主也 呂氏曰孔子告顏淵[illegible] 工夫。潁濱蘇氏曰人稟五行之氣以成形書為五臟發為五事脾屬土脾之發為貌皮肉筋骨髓腦皆脾之餘土之屬也肺屬金肺之發為言肺之於人聲氣之所從出入也肝屬木肝之發為視腎屬水腎之發為聽心屬火心之發為思自黃帝以來言之詳矣醫者其未今不廢於是則無以治病

而生殺人漢儒以貌為木以視為火以思為土非也 [illegible]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illegible]

愚曰此五事之德恭謂[illegible]從謂順理。孔氏曰明清明無蔽聰察察不惑睿通於微。無垢張氏曰貌德本恭言德本從視德本明聽德本聰思德本睿 [illegible] 其或不恭不從不明不聰不睿是以蔽之人欲而違天理也。愚曰天生烝民有物必有則貌言視聽思所謂物也恭從明聰睿所謂則也 朱氏曰五者所具[illegible]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愚曰作者充而致之之謂肅齊一也 孔氏曰肅心敬[illegible]。朱氏曰乂謂理治。孔氏曰哲照了謀所謀必成當聖無所不通 [illegible]

愚曰自恭而充之則齊一清整而能肅自從而充之則理當人服而能乂自明而充之則洞達昭徹而能哲哲者明之至也自聰而充之則審量定計而能謀自睿而充之則無所不通而能聖 [illegible]。新安王氏曰人心如[illegible]則混濁者動而清明者亂以為欲所汩則未有能思而通者故思所以致睿而敬所以主思敬立心存然後其思始通思通而作聖則肅乂哲謀兼之矣故五事之用該於敬之一字也。朱氏曰此學問之極功盡性踐形之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林氏曰食者務農重穀之政也如井田之類貨者阜通貨財之政也周官司市泉府之類民用所資皆貨也祀者奉祭祀之政也。愚曰司空掌邦土度地居民之政也司徒掌邦教擾遷民之政也司寇掌邦刑詰姦禁暴之政也賓所以親邦國諸侯僭賓之政也師所以卜邦國立武足兵之政也。三山陳氏曰八政或言事或言官互見也。朱氏曰八政以緩急為次序。愚曰民生莫急於食而貨次之。蘇氏曰食貨所以養生祀所以事死故祀次之新安王氏曰以祭祀繼食貨者報本之義出於天理之自然也至人因人心之天理故衣食足則教之祭祀何以備其物哉之以廣不忘本也。愚曰養生事死須要得安其居故司空次之詳見居官居安而後教可施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司徒次之。朱氏曰教之不從而後刑之刑所以弼教也故司寇次之內治既舉而後外可理故賓所以懷諸侯諸侯或有不庭則征伐之故次賓次師焉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唐孔氏曰自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宋氏曰以紀周天之度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宋氏曰以紀日行之度自夜半至明日夜半周十二時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宋氏曰以紀日行之度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以紀氣節早晚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以敘氣節一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自冬至小寒是也一為節氣一為中氣節氣月初也中氣月半也立春是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是也其餘皆然辰謂十二辰以紀日月會日月交會見典注。曆數說見禹謨及或問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林氏曰舜執其兩端用中于民湯執中文王建中于民皆建極之事也。愚曰有極者固有之理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

林氏曰人君立其極以示民使民觀感而善則天之百祥自以類應而無夭閼札瘥凶困亂暴之患故皇建有極乃所以斂是五福而與其衆民也新安王氏曰人君以一身建極於上使民皆有以觀感而化焉則是斂五福以與民非以物錫之也以人之所仁者錫之以福耳實非以爵祿之私而錫之也。或曰斯民莫不皆具是極惟為物欲所蔽故失其極今人君既建以示之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皆於君取極。呂氏曰人君乃萬民之所取中也使有一民不得中則於君之職分有虧惟是庶民皆歸於極即是民錫汝人君保極處。愚曰敷錫是上錫下錫汝保極是下錫上。孔氏曰淫過也朋黨也。潛孔氏曰比阿比也。愚曰佛老之徒虛無曠蕩流於太過所謂淫朋也諸子百氏比附一曲失於不及所謂比德也二者皆非中也民言其在下者人言其在上者互文也。朱氏曰言民人所以能如是皆君之德有以為之標準也。愚曰此疇自為七節此第一節總言人君建極而斯民歸極已下六節皆申明此一節之義言之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蘇氏曰有猷有謀者愚曰此有謀略者有為有才者愚曰此有才能者有守有執守者也愚曰此有操守者。曾氏曰不協極不罹咎者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之類狂矜愚所謂不協極也以其肆而不蕩廉而不忿戾直而不詐所謂不罹咎也。愚曰皇君也。孔氏曰而汝康安也。王氏曰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而康而色之謂也。蘇氏曰汝當常安汝顏色以受人使人人得自獻不汝憚也有自言者曰我所好者德也雖真偽未可知人君亦當錫以為善之福。林氏曰凡錫福皆教以中道致福之理也與惟辟作福之福不同。愚曰聖人建極皆能兼得中行

而與之資禀有高下不齊一律齊行猷有為有守蓋過人之
質可至於極者若由賜之徒是也當念之而不忘不協極不
罹咎乃中人之質可引而至極者若狂狷之徒是也當受之
而不拒其以好德自言者蓋凡下之質若互鄉之童見孔夫
子問我若是也亦當以善教之天子之與非能日接庶民相
從也所謂念之受之錫之者若命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
徒論選士而升之學大司樂論造士以告于王及鄉大夫各
教其所治考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及天子親視學者皆是
也時人但上三等人言如此兼收並育則人皆感發向化惟
君取極矣

無虐惸[illegible]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illegible]而邦其
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孔氏曰惸無兄弟也無子曰獨。三山陳氏曰惸獨謂孤寒
寡援者高明謂爵位貴顯者。林氏曰人既歸極則君當進
用之以為勸率若有才能不以其勢之惸獨而虐之苟無才
能不以其勢之高明而畏之凡人之有才能者使進其行於
朝廷之上謂官使之則邦家賴之而昌盛[illegible]
知。東陽馬氏曰富猶言家足。孔氏曰穀善也。林氏
曰好與鄉黨自好之好同猶言有所顧藉也有常產者有常
心凡其正人之道必先富之而後可納之於善。愚曰苟遺
佚而不得行其志困窮而無以養其身是不能使其有所賴
於汝之邦家斯人將怨懟推沮自陷於辜者多矣上一節是
廣大以遂育人才此一節是大公平以拔用人才申明第一節
建極錫民之意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林氏曰此下愚不移雖教之而不率無可奈何者故並言而
不教必欲盡教之彼既不從然後為戮之過然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
如此而彼猶無好德之心是終不可救棄之可以無愧而非
遽絶之也[illegible]

無偏無陂[illegible]遵王之義無有作好[illegible]遵王之道無有作惡[illegible]
反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illegible]
反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愚曰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遵循也義者心之制理勢之宜也
好惡者有當然之理不容以私意作為于其有道焉夫有路此
言道路互辭也道路即義之可通行者也偏謂偏於己黨謂
黨於人蕩蕩廣大貌平平夷易貌正直指端方也。朱氏曰
偏陂好惡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己私之見於事者
也言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上之化也。林氏
曰此一節反覆吟詠實詩之體各取音韻之協不必盡有其
義遵者自外入之辭由是而繼之則無事於遵而自合於王
道矣。愚曰蕩蕩平平正直皆有王道之一體由是以合於
中然後為極故必會歸有極斯為至焉會如四海會同之會
歸如殊塗同歸之歸[illegible]
[illegible]此承
上文言聖人能作成人故人皆趨極以申第一節凡厥庶民
惟皇作極之義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
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林氏曰語既更端故加曰字以別之。孔氏曰以皇極之道

布陳言教。新安王氏曰順理而教曰訓。愚曰上是聖人以身盡道而示極此是聖人以言明道而闡極聖人建極二者不偏廢也皇極之敷言非它惟即此秉彝之理順而為教即順天理而為教也故凡其教民於皇極所敷之言順其教而不違行其言而不墜（或謂無民亦以極敷之言教告以見之告詔飭久之謂明順而行之亦通）。新安王氏曰以道示人而天下見之謂之光天下順行聖人之教於此道昭然有所見起居食息常若相與周旋而不離也故曰以近天子之光（愚曰酒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光或謂為道德之光輝或謂為指識之光明皆過然必有諸於中然後有見於外其理一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愚曰箕子總繳上文更端而言曰聖人之建極如是斯可繼天為子作民彊母以受天下之歸往矣不然則有愧於天無以作民父母而不足以為天下王也（或謂人君建極能如上文所言則是天子作民之父母以為天下王而非以位勢為王也亦通）。林氏曰人同稟天命之性初無智愚賢不肖之分然其所稟之氣則有清濁美惡之殊故有上智有下愚於上下之閒有中人上智者以所事於教下愚者雖教之而不入其所及者惟中人以愚曰上智下愚皆寡惟中人天下皆是也行之盡其道則可造於極待之失其道則未免入於惡故皇極之建聖人所以費大委曲然所不盡其至者凡為中人設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正直說見下文。馬氏曰克勝也。朱氏曰剛克主於剛勝柔克主於柔勝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愚曰平者治之至康者安之至。孔氏曰友順燮和也。愚曰沒水為沈伏水為潛。新安王氏曰遇平康之俗彼固自正亦以正待之無事乎裁制矣彼固自直亦以直待之無事乎矯枉矣（愚曰如皋陶廣揚於變之民周家持一道之俗是也）彊弗友彊梗不順者也則當剛勝（愚曰如商奄之待四凶成王之待二監是也）燮友和柔順服者也則當柔勝（愚曰如湯武之寬唐虞之示懷無刑附之民是也）。沈潛剛勝者易失之過當養之以沈潛沈靜而不蹤潛藏而不露則剛不至於暴柔勝者易失之不及故當抗之以高明高而不可抑明而不可欺則柔不至於懦矣（林氏曰如天地之造化雖本於陰陽沖和之氣然不能無寒暑之極而一陽生暑之極而陰生然後成化育聖人治天下亦猶是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頗普多反　僻匹亦反）民用僭忒（僭子念反　忒它得反）

王肅曰辟君也。葉氏曰作福柔之事也作威剛之事也周官八柄馭羣臣爵祿予生皆作福也置奪廢誅皆作威也。韋昭曰玉食珍異之食也。張氏曰側不正頗不平僻不中也。林氏曰福威玉食實人主之權勢所操以用夫三德者也故爵賞刑威之權必出於君而不假於臣下假則威福之柄下移若齊之田氏宋之子罕是也玉食則凡乘輿服御之不可假人者皆在其中乃人君之名器所以尊崇萬乘之勢者亦不可假於臣下假則下陵上替如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是也人君能自執此三者則威福在己名分謹嚴斯能操縱予奪用乎三德以為皇極之用。東陽馬氏曰人臣苟擅此之權專此之奉則害于汝之家凶于汝之國（愚曰言臣則彼言）在位之臣視效而側頗僻（孔氏曰大臣威福由己則小臣附下罔上為側頗僻也）。呂氏曰謂貴之寵懷私天下之民相效而僭越差忒不復名分之守如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必僭諸侯家臣必僭大夫此必至之患也（愚曰三德隨時而用不專於一中也然歸之於皇極亦中也惟君所用以一於中亦中也）王氏曰皇極者君與臣民所共由也三德人君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林氏曰聖人以皇極經綸天下之大經而與斯民共之又以三德宰制天下之大權而總攬於己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則斯民相率而歸於大中至正之域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霽子細反）曰蒙（蒙武工反）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

占則從二人之言
孔氏曰龜曰卜蓍曰筮 [illegible]
[illegible]
蓋以○唐孔氏曰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為卜人筮人
之官乃命以卜筮之事卜兆有五雨兆如雨下霽兆如雨止
蒙兆蒙闇驛兆落驛不連屬 [illegible] 克兆相交錯五兆不去上
一曰二曰龜兆所遇無先後也筮卦有二卦各三爻重二卦
乃成一卦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illegible]
[illegible] ○朱氏曰衍推也忒變也上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
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擇其變 [illegible]
[illegible]
○唐孔氏曰立是知卜筮人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各用三人
善鈞從衆自上古卜筮為法有二三法並用法有一人故卜
筮各有三人 [illegible]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新安王氏曰大疑謂國有非常之事未能決者周官有大事
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朱氏曰卜
筮觀未者古法先斷人志後命於蓍龜蓍龜之靈不至越於
人也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illegible]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
其逢吉
朱氏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
靈不至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
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
龜筮為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為吉若龜筮二而逆則必咎必
矣 [illegible]
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為大同之吉 [illegible]
[illegible]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朱氏曰此條推君謀配於龜筮亦吉○愚曰此與下二條以
貴賤為次第 [illegible]
[illegible]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朱氏曰此條推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illegible]
[illegible]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朱氏曰此條推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朱氏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
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凶○唐孔氏曰內謂祭
祀冠昏外謂出師征伐
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朱氏曰此條龜筮皆逆於人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林氏曰此聖人所以盡幽明之情以酬酢天下之變自求
多福而遠於悔吝也聖人正心誠意以修其身天人之際應
之如響故以龜筮斷天下之疑而無所惑所可信者在吾心
之至誠耳不然則是巫覡一技何足尚哉 [illegible]
[illegible]

於皇極三德之後不可[illegible]語也

之庶徵

林氏曰洪範本於至誠以盡其性極於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蓋天地與人一氣耳作於此必驗於彼天地造化雖運於無迹之表而原其得失休咎之應實係於人君人君所以盡天命之性者必首其貌言視聽思之用充於肅乂哲謀聖然後可以踐形以為贊化育之本由此施於八政至於五紀協皇極建三德乂稽疑明又以天地陰陽之運見於雨暘寒燠風之應與夫歲月日時之變象者以驗夫己之休咎適其所感而省躬修德焉則贊天地化育以與天地參者始為至矣。朱氏曰自五行而下得其道則有衆休之證自五行而下失其道則有衆咎之證得失在於身休咎應於天匹夫尚然況人主乎林氏曰自五行至稽疑其得失之應皆驗於此不特為五事之證驗也。新安王氏曰徵以一驗[illegible]如賈日書言一出熒惑退舍衆驗明徵不可誣也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孔氏曰暘日也燠煖也。朱氏曰六者庶證之目。王氏曰雨暘寒燠風所以目五者來備以下之事時所以目王省惟歲以下之事朱氏曰舊說謂五者以時至因下文休咎證無時字然為常不應獨奪休證且方曰庶證何得遽言時耶○林氏曰陰陽之氣運於天地間往來相盪屈伸相感故有雨暘寒燠風之變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於四者之間皆天地所以化育萬物也吳氏曰陰陽之氣交則蒸而成雨氣散則開霽而成暘陰退陽進則成燠陽退陰進則成寒陰陽吹嘘則成風雨暘因則游氣之散者為之燠寒二氣之偏凝而為者為之。孔氏曰雨所以潤萬物暘所以乾萬物寒所以成萬物風所以動萬物。陳氏曰燠寒四時之氣也雨暘風皆佐四時之氣以生育萬物者也正言寒燠者蓋以燠者物之始寒者物之終也。曾孔氏曰長物者其始成物者其終

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愚曰備謂皆有而不缺叙謂應期而不亂。朱氏曰如此則庶草滋蕃豐廡即下文之休證也草者物之尤微而易[illegible]則其他可知○蘇氏曰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五者之中有一如此則皆凶。朱氏曰有無相反常雨則無暘常燠則無寒如此則草木不茂百穀不成即下文之咎證也王氏曰極備極無[illegible]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林氏曰年穀之豐凶國用之虛實民力之舒急主勢之安危必自夫五者之中節與不中節焉若中節則是五福之證不中節則是六極之證故五者之來備而叙非其自爾是人君休德之證也其極備極無亦非其自爾是人君咎過之證也休咎在此而其證驗在彼肅乂哲謀聖者休之本時雨至時風至也狂僭豫急蒙者咎之本常雨至常風至之證也。

朱氏曰若順猶應也肅則和便有溫潤底意思所以說時雨應之乂則整治便有開明底意思所以說時暘應之哲則昭融便有和煖底意思故說時燠應之謀則深沉便有凝結底意思故說時寒應之聖無所不通惟風亦然故說時風應之林氏曰人皆天地之心也吾身之貌言視聽思作於動靜萬變之間者皆天地之運動其有得失而天地之氣應若桴鼓自不期然而至也然聖人之修五事以為參天地贊化育之本者又豈勉強於其外哉其肅乂哲謀聖蓋根於天命之性出於其所固有其充實光輝之發將然見於面盎於背四體不言而喻此所以通乎神明光于四海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非天下之至誠何足以與此

濟蘇氏曰肅之反為狂乂之反為僭唐孔氏曰政不治則僭差哲之反為豫宋氏曰豫豫明不足也謀之反為急唐孔氏曰謀急則不能謀。孔氏曰無謀則躁急聖之反為蒙宋氏曰蒙蔽蒙不通也○王氏曰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冒其心思無所不入以濟四者之惡者蒙也故常風若。林氏曰陰陽之氣一失其和則反身自省曰是吾之咎也故思所以去其咎

而反其休吾者咎證應之矣以其證則不可以不自省
也。朱氏曰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
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統
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
肅自致雨無與於暘乂自致暘無與於雨但德修而氣必和
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
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亦各有所當也咎證亦然。愚曰天地之間有以然之理有
當然之數周末無寒豈秦亡無燠乎此理之常也若有九年之水
湯有七年之旱此數之變也聖賢之所付數者非聖賢之所
化然舜湯猶不能無水旱之變而卒能銷水旱之災者或
然之數不能勝以然之理聖人所以能參天地之化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
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
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孔氏曰師尹衆正官俊民賢者章顯微隱也。朱氏曰此疑
說時之證歲統月月統日職尊者所理大而要職小者所理
小而詳取象於歲月日也君秉君道臣行臣職君君臣臣猶
歲月日時之不易則休證可致反是則為咎證。陳氏曰歲四時十二月
二十四氣三百六旬王者總攝為政事之要而首其總
然若冢宰太宰歲終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
王則王省惟歲也月統三十日卿士分職以治其事詳於月
如月終則周官小宰贊冢宰受群吏之要以月是也日
十二時百刻而治一日之事師尹衆正官各治其職以事詳於
日然周官宰夫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上下相維王者不
叢日天必以八節之氣十二月之序而成歲月日時之無易也
和日大臣相與盡其職則民咸治於道而治亦成
之會家有序也乂之民得以上下交而天之經則無不成
是也王氏曰百穀用
成至家用平康其序也。朱氏曰庶民衆多星之象也當
在師尹惟日之下但其致證不同故各發此義以互相見。
孔氏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箕東方木宿也畢西方金宿也日月之行有
冬有夏之常天體圓如彈丸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
之南北二極在兩端而天形半隱於地下半見於地上二十六度

八二十六度黃道去北極一百八十一度弱其出入赤道南北
各二十四度赤道去南北二極各九十一度弱黃道半在赤道
南半在赤道北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南至也去極六十七度北
至也日行黃道一日一度冬至行赤道南二十四度
十七度秋分交赤道之上一百一十五度為冬至之道
文有月行之道有九曰青道赤道白道黑道各二出入黃道
交則兩道相合交則云當交道之道凡有十二節九道
。月行九道之側
黑道二出黃道北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夏夏至月南從赤道立秋秋
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月北從黑道
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蓋
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氣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以
應言無差忒也按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
但行度所次耳蔡氏日月從星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今曰好曰從乃假設以喻人事民之性情莫不有所好上之
人能順其所好而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
之應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證
之事也。愚曰雨暘燠寒風之證是作於人而應驗於天者
也歲月日星之證是運於天而體驗於人者也既以人而證
天又以天而證人是謂庶證林氏曰或以此一節為五紀之文非也
九疇皆有相關錯綜故庶證
有五事而皇
極有五福

九五福

朱氏曰休咎證於天則禍福加於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
蓋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
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林氏曰雨暘燠寒風者五福六極之兆
也。林氏曰唐李泌曰天命它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以言
蓋君相造命者也民命雖禀於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庶證
各得其敘則斯民歸於五福矣五福皆天所畀實自造命者
制而致之也自五行至庶失其敘則斯民陷於六極欲民不
陷於極亦造命者處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

治道之極功也故九疇以是終焉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朱氏曰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爲先○新安王氏曰天地之大
德在於生人之生貴於萬物而人莫不好生而惡死聖人贊
化育以厚民生而壽則其生之長者也是以四代皆尚齒故
五福以壽爲先○愚曰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張氏
曰於衣食而無凍餒者曰富也○愚曰富則吾有其中也貧而不可讀故不及貴　壽且富而或不免於
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次之孫氏曰形康而心寧安之至也　壽富康寧
而不知好德則老而不死是爲賊何足貴哉故四曰攸好德
言所好在德也呂氏曰作德心逸日休其爲福大矣○張氏曰壽富康寧而好德
又貴考終命○呂吉甫曰考成也成其終而無虧所謂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者也曾子啓手足易簀此考終命者也
張氏曰考終命則順受其正非死於桎梏而死與夫死於非命者皆非考終命也○新安王氏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不然皆非命中

壽八十下壽六十未六十而死以上命雖考終不得謂之壽年過六十而死非正命雖得壽不得謂之考終故壽與考終命又極也○張晦之曰民得壽富康寧則其身安樂無疾身所以康寧也知德數所以攸好德不死於獄訟刑戮所以考終命○愚曰五福以好德爲主好德則以得其壽爲樂若無德而壽則得之死也好德則得祿而福富則然之所也好德則心廣體胖無入不自得無德則朝安而長壽也亦至於考終命未有不德而能者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朱氏曰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爲始○張氏曰不得其死曰凶
凶者考終命之反也新安王氏曰比干死於刑戮凶也死於兵殺也凶殺以死之謂凶
下曰長死短折者未冠而死之謂短折皆考終命之反也○不永曰短中絕曰折
短折者壽之反也○新安王氏曰幸而無凶短折然疾疢患
難則不康寧矣不疾不疢而貧則其生也憔悴陷於不善者
惡也雖欲爲善而不能自強者弱也貧者富之反惡弱者好
德之反也王氏曰惡者小人之剛弱者小人之柔○呂氏曰弱者下之大也苟柔懦無立便不能爲善○張晦之曰民死於
征伐刑戮則疾所以凶短折陰陽不調所以疾多憂所以憂食貨不足所以貧教化失所以惡失所以弱也○三山陳氏曰顏淵之

不作于人之壽不常理也君子謂林氏曰六極者五福之反若天下皆受其
福則不可不以六極爲鑒戒兢兢業業惟恐斯民之一失其
所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方問反器
唐孔氏曰邦謂賞邦國以封諸侯班宗廟彝器以賜之周禮有司
尊彝之官鄭玄云宗彝宗廟之酒器也賜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謂分與之分器也

旅獒　周書

西旅獻獒五羔反太保作旅獒
唐孔氏曰西戎有國名旅犬高四尺曰獒林氏曰按爾雅犬四尺爲獒人心所可使者曰獒
公羊傳晉靈公欲殺趙盾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書傳人皆能如人之意又大異常者○漢儒作人於
太保召公名奭以保爲國之內公爵也召公以采邑召○林氏曰不言召公作而言太保者
保傅之
職也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
訓于王
孔氏曰四夷慕化九八言非一○林氏曰蠻夷莫不來王其
道自通非若秦漢之開四夷以斥境土也○孔氏曰底致也
○愚曰功業隆盛則驕侈易生自古成功驕侈未有不敗亡
者故召公逆防其萌而訓于王蘇氏曰武王克商天下既定四夷慕服則歸而萬國因天
馬融曰武王克殷之師未至海內惟畢公之國召公召公之以旅獒其底遠矣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
庸展親人不易去物惟德其物
三山陳氏曰古之王者惟明而無欲故克謹其德而四夷咸
皆賓服孔氏曰無有遠近四夷咸賓所以王明其謙德於王亦以其上者也　張氏曰內夏外夷無
有遠近莫不獻其方土所產之物○薛氏曰非求之也懷德而

來也。張氏曰惟取其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若奇玩則非所
當獻亦非所當受也。林氏曰王者雖不以私欲責諸侯之
獻至受其所當獻亦不專之以為一己之利也必分以予諸
侯夫遠近所以貢方物者以吾德有以致之也以其德之所
致者而賜異姓之邦是昭示其德之致也使諸侯受此物者
無廢其事上之職唐孔氏曰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也於方物中有寶玉之貴
則分于同姓之國唐孔氏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也以是用布親親之意愚曰昭德
所以堅其事上之義親所以示其厚下之恩。蔡氏曰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
侯故諸侯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此言王者謹德之
者貢獻之義林氏曰戒王之貢物小不可為康之用此不可以孫於臣異姓而不可使親於同姓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愚曰狎褻肜也侮慢也德盛則心無限量禮意謙卑故不狎
侮狎侮之形由德薄心隘而驕矜乘之也○葉氏曰君子人

之所尊敬也狎侮之則人無歸心矣小人以力事人者也狎
侮之則不肯用力矣○愚曰狎侮人者人亦狎侮之故無以
盡人之心力也○林氏曰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喜夫以力事人而能
搏人使武王受之以為可戒則甚心不能無邪而夫人矣畜百獸公何見○愚曰狎侮賢人則非所以尊德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愚曰不役耳目不為耳目所役使也百度百事有法度也○
新安王氏曰心官為主於內而耳目從之則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百度安有不正乎耳目為主於外而心從之則物欲蔽
汩百度安得復正乎愚曰役字重是役於耳目之玩也
玩五貫反人喪息浪反德玩物喪志
葉氏曰玩者心有所好而狎溺者也○愚曰玩人則狎侮故
喪德呂氏曰玩人則此心已不敬矣喪德之所喪甚小彼之所喪甚大玩物則心為所移故喪志
蔡氏曰玩人即上文狎侮之事玩物即上文役耳目之事者德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愚曰喪字則玩人玩物也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愚曰志以道寧則止善持志不為物所動言以道接則明理
知言不為人所惑受玩則不動於物而非以道寧也○林氏曰旅之獻以有其言以求媚太保作書陷安之口
以道耳以道接之則知所從違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愚曰為有益而作無益以害之則其功虧矣安能成貴異物
而賤用物則上下爭事奇玩而民力耗矣安能足貴異物則作無益物也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許六反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孔氏曰非土性謂非此土所生○愚曰帝王相傳之戒如此
故君心無異物之累林氏曰犬馬非土性而育奇獸也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蘇氏曰夷狄性貪故喜聚而惡貪吾之循吏多能以廉服夷
狄而貪吏多以致寇況於王乎故獒于得白狼白鹿而荒服

不至○林氏曰所寶惟賢則善政善教有以福斯民故邇人
安受獒則賓遠物也人且將不至太保諫苟不拒其所貢○新安王氏曰受獒則兩失之不受則兩得之○
一山陳氏曰遠人格則邇人亦知所以安則遠人可知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
一簣其貴反
孔氏曰早夜無或不勤于德呂氏曰此即武王謹德工夫不可而須臾怠忽源泉混混不捨晝夜則耳目玩好何緣乘間而入○三山陳氏曰勤則敬敬則物不能亂不勤則怠怠則志忘則物得以干之矣
○呂氏曰矜乃矜持之矜○愚曰細行猶言小節即畢命所
謂小物易所謂庸言庸行也○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
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呂氏曰此與繫辭一義○葉氏曰夙夜罔或不勤一作一輟便屬纖細矣
○孔氏曰八尺曰仞○
○鄭氏曰簣盛土器也○王氏曰大德細行之積也九仞一

簣之積也故細行不矜足以累大德之全一簣不勉足以虧九仞之成。愚曰此喻細行之不可不謹也以莫辨者小人所揜則大此書始終以勤慎言乃一篇綱領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愚曰信行此已上之訓則民業可固而王業可久不然則反是矣當時民居已安王業已定保謂保而不失世王世世王天下也。孔氏曰武王雖聖猶有此戒況非聖人可以無戒乎

巢伯來朝直交反芮如銳反伯作旅巢命

孔氏曰巢南方遠國殷之諸侯伯爵也武王克商慕義來朝芮周同姓畿內之國杜預曰芮國在馮翊臨晉縣伯爵也入為卿士。陳氏曰旅陳也陳王之教命於巢伯

金縢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縢徒登反

愚曰周公文王子武王弟名旦食采於周地在岐邦之內公爵也後封於魯諡文公篇內有金縢二字因以名篇[illegible]

周公所作而書周公事蹟故編周公作金縢。縢見下反

金縢凡五章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壇徒丹反同墠音善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三山陳氏曰弗悅豫疾篤也。孔氏曰二公召公太公。愚曰穆敬也和也而有深遠之意故卜稱穆卜。葉氏曰戚友休也二公以武王疾為弗王不佑而遺之戚如雲漢言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者故周公以為未可以戚我先王。袁氏曰二公欲卜不過見其吉凶豈能轉移此事故周公不愛其身欲代武王之死功事也自以為功言其身任此事也。孔氏曰壇築土墠除地陳氏曰除地一所而設三壇以祀大王王季文王之位以禱焉呂氏曰為壇設其位以致敬也。鄭氏曰植古置字。孔氏曰璧以禮神秉圭告周公所秉之也張氏曰[illegible]王[illegible]三王可以[illegible]三壇[illegible]故也。林氏曰[illegible]無廟者也禮士大夫[illegible]為壇[illegible]而[illegible]持有[illegible]子無廟[illegible]祭[illegible]而[illegible]周公不敢祭於廟而[illegible]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工豆反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林氏曰史為策書冊書其祝辭。唐孔氏曰元孫即武王某者武王名孔氏曰祝辭用武王名及史策則代以某字蓋周人以諱事神諱其名至於周。釋文曰遘遇也。呂氏曰衆人有疾皆自致之聖人道德充足血氣和平衛養適宜豈自致病蓋偶與天地厲氣相遇而成虐害之疾也。林氏曰自大王王季言則曰元孫自文王言則曰子元長也丕大也皆謂武王。唐孔氏曰責如施舍已責之責謂負人物也。三山陳氏曰若天意欲取償其責於武王使之必死爾三王在天之靈當請于天以旦代武王之死。蘇氏曰我仁孝能順父祖。新安王氏曰材才智藝技藝也。呂氏曰自天而視為下地。新安王氏曰寶命言其命之貴重如大寶曰位之義依有所倚歸有所歸。愚曰乃元孫受命于上帝之庭敷佑四方蓋能定爾子孫而使四方祇畏者也今方克商王業猶未甚定人心猶未盡服若縱武王之死而無墜天所降之寶命陳氏曰天既降寶命於武王而遽死則天之寶命自此墜矣則先王特可以定子孫服四方而非先王自亦永有依歸矣於二三王

事鬼神乃旦之能，王所不能也；若定子孫服四方，乃王所能，旦所不能也。以此欲以旦代某之身。○呂氏曰武王命之
長短順受其正何禱之有此禱非武王畏死亦非周公畏武
王之死身乃宗社人民所係故也其後武王之喪在克商八年之後天下大勢猶幾不保況克商一年而遂死又當如何此周公所以欲代死也○愚曰即就也珪璧所以事
神許我則王生而已死故以珪璧歸待爾命死則用以事鬼
神不許則王死而已生乃屏去珪璧言不得用以事神矣○
蘇氏曰死生壽夭有定數而周公以為可代世多疑之夫匹
夫匹婦為其父母發一至誠之心動天地感鬼神者多矣況
周公乎且周公之禱非獨弟為兄臣為君乃為天下為先王
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愚曰聖人與天為一精祲造化哉死而生固其理之所有況至誠之洞達乎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籥子若反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
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翼日乃瘳瘳敕留反

蔡氏曰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
東陽馬氏曰一猶盡也○孔氏曰習重也○愚曰三龜之
兆盡相重而吉啓頭鑰見占書亦并是吉公曰如此兆體王
其無害周禮占人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蘇氏曰知王之必愈已亦
莫之代予小子周公自謂也予新即命于三王為求久克終
是圖此所俟者三王能念我一人武王言俟其疾愈也即上
文所謂歸俟爾命也○王氏曰縢緘也古者卜筮既畢而不
敢褻必納其冊書於匱以金縢之異時將有大卜則復啓焉
乃國家故事非特為此匱藏其冊以為後來自解之計也王
明日瘳乃嗟夫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心也王瘳而周公
不死此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武王既喪喪息浪反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
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辟扶亦反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
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以之反名之曰鴟鴞鴟丁嬌反鴞于嬌反王亦未敢誚公誚才笑反

史記曰武王有瘳其後乃崩新安王氏曰疾之瘳禱之效也其後而崩數之盡也○東陽馬
氏曰流言謂以無根之言流布于國中○史記武王兄弟十
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霍叔處曹叔
振鐸成叔武其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封武王克殷立紂子
武庚祿父於故都以為殷後大建親賢以藩屏王室周公以
聖德留輔相朝廷愚曰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為相久矣分商畿內地封管
叔蔡叔霍叔監武庚治殷民號三監孔氏曰禮天子使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武庚異於其它方伯故以三叔為之監武王崩成王幼沖周公位冢宰總百官管
叔及蔡叔霍叔乃流言於國曰周公將為成王之不利奪其
位而有之林氏曰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古人皆然周公乃有流言者蓋謂人兄死則弟及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有聖德自商以來有之周公當武王之子弱成王而相之殷人固不能無疑至若叔於周公為兄周公為致國已不平故倡為流言以誣之武庚叛而殷人從之蓋自武王之喪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矣○孔氏曰孺子稚子也言成王辟法也成王武王子名誦○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愚曰周得天下未久三叔與殷叛欲危
宗社是得罪於先王也周公任天下之責苟不以法誅之則
宗社危矣將何以告先王乎故奉先王之命以誅非周公所
得違也三山陳氏曰管蔡以小人之心量聖人猶四凶之於舜叔孫武叔之於仲尼也夫象欲殺舜不過害舜之一身管蔡謀叛周則其害及天下故舜之封象所以為至仁周公之誅管蔡所以為大義其心一也○林氏曰周公恐殷叛禍
延天下故急往征之而武庚三叔伏辜乃在二年之久蓋雖
為宗社計而重傷天倫誠有不得已之意焉呂氏曰內而成王幼小疑讒外而四國大亂周公出征至二年之久以歸有二公在內故於此使無二公居中調護成王必信讒而各居人公不得自明若非二公在內則以為大難之時也○張氏曰罪人之得以在二年而周公之歸在三年故詩言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孔氏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
公故周公既誅二監作鴟鴞之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
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林氏曰成王不疑周公之心而不知流言之非故雖遭遇而以身任天下

之重不以小嫌而自沮夫人謂已有奪宗之謀已惡其誘而親以兵誅之則近乎挾私以快忿矣非深知周公者詎不疑之是使成王益疑也故周公居東求退而作鴟鴞而成王猶未信也○林氏曰自周公居東而下其事亦皆在大誥之後然亦與周公請死之事相爲終始故於此併載之

愚曰殷之叛成王之疑以周公輔政故也當是時周之賢臣衆多二公以居師保之任使周公以東征之事屬太公以朝廷之柄委召公而已超然引退則四國將不攻而自破上下君臣之嫌釋下至兄弟之變其心豈不甚明其事豈不甚易顧乃犯天下之疑蹈骨肉之嫌冒爲其至難爲而不明夫周公貴戚之卿與王室一體顧大謀之資居得致之勢其心蓋在于王室萬世而不在一身也太公召公之賢其平謀亂輔少主固所優爲使周公而去周業豈遽至於不可保哉要之二公大賢也周公大聖也今量固各不同而異時思兼三王使太和之治並躋唐虞豈專賴以方八百年之基或者非二公所能也此周公所以爲天下萬世任其責而不辭故雖然盡其誠當致也然四國之變內外交動邦君御事咸曰艱大周公焉能保其必濟乎成王之疑久而未釋二公不敢言朝廷不敢違向非天雨反風成王感動周公焉能保其必悟乎是不然四國之在持以周公臨之猶巢內雛耳何疑於不勝哉公之精誠能回武王已死之命豈不能回成王未釋之心况成王非昏闇之君縱使反風不形終亦必悟周公固預知之矣二監既誅成王既悟而吾所以致太平者固可以次第而舉也特召公之於漢丹則之於蜀皆至於規模於未形之先如執券取償而謂周公不能料之乎觀周公山之召夫子德欲往聖人之意於行道如此况成王之賢質足與致太平周公知之也言豈以一時之斷斷易吾千萬世之安規哉自今觀之則獨善一身之紂與立周家八百年之基其輕重果何如耶雖然有周公之聖則可

秋大熟未穫（穫戶郭反）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皮彥反）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及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馬本作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孔氏曰皮弁質服以應天（唐孔氏曰皮弁白衣布素積裳）○林氏曰將啓金縢之書而卜是風雷之爲何祥啓緘之際猶未卜而得往者周公代死之說於匱中蓋因欲卜而偶得之諸史及百執事皆昔之從周公以卜者今王將卜故復爲卜而俱至○三山陳氏曰周公代武王之死二公未必知而二公之知周公不待於啓金縢之書也所以不言者正以成王之疑方深非口舌所能爭必待成王之自悟然後可哀舒其必信則二公與周公同功一體之人也得無朋黨之嫌而重成王之疑歟今既得此書則可解矣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首倡王以補闕諸史與百執事庶幾其能陳當日之事以解成王也諸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又噫嘆謂昔公命我勿敢泄其言夫周公尚欲以身代其父之死況肯奪其嗣子之位乎（愚謂孔氏曰周公忠心欲代武王之死非以要名又其事出於聖人之變而非人道之常故不欲使人知之）○孔氏曰王本欲卜知吉凶今天意既可知故止勿卜○沖人說見盤庚下○愚曰周公以成王未悟留東未還故成王謂朕親迎公以歸我國家之禮亦當宜之謂使之相稱也（東陽馬氏曰九罭之詩美周公謂九罭之詩則可以得歸之由周公之歸當以禮而後可以迎之要當如此）公之至王乃出郊而迎勞焉（蘇氏曰以告天謝罪也）○三山陳氏曰東海殺孝婦天爲亢旱三年豈有周公之忠聖爲讒說所激而天威之不動乎以風反風特在疑信之間洪範五事庶徵信不誣矣○愚曰或謂起所偃之大木而築禾或謂起木所偃之禾而築禾俱通

書傳卷之七

本頁原缺

下方守武王即死三監繼叛○冲人說見盤庚下○王氏曰
烝庶叛亂也服王事也六服蔡氏曰○愚曰大惟我幼冲人當此喪
亂之時繼嗣無疆之大歷大服言力小任重造猶造道之造
○孔氏曰尚不能造於智哲愚曰言幼未有所知導民安故殺務況曰其
有能至知天命乎愚曰格知知之至也不敢言大命故以自言不知天也乃言用龜○愚曰此先
自責己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彼義反敷前人受
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絕句用寧王遺平聲我大寶龜
紹天明即命
唐孔氏曰已者謂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也新安王氏曰已止也
所言已畢又有所由則曰已○東陽馬氏曰已若嗟歎發語之辭已訓止則令人歎詞之發辭也以已字音義同也
○愚曰渡水曰涉渡訖曰濟往猶進也我小子猶如涉水既
在深淵之中只當進求我所以濟決無中止之理敷賁
飾謂增光潤飾其治也敷賁前人所受之命謂使大命愈隆
愈固也茲所以不忘大功王氏曰守成之君若止於所見守其所受之業日新則見廢則為不善也
矣先王有大功於天下謂定亂安民子孫能繼志述事則前人之
功為不忘矣故予不敢閉于天降威謂天既降威于三監又說
以天降威三監叛亂放伐之事若不往伐則是我閉絕天之威也○葉氏
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故謂寧王自成王言之則曰寧考
言之則曰寧人以其在前則曰前寧人猶言前人也新安王氏曰康誥云
誥言教化故專言文王大誥論征伐故專言武王○王氏曰人亂詔言故王者大誥以寧民故此于若能若天道有四方故事以明政就命故
以周官言明于度小大之數以時執行爾道不敢驕以平故詩何彼穠矣言平王化勝殘以武安天下以為長發言武王以成民業故立政與詩
言成王言各有所當○林氏曰自古占天意以決嫌疑定大事必藉於大龜
故珍藏以為之寶世傳不失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今我用寧王所遺我之大寶龜愚曰遺平聲也卜之以觀吉凶繼天
之明而即就其命蓋天之禍福其明然其道幽遠無介紹以

傳其意惟卜之龜則天之明曉然可紹此所以即命也○蘇
章撫言欲繼前業以龜決天命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尺允反殷小腆他典反誕
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在斯反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
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亡婢反寧武圖功我有
大事休朕卜并吉并必政反
孔氏曰語更端也○呂氏曰有大艱于西土謂武王崩西
土有大患思曰今父母喪若謂之大艱故西土人皆憂懼不安○愚曰越
及也蠢蠢動無知之貌腆厚也紀經紀也敘緒也武庚乘此
蠢動將其以小厚大敢紀其既亡之緒武庚固不量力亦是
天降威也上文○蔡氏曰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
安乃曰予商家當復興○呂氏曰反小我周邦為鄙鄙如鄭
子產曰令吾鄙也同○夫說見泰誓下○愚曰予往也二監

今日蠢動其明日賢者有十夫來為我輔翼以往撫安武事
謀並其功大事戎寧也○三山陳氏曰賢者之見每先衆人
而決彼知天理人事故來助周周公因十夫之來信天人所
向故知我有大事之休美況卜之并吉乎聖人雖灼見事理
之當為亦不敢自用必考之人謀鬼謀之合而後決也○愚
曰此章方言武庚作亂求歷決之以賢與卜民獻龜卜乃大
誥綱柱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
邦于伐殷逋播臣逋補吾切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
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害曷古字不違卜
不違卜
友邦君說見泰誓○唐孔氏曰肆故也○愚曰尹氏官之正
長也庶士官屬之衆也皆治事之人于伐往伐也○二[illegible]

氏曰通播自指武庚商亡而武庚逋亡播蕩也○愚曰考猶
復也謂吝也○孔氏曰考成翼敬也○三山陳氏曰言征伐
之事既難且大民之不靜其責皆在王者之宮邦君之室謂
化自內始於我小子當成其敬以自反可也不可征伐王曷
不違卜而反已乎或曰王宮邦君室[illegible]
且動其小如于事不違卜之艱故此為功不及戡殷之事惟反覆論武庚之當伐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
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卬五剛反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
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孔氏曰卬我也毖勞也蘇氏曰毖慎也○三山陳氏曰故我因汝艱大之
說深長思其艱而歎曰信乎此舉蠢動天下使鰥寡不得安
豈不可哀哉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豈非聖人反己之道然事有當為者雖聖人亦[illegible]○呂氏曰舉天下大衍唯一苗未格故益[illegible]
欲修德以待其自化成王之於三監呼以何不征[illegible]守常皆故之言[illegible]

○林氏曰我非不欲為此然我繼世有天下為天所役使而
天遺其大者投其艱者於朕身謂承祖宗之大業當內外之
艱危於予沖人不暇自恤我身必欲往伐○新安王氏曰爾
邦君等於義當安我曰無勞於憂勉不可不成汝寧考所圖
之功今反曰不可征毋乃偷安苟為義乎○愚曰此章繼說
始末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
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
我丕丕基
愚曰已矣前事不復言矣予非欲違爾之言乃不敢廢上帝
之命與我小邦周謂由百里而興也寧王惟卜用泰誓言協
朕卜是也受茲命受命為天子也今日天意欲誅殺以相佑我
民況我亦用卜乎於是又歎而言曰天道至明而可畏者福

諸禍滔無所與或我有德而二監有罪今日禍難乃天欲殲
殷而輔弼我大大之業也[illegible]
[illegible]○愚曰此章言卜不可違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illegible]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illegible]毖
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
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
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林氏曰爾西土邦君御事皆舊事武王之人爾大能遠省前
事爾知寧王定天下若是其勤哉○王氏曰閟言不閟而不
通毖言艱難而不易○愚曰三監之叛天意閟毖乃我成功
之所所勉所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禍患之來乃天儆
人君而開以成功之也予不敢不極盡終寧王所圖之事故
我大化誘爾誘爾使從（呂氏曰化如時雨化之化誘如循循善誘之誘）○三山陳氏曰化
誘爾無非至誠之言天知我忱誠從而輔我[illegible]天
幽遠難見即諸民而可考民心所向即天意所輔[illegible]民
（輔我則天輔我矣民獻予翼則民輔我之效也）○孔氏曰我何其不於前寧人謀其功
所終乎○愚曰四國為亂天意亦用勤勞我民使之除害如
人有疾予何敢不於寧人所受之休而畢之乎武庚猶病根
也去之則可以畢前人所受之休而天之勞我民乃所以休
之也圖事以其所行言圖功以其所成言休以其効之美言
反覆勸之耳○此章言前業當終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
堂矧肯構（古候反）厥父菑（側其反）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獲（胡郭反）厥考
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
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孔氏曰若順逝往也○愚曰承上章而言順昔日武王伐殷之

事朕其往征矣朕非易其言也朕言本艱日思之孰矣陳氏
[illegible]
[illegible]底法致其規模堂為堂之基址也○孫
炎曰菑始去草也○孔氏曰喻如作室父已致法子乃不肯
為之堂況肯構立屋乎喻如農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
肯播種況肯收獲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illegible]
（成文武之業以致太平制作之制）○唐孔氏曰此作室菑田之父乃故事之人
見其子如此其肯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我不終寧王之
謀則寧王之神亦如此故我何敢不於我身撫安寧王所受
之大命乎（王氏曰於我者不敢以累後人也林氏曰救大命謂定武王之周業也）○蘇氏曰養謂厮
養奴隸也○愚曰民養猶言人僕也二監殘害百姓汝庶邦
乃不肯征如人之父兄乃有鄰友來伐其子身為奴僕者其
可勸之使不救援乎（父兄喻成王友喻武庚二監子喻百姓民養喻邦君臣事）此章復申
上章之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
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
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音異）予永念曰天惟喪
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
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
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愚曰肆如詩是伐是肆之肆勉其男往征伐也[illegible]
欲其陳力以戰鬭也○孔氏曰十人即民獻十夫○愚曰明察國事
於哲人十人蓋哲人也迪知蹈履而深知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時時常也於上天之心惟[illegible]
若是輔不誠信者所不輔也故命我討罪乃天之定[illegible]

常尚不敢變易其法況今天降災戾于周邦惟大與禍難未夫之人指三監等大鄰親胥相伐于其室家謂骨肉相攻今汝乃不欲征是汝亦不知天命不可變易也與上罔敢易法相應。王氏曰天欲殄殺若穡夫穡斂曰穡予當收斂之終畝使無遺也 林氏曰武王伐紂而曰除惡務本王之所以出於此者蓋同然誅紂而封武庚誅武庚而封微子何哉蓋武王所誅者紂而已武庚何罪成王所誅者武庚而已微子何罪蓋罪止其身聖人忠厚之意也。袁氏曰指指意也武王克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苟使他人得以據之亦不全非所望豈寧王之指意乎。愚曰天休眷寧王寧王何待極其卜法敢并從之以率循寧人有指意之疆土乎言撫之天意則恢復舊疆雖不卜猶當從況今卜而并吉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助順誅逆其命無僭差惟如此卜兆所陳而已何疑而不往哉此章總申前諸章之意以吾人元龜知天意之當從前業之當終故決往東征也

微子之命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微子說見微子篇。唐孔氏曰黜殷命謂絶其爵殺武庚謂誅其身。孔氏曰命微子爲宋公爲湯後 新安王氏曰紂之後可黜湯之後不可黜所以明祀也 命封命之書 呂氏曰殺武庚封微子皆出周公書序叙言成王尊王之也後同。林氏曰微子殷之賢今所封宋當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封爵爲上公尹茲東夏猶以微子稱至後世亦皆稱微子非自始從殷不可使先王無祀微子所以周初未嘗有臣周之意成王猶以殷王元子作賓王家亦非有臣之之心其子微子雖稱則亦未嘗臣周所以與比干並稱三仁也。詳見或問

微子之命　九五章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王若曰說見盤庚。猷說見大誥。呂氏曰微子本帝乙長子呼元子以明其當立。孔氏曰稽古考古典也。統說見武成。呂氏曰崇德所封夏之後所以尊崇禹之德封殷之後所以尊崇湯之德象賢謂擇其後嗣象其先王之賢者封之使承先王之統緒修一代之禮儀文物以有先王之典刑文獻也 新安王氏曰正朔之外不用時王之制以其有一代之治自有一代規模前此之禮器時所用所貴者無典禮所當然有以新人之耳目所以不敢廢前代典禮者蓋修其禮物以存先王之典籍出於私以也。愚曰作賓謂先代之後有不純臣之義如爲賓客然書言虞賓詩言有客是也 左傳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呂氏曰後世滅人之國惟恐其有商之存爲子孫害今乃欲其與周國並休永世無窮見用心之廣大忠厚也。愚曰此章言考古典以封其爲先代之後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王氏曰致一之謂齊大而化之之謂聖 愚曰齊誠也所以一聖通也所以化 。愚曰廣博大淵深 呂氏曰四字不可分當就此上觀湯德合於元身所眞德 撫安存也除邪虐謂放桀加被也裔衣裾之末故稱遠嗣爲裔。呂氏曰寬乃人君之大德自古帝王立一代之規模未有不出於寬其間或有整治嚴肅亦不害其爲寬也湯以盛德受天命以寬大撫天下功既被于當時德又垂於後裔 孔氏曰一正天下功加於時德流後世 公子爭立孟伯若以智力成功所及有限王者以道德致功垂裕無窮 。新安王氏曰湯功德之盛傳祚六百詎可使無祀于子孫乎。愚曰此章述湯之德應上文崇德之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聞去聲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愚曰踐履修治也。張氏曰厥猷湯之道也。愚曰舊猶素也聞譽聞乎人也令聞善譽也。張氏曰恪謹在心肅恭在貌克孝內也故言恪謹神人外也故言肅恭 呂氏曰肅敬以當 神 適人加不以幽顯二其心以此事神以此接人。蔡氏曰微子抱祭器 其一也。愚曰克孝則可以承宗廟肅恭神人則可以守社稷君百姓

○新安王氏曰不忘謂念之也我嘉汝德篤厚不忘[illegible]字〻呂氏曰[illegible]則一新不已[illegible]時歆是享也王氏曰[illegible]祇協敬而合也○葉氏曰周制三公在朝入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二王後亦出封之公也[illegible]○孔氏曰用立汝為上公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鎬京東○愚曰此章述微子之賢應上文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方元反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林氏曰已下皆戒勉之辭○愚曰服猶彼服之服命即所告之命蕃與藩同屏也諸侯之衞王國猶藩屏然律猶律度之律戒以欽敬為主往之國布汝之教訓謹汝所被之命循行五典五常之道以此蕃衞王室遠而弘廣汝祖成湯之烈下而律範汝所有之民內而求安其位上而毗輔其君非特一己之榮子孫保之世世享汝之德非特一國之美萬邦視之以為法式使我有周無所厭斁永不忘在王家此章應上文統承先王永世無窮之意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愚曰歎而申戒行至務盡其美無廢我命○三山陳氏曰上文皆朕命也[illegible]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孔氏曰唐叔成王母弟名虞後封晉禾者和也天地之和氣所生而異畝同穎乃天地之瑞所以彰成王周公德也○三山陳氏曰異畝同穎乃周公之德所致于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而作歸禾之[illegible]周公既得王所命之禾遂陳天子之命作嘉禾之書二書雖亡觀其序亦有唐虞賡歌之意當成王始疑未釋之後金縢既啓禾為之起及君臣相得禾又合穗見周公之忠誠與天為一也

康誥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愚曰霍叔之罪輕於管蔡故存不及之○蘇氏曰康叔欲封文王子○呂氏曰殷之大家世族已遷于洛其不遷而在殷地者謂之餘民[illegible]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孔氏曰七年三月也[illegible]七年三月也○哉生魄說見武成○愚曰其基定基作營作鎬京在西洛在東○林氏曰洛地為天地之中故作大邑而四方之民大和悅來會[illegible]愚曰周制侯甸男采衞蠻夷鎮藩九服獨舉七服者以蠻夷鎮藩皆夷狄也○唐孔氏曰男下獨有邦字以男服居五服之中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愚曰見猶覲見之見士與事同見事見而趨事也五服諸侯及其百官猶揚民情之和以赴事

于周呂氏曰王室有大艱以諸侯皆叛於周當之時欲求於成周之前沖孫向民會留於不信者萬張宋仲幾之裔也故叔之在洪與役我王狪阿。潘氏曰勤加秋壯以勤歸之勤。孔氏曰周公皆勞撫之遂乃封命洪大誥以治道。林氏曰周公營洛將遷殷頑民居之其既諭之則有多士多方之書其餘民不遷而留於衛者則以委康叔故於作洛之時數民或徙或居遂於此誥命康叔因以訓迪餘民也王氏曰三監既誅然後封康叔康叔之封然後洛邑事之叙也此書乃作洛之際攸洛之後言召康叔蓋封康叔在作洛之前而告康叔乃在作洛之際封營洛則四方之民五服大和咸在王者將大命於諸侯以於侯甸男邦所會之時則所及者蓋所徽告報此康叔之誥所以在營洛之際也唐孔氏曰二年滅三監七年作洛封康叔則其間必須有人鎮守自此不可知耳。唐孔氏曰周公以王命誥之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莫報反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於計反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許玉反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孔氏曰孟長也。林氏曰諸侯之長蓋方伯也王制曰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蓋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周初則以周召分陝為二伯也此說自康叔之子康伯至伯禽皆以伯稱至頃侯始稱侯。張氏曰詩稱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則衛之長諸侯明矣。呂氏曰周公之誥其意本於成王故言王若曰謂王之意如此也其辭則周公自與康叔言故曰朕其弟小子封而篇中及梓材又指王而言之陳氏曰凡稱親故雖王命而稱親之誥不嫌於尊卑故曰朕曰小子。張氏曰稱孟侯尊之也朕其弟者親之也小子封者卑之也愚曰尊之欲其任重而不以親廢之故以其弟而不忘卑之欲其不致驕而不恃。孔氏曰汝大明顯之父文王陳氏曰文王克明方顯于刑不敢曰不顯考。愚曰治天下之道不過德刑兩端德者人之所同慕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悟而入乎德罰者人之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謹之使民避而不入乎罰此一篇之綱領也孔氏曰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謹罰

以下欲康叔謹罰也吳氏曰雖民以下父兄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吳氏則以天命勉之也。孔氏曰明德慎罰此一篇之謂也謹罰之務法之文謂也不敢侮鰥寡者愛其所當愛仁民也。林氏曰鰥寡王政之所先以撫不侮鰥寡者乃人情所易忽於此不忽則其人民不可加矣庸庸者用其所當用使能也祗祗者敬其所當敬尊賢也明德之事也威威者刑其所當刑懲惡也謹罰之事也爾雅庸勞也以相罰之小大以相對則是其是非其非使民曉非是用威威矣。袁氏曰道德不在高遠當如此而已然知所好惡所以顯民也紂之所為保崇德而所當敬所當罰是非顛倒所以不顯者而顯民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中國稱華夏以其治教文明也而紂數壞之文王用此道始更造區域之夏於我一二鄰邦修起言積累之漸而勤也造者創新而為之修者因舊而整之文王為西伯故言我西土。孔氏曰時是怙恃也。愚曰有覆冒之冒謂覆之也有于冒之冒謂承其所覆也。王氏曰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惟怙冒是文王。帝天誕受是殷。孔氏曰殪殺也新安王氏曰戎寇也言其無道故曰戎殷。張氏曰寡兄言其德不群謂武王也新安王氏曰寡有二義寡君寡人謙稱也愚曰寡兄難其比。林氏曰天之大命文王伐殷而文王大統未集所以大受其王命使及其國家其民人如是秩敘而治理由汝寡兄武王勗勉之力惟文武積累之漸故汝小子得為諸侯。葉氏曰東言東土以其長諸侯也呂氏曰恐康叔以受封為當然則此心隨易與念所自之艱難則不可不勉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聿乃文考紹聞衣於既反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愚曰念哉不可忽忘將大遹述也往之國也敷求廣求也保愛護也乂理治也宅心存其心也別求猶更求也弘廣而大

之也。呂氏曰今衞之民全在康叔能率文王蓋叔文王之子衞民必以能敬述文王望之也。吳氏曰紹謂續之[illegible]謂服之於己。王氏曰紹所聞於文王而被服其德言然未可足也又當往敷求殷先哲王用其道以保乂民〔呂氏曰殷賢聖之君六七作商民素被其德化今將[illegible]而行之自可以服商民〕猶未足也又當大遠求商老成人宅心而知其訓〔[illegible]〕猶不可以為足又當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其道以康保乎民〔[illegible]〕雖法古先哲王又當弘于天則無以加矣。召誥曰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亦此意也。○林氏曰[illegible]

愚曰道至于天而極而人莫不各具此天也聖賢之所先得乃吾性天之所同得多法前言往行反而充廣乎此性之天凡聖賢所傳混融貫通皆吾性內之物而吾之所得於天者始充廣而無虧至順之德左右逢原綽然裕乎乃身矣於保民乎何有苟徒述法於古不能自弘于天猶入珍館陳而吾無以受之亦外物耳豈我有哉勉強模倣終亦扞格安能造於若德裕身之境乎在者存而不失也王命即上文所言如此斯能存王命而不廢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音通〕瘝〔古頑反〕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去聲〕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孔氏曰恫痛瘝病也。○呂氏曰命汝為諸侯非富貴汝乃是委務痛於爾身以殷民授汝不可不敬哉〔孫氏曰[illegible]〕。○三山陳氏曰上天可畏惟誠是輔然天心難見察於民情則知天可見民情所向即天心之所輔民情所背即天心之所厭然小人𡨴暑怨咨至為難保必當往盡汝心無安康而好逸豫乃可乂民成王自天而言之民自民而求之亦可謂至要〔[illegible]〕孔氏曰我聞古遺言。○呂氏曰申言小人難保之意怨無大小皆能為患〔[illegible]〕弭怨之道莫善於[illegible]孤獨人所易忽汝當厚撫其所不惠也懋其所懈小事人多棄忽汝必勉行是懋其所不懋也〔張氏曰[illegible]〕○已說見大誥。○蘇氏曰服事也。○葉氏曰應其民而保之〔張氏曰民之有求者必有以應之[illegible]必有以保之。林氏曰[illegible]〕也。○愚曰宅猶定居也。○新安王氏曰作興也新者變其舊之謂。○愚曰已乎汝雖小子然汝所事在弘廣王之德意以應保殷民殷民乃天命所眷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保殷民者亦所以助王宅定天命作新天下之民也〔林氏曰[illegible]言則為周公之辭可知〕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愚曰殷民染紂與武庚之惡深斯時犯法者衆故此書多及刑罰之事而所主則終在於典刑至君陳之書及於刑則略矣〔[illegible]〕。○眚災終說見舜典。○孫氏曰敬則不淫明則不蔽斯可原情而定罪矣〔[illegible]〕。○呂氏曰有小罪非其過誤乃因為敗常亂法之事乃不可不殺〔[illegible]〕人乃有大罪非其故犯乃惟眚災適然如此當盡輸道其所犯以極其罪然

後從而赦之是乃不可殺（若大罪有終而赦或恐其人恃犯法之[illegible]）也○蘇氏曰此周公誠康叔[illegible]小之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illegible]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唐孔氏曰子生赤色故曰赤子○劓則說見呂刑○林氏曰上章言敬明乃罰汝能如文所言則罰之輕重倫理皆有其敘是汝能大明而有以服民也○新安王氏曰民知其明之難赦法之難犯其以勑懋（懋敕敕勉）不敢爲奕以犯有司○王氏曰刑罰之有敘者政而已未及夫德也故民之和強勉而已非其德也惟道之以德然後民漸之以德若有疾若保赤子道之以德也畢棄咎其咎又漸之以德（[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加[illegible]則[illegible]加諸彼去民之疾[illegible]
[illegible]治[illegible]所不[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民以[illegible]有疾[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民[illegible]然[illegible]可[illegible]又也○愚曰至此則民無復犯於刑故繼言刑乃天討而非汝封得以刑人殺人必無或刑人殺人乃爲善非汝封又曰得以劓刵人必無或劓刵人乃爲善
唐孔氏曰此又曰者[illegible]之又曰也　蓋成王不以明刑爲貴以欲斯民遷惡向治小大之刑皆措不用與刑期無刑之意同○大學康誥曰如保赤子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illegible]）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或曰王國之事爲內事侯國之事爲外事此書之告侯甸臣民咸在焉上章若[illegible]之道此章則專言衛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亦猶下文言[illegible]外正也○孔氏曰時是臬法也（[illegible]）○愚曰司職掌也○孫氏曰

帝師此殷罰之有倫理（[illegible]）○愚曰要者結罪之辭與周禮鄉士言異（[illegible]）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同（[illegible]）罪也服猶著也著於心而念之也蔽斷也蔽要囚者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汝要囚不可以輕必服念之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深思詳察事[illegible]得理乃大斷其所要之囚今世罪囚已結罪後猶有番覆經（[illegible]）者未嘗遽斷也（[illegible]）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陳氏曰是法事指上文言也○愚曰罰獨言之則兼刑殺上文[illegible]殷罰有倫是也（[illegible]）刑殺對言則罰輕刑重殺尤重也
罰[illegible]用殷之常用者刑殺重故擇用殷法合於時宜者

上章總言之此章條別之也○呂氏曰次如次舍之次不可移就汝之意○愚曰汝所用之法盡順於理可以曰是有敘矣然惟當曰未有順事蓋成王欲無或刑人殺人用刑殺而順理未足言也故又謂之乎汝雖小子他人未有若汝之心者於心德惟汝所知吾心惟欲推德化而期於無刑爾可不深體哉（[illegible]）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人顛越人于貨敃不畏死罔弗憝
林氏曰自得罪猶自作孽也非人所致○孔氏曰爲寇攘姦宄殺人顛越人（[illegible]）於以取貨利（[illegible]）○愚曰皆強暴泯民也憝惡也死且不畏人無不惡之者（林氏[illegible]）○孟子曰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殺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illegible]）
愚曰此章上下疑有缺文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音的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訐八

愚曰善事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矧況也○王氏曰字撫愛也天顯謂長幼之分乃天叙之顯者鞠子說見康王之誥哀矜憐也弔至也上文寇攘于姦宄之人是誠元惡人所大惡者也況不孝不友者其惡亦甚以至父因子之不孝遂不慈其子兄因弟之不恭遂不友其弟其悖天倫反人理皆甚可惡然孝慈友恭乃天所降與斯民之常性其所以至此者不於我為政之人得罪乎由其不能教道故使民彝泯絕紊亂曰我[illegible]由用也文王作罰刑文王所制之刑罰也○孔氏曰戛常也戛說見兩章○或曰[illegible]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彼列反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禮文王世子曰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林氏曰外庶子指衛言也○王氏曰況外庶子所以訓人[illegible]與其正人之官[illegible]及小臣諸有符節者謂將命出入之吏[illegible]○夏氏曰乃當分別播布德教立民大善之譽[illegible]今乃弗念弗用此以病其君[illegible]是乃長惡納民於有罪之地此乃朕所惡者豈特如元惡大憝之人而已哉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之[illegible]○林氏曰小臣外正即上所謂正人小臣諸節也其曰外正亦猶外庶子云也○或曰為君為長不能正其家人及其小臣○愚曰民不孝不友不責諸為政之人而曰速由文王作罰刑是汝不率教化之大常也政人不能敷化乃速由茲義率殺而不自責其身之不能正家以率臣則是為威為虐大棄王命而以非德為治也汝當致力者亦在汝身無不克敬典以率之乃由以此裕其民使之從容自化爾典即人倫五典也民之不孝不友由其不知敬典爾敬則律己嚴而感率者蓋裕則待人寬而從容自從然敬典而不知忌刑亦非所以全裕民之道惟法文王之敬典忌刑[illegible]乃能裕民耳汝當自勉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蓋化民如文王始可慰朕心朕德也[illegible]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陳氏曰成王前既責之民又責之為政之臣又責之康叔至此則成王以自責於身○呂氏曰爽明也明見得斯民導迪之則吉康[illegible]○張氏曰殷民迪於殷久矣故我今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康乂於民為求[illegible]○呂氏曰何況今殷民無以迪之則不能自適於[illegible]康之地不迪則非惟民陷於凶危而我邦國亦無政[illegible]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

亦猶在多罪曰其尚顯聞于天

孔氏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行欲其勤德謹罰 [illegible] 畀安定也○三山陳氏曰今民不安靜未能定止其心雖導迪之屢猶未和同豈民之罪哉由我德化之未至也天道爽明其罰我殛我我何敢怨 [illegible] ○愚曰罪不在大與多雖小而寡猶能取禍況不能治民至顯聞于天則罰殛之至宜矣尚何怨乎此二章成王自責以感動康叔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愚曰戒康叔敬哉無怨二字上得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政以得民心為主無作致怨之舉 [illegible]

[illegible] 為治有不易之正論有通行之常道明德謹罰是也捨是則為非謀非彝成王恐康叔惑於邪說異術謂殺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 [illegible] 故戒以勿用惟斷以至誠大敬其德 [illegible] 敏則恐其欲速以康安汝心康則恐其做逸不至必回顧汝德顧則恐其察察或迫必弘遠汝謀優游寬裕乃以民自寧則我不瑕疵殄絕汝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爾雅曰肆今也○大學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愚曰天命不常汝當念哉無使我所與汝之爵土殄絕而不能享也服命即今所賞之誥命也明汝所服之命不可昏而忘高汝所聽不可墜而背 [illegible]

王告以文考先哲王之道其聽豈不高乎 用以康乂民

王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愚曰往哉行矣敬典者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此教化之大原也故終複提其要告之汝勿替敬典以從順我告汝之言則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斯不至殄享矣

酒誥　周書

孔氏曰殷俗化紂嗜酒故戒以酒誥○呂氏曰酒之禍在殷為西 [illegible]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孔氏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陳氏曰 [illegible] 紂為酒池 [illegible]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

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唐孔氏曰文王廟次為穆故稱穆考 [illegible] ○唐孔氏曰告勑使之敬謹故曰誥毖○葉氏曰庶邦諸侯也庶士庶邦之群臣也 [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官長曰正其亞曰少治事之臣有正有少○孔氏曰朝夕勑言惟祭祀用此酒惟天下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用於大祭祀 [illegible] ○愚曰後人不知置酒之意乃縱酒至於喪德喪邦陷溺而不覺猶天禍之也 [illegible] ○三山陳氏曰此文王誥毖庶邦庶士之辭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愚曰文王又誥教其庶邦庶士之小子[illegible]誥教其[illegible]○蘇氏曰有正有所治也有事有所作也彝常也[illegible]○林氏曰古之教者禁於未發謂之豫豫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成湯訓蒙士文王教小子穆王告幼子童孫與易言蒙一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愚曰此庶國總庶邦之君臣與其小子言也遵文王之化惟祀乃飲（呂氏曰謂飲福受胙）以德將之無至於醉（呂氏曰中無所主則爲醉之所迷）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王氏曰言庶國化文王誥教其民使迪小子○愚曰土物土地所生之物也惟土物愛則務本而無外慕其心臧善不溺於酒使民迪小子則迪民可知不言酒者仍上文互見也

聰聽祖考之彝訓

愚曰其小子明聽祖父之常訓而不忘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孔氏曰於小大之人皆務德子孫惟專一（愚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謂庶邦之君臣及民小大皆務德而不溺於酒其小子亦[illegible]純一不分於酒）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丁丈反）肇牽車牛遠服賈（音古）用孝養（羊亮反）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先典反）腆致用酒

愚曰此戒康叔之民也○孔氏曰藝種也○新安王氏曰衆曰黍（今人以爲黍）稷（今人以爲稷）穄（子例反）曰稷（今人以爲穀粟）○刑統注長兄也○王氏曰既藝黍稷乃始牽車牛遠行從事賈貫賣人亦受田也畢農賈則工可知○愚曰妹土之民繼是以往竭股肱之力純一不雜勤勞農事孝長養父母其父母喜慶自洗腆致用夫酒洗所以濯之也腆所以厚之也（[illegible]）上以奉親歡下以慰已勞如此用酒亦不禁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愚曰此戒康叔之臣也庶士有正謂群臣之有職掌者也庶伯君子謂衆官長之賢者也（[illegible]）惟君上下疑有缺文○王氏曰爾大能進德至於耇老則惟君以養老之故爾乃飲食醉飽蓋非耇老則不敢以醉飽爲事也（[illegible]）

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愚曰此戒康叔自身也夫民因農賈而飲士大夫因養老而醉時其小者又推其大者論之故言不惟曰永久遠也觀省觀也省察也○東陽馬氏曰進飲食曰饋進飲食以祀其先故曰饋祀○張氏曰動作必稽中德則無過不及之行（[illegible]）然後可以保其社稷宗廟庶幾可進饋祀以享神祇祖考而自因以用逸○愚曰正事猶上文言有正有事中者天下之大本豈特可以饋祀用逸此乃信爲天子正事之臣非止治侯國也此亦惟天順汝之大德（[illegible]）[illegible]非止無愧於君也將永不忘在王室非止一國之休一時之榮也○蘇氏曰酒人情之所不免禁而絕之雖聖人不能故獨戒其沉湎之禍而開其德教之樂聖人之禁人蓋如此（[illegible]）○呂氏曰周公[illegible]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孔氏曰我文王在西土棐輔往日邦君[illegible]御事及臣民子孫猶皆能用上教不厚於酒[illegible]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愚曰風康叔法之以率臣民也自節至此欲其法文王[illegible]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東陽馬氏曰惟曰猶言人言只說道也○唐孔氏曰周公宣命於殷兼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為戒○孔氏曰殷先哲王謂湯○愚曰迪畏行其所畏也上畏天道之顯明下畏小民之難保畏天畏民無隱顯輕重之間[illegible]德者得此理經德常其德而不失也哲者明此理秉哲持其明而不昏也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illegible]○孔氏曰從成湯至帝乙中間之君保成王道敬畏輔相[illegible]○新安王氏曰御事猶言治事凡經言如庶士御事庶尹御事通庶官言之也然三公謂之三事六卿謂之六事諸侯二卿亦謂之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平王言即我御事因或者亦謂則御事兼小大之臣皆可稱也○呂氏曰君既畏相故在位者皆恭敬輔君君臣皆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敢尚飲乎[illegible]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愚曰越及也○唐孔氏曰舉四服以總六服邦謂國君伯謂諸侯之長○愚曰內服畿內也禹貢畿內稱甸服百僚說見皋謨庶尹庶官之正樂正酒正之類也亞說見牧誓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類也宗工尊官六卿之類也百僚之庶尹惟亞惟服宗工也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呂氏曰朝廷君臣風化如此自然內外皆不敢湎于酒○新安王氏曰有職者勤於官無職者勤於德亦不暇飲酒也[illegible]○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蘇氏曰惟以助成君德之顯及助尹人之敬其君也[illegible]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孔氏曰後嗣王紂也○酣說見五子之歌○蔡氏曰受沈酣其身○愚曰亦惟曰繼上章惟曰以言也昏迷於政命令罔顯于民所敬保者止在於作怨更不悛易[illegible]大縱其過失于非彝○威儀說見顧命○王氏曰用燕飲喪其威儀[illegible]○新安王氏曰衋痛意殄喪也[illegible]○愚曰民無不痛傷其心悼其將亡紂曾不悟惟荒亂自厚于酒晝夜不息乃飄逸過意之甚所謂樂其所以亡者為酒所使其心至疾很矣雖殺身而不畏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illegible]天不聞其明德馨香之祀但聞其怨[illegible]群酗之腥[illegible]○王

[illegible]○孔氏曰天降喪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放逸故
也天所亡者天非虐惟民行惡自召罪○東陽馬氏曰古民
人字通用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去聲下同）當於
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愚曰我不惟若此多誥蓋欲取監乎此也夫監水止見形色
監民行事方見吉凶故古人言無監於水當監於民今惟殷
人以酒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視以撫安當時乎謂不可逸
於酒也（此是成王自言殷之所以不逸於酒下是欲康叔監殷之所以制於酒）

予惟曰汝劼（苦八反）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
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圻巨依反父音甫下同）薄違
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愚曰劼用力勤固之謂毖慎也○王氏曰殷獻臣謂賢臣舊
仕殷而今里居者○林氏曰康叔爲諸侯之長故劼毖及於
侯甸男衛○周禮大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王之八
柄之法○薛氏曰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象字在侯國則
居官受之地○愚曰此獻臣百宗工乃周臣之致仕里居者
○新安王氏曰爾事爾之治事者○王氏曰服休以德爲事
者也（薛氏曰如師保氏之屬）服采以事爲事者也若疇二卿汝之疇類
○孔氏曰圻父司馬也（此孔氏曰司馬主封圻故曰圻父）○陳氏曰薄迫也司
馬掌兵薄伐違逆○孔氏曰農父司徒也（王氏曰司徒主農故曰農父）○
陳氏曰司徒順保萬民○孔氏曰宏父司空也○新安王氏
曰司空開地居民民居安則君安故曰定辟（陳氏曰定辟制侯故曰定辟）
（愚曰定辟未詳其義○林氏曰詩云圻父予王之爪士則爲司馬可知諸侯三卿則以爲司馬司徒司空也）
可知○愚曰汝當劼毖殷之賢臣及鄰邦之諸侯謂故臣之適
而力也（王氏曰剛謂致毅以服之也）若猶爾況近而所友之二史及賢臣之
爲百宗工者可不劼毖之乎尊者猶爾況卑而爾所治事之
服休服采者可不劼毖之乎小者猶爾況大而爾之疇類位
三卿者可不劼毖之乎大臣猶當劼毖況爾身爲一國表儀
所當剛制于酒尤不可以不劼毖也○王氏曰殷先哲王以
畏相之故其效使人無敢湎酒者故殷獻臣以劼毖于酒則當
先劼毖殷獻臣而下亦畏相之類也（林氏曰汝劼毖者自獻臣至三卿以下皆將不斷以酒）
（其上況汝之剛制于酒以率之則其下必益知敬畏而不敢沈湎矣）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
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
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林氏曰古誥字通用○薛氏曰飲不羣則不必亦無荒敗
之累朝夕從事雖欲已而不可惟羣飲者爲然○愚曰佚縱
失也周京師也○呂氏曰其者未定之辭（鄭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以待而未必殺）
（衛者皆以待而未必殺以待其後使人畏而不犯耳）○愚曰執歸于周者亦猶遷洛之類
予其殺者其罪自當殺也又惟殷受之化迪其臣與百工且
湎于酒（愚按孔氏曰百工指言百工者）民其可遽殺哉姑惟教之可也猶容
通王室式化厥訓以變其習也（薛氏曰諸侯民人有非其罪者不當以歸之天子以）
（歸于天子有存以於殺之地）○呂氏曰其有從斯教者則褒顯之使明享其
報以示勸其有不用我教不恤我一人不蠲除其事者是則
同于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孔氏曰辯使也○愚曰此書始終詰以毖慎故篇終復提其
要以語之汝當常聽念我所毖勿使汝所司之民湎于酒

梓材　　周書

林氏曰篇內云若作梓材故以名篇○葉氏曰康誥酒誥及
覆詳悉愛民至矣至民之不從者猶不免於用刑周公以爲

兆吾之本心治天下常道本於德化而終以去殺然後爲
孫以長之道故復作梓材以先王用德爲則所以終前明德
謹罰之意雖謹罰要當無所罰而化歸於德斯足以長我王
國也

梓材 凡五章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林氏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愚曰大家世臣巨族也荀氏曰如晉六卿魯三桓齊高國之類此國之所恃以存者故曰季氏亡則魯不昌然其權[illegible]則有之矣[illegible]君御此爲難故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左氏傳載周公封康叔分以商民
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此商之巨族也
○呂氏曰流言之變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今欲康叔通一國
之情在下難通者無如大家在上難通者無如天子蓋大家
強而天子尊也○愚曰達者交通無間也大家之情與國君
常疏與國之臣民常親蓋臣民素服屬於大家而大家之強
阻亦臣民擁助之也國君能施其仁政撫其臣民使之歡忻
無間則大家之情亦與我相孚無間矣故曰以厥庶民暨厥
臣達大家國君不能自致于天子故以其臣往來獻享以交
王心於上分職述流以宣王化於下則王之情與我相孚無
間矣故曰以厥臣達王如此則上不得罪於王下不得罪於
巨室而邦君之責盡矣

汝若恒越側越亂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
人亦厥君先敬勞下去聲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
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愚曰若如王若曰之若○孔氏曰恒常越於也袁氏曰若常順常道也
○師師說見皐陶謨○張氏曰尹言其正也旅言其屬也厲
虐也敬以承之勞以撫之○愚曰汝如此常言於臣曰我有
彼此相御之道爾大而三卿衆而尹旅皆所當知我惟曰無
虐人殺人耳此一書之綱領呂氏曰三代之得天下成康守之在此康叔又
當以身率之之君指康叔也亦其君能先敬勞乎民則羣臣
遂往致其敬勞矣○愚曰歷人者如今干證罪人所經歷過
戕人者傷人支體也敗人者毀人之物業也○呂氏曰遂於
往前爲姦宄者殺人者歷人者皆宥之而咸與爲新康叔之
臣遂亦見其君以寬宥爲事凡前日之戕敗人者亦將宥之
康叔宥其大者其臣亦宥其小者○愚曰三監之叛大家與
遺民與亂者必多三監既誅其餘必有反側不自安者故欲
康叔達大家阻隔之情赦餘黨往時之罪含匿瑕垢惟以德
安之蘇氏曰此篇文多不類誤簡者多隨文附義當以意求之可也

王啓監古銜反下同厥亂爲民去聲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
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
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呂氏曰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之官以監視萬國監乃諸侯之長○愚曰此以監王啓監故此爲諸侯之監○呂氏曰王者開立諸侯之監本爲治民非爲己事
○新安王氏曰曰者王之言云然也○林氏曰自無胥戕至
合由以容此以啓監而教之之辭也君臣上下不可相與爲
殘虐之政○三山陳氏曰孤寡猶敬則敬其無告可知婦人猶
聯屬之使有所依則屬其夫可知○愚曰若貴若賤若善若
惡若衆若寡若夫若婦一切容之使之並由於寬容之內如
海涵天覆無所外蓋衛地經武庚再變人情未安尤當寬
大以容撫之也○呂氏曰效致也猶效于效焉之效○愚曰
王所以致於邦君御事者其命果何以哉惟欲引其民於生
養安恬而已三山陳氏曰引有綿綿之意治亂民如治病不可急不同○呂氏曰不游不同急疾亦不欲迫其[illegible]化如久病之人將瘳之或復生病除而調養乃可○王氏曰自古王者歷世相傳皆如此監

謂康叔無用刑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側其反)惟其陳修爲厥疆畎(工犬反)若作室家既勤垣墉(音庸)惟其塗塈(許既反)茨(在私反)若作梓材既勤樸(普卜反)斲(丁角反)惟其塗丹雘(烏郭反)

孔氏曰稽考也(新安王氏曰稽考治也)○愚曰敷開墾也○菑說見大誥○孔氏曰陳列脩治爲疆畔畎壟垣墉牆也(垣卑牆墉高牆)○說文曰塈仰塗也(新安王氏曰塗塈[illegible])○蘇氏曰茨蓋草也○愚曰木材以梓爲良作治梓材以爲器也(葉氏曰木莫良於梓[illegible])○愚曰樸以具其粗斲以致其巧○說文曰丹赤石也○唐孔氏曰雘是采色之名有青色者有丹色者○林氏曰塗以丹雘爲飾也○新安王氏曰此下將言繼先王用德故先取物爲喩○愚曰我惟曰先王用德以立治如稽田作室作梓既勤於敷菑垣墉樸斲矣今惟當用德以成之如疆畎塗塈丹雘可也不可變其軌(洧反)以隳前功(蘇氏曰言當因而飾之)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古洽反)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去聲)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葉氏曰今王周公言成王也先王文武也○新安王氏曰明德者德本明也德至於明則至矣而全其明爲難天之高明日月之昭明水鑑之清明有微翳則不明矣惟德亦然故誠則明公則明靜則明惟在於勤用之勤則日新一或不勤則怠忘而人欲翳之矣○蘇氏曰凡言用德者皆謂不用刑也○王氏曰先王既勤用明德以爲治懷撫庶邦爲己夾輔○愚曰享者領受之意聘享貢獻以物享之求彼之受領也享德享福以己享之領受乎彼也○陳氏曰庶邦享先王之德親若兄弟各以其方而來(陳氏曰王謂諸侯亦當兄弟之)亦皆盡用明德以爲治○蘇氏曰后今王也○愚曰式法也用明德即先王之典也式典謂法其用明德也○張氏曰言集庶邦則先王之時天下有未集故也庶邦享未必丕享今丕享則無乎不享矣○愚曰先王勤用明德以收四海諸侯盡用明德於天下以收其國仁恩溢乎上下此先王所以受天命而有天下也今王式典集庶邦丕享上下皆用明德此天所以盡付中國民及其疆土愈大於先王也今殷之頑民獨昏迷未率故王惟德是用以和懌先後之和之使不乖突也懌之使不怨怒也先引之於前也後助之於後也(陳氏曰中[illegible]先迷民者[illegible]之民也後迷民者武庚之民也[illegible])(享功於先[illegible]而其餘民猶爲武庚[illegible])亦所以悅懌先王受命之意(陳氏曰先王用德故能受命以付子孫今子孫能用德則先王亦曰懌矣○蔡氏曰不唯以悅民亦以悅天)論○三山陳氏曰已乎若茲監康叔監於侯國惟順此而已言當體成王用德也○新安王氏曰子子又有子孫又有孫故曰子子孫孫○愚曰康叔體王用德當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不爲一時之計而期爲萬年之圖規模宏遠則用德愈勤施澤愈厚王室賴之何有窮已苟爲目前之規摹切刑威以求速效覆國多矣何能久乎不曰永保國而曰永保民蓋保民無疆則國無疆矣秦人殺人如草芥乃欲子孫帝王萬世何不思之甚耶(新安王氏曰成王告康叔曰[illegible]至于萬年[illegible]周公曰以予[illegible])

[illegible]

書卷之八

書卷之九　　陳大猷集傳

召誥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時照反）公先相（去聲下同）宅作召誥

唐孔氏曰成王至豐告文王之廟欲宅洛邑（告文王則告武王祖宗可推）○愚曰宅洛重事故使召公先往相度之遠近赴役不日而成召公恐成王以為人心已孚王業已定天命已固而忽心或生故作誥戒王以敬德保民祈天永命也○（夏氏曰時周公輔政召以意營洛而告歸召公以王將親政故作書告以敬德祈天命留王不言作誥之意蓋書言其要也）○林氏曰周自后稷始封於邰（音台在漢扶風斄縣）至公劉居豳（漢右扶風栒邑縣豳鄉是也）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胡老反○陳氏曰豐今在永興軍鄠縣西北豐水上鎬今長安縣昆明池北有鎬陂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夏禹時九牧貢金鑄鼎象物蓋王室之九鼎三代之傳器也）欲以為都而未暇至周公始營之○王氏曰洛天地之中以天事言東則景朝多陽西則景夕多陰南則景短多暑北則景長多寒洛居地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蓋欲遷殷民而鎮撫之也○愚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孫氏曰多方言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于宗周正洛誥畢命言王朝步自周至于豐詩魚藻刺幽王云王在在鎬京則自成王至幽王實都鎬可知車攻言宣王復古會諸侯於東都瞻彼洛矣言君子至止則成王會諸侯於洛可知成王於澗水之西則建以為都而居九鼎謂之郟鄏亦謂之王城在漢河南郡河南縣瀍水之東則以居殷頑民謂之下都在漢河南郡洛陽縣至幽王罹犬戎之禍平王始東遷于洛○呂氏曰洛都有二一城王城成周則總名亦洛誥言周公往營成周是也君陳之書言東郊成周唐孔氏言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下都乃在王城之東郊而東郊亦得稱成周也東遷以後定都于洛亦謂之宗周詩孔程諸曰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隨王者所都而名○詳見或問）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豐鎬即今漢）關中之地金城百二之固古今論者詳矣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沖和之氣宅中土以蒞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居以守國本所以據天下險要之勢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周公成王之遺意歟○語說見仲氏之誥

召誥　九十三章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下平聲下同）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芳尾反）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唐孔氏曰據洛誥此七年二月也○愚曰日月至月半東西相望如平衡故謂之望（望或在十五日或十六十四日○孔氏曰治曆者以先正朔望故史因朔之將言望後之事以先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必先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以先言朔也）○孔氏曰越於也（下同）朝說見武成○孔氏曰周鎬京也○至豐說見前序○愚曰太保召公也告廟後召公乃先周公相宅○新安王氏曰越若發語辭也○愚曰來來洛也（呂氏曰於是而來）○孔氏曰朏明也月三日（愚曰三日以前月魄至三日明始生）明生○王氏曰以朏望明魄紀月以甲子紀日書之法也○呂氏曰自豐至洛不以半月蓋道路勞頓故至戊申神氣既定乃至洛卜宅（愚曰亦猶周公至洛三日始用牲于郊也）○張氏曰得卜而吉也○愚曰機織者先立縱以為經故謂之經始營為也（孔氏曰經營規度也）○王氏曰經營然後城郭涂巷宗社朝市居室之位定故庚戌太保乃以衆殷民治位於洛○汭說見禹貢○葉氏曰庶殷所遷頑民也四方和會獨言庶殷以讎民為役則友民可知○孫氏曰位成於五日詩所謂庶民子來不日成之也（呂氏曰召公營建都邑不比後世營室若古人無所不學事事精練故成之速○陳氏曰成其規模位置而已所以速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

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
作
陳氏曰若發語辭○冀曰說見武成○孔氏曰達觀謂遍觀也
○呂氏曰召公已成位周公方來觀上相之體也愚曰召公先相宅不待周公三日而已定位周公朝至則觀召公規模而遂不作蓋宅洛之議已素定召公以與周公議然後行兼聖賢所見亦相同也○張
氏曰用牲于郊祭告天○唐孔氏曰禮郊用特牲以后稷配
故二牛記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張氏曰社于新邑祭告地三山陳氏曰郊不曰新邑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唐孔氏曰祭社用太牢故牛羊豕各
一○愚曰豕猪也新安王氏曰記曰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太牢於尊者以觀為誠於甲者以豐至而貴於郊用特牲社用太牢○東陽馬氏曰言社則稷亦在中故共用三牲○呂氏曰先祭告天
地然後用工愚曰此蓋卽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於天地不告已朝者成王在豐已告祖廟于時洛邑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烝祭宗廟也○孫氏曰古者賦功屬役必有書呂氏曰役書如春秋傳所謂量事期計徒書費財用書徒糧以令役於諸侯此之謂書○孔氏曰周公昧爽用書命衆殷及侯
甸男服之邦伯以就役王氏曰無邦冢君咸在獨命邦伯者邦伯各以命其諸侯也○唐孔氏曰此誥次居公作洛與此為一事東誥言五服此言三服互文前詳後略耳○呂氏曰周公至洛十日而議論全備方用工命厥○呂氏曰
此時敎民至洛未一月廬舍未定非聖人綏來動和者不能得其
丕作貴賓以厭殷敎也丕作敵意也則諸侯可知○林氏曰成王以乙未至豐至于甲子九日而成萬年之業豈後世所可及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扶又反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
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召公將歸宗周召公欲陳戒成王乃取諸
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新安王氏曰洛邑成則周業定故言幣于王公者所以尊禮周公以致厭也而言
曰拜手稽首說見召及立政陳王與公奔走欲周公勝諸侯之幣與
召公之誥併達於王○愚曰又以誥告庶殷及御事之臣庶氏
曰告王而及公者元首股肱同一體也又兼殷者殷民與周民亦自相率之洞達無間也及御事者欲其相與體承敬德保民也右
史序作洛及作誥始末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
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三山陳氏曰此下乃召公作誥之辭○天帝說見典謨○呂
氏曰人君代天作子是為天之長子○愚曰上帝改其元子
此大國殷之命王氏曰皇天上帝付以命無疆矣元子大國其命正大矣惟弗敬遂元子大國不能保所受惟
王受之固有無疆之美然天難諶命靡常亦所以為無疆之
憂故申歎之曰何其奈何不敬乎其言其不可不敬也○三
山陳氏曰此篇綱領在敬德愚曰敬天德故皇天無親惟敬是親人君保有天命惟有敬於此
若哉敬說詳見泰典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
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天音數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
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張氏曰遐遠也天於殷命既使之遠終而不遽終之以殷多
先哲王精神在天佑助其子孫朱子發曰人之死者反其初魂升於天魄降於地鬼氣陽也則升于天故聖人死曰神賢人曰鬼衆人曰物聖人淸明在躬志氣如神故五帝配上帝傳說為列星衆人則物散之魄降而不升與物俱化故必哲王而後精神在天也故於其後王後民茲服其命而不替愚曰後王服天命以有其民後民服天命以戴其君○孔氏曰其終謂紂時賢智隱藏瘝病者在
位唐孔氏曰小人在位也殘暴其民故以病言之○唐孔氏曰夫猶人也言人人盡然
○呂氏曰民困於暴虐抱一攜婦以哀呼天○三山陳氏曰
其逃亡以避虐政者紂則往其亡謂極之於其所往也其欲
出而亡者又執之使皆無所容○孔氏曰民哀呼天天亦哀
之○陳氏曰故命其用懋德若此周文武所以興今王
可不疾敬德乎袁氏曰疾者急無等待遲疑只今便下手○三山陳氏曰此章言祖
宗不可恃
相去聲下同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
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愚曰相詳視也○先民說見伊訓○三山陳氏曰迪者開導

之從者順從之王氏曰迪者謂天先而道之從者謂先天而天從之子愛之保之之子愚曰昊天其子之子同或謂堯舜與賢至夏傳子天將其子而保之亦通○林氏曰格與惟帝降格于夏之格同王氏曰夏言迪從子保殷言此格保互相備○三山陳氏曰凡天之所順者面向之而不背稽考之而不違孔氏曰面考天心而順之天愛夏殷無所不盡其至而夏殷之君悉天亦無不至後世猶皆不守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冲說見大誥○張氏曰今王以冲子嗣位未有所知當無遺棄老成人林氏曰老成之人年少者易侮之○袁氏曰何者成王嗣周公欲其於遺老成矣○陳氏曰所以無遺壽耇者謂其欲以考古人之德也○新安王氏曰稽考古人之德非壽耇者閱見之遠無所質況於稽考天意以定謀猷非壽耇德盛智明不能決也夏氏曰老成之人非特可以考古道況可以考天意○林氏曰禹湯以敬而得天稽古者所當知然禹湯之成其德亦所以稽天者故也○三山陳氏曰此章言天眷不可恃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五咸反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愚曰王雖冲子乃天之元子也大能和于小民今有休美指四方民大和會及庶殷丕作而言○呂氏曰前抑之所以遏其心今進之所以強其志○愚曰碞險也小民雖和然其從違無常碞險莫測王當速致其用顧之而不忘畏之而不忽來居洛邑繼紹上帝唐孔氏曰天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之謂之紹也躬自服行教化於中土○三山陳氏曰此章言民情不可恃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愚曰召公又舉周公之言以戒君前臣名故稱旦曰今作大邑其自是而配合皇天洛為天地之所合位天位地天德當與天無間也使仰無愧於天自此而毖祀上下洛者四時之所交陰陽之所和因百神之所會也○張氏曰神非祀則不安祀非誠則不享人君當於天地神祇之主故當以祀上下以交之使幽無愧於神祇自是而宅中土以定俯無愧於民洛者四方之中治化所易達定大規模立大德業天命之必有成與昊天有成命同謂成而不變也治民今以休美周公所期如此之重王可不思所以稱之哉

王先服殷御事比毗志反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孔氏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戒○愚曰承上章治民而言王往洛邑治民當以服殷御事為先蓋者民之倡也○林氏曰營洛以遷殷民蓋使殷人與周人居以漸漬之也殷人驕淫矜夸而周人莫不有士君子之行善惡正相反以先訓服殷之御事使親比夾介我周御事相協為一然後可以漸染薰陶唐孔氏曰若周臣持其善以化殷士殷士失勢或殘忌周臣必之矣節抑其性王氏曰殷人習紂之惡與性成矣苟無以節之則縱恣而不知所止日進於善○愚曰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以敬為所者也謂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往而不在於敬不可不敬德既以周臣率之使之相觀而善又以身率之使之下觀而化也殷臣化則殷民亦視傚而化矣

我不可不監工暫反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新安王氏曰此申言德之當敬也○愚曰監視也而有取法取戒之意歷經歷也有歷年年所歷多也夏殷之服受天命與其不延而亡我皆不敢知我所知者但其不敬德則早墜命爾唐孔氏曰不敬德者墜其命則敬德者有歷年可知○張氏曰在天者有命在人者有德命之在天者我所不敢知所知者在人

之義不可尸○應氏曰夏殷享國不為不久召公以為早墜厥命蓋欲王所求命於無疆也　亦字說見泰誓今王
繼受其命亦當以此二國之命而繼順其功謂敬德以繼其
歷年夏氏曰夏商以敬德而有歷年皆其功也此成王所當勉者不可以不敬而墜命也此章
言尤懇切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
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
之用祈天永命

張氏曰服事也初服初即事也事必謹始然後可以圖終未
有無初而有終者○三山陳氏曰貽遺也自猶自求多福之
自○葉氏曰哲命以哲為天所命也與為善而命之吉為惡
而命之凶為德而命之歷年者同○愚曰明哲之性與生俱
生自其初生習於善則不失其哲矣古人所以有毋誑之視養正之蒙小子之教所以不失赤子之心也
習於惡則喪其哲矣所謂少成若天性也哲則為
天之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豈不在其初生自貽哲命也今
王初服如子之初生然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亦決於今
日蓋天知我初服政而宅新邑故王當疾速敬德也○王氏
曰王其惟德之用以祈求永命蓋惟德能自貽哲命獲吉而
有歷年也永命謂有歷年也蘇氏曰惟德是用不用刑也○林氏曰祈非祈禱之祈所以祈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祈之與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

愚曰非彝非常理也民性本善其陷於惡者實上之德化未
至也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彝之故亦敢於殺戮用以治民蘇氏
曰民自過用非法我自不過用法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愚曰順夏殷之有功者猶上言嗣若功也古人之成治功以
德不以刑故王位不在於富貴生殺之權不在於土地人民
之衆惟在德元而已元善也大也始也人君以德為元亦猶
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以成化育也○唐孔氏曰王能如此
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而王亦光顯也愚曰如此
則民不自用非彝王自不用殄戮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
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愚曰上下小大皆當勤敬德張氏曰所以為君及御事者此也其曰期之之
辭也○孔氏曰我周受天命當大如有夏歷年不廢墜之歷
年庶幾兼而過之也○林氏曰王惟德之用雖可以祈天永
命然使小民尚用非彝人君尚用刑罰猶為未善必王敬德
於上小民用德於下上下好德則天命永不釋矣故受天永
命必在於以小民也呂氏曰周家之亡不在大臣不在諸侯不在[illegible]止在小民而已○三山陳氏
曰王者以民心為天命非於民心之外別有天命然必言小民者蓋謂及小民則無所不及矣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
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
天永命

蘇氏曰讎民殷民也百君子殷之賢士大夫也友民周民
也○張氏曰保而不失受而不拒○愚曰威命猶嚴命也○
三山陳氏曰末終也終有成命王亦顯著矣成王不可以成
命遂止當求永命成命在今日永命在子孫○孔氏曰敬奉
其幣帛用供待王東陽馬氏曰供待此以待也能求天永命將以慶王○愚
曰公於篇終復總始末之要以告王予小臣敢以讎民百君
子越友民保受威命明德者因庶殷侯甸和會作洛而言敢
以者自任之辭也威命侯甸男邦即王之威命也宅洛圖始即王之明德也和會不作即保受也王末有
成命王亦顯與上文言王厥有成命同意蓋下以慰殷人
之善意上以誘掖成王之為治也然我非敢以此為功勤

成王以為人心已從天命已定而自足也惟恐奉幣指前取
幣旅王而言待王能祈天永命欲以致慶期望於已之意可
謂婉也已矣新安王氏曰詔曰頌亦然詩玩而熟讀召誥以之

洛誥　周書

呂氏曰太甲復辟而伊尹告歸成王卜洛而周公告歸蓋伊
周皆大臣之變已事而去所以明吾心而嚴萬世之防也
然周公卜洛以遷殷民基業雖略定其心猶未孚四方大勢
猶未集所以復留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說見召誥○葉氏曰此書與召誥參見非一時播告之
辭史取周公告卜及與成王往來告戒宅洛本末次以成書
故名洛誥始三月乙卯終十二月戊辰○吳氏曰此書不止為告卜以其
首言告卜故以為序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
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
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
食伻普耕反來以圖及獻卜

呂氏曰拜手稽首而言重其事也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
公往營成周周公既歸復命于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如有復于王說復于王之復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蘇氏曰此叔父家人之辭也謂為明辟者
尊之也自此至獻卜皆復于王之辭先儒謂周公代王為辟至是乃反政成王故曰復辟以經考之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為辟也何復之有哉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君薨然後世子之生世子不失為君冢宰亦總百官攝事是則冢宰之職也前此伐三監命微子封康叔宅洛邑皆係於王未有失然後可知成王明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王位何復之有哉○葉氏曰詩序言周公攝政乃成王在喪之攝非以成王幼而攝也○吳氏曰三年之喪畢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還政之事此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呂氏曰營洛大事宜成王自為之王以幼冲甚不

敢及天意建都邑其周家之命而定之新安陳氏曰[illegible]承天命以作新[illegible]都所成公安民治是謂定命○張氏曰基命言其始定命言其終胤嗣也予乃不得不嗣太保以往愚曰經言召公為保則太保亦可以保稱大相東土洛在鎬京東故云東土其基可以中天下
而立明四目達四聰誠作民明辟之基也○愚曰師衆也四
方之衆會于洛故言洛師猶京師也○呂氏曰乙卯至洛即
召誥乙卯周公至洛是也○孔氏曰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不
吉蘇氏曰分河北黎水也卜必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則食墨愚曰召誥言戊申至洛卜宅得卜則經營然則黎水之卜當在戊申之先也呂氏曰周公欲宅洛而先卜
黎何也蓋卜都主於遷殷民黎地近紂都意在地近者殷民
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周公不以獨見違衆故列二說
以聽於天卜黎於先乃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卜洛乃
吉蓋周公之心與天一也然黎不及洛然亦近商都可遷列都之地故黎屬不吉而待天之我合也
○孔氏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南近洛吉今河南也即
王城也我乃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今洛陽也即下都也呂氏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東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三山陳氏曰既卜召誥以召公卜之周公言我卜者省公審卜周公之命也
○孔氏曰伻使也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三山陳
氏曰此周公不敢專也○吳氏曰此一節蓋周公授使者使
告王之辭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
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胡登反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
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拜手稽首說見太甲中○呂氏曰公敬天之休故來相宅非
出已私曰不敢不敬者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
王氏曰相宅者其以造周業而配天休也○唐孔氏曰上來
為使來卜來為視我卜也○張氏曰彼示而我見之之謂視
東萊馬氏曰古字視與示通用休者所卜之美也恒吉其美可求也林氏曰[illegible]

（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非常吉而何）○葉氏曰凡卜有貞其吉凶者太卜言
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公卜我視之二人皆知其吉斷以示天
下所謂共貞（王氏曰貞者正也以待此焉後定○二卜也既有吉卜猶我二人同以貞固以守此）○呂氏
曰以者使之之辭○萬億說見泰誓○張氏曰公始則敬天
休相宅而作周匹休故王欲求留公輔佐以予萬億年敬天
休而不墜以成此久吉之卜也（吳氏曰成王府公其重望公甚長知周公將告歸故預以是留之）
○呂氏曰王復致敬盡禮求周公之誨○吳氏曰此一節是
王授使者使復公之辭古者聞人於它邦再拜而送之使者
之至亦再拜而受之王以此待公之使尊之至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吳氏曰自此至無遠用戾蓋洛邑已成公自洛歸豐告王以
宅洛之事也（呂氏曰王既兆公誨言故公告之）○孔氏曰肇始舉也○王氏曰
殷盛也（胡氏曰禮有殷祭殷奠○愚曰宅洛大事故祀用盛禮）○王氏曰凡典籍所無而法
當祀者咸秩序而祀之○呂氏曰祀于新邑有告焉有報焉
有祈焉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視肖祀新邑若闊於
事情不知人主臨鎮新都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
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至胞翟之賤亦皆有
孚顒若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張氏[illegible]）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
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
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
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
大成裕汝永有辭

愚曰齊謂整一之皆賢人君子無一小人參差於其閒使從
王于周以涖新政予惟曰庶幾用此百官以有事于天下○
呂氏曰洛邑既成周業既定報功不可後也今王即出命曰
記錄其功之宗謂勳勞之最大者（王氏曰記若紀于太常藏在盟府之類也）以其功
作元祀功臣莫不祭於太烝為功臣之宗者君其冠之謂之
元祀（漢蕭何第一功臣其第一人多而後定蓋功臣之冠天下韓彭所以率服蕭何者也論功莫先於宗祝功莫重於祀）○愚曰
功之大者固宜獨表以示倡功之小者亦當遍錄以示勸故
申命之曰凡汝臣受職命而篤於輔君者大視其功而載之
謂遍觀而錄之無所遺以俟慶賞之行也（吳氏曰記功宗者祀之其生者將賞之）○
王肅曰在汝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三山陳氏曰教
百官在乎去朋比之私○鄭氏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
呂氏曰孺子其可朋比乎孺子其有朋比則自此以往將無
不朋比無使如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焚灼以敘而進自少
及多遂不可絕矣（林氏曰朋黨之禍其始甚微及其至於不可解漢之朋黨始於甘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於牛李而已其始猶內燄火又燄卒然不可撲滅作）○愚曰彝典常也撫者順而安之之謂人君
之待臣下在於報功以勸之正已以教之教工之道在於去
朋比順典彝而法周公也○呂氏曰惟以所齊在周之百官
往新邑不可以他人閒之使百工咸知上意所嚮涖事分職
各就有僚顯揚興起各底有功（愚曰即有僚則不至侵官明作有功則不至曠職）所嚮
果何嚮曰惇大其所嚮也（張氏曰惇厚不至刻薄寬大則不至狹隘）一代必有所尚
以定一代之治體百官皆知所嚮雖其職之異功之殊要皆
惇厚寬大共成遍裕之風俗周家八百年之治體實定於斯
成王休饗豈有斁乎（漢之近於寬大成裕無所罰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則所罰厚大成裕周之治體）
（非後世所及也）○愚曰此章告王以禮神祇屬臣工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
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
爽侮

已沖子說見大誥○孔氏曰汝惟童子嗣祖父之位惟當終
其美業（呂氏曰周之業文武周公始之成王當終之）百辟諸侯也○葉氏曰享當以

以奉上之謂○呂氏曰王者御諸侯不識其向背之情則迷
伎不以分賞罰奉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之者非任智用術亦
曰敬而已敬則是心常存無愛憎之私故能識其享與不享
也○孫氏曰享有多儀者有儀不及者康王既尸天子太保
率諸侯咸進相揖再拜稽首此享禮所謂儀也奉圭兼幣敢
執壤奠享禮所謂物也儀物相稱然後成享一或偏缺是心
有慢上者矣與不享同呂氏曰非以貢賦之多寡而為享不享也惟不用志于享謂其
不以誠享也張氏曰既有其儀無物以將之則君子不可以虛拘○陳氏曰儀有餘而禮不足者往往有輕上之心以為可以幣交也曰吾幣足矣尚何禮乎○蘇氏曰小人以財扶人以簡於禮而事之君相皆可以貨取方領爭言貨餘行苟且而天子失政以至于亡
○呂氏曰凡民且相視傚而不享與無享奉天子之心政事
將差爽僭侮僭王度而為叛亂矣蘇氏曰爽失也禮失而人慢　園當察之
於早謹之於微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莫剛反乃

時惟不永哉
吳氏曰凡我之汲汲而不暇者汝于當宣布之○愚曰于往
也聽我所以教汝往輔民常性吳氏曰所以不暇者為輔民常性上帝降衷下民人君若有恒性人君當輔而成之○呂氏曰蘉勉也民惟邦本汝乃於是輔民彝不勉
行之是其業必將不永矣唐孔氏曰成王有以子萬民年敬天休之語故以答之使汝不勉汝能永哉
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愚曰篤加厚不已之謂○唐孔氏曰正父謂武王○愚曰武
王撥亂反正故稱正父○孔氏曰篤厚秩叙汝正父之事行
之亦徒法耳故行之貴乎篤也○呂氏曰典刑具存不而誠意不至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
汝命王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君成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公歸老王若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尚成王亦作聰明舊章棄武王周公之政皆失其宗天下安肯用命乎○愚曰汝往新邑當敬哉我於此其退老
田里講明農事猶言歸農也指往洛故言彼戾至也王往洛

一人之行仁政以裕我民則四方無遠不至況近者乎唐孔氏曰上言一統咨於紹上事也此言裕○呂氏曰此章言撫御諸侯教養兆民以為冢宰祭祀頒政教制諸侯化懿民故公肆擧以告王而後申告歸之請焉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若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
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步光反作穆穆迓五嫁反衡不迷文武
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王若曰說見盤庚○呂氏曰公既欲告歸此下至四方世享
乃王留公之辭言我乃沖子公當勿明保輔我不可去也○
愚曰公稱舉丕天顯明之德使我小子發揚文武之功烈奉
承若順天之命和常四方之民和不乖也常常和也安定其衆敦厚尊
崇其大禮舉秩大祀咸秩序無文者而祭之此即答公所言
謂此任大責重非我小子所能當也惟公威德明著光于天

地勤施于四方勤施健而不息也于四方遠無不達也作起
也旁作如旁求旁行之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之旁言穆穆
敬和深遠之意旁作穆穆無往而不起敬也迓衡迎致太平
也不曰已太平方且敬而迓之已治猶未治也不迷文武勤
勞之教其教常昭明於天下也惟公留此方可以當前責任
我沖子但能早夜致謹于祭祀而已它有所未能也唐孔氏曰左傳
衛獻公使與寗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寗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蔡氏曰公之功所以輔我道我者篤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
去也新安王氏曰向者二板流言別是不知人情不若不是亦有為今洛邑已成周公所以輔我成王者天下無不順之時也○
愚曰此章疑有闕文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
亦未克敉亡婢反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

為四輔
唐孔氏曰予小子當退而就君位于周周洛邑也○
孔氏曰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四方雖迪治新安王氏曰迪道也猶
未定於宗禮○愚曰禮者人所尊而宗之者也故伯夷典禮
曰秩宗春官典禮曰宗伯葉氏曰周公既營洛始制禮作樂故作因吕氏說以待其歸告之後○愚按周
禮大司徒求地中以建王國則是周營洛以宅洛之後始作洛時君臣尚未遷洛則周公制禮作樂在遷洛後明矣禮樂興而
後王道成宗禮未定四方雖治亦未克敉安公之功謂治功
猶未固也○王氏曰事人之謂士師人之謂師與事造業之
謂工○愚曰公當留以迪道將助我以後之政東陽馬氏曰將有依倚之
意監統百官大保文武所受之民致治以為四輔謂先後左
右胥賴其輔助也○呂氏曰言公縱不為我留亦當為天下
留為文武留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葉氏書作困我我惟無斁
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無垢張氏曰公定留公安定於朝不可去也○愚曰已語助
也○呂氏曰公留則我方敢往新邑已○無垢張氏曰公之
功肅敬以自將謹不矜伐驕人孔氏曰肅進也將大也人皆敬之喜之
○新安王氏曰無困猶無倦也公無倦懈而欲去則我有所
倚賴於康安天下之事為之無所厭斁呂氏曰不然愚保其往○呂氏
曰公勿替其儀刑而去則四方世世享我周家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
武王弘朕恭
孔氏曰此下乃公敘王留已之意而許王之留也○愚曰王
命予來謂來洛鎮撫商民而無去也承敬奉也保愛護也文
王於成王為祖故稱文祖越及也文王受民於天武王繼之
遂集大統今王命我來承保汝文祖受命之民及增光汝功
烈之考武王而弘大我事君之恭也呂氏曰周公之欲去謂事君之恭已盡也今王以文
武留我是弘大我之恭此答王誕保文武受民而言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愚曰王來相宅而居前此王未至洛召公先相之故今言相宅也其當大厚典禮
於殷賢人而用之致治為四方之新君殷獻乃殷民所視為彝者尊其賢人則獻
民治而天下亦治矣○夏氏曰予新即政又居新邑故言新辟○呂氏曰周召所言多加大字謂若小小為此亦不可為
也○夏氏曰為周家恭敬之王之先言繼此居洛者推成王
為先也王氏曰以恭倡後王也○愚曰恭者君道之本中庸曰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語曰恭己正南面故於君言恭先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唐孔氏曰者重誨王也○新安王氏曰洛邑居天地之中
宅洛非特治殷民所以大一統兼治天下也王其自是土中
為治使萬邦無不休美然後為治功之成僅有一二邦未休
則不得謂之成績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孔氏曰多子衆卿大夫士也師衆也○愚曰予統率群臣增
廣前人已成之烈副答師衆之望為周家信臣之先忠信者
臣道之大本不言信而言孚蓋為上下所孚信也吳氏曰孚字相以孚率天
下信服乃可○呂氏曰周公既荅成王留君臣相勉更立大規模
正如終則有始天行健之意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單音丹
呂氏曰考察也孔氏曰考成也○林氏曰子指成王也○孔氏曰
單盡也○愚曰考我所以昭示子之儀刑乃盡文王德也
上下疑缺文張氏曰成我昭子之典刑乃盡文祖之德○呂氏曰文王謨之精微密與旨亦故但自
考察可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巨鬯勅亮反二卣由手反曰明禋拜手稽

肯休享于朕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惠曰王留我使來洛以殺頑民[illegible]而已○爾雅曰秬黑黍也秬黍所生一稃二米○唐孔氏曰以黑黍一米釀酒鬯鬱金草和之使芬香條暢謂之秬鬯林氏曰秬謂之鬯○蘇氏曰秬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爾雅曰卣中尊也周禮祀鬯之以實彝及賓客之於卣江漢之詩言卣蓋未祭實之於卣將祭實之於彝○孔氏曰明潔也國語曰精意以享曰禋○新安王氏曰宣王之於召穆公平王之於晉文侯嘉其成功皆賚以秬鬯一卣使祭其祖考今王留周公來洛思有以綏寧周公故以秬鬯二卣命曰明禋使拜手稽首致美以享于文武而告以後留之意曰不敢經宿即以禋于文武見奉王命之敬也愚曰王賓周公拜手稽首使周公私恩也公承命即告文武以為文武留而非寵利也是所謂于此○葉氏曰舊者皆言周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宗廟其或者公既沒成王東追念周公之勳勞賜之以東周公或曰成王命公出以祀周公其言自不同蓋家者之所謂周公請而得之在平王之世古者諸侯之祭其物固有所得其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至於有功德者為二伯則有錫之圭瓚使爲祭者焉此非禮之常也故宣王以召穆平王於晉文賚以秬鬯是先王之出諸侯所得用天子之所用者以分諸侯也乎以秬鬯二卣而備之明禋禋非諸侯所得名文武亦非周公所得祀是成王嘗賜周公以異禮周公不得已受之而不以為常也至平王時魯公以成王嘗賜請之則凡天子之制皆具矣此周之末造平王之賜及之魯之祭禮得以爲天子之禮者習其所見而不察其故遂盡得其未可以不知其端於此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

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蘇氏曰周公禋于文武且祝之曰云云○新安王氏曰自猶已也○愚曰順文武之道篤敘其行事庶幾文武佑之身其康強無有遇疾子孫萬年飫飽文武之德殷民亦引導而有成此公自致禱祝之詞也王使殷民乃承順即敘萬年永觀我孺子所為而懷其德張氏曰此有以示之彼以觀之此有以感之彼以懷之觀之者以跡懷之者以心此公為王禱祝之詞也上下疑有闕文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孔氏曰此已下史所述○呂氏曰戊辰即下十二月之戊辰日也○張氏曰烝者冬祭之名○林氏曰歲字當從疑曰仲冬享烝傳曰凡四時之祭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則用仲月又不吉則用季月周以建子為歲首則十二月乃建亥是時之歲孟冬之月也當烝嘗歲終之時故曰烝祭歲○騂赤色也周尚赤故用騂○唐孔氏曰宗廟用大牢各一牛羊豕此於大牢之外特加一牛蘇氏曰告立周公後故加之王命作冊者命有司作冊書也讀冊告神謂之祝逸祝冊者使史佚讀冊也告白文武為周公立其後爲齊侯魯頌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氏曰賓助祭者也新安王氏曰周禮諸侯大國謂之大賓小國謂之小賓則賓者凡助祭諸侯也○唐孔氏曰清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室之大者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酒而灌於地所以求神也○新安王氏曰殺牲而禋則王與賓咸至祼則王獨行其禮於太室之中唐孔氏曰列特牲既灌而後出牲則殺在灌後此先言殺後言祼者殺者咸祭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吳氏曰王賓殺禋一句唐孔氏曰記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新安王氏曰上言逸祝冊此告神之冊也故言祝下云作冊逸誥此命伯禽之冊也故言誥以公手書曰封魯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愚曰已上烝祭立周公後實在十二月內○張氏曰周公輔成王大保文武所受命至此爲七年矣作書者因述歲月而記之

多士　　周書

呂氏曰遷洛之事召誥則經始之洛誥則考成之多士則慰安之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成周既成說見召誥洛誥及或問○愚曰殷之臣民從武庚叛怙惡不悛者總謂之頑民○呂氏曰頑民非刑威所能服非文告所能勸惟置之於醇醲泰和之地而後日漸月漬浸以融釋所以有成周之遷陳氏曰先儒言周公之遷殷頑民是懼其難制非也以中國之全盛自伐殷之數世以習調和此頑民反覆變詐如發狂易以待文武周公成頑氣象所天地欲正而成就周家八百年基業不足怪也洛爲天下美地皆是其有與美意於殷民○三山陳氏曰使洛陽之新舊士之惡習日接周之德教日親近周之賢士大夫日觀周之語名文物燕翼其可化焉○愚曰是殷于洛同不負夙之王者又爲下都者又聖人謹固封守之意也○林氏曰取篇首多士二字名篇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孔氏曰周公作洛明年三月也○夏氏曰于往也○呂氏曰敘言殷頑民襲之也所以指其實書言商王士責之也所以開其善敘蓋史氏之公筆書則周公之恩意也王氏曰時此書編士皆在官之殷士也服于成周從舊長公知殷民故先告之殷士順從則殷民可謂化矣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音的旻天眉巾反大降喪息浪反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王若曰說見盤庚弗弔說見大誥○呂氏曰爾殷遺多士呼而勞來之也新安王氏曰殷士矣多士猶在故謂之遺○馬融曰秋曰旻天秋殺氣也言降喪故稱旻天呂氏曰周實喪殷分其辭若與焉曰得罪於天周奉天討未嘗容心於其間○呂氏曰弗弔閔其喪亂而慰勉之也○愚曰天既降喪于殷我有周爲天所佑所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之終于帝○王氏曰終與受終于文祖之終同○呂氏曰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其至公無私一也○愚曰肆今也今爾多士復呼而誥之也○林氏曰小國亦如大誥言小邦周呂氏曰以殷強周弱之勢視周之小國也[illegible]○程氏易傳曰弋射取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蘇氏曰固如推亡固存之固○呂氏曰天之於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亂則治而不固其亂則天之不畀殷信矣其不固亂也天既不畀殷故相助輔弼我有周俾作民主我曷嘗有求位之意哉是乃因其疑以解之而非自解也前既言惟天不畀矣復告以畀之理豈在外哉是乃下民所秉之爲善善惡惡雖然不可易者也下民之爲即天威之明畏者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爲彝言其體爲言其用也[illegible]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呂氏曰桀之亡即紂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鳴條之事商人莫不知其爲應天順人至於商周之際乃有疑焉故周公舉湯桀之舊聞告之自其明以達其蔽也○愚曰引逸之義未詳意者天心仁愛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地歟如爲善最樂作德日休斯即上帝之引逸也而夏桀不適於逸自趨於危○呂氏曰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桀既弗聞故帝降格譴告災異示所向於是夏邦董仲舒曰天心仁愛人君先出災異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降格之謂也桀尚弗能用帝命大肆過失積於人口至於有辭○新安王氏曰天罔念言不愛恤罔聞言不聽受○唐孔氏曰廢大命絕其

書集傳　卷九

旅以降致罰誅桀身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孔氏曰革夏也俊民賢人也訓見堯典○愚曰甸治田也○呂氏曰大君之於四方豈恃一手足之力明揚賢俊分布遠近使甸治區畫而大君之職盡矣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深知湯治天下之規模也○愚曰人君為天人之主明德所以修己治人恤祀所以奉天事神呂氏曰恤祀所以致敬鬼神務其德而神明之者也○呂氏曰自成湯至帝乙聖賢之品亦不一罔不者言大畏皆知此商之多哲王豈人力哉亦惟天大建保治有殷而然張氏曰建所以立之保所以安之乂所以治之殷王亦皆操存此心罔敢失帝之則布德行惠無不配天其澤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孔氏曰後嗣王紂也○新安王氏曰聽猶聞知念思念也○呂氏曰紂天理昏蔽之極其本既亡況曰其有聽念先王勤勞邦家而思所以保之乎○吳氏曰天道之顯與民之當敬皆不復顧○呂氏曰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先王罔顧天顯民祇三畏既除無所不至矣○蔡氏曰大喪謂國亡身戮也○愚曰德者得於天之所賦本未嘗不明明其德者人之所以盡乎天也故天畀之不明其德者人之所以棄乎天也故天不畀○呂氏曰凡四方小大國喪其致罰必有可言者況周之奉辭罰紂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愚曰勑言也帝有神妙之意以刃斷物曰割告如告成功之告○呂氏曰前章叙武王革命之理此言今周王指當時也周為天子職當奉承上帝之事而我周王大善承之帝既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黜除去其勑正之功于帝謂東征也惟我割殷之事未嘗少容私意一於從帝而無貳適○袁氏曰適之為言往也葉氏曰引詩言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意同○呂氏曰聖賢事上不貳適也日用飲食莫不出此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哉○張氏曰惟爾殷之王家歸適於我而不可攜貳呂氏曰上天既命民于周殷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呂氏曰其曰乃審度之辭惟汝大為非度愚曰無度猶無狀也○葉氏曰謂我既定爾而爾復叛也我不先起兵端動汝作孽乃自汝邑起將誰咎乎○王氏曰我念天即于殷災大矣愚曰謂紂防與相繼而叛武○蘇氏曰其餘黨或肆叛之而不止言其不盡殲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猷詳見大誥○呂氏曰自殷視洛為西○孔氏曰我徙汝以遷居西汝于洛邑○愚曰奉德猶秉德也○呂氏曰無違戒以不可違天命於是天命才不敢有後爾無我怨新安王氏曰殷民向者天下未寧係焉仕於王都之側則漸化浴以漸染聰明易以銷勝蓋天命所為此年○呂氏曰易行天討而常權惡民受天討而常肆何也蓋聖人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愚曰冊冊書也典典故也殷先人殷先世之君臣也周之革殷與殷之革夏一也爾以昔驗今則廢興之理可識矣○百

僚詳見堯典註○呂氏曰今爾復以殷革夏之事責周謂殷
革夏之初凡夏之士皆啟迪簡拔在殷之王庭[illegible]又
從事於百僚之中愚曰此職之小者○王[illegible]○愚曰聽用德猶
其有德者用之呂氏曰湯革夏之政不多見因此而推則貝○呂
氏曰天邑商言其舊爲天子之都理當賓其賢者重其地也
敢求殷賢之意也○王氏曰我惟聽用有德汝殷士不務德
故我不得如夏之簡迪也以聽用德故今敢求汝於天邑商
苟汝好德則亦將聽用也[illegible]予以用○愚曰汝等無
德而有罪故我上來皆肆赦矜憫爾[illegible]此非予
罪是亦天命也王氏曰章有德討有罪皆曰天命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
爾遐逖他歷反比毗志反事臣我宗多遜
宋氏孟子註曰奄東方之國愚曰孟子言周公相成王誅紂伐奄蓋助紂爲虐者也[illegible]

之此言昔朕來自奄是奄與淮夷二監同助武庚以叛故周公東征
以斯征之也[illegible]書成王政之亭東伐淮夷踐奄[illegible]之後
後又叛而成王親征之也○新安王氏曰四國殷管蔡霍也○
孔氏曰遐逖遠也○張氏曰昔我東征來自奄之時[illegible]曰周公
以王命誅四國[illegible]一舉而誅四國
[illegible]四國之民從君以叛
實當誅死我但誅其君而赦其民使復生於世則爾四國民
命我實大降之也○愚曰我賜爾以再生恩已大我若明
致天罰流竄爾於荒遠乃所當然今遷爾於洛密邇王室以
親我事我臣我宗以漸漬以成周濟濟多遜之盛以成其德爲
賜多矣[illegible]
我則得[illegible]可謂[illegible]矣亦通此章亦疑有缺文與前一章皆告以遷洛之意以
釋其怨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
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
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
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東陽馬氏曰今緣予不欲殺汝所以遷于周而申此誥命若
欲殺汝卻不如此告戒也[illegible]○呂
氏曰營洛蓋爲四方諸侯無有所賓禮之地也[illegible]
強之賓貢故建都土中以朝會亦惟爾多士所以服事奔走臣我
周家進於濟濟多遜之盛非居洛不可蓋營洛有二說一以
賓諸侯一以居商士則待爾商士亦厚矣爾乃庶幾安寧各幹其
士無懷輕棄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庶幾保有爾
所止而無起覬覦之望此蓋授之以業也[illegible]
○愚曰爾克敬則謹其分循理而福順歸之即天之所與所憐
也[illegible]爾不敬則悖理而災禍歸之即天之罰

也爾不但不有爾土身亦不可保也今惟是安宅爾邑而
不動搖繼續爾居室而不發豫爾其有幹謂有本業年謂
永久于此洛矣○呂氏曰爾之遷洛乃建立門戶之基後世
子孫之興實從爾遷始自亡國之末爲興家之始祖豈不
榮乎此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新安王氏曰王曰之下必有脫簡又曰之下必有脫文不可
強釋

無逸　　周書

呂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逸天德也○愚曰無逸
者萬善之本縱逸者萬惡之根無逸所以爲百代元龜[illegible]
[illegible]
周公作無逸

呂氏曰無逸作於遜位之後成王即政之初逸豫者禍亂之源周公東征三年以定禍亂此特治其末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張氏曰享安富而逸樂者賢君所不免成王幼冲[illegible]而至無逸之作周公所以消患於未形也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去聲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音彥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愚曰此書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重嗟永歎意在言外欲以深感動成王讀者當吟咏玩味○君子說見酒誥○或曰所若北辰居其所之所蓋居而不移之謂呂氏曰人作勤[illegible]雖有無逸之時然暫而不能居於所其無逸者必君子以無逸為所安而居之於[illegible]未嘗須臾離焉○孔氏曰君子猶然況王者乎○愚曰有放縱之逸有位逸豫是也有自適之逸心逸日休是也無逸者無放縱於逸也乃逸者乃自適之逸也

○稼穡說見洪範○愚曰小人小民也○張氏曰君子小人皆指貴賤言○愚曰稼穡人所賴以生事之最重且最艱而不可一日逸者莫知稼穡凡人知稼穡之艱難者必憂勤謹約決無縱逸之行而其縱逸者必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也故君子所其無逸當先知稼穡之艱難知此乃所以致安逸蓋安逸未有不出於憂勤也知此則知小人之所依倚以生者而不妨農時不奪民利不竭民力而無縱逸矣呂氏曰人君未嘗知稼穡之艱難則興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甚易而民有不得其死者役非有急於舊民實失當知民之所恃以生者乃在於是也○愚曰七月之詩詳及稼穡之事欲成王先知此也○新安王氏曰俗言曰諺○蘇氏曰大言曰誕○張氏曰乃逸者乃為逸豫之事也乃諺者又以逸豫之事為美談也[illegible]所謂人生行樂耳[illegible]以逸豫為[illegible]俗美談乎○愚曰既安誕大言以稼穡為不足留意不然則侮訕其父母謂之老之人無所聞知徒自勞苦而不能逸樂○呂氏曰劉裕奮起農畝[illegible]江左子孫見其服用反以為[illegible]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蓋稼穡之艱難尤所當先知而尤不易知以人情所易忽也視小人之子猶有不知而反以父母為無知者況成王幼冲生長深宮其能知之乎故公深以此儆動之所其無逸知小人之依乃一篇之綱領後章言皆反覆推明此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呂氏曰上既論無逸之理此復舉無逸之君或曰[illegible]時之近也○唐孔氏曰中宗太戊廟號也○呂氏曰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孫氏曰嚴恭敬之形於外者也寅畏敬之存於內者也自度猶自律也天命即天理也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參驗乎萬象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度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特一端耳天人一理既畏天命治民必不敢忽○愚曰祗敬懼畏也○張氏曰不敢荒謂事無不理不敢寧謂身無或安○孔氏曰肆故也○呂氏曰所以享國永年者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也皆敬之方壽之理也自此至文王其壽皆原此理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故其壽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舊說見說命○呂氏曰高宗未即位前嘗勞苦于外於是及與小人游熟稼穡艱難蓋知之矣作起也三年不言矣○愚曰親見其艱苦不敢易其發也亮陰之制古人皆然至於三年不出一言乃高宗特以自治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乃或是或一道也○愚曰惟其不輕言故言一發而人雍

和(孫氏曰言當於人心天下歸而樂之和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張氏曰言之者美之至也○愚曰治而安之之謂靖○呂氏曰嘉靖不徒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安得所謂嘉靖乎○孫氏曰小大者小大之人也○無怨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大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蓋神氣耗散則本根不固厲氣外襲則天和日消有一于此皆足夭命(呂氏曰下言文王咸和萬民亦同)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鄭康成曰祖甲武丁子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愚曰或者猶太王舍泰伯而立季歷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舊為小人(邵氏皇極經世以太甲辛亥至本朝嘉祐其世次皆可考武丁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其世次歷年皆與書旨合○新安王氏曰經於祖甲之下繼言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逸者自太甲則中宗盤庚高宗賢聖之君六七作焉得以祖甲為逸之君乎○詳見或問)○愚曰保愛護也惠利澤也鰥寡非特保惠之又加敬焉獨舉三宗者以繼世之君享國最長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耽丁南反樂音洛)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新安王氏曰按史祖甲至受凡七王○愚曰耽者貪欲不移之謂○呂氏曰惟其生則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惟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不聞小人之勞不聞小人之勞故惟耽樂之從耽樂之極伐性喪生乃所必至故罔或克壽歷數年數之詳深警成王耽樂愈甚則其年愈促(夏氏曰自時厥後或自中宗之後或自高宗之後或自祖甲之後總言自三宗之後也○林氏曰此言商賢君止於三宗酒誥多士多方言自成湯至帝乙罔非賢君蓋與成王言則責其難不如三宗之享國則不足稱與商民言則樂道前王之善苟[illegible]湯之甚[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則皆可稱不以辭害意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林氏曰不特商王為然也我周先王亦然○大王王季說見武成○愚曰自抑自成自得之自克自者貴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如制忿欲去奢侈皆是也畏(或曰人所以肆行而無畏者不能自抑也抑其也敬以敬義畏敬則必畏天命畏祖宗畏民心矣)○呂氏曰殷王猶異世故近舉乃祖文王以為訓先言大王王季以明淵源之所自○愚曰卑服非止惡衣服凡服用皆卑損○葉氏曰即就也功猶事也康功安人之事田功農事也(呂氏曰卑服非不能也所以奉己故全功歸於恤民大功不分於)○愚曰徽美也而有堅束之意(黃氏曰美也紂編也懿美也)而有和敉之意(黃氏曰美也溫柔也)柔者易至於懦故責於徽柔恭者易至於拘故責其於懿恭(呂氏曰見人之柔與恭必尊之柔恭則可觀其徽懿之意味焉此稱其大略可以想見文王之聖不能也)懷撫恤念也○新安王氏曰鮮訓寡易曰為善鮮(息淺反)○愚曰小民民之微者鰥寡民之窮者懷保所以安之也惠鮮所以利之也(呂氏曰鰥寡[illegible]鮮有生意)○唐孔氏曰文王勤於政事從早朝不食至於日中或至於過中而斜昃食猶不暇遑亦暇也重言之者複語也○呂氏曰紂方毒痛四海文王為方伯而欲咸和萬民是豈乎有杯水勝火之難視民如傷望道未見其勤勞自應至是亦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則其勤必有在矣○愚曰盤猶盤桓之盤周旋不已之貌○張氏曰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遊田固有常制而盤于游田則不敢也○呂氏曰以遊田之簡可知百用之約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入文王自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春秋諸侯貢於[illegible]王班[illegible]可見[illegible])

猶有法度之制則諸侯之壯方伯其來舊矣○愚曰人主約己以安養斯民猶懼
民窮民之難及也故推柔恭之德屈己以安利之猶懼傷民
之不能普及也故忘己以致太和之功正己以率諸侯之國
受命諸侯嗣位以受命於先君也上受命於天子○孔氏曰文
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呂氏曰文王無逸之條目如崇儉素謹農畝恤困窮勤政事戒佚游防橫斂大略皆備○呂氏曰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以守身
為本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此舉起其敬而收
其肆莫大於是愚曰逸與無逸非特民之安危治亂國之長短所係而已之死生壽夭寓焉人之所甚欲者莫過於身之所甚畏者莫過於死人君亦戒之繼事皆見所畏惟周公深明壽短之源在逸與無逸使之寡而無逸畏而不敢逸秦皇漢武之流乃欲以於逸求長年不知道家延年之術實未嘗出於周公所言之外也○蘇氏曰使人主不壽者五一曰女色二曰酣三曰厚味四曰游觀五曰田獵此五者毀之所以耗其身者又求其民民怨思大出最為害之大者故以疾及衣食病色甲宮室疏遊疾風與動勞以此五物為人主求年之藥石○劉洽蘇氏曰黄帝克儉壽百歲自殷周賢數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若三宗文王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唐太宗二十三年皆近世之明主而與

無逸所言或十年或七八年若無以大相遠至其享國久長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明皇者皆臨御久而終以大亂或以失國或僅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貴莫盛於人君千萬也縱耳目之欲聲色之樂所以賊其身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若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亂亡自取者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以敬於學行事立命之大不知道德之士親其視子女玉帛與賢士無異其所以自養者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
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
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呂氏曰又欲子孫其守此訓故以繼自今為言○愚曰王言
嗣王欲其嗣乃祖也○唐孔氏曰于於也○呂氏曰觀以
舒目安逸以休身游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人君所不
能無苟欲絕之使無則迫促不舒非所以養德也特不可過
耳過則人欲肆而入於亂亡淫于四者則後費無度疲以橫
斂四者皆有則因有常經而以萬民惟正之供○愚曰惟正之

供謂九貢九賦什一之制也○蔡氏曰皇與遑通○呂氏曰
人始耽樂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所害幾何不知是心
一流則自一日至于二日或終身矣故公先塞其源謂無
自寬暇曰今日耽樂當此之時已非民所訓非天所若民生在勤天道行健是人也有大愆而非小失也○酗詩見殽子○吳氏
曰酒德以酒為德也德之為言得也實有諸己堅固而不可
奪是之謂得得於善之深者吉德也得於惡之深者凶德也
其次者皆非德[illegible]迷亂酗于酒德故其甚無所不至○呂氏曰紂之大惡無數千歲後匹夫猶羞比
之況當時乎故舉其甚者以警之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
順長不已必至為紂之徒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
使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蓋原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也
○漢書作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供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
胥譸張為幻[illegible]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
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詛側助反祝之又反
孔氏曰胥相也○愚曰訓以善言訓導告諭之也保惠
謂以善道相與保護調護之也訓告保惠所猶有未善則相
與教誨之○呂氏曰教戒誨諭詳盡懇惻非特訓告而已訓告
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見於日用之間助田蓄相守惠之也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相與訓
告保惠教誨況成王之幼沖乎○蘇氏曰譸誑也張誑也變
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呂氏曰訓誥保養正氣充實邪說
何自而入故民無或敢相譸張為幻惑以亂主聽○蘇氏
[illegible]

書卷之十

君奭　　周書　　陳大猷集傳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息亮反)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音悅)周公作

君奭(始亦反)

新安王氏曰有國故曰君奭君名公名○唐孔氏曰保太保也師太師也○夏氏曰輔相成王爲之左右○陳氏曰召公不悅於居位以求去也○呂氏曰成功不可居洛邑底而周公告歸蓋與召公同此心已而成王盡禮留之周公既致爲召公猶守欲退之心故於師保之任不悅焉周公乃作此書挽留之夫大臣秉心公則惟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公私之間廿主所當深察也(愚曰新安王氏謂周公歸政成王召公亦欲去邑而召公獨辭以不悅亦不可以周召陳諸書考之周公居洛以撫殷民以無逸召公留在朝以輔成王意其往來鎬洛之間也方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不純王化四方雖定而淮奄尚勤王師天命人心蓋猶未固此公所以留召公也)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若曰說見盤庚○呂氏曰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周召自相語亦曰弗弔(說見大誥)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而遇喪亂又不幸而任此責豈所樂哉○愚曰我不敢知其基業永可信于休盛惟順上天輔誠之理而已○呂氏曰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而自棄於不可爲也人之於天(自修或懼而不自強謂斯其永孚于休者而不自倦者也或時而不怨己也謂其終出于不祥者而不自勉者也意天之以禍已也天無必然必非天也必亦若非知天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以豉反)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蘇氏曰周公嘗言召公以天禍福未可知于時召公答曰是在我而已(呂氏曰周公引召公前日之言而質之據召公說謂己不敢知與周公之言則召公之言可推矣○呂氏曰天之禍福不可以必所可必者在我而已不可他求也)○孔氏曰我亦不敢安于上帝之命故不敢不留○呂氏曰君不長遠念天之威於今日我民無所尤怨違背之時遽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可以退身而他日之事則惟他人○孔氏曰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上下遏絕佚失先王之光明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呂氏曰天命至公可畏古先聖王所以兢兢慄慄(音栗)也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天言之則曰難諶○愚曰天難信將忽墜墜命而亡不能經歷久遠繼嗣前人恭奉其明德至是則人臣之義安逃責乎(其心明德承上文不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而言)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愚曰沖子成王也在今我小子旦非能自有所正於王其所啓迪惟以前人之光明施於王而已承上恭明德而言也○呂氏曰周公懼前人之光之難保若有眷戀之意發由其承則言其發於衷者克有正之辭則周公之退身亦勉於召公之意可見矣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呂氏曰又曰紀其語之既終而復續也○愚曰天不可信我道所行(東陽馬氏曰道說也)惟以延長武王之德○無垢張氏曰受命者文王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周公道行武王之德則天必不用捨文王所受之命矣(呂氏曰天固不可信者天之所以得君則信者其實也言此以終迪前人光之意)○愚曰召以天命王業之難保諭留之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下同)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
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
走惟茲惟德稱（孔氏句絕）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孚

呂氏曰此章敘商六臣之烈勉召公無忘前人也○唐孔氏
曰時則有若言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則伊尹時異而號別
（識曰太甲○林氏曰保衡阿衡一也阿亦保之義太甲以伊尹為保衡伊尹故於成湯時言阿衡於太甲時言保衡）○呂氏曰
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閒故曰格于皇天伊陟
臣扈之佐太戊（陳氏曰湯至太戊之初其臣有臣扈自湯至太戊一百三十年以二臣名同此時有二人百餘年後復見於春秋亦此類）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自
其偏覆包含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則謂之帝凡書
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輕重比對言之則見聖賢之
分伊尹佐湯則格天佐太甲則格帝非尹治化不若前日太
甲則不若湯也巫咸之為治功在王室而精微之蘊猶有愧
於二臣故不貫於伊陟臣扈之列而止言其乂王家也○孔
氏曰祖乙太戊之孫立賢咸子○呂氏曰武丁舊學甘盤
捨傅說而舉甘盤者甘盤源而說委也（王氏曰前言不稱傅說大過人者甘盤之力也）○
王氏曰巫賢甘盤循惟此伊尹伊陟臣扈巫咸以有所列陳
以保治有殷（新安王氏曰此與巫咸乂王家亦相似）○唐孔氏曰多歷年之次所
○呂氏曰惟天子祀以祖配天而冕服類祖莫不配天之數
殷家之禮升而配天多歷歲年實六臣之力也○愚曰純篤
至也○張氏曰佑言天之所助命言天之所命○孔氏曰商
家百姓謂畿實○王人謂見就命○孔氏曰其王無不持德○
張氏曰明所以致其察恤所以致其憂以其分別善惡故謂
之明以其憂不得人故謂之恤○葉氏曰小臣左右近臣也
○呂氏曰屏侯甸屏遠邦之侯服甸服也（葉氏曰言小臣則大臣可知言侯甸則朝廷可
知）○愚曰人君既皆秉德明恤小大內外之臣況以外小大
之臣咸皆奔走惟於此惟有德者稱舉而用之以治其君事
君身欽德者信兆民凡有事于四方如卜筮之神（卜以決疑）民
罔不信之（新安王氏曰今四國多方謂詳此命絕嘗不信召公言可以去）六臣上致天休下實
民生中成君德又召天下賢俊使以道德薰陶庶幾罔不是
乎之盛此真大臣之職業召公安可不景行止而欲去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
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愚曰當於理之謂平極其至之謂格○呂氏曰平則常久有
壽之理○愚曰德格則與天流通以得其壽○呂氏曰前章
序湯而下君臣各盡其職盡平格之實故天保安乂治壽殷
之祚○孔氏曰有殷嗣子紂天滅亡而加之以威○呂氏曰
天保乂有殷如此紂乃驟亡況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定乎今
汝留思而為周家永久之念則天命可固其治效亦明著我新
造之邦（張氏曰亂者所以治之也明者所以明之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
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虢國名叔字）有若閎夭（閎氏夭名）有若
散宜生（散氏宜生名）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
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愚曰禮記緇衣舉此曰寧王之德作文王之德今從之（言文王則下文上文可知）○呂氏曰割裁也申重也勸勉也上帝之相文王裁割
其偏申重勸勉以日新其德（王氏曰割申勸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蓋勉文王勝天降在帝左右而文王之德所以割申勸而進其緝熙之學文王之德所以昭聞文王之德勉其於天也○林氏曰割申勸猶所謂天○王氏曰割申勸報也）以集大命於其身命者德
之致也文王顧難為之特以任天下之責故其心庶幾能修

和有夏太和貫古今盈宇宙而不息然紂為天下主戾氣充塞和則從矣故文王修而復之蓋修己之和而推之諸夏也東萊呂氏曰修之使不偏和之使不乖○孔氏曰文王亦惟有賢臣之助虢叔字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呂氏曰五臣可謂盛矣文王猶曰人才之少無能往來於此導迪常教故文王自視蔑有小德降于國人此乃望道未見之心也王氏曰公又謂若無此五人往來於此以迪彝教則文王蔑有德降于國人也○孔氏曰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張氏曰殷有伊尹伊陟之徒故天惟純佑命于人罔不秉德今文王有此五臣亦如殷時天惟純佑亦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昭顯文王之德○呂氏曰迪見謂蹈履而實見冒聞謂冒上而升聞○愚曰言為天所見聞上言集大命天集之於文王也此言受殷命文王受之於天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呂氏曰武王繼世文王五臣一人先沒惟此四人尚蹈有祿位言故老猶存林氏曰死者稱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世故曰尚迪有祿○呂氏曰文武君臣皆天人之際故皆曰純佑曰迪知聞曰冒聞將曰將冒曰咸皆致其一知其至大其用心則其效非若後世下出下入安於小成之謂也○孔氏曰劉殺也謂誅紂○呂氏曰四人既集大勳遂顯其君惟覆冒之所及大盡須武王之德言德教達于四海也於文王稱其原於武王論其效林氏曰文武佐命元功多矣獨稱虢叔五人者舉其陳事言耳遂及文武耶伊尹事湯復事太甲伊陟乃尹子臣扈非湯舊臣即殺世臣巫咸巫賢世為大臣甘盤小乙之舊臣以賢武丁周公所稱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世不及傅說文武世不及太公周公謂吾與召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豈可去乎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耇老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愚曰詩云就其深矣泳之游之大川不可游游則必求所以濟不濟則有沉溺之患○唐孔氏曰今重任在我小子之身譬如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新安王氏曰以大臣求退則新定洛邑新成殷民未化利涉事有至難如游大川○陳氏曰此川必有人相持方能有濟○呂氏曰下小子指成王○愚曰成王雖親政然尚幼沖與未在位同汝當與我協力輔之大無專責於我而欲自去○孔氏曰耇造德老成之德也鳴鳥鳳也詩見卷阿○王氏曰以其鳴中律呂故曰鳴鳥○呂氏曰時周方隆盛鳳鳥在郊詩言鳴于高岡乃詠其實召公若收斂退藏不勗勉成王所不逮耇德遠引不降八公召留則我不能獨保今日之盛往郊之鳳將藏而不鳴○愚曰況能進於極至乎新安王氏曰文王初興以鳳鳴岐山為周人受命之符乃公苟去國不能如五臣之輔文王可謂為鳳之祥況能若伊尹伊陟臣扈之格天格王而致太平之盛耶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愚曰周公歷述殷周世臣之盛勉召公大視此以自安○呂氏曰文武受命其休則無疆矣然后稷公劉以來積累締造亦大艱難也思其休則當有以承之思其艱則當有以保之苟潔身而去不為社稷長慮則狹隘之甚告君謀為寬裕為久大之規模潔身成己乃公不欲成遠慮狹隘為寬裕我終不獨善使後人迷亂周公自言其所以不去者以勉召公也愚曰謂欲使後人昭前人明德不至昏昧前人光也○愚曰右四章以殷六臣周五臣事業勉之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愚曰乃語辭○蘇氏曰此前人指武王也○孔氏曰偶配也張氏曰偶者夫之偶也臣為君之偶也○呂氏曰前人宣布其心乃悉傾倒以命汝責之輔佐儀刑且聘俾作汝民之極陳氏曰使民者式汝取中其命之辭曰汝明勉以偶配輔佐王耳張氏曰明則不昧勗則不怠命之大者如此召公在王誠秉此大命○愚曰乘載也猶負荷也欲召公

載武王付托之大命而不墜實文王眷遇之厚德而不忘爲我周家大承當無窮之恤以資賢學文武以感之使留也呂氏曰召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付其心腹以命汝以爲民極且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以承文王之德丕承無疆之恤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息浪反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新安王氏曰古人質直故周公於召公或曰君或曰汝曰保則稱其官曰奭則稱其名○呂氏曰所告汝皆我所確信允當而不可易者○王氏曰大否大亂也○愚曰汝其用力於敬以我監觀殷喪亡大亂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不以天爲可信故惟若此誥以留汝呂氏曰召公之德嘗其欲退之心重則勢以須矣然後周公勉其勤而勉以擧存之功也○孔氏曰襄因也○呂氏曰予亶每惟曰周家之治實因我二人而已蘇氏曰襄成也即業成就我二人豈可捨置者當問汝之見其有合於此哉汝亦言曰是在我二人但天休滋至功業日隆福祿日增惟我二人將不能勝○蘇氏曰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滿盈爲憂也○呂氏曰周公言汝若懼滿盈其汝克自敬德益加抑畏明揚俊民布於列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然欲去若他日天下無事在汝遜讓於後人於大盛之時則吾不汝禁也蘇氏曰今日未可去也俟大功既成有俊民可讓則召公去此者大臣之進退以人才爲重任其事則身可以去○愚曰周公復嘆曰篤於輔弼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於今日之休然式文王之功猶有未備我欲以勤而咸成之○三山陳氏曰大覆冒海隅出日之地際天所覆極地所載日月所照無不率俾使則文王之功始成愚曰以上兩節戾賢與會在此書之終時其時治故未可去以此○呂氏曰如此始厭吾心始不負大臣之職業始可謂之不時可以遜於後人而去也○愚曰右二章以文武留之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呂氏曰惠順也○愚曰我所以不順汝去意若此多誥留汝者我惟哀于天及民也蓋召公去則天命替民生失所此周公之所閔也林氏曰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則召公之憂而周公之所閔者天越民則周公之憂召公之憂者一身之計周公之憂者天下之計故召公以爲大義當明也周公則以爲大義當然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呂氏曰召公之欲去見民之罔尤違謂民心已安而可保也故謂君歷之久惟汝知民德亦罔不能其初鮮能有終耳惟其終可也其祗順此誥往矣敬用其治不可易而去也○愚曰右二章復以天與民留之蘇氏曰前章言天命民心此章又言天命之不常民德之初終○林氏曰召公當與周公相輔成王以終其初故周公留之不惟而求去則大臣之用心在天下而非自爲一身周公留之則已足以任經綸之責豈可求進可也周公所出非召公之重身可以求去哉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周書

詳見下文○林氏曰踐猶履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婢亦反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繩證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呂氏曰冢宰首六卿總百官蓋天子之相周公以三公下行相事三公無職六卿則分職三公論道六卿則行之周制每

以三公兼六卿同精粗於一體也愚曰太甲時伊尹以師保冢宰則殷制已然○孔
氏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謂武王崩時詳見洛誥○羣叔流言說
見金縢○愚曰三叔以殷叛今止稱其流言蓋為親者隱著
周公之心也蘇氏曰若管叔不叛周公必不以流言殺之○新安王氏曰致辟用法
殺之也○夏氏曰周公東征即就商地致辟于管叔○唐孔
氏曰囚拘繫也○孔氏曰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呂氏曰蔡
叔罪輕於管叔故不殺而囚之○新安王氏曰霍叔罪又輕
於蔡叔故削其爵土降為民伍去其屬籍不與兄弟叙齒孔氏
曰齒錄也○或曰齒如齒之列不齒謂不得與諸侯之列然有車七乘三年而復國不終絕
也夏氏曰古者一里之地出車一乘罰以出車七乘之地所出之賦以奉之○東萊氏曰詩言閔管蔡之失道傳言二叔不咸康誥言成
王伐管叔殺蔡叔而不及霍叔其罪輕可知○孔氏曰蔡仲叔之子○林氏曰庸常祗
敬也張氏曰德出於所性庸之於所行在人而已庸德常德祗德敬德也○左傳曰周公舉以為己
卿士唐孔氏曰周公為卿詔內諸侯得立二卿○呂氏曰周公咸然於三叔之刑幸而仲能用敬德則舉擢之○葉氏曰舜殛鯀而興
禹周公囚蔡叔而命仲一也○蘇氏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禮權制時宜在而
輒立衛是以亂故孔子將為政於衛必以正名為先而周公
封蔡仲必在叔卒之後○葉氏曰乃命諸王請命於王也○
孔氏曰蔡在淮汝之間○蔡氏曰仲不別封而邦之蔡者不
絕叔于蔡也新安王氏曰按史記武王封叔度於蔡叔度卒之後封○林氏曰蔡叔有罪
則囚之不以弟而私蔡仲之賢則封之不因父而棄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去聲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
土往即乃封敬哉

王若曰說見盤庚○呂氏曰書雖王命實周公之意○孔氏
曰胡仲名○愚曰呼小子胡是而親之也率德循其固有之
德也改行改其父之行也呂氏曰以善言之曰德以言其本然者曰率不以行言特所行之謂非本然也○呂
氏曰仲能如此是克謹其道循轍不差也○孔氏曰肆故也
○新安王氏曰蔡土在周之東○孔氏曰即就乃汝也○愚
曰封者累土以為壇是之謂○呂氏曰敬哉者欲其毋失此
心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
乃後

呂氏曰周公不忍兄弟之惡播於天下故望仲庶幾能蓋之
○邁說見禹謨○愚曰善事君為忠善事親為孝忠孝者百
行之冠冕萬世之軌範也叔之愆在於不忠不孝故無以閑
國貽後仲務盡忠孝進其成武自己作古克勤無怠垂法後
人則父之愆可以蓋矣呂氏曰斯須之怠或在數百年之外不可不謹其原也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愚曰以祖為法以考為戒蔡氏曰率文王之訓監乃父之罪所謂戒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
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呂氏曰處安樂者病於肆處憂患者病於拘肆者固當儆拘
者要不可不開廣之也仲遭父之變動心忍性雖克庸祗德
豈無或過於拘者乎故言天人無適無莫之理以開廣之仲
無以父之惡得罪於天人而自沮也進德布惠斯得天人之
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
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當博
觀萬善隨其時又奚獨率於文王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當悉
戒萬惡絕其本根奚獨改於蔡叔所以進之者決矣呂氏曰
而致善雖不一苟在所可法皆可以致治何以同哉此戒以無一善之不可為也惡雖不一苟在所可惡皆足以致亂何以
同哉此戒以無一惡之不可從也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張氏曰人情常勤始而怠終能謹其初又惟其終則終以不
困不惟厥終則終至於困且窮矣困有時而通窮則無復通

也○愚曰仲率德改行是能謹初矣今既就封故以惟終勉
之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蔡氏曰勉汝所當致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
姓之邦康濟小民愚曰康者安之濟者拯其難也五者侯職之所當盡也愚曰
五事各有攸序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
人汝嘉
呂氏曰隨時隨事莫不有中率皆由於中則無過不及之失
○愚曰作聰明謂穿鑿以爲智也○呂氏曰舊章蓋文武典
憲布在侯國者也平貫久大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
者尤欲亂之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邪說常乘忽遽之時
而入惟詳其視聽安徐審覈則是非畢見故詳者聽覽之大法

也○愚曰側言邪僻不正之言也度規矩法度與側言正相
反舊章常度即中道所存內不變於己之私智外不改於人
之私言則侯職盡而予則嘉汝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愚曰荒不治也棄不守也○呂氏曰仲嘗荒棄王命者也之
遠時之久敬或有時而替故於終復戒之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呂氏曰大誥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多士言昔朕來自奄今復
言伐淮夷踐奄是成王即政後皆再叛也○孔氏曰踐滅也
成王政亡○愚曰踐奄蓋滅其國遷其君以歸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孔氏曰蒲姑齊地○呂氏曰按奄凡二加兵矣長惡不悛故
遷其君以繫而移之

多方　周書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伐奄見成王政序宗周詳見召誥○唐孔氏曰成王歸自奄
在於宗周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咸告天下
史敘其事作多方蘇氏曰予讀泰誓牧誓諸書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大誥至多方又怪周安殷之難多方所告不止殷
人乃及四方之士是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乃知湯以下殷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歸不復念先王之德及天
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哲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夫西漢之德宜不及殷遠矣然士猶以公孫述之
流然不能使人忘漢而光武成功使周無周公則周未可保也周公所以畏而不敢去也○呂氏曰多士與多
方辭指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誥新民者也故其辭視
多方爲略多方既踐奄而徧誥庶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爲
詳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

多方
王若曰詳見盤庚○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者
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誥終於此篇故發
例於終以見大誥康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王命
也漢儒乃謂周公居攝稱王蓋未嘗考此○猷說見大誥○
新安王氏曰告四國告多方○四國詳見多士○呂氏曰王
於殷民而告多方何也三監奄相挺而起驅率者廣今雖平
殄然餘殃猶或在人肺腑恐其有時而發故渙汗大號歷序
天命之公古今之變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多方咸與聞之大
破其疑而深絕其根蓋在於是愚○孔氏曰自武王誅紂及成王即政所叛者有四天下諸侯
多見殷之舊國其人未服周家也周公歸自伐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以心服之也誥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
舊國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

寅念于祀

新安王氏曰殷侯謂武庚武庚立居殷地故曰殷侯○愚曰我周誅紂殷命已絶而立武庚為諸侯以長其遺民是我大降與爾之命而使之更生爾多方所共知也○吕氏曰武庚與殷民獨迷不悟大肆計較以圖求天命愚曰謂武庚作亂以圖興復不求遠敬念於保宗祀之道以自滅亡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為之私而非天命矣此深示天命不可妄干乃一篇之綱領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勑二反日欽劓割夏邑

林氏曰此篇陳桀紂之亡商周之興皆出於天天之所奪非人力所能支天之所予非人力所能移而其所以為予奪者以其德與不德耳爾多方當謹於奉天以順天命不可有他志也○王氏曰惟帝降格有夏與多士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同○吕氏曰桀大其縱逸雖憂民之言尚不肯出口況憂民之實乎○張氏曰淫言其行之過昏言其心之迷○葉氏曰曾無一日勉于帝之所迪帝之迪謂上所言降格也薛氏曰帝之迪天道也乃汝所素聞○吕氏曰桀不順帝命而以私意圖之是逆天也帝命在民承帝之命惟有愛民更無他法桀外圖帝命又抑塞于民之所依何異却行而求前乎麗民所依也若依於仁依於賢依於衣食之類皆塞絶之○夏氏曰桀乃反大降酷罰增崇其亂於有夏之國○陳氏曰甲始也張氏曰甲於十干為紆○吕氏曰原其亂因蓋始於內亂妹喜之嬖是也蠱其心取其家然後流毒於國於天下探其根言之也桀之心既蠱自旗悖虐不能善承其衆○王氏炎曰進善也○新安王氏曰洪大舒緩也言桀不能大惟善人是敘以寬裕其民○吕氏曰畢擇夏民之貪叨忿懫者尊用之以戕虐邦邑林氏曰貪叨者重斂以傷民財忿懫者嚴刑以殘民命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林氏曰舉湯之代夏以明周之代殷亦然也○孔氏曰時是也○愚曰顯者明之至休者美之至桀既失君德天於是求民主故降顯休命于湯使刑殄有夏刑殄者伐其國殄絶其緒呂氏曰民不得不歸于湯湯不得不受民之衆是豈人力為之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孔氏曰純大也○呂氏曰天之不畀於桀大矣然桀之絶天者大故天之絶桀者亦大○愚曰義民賢人也賢人本能使其君永受衆多之奉享而桀不能用之賢之在下者雖多何補是桀以爾多方之義民不能永于多享也○蘇氏曰桀所尊用者皆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之道也愚曰保享于民保民也保民謂君保乎民享民謂民享乎君也○呂氏曰即前所謂叨懫日欽者也○呂氏曰乃相與專虐其民至於凡有所為欲耕則害其耕欲賈則害其賈無一能遂所謂百為大不克開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葉氏曰開閱也如閱在上帝之簡呂氏曰簡閱擇也時民方擇君也○張氏曰愼其所麗則所麗者善也呂氏曰上文言民之所麗此言君之所麗○呂氏曰湯謹其所底麗乃為勸民之本其民所以儀刑觀法而用勸也陳氏曰乃勸者君勸夫民也刑用勸者民勸於君也○愚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明其德謹其

十四

罰言尚德不尚刑也故人心感之亦能用勸至于要囚斷獄之際要囚說見康誥殄戮多罪則刑賞合理天下曉然遷善遠罪亦能用勸林氏曰民之入於刑者不以爲怨皆用勸也縱釋無罪則天下歡然知罰不妄施善爲可恃亦能用勸得民如此所以保天命也○呂氏曰毋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動化其保使常有欣欣不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愚曰多方皆殷之臣民爾辟謂紂也○呂氏曰殷先王世傳家法如此今至汝君乃不能以爾全盛之多方坐享天之成命陳氏曰多方一也湯能用之以作民主紂不能用以享天命在所用者如何○新安王氏曰此言殷之興其詳言其亡夏蓋對殷遺民不忍言其失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呂氏曰周公先自歎始布王命或曰下文兩言嗚呼皆在王曰之下此恐錯簡○夏氏

曰以誥辭而告爾多方○愚曰非天用意棄夏商林氏曰非天棄紂之情自取之而已天乃惟爾桀紂之君多方亦與夏之遺民故皆言爾辟以爾多方之衆大爲過惡以討圖天命也桀紂肆行暴虐自以爲足以制民保國是以過惡而圖天命也秦始皇峻刑戮殺豪傑焚詩書築長城以爲子孫萬世之計所謂大淫圖天命不知天之棄之正以此也○孔氏曰屑盡也陳氏曰瑣碎也○張氏曰天罰之盡有辭說與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同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去聲之

呂氏曰集積集之積享享國之享治世之政積其所以興所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亡所謂不集于享也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亡○孔氏曰間代也○愚曰天使足以有邦者代之比桀之有辭于罰然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愚曰上逸安逸也下逸過逸也謂以過逸爲安適猶言安其危利其菑也林氏曰逸厥逸甚言其逸也猶言聊乎聊也○呂氏曰紂不能畏桀反欲其淫泆又加逸焉言驕淫于桀○蘇氏曰蠲絜烝升也○張氏曰紂圖其政穢德升聞故天降是喪亡○愚曰此紂之有辭于罰然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鄭氏周禮註曰聖通也○愚曰有通聖之聖周禮以知仁聖義中和六德教萬民是也有大而化之之聖中庸言天下之至聖是也此所言乃通聖之聖呂氏曰若大而化之之聖豈有罔念又豈狂者一克念而可致哉然而大而化之之聖亦通明之極而化者狂之克念亦大而化之之舉也所以皆謂之聖○呂氏曰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聖王氏曰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其心之謂此類與○愚曰苟有作聖之心以思所謂罔念則雖聖而作狂克念則雖狂而作聖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紂雖狂惑如其能念則作聖矣與故天以商先王之故徘徊五年須而待之暇而寬之依依於其子孫而覬其改焉林氏曰武王之所以爲即天也五年者意者武王未克紂之前五年蓋以紂之罪惡爲可伐而猶冀其改過是乃天心也然紂大爲民主愚曰爲民主大君也曾無小善可念可聽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呂氏曰紂之改終不可待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葉氏曰大動以威言天大譴告紂開厥顧天命顧諟天之明命之顧罔堪顧之如乃眷西顧之顧呂氏曰開顧謂開其德以顧天也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陳氏曰天求多方欲以代紂故動紂以威亦有所驅除以開啓其能顧天者而爾多方無足以堪天所顧○愚曰民承君者也周王乃靈承于旅蓋民爲邦本故善於承之而不敢失多士言靈承帝事此言靈承于旅蓋文武之承民猶其所以承

天也○呂氏曰德之重輩者莫能勝文武之於德實能勝而
用之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
故駁而不純是知德者非有其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愚
曰文武能承民用德故可為神之主可為天之主
序皆人主有以主之也式如式是百辟之式○呂氏曰天不
言所謂式教者非諄諄然命之也蓋文武既足以得天而天
理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
謂天誘其衷 謂天使天相也是乃天之所以式教而用以休美天與以殷
之王命長爾多方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
之旣過汝哉乃無一能當天之眷顧者惟周王足以當之今
天旣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猶懷不靖欲何為也明天命以銷
服四海姦雄之心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
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
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愚曰今我何敢瀆於多誥蓋開爾之迷使不速災自滅是我
大降與爾四國之民命也○孔氏曰忱誠信也○新安王氏
曰裕寬和也○愚曰爾何不去其懷疑不安之態忱信我誥
而安裕以處于多方乎○新安王氏曰夾左右輔之也介相
助也○愚曰乂猶用乂厥辟之乂謂治其君之事享奉也我
何不夾輔我介助我乂治我周王以奉天之命乎
天命可不 ○唐孔氏曰治田謂之畋○呂氏曰爾前日之
叛蕩覆其宅收其田今爾尚得居爾宅治爾田張氏曰言不失其安養
爾何不思我周之大造惠順王室以熙天之命乎○愚曰四
國順王室而不叛則我周之天命益廣大光顯矣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
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愚曰爾受我導迪屢矣乃猶不靖由爾心未知自愛而然○呂氏
曰由不自愛故爾乃不能
大安天命而妄生動搖爾乃盡播棄天命自亂綱常圖欲人
信以為正蓋四國從殷叛以求興復自以為義也教告之謂
教之告之也○唐孔氏曰戰伐其國執取其人受其要而囚
之要囚說見康誥○呂氏曰教告如大誥多士之訓戰要如東征踐
奄之師既至于再至于三矣○夏氏曰我降爾命謂今日所
降與汝之生命○呂氏曰若猶不循省不用我降爾之命則
將大罰誅之不可容矣前日之恩貸此非我周秉德不康寧
而欲擾爾民人乃惟爾自速召辜罪而已秉德不康寧多
士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己之屢叛乃不康寧之大者
反並周之討伐遷徙為不康寧所以復出為惡故每提而告
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魚列反自作不和爾惟和哉
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猷說見大誥○呂氏曰此章勉殷長治商民者以勞來安集之
事告殷多士足矣而復及於所有四方多士者蓋欲天下知
安商之本末也監蓋王命監成周之新民者如周公君陳之
職是以服之於民有君道焉故謂之臣我監不曰臣我周
而曰臣我監舉其親於民也○孔氏曰越於也胥相也伯長
也相長者小大衆正之官

敎大衆也○撥士有職於成周共治新民者是商民之時就故其豪傑以長之乃若莊宗之要也○臬說見康誥○
呂氏曰爾新民奔走服事臣於我監今既五年不爲不久矣
林氏曰殷曰祀周曰年今稱祀者告殷民故也○林氏曰於胥伯小大多正之官實多
士之表率爾無不能守法度其有身自作不和者夏氏曰謂毋矣陷犯
也爾多正當有以和之其有室家不相輯睦者爾多正亦當
有以和之○愚曰爾能和其人民則爾所治之邑政教脩明
是汝能勤於汝之事而盡職矣張氏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身也爾室不睦爾惟和哉家
也爾邑克明爾國也
爾尚不忌於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
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愚曰此告多正以和之之道也凶德即不和不睦者是也○
穆穆說見洛誥○呂氏曰爾庶幾寛綽敬心不忌疾于凶德
亦則以穆穆和敬端居爾位以詔之則有孚顯若凶德不能動
淵於觀感之際矣蘇氏曰閱如閱兵之閱言見之於觀者也○夏氏曰省閱爾所治之邑謀
所以介輔王室呂氏曰介者微助也人情未有憂寄其身者而可以爲永久之計者存
介以穆穆而爲厲而不能永久之計也爾乃自是洛邑庶幾永以力畋爾田
謂長保其祿也林氏曰大夫士公卿大夫士又畀之以田也○愚曰畀爲之賜其田也
所謂尚永力○張氏曰非特求保其業天又畀矜爾畀者錫之
畋爾田也
以福也矜者憫之以仁也非特天畀矜爾我有周又大介賚
爾蓋人君之賞順乎天也大介如佑賢輔德是也大賚如錫
之山川土田是也○呂氏曰啓迪簡拔置之王庭○陳氏曰
其在王庭而能尊尚爾所事者當有服事在大官夏氏曰謂不特食邑
於成周而已○張氏曰此所謂大介賚汝也呂氏曰多士洪商民悉周之爵如此周公既以
大義裁之此篇復以此勸河山之爵祿猶有上之所命此下之所可
千也其卒也惟將而討之此以忠不以權忠而勸之所謂殷之頑民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

不享爾乃惟逸惟頗頗破多反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探吐南反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呂氏曰前章既勸之以賞此章復董之以威下之奉上曰享
爾多士苟不能相勸以信我之誥爾則惟不能享上○王氏
曰士治民者也多士不克享則凡民視效亦惟曰不享矣○
呂氏曰天威在上未嘗求人而加之也爾如此則是放逸頗
僻大棄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而自取之我職爲天
吏將致天之罰離逖遠爾土○蘇氏曰離逖遠徙之也夏氏曰罰不止
遷于成周而已○愚曰此章主言商士而言爾多方探天之威者其懷有非特殷民也○呂氏曰復此或以爾多方爲罰政并于方行之事
今周公所言介賚之賞離逖之罰何也以周公之介賚天之所畀矜也周公之離逖天之所罰也公何與哉其視罰者區區然逸民以和罰
民以威者小人不能然則此者之賞罰天也罰者之賞罰人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三山陳氏曰多誥以告非我之意我惟敬告爾以天命周之
得天下皆天命而汝不知故此篇言天言命尤詳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呂氏曰教誥已終復呼而語之史特書又曰所以形容周公
惓惓無已之意○愚曰時指今日也○王氏曰與之更始故
曰時惟爾初○呂氏曰滌舊惟新自此可以洗心爲善苟不
能敬于和睦之道猶復爭亂則自底誅罰無我怨也商民頑紂同惡
武王克紂及商政之時是一初也不能更始而爲三監之亂既失此初矣周公遷于洛是又一初也復抽殘至於今則又失此初矣今多方
之生復與之作新是又一初也若又失此初則眞無可言者矣

立政

呂氏曰無逸立政相爲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
備矣無逸之心雖具而立政則不過亦在方册而已故先之以無逸有是心而不知所以用則去其本省而又無幾故繼之以立政
周公作立政
愚曰取篇內立政二字爲名○孫氏曰立政在於任賢故其

以任官得人為言呂氏曰此書直言為治用人所以聽其施政於中重之意也讀之深長之味常於言外得之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
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音奔)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鮮上聲)
若曰說見盤庚○拜手稽首說見益稷○林氏曰嗣天子嗣
世為天子也繼天作子謂之天子君臨天下謂之王○唐孔
氏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
其事欲令受其言如召誥言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
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愚曰周公呈王曰我拜手稽
首告嗣天子今臨政以王天下矣此亦猶說命言君臨群臣萬邦之意也以成王既親政公故首言之
如為政在於用人用其意以戒王曰云云○孔氏曰自常伯
至虎賁皆左右近臣常伯常所長謂三公○愚曰常任常所
任事謂衆卿○孔氏曰準人平法之人或曰準人士也士主刑大率如今大理以三宅為準也

事乃其衆之所聚獨不及牧較顧命召公畢公以三公為東西二伯則常伯亦兼牧伯之任召公畢公見顧命○氏
曰綴衣幄帳也如幕人掌舍之類虎賁衛王之兵虎賁見牧誓如
賁氏旅賁氏之類○王氏曰綴衣舉內侍之微者虎賁舉衛之卑者職微且褻而與三宅同戒者以其皆近王也
唐孔氏曰周公復言而歎曰或曰周公歎曰休美哉此五等之官乃立
政之本然知憂得其人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
之行(行去聲)
呂氏曰周公既歎知恤者鮮復歷舉古之知恤者以告求賢任官世
主孰嘗不誦此語然名為之而非實蹈之古之人允蹈乎此
者惟有夏也○孔氏曰競強籲招呼也恂信也○蘇氏曰夏
之王室所以大強者以求賢為事天之實也王氏曰無親惟人惟得人為能大競○
林氏曰天下有至強之勢不在於山川之險人民之衆甲兵之強府庫之充惟在得賢而已○愚曰用賢則天
職舉修天事畢治天民畢安夏乃欽崇天命而尊上帝王氏曰用

賢則內可與之立政外可與之立事孟子言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此言立政立事所以事天也事天者言尊上帝也
○蔡氏曰賢乃天生之以遺其君使之相與司天之民者耳不能用賢
不謂之慢天乎○王氏曰籲俊之道在乎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呂
氏曰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謂誠見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
也知之深則信之篤也統名之則曰俊而所以為俊者則有
九德之別苟不能實知篤信於九德之行雖務求賢擇俊猶無
益也自皐陶以九德告禹夏后盡世守以為知人之法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
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
或曰此上疑有缺文○王氏曰宅者居之而安之之謂愚曰或才德不
稱或委任不篤皆非安也○蘇氏曰事即常任牧即常伯準即準人篇中
論宅俊不一然大要不出是三者○愚曰夏之臣見其君於
賢貴知篤信如此乃敢告教其后曰不輕於進言欲其重於聽也拜手稽

首見上文致敬於后申之曰必能宅汝事牧準之官如此斯可
為后矣宅人之要必謀以詢於人面以覆於己用其大順於
德者乃可宅人
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吳氏曰彼夏之三宅皆用有德此乃三宅無義民謂皆不
義之人指桀言也○呂氏曰由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任用往
惟俊德是任故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故絕世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
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
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愚曰於夏言迪惟故於湯言亦越謂與夏同也○孔氏曰越
於陟升丕大也○愚曰釐理而治之也耿光明也事事物物
莫非天命之流行典禮刑賞則其大者成湯升陟王位大釐

治上帝之明命謂大治天下使事物昭然各當其天理即丕釐上帝之明命也然其本乃在於用宅俊而已○王氏曰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呂氏曰三俊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蓋儲養待用者也陵夷物於身後之貞入冊出之淵將舊固克儲從獻十年孔三代爲社稷長蓋服眩八腹之任固宜預求以繼也○呂氏曰即就也所用之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最敬賢者一話言一舉措惟大法式之故能用三宅三俊而俾之自竭○愚曰商邑謂畿甸也其近而在商邑用協和其邑謂賢者用而教化行故民俗咸和也其遠而在四方用大法其所見之德所見之德即用協之德也謂四方觀感皆做此協和之化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呂氏曰受德紂之德也○暋彊見康誥○新安王氏曰羞進也有崇尚之意庶衆也習習熟也羞刑暴德崇尚刑威而爲暴德者也○呂氏曰庶習逸德備諳見醜者也○孔氏曰暴德言以暴虐爲德逸德以逸爲德○林氏曰惟羞刑暴德之人則與之同治其國而民莫不苦其殘害惟與習逸德之人則與之同治其政而政莫不底於廢壞無垢張氏曰桀之暴紂之惡若非所以爲德而桀紂自以爲德若得也有所得曰德有君子之德小人有小人之德使小人而無德則其爲惡也無味而必有不義禮則以得其暴德逸德固同氣相求也○王氏曰紂之所以用非其人者皆本於紂有邪僻故周公曰紂亦曰德如紂者推本而言之也○王氏曰天之罰之非遠而易之也故曰欽○孔氏曰天使我周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奄治萬姓奄說見禹謨○呂氏曰非有罰之者而罰至於亡國非有使之者而使其有夏夏謂天理○呂氏曰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而已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

愚曰亦越言文武亦如湯也克知實能知之非疑似之知灼見灼然見之非髣髴之見克知灼見互文也文武之知宅俊皆自心者蓋知其心然後可謂之知人也呂氏曰三俊待用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見其心灼人則顯有形迹矣○敬事上帝說見上文呂氏曰夏曰尊上帝商曰敬不暨上帝之號命周曰敬事上帝蓋事天以實三代所共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或曰此言三宅大臣也立治民之長伯長謂諸侯之長伯如二伯之伯即常伯也立政事之任人即常任也準夫即準人也牧即九牧也三宅非指三人而言蓋三種之職云耳凡治民之長皆牧也凡任事之長皆事也凡刑官之長皆準也此上既言立民長伯下又言牧乃總之以作三事意者以牧民爲重故詳言之然要不過三者之事而已夏氏曰準夫不可專任法以爲民當以仁政牧民爲事即準人也此二職在夏謂之乃事乃牧乃準至成武則謂之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然成王謂之常伯常任準人蓋官名隨時而變也○愚曰此疑有錯文不然未知孰是○張氏曰其職各有事焉故謂之作三事呂氏曰所謂三宅也○王氏曰此篇屢言三宅而先後之叙不同者明官使之際皆當極謹責知所先後也

虎賁綴衣趣馬七口反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王氏曰此內廷小臣也○虎賁綴衣說見上文王氏曰前言綴衣虎賁此言虎賁綴衣所宅同意○唐孔氏曰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掌贊正良馬○呂氏曰上三者衣御小職尹則其長也○唐孔氏曰左右攜持物器供用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新安王氏曰凡治事曰百司王氏曰百司治事蓋服司服之類凡掌財曰庶府王氏曰若泉府內府王府之類○呂氏曰此內廷之百司庶府也下文表臣百司乃外廷之百司愚曰內之百司以泉府大府內府之類其司未必皆正言曰以見其多故約諸司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愚曰此都邑及外廷衆職也○夏氏曰大都小伯謂大都內之小伯也愚曰其[illegible]小伯猶上小尹也周禮以小都[illegible]以大都[illegible]任[illegible]小都[illegible]

卿之采邑大都公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也以此言大都舉其重者也○蘇氏曰藝人執藝以事上者如祝史射卜巫匠之類表外也有兩百司此於外之百司也○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建邦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九辨法者考焉○愚曰尹伯即藝人表臣百司太史之長也如樂正醫師為樂官醫官之長百司與太史莫不有長舉長以見其餘也呂氏曰九官中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在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邑僻近而見庶府以九職人所易忽以其親於王或與深宮而見太史以典掌法則而見尹伯以小大相維所繫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與百司之數者也○呂氏曰既歷數衆職而總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九有職位者無非吉士也常久也言終文武之世無非吉士也蓋長短雖不齊要皆良善之人不容一憸刻傾險者投其閒此文武所以立周家忠厚之治體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王氏曰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也○張氏曰周禮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於三卿則大夫是也旅則衆士也○孔氏曰夷蠻夷也○林氏曰盧微見於牧誓蓋西南夷也○孔氏曰烝衆也呂氏曰烝或蠻夷之名而失其地與○皇甫謐曰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蘇氏曰湯始都亳後累遷之地皆以亳名○孔氏曰阪險也○林氏曰言夷微盧之衆及三亳之地與凡阪險之地為之尹長者林氏曰夷微盧烝之君者與夷狄之官○陳氏曰三亳阪尹周立監以監之○呂氏曰古者險要之地或不以封諸侯而使王官治之是之謂阪尹地志載王官所治者非一此特舉其重者爾○愚曰尹伯舉其長言之亞旅舉其屬言之互相備也○張氏曰上而王朝都邑外而侯國遠而典掌蠻夷之官皆得其人○呂氏曰司徒而下惟列官名而無他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愚曰文王未有天下以下官制未具此通序文武之官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愚曰此言文王知人之本也○陳氏曰常事乃事也司牧人乃牧也不言準以乃事乃牧該之也○孔氏曰以用也○愚曰文王之能宅心本於能宅心出入無時者心也無以宅之則物欲交擾人之賢否孰從而辨哉能宅心則此心定靜昭徹人才洞照無遺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之官用其能俊有德者俊有德謂才德兼人也林氏曰天下百官如此其衆豈可一一親擇之哉於上安得人人而自擇之乎故文王能宅心以立常事司牧而已三宅得人則天下無官不得人矣○陳氏曰人君惟擇其三宅其下則各自委之三宅者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愚曰此言文王任人之體也○呂氏曰九奏請訴訟所謂庶言凡刑辟訊鞫所謂庶獄凡禁戒利害皆所當戒懼所謂庶謹國家之事不出此三者○唐孔氏曰有司之有司牧夫牧養之夫○愚曰之猶及也○呂氏曰三者各有司存皆文王所當兼惟付之有司牧夫順其用違或行或不聽其裁決而已不言庶言者事未施行則謂之言既施行則獄與謹可包之矣○愚曰文王於三者非獨罔攸兼亦罔敢知罔兼謂不以身侵其職罔知謂不以己意侵其權蓋既得賢則信任之專也○王氏曰君道以宅人為職上以無為而用天下下以有為而為天下用此君臣之分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亦越說見上文○夏氏曰武王循惟文王安天下之功故於賢才之有義德者用而不敢廢循惟文王安天下之謀愚曰不替哉文王謀所謀謀也故於賢才之有容德者從而無所違帛民伐罪惟剛果者足以有濟故言義德謀從遠非德字蓋大者不能也故言容德文王行之於前武王率之於後故父子相繼並受此大大之基業或曰義德謂文王之已用武王復用之也容德謂人所從而尚敢言從義德則非所宜人所貴乎

以小綴之而已○陳氏曰文王繼大統承其武王自欲以竝愛不竝○呂氏曰論文王以心以體自其本所言
之武王以功以其發用言之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
厥若
呂氏曰周公既言文武基業之大故歎而言孺子今既王矣
承此丕基可不思圖所以守之要乎篇中累言孺子王矣深警之
也林氏曰向者周公未與王政亦得以自攬于責在周公可也今既即政而王左右可不念哉自此而下皆戒成王也○愚曰
人罔不有初鮮克有終戒王繼續從今以往當常如下文所
言以用賢我者我其君也見君臣一體也○或曰大者為政
小者為事夏氏曰三宅亦以言收夫準人蓋前已詳故此後舉此等之官也○愚曰以知厥若
謂深察其所安也呂氏曰若順也欲知其不有所順水順乎下火順乎上等者有理之而不下斷之而不上者矣然後
來其所順者也人之於善也無節其外而勉為者所苟明知其所順則君子人之不得而道矣猶夏后之用丕訓德是也
丕乃俾亂相息亮反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去聲之自
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呂氏曰既深知之則當大任之為治○王氏曰王者之得民
上則受之於天下則受之於先王曰受民者皆有畏上帝思
先王而不敢忽也○愚曰和謂和協於理無爭矣也○龍舒
王氏曰一話謂言一事之終始一言則一句而已○孔氏曰
末終也○彥說見太甲○呂氏曰於是不可使異意者間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終惟成德之彥是咨是用以治我所受之
民○愚曰相民謂右助之乂民謂理治之互相備也上文言
察之之精此言任之之專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
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呂氏曰以歎言予旦已受人稱美之言皆告我以孺子王矣汝
何以稱此言哉○張氏曰守成之君尚文故稱文子文孫○

呂氏曰前既言擇人以和獄謹亦猶未已復戒自今文子文
孫繼世者其敬戒勿誤于獄讓惟有司畀正人使以正法斷
刑正理擾事所謂惟正是治之也三山陳氏曰乂不必其人是謂于獄謹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
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息廉反人不訓于德是罔顯
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呂氏曰前代圖任之得失既條列矣此又溶言其忠愛不窮
故諄諄不已○愚曰前言有夏今言自古則不止夏為然自
先代古人近代商湯當代文王莫不皆然○王氏曰繹如繹
絲謂尋其端緒○愚曰克宅謂任之當也又能從而紬繹之
謂詳其所行考其所就猶堯之詢事考言舜之明試考績也
此乃所以作其心防其怠而使之治知之宅之而後宅之而
後繹之二者不可廢一蘇氏曰人有臨事而失其初始者故已宅則復繹之○孔氏曰憸人
憸利小人也王氏曰憸人小有才而不知先王之大道者也○愚曰憸人巧慧之人其所習者自古至
商周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人者憸人不順于德愚曰憸人
德然非其心之所順與不訓厥德者言其德相反是使其君昏顯在其世○呂氏曰君子
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用則降其國於暗域王繼從今以
往立政其勿用憸人其當任用吉士以勱相我國家林氏曰勱勉也
勉力也人主無他職惟以別君子小人為職國家之存亡常
必由之周公所以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而不自已也文武
百官既庶常吉士周公稷以其惟吉士望成王召公進戒之
詩屢言王多吉士穆王命伯冏亦言吉士周家祖父所傳師
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於吉士一代之治體盡可識矣憸人
吉士之反周家家法之所最惡者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呂氏曰繼自今文子文孫者自成王以至于後嗣也今文子

文孫者蓋指成王也（王氏曰成王武王之子文王之文孫）前言庶言庶獄庶謹
中言庶獄庶謹今獨云庶獄蓋獄事其重者獨舉之（孫氏曰以庶獄庶謹對庶
言則獄謹爲重以庶謹對庶獄則獄爲重也）使王深知獄之不可少誤致嚴於典獄
牧夫之選也

其克詰（起一反）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
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呂氏曰兵者刑之大者也既言庶獄故繼言治兵○愚曰詰
究治也○唐孔氏曰戎亦兵也○愚曰詰戎兵如數軍實練
材勇講武習戰之類○蔡氏曰禹迹禹服舊迹也○愚曰陟
升也禹迹所及皆我舊迹振作不使墮偷也○吳氏曰方行者
旅威之動莫之禦遏無往而不通也（或曰方謂方方如此）○愚曰內而中
國外而夷狄無不懾服覲者顯而見之之意耿亦光也耿光
光之著也烈勢見伊訓當時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兵威已振
復言此何哉蓋已治已安易至弛備以隳祖業昔武平吳銷
兵而五胡之亂繼起唐穆宗得西河銷兵而藩鎮之禍再作
詰爾戎兵於治安之後所以纘耀文武之光烈而保其業也
（呂氏曰或謂此言得無起人主喜兵之患乎曰詰戎兵非用兵也勿誤庶獄所以全民命詰戎兵以戢禍亂於未萌乃全民命之大者推所以謹庶獄之心以詰爾戎兵之制此聖人神武不殺之至仁也○愚謂兵乃所以召兵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愚曰理之常行而不可易者爲常道行此常理而不易者爲
常人常人如穀粟無異味布帛無異文而養生者常用而不
可一日易初非有新奇之行殊異之巧也（呂氏曰常人與吉士異名而同實連下文謂不能頃刻小慧新奇者爭長故世主取舍而治亂分焉周公所以深致意於末章歟○愚曰常言其體不可易吉言其用之休祥也○或曰言用常人於兵刑之後以常人則能謹於此）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
以列用中罰

孔氏曰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愚曰周公舉太史所記
蘇公之事以告成王○三山陳氏曰蘇公能以式法而敬其
所用之獄○愚曰以長我王國謂保育民命以保延國命也
○呂氏曰治獄者當以此爲式法而有謹焉○蘇氏曰列者
前後相比猶今之言例也以舊事爲比而用其輕重之中者
也○呂氏曰周公既戒成王以擇司獄之職恐其未知取人
之準則故述蘇公之事以爲萬世司獄之式也○愚曰立政
以用人爲本而兵刑乃政之重者故以此終焉（葉氏曰自詰爾戎兵至此疑有脫簡）

書卷之十

周官

呂氏曰金縢成王初年之書洛誥周公還政之書無逸立政周公教戒之書周官成王親政制治之書合數書以觀可以見成王之本質可以見其雖師傅而不友過此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終始之序備矣周公格君之功著矣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孔氏曰黜殷命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宅洛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愚曰淮夷累叛故滅之將欲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詩魯頌言僖公服淮夷則是成王滅之非絕之後復叛耳○陳氏曰殺武庚平淮夷則周之天下定矣文王廟在豐發冊告庶官且爲一代之大典故必於廟愚曰周公六官詳則於周禮自宅洛時官制已定猶有淮奄之役今滅淮夷還歸始作書大告之以爲百官儆故以周官名篇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林氏曰撫安也萬邦總言其多也侯甸即下六服略言之上下互相備也四征四面征伐也○葛氏曰弗庭諸侯弗來賓服王庭者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殷及淮夷非四征大言之爾○林氏曰周王之君萬邦而撫之也必以時而巡守其巡之也則擇其不庭者而討之所以安其兆民○新安王氏曰周九服其內六服侯甸男采衛要其外三服夷鎮蕃王者所不治林氏曰此六服去王畿三千里其公侯伯子男封焉蓋九州之內也至夷鎮蕃則九州之外也○宗周說見召誥○愚曰董儆而督之之謂正整而理之之謂治官凡任治之官○陳氏曰史言歸于宗周是歸鎬京而董正之也序言還歸在豐作周官是發冊以告之之時也○愚曰自古外患既平而內治隨弛者多矣晉武平吳唐莊宗克梁君臣燕逸遂不克終成王當六服既承周德即歸董正治官不敢恃外寧而忘內治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新安王氏曰此言因時建官之制若發語辭○愚曰制猶造也保猶護也古之大道常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既亂既危而圖之則無及矣孫氏曰先言制治蓋能制治則可保邦又更端而言曰唐虞稽考古道知制治保邦在於用人故酌古制以建官其數惟百吳氏曰上古朴略雖以鳥火紀官其制未備唐虞時其事漸詳故於古參今立官至於百也○百揆四岳州牧說見舜典○新安王氏曰侯伯諸侯之伯也伯長也古者州各有牧五國有長○愚曰百揆四岳統其治於內州牧侯伯統其治於外舉要職言之林氏曰侯伯各屬於其州牧州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屬於四岳四岳而下則百揆總之四岳雖掌四方諸侯然其職則在內上下相統內外相維是以庶政皆和萬邦皆安和謂順理適宜無乖戾也夏以下則內外相制治而不亂保國之則保邦而不危此蓋總前二句世愈降則事愈繁而官愈詳因時施宜乃所以治故夏商官倍亦能用乂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新安王氏曰此言建官之本○孫氏曰古之明王官雖繁簡不同其要在得人而已呂氏曰官非其人國爲虛位使位之有列參錯得其人亦何所施哉一不得人則況於不循其本故治不敢不用其人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新安王氏曰此成王董正治官之大意也○愚曰祗于德則致敬不怠勤于德則力行不息夙興夜寐惟日不足故仰惟前代是順教導厥官俾各舉其職以共治下文所序是也史言董正治官紀實也王言訓迪厥官婉詞也○新安王氏曰下

文自立太師至大明黜陟此建官之制也自乃我有官君三十五惟簡不任推廣建官惟人之意也三事暨大夫至萬邦悉戮懲申戒之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素協反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立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呂氏曰此以下皆訓迪之辭○愚曰立建立也太以其職尊而莫加也少對太而言蓋其次也猶周禮言太宰小宰也○孔氏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此惟三公之職林氏曰孔氏從釋其名則其言當如此安之三公皆下有之師既有三人不得不以名以為道與之等耳○陳氏曰文王明己有太師武王時尸有太師而司徒司馬司空之名其見以為周公特參之以為一代之制耳公言其德宏大無私也汪氏曰老子云公乃王王乃同德○愚曰經邦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也朱氏中庸注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曰經邦名所以有其道大之任也○呂氏曰燮理和調之謂○愚曰道者萬化之原萬事之本所以統理天人者也論道者講習闡明此道以立天下之大本推以經邦使教化行政事舉民物咸若和氣薰陶三光全寒暑平四時序所以燮理陰陽而成調元贊化之功非道全德備可為王者師不足以居是職故官不必求其備惟其人之稱則任之葉氏曰成王以周召為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既殁召公為太保而不設師傅蓋難其人也或曰孤言其德特出於人也○呂氏曰三孤副貳三公而弘大其化寅敬也亮明也敬明天地之理以弼予一人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燮理者運之者也寅亮者承之者也此公孤之分也王氏曰化待道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立論道而後公孤弘化公燮理然而孤寅亮天地公論道於前而孤弼於後也○呂氏曰孤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言於孤何也蓋孤不在三公之下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亦有不自弘公論道三公皆人主之師不敢以弼予一人待之尊之至也○愚曰今周禮不載公孤之職或以冬官為缺……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謀議精深之原而與所治者也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說見伊訓○呂氏曰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宰相之職也百官異職皆揔之使揔於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齊之咸適其平是之謂均王氏曰均言遠近多寡各得其分之謂○呂氏曰官揔者非作而揔之使以自百而六自六而一統於下者統也調齊者以人而冢宰之大者大小畢貫之為小大如居之均此則至公無私之心無餘蘊矣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愚曰徒衆也主民衆故稱司徒林氏曰六卿各掌一事名其職冢宰總六卿不以一事名為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司徒……五典說見舜典○張氏曰擾猶擾馴擾習而安之愚曰民狃教則擾故服以安其上周禮大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王氏曰民教所以擾之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宗說見舜典秩宗○新安王氏曰禮官之長故曰宗伯○愚曰教民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治者理之之謂以禮理治之使各適其理而安其分○孫氏曰禮以定上下之等差等差定則和矣呂氏曰大禮與天地同節……上下皆失其分安得和乎宗伯兼掌樂亦和也兼樂而調之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林氏曰主戎馬之事故曰司馬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不正也征之為言亦正也用兵征伐蓋政之大者故謂之邦政○愚曰五典以教之禮樂以和之而猶有不率者焉則大者加以甲兵小者加以刑罰所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六師說見胤征○愚曰削去亂者存而使之平故曰平邦國呂氏曰平者……邦國之不平……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吐得反刑暴亂

林氏曰主寇賊之事故曰司寇○愚曰先王之設刑法所以
禁人使不爲惡而非以虐民故刑曰邦禁[illegible]
之本以其隱而難知故言詰謂窮詰其情也[illegible]
慝之著以其已見所犯故言刑謂加刑也要之詰而後刑
者以詰爲文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孔氏曰主國空土以居民故曰司空○愚曰暴亂者去然後
民得安其居故司空兼然焉○孔氏曰四民士農工商也○愚
曰居四民者使各得其所而安其業之謂也時地利者使民
趨時以盡地利如春耕夏耨秋斂冬藏之類失其時則地有
遺利矣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林氏曰六卿屬官各六十共三百六十○愚曰周以六典治
邦國自王朝至諸侯皆用六典以爲治六卿分職各率其屬
脩舉六典於內以倡率九州之牧使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
遵王朝六典以治其國而阜成兆民阜謂厚其生成謂化成
也周禮於六官之首皆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此也自倡
九牧至大明黜陟所以訓迪侯牧也呂氏曰冢宰總天下之治百官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
統乃均列爲六卿猶乾坤與六子並列於六也夫冢宰在六卿之中自居其屬自之外哉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
方岳大明黜陟

孔氏曰五服侯甸男采衛○王氏曰周制每歲則一服入
見更六年而五服各一朝也新安陳氏曰六年五服一朝則有一年休息○詳見武成又六
年則五服兩朝王然後出巡則十二歲矣孔氏以十二年一出而不言其巡者蓋有行
人之類然猶于道王出不以類而周知天下之故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
正制度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狩然○新安王氏曰諸侯各
以其方朝于岳下黜陟升也按孟子言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
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言問百年者就見
則天命太師陳詩觀民風命市納賈觀民之所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
者爲不敬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君絀以爵[illegible]
爲變從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新安王氏曰六卿倡九牧則六典行於侯國諸侯循之則
爲謹侯度違之則爲亂舊章故十二年閒諸侯再朝王一巡
守考制度而行黜陟焉愚曰朝覲述所職自下達上也巡狩述所職自上察下也制度所以齊天下之
禮樂刑政所以四達而不悖與○呂氏曰舜五載一巡狩而成王十二年出
之升降事之繁簡與時之多寡用度之盈縮與成王觀會通而行典禮
皆可推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
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
常作之師

呂氏曰此合小大之官同訓之也○林氏曰君子有位者之
通稱[illegible]○孔氏曰敬汝所司林氏曰官各有司不敬則廢官矣孔子曰當官而不敬敢吏司
當以矣當爲乘田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所司敬乃攸司○[illegible]
氏曰[illegible]各司其局一或不敬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
則隳職隳陵僭矣○呂氏曰謹汝出令戒以審令於未出之前令出則
惟行而不可反矣王氏曰令出而反之則民不信上[illegible]
出不善固當改之然數出數改則民不信上[illegible]
以謹令[illegible]○呂氏曰令之大者[illegible]
[illegible]○林氏曰公私相爲消長公則不私私則不公
人所以不能公者私勝之也必以公滅去其私○愚曰公者
人心同然之理私者一己偏徇之情故私則人皆違之公則
人皆懷之懷猶歸心也私意盡滅則民心允懷允懷者實於
懷之也○王氏曰學古以入官呂氏曰學古而後入官[illegible]以考其迹以觀其行[illegible]
議事以時王之制則政識所繇而不迷矣孔氏曰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新安王
氏曰議事以制義猶言事以制然而當務以典常爲師○愚曰事有施於古
而不宜於今施於今而不合於古者皆非典常典常者理之
通古今常行而不可變者也爾當守爲師法武曰典常謂五典五常也

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愚曰此一節反上文而戒之也利口者其辯佞足以顛倒是非使人亂其所守之職呂氏曰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所制精至備凡有當變者雖師人而可以紛亂職業則動搖一代之典常豈細故哉自古變亂祖宗之法度未有不始於利口之人也○呂氏曰有疑即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却謀之所以敗也曰斷議言不即斷而藏之中曰蓄疑其敗謀害政無大於此者○愚曰此承利口而言○張氏曰怠則不勤忽則不謹政之所以荒而不治也○愚曰學則通古今之義理處事皆得其當不學則如面牆而立積無所見使之莅事則擾亂而莫知所措矣煩謂擾亂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新安王氏曰卿士六卿也洪範曰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左傳武公為平王卿士注曰王卿之執政者也位尊職重故特戒之○愚曰事之所成者為功職之所務者為業如士業於學學問思辨皆學業也至道充積有積則為學之功成矣農業於田耕耨耘耔皆農業也至收獲有秋則農之功成矣志者心之所期也勤者力之所勉也成功之崇卑原於立志之高下有志者事竟成未有無志而能成者也故功崇惟志職業勤勉則日脩怠惰則日廢故業廣惟勤王氏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所謂志也夜以繼日所謂勤也○呂氏曰志以帥氣而志之於勤非志之所謂勤而後志之與勤惟能果斷勇決而為之則功業就於後無有難者苟或猶豫遲延後難成矣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勤廣斷以勇克三者天下之達道也○林氏曰猶豫之猶不決之謂猶豫之獸不如童子之以至臨事卻以為乃可以止戰○三山陳氏曰志非勤則小勤非果斷則易怠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王氏曰功業既成則戒於驕侈○愚曰驕矜肆也侈奢泰也恭謙謹也儉節制也載猶物之載陳氏曰載事也謂從事於此○孫氏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然則何以制之恭則不驕儉則不侈然不出於德而行以偽則不可○愚曰自得之謂德中心之實也飾虛之謂偽外貌之詐也為之以實是為作德作德出於自然故心逸為之以詐是為作偽作偽由於矯飾故心勞○王氏曰心雖逸而德日起所以為休心雖勞而偽日彰所以為拙○愚曰寵謂祿位榮寵也寵與危常相尋人臣居寵能以當思危無往而不畏不畏則驕侈放恣必入於可畏之禍矣此申上文恭儉之戒也呂氏曰患失者與思危者相似思危者以禍為憂患失者以禍為懼所存大不同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武江反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張氏曰賢有德者推而上之能有才者讓而先之○孔氏曰厖亂也○新安王氏曰推賢遜能則同僚濟濟師師不忌不爭是以能和若其不和則有忌有爭政事安得不雜亂乎呂氏曰人情相下然後能相入後世羣臣紛爭人各有心東曹西曹爭之左臺所推右臺毀之政事叢雜莫知適從者正坐不相下之故在列者惟賢是推能是讓彼此相下安得不和政亦安得而厖乎○新安王氏曰六卿皆得自擇其僚屬○夏氏曰能其官謂了其所職也舉人而能其官則彼之能即爾之能蓋非爾舉之則彼無自而顯其能也所舉非其人則彼之不能其職即爾之不職蓋彼之不能任職由爾所致也○愚曰為政莫大於舉賢才莫不善於蔽賢嫉能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蘇氏曰三事三公也○呂氏曰成王訓戒既終復提其要而總告之各敬爾所有之官各治爾所有之政即始所謂欽乃攸司也由三公而下莫不各止其所而天下治矣然統而言之則在於佑助汝君永安兆民而已愚謂前言阜成兆民富之也此言永康兆民則安之也○王氏曰天之所以立君君之所以設官分職者凡以安民而已民永安則萬邦戴上無厭斁矣

本頁原缺

難化哉○張氏曰猷訓訓之出乎道者也○孜孜說見益稷○愚曰成王謂欲盡明德當法是周公之猷訓曰致其勤以行之無敢安逸暇豫蓋周公之猷訓即明德之所寓不言必式而言庶幾能式蓋難其事不敢易其言也凡人之情未見聖人則切於向慕若不能及見既見聖人則反玩以爲常亦不能遵由聖人之道君陳實親見周公而繼之當式周公之猷訓不可徒見而不能由爾其戒哉戒其勿如凡人也蓋君陳動化於上猶風也衆民從化於下猶草也風動則草從之○吳氏曰使君陳不能式周公猷訓則下民亦不能守周公猷訓矣陳氏曰苟君陳不能法周公則下民亦不能法君陳矣○新安王氏曰爲政本於德此章教君陳法周公修德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新安王氏曰此教君陳以爲政也○繹說見立政○孔氏曰順行也○呂氏曰凡圖謀政事若大若小無一可忽○愚曰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於政則謹始和中由俗而革或有當廢或有當興爾必出而謀之國人入而謀之左右與師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又當紬繹而審思之孫氏曰出入自爾師虞所以同乎人庶言同則繹所以斷於己○夏氏曰虞之於人繹之於己而有嘉謀嘉猷愚曰謀之善則得其善道矣可以損益前規必須入告於我然後順之於外言以爲出於吾君之所爲非惟見汝不敢輕變舊章斯民亦以其事出於君而不敢違也○愚曰臣人猶言人臣也○新安王氏曰良言其善顯言其著之昭著也○夏氏曰成王恐凡在位或輕變前政故數而并發之薛氏曰忠臣之事君期於集事而不期於名譽故上亦樂於聽從有善計善道則告君而[illegible]施之歸美於上而不有其德則[illegible]言之美臣有善事之[illegible]成王[illegible]

寬之美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
制從容以和（從七容反）

王氏曰此下告以政之節目也廣而大之之謂弘○愚曰上
既言有發與恐君陳易於變易復戒以惟弘周公大訓
[illegible]前言猶昭
周公之訓式周公猷訓互相備也倚法以削謂刻畫於法無
從容之意周公之政以寬為主故戒以作威倚法然皆無制
則將流於縱弛以寬而有制從容以適其和（林氏曰和如和羹之和）[illegible]
讀下文皆反覆言寬而有制之意君陳居和中之時此二語
乃當時治體之要也（呂氏曰[illegible]寬而無制而流於縱[illegible]）
[illegible]化於範圍之內斷其所以和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辟必亦反）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夏氏曰上是待殷民之不犯法者此言待民之在辟者不徇
上意惟以中理斷之（蔡氏曰上戒其徇己此戒其徇君）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愚曰有不順治不率教者雖以中理斷其辟然辟之而未至
於可以止辟又不可辟也（如舜誅四罪而天下咸服此乃辟以止辟矣辟則辟之可也不辟則反無以止辟矣）
○張氏曰聖人不得已然後用刑則刑者期於無刑而已故曰辟以止辟乃辟○呂氏曰懲一而可以戒百然後刑焉用刑[illegible]於其要會
不可施也

狃（女九反）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唐孔氏曰狃習也狃于姦宄言為之不止也敗常道亂風
俗其罪雖小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言三者冊
猶可赦耳○愚曰辟雖不可輕此則不可不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三山陳氏曰頑不率教者不可以忿疾之其有率教者皆當
將拔之然能於此而不能於彼不可以求備下文又分言之
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
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
○愚曰狃惡者固不可縱頑而未率者又不可忿怒疾惡之
寬知善道雖頑可格忿疾之則愈不可化（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頑者正當自）
[illegible]君子之善猶不能全況可求備於殺之之民乎故
必有所忍始能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安能濟乎○呂氏曰
忍猶有強抑堅制之意至於有容則洪裕寬綽恢恢有餘德
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淺深固有階進乎此者亦有序
（林氏曰強勉而行者忍也人與我[illegible]與物混混乎為一矣自有以容[illegible]）
○三山陳氏曰[illegible]
也然非忍與容凡人莫不當然居上者接事物之會忤激交
至尤當深致力也○夏氏曰待頑與無能者當如此然待既
化者又當簡之進之○愚曰修謂有修者良謂已進於善
○呂氏曰善衆而惡寡治之始乎惡惡衆而善寡治之始乎
善皆從其尤者而先之故民為惡者猶衆不可勝誅簡別其
修者而示之亦所以簡其不修進用其良者勸之乃所以
率其不良善舉而惡自勸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
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
於永世

新安王氏曰前言為政之方詳矣此又歸於修德蓋德者政
之本也○三山陳氏曰成王欲無忿疾無求備者以民生本
厚故也○夏氏曰民之生其善性捆於一性本自醇厚惟因物
欲遂遷之以遷惡至違上所教命而從其所私好（如商民好酒雖戒飭而不從）

言民或化於物則言語未易以止也（林氏曰人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林氏曰猶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也）向之薄者雖化而薄而其本厚者未嘗不存
汝當克敬常在於德以德率之則民無不變惡為善信蹤於
大道（林氏曰敬常敬德而不變故能使頑民無不變也惡為善信能信升於道一洪惟未變安能至於允升）膺當
也民化則人君安富尊榮所以膺受多福爾之休美終有稱
譽之辭於永世（呂氏曰淵永世於此永不朽）○呂氏曰化之博福之厚名之長
皆出於敬典在德而已

顧命　周書

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成王獨有之始終授受國有常典成王初二監幾搖王室故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林氏曰二公為二伯故成王將崩命二公率諸侯以相康王（王制曰八州八伯名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書有四岳又有十二州牧四岳即方伯也牧即州伯也成王之初二伯則周公召公為之公羊曰自陜而東周公主之自陜而西召公主之周公既沒則畢公代為君陳曰周公為師康王命畢公以父師呼之而康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畢公代周公為東伯亦代之為師也○陳氏曰畢公為太師然此皆序在召公之次以大司馬而兼太師也召公以太宰兼太保而畢公次於召公不以兼官加正官也毛公亦三公而不言命二伯率諸侯也不及乎公）○唐孔氏曰顧還視也言將死回顧而為命（林氏曰書篇名皆取篇中字為別顧命者顧則特命焉亦史官一時之意）○呂氏曰大臣者非可以寄安危而獨存亡不在此位召畢內揔衆職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沒則託孤蓋一職也漢武帝垂沒始拔霍光託以孤幼世稱為知人不知平時大臣果安用乎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他刀反）頮（音悔）水相（息亮反）被（皮義反）冕服憑（皮冰反）玉几乃同召（直照反）太保奭（始亦反）芮（如銳反）伯彤（徒冬反）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孔氏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辰）○哉生魄說見武成○孔氏曰王有疾故不悅懌（林氏曰天子之疾曰不豫曰不懌崩曰登遐曰晏駕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新安王氏曰盥手曰洮沃面曰頮○夏氏曰以水洮頮之也（孔氏曰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頮）○蘇氏曰相相禮者以衮冕服被王身（論語曰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孔子不敢以褻服見其君成王不敢以褻服臨其臣君臣之禮豈以疾而廢哉）○三山陳氏曰古人臨死之際猶不忘敬如此○林氏曰几所憑以為安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設左右玉几○孔氏曰同召六卿下至御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林氏曰召公為太保畢公為太師則毛公為太傅必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召公領之司徒芮伯為之宗伯彤伯為之司馬畢公領之司寇衛侯為之（林氏曰左傳史記言康叔為司寇衛侯於次第五是司寇也它可類推）司空毛公領之（葉氏曰太保獨言名或謂尊者特名以異之）○王肅曰彤姒姓其餘五國姬姓畢毛衛皆文王子○葉氏曰芮彤畢毛食於畿內之邑名（林氏曰杜預謂芮在馮翊臨晉縣畢在長安縣左傳有毛伯而此乃以為外諸伯其實也兼三公之官故曰公猶春秋有祭公）衛侯入為卿士者也（林氏曰周家命官之意見於此者有四以六卿兼王三公之事諸侯入為公卿邦三公六卿各以職任為尊卑不以爵秩為高下）○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媺詔王（美善道也）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王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以明勇猛於守固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凡王舉則從（舉猶行也）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之門外且蹕（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也）○薛氏曰師氏蓋貳太師之職者也○孔氏曰虎臣虎賁氏○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伯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呂氏曰師氏虎臣宿衛之臣也百尹百官之長御事凡庶僚御治事者也（三山陳氏曰御事者君之事也○愚曰序止言命召公畢公總其要御事備其詳互見也）○愚曰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當與天下之人共戴而君之成王將崩臨廣朝召三公六卿大夫（大夫在士上）士遍王几出命命相康王所以

顯其事於衆公天位而嚴一人寶也窒覬伺之端遏禍亂之原成王於此正其終康王於此正其始顧命之書誠萬世帝王終始授受之法也林氏曰僞冊人君將死後嗣無所信故人入以受書於殯謂之顧命之則康王於外除喪國嗣君立於柩前以受王命自後宗廟及百官立者十居其六七人君欲久享天祿以保其嗣尚不使二宗然後讀之一旦倉卒於此不能保片紙以其人主之前則羣臣扶之以將必無敢違者則有司雖皆不能爲於大臣舍此之外將欲立於顧命之書誠萬世之法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唐孔氏曰此方是顧命之辭○呂氏曰成王去崩纔一日猶盥洗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托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人以困備發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烱然也惟善治氣者歷疾病而不惰惟善養心者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許氏曰死生亦大矣纖毫有介於方寸則不能處此況有以處死生而不亂非○新安王氏曰成王初疾周公天下歸所明而臨沒之際如此皆周召輔成之也是知王天資未必不及而誨不逮者無幾帝王之學也○孔氏曰漸進幾危也○包氏論語注曰疾甚曰病○孔氏曰病日至言困甚已愈留言無瘳○林氏曰恐死將至不得誓言繼嗣之事以此之故我所以詳審訓命汝愚曰訓教之也命使之也○呂氏曰誓言則發之於審則命則思之熟不易其言欲羣臣不苟於聽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直龍反奠麗陳教則肄以至反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愚曰昔君猶先君也○新安王氏曰宣昭布也○三山陳氏曰文武光明之德相繼故曰重光呂氏曰堯舜君臣而並明謂之重華文武父子而繼故謂之重光則此聖人相繼之盛際此所以爲然○孔氏曰奠定也○陳氏曰麗附也○夏氏曰陳教謂布其教以訓民○張氏曰定其所麗則麗乎善矣能麗乎善則天下化之而善故奠麗而後陳教王氏曰陳麗於此乃化成天下蓋重光所謂重明也奠麗所謂麗乎正也陳教所謂化成天下也○陳氏曰肄勤勞也○張氏曰其奠麗陳教其勤勞○林氏曰勞而不違未嘗息

本頁原缺

底流也綴雜彩○貝說見盤庚中○孔氏曰豐莞（音官）也以彩
色畫帛爲緣彫鏤玉飾几（新安王氏曰華玉則文出於自然彫刻則文成於人爲刻鏤彫飾不同）○
呂氏曰相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旁○唐孔氏曰筍皮爲席
紛如綬有文而狹○呂氏曰天子負扆南面朝諸侯則牖間
南向之席坐之正也先儒以西序爲聽事之坐東序爲養老
之坐西夾爲燕私之坐經無明文蓋四席者平居隨事而設
至傳顧命則並陳之偏象其平生之居處也○新安王氏曰
嗣子將繼統正位故陳四坐以明此爲天子之席嗣君受之
以御朝會燕饗者也

越玉五重（直龍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音婉）琰（以冉反）在西序大玉
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扶云反）鼓在西房兑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三山陳氏曰此陳王者之寶也○林氏曰越及也及玉五重
陳寶（愚曰此[illegible]上文而言）蓋總言之其下復分別焉○孔氏曰玉五重
大璧琬琰爲一重大玉夷玉天球爲二重○三山陳氏曰重
者玉有一雙古者雙玉爲瑴（音角）○愚曰自赤刀至竹矢皆寶
也（孔氏書序云言此是陳寶之物[illegible]赤刀[illegible]其詳不可知也）孔安國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
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至於夏
商周之書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大訓蓋歷代帝王之書也○
孔氏曰弘璧大璧也○新安王氏曰貝玉曰璧○周禮典瑞
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illegible]琬圭琰圭皆九寸○唐孔氏曰[illegible]上曰圭[illegible]有鋒芒琬無鋒芒）
夷（[illegible]別玉而孔氏夷以爲常者以其形質同也）○愚曰大玉夷玉皆玉名（[illegible]則玉以玉名球玉磬也）
玉磬其名不[illegible]說○孔氏曰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則其
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唐孔氏曰胤前代之國舞衣舞者
之衣大貝大於[illegible]鼖鼓長八尺（周禮[illegible]鼓軍事）皆先代之器○
孔氏曰兑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三山陳氏曰舞衣戈[illegible]
竹矢以古物合法度而精巧莫加故傳寶之○王氏曰王所
以象德也大訓河圖道之所在也赤刀戈鼓弓矢武事之所
用也舞衣樂之具也大貝利之盡也（呂氏曰[illegible]）○新安王
（[illegible]球[illegible]河圖[illegible]）
氏曰天子有天下之大必有天下之寶出於歷代所傳以爲
宗社之守器是以王崩嗣子繼統出而陳之以明前王所守
後王所受者在是也（古者諸侯有國猶各有寶如[illegible]封父之弓備有大輅[illegible]五大弓春秋譏其失寸[illegible]則陳寶之意可見矣○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才故反）階面先輅在左塾（音孰）之前次輅
在右塾之前

三山陳氏曰此陳王者之所乘也○林氏曰輅車也○孔氏
曰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象輅也次輅木輅也（唐孔氏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以祀金輅以賓象輅以朝革輅以即戎木輅以田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其爲玉輅綴輅[illegible]於玉輅之下故[illegible]爲金輅與戎輅[illegible]王肅云不陳戎輅者戎事非常故不陳也五輅金則次象故先輅爲象輅木輅在象輅之下故大輅當木輅也[illegible]次皆副貳之車大輅玉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先輅金輅也次輅是金輅之貳未知孰是）○呂氏曰西階謂之
賓階東階謂之阼階（[illegible]曰阼[illegible]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鄭氏禮記註）○爾雅
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孔氏曰大輅綴輅皆南向○[illegible]氏曰先輅在左塾之前在[illegible]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
在右塾之前在[illegible]門內之東北面對金輅）○新安王氏曰四輅並陳以明前王所傳
嗣王所受乘以奉祀朝會田狩也（上皆[illegible]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故此以[illegible]先西而後東玉輅在右
金輅在左玉三重在西二重在東皆尚右之義[illegible]周人貴於西階之上賓在西則不得不以右爲上矣○愚曰[illegible]神屬陰故尚右右西方陰位也）

二人雀弁（皮彥反）執惠（音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音其）弁執戈上刃夾
兩階戺（俟音）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
冕執戣（音逵）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其俱反）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
立于側階

三山陳氏曰此王者之衛也（薛氏曰衛兵不以見以示見之也）○孔氏曰士衛

也綦鹿子皮鄭氏曰赤黑色也以雀白黑曰綦。唐孔氏曰禮士服爵弁大夫服
冕。孔氏曰惠三隅矛三山陳氏曰戈上刃外兵器夏氏曰上刃刃向上也劉鉞屬戣
瞿皆戟屬鈗矛屬。王肅曰皆兵器之名也。孔氏曰路寢
門一曰畢門。唐孔氏曰堂稜曰圮。呂氏曰兩階圮阼階
賓階之稜也士皆立於堂下。孔氏曰東堂西堂路寢東西
廂之前堂唐孔氏曰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分以前鄭名為堂。唐孔
氏曰垂者邊垂遠外之名冕者在堂上而言垂知在堂上之
遠地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唐孔氏曰堂門之外階也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
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呂氏曰側階未知其方亦階側之上也大夫皆立
於堂上。新安王氏曰此皆上左者蓋在西階君在東執兵衛嗣王故以左為先。呂氏曰古者教兵以衛王宮士大夫然
之無事而奉燕私則以安養德有當學之濟有事而同其休戚則堅明守義無顧心之虞秦漢以來二者盡廢今觀此一二比制猶見士大
夫者備有親朝教閱而用之皇宸或環以待留居捍禦寺待有不虞古
者隆重之繹也。三山陳氏曰自顧命至此凡章于初備豈為華
侈之具哉一以象前王平生所坐所覿所乘所寶以訓嗣王之追慕
而盡歡紹述也一以昭前王委重投艱之意使卿士見之而以承也

以新君若宗廟從之直設想宗前王而要業心於是嗣王也一以長八主
之此之高宗皆二上而傳受之正如此以繼天下顧命王之謂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
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音冒由阼階隮太史
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呂氏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康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是始稱王
。唐孔氏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蓋衮冕也夏氏
曰升者八十縷極細之布也。林氏曰論語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古者冕皆用麻孔子時始易而用絲。周禮
司服享先王則衮冕。呂氏曰將冀於成王而受冊命故麻
冕。新安王氏曰是時王柩在殯君臣尚未成服也。蘇氏
曰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衮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
。呂氏曰由賓階升猶以子道自居不敢自為主也。孔氏
曰卿士公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曰蟻
顧命將不言服君蓋既服其下士也所至。林氏曰周禮公服衮冕伯服鷩冕子男

毳冕孤絺冕卿大夫元冕此卿士邦君及太保等之麻冕蓋
各從其命服。孔氏曰蟻色如蟻。新安王氏曰卿士邦君
但陪位無職事故入即其所次之位。孔氏曰太宗上宗即
大宗伯太史乃宗伯之屬以其秉冊命故先之。唐孔氏曰彤赤也禮祭服皆元
衣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蘇氏曰蟻裳彤裳亦變也新安王氏
曰服非純吉乃以公次伯對酌與禮情文曲盡。唐孔氏曰介大也大圭鎮圭也周禮
玉人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孔氏曰同爵名王氏曰同以祭先王
玉人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氏注曰冒言德能覆冒天下。王氏曰二者
皆傳器也。愚曰太保兼冢宰攝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
祀朝覲之禮故奉同瑁。呂氏曰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承
奉符寶以傳嗣王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將冊書以贊
王故與王接武升自賓階。林氏曰書即冊命也秉言持之
以升御言奉之以進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
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孔氏曰皇后大君也指成王。愚曰道言也揚稱也末命臨
終之命也唐孔氏曰言憑玉几所道所以感動康王令哀而聽之不忽也顧命中成王自言嗣
守文武大訓故此言命汝嗣訓也呂氏曰不曰嗣位而曰嗣訓訓所以守位猶其本也臨
之君之猶君臨也。孔氏曰大卞大法也。愚曰燮亦和也
燮和天下化之至也以此對荅發揚文武光明之訓所謂嗣
訓也冊命諸儒或以為此述成王顧命之辭此曰已下則太史進冊而陳此言或以為此曰已下即冊命之辭初意冊命中以述成
王命召畢之因載顧命之語而終之以皇后已下之言史文不欲盡載故略其前之已見者而獨載此。新安王氏
曰王受冊書時在柩前太史讀而授之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愚曰太史讀冊畢王再拜受冊起而荅也眇眇小貌視之微
細也末卑下也其未定之辭其能猶未必能也敬者謹之而

不敢忽忘者畏之而不敢違恐不能下治四方以上承天威
比非姑爲謙辭謹之至也蔡氏曰顧命自守天威命守文武大訓之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然
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池嫁反上宗曰饗
愚曰已受冊則爲王矣於是受同瑁於太宗同以奉祭承大
統瑁以臨朝握大權言受同瑁而不言受介圭豈互見歟抑君毀未發全受傳器而必不具載歟抑皆
乃酌酒祭告成王言已受所傳顧命也○蘇氏曰酌者實爵
以授王王受而置之於神所曰宿酌酒於神前地上曰祭至
齒而不飲曰咤曰嚌示敬而實不忍也謙氏曰禮有祭酒啐酒咤宜若啐酒然○唐孔
氏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孔氏曰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
陳氏曰上宗致神之辭曰饗所以嘏王也林氏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禮尸
嘏主人此則上宗嘏王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

同祭嚌才細反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
孔氏曰半圭曰璋報祭曰酢周禮孔氏曰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用璋瓚此亦亞獻
之類所謂報祭太保又報祭飲酒之禮稱獻酢亦相酢之義也○新安王氏曰無答賓者此非正祭也太保受王同
下堂盥手洗異同林氏曰易爵而洗也實酒秉璋以酢祭宗人小宗伯
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林氏曰太保酢故拜將
拜故以同授宗人○夏氏曰拜謂拜成王之殯告已傳顧命
也○新安王氏曰王荅拜者因太保拜而對拜也○夏氏曰
王荅所受顧命亦拜成王柩也○林氏曰太保既拜又受同
於宗人而祭既祭而嚌亦享其福也呂氏曰方在喪故啐神之惠而不甘其味○
愚曰既受福乃宅居所處之位以其同授宗人而拜王又荅
拜所以敬禮之成也○孔氏曰至是禮終太保下堂有司收
以嚌曰王祭饗與太保嚌同而所記不同王言饗可知太保有宗人
徹之實太保言秉璋可知王之秉圭太保拜而王荅拜可知王之祭
饗而亡與太保亦拜互見以相備
〇此太保降收則公卿以下皆出於

諸侯出廟門俟
呂氏曰廟門即路寢門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愚曰俟待
新王之出而朝後篇所言是也林氏曰後篇言諸侯入應門則此言出廟門俟者乃言其自廟
門而出於外以俟非俟於應門之外也
康王之誥
呂氏曰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
而誥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作書告后侯甸
訓太甲禮固有時而變也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之訓於居
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冕弁諸侯之戒於宅卹之日過矣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說見五子之歌○孔氏曰因事曰遂誥諸侯陳戒遂報誥之
林氏曰古人諒陰三年不言而康王受顧命及受諸侯之戒皆有報
辭蓋繼承大統與天下正始不得不有言以答之此外則不復言也
○愚曰尸天子曰遂誥曰報誥則
非專特發號施令不言之意已見矣

康王之誥唐孔氏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
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呂氏曰周之朝儀略見於此鄭衆注周禮謂王有五門一曰
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畢門以
諸門至此而畢也葉氏曰天子三朝外朝在雉門之內朝士掌之內朝在應門之內司士掌之燕朝在路寢大僕
掌之○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南面二公爲二伯各率其
所當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唐孔氏曰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葉氏曰西方諸侯而入左
東方諸侯而入右各有所從太保畢公之官也○呂氏曰列于左右北朝會分班儀也
○孔氏曰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新安王氏曰四馬曰乘一車用
四馬故也○林氏曰按詩中馬多言黃是黃馬者所貴也○唐孔氏
曰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
呂氏曰黃朱若
雜用玄黃之屬賓諸侯也呂氏曰王朝謂諸侯爲賓謂諸侯
之孤卿爲客○或曰賓當作擯

也。林氏曰奉圭諸侯各奉其所執之圭以授天子即輯五
瑞也兼幣謂兼以幣獻也唐孔氏曰成王之崩諸侯在京師者以來朝而遇國喪仍留未去也。
愚曰舉其奉圭與幣而致辭於王曰云云夏氏曰周禮合六幣行人以
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則以玉兼之以皮為幣則以璋兼之故周禮謂之合六幣
之兼幣上文既言布乘黃朱是以馬為幣也故曰兼圭以兼之。孔氏曰一二謙辭諸侯所以蕃
衛王室故稱臣衛奠贄也。新安王氏曰為天子守土故敢
執壤地所出者而奠贄。愚曰諸侯再拜稽首以進其贄也。
呂氏曰王新登寶位義嗣德不忘故答拜而受其贄
此非常禮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呂氏曰此朝會合班儀也周官外朝之法乃常朝之儀非新
天子朝諸侯之儀。林氏曰前者率諸侯朝王而召畢為二
伯故召畢率之以入此率羣臣戒王而冢宰司徒尊故大
保與芮伯咸進。張氏曰相儐相之人也冢宰司徒咸進率
羣臣將戒於王而相揖之然後各定其位位定然後羣臣皆
再拜稽首以進戒唐孔氏曰太保芮伯進言諸侯以下
也。林氏曰下文羣臣乃告無邦則知此之進戒諸侯百官皆在
。愚曰羣臣進戒而諸侯咸在則知上文諸侯朝王而王答拜之時羣臣亦在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
卹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
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林氏曰此進戒之辭。王氏曰言大邦殷見天命不足恃。
張氏曰天改殷之命令文武大受之。馬融曰羑道也說文曰羑進
善也。愚曰惟道是順能憂卹西土之民孔氏曰西土本其所起。新安王
氏曰此推文武得天下之由。王氏曰古以升遐為陟時成
王未謚故稱新陟王。林氏曰賞當其功罰當其罪無有不
合。戡說見西伯戡黎。呂氏曰戡定天下業垂後嗣。新安
王氏曰此推成王保天下之要孔氏曰成王以文武之業致太平惟成王之道
習聞當時之教已識其賞罰而賞罰既見於用而道德見於用之大者也。愚曰今王指康王敬者
德之大本召公言奠以敬德告成王今復言以告康王可謂
要言矣。孔氏曰皇大也。呂氏曰守成之主多溺於安
而無立志故告以奮振自強大戒我備無弛惰而隳壞我高
德之祖艱難寡得之基命不知畏天不知憂民不習世故不
自振起乃繼世者所同病故召公以精言之愚曰周家以仁立國至成王深仁厚
澤猶未康王以仁厚之質承平之後召畢慮其流弊以戒之康王承之故
以賞罰六師之說振起之所以預防其偏亦猶周公以詰戎兵告成
王也夫周之弊終於東遷之後可見猶太公言詰後世寖弱矣聖
賢已預見於未然之先此洪範三德所以為皇極之大用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
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
樹屏在我後之人
愚曰諸侯分布四方共治天下故所誥主諸侯而言王朝公
卿亦侯伯入為之告諸侯則朝臣可知。蔡氏曰康王在喪
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愚曰因其告而報之以誥
富者裒養之謂不則大而無外平則均而無偏博施濟衆至
仁之體也。孔氏曰不務咎惡致也呂氏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文武至仁不咎惡於人
於不待言而以言之者言其發則文武天地發生之心渾然專以發育長養為事。呂氏曰底致其至則無
毫髮之不盡齊信則無毫髮之不實。愚曰誠則形形
則著文武之仁極誠如此故能昭明於天下而不可掩羣臣
以賞罰六師告康王明君道之大用也康王以文武至仁誥
諸侯明君道之大本也互相發明。孔氏曰文武既聖則亦
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保安又治王家愚曰
文武尚賴羣臣之助況我豈可不賴爾諸侯爾羣臣以助乎。呂氏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謂

本頁原缺

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新安王氏曰畢公同姓故言父爲太師故言師稱父師而不名尊之至也先王成王也然謹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殷民之未頑者而遷之洛王[illegible]謂王城也王氏曰[illegible]聰明易以[illegible]

○唐孔氏曰歲星太歲皆十二年一周故十二年曰一紀父子易人爲世○吕氏曰文武數大德而受命言得之難周公輔相而綏定言安之難殷頑民尤難安周公先謹之遷于洛邑用使化其教訓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言教化浹洽之難○愚曰殷民係天下安危殷民化則四方無虞人君以天下爲體四方無虞則一人以之寧道無乎而不在世治則爲道之升世亂則爲道之降猶易言道長道消記言道隆道汚也○王氏曰道有升降故俗有厚薄俗有厚薄故政隨而

革今商俗已異於前不善其善者則民無所勸而爲善呂氏曰[illegible]

乃錯無虞殺道有升降曰復無私躬可小因所以維持之乎所以維持之政要以由俗[illegible]而後可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懋說見禹謨○垂拱說見武成○唐孔氏曰小物猶小事也勤小事則大者可知亮佐也晉語言文王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在文王時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也○吕氏曰畢公天下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盡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則非所謂顛沛造次於是者也惟勉於德者貫穉耋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間畢公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小若大罔不祗服父師之訓唐孔氏曰師法其言其德容之重衆瞻之孚養之非一日之積嘉績在先王之世

多矣今予惟仰其成歸重畢公將付以保釐之寄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愚曰敬命以周公之事曾元老也 夏氏曰此乃周公之事未終待公終之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丁但反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唐孔氏曰旌旗所以識貴賤故言旌別淑善慝惡也○表說見仲氏之誥○愚曰二十五家為里宅者所居之家里者所宅之里○新安王氏曰癉病也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孟子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孔氏曰殊異也○新安王氏曰民之所處在邑有里居之宅民之所耕在野有井田之疆旌別其善惡而表異其宅里所以顯其善者病其不善者以此立風聲而感動之 呂氏曰榮辱止於一時而風聲所傳流芳遺臭百年而未已 若猶有弗循訓教典常者則又異其在野之井疆 陳興起而新使不得與為善者並則待之加嚴矣○呂氏曰所以為是區別者非欲絕之乃欲使其能畏慕去惡歸於善 無垢張氏曰苟陳之時則不可盡為惡者梁禾易區別或反以惡者雖此時可施

申畫郊圻 音祈 慎固封守 始救反 以康四海

愚曰王城之外立四郊郊即商民所居之處○新安王氏曰圻郊也商民叛服係天下之安危雖世變風移亦不可不慮郊圻之界昔已規畫今申畫之所以防其侵越封疆之守昔已嚴備今謹固之所以防其窺伺如是則京師安而四海皆安矣 愚曰……

方將……京師不安……能安哉

政貴有恒 胡登反 辭尚體要不惟好 呼報反 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夏氏曰體要理足而言約也○愚曰政以常則純靖而不擾辭以體要則典重而不浮風俗所以厚好異則反是○唐孔氏曰靡靡相隨順之意 ……順利口捷給能從上意者為賢……人遂成風俗曰此亡國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之欲其變其俗也 蘇氏曰……

……呂氏曰欲公以淳厚樸願之化……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愚曰古之卿大夫功德顯著者則子孫繼世享其爵祿故移於奢奢莫知艱難少能由禮○呂氏曰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放蕩陵蔑有德悖天道虧盈而益謙則悖天道甚矣 ……有德者……則天道……門之俗侈衰門之俗者家之衰敝其化無不奢侈靡麗雖相去萬世實同一流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 怙音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 苦瓜反 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愚曰席猶藉也席寵惟舊言世祿之家也侈者放肆於欲無所不為者義制於理不敢妄為依怙其侈所以滅義○呂氏曰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從以服飾美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 夏氏曰其氣則淫其心則…… 殆將以惡終矣○愚曰傳曰侈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以約失之者鮮矣故怙侈則以惡終殷士有洛邑之教雖已收其放心然閑之則甚難 閑附也以木閑獸也 三山陳氏曰人之……而所以閑之者皆法制之謂哉曰教而已資財富貴厚而能遵教則不至於奢靡淫佚可以持身保家可以長守祿位可以養全壽命是能訓則永年

卷一一末、卷一二首三頁原缺

路以𢾗夕燕出入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賓客也田路木輅也田獵也鄙循行都鄙也○愚曰周禮止有大僕此言大僕正正長也蓋大僕下大夫二人伯冏其長也以其長羣僕近君之臣朝夕與人君居處而薰陶涵養君德故冊命焉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勑律反）惕（他歷反）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朱氏孟子注曰怵惕心驚動貌○孔氏曰厲危也中夜半夜也興起也○王氏曰人主流於邪僻而不自知者由所與居者非其人則思免厥愆在謹擇左右近習故穆王先言此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才用反）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昔在聰明說見堯典○齊聖說見微子之命○愚曰聰明自其資之生知者言之齊聖自其德充於極至者言之蓋心之謂忠其善之謂良（書說龍逢比干忠臣也皐陶益稷良臣也）侍陪侍也御御而用之也僕僕役也從隨從也忠良者必正人正人必忠良近習多傾邪故以正人言之咸懷罔匪無一人不然也承順而奉之也弼拂而正之也所謂將順匡救也內外之臣無一不正故無時而不承弼其君居坐也○王氏曰發之以爲警戒之謂號施之以爲法守之謂令○呂氏曰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令必先言近臣承弼之功而後繼以罔有不欽蓋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相（息亮反）以聖人不已之功也（愚曰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執大僕職分事言之）○愚曰敬者心之所由以存萬善之根萬化之原也聖人心純乎敬無往不在非出於勉強故形於政教無有不善下民祗若而順之萬邦之廣皆休美（呂氏曰出入起

下缺二頁

諸夏以贖刑若所謂四方司政典獄與有邦有土[illegible]
而併告天下之典獄者也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毛報反）荒（度徒洛反）作刑以詰（起一反）四方
愚曰惟呂命疑有缺文○呂氏曰百年耄荒乃倦于勤幾之
時[illegible]○
新安王氏曰揆度其宜○愚曰作制也○新安王氏曰詰治
也不曰治而曰詰窮其情而後可治○呂氏曰穆王作書於
既耄閱世故察物情熟矣古今折獄言之略盡用刑者宜盡
心焉○蘇氏曰刑必老者制之以其更事而仁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
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
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魚器反）刵（如志反）椓（丁角反）黥（其京反）越茲麗（力馳反）
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
于信以覆詛盟
林氏曰若古猶言若昔起語之辭○呂氏曰序書斷自唐虞
蓋文獻不足無所考證東遷之前大訓河圖之類尚藏王府
故三皇五帝之事尚見此書○蘇氏曰炎帝世衰蚩尤作亂
黃帝誅之（史記蚩尤諸侯也）○呂氏曰鴻荒之世渾厚淳厖開暴亂之
端者蚩尤也○張氏曰平民無罪惡之民○寇賊姦宄說見
舜典○唐孔氏曰鴟是梟類貪殘之鳥○蘇氏曰鴟義以鷙
殺為義如後世所謂俠也[illegible]○新安王氏[illegible]強取曰奪
物自至而取之曰攘欺詐曰矯[illegible]害曰虔○孫氏曰大至寇
賊小至矯虔○呂氏曰[illegible]力既盛驅納黨類平民無不
化於為惡故雖剿絕於黃帝而餘孽復為苗民○林氏曰苗
三苗之君曰苗民猶言殺人周人統一國言之也（唐孔氏曰以其[illegible]）

原缺一一二頁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蘇氏曰呼其六官大族而戒之林氏曰既戒其君又戒其臣○愚曰穆王深
知用刑之難故言之即多懼況用之乎○孔氏曰我敬於刑
當使有德者惟典刑○張氏曰今天佑相斯民故立司政典
獄之官使之爲天之配以在下而代之以牧民也林氏曰天命大受民吾所以教民
異配之也○呂氏曰無證佐者爲單辭聽之尤難曰明而復曰清
蓋無證故之至澄之又澄然後能不待證佐而坐照其情○孔
氏曰民之所以治由典獄無不以中而聽獄之兩辭刑獄清
則民治張氏曰以中而聽兩辭則直者得理曲者得罪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懼上下交得相從責賂安得相侵乎民之大
治也蓋如此○愚曰明清以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中不偏也家猶
藏也私家者私之所藏也○陳氏曰府藏聚物者也○蘇氏
曰辜功猶罪狀也古者論罪有功意功其迹狀也○林氏曰
報如報虐以威之報有是惡必有是報出乎爾者反乎爾者

書十二　十九

也○呂氏曰獄貨非所以爲寶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
辜罪之功狀終有時而償報以無尤而衆罪之至矣○孔氏
曰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無瑕張氏曰天罰昭然自古及今所不昧也不畏者一夕之頃之畏也○
愚曰罰獄而降罰非天道失中蓋獄者乃人命生死之所在
故也苟用刑失中而天罰其不極由播於庶民者無有令善
之政在於天下故也天罰不極而下疑有缺文○呂氏曰穆王之告高則望
之以天畀則防之以貨蓋克念罔念一息間耳○愚曰任刑
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爲主用法以中爲主前章已論
之至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
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孔氏曰嗣世之孫○愚曰司政典獄以職稱之也伯父童孫
以齒稱之也有邦有土以地稱之也官伯指其臣之大者告

之嗣孫指其初者告之互舉以致勤懇之意○新安王氏曰此書以諸侯來朝而布告前曰來有邦有士呼至前而告之也終曰今往言將歸國而勉之也○孔氏曰當何所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無垢張氏曰民各有得其中則必不麗於刑或屏民不能中惟加之以刑若以德導之耳○或曰非以德用刑而示民之中乎○愚曰此句結有德惟刑矣○呂氏曰屬綴屬也○愚曰用刑貴於明而明又戒於過察而失中惟哲人於刑乃獄辭之無窮皆推而屬於五者之極極謂盡而止也雖知其情之所極而所用之刑則咸適於中而不過所以有慶孔氏曰哲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世以其所斷屬於五極咸中而有慶所以然也○張氏曰五極五刑得其中也○呂氏曰五刑咸中然後有慶苟有一或偏則有所憾不得為慶矣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皋陶明是中者也穆王欲正之告報長中者也至末章所謂中猶無他義焉嘉者美之至也嘉師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萬善備具初無惡也故祥刑即此所謂受中有慶者是也○呂氏曰今受王嘉美之衆謹於此無使失其受養其可不監於此祥刑而忍輕戕之乎

文侯之命　周書

呂氏曰此書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已見於辭命之間矣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才但反作文侯之命

秬鬯說見洛誥○唐孔氏曰按史記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及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東徙於洛邑以避戎寇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之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圭瓚者酌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則槃之名也是以圭為杓之柄故謂之圭瓚○愚曰經言錫秬鬯弓矢馬序獨言秬鬯舉其重者也吳氏曰諸侯以能守其宗廟為孝故以秬鬯為重錫不足記○林氏曰書序言秬鬯而序言圭瓚互相備也○呂氏曰周書載以秬鬯錫其臣者凡兩見周公相成王致太平始有一卣之錫東遷之時視卜洛時何如也平王之錫文侯之受曾是以為足乎亦羞取之且傷之也無垢張氏曰使平王知[illegible]不殺豈為戮父者[illegible]自焚戎豈勝以報父讎而命文侯無有嚴之辭豈大義[illegible]初造國家故為此畏避將有時而為乎而在位五十一年[illegible]之不發於犬戎獨是於申侯孰報其殺父立己之恩[illegible]存此書但以著平王之罪也○夏氏曰古人謂書有文侯之命[illegible]無復弔之誥命然是書乃平王初年錫命文侯未必[illegible]天子之權而能自是振剛周道亦未至於衰何至[illegible]位且五十年其以不振故孔子斷自隱公而春秋作焉書序於文侯之命孔子蓋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意於平王也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唐孔氏曰晉唐叔之後與王同姓不曰伯父叔父而言父者親之也文侯名仇字義和陳氏曰天子於諸侯稱其名此以字稱其尊之也○明德說見梓材○新安王氏曰丕顯贊言其德之所成克慎著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呂氏曰古之[illegible]則升形則著于上下而興周家所以集大命之所以集[illegible]足以知之蓋生長保傅閫闈見所聞者皆習而不察[illegible]○呂氏曰一帝三王之書皆篇首曰欽明文思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終篇曰克謹明德昭升于上敷聞于下帝王之學[illegible]之際老師宿儒之傳與其[illegible]也降是則異端並作言帝王者始失之矣陳氏曰明德言文武集大命言文王蓋文王受命作周武王但承其志也先正說見君奭○愚曰昭事事其君者昭顯也事之極至故能昭顯文武雖聖亦賴先正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皆無所違背故文武在下諸君為平王之祖者得以安於其位唐孔氏曰[illegible]言此得賢之力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愚曰平王歎而自傷言已嗣世造爲天之大罪戾○呂氏曰犬戎之禍西周之亡實幽王之愆平王過則稱己猶有周家忠厚之遺也○新安王氏曰戎寇戎也易曰有戎勿恤○孔氏曰純大也○林氏曰王室中圮資用惠澤及於下民者殄絕矣如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者也資澤既殄則民心去故夷狄乘間侵害我國家其禍甚大（愚曰殄猶所侵害過甚）一言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壽考俊德在其服位（張氏曰既無老成之人又無俊德之士○詩曰無競維人周室所以至此者以無人故也）○孔氏曰伊誰也○愚曰在位之臣既無可分憂寄者內顧己才又不能勝其責惟曰四方諸侯之在祖父行者其誰當憂恤朕躬乎又歎而思諸侯若有功于我一人則我可以永安在位矣（孫氏曰就悲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孔氏曰顯祖唐叔○夏氏曰爾祖有功周室今爾有功於我是汝能昭揚其祖也○愚曰幽王失信犬戎之難諸侯莫有至者文侯始以身爲天下倡取法文武之道以勤王室○呂氏曰會者合之使不離紹者繼之使不絕○孔氏曰汝辟乎王自謂也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繼先祖之志爲孝（王氏曰言使己不失天下以祀其先王）○蘇氏曰多所修完扞衞我于艱難○王肅曰如汝之功我所嘉也○呂氏曰文侯未必能真若此平王當想望之時得文侯扶持之飢者易爲食故許之不知其過平王之失大抵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徒延頸以望諸侯之拯救而不思自強以進君德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孔氏曰師衆彤赤盧黑也○卣說見洛誥○陳氏曰以其能承於先祖故賜之圭瓚使得以爲秬鬯以其有功於征伐故賜之弓矢使得以專征（葉氏曰觀禮諸侯來朝天子饗之賜以車服此常禮也及獻王所獲而獻其功於是有加賜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此非常禮也）○愚曰古者賜馬單用四馬必備純色又小大相稱故言四匹匹偶也○柔遠能邇說見皋陶謨○陳氏曰小民難保故欲惠以利之康以安之○王氏曰簡者察賢否功過而辨之之謂恤者憂而念之之謂簡之者義也恤之者仁也有國然後有都言都則國可知○呂氏曰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君臣釋然遂自以爲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賚爾秬鬯弓矢功已報矣曰柔遠能邇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君臣如此周之所以終於東乎

費誓

愚曰孔子定帝王之書而侯國之事如伯禽之誓師秦穆之悔過足爲後世法故附於末焉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音祕）誓
唐孔氏曰伯禽爲魯侯名成王即政始就封于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寇魯（林氏曰魯在禹貢徐州之境其地南抵淮徐戎淮夷蓋錯居魯之境內○孔氏曰此戎夷雜居中國帝王之所羈縻秦始皇逐出之○詳見或問）戎夷在魯之東故魯東郊之門不敢開（孫氏曰國外十里爲郊）○魯侯征之師會於費地而誓（蘇氏曰費在東海郡費縣呂氏邑非魯東郊以蓋當時駐兵於費）○呂氏曰夏啓初嗣位遭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遭徐夷之變一曰誓師若老於行陣者蓋大禹周公之家學本末具舉而無遺也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户瓜反)聽命徂茲(絶句)淮夷徐戎並興(絶句)

孔氏曰譁喧譁也。愚曰徂往也徂茲往此所征也今夷戎並興(序先戎而後夷經先夷而後戎或者小大首從之不同而各有所主歟)

善敹(了彫反)乃甲冑敿(居表反)乃干無敢不弔(音的)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孔氏曰敹簡(唐孔氏曰敹謂穿徹也)乃汝也。甲冑說見說命中。孔氏曰干楯(常準反)敿施楯紛也(唐孔氏曰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弔至也。唐孔氏曰備具也每弓百矢(蘇氏曰古人用重弓防損折)。孔氏曰鍛鍊礪磨也(唐孔氏曰凡金爲兵皆須鍛鍊鋒刃之兵非獨戈矛互文通稱也。愚曰金鐵鍊而後堅故以鍛言鋒刃磨而後利故以礪言)。呂氏曰伯禽殄殲敵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除道路次嚴部伍次立期會此治戎備也甲以衛身冑以衛首干以扞蔽皆自衛者長兵用弓矢短兵用戈矛鋒刃皆攻人者先自衛而後攻人

今惟淫舍(音捨)牿(工毒反)牛馬杜乃擭(胡化反)敜(乃協反)乃穽(在性反)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呂氏曰戎備既修則師可出故繼以除道路。孔氏曰淫大舍放牿牢(鄭氏曰牿牢閑也)言放牧(呂氏曰不用兵則馬在閑廄用兵則牛駕車馬服乘皆散於外)杜塞擭捕獸機檻敜窒穽穿地陷獸(呂氏曰擭此則險阻屏翳有害師行者無不除治矣)。愚曰傷牿謂傷牿之牛馬(唐孔氏曰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

馬牛其風臣妾逋(布吴反)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音袁)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呂氏曰師旣出則部曲嘗嚴比嚴部曲也。賈逵曰牝牡相誘曰風(唐孔氏曰言相逐放佚)。孔氏曰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新安王氏曰部伍無辨人盡屬於自將裨大夫爲偏裨或有寇女從行)。唐孔氏曰逋亦逃也。孔氏曰勿敢弃越壘伍而求逐之祗敬復還商度賚賜也(呂氏曰商度輕重而賞之)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盗皆有常刑(呂氏曰師行紛遝雖非常時必由之道也非惟且鎮之以靜故戒其勿越逐若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惟使之各守部伍則潰亂者徐將自止此出師鎮亂之法也人誘於利復之賞懼於不復之刑則潰散者不召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本部不敢離旁它部不敢攘亂何潰亂之有哉)。寇攘說見呂刑。夏氏曰潛入盜物曰竊以言引人曰誘。新安王氏曰卑墻曰垣常刑平時所行之法不以軍行加重(呂氏曰此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亦因剽掠失部曲爲敵所乘)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直里反)乃糗(去九反)糧(音良)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呂氏曰部伍嚴則兵可用矣故於此立期會戎夷並興今獨攻徐戎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先攻之也。蔡氏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言征則是承王命率諸侯以征之。孔氏曰峙儲峙。愚曰糗乾糧。孔氏曰逮及大刑死刑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音貞)榦(工翰反)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音恭)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唐孔氏曰指言魯人明更有它國之人鄉在郊內遂在郊外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大司徒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是一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遂人職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掃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徒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呂氏曰西寇勢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唐孔氏曰楨榦擬築之用楨當牆兩端者也榦在牆兩邊者也。孔氏曰但稱魯人峙其楨榦道近也(張氏曰上之糗糧有及於它國可知矣)。夏氏曰築壘壍爲捍禦以備不虞且攻且守萬全之策也(呂氏曰攻築同日者攻方繫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呂氏曰無餘刑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謂降死刑一等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初俱反)茭(音交)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說文曰芻刈草也茭乾芻也。呂氏曰糗糧人食芻茭馬食

祓禳禁尤急故其刑不同○林氏曰刑非聖賢所忍言至用兵則不厭於三令五申所以重戎事而全民命也○王氏曰待之以可畏之刑然後人從令從令然後可以勝敵勝敵而後人免於死亡而宗社可保則仁民之大者此雖然先王不得已而用兵其於刑必使人易避難犯申喻至勤而後加焉故雖嚴而人不怨也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色類反師敗諸崤戶交反還音旋歸作秦誓

蘇氏曰穆公名任好襄公歡文公子○愚曰崤晉阨險之地杜預曰殽在弘農澠池縣○唐孔氏曰秦鄭路經殽澠而東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氏傳初晉文公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秦伯說與鄭盟使杞子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亦去之三十二年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遂滅滑而還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襄公墨衰絰以敗秦師於殽獲孟明西乞白乙以歸襄公之母文嬴秦女也請而歸之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按公羊穀梁傳諫伐鄭哭師百里奚亦在焉○呂氏曰潛師襲鄭書法宜曰襲而曰伐發其謀也師未加鄭移兵滅滑書法宜曰滑而曰鄭誅其心也秦不伐晉而襄公敗之乘人之隙者人亦乘之也愚曰言崤以見晉公之貪而忘險還歸作誓傷於外者反於家動心忍性將進於善也胡氏春秋傳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秦穆悔過推是心以往便可進於帝王夫子取此書附於帝王之末所以誘進天下皆可至帝王之域也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唐孔氏曰士羣臣通稱○譁說見費誓○愚曰誓告告之以也民人也○孔氏曰訖盡若順盤樂也○愚曰人盡自順是理則多盤樂或曰若是謂順其理也○董氏王若曰為善康樂○呂氏曰惟人不能皆然此為患之所由生公若以刑日取敗乃不順理所致○孔氏曰順理固多樂然見人有非理而責之此無難也惟己有非理受人之責即能改之如水之流下是惟艱哉呂氏曰受人之責苟私意有毫髮之未盡則聽諫必有毫毛之齟齬消除淨治俾略無扞格亦如順流豈易乎哉非真自克者不能為此言○愚曰此皆古人之言深切公之病故公舉以為羣言之首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愚曰逾過也邁行之遠也弗猶不也憂歲月之迅逝若不再來恐追悔無及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王氏曰古之謀人謂以先王之道為謀者孔氏曰謂蹇叔等也今之謀人謂苟一時之利為謀者唐孔氏曰謂杞子等也○呂氏曰忌語辭也如

抑忌之類公自述其過謂非不知其為古之謀人徒謂其不能就己而違之非不知其為今之謀人姑樂其順己而親之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孔氏詩疏曰老人髮白而復黃○孔氏曰前雖則云然今庶幾謀問此黃髮則無所過呂氏曰尚者庶幾而不敢必用力如難者之言

番番音婆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許乞反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張氏曰番番老成之稱新安王氏曰皤老人白貌與皤字通用○旅膂通用說見君牙○孔氏曰愆過也○張氏曰有者納用之也蘇氏曰不弃之謂有仡仡壯勇貌○夏氏曰不違中的合度無有違失○馬融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說文曰諞便巧言也○新安王氏曰諞言能變亂是非雖君子亦為之變志易辭○蘇氏曰皇暇也

多如人以言之多之多○張氏曰尚有良士務德不務力也林氏曰指賢叔百里奚之徒勇夫不欲尚謀不尚技也愚曰指孟明等也不多有論言貴善不貴言也林氏曰指杞子之徒○呂氏曰穆公之心一復事乎曰前老成之人以好勇之徒而一變方寸無所復開而不復萌邪佞之餘雖自此始無欲其絕去本根而不復萌當以事者方月此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介音斷斷猗無他技斷丁亂反猗於宜反他吐何反技其綺反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三山陳氏曰昧昧有深沉之意○新安王氏曰微小曰介○呂氏曰斷斷專慤貌○葉氏曰猗語助○呂氏曰昧昧之思深潛篤至故言君子小人之情狀甚真言治亂之狀其次小知者大受之賊斷斷無他技則賊之者寡矣故其心廣大易直休休然其如有容固心之本體所以迫隘忌克者小知賊之也其如者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愚曰美士曰彥通化曰聖技藝之末也聖德之盛也合小大而言好又甚於若己有矣○夏氏曰口之所稱有限心之所好無窮○愚曰是真實能容非勉強也○黎民說見堯典○張氏曰亦者有彼而又有此之辭愚曰亦又辭也而含不盡之意○孔氏曰職主也○愚曰好善之至如此則才德並用流澤無窮亦職有利其言其利益也呂氏曰斷斷猗無他技百里奚在秦而猶曰如有一介臣當是時此而於二三臣者有所未見乎當是時穆公得自解於大人而侯以贖孔之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冒莫報反惡去聲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孔氏曰冒蔽疾害也○愚曰惡憎違背也不達俾才德者不得通達呂氏曰小人之妒君子不惟疾之惡之違之而愚百計排陷之不已而其心然不已○孔氏曰殆危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林氏說一人如彥聖如孝林甫○禮記大學一介作一个猗作兮是能作寔能亦職作尚亦曰作娼不達作不通

邦之杌隉杌五骨反隉五結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張氏曰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之圮壞○愚曰榮木茂盛也○蘇氏曰懷安也○夏氏曰邦之不安由用一人如後所稱者邦之安榮亦賴一人之慶如前所稱者○愚曰穆公深悔前日用人之失故思得有容之士爲之輔相也新安王氏曰穆公作誓之後二十有二年有伐晉之師三年有令狐之師七年有伐晉之師十二年有河曲之師兩國暴骨春秋所深畏者盡過而不得救其罪悔過美意書亦不得寔其言也

書卷之十二終

書集傳或問卷上　陳大猷

大猷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爲或問其有諸家駁難已盡及所說不載於集傳而亦不可遺者併附見之以備遺忘然率意極言無復涵蓄辨論前輩有犯僭妄因自訟於篇首云　大猷謹書

堯典

或問堯舜禹湯先儒或以爲名或以爲謚何也曰陳氏謂觀師錫帝曰虞舜曰格汝舜曰來禹咨禹曰棄曰皐陶曰咨垂曰咨益例以名命之則舜禹當爲名舜禹爲名則堯亦名也檀弓曰死謚周道也至周而後有謚雖論語曰予小子履履爲名則湯亦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乙改爲履此則不可知

或問堯典孔程二說如何（孔氏曰典常也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程氏曰典則也上古因時爲治未有法度典則至堯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其治可紀故書稱典）曰二說皆善但孔專言常則不及可法之義專言道則不及政事可法之旨程專言法度非惟不及可法之意然言法而不及道未免舉小而遺大曰典訓常又訓法一字二訓可乎曰一字數訓者多矣惟其能常是以可法惟其可法是以能常曰夏氏謂以堯舜之事載之典籍故爲堯典舜典先儒亦取此說如何曰文籍所以謂之典籍者以其籍可爲常法故以典名之而非謂典即籍也猶六經謂之經者以其書可爲萬世之經故以經名之而非謂經即書也如以典籍言則百篇皆典籍也豈獨堯舜之書爲典哉

或問堯典爲虞書闕疑何也曰孔氏以堯典爲虞史所追錄故謂之虞書按左氏傳引舜典大禹謨皆云夏書舜典亦載舜陟方乃死竊意舜典禹謨乃夏史所追錄故夫子未正之之前止謂之夏書舜典爲夏書則堯典爲虞書明矣今舜典尚誤之爲虞書則是夫子所正也夫子既正舜典禹謨[illegible]得不正堯典爲唐書乎夫一代之書必當題一代之名班固作前漢史於後漢時止謂之前漢史未嘗題爲後漢史也陳壽作三國志於晉時止謂之三國志未嘗題爲晉志也況夫子斷自堯典以爲百篇之首豈應獨仍其舊而不正其名哉意其必有舛文也或謂堯典舜典禹謨皆謂之虞書以見三聖守一道夫三聖守一道豈以是見哉此則不必辨

或問呂氏謂二典如易之乾坤何也曰乾坤二卦天地之道備矣其餘六十二卦皆乾坤卦內之事件耳二典之書爲君爲治之道備矣其餘諸書皆二典內之事件耳明道謂詩之二南如易之乾坤亦以其包括一經之義而冠一經之首也

或問聰明諸家說如何曰諸說不出兩塗泥於字面者則以爲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說其字而不及其意豈堯舜之外它人皆聾瞶乎放於義意者則以爲洞達無方說其意而不及其字則聰明何以即視聽而言乎蓋聰明乃譬喻智慧之辭古人立辭如此者極多如防閑本末萬菅綱紀等字皆是假物以譬事唐孔氏兼此二義其說確當曰既然矣子復注其說何也曰唐孔氏但言聖人之智慧而不及智慧之極則神智洞徹無所不聞無所不見之說又所以補孔氏之未至也其他附注多此類後不盡載

或問曰若稽古帝堯程說如何（程氏曰若謂堯典之辭也史氏紀載世之事曰稽古之帝堯其事曰云云）曰書當以古文爲正劉說爲善然程說亦非諸家所及

或問東萊謂敬乃百聖相傳第一字其義何如而人之於敬若何而用力耶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蓋心者神明之宗也所以具萬理鑑萬物應萬事是爲斯道之統會也故天地廣矣而此心包乎天地鬼神幽矣而此心通乎鬼神八極至藐此心

倏然而可遊萬里至遠此心俄然而可到斂之不盈握舒之彌六合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天下之至神也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不在焉泰華當前而目不見雷霆震右而耳不聞不火而熱不冰而寒須臾有閒天壤易位孰主其主而宰其宰哉亦曰敬而已敬者心法也即文王所謂宅心也即孟子所謂存其心求放心也即揚子雲所謂存神而神不外也即程子所謂主一無適心常在腔子裏也即上蔡所謂常惺惺法也即和靖所謂此心收斂不容一物也靜亦靜動亦靜無內無外無將無迎其處也泰然其立也卓然其豁也洞然其止也凝然其照也湛然一塵不留萬境呈露由是而誠意正心由是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聖學之功用可全矣然學者非不知心之當敬敬之當務也然心每未能以純乎敬者由知敬之爲敬而不知所以爲敬

則悍其難而莫適其安者皆是也蓋宅心即是敬非以敬而宅其心也存心即是敬非以敬而存其心也存神即是敬非以敬而存其神也以敬律心則敬與心爲二物交戰而不相入而心反病矣是添却一重公案也是有事焉而復正也是積磨鏡之藥於鏡而反以病鏡也捂而不舒物而不化乃此心已非本然之心矣尚足以爲敬乎相去一毛間千山復萬山（此火微得將手縛脚若澁生受底敬邦微不得語拘拘肅肅雖從容自在底敬）劉子曰敬在養神夫不曰以敬養神而曰敬在養神者謂存養此心之神自作主宰不使昏散走作此即是敬不在他求也劉子之言又所以爲論敬之要也與貫乎熟之而已（養得神後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融澈如淑景初春天君自然清整百體自然理順言不是撐拘肅雖從容自在底敬）必循此而實用其力然後有以體此而實識其味苟知空言無益於得也

或問安安先取王說（王氏曰理之可安者聖人安而行之）後乃取陳說何也曰安安乃承上文欽明文思而言朱氏語錄謂安安乃重疊字蓋以上四者出於自然而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言安安以極狀其安行之妙非有一毫之勉強也王氏雖說得兩安字然上言理之可安者則是於欽明文思之外別言理而下安字其味又未免失之薄也

或問孔氏以能訓克以至訓格而子所釋不同何也曰凡訓詁以一字訓一字多得其近似未必皆究其全欲人自以意體會之耳克本訓能又訓勝惟其勝之故能之晦菴亦以爲克雖訓能然能字不如克字有力故曰實能勝其事之謂克格于上帝感格幽明皆極其至之意大學格物晦菴以爲窮至其極處故曰極其至之謂格光字訓廣訓與訓明必包此三意而後光字意味方全故曰與廣光明之謂光如懋字訓詁止訓勉吳氏謂懋不必皆訓勉如時乃功懋哉予懋乃德

皆有豐盛之意故曰勉而茂之之謂懋俊字訓大訓敏故荊公以爲大而敏之之謂俊此類後多不載

或問格于上下林氏際天蟠地之說如何曰際天則但與天相際而無峻極于天之意蟠地則但見深入而又未兼廣博之意也

或問克明俊德諸家多以爲堯自德如何曰上文言欽明光被已載堯之明德不應於此又言伊川東萊舉中庸九經之序尊賢在親親之先可謂有據兼經言俊乂俊民俊有德並是賢俊之稱俊之爲義非所以名聖人之德也曰然則大學言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非歟曰經傳所引經文姑借以發明己意非必盡與出處之意相合如於緝熙敬止詩之本旨止字只訓助語而大學乃以爲知止之止禮記中此類極多固難相律然此俊字止訓大亦豈所以名聖德哉

或問九族兼二說何也曰孔氏高祖元孫之說正矣然角弓頍弁之詩刺幽王不能親睦九族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婚姻甥舅母妻族也周官六行兼孝友睦婣晏子言使吾父族無不乘馬者母族無不足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秦漢間說三族亦指父母妻族爲言則孔氏之說似失之狹歐陽夏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之說廣矣然不本於同出高曾以爲重似失之泛二說並存可也然歐夏之說父族四則以父五屬之內一也以父之女昆弟已之女昆弟及己之女適人者及其女之子居其四焉抑不知諸女已在父五屬之內了雖曰有服紀之可言未免失之支離以意度之則父族四者恐只是親與從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如此則與今世之五服孔氏所謂同出高曾之說一同母族三者則母之父、母族及母之姊妹族也妻族二則妻之父族母族也或以高祖曾孫非己之所及見而病孔氏之說則其陋不待辨矣夫高曾謂己所同出之派下耳至元孫曾孫則又以己爲曾高此即今五服之制古所謂小宗五世則遷者也豈必以其己之所盡見哉吳氏之說雖經無明文然亦不可不知吳氏曰九者數之極九王者於親無所不親之制同姓之國皆所當親也

或問百姓之爲百官族姓何也曰唐孔氏謂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按史記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上古必德位尊顯者始得姓故百姓多指百官其後人皆有姓故百姓多指民然亦觀其所指如何孔氏以此百姓爲百官者非特下言黎民不可重複然經言俊民用章五服以章有德與天明明在下庶明勵翼皆是指臣而言若以平章昭明爲庶民之事則非辭矣曰上既以明俊德爲用賢而此復言平章百姓猶非重複乎曰克明俊德是舉未用之賢兼在下者言之也平章百姓是正已用之官即在朝者言之也正如中庸言尊賢親親而繼以敬大臣體羣臣耳所謂正百官以正朝廷者也荊公曰親九族之道賢者同能輔有不肖也則與事乎平不責以事不親其功則無事乎平章亦誤平章百姓一語足以槩盡舜典咨四岳而下半篇之義率百官君帝之初一句足以槩舜典即位一節之義林少穎謂聖人之言約言之雖一語不爲寡詳言之雖百言不爲贅此後世能言之士所以莫能加也

或問羲和諸家以爲氏夏氏以胤征言羲和湎淫以爲羲和乃官名何也曰羲和蓋始以氏居官而後世因以名官亦猶伶氏掌樂而善後世遂以樂官爲伶官也

或問晦庵謂古字宅度通用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去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曆耳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星此說如何曰此即蘇氏之說然既職在曆象又宅於四極則所謂度日景之類不言可知王肅之說已包之矣亦猶林氏以賓出日餞納日爲候昏旦驗晷刻以作曆也然彼說可以包此意而此說不可以包彼意也

或問暘谷諸家皆祖孔說子獨取王說何也孔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曰按洪範兩暘相對王氏以日出爲暘當矣唐孔氏推孔說謂陰闇而陽明故以暘爲明而不言所據字書中暘字亦不訓明蓋孔對昧谷而言故以暘訓明要不如王說之正

或問孔氏言中星與林氏異如何曰考論中星當以林說爲是林曰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而孔氏以謂七星畢見不以爲中星故唐孔氏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而入於辛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

午氏旁在巳昏尾在辰仲秋之月日在角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仲冬之月日在斗入於申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在巳畢觜參在辰信如孔說則是鳥火虛昴當分至之昏皆見於巳非正午也何以爲四方中星哉王肅覺其非遂謂宅嵎夷孟月也日中日永宵中仲月也鳥火虛昴季月也此說並與天家偶合然分孟仲季非書之意蓋二孔王肅皆不知曆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按曆家自北齊向子信始首知歲差之法以古曆指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其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以日會月在某宿求之中星宜其不合矣故唐一行云月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而沈存中亦云堯典曰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以是知歲差之法乃曆家之所通知特先儒未之思耳蔡氏曰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皆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亦未爲精密也

或問厥民夷蘇氏謂農事至秋稍緩老弱可以漸休故曰夷程氏謂秋成民獲之樂而心力平夷子從程說而刪去民獲卒歲之樂一語何也曰二說皆善但蘇則主民力而言程則主民心而言除去民獲卒歲之樂一語則語意圓而無不包矣此類後不盡載

或問諸家所言分至晝夜刻數不同何耶曰唐孔氏謂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短四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中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之出沒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晝則晝多於夜復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秋分晝亦多夜五刻此不易之法也然按今曆日分至晝夜刻數則與馬融之言同意亦以日之出入分晝夜歟

或問諸家皆以歲一周爲朞孔氏曰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諸家皆祖孔氏說而子謂朞三百六十六日以爲指兩冬至而言何所據乎曰此出洪範疏以百中經考之每兩歲冬至相去必有三百六十六日二十四氣皆然不然則有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中間有閏無閏皆然此其可攷之明據也一刻諸家之說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每日行天一度則是欠周天十一度四分度之一是欠十二日也當日行天度不盡而有餘剩之度則可何以謂之餘十二日乎三年之天度三十三度四分度之三是以閏一月使日行天度所欠之數而補有餘分也蔡氏之言大與舊說餘其意一同但餘字不分曉兼諸家之說於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一句文義未順也

或問東萊滔天爲衍文何也曰林氏謂蘇氏以滔天爲滅天理則與下文滔天爲二義孔說與下文義同矣然謂洪水際天滔滔可也東萊亦云滔天其義不通故齊唐謂誤此二字而晦菴以爲衍文也

或問林氏祖史記以瞽瞍爲其無目而病孔說何也曰孔說恐必有據若果無目則何以能肆其頑惡所謂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何自見之而允若耶

或問曾氏說釐降謂舜於二女嫡庶之分理之使有辨帝女之貴下之使不驕如何曰釐者凡事理之使皆當理也降者使降心下意以相從也非止正嫡庶去其驕而已

或問王氏以釐降爲下嫁李氏以欽哉爲堯戒女晦菴兼取其說如何曰林氏謂此說亦通但如此說則一篇所載惟及乎堯之妻舜而不及乎舜此說是也曰呂氏說嬪虞之事不載何也呂氏曰以頑嚚之親少有不到則貽其怒以天子之女以行不盡則貽其不足一則至愿在側一則至貴在後左右皆陷穽事父母則妻子之間必有不盡安妻子則父母之間必有不足此人至難處處曰此但說得舜自身中所處

之事未說得舜能使二女亦會處此事也故移注於我其試哉之下汝績于虞之下則未盡也

舜典

或問歷試諸說如何曰東萊之說至矣陳氏及新安王氏之說雖未免以後世事體論聖人亦不可不知陳氏曰古人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況舉天下而授之匹夫不求其有以服天下之心安得天下之無異哉。王氏曰歷試之後德業彰著天下心服則授之者公而居之者安

或問三山陳氏勳華之說如何陳氏曰堯謂之勳舜謂之華皆以其可見者言之也曰林少頴謂舜言華堯言光此說已善堯居帝位成功爲大故先言放勳舜方登庸未有功可言故不言勳而先言華也

或問左氏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此事當在歷試之時而書以爲舜自爲之何也曰堯以五典百揆之事試舜而舜能舉賢以爲之則亦無異於舜之自爲也

或問史記載烈風雷雨弗迷如何史記謂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孔氏因之以爲洪水爲患舜使舜入山林相視雷雨大至衆皆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林氏曰史記言涉於妄怪自謹徽五典以下皆是試舜之事則納于大麓亦是試之則試之時安知天之必有烈風雷雨而觀其迷與不迷者乎呂才曰天欲驗舜則當使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休光景星上下相應何至爲烈風雷雨使其恐懼至不迷而後驗其異之人目將以舜爲得罪於天矣要之必是如孟子所說主祭之事但世代久遠不知大麓爲何地耳

或問孔氏以在璣衡爲審己當天心與否如何曰林氏謂歷試諸事已足以驗天人之並與矣使其不當天心不待人望則不授之而已既已授終文祖乃始審天心使七政有失度則將奈何古人授受之義不然也此說是此後有去取照然可見者不復盡辨

或問七政諸說如何三山陳氏曰日月五星在天之政也。唐孔氏曰以人之所取正也。葉氏曰吉凶各有異政得失由政君之政也。王氏曰七者所以齊正四時作萬事也曰陳說葉說主天而言政唐孔說王說主人而言政然主人而言要不若主天而言但葉謂正四時作萬事則不然日月五星所以成歲功豈止正四時而已不若陳說爲當然猶未明故推其意而足之曰人有政耳天豈有政乎曰此乃譬喻之辭猶五星謂之五緯星豈有緯乎以其變動異於經星故謂之緯北斗謂之天樞天豈有樞乎以其持造化之綱故謂之樞日月五星司天之政亦猶人之有政也故以政言之耳唐孔氏說亦微有意故附見之

或問日月星之所以光者如何曰凡氣之精英者必有光日月星蓋精氣之上浮者耳人之目亦然日月者陰陽之精氣也五星者五行之精氣也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

或問渾天之說如何曰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陸績曰天實渾倫之氣其行度本不可知但星宿分爲度限每宿各有度數合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道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斜而迴轉此其大率也。陳祥道曰天繞地而轉一晝一夜適周一匝又超一度天左旋日月違天而右轉日一日行天一度月一日行天十二度強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磨

上而右轉，磨轉速而蟻行遲，故日月爲天所牽轉，至於日沒日出，非日之行，乃天運於地外而日隨之出沒也。○朱氏楚辭注曰：天積氣耳，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中乃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旋轉，愚躬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兀然浮空，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何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天，其圜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無復有涯矣。○河南邵氏曰：或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

或問六宗諸家多取張髦之說。新安王氏曰：洛誥言禋于文王武王，則宗廟亦可言禋。○孫氏曰：類上帝，祀天神也。禋六宗，享人鬼也。望山川，祭地祇也。○王氏曰：天子事七廟，於地不言大示，於人不言太祖，於天不言日月星辰，以地示人鬼之及六宗、山川，則天神之及日月星辰可知也；以天神之及上祇，則人鬼地示之及太祖、大示亦可知也。於天則舉尊以見卑，於人於地則舉卑以見尊。林氏、蘇氏取孔氏之說。林曰：七世之廟，自太祖而下謂之六宗則不可。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必有德者始宗之，如商之三宗是也。若以三昭三穆爲六宗，則七世之廟非宗，古無是理也。○蘇曰：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於餘廟，豈有獨祭太祖於羣七政之前，而祭餘廟於類帝之後乎？如何？曰：林氏以昭穆不可言宗，夫祖宗專言，而分別之則有功德之辨，泛言之則自祖而上皆可謂之祖宗，如大宗、小宗皆稱宗，祖廟則稱宗廟，器則稱宗彝，豈必有德然後始謂之宗乎？以三昭三穆爲六宗，於義亦通。蘇氏謂受終祭太祖而不及六宗，類帝之後祭六宗而不及太祖，以是爲疑。夫謂受終祭太祖，則并告六宗可知；後祭六宗，則并祭太祖可知，蓋先後互見耳。蘇氏不疑類帝而不及地示，謂可以類推，顧於文祖六宗疑之，何也？曰：若是，則受終與禋爲兩祭，宗廟不幾於瀆乎？曰：先是受終，後是告攝位，或是二事，亦猶今士大夫前是受差除告廟，後是交割祭廟，亦何慊乎？此二論皆未足以病張髦之說，要之以昭穆爲六宗，終是經無明據，而孔氏之說有合於祭法及家語，故以孔說爲主，而附張說焉。

或問漢儒六天之說，謂天皇大帝又有五帝五行精氣之神，夫天無二日，王尊無二上，二猶不可，況於六乎？曰：趙伯循曰：禘必及五帝者，五帝功多，遂爲五方之主，即月令其帝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帝是也。以其功高，故歷代肇於四郊祀之，次於天也。

或問祀上帝不言地示，何也？曰：蘇氏曰：凡祀上帝必及地示。春秋書不郊猶三望，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禮成於一日。祀山川而不及地，理必不然，是知祀天必及地也。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以來學者攷之不詳，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時祭帝，汾陰祀后土，王莽始合祭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否，唐明皇始下詔合祀，以至于今，學者疑焉，不知祀天必及地，蓋自舜以來即然矣。

或問程說日覲四岳羣牧如何？程曰：既月，則四方諸侯至者衆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非如常朝一期會於一日也。曰：四岳在朝之大臣，羣牧不過十餘人，所以日覲者非止爲其來之不齊，蓋數朝見以圖政也。

林氏非唐孔氏正新君之說，甚善，附見于此。林曰：唐孔氏謂五瑞斂而還之，若言舜親付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說附善，然謂之正新君之始則不可。孟子言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使舜正名爲新君，將何以奠堯乎？孔氏此言蓋近於孟子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

或問五禮孔氏以爲吉凶賓軍嘉之五禮，諸儒多從之，今從程說，何也？曰：陳少南推程說曰：修五等諸侯之秩序，故以贄定其等差，非謂修五禮而又修五玉也。愚按五禮依程說，則於下文義順，如孔說，非惟下文斷續，而於諸侯事亦不甚相切。夫既定諸侯五等之禮，則吉凶賓軍嘉之五禮皆在其中，而

纘禮易樂改制度易服色之事皆可推矣
或問五玉孔程諸家皆謂即五等諸侯所執之瑞而新安王氏則以五玉爲贄而與五器共爲一物何也曰以理推之不應以所執之瑞而爲贄新安王氏辨據已詳按周禮大宗伯及小行人言五瑞則曰元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而大宗伯言以玉作六器則曰蒼璧黃琮青圭赤璋白琥元璜與小行人所言六幣圭璋璧琮琥璜同注云六幣所以享也則五器非五瑞明矣
或問羣后四朝孔云各朝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何如曰林氏曰諸侯各朝于方岳上文肆覲東后如岱禮如初如西禮已備言矣不應於此又言信如此說則是諸侯惟朝天子于方岳而未嘗朝京師也必無是理曰四朝爲四年一朝固然矣然三說不同何也曰葉氏謂侯綏要荒各年一朝四年而

周是一歲朝一服之侯也夫聖人詳內略外要荒之君政事尚從疏闊豈與侯綏之諸侯均責其四歲一朝乎周官止言六年五服一朝而不及於四服記言四塞世告至正爲此也孫氏謂甸服之君朝夕見焉故無朝覲之禮夫唐虞甸服不以封至侯服始有采謂甸服之有君已不合矣至謂侯服一年一朝則是侯服四年之間四朝也以綏服二年一朝則是四年兩朝也要服三年一朝則不及四年而朝也惟荒服爲四年一朝其餘之四朝之數皆不合兼要荒必無四年一朝之理曰然則鄭氏所謂其間四年四方諸侯來朝于京師其詳可得聞歟曰此固不可強爲之說或是一年朝一方之諸侯如巡守之分四方亦未可知而要荒恐未必與也此當闕疑曰孔氏謂堯舜同道舜攝如此則堯可知如何曰舜攝位之政凡三事定巡狩朝覲之禮肇十二州封域之制正刑流赦贖之法以此二事參之疑巡狩朝覲亦有所參定也
或問王氏說封山則材木不可勝用濬川則穀米不可勝食張氏推其說以爲此王道之始正合孟子之言何如曰合孔陳二說已善肇州封山濬川皆疆理地勢之事故連言之王說乃虞衡之職不應言於肇州之後兼如王說則是盡禁天下之山而非止於名山濬川亦止說得興利一邊若以爲王道之始則何不及分田制產之事乎
或問子既從吳說以五刑非肉刑則典刑果何刑乎曰自漢文除肉刑至今日自死刑之外所用止笞杖竊意唐虞之制亦猶是歟曰林氏說肆赦謂未獲者縱之已獲者赦之如何曰縱謂釋其身赦謂除其罪縱者必赦赦而後縱故連言之非謂已獲與未獲也永嘉鄭氏雖以典刑爲肉刑然大意條達附見于此鄭曰古有肉刑非聖人忍於殺戮也民習乎重不可驟輕者勢也特殊之出刑者不用舜始制爲典以是代其自愛重犯法之心爲五流以宥其大者爲贖爲扑以待其小者釋眚災爲未也又爲贖爲赦以通其法之可矜憫之可疑者肉刑蓋與此相用矣而不敢輕也象以示民使之知所避耳所謂畫象而民不犯者歟
或問蘇氏謂四凶之罪莫得其詳林氏謂四凶之惡其始見用於堯其終見罪於舜皆自爲之奔舜豈容心哉葉氏謂三苗見於經者凡三呂刑言遏絕苗民在命羲和之先比所竄在禹治水之前大禹謨征苗在禹攝政之始舜典分北三苗是其在禹相征之後歟蓋世濟其惡非一人也林氏謂說者以洪範言鯀則殛死遂以殛爲殺非也使其當殺直肆諸市朝足矣何必於羽山所謂殛死正如後世史傳言貶死也當從本傳所言數說皆善
林氏曰書所載於名分之際最嚴蓋懼其涉於疑似以起後世異同之論也如舜之居攝疑其稱帝故於命禹稱舜曰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周公攝政疑其稱王故於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攝而號令皆成王之命也而後世猶有

謂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周公負黼扆以朝諸侯於明堂者蓋妄說也唐孔氏謂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位故求賢其代己此說是也蓋舜雖受禪其實猶百揆之官但攝行天子之政耳而堯之位自若也堯崩畢喪然後告廟即位方訪四岳求其可為百揆者以代己之位則是舜居百揆餘三十年然後禹代之蓋名分之際其嚴如此也愚按此說有補於名教既載其要於集傳又附其詳於此

三山陳氏說明目達聰雖前輩所已言然文意明暢因附于此陳曰堯舜之世下情未嘗不通而舜猶及此者蓋論所由之初天下之急務莫急於此蓋其情未審不通舜亦不恃其聰明而遽忘之也以舜之聰明四目四聰又非有加於舜也舜之意若曰吾自恃其聰明而使夫人不得以盡其情則所蔽多矣至天下之利害付誰豈一人所能周知今退然處於無所聞見之地使之有聞見者咸造焉則天下之休戚利害可以均見不出戶而知天下坐於室而見四海者用此道也古之治天下者莫不以是為要道蓋天下猶一身耳神關節脈理必欲其無壅一節不通則身受其病矣是知下情之通塞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判也

或問明四目達四聰諸家謂舜不自視用四方之視以為視舜不自聽用四方之聽以為聽如何曰此說雖高而未免於過夫釋經者但當順經文以明正意不及者則有欠說之病過之者則有衍說之病夫經有是意而發明不到此欠說之病本淺而鑿之以為深本近而迂之以為遠此衍說之病夫明四目達四聰不過謂使四方之聞見皆無壅於上耳推其本原固出於帝舜不自用其聰明之所致然遽謂舜不自視聽用四方之視聽以為視聽揆之經文則本無此意乃抗而過之者也其意反差釋經者此病多矣

或問奮庸熙帝之載諸家多從孔氏以庸為功以載為事如何曰下文亮采已為事矣既言奮庸而熙事不應重言亮采兼奮功而始及熙事熙事而始及於明事亦失其序如今說則文意安順無上所云之病林氏謂百揆職重以才能庸熙載為有已試之效者將用為百揆其亮采惠疇乃未試之效其於伯禹作司空及汝平水土之語皆相協此說亦通但有能二字不順耳

或問兼氏朱氏說伯禹作司空如何朱曰使禹以司空行百揆之事故平水土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又勉百揆之事兼曰懋哉周以六卿兼三公也曰此說文義雖順但禹平水土在舜徵庸之初八年而水土平舜自攝位至此已二十餘年謂禹以司空兼百揆固無害然以為復使之平水土則不然

或問五典蘇氏從左傳以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如何曰林氏謂中庸論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人倫盡於此五者數五教於人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教者哉當以孟子之說為正曰孔氏以數訓布而子謂敷者宣而布之何也曰敷有敷宣敷布二義宣謂闡明之布謂班行之兼此二義方能敷

教曰蘇氏謂教民以寬而後可亟則以德為怨否則相率而為偽此說如何曰此說亦可互相發明若更添亟則拘迫不能有成之意則尤善也曰教亦多術矣豈專在於寬哉曰教人者易以欲速而受教者難以速成易於欲速則忿疾厭倦之所自生難於速成則齟齬扞格之所自起故夫子言誨人不倦必世後仁皆是貴寬之意既以敬為主則所以教之者無不至特慮其失之迫耳故言在寬曰寬則得無縱弛之患乎曰主於敬而行之以寬自不至縱弛也曰子採呂氏之說謂為含洪廣大漸漬涵養辭不幾於贅乎曰含洪廣大以涵量之寬言之漸漬涵養以將日之寬言之則寬之意義方全也

或問惟明克允夏氏謂惟明則能原情定罪得其允當文義為順今用孫說何也曰用刑者非但取其明而已蓋徒明則過

於祭而流於苛故悉其聰明以致其忠愛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故知孫說爲善

或問蘇林氏言兵刑非一官何如蘇曰唐虞以德禮治天下猶有蠻夷寇賊時犯其法以來世易術出師將使皐陶以五刑五流之法治之足矣兵既不用兵其事故必寓於兵農氏當是時訓農治兵之官如十二牧司徒司空之流皆兼領其事是以不復以司馬小戎將出謂堯時士與司馬爲官說矣夫以將師之任而兼之於理非兵時所以也○林曰天變寇侵亂從古不用兵執之則何以禦於皐陶之刑如其用兵以士官爲將帥古無是理舜之時安知其無大司馬九官偶不及之耳曰兵乃刑之大者唐虞以德化天下士官之設已非得已隆古之時兵既不常用但領之於士官兵刑合爲一官所以見聖人不求詳於此蓋仁天下之深意也蘇林疑其說若以士師不可爲將帥耳夫爲將者非必盡是掌兵之官如今之兵部樞密皆掌兵而未嘗爲將意者唐虞平時兵政止以士官兼領如今世之制故征苗自屬之大禹而不以命皐陶也夫工虞之微且列於九官使其果有司馬豈應置而不言乎夫唐虞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蓋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此世變升降之異也

或問無垢張氏說若予工謂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爲之制作復改張說何也曰無垢所言雖善乃聖智創物之事非百工之事也不若張說爲當

或問林氏說虞官止合孟子之言不載何也林曰孟子言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舜既命稷播百穀又求掌山澤之官蓋見國之本也曰孟子所言乃爲治之初將以厚民耳其曰不可勝用者乃爲民而殖物也帝舜所言乃成治之後推以愛物耳其曰若草木鳥獸者蓋代天而理物也氣象固不侔矣然舜之言自足以包孟子之意孟子之言則不可包舜之意也

或問直而溫而下四句荆公以爲此教者之事諸家多取之如何曰晦菴謂如此說則於教胄子上都無益愚謂直溫剛簡殊非施教者之事王張氏雖強引經據於理終非所安也

或問蘇氏謂九官舜有不問而命者臣有受而不遜者皆隨其實如何曰古者君臣皆以位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其所以遜者非姑爲禮文而虛遜亦非謂才不足當而遜也蓋其謹重不忍之誠意發見自不容已東萊謂曾王述見時人多遜官以要譽乃不遜而受以矯虛遜之弊要之虛遜固非述亦未爲見理者也述誠不識所謂誠實之遜蘇氏謂隨其實而不遜正東萊論王述之意而不問而命不遜而受乃後世直情逕行者殆非唐虞敬謹之氣象也王孫氏之說已當

或問夏氏言九官自稷契而下皆舊有職任夔典樂已久故以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答舜如何曰若然則稷契等何爲無咨辭乎舜方命以職而遽自述其功必無此理亦非史氏敘事之體以上下文考之其爲益稷篇錯簡衍出無疑

或問舜典堯不應遽廢羲和之職舜典止及四岳九官羲和職兼天人反不與何耶曰典謨皆彼此互見舜在璿璣玉衡則命羲和可知且九官十二牧堯時豈應無然略不及者必舜典見之也然則堯典不載九官十二牧舜典不載羲和皆互見耳

三山陳氏說陟方亦善陳曰明說陟方書記之乃春秋書公薨路寢之意人臣以死爲諱而不知君子以是爲謹其終故曾子啓手足而知免其斯以爲順受其正歟

或問予多缺疑何取於明經乎曰夫子談經於三代之末尚以及史缺文爲幸孟子言書於戰國之時猶以盡信書爲難況書經秦火漢壁之餘傳於耄翁幼女之口孔安國自謂以所聞伏生之書定其可知者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觀論孟

經傳所引不同處不可該舉今學者於千數百年後乃欲以
無疑為高而強通其不可通之說其未安甚矣
或問子去取諸家之說專以順經文為主而尚簡何也曰傳注
之體固如此且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孔子曰天生烝民也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
德只就中添四箇字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
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只就中退
十六字換兩斯字曾不辭費而意味無窮聖人之釋經蓋如
此此即傳註之祖也謝顯道謂程明道說詩不立訓詁只添
一二字點掇地讀過便使人有悟正得孔子說經之體至如
中庸言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
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注云作禮樂必聖人在天子之
位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晦庵注云蓋百倍其

功如此之類最佳諸經注疏於義理雖未盡然順附經文簡
而不繁最為得體曹操注孫子杜預注左傳皆不自作文本
朝諸儒釋經始自作文然非傳註之體也曰易之彖象文言
及乾坤二卦文辭子曰以下豈非自作文乎曰此所謂十翼
蓋自為一書以為易之輔至王弼注易始析而附入之非可
與烝民詩滄浪歌之說同論然諸卦彖象亦是順卦辭文辭
以釋義而不深衍也

大禹謨

或問帝舜申之孔氏謂重申也熏美二字如何曰此說謂舜因
皋之謨而重美其功因禹之功而重美其謨耳雖舜有此亦
只言時乃功之語終不若申述不已之意為平安
或問三山陳氏說迪吉逆凶如何三山陳氏以為順道之時反己逆理以影響附其吉凶大禹外此而言吉凶之所以然於其理之必然也當從逆之時一日所謂心勞日拙其凶之數甚焉外此而言以見其為不可得而追也曰如此

則是非望之福可以捨道而徼得不可逃之禍可以從逆而
苟免也抑不知捨道而求福決無得福之理縱或得之乃所
以為有道之禍耳從逆而免禍決無可免之理縱或苟免乃
所以積惡而滅身耳此正與世俗所論禍福同非聖經之旨
也
三山陳氏說罔游罔逸一節亦善曰惟由君惟能受盡言下於此者訏謨心有所隱入而後可又問之入諫君不以為然於末節惟先正其本原本原既正則萬事自得其理
或問刑期于無刑莫只是辟以止辟之意否曰辟以止辟則是
截然以刑而遏其不犯如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者是也刑
期無刑則有哀矜惻怛之意在焉象蓋不侔矣曰然則成
王之說非歟曰才添乃辟二字便有不忍輕用之意其味便
不同也
或問不矜不伐之說夏與無垢不逮呂說遠矣亦附載何也曰

意味雖淺於呂說亦各有一意以備諸說而後經意方全不
可盡以一說為限界此類多矣後不盡載
或問曆數聖人亦言數乎曰數見易大傳詳矣聖人何嘗不言
但不泥此而忽人事如後世符讖耳邵康節之學專主數然
其言禍福則以為不由天地只由人故伊川謂數學至康節
方有理關子明筮說謂人事兆未然之機卜筮明將然之應
則數亦未嘗不係於人事二說皆有理也曰然則三說如何
曰孔以曆數為天道意頗包涵吳蔡孔說專指曆言下專指
數言朱大意指數言而以曆為譬喻按易大傳止言數而不
及曆堯典止言曆而不及數曆與數自是兩事
或問心之知覺一耳發之於人欲則為人心發之於道義則為
道心而所以為心則一如何曰譬猶水火用之於灌溉烹飪
則是道心用之於漂溺延燎則是人心然所以為水火則非

有二也譬人之強勇用於爲善則爲道義之勇用於爲亂則爲血氣之勇然豈有二勇哉但人心之說不如聯屬之全耳曰或謂動而應事者爲人心故惟危靜而無爲者爲道心故惟微如何曰心苟合道動亦道靜亦道也豈特靜者爲道而動者非道哉此老莊所謂道非吾儒之道也

或問率百官若帝之初若訓如豈不可曰訓順則有奉承之意訓如則意輕矣故唐孔氏謂若不得爲如舜典言巡狩曰如初者皆不言若則知此若爲順也

皋陶謨

無若訖謨明弼諧文意數暢亦可發明葉氏之說無若曰有德之人心光明鑒物洞見是非成敗如鑑之照形燭之炤物其爲謀者有不明乎心神未粹使人之異意消其[illegible]如春風之著物無不和柔之樂人其弼人豈有不諧乎

或問林氏以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說思永善矣不載何也曰所謂思永者思其終之善否如何而謹所擇以自修耳世爲天下法則但指其善者而言其意不若蘇氏所舉禮記之言全備兼此亦無思義此蓋意近似而未全者也曰既欲世爲法則其我思於善否不言可知曰釋經之體但當依經釋義若輾轉推去固是可通然不免因蓋及車因車及馬而然隨於支離之弊不若於蓋說蓋於車說車之爲有界則也此類多矣後不盡辨

或問龜山言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雖天子不得私故刑賞不言我如何曰刑賞當純乎天故不言我若謂因朝市之迹遂不言我則與天又隔一迹後世爵人刑人未嘗不於朝市豈盡合於天哉

益稷

或問安汝止諸家多作心之所止如何曰言止則身心與凡事皆在其中獨指心則遺其餘矣且無經據

或問呂氏說臣作朕股肱耳目謂君臣相須爲一體不載何也曰相須爲一體則君猶未免自作一半語意未瑩不若馬氏謂君無爲而臣有爲者之爲明淨也

或問絺繡鄭讀爲黹當矣從孔說何也曰觀葉說則孔說恐有所傳故存之葉氏謂禮家以絺繡爲[illegible]不入公門自周之文而言則繡非所貴然孔子以[illegible]則古有[illegible]於絲織者矣

或問樂之所以爲形見感召者如何曰天地之間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聲猶人之喜則有笑歌之聲怒則有咆哮之聲悲則有愁戚之聲其中實然則其聲和其中忿躁則其聲厲故治世之音必安樂猶人之喜而有笑歌之歡也亂世之音必怨怒猶人之怒而有哮吼之突也理動則氣隨氣隨則聲形皆實理之不能不著欲掩而不可得者也此所謂形見者也天地之間惟聲音之感人也深聽笑歌之聲則欣然而樂聽悲泣之聲則戚然而哀故嘽諧之聲作而民康樂邪僻之音作而民淫亂是以先王作樂宣播八風導達和氣陶冶情性移易風俗此所謂感召者也樂之所以可觀治忽者以此也曰然則萬寶常之知隋亂者何也曰隋之將亂當時有識之人如牛弘房喬皆預知於極盛之時則[illegible]不可掩於聲樂之間而其聲音之感召又不能無之[illegible]人喜而作樂樂固因人而和而人又因樂之和而喜氣[illegible]而作樂樂固因人而悲而人又因樂之悲而哀思[illegible]而形見感召更相生矣曰寶常初欲改樂煬帝不用使隋果用寶常之樂亦可以變其聲音之和以延隋之治乎曰使寶常爲之固亦不能掩其形見之實而其所感召者要不爲無補矣古人修德以爲樂之本而又正樂以養其德之和未有偏廢

是則通本末之論也

或問林氏言堂下之樂以聲爲主者貴人氣也如何曰貴人氣之說固有理然堂下亦是人氣而變於後又似未通

或問韶樂蘇說如何蘇曰樂之所以不能致氣召物如古者以不得中聲故耳樂不得中聲者器不當律也器不當律則與擊拊無異何名樂乎苟能當律則致氣召物雖常人能之蓋見於古今之傳多矣而況於夔乎夫能當一律則衆律皆得衆律皆得則樂之變動猶鬼神也以格天地格人鬼況於鳥獸無足疑者曰蘇說固未足以盡韶樂之全而論聲律有理不可不知

或問諸儒皆謂擊一石以見八音乎則專指言石不待衆音而已足以感人物果有是理乎曰古之善樂者以一器而致物者多矣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史記載師曠鼓琴一鼓再鼓而致風雨之應皆不待它器之奏變擊石拊石而感百獸固有此理尤見舜德之盛韶樂之美感格之妙如此也

禹貢

禹獨以貢名篇夏氏之說亦不詳夏曰此書首別九州之疆界次言治水之經歷田賦之高下終紀朝貢帝都之道其事非一然獨以貢名篇者乃禹治水成功之以其九州所生之地所出以爲一定之法以告成功於上使後之人按此以爲取民之常制而載於此不一貢以任土作貢爲主故以貢名

或問無垢張氏任土之說如何無垢曰不察其所有不責其所無不論其所難得是謂任土曰文句似善意實不然古人制賦固不責其所無然有而不貢者後世尚多有之況古制乎今言不發其所有則是凡有者一物不遺也不強其所難得即是不責其所無也兼止及有無則不包輕重多寡之意不如馬說訓詁切而意包也曰新安王說如何曰此說於輿地利爲切然此任亦包彼任土之意要之合二說意味方全故附而足之王氏曰貢賦之法以人合於地然後所以定之非得爲貢賦也

或問孔氏說奠高山大川爲差秩祭祀只依孔說者多非之夫古人飲食必祭出行則祖道登車則祭軷巡狩四岳之首先望況禹平水土乃非常之大役而不先祭告可乎曰禹定高山大川爲祭祀之說乃其治水之大規模在是其定之之後因而祭告固不可謂之無若以爲專爲定祀典設則略其大而言其小是禹自無治水規模而徒倚神力以倖其成也曰舜典巡狩首載柴望非歟曰巡狩而首柴望以見天子承天以臨臣民之意其事與治水不同所以旅山載於梁雍其意蓋可見兼下文已言旅山不應於篇首又言也

或問禹敷土林氏夏氏謂敷土而放之以土湮水如何曰禹之治水惟能順其勢以導之使由地中行而豈一一敷散其土而鋤掘之哉朱呂之說不可易矣餘說有當存併附于此呂氏曰禹平水土蓋萬里殆不過數日盡先擬布定各職方而隊氏者九族按治得使成其事分族班會則散亂紛然矣○甚非孔氏云左傳云舜臣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董佐禹多矣禹以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之孟子言禹三過其門則其餘亦歷多矣故言分布治之也

冀州

九州次第林氏之辨亦詳林曰唐孔氏言九州之次以治水先後爲次水出下流必自下洲之故首冀而後氏以爲冀是帝都其次之何處異禹行自冀而下多論治水先後以從天下其始必相視水之大勢順逆之高下漸治之其首尾本末大與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九州但各紀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曲折耳非謂一州導畢更治一州也○朱曰治水固先治下流然下流既治則上流之水已有所容已然必自下流而上在雍豫必須施功不得已必從其下流之不濟已治其下流則上流之水也

禹貢山川多以孔安國漢志爲據林曰禹貢山川地里歷二代者秋至今數千年其間變易不同又川其改易者多而地里不可以意推測林氏所載孔安國所載而今以從地里考之又不能無少差且以圖籍所載山川以考傳者以大略

或問林氏言鑿龍門止就淺狹處鑿而廣之何以知其然曰禹貢凡施功處或治或修或績或乂皆隨輕重載之使其果如賈逵之說則它處用功皆不及此之多何以止言載與治而略不及於隨斷之跡耶

或問孔氏及蘇王諸儒說衡漳新安王氏以爲非如何王氏曰清漳出并州樂平縣濁漳出潞州長子縣東至鄴下入清漳鄴相州也北流二漳合於相州而東則爲從并漳出於趙州自趙入清漳二漳并行則爲衡曰漢孔氏去古近蘇王諸儒皆至中原所謂漳者宜親見之新安王氏言漳之源流雖詳然未必是禹之舊且亦兼王乃近世人未嘗身至中原故未敢從

或問常衛大陸既遠於帝都故言於田賦之後如何曰朱呂之說已盡君所當治禹豈以其遠而後之哉岷嶓之於梁弱水之於雍豈不遠乎

或問孔氏謂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春秋傳魏獻子畋于大陸地說云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則皆以大陸爲地也爾雅十藪晉有大陸郭璞曰今鉅鹿北廣河澤是也杜預謂昭慶縣有大陸澤山海經謂大陸之水皆以大陸爲澤也當何從乎曰皆是也謂大陸爲地者蓋以陸名地也謂大陸爲澤者蓋大陸之傍有澤而因地以名澤也今經言大陸既作則是大陸之地已可耕作而澤則非可以言作矣故當以孔說爲當譬如言錢塘既作是錢塘之地可作豈可因錢塘之名而指爲江水之作乎

或問新安王氏謂北方地寒故服皮南方地暖故服卉何如曰非也此自言各有所出耳北方皮服豈夏亦服皮乎南方蕉葛豈冬亦服之乎如吉貝木綿皆南方所出然皆非暑服也

夾右碣石新安王氏之說亦可采王氏曰夾右碣石冀州入貢之道也其在左者山也禹貢碣石[illegible]北平驪城縣[illegible]石山[illegible]漢[illegible]北[illegible]碣石山[illegible]右在僻西者

或問河入海之道曰新安王氏辨之詳矣王氏曰禹貢言夾右碣石入于河此禹河之舊也周定王五年河徙[illegible]故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繼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illegible]大河在西屯氏河在東二河[illegible]行而[illegible]又決于[illegible]河[illegible]口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illegible]河[illegible]不[illegible]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而下[illegible]爲一[illegible]河[illegible]川大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首[illegible]之南則[illegible]在河之[illegible]支川[illegible]河[illegible]易[illegible]

如[illegible]不合故[illegible]冀州[illegible]河[illegible]先儒[illegible]河之故道也

兖州

或問濟泲之別林氏曰濟字今從水從齊而古文尚書周禮職方班固地理志皆從水從𠂔按說文從水從𠂔註云兖州之泲其從水從齊者注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雖同而義實異後世以從水從齊爲兖州之濟其實乃字之訛也當從古文爲正

或問厥賦貞缺疑何也蘇氏曰貞正也賦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非其正也此田中下賦亦中下林氏曰九州之賦相較而爲上下之等雍之賦第六兖之賦不應又第六也漢孔氏謂兖州賦第九正與九相當當從孔氏以九州獨無下下之賦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故賦第九[illegible]曰九州之賦無下下賦以薄爲正則賦貞謂下下也葉氏曰蘇氏說貞爲正善矣然林氏謂兖雍之賦不應皆第六而九州不應獨無下下之賦則至當但林氏以兖州最後成功於州爲第九然州之高下豈可以成功之後先爲定兼厥賦貞但系於田之下而不言州則文義亦不順葉氏下下之說固是然謂賦以薄爲貞豈它州之賦皆非其正乎孟子言輕於堯舜者爲貉道重於堯舜者爲桀道故古人以什一爲天下中正豈但取於薄乎皆未免牽強故缺以待知者

徐州

或問林氏以埴墳爲一種如何夏氏曰諸州有二種者必析而言之未嘗併言如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是也如豫之土已別二種言厥土惟壤下土墳壚豈豫之下土又有墳壚二種哉然則埴墳者爲埴而墳也

或問淮泗與沂巡之道蘇氏與新安王氏之說如何蘇氏曰自淮泗入河必道汴[illegible]今[illegible]考之[illegible]而已[illegible]道汴[illegible]入泗而[illegible]貢[illegible]頴汴[illegible]汴[illegible]漢[illegible]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淮泗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illegible]分裂之處安知非禹迹而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然皆引河水而注

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遺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
道非煬帝創開也○王氏洛入河溢爲滎會于菏以又注于泗西泗入菏由菏入滎由滎而達河也曰蘇說謂[illegible]
決渠相通也
上說謂本水自相入也要之二者皆隨其所便不可指一廢
一且如今之浙江自錢塘入海大江自毗陵入海由浙江達
大江者自浙江入海轉海達大江亦可也自浙江入裡河轉
達大江亦可也或迂或徑各隨所便要之經既謂之達則當
時必有可達之道不宜以後世之通塞而疑禹迹之舊也

揚州

或問林氏謂陽鳥乃地名其地可居非謂雁居也如何曰春秋

恬裕齋藏版

時鄭地有鳴雁漢有雁門郡近世永嘉有雁蕩山皆因雁而
得名意者雁之南翔居于此地故取爲名水退而地可居也
歟此說亦通然孔呂之說自穩愜
或問三江之辨如何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入海中江從丹
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入海王氏
之說亦同陽羨今常州宜興也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吳縣者即松江也○東坡辨之曰固雖取
支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爲三江則是與今京
口入海之江爲四江矣京口視此三者猶畎澮爾道遺其大
而數其小何耶韋昭曰松江浙江浦陽江新安王氏辨之曰
浙江自杭言之曰錢塘自越言之曰浦陽一江而二名耳昭

析一爲二并松江爲三失之矣郭璞曰岷江浙江松江新安
王氏辨之曰璞擧松江浙江之小以匹岷江之大未爲當新
安王氏曰江有中北必有南江今江流至蕪湖有支江分于
縣南此中江也至于銀林而蘇常二州承此江之下流病于
渠沒故其後築堰以塞之是以中江不復東流然則中江之
未塞也北江行于毗陵之北中江派于陽羨之南其波之溢
羨注于巨區而松江出焉愚曰此諸說皆據震澤而求三江
也朱氏謂諸儒不明章句訓詁但以下文震澤底定相屬以
求三江不知此書當句自爲文凡曰既者皆已事之辭非與
下文起義夫經于導江導漢皆言自彭蠡出爲中江北江耳

恬裕齋藏版

非指近震澤小水言之也葉氏曰漢至大別南入于江爲南
江與中江北江而爲三吳氏同此說愚曰此說蓋于蠡彭之上下
求三江也審爾則共爲四江矣兼漢之在大別之上則爲南
江在彭蠡之下則爲北江是一江而爲二江也
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
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東會彭蠡爲北江此三江
自彭蠡而下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二矣
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以別味也此三水性不相入
故川雖合而味異故至今有泠之說唐陸羽知味三泠相雜
泠[illegible][illegible]而不能欺不可誣也濟入河而溢爲滎亦然泠音[illegible]愚

曰此說蓋于彭蠡之上而求三江也經謂彭蠡之下爲中江
北江則不合矣
東陽馬氏曰三江不必以別爲味但三處江合而爲一故以
長江爲三江也愚曰此說于今日之長江雖合然揆之經文
中江北江則不倖矣
曾氏曰考于地志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塗水之類凡九水

恬裕齋藏版

合於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
迹非禹所導其後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
爲南北故漢爲北江又其後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
江之中故爲中江北江中江皆禹所導南江乃其故道耳故
經不之志程氏曰彭蠡爲南江無疑禹之行水皆經遠導則紀小不以見禹興所致力則紀大而不書禹皆大會諸侯於會稽今禹穴尚存又以導山至衡陽是斷江洞庭禹皆經行其視彭蠡豈有不經歷者而不紀以導漾反不書者亦以無所記耳南江源派誠大且長江以不經於導漾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於經然於其合并江漢而以滙言之使天下因此錯之實參北中之目而南江隱然在二語之中此聖人得書之妙者也
愚曰此說比諸家尤有理但經無明文未敢以爲實新安
王氏謂按今大江所行以求三江猶按漢大河所行以求
九河其不可得明矣此言爲當
或問九州田賦古今高下不同何也曰禹貢揚州田下下梁州
田下中至唐則以江淮爲財用淵藪天下號揚一益二以戶

口之盛故也雍州田上上下秦號關中爲陸海漢關中地畝直
一金至後世則爲荒落之墟蓋地力之升降皆由人力之多
少也
或問孔氏江淮相通之說如何孔曰由江入海由海入淮林氏推其說謂禹時江淮不相通至吳夫差始通之孟子言排淮泗注之江誤也曰孔林蓋泥於之一字故云爾不應遂以孟
子爲誤今淮南湖港入江者不可勝數後世穿渠通所難通
者多矣江淮相近地平如掌轉輸之徑捷溝澮之灌溉歷唐
虞三代豈不能穿渠以相通而必待吳王創之乎曰傳謂吳
王始通江淮何也曰意者中間或湮塞而吳王復通之亦猶
世謂隋煬帝始開汴以通淮河也曰禹貢言淮泗入海而孟
子則謂注之江非誤乎曰注者或是相注流通未必謂其盡
入江也若如孔說則水道不應如是之迂曲
荊州

或問九江之辨孔氏曰江於此州分為九道。地理志云江自尋陽分為九東復合為大江。潯陽記九江一曰烏江二曰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廩江提江箘江。曾氏曰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湘水資水澧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是為九江曾氏曰禹貢導河曰東過洛汭北過洚水蓋洛水洚水入河河則過之而已導漾曰過三澨導渭曰過漆沮蓋大水受小水則謂之過二水相受小大均焉則謂之會江合九江謂之過者蓋其源有九小於江故也如江分為九道則經當云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為九江不應曰過九江朴曰曾氏此說甚善然以九水為九江亦無考據要之九江之名與其地相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併入于江此則可以意識也或曰洞庭可謂巨浸而禹貢周職方皆不載何也曰或者洞庭禹時未為澤而後世始為澤歟且巢湖亦巨浸據雜說載晉時巢縣始陷為湖然則禹貢之無洞庭亦豈如巢湖之類歟後世舊淵湮塞而平地為湖者往往有之古今遼遠固難齊也或以今世南方山川與禹貢所紀或異遂謂禹迹不及而誤載縱使禹迹果不到其所共事乃八凱九牧之流豈其罔上聖人具載之經以示萬世乎禹貢山川至周職方所紀已不能同唐人謂鑑湖八百里今僅存溝港此何異見今日鑑湖而疑唐人為妄乎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從古所有今自親覩亦多若以聖經為不足據則何書可據耶此則不必辨

或問厎貢厥名或謂貢其名見聖人之不忘武不責其實見聖人之不尚武何如曰聖人除戎器以戒不虞奮武衛以安中國四時田獵不忘習戰豈取其名而廢其實哉既以貢言則是貢其實矣而名安可言貢乎若曰不當貢則當言錫貢矣

或問孔氏謂以菁為菹如何曰林氏謂菁即蔓菁處處有之豈必貢於荊新安王氏謂荊去帝都遠雖貢菁豈可為菹耶

豫州

或問孔氏以菏澤在湖陵如何曰新安王氏曰湖陵魯地也孟豬在漢睢陽睢陽今宋州也湖陵與睢陽遠不相接其水無由自東北而西流以入孟豬定陶今曹州東南至宋州百六十里則菏澤在定陶其水入孟豬無疑

雍州

或問或以梁之旅平為告成而祭雍之既旅為興役而祭何也曰此書皆所以紀成功耳祭固有告始者矣獨謂之告始則何以紀成功乎故知皆主告成言也觀下文九山刊旅可見梁既言旅平故雍止言既旅其蒙梁旅平之意而互見歟

或問林氏以為禹貢所叙九州事為禹別九州自導岍以下為隨山自導弱水以下為濬川自庶土交正以下為任土作貢如何曰書序乃挈一篇之大旨言之非指定其章句而截為品目也導山導水乃因前九州內所說山川源委未盡故申述之若以此為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則前各州內所說山川貢賦皆非乎

或問弱水黑水河水分行之道唐孔氏之說如何唐孔氏曰黑水出張掖雞而三危山在燉煌自燉煌而南黑水不能越河而南行蓋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地下故黑水得越河而南也新安王氏曰北也以地之南北考之弱水出張掖在北自張掖西至流沙河水經積石在金城郡在南自積石北行而東三危在燉煌又在積石之西南故黑水至三危可南入海也

或問河源新安王氏曰西漢時積石河關之外地屬羌戎至唐始知河源在吐蕃中故杜佑曰河從吐蕃西南數千里流而東北是為積石之河佑之言略而未詳唐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會盟見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夏秋乃能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北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

間流澄而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河流東北直冀賀延磧尾殆五百里隱測其地蓋劒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如此然則河源於紫山東北出於積石蓋積在積石之西北紫山在積石之西南鹽澤黃河元不相屬潛行地下之說妄也

或問濟河江漢分合之辨如何唐孔氏曰濟水既入河與河流將亂而漢孔氏知[?]過者以何爲辨南出還清故也。蘇氏曾氏以爲以味別也詳見上文三句下。蘇氏曰二說皆未爲確論夫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則清濁亂矣既合而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爲欲出於左少人嘗酌水味若推近其味之合而已治之決如此既之味如[?]被溯源合則其味又如此三診亦然尚欲區既合爲一器而使流一器之中別其半以爲之濁別其半以爲之滋則雖易朱陸召亦有所不能矣水之合則味合不能復以味別而後出哉鄭漁仲謂漢水至大別入江經文止此而已東匯澤爲下皆敍文也[?]沉水合入河經文止於此夫經文斷[?]則缺之可也乃以已敍[?]經文其誤甚矣曰林氏本說自明自簡易見集傳註然其闕水味水色亦未爲甚夫水之合流兩邊並行而不相雜者有矣非如一器之內攪雜二水而爲一也

蘇氏謂京口江至金山以北水味殊絕輕重亦異知是不相雜水之相合其流派之在左在右或清或濁亦有可辨處如濟入河漢入江或自一邊流入合流之後復自一邊流出固亦可辨濟河之清濁竊意二孔當親見之林氏南渡後人未必親見也或問晦庵之言如何晦庵曰漢[?]入江則[?]水已絕其匯爲彭蠡[?]言[?]爲北江入海乃導江事也晦[?]之[?]此不可謂曰觀林氏之說則可辯矣

或問澧之說如何孔氏曰水名也。鄭氏曰此經澧水自弱水以下凡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凡言至者或山或澤皆非水此澧乃陵名即今長沙澧陵也曰據是訓則澧爲水名明矣鄭氏以爲言至皆山與澤而水未嘗言至亦有理但經文未嘗有陵字而以爲澧陵則牽強矣或是地因澧以得名也如今言至錢塘豈是至錢塘江如言至其江豈是至江中蓋地因水以名者多矣故兩存之

或問厎土交正厎愼財賦成賦中邦林氏以爲交易折變而輸其賦於中邦且引後世轉漕京師之費以證之如何曰古者賦藏於天下惟王畿之賦則歸天子然猶鄉里有委積豈若後世盡輸天下之賦而納之京師哉此說不惟文義不順若支移折變而輸京師乃桑孔之遺智而唐世兩稅貨錢輕重之弊所由生也豈聖人任土作貢之制哉

或問三百里納秸服王氏夏氏之說如何王曰正在五百里之中使於畿內役用故役之納秸又服輸將之事。夏曰納秸服雖劃於粟米然之內必有以供其所輸之役矣曰王說秸服二字雖詳然後世郡縣納賦猶是官自漕運三百里去王畿不爲近若以爲五百里之中而使於畿內移用則是輸將於五百里之間不亦勞民乎此必不然兼服只是服役之義謂之服輸將則是增衍爲說於文義亦未安夏因王說而謂服輸將以償其所輸之輕則意愈差當時所以爲輕重者必有多寡之等而未必以輸將爲償也

林氏曰禹錫玄圭以告成於天古者祀天地必用圭玄圭者蓋天色因天事天猶蒼璧然也亦通

甘誓

或問馬氏以建子建丑建寅爲三正如何曰新安王氏辨之已詳王曰蘇氏以爲堯舜以前有以子丑爲正者有以寅不用夏之正朔是殷也其說不然堯之時以寅爲正月舜因之至禹乃以十二月爲歲首至周以十一月斗建子使首堯舜之閒又有[?]正子[?]果爲不用正朔亦豈應言三正乎曰夏氏謂董仲舒言舜紹堯改正朔如何曰漢儒多喜言改正朔經內所謂禹初無此也

或問汝不恭命唐孔氏林氏謂我既奉天汝當奉我則此命當作君命也曰凡上無所係而獨言命者必賜不受命之命則是天命也上承君而言則王命也今上言恭行天之罰叩下繼言不恭命作天命說尤有味兼天命之命自可兼王命意味今姑以無垢說爲主附孔說焉

袁氏曰未祧之廟其主難以移動遷廟雖已祧與師載其主而行亦所以奉祖宗之命也至於祫禘祧亦與焉只是踵襲漢儒康衛甚元戎輩論祧廟皆一切掃除之豈理也哉亦不若

或問林氏說孥戮（林曰孥戮[illegible]以爲孥也猶因孥不止之身）正合泉人不孥之意今兼呂說何也曰林說固善但上既言戮于社以指其人之身而又戮及孥隸則文意重疊若施於湯誓之孥戮又恐太輕豈軍法而無殺戮之刑乎臨陣軍刑不可與常刑比若戮及孥子孥師亦未害也

或問禹言予荒度土功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夫啓生於禹治水之時而益與禹共奏鮮食禹治水在舜攝位之初舜攝位三十年即位五十載而後禹嗣位禹薦益於天七年而後啓嗣位于時啓當八十餘歲乃堯舜禪位之年也而益之年又踰於啓多矣豈不可疑乎曰文王壽九十七方其受命作周已踰八十武王壽九十三克商二年而崩其時亦九十矣衛武公九十而戒於國穆王享國百年而作呂刑古之聖賢年彌高德彌邵又適當天下之責故不得辭非可與後世例論而疑其老也

五子之歌

或問林氏謂太康五弟其二即仲康以五子之賢使其一人守國不出羿雖欲爲變而不可乃空國而至洛汭何也曰太康棄國遊逸五子必嘗諫不從言不聽又不任以國寄五子無所措身故不得已侍母往以望其返非五子有職守而盡出也

永嘉鄭氏曰桀紂之惡極矣民不忍貳諸侯不亟叛以先王德澤在人故也禹之去太康未久太康未若桀紂之暴而民貳國奪諸侯怨然莫有勤王之舉五子在洛亦無有救卹之者何哉蓋唐虞之世愛畏其民不敢少肆而神器之去留一聽於民而不敢爲已私有也唐虞之於民若保赤子若臨天威惴惴然惟恐小失其意民父母而安焉一旦乃有逸豫游畋之君輕棄其民去國弗反豈不甚怪矣哉譬如孩提之童安於慈愛之父母未嘗有所拂意一旦悍然孤立遇不友之兄棄之而不恤則其愁苦啼號而不可禁情之固然非忘其父母之恩是則民之怨太康乃所以思禹之德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私其子堯舜不以天下私朱均朱均之不肖固也使朱均賢如皋夔稷契之徒堯舜亦不肯舍聖而授之賢也蓋天下者至公之器傳之賢者至公也天下有聖人焉而舍聖以授賢則亦非公也堯舜不特不以天下私其子亦不以天下私諸皋夔稷契之徒禹遜皋陶哀切懇到而舜命不易循至公之理而已太康亦朱均之類耳啓無堯舜之德不能擇天下之聖賢而授之乃以天下私傳其子而遂至亡國當時四方諸侯環視莫救非厭乎禹德也親見堯舜禹之至公而知禹之心憂諸侯之不卹吾民而不直吾子孫之失天下也使有恤民者起而正之猶前日之揖遜與賢也何有焉羿之逐太康而立仲康未爲有負於禹惟其措心不出於此是以假之而遂歸耳然則傳子之法非乎蓋自時之汙隆言之夏啓之處天下至審自大道之行言之則征伐固不若揖遜與子固不若與賢也○韓退之曰世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人不數而其生大惡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

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蓋堯舜之刑民也大夏后氏之虐民也深

或問無始謂聖人於愚夫愚婦猶畏之况有知者乎此言善矣曰聖賢所以畏之者非畏愚夫愚婦蓋畏天理且自畏其心耳安有知愚之别哉苟謂愚者畏之而知者愈加畏則是所畏之輕重在知愚而不在天理也其流必至於忽愚而畏知如戰國之賤虐愚民賓養豪傑以相傾雖與秦之賤士者不同而不知畏天則一耳

胤征

或問先儒多疑羲和之征如何曰帝王之道莫大於奉天堯作曆象舜作璣衡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羲和之征仲康可謂知帝王之家法矣先儒於此書疑焉者蓋以時日爲輕也夫葛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湯以爲始征羲和廢時亂日使人君上失奉天之道下失生民之務其罪過於不祀遠矣又况有脅從渠魁之事乎學者不疑湯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過矣

或問以仲康之賢既收兵柄以屬胤侯何不竟爲太康討賊殺羿顧加兵於羲和何也曰太康之失國若以後世事體言之則兄弟當痛心疾首聲羿之罪於四海以起勤王之師致復讎之義可也觀五子之歌乃無一言咎羿豈五子之賢不若後世忠義之士乎蓋當時風俗習見二聖揖遜與賢之舊一旦太康縱欲失民羿因民不忍距之而援立仲康竊意羿之托公濟私以號召於天下者當不止如五霸當時之人見其廢昏立明天下之歸心者亦不止如霍光而已仲康之賢深察其微故收兵柄以屬胤侯然其篡弒之迹未露又退然以兵柄與人雖其包藏不測則亦安能違衆而顯誅之乎林氏謂相之見弒必是優游不斷以失其柄故至于此使當如仲康之世羿何自而篡哉此說是矣

或問辰弗集于房若非房心之房亦通況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今猶取孔說何也曰堯時中星已與月令不同難指月令爲據（註見堯典或問○新安王氏曰唐家推步日食于朔月食于望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交然后食此曆法之常也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日食三十有六隱公三年三月己巳日食至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而又食中間十有二年至莊公十八年又食中間三十二年則當交而不食也襄公至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食十二月庚辰朔又食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食八月癸巳朔又食則不當交而食也若不當交而食與當交而不食非曆法所能盡推故先王以日食爲天災日主陽月主陰月食陽勝陰也日食陰勝陽也○孔氏曰周官鼓人曰救日月則詔王鼓大日食而鼓之以微陰也月食亦伐鼓以救之何也蓋日月皆明之象而或[illegible]食[illegible]則陰邪之氣也故伐鼓以救之不亦可乎二說皆善）

恬裕齋藏版

或問王氏說天吏與孟子合用新安王說何也（王氏曰吏奉天罰者也故謂之天吏）曰吏誠奉天罰必不至逆德不若新安之說穩猶俗言王師爲天兵也

或問孔氏以尹爲字而子以爲名何也曰唐孔氏據孫子及呂氏春秋以尹名摯故以尹爲字耳然三代而上未聞有以字傳者至春秋時人始以字傳者觀伊尹告太甲自稱尹躬則尹非字明矣曰然則摯非名歟曰人或有兩名者亦有前后更易者此則不可知也

湯誓

愚曰后世人君之德愈不及古而君之爲惡者則愈甚于古故

桀之惡過于太康紂之惡過于桀秦二世及六朝皆亂之君
過于桀紂
永嘉鄭氏說典寶恐近于聰虔然其論則甚善因附于此氏曰春秋秋傳曰古者嚼玉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美不陳列非直窮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全而歸之則可以免況神器之大者乎典寶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若無傳則大亦不可可常可不微戒乎
仲虺之誥
林氏曰湯惟放桀而武王則殺受蓋桀既奔竄南巢故湯縱而不問以見其不得已之意至紂則異乎此旨子所謂紂卒易何誅紂蓋武王本無殺紂之意而前徒倒戈紂身死于行陣之間乃殷人殺之耳紂既見殺武王無可奈何故立其子代殷後以寓其惻怛之意是亦湯之意也邵康節謂下放一等則至于殺其意蓋以為湯能容桀而武王不能容紂也失其旨矣此說亦善

或問蘇氏以爾服為五服如何曰此說亦可但上既言表正萬邦則文意重矣

或問用人惟己諸家多說權不縱于人如何曰此說四字文義雖通然將人于朝與衆共之國人曰賢然後用之堯之將咨舜之師錫用人正不要自人主己出也若謂不假于人則當言任賢勿貳可也謂之權出于己幾何而不啓人君自狥之私乎此章四節每兩句相對若言用人惟出于己上下皆不偏恐之說乃本于孔氏孔曰用人之言若自己出雖惟字作若字說不免牽強然上下文義却俱順此諸說差勝孔氏守訓詁甚嚴惟字本不訓若又恐經文或誤姑存以待知者

或謂改過為用人之過夫古人所謂改過過則勿憚改豈為用人發乎此不待辨孔氏說文理俱長但以為用人說則偏矣

或問成湯聖人也聖人亦有過乎曰聖人固未嘗有過然常懷改過之心猶堯舜之舍己從人是也蓋亦有所謂聖人之過如舜與周公以兄弟之愛而不知管蔡之將叛象之將殺己雖出忠厚之意是亦聖人之過也程子謂顏子之不二過以為使天假之年則將至于化而聖矣孟子謂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觀反之之意則其未造于化之時意其亦有所謂

恬裕齋藏版

不貳之過與呂氏又謂用人惟己如中庸所謂取人以身故改過不可吝似亦牽強

或問王氏說推亡固存謂推彼所以亡之故固吾之所以存乃邦之所以昌也如何曰若此說比二字自通但上文意義不協其亡邦之政攻昧取亂侮亡其文以輕重為之節弱未至於昧昧未至於亂亂未至於亡而兼攻取侮則以其不善之輕重為之序弱昧亂亡固可分兼攻取侮則不可分矣

或曰人之處事不過義利兩塗人之處心不過邪正兩端以義制事則不拘於利以禮制心則不流於邪或曰湯之伐夏救民亦義制事此仲氏釋湯之意亦善

或曰人君能自得於所師則天下之善始為我有故可以王如顏子之師夫子心契神會終日不違乃自得師也三千之徒非不皆師聖人然未至如顏子之自得則與聖人猶二物非所謂自得師也自得師者以其得人之得而為自得之得也

林氏曰能自得師謂無所不師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能自得師也亦通

或問張氏說謹終之道當先謹始始之不謹克終者鮮矣後引召誥若生子罔不在初生為證如何曰此說於句文甚順但成王幼冲即政召公慮其不能謹始故以謹始為重若成湯取天下德業如此豈不能謹始者仲氏慮其恃功業而驕故欲其謹終如始耳非方戒其謹始也夏氏謂湯之始與非不善所當謹者惟在終而已此說是也

湯誥

或問秦氏謂降災意當時必有災異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如何曰言災咎則災異在其中言災異則包括有遺矣

或問元牡唐孔氏謂夏尚黑殷尚白于時未改夏禮故用元牡諸儒多從之如何曰林氏謂一時用元不必因色求義如魯頌曰白牡騂剛豈以柔變殷禮乎此說自有理但以為偶用元牡則不如陳說且周人尚赤故取於騂且角而祭天則用蒼璧牲幣放其器之色因天事天正可以為明證陳氏乃以為周禮而別引禹錫玄圭為證則近於泥故自以意改之而不欲沒其元說也曰林氏以上天為天帝神后為后土皇地祇何如曰若以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則林說為兼奏告天地亦是理所當然但元牡既從陳氏作告天故未敢獨用林說然舜典肆類上帝說者謂言天則地祇可知豈祭告上帝而以后土配而牲則獨從黃而用天色與故並存之以待知者

或問晦庵說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如何晦庵曰賁若言昭乎不之美允殖言民生安其生業人既盡伏天命既并差故草木蕃美百姓豈須謂人物皆遂曰此說於此二句極順但天命弗僭一句未免與上文重疊取下文又不相串不若夏氏之說上下文意俱順并雖曰暴殄天物終不成草木皆不發生罪人黜伏而草木蕃美又似不近情理也曰此說猶所謂山川改觀之意耳曰謂山川改觀則可謂草木亦美則不然曰詩所謂柞棫斯拔松柏斯兌非與曰詩謂周家積累久物生咸遂爾與此又不同亂世固是草木失性亦有時無青草之說然湯伐桀方還亳豈能便賁若華盛乎夏說本於蘇而其文尤為明順故止載夏說它多類此

或問夏氏曰乃亦有終非特王國社稷可保其有終爾諸侯亦可終享安榮之福如何曰此雖說得乃字分明亦恐傷巧

或問王氏衷訓中當矣而孔氏訓為善何也曰惟中故善偏於剛則暴偏於柔則懦是所謂惡也

或問王氏謂善者常性也不善非常性也不幾於善惡混乎白

程子謂有義理之性有血氣之性血氣之性有善惡義理之性無不善常性者義理之性也非常性則血氣之性也水性本清鐵性本剛而或濁或軟者亦不可謂非二物之性然謂水性濁鐵性軟則不可蓋清與剛者其常性濁與軟者非其常性也至於濁者澄則清軟者鍊則剛則學者有變化氣質之功焉

伊訓

或問孟子言湯崩太甲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如何曰孔氏謂太丁未立而卒程氏謂年齒也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立太甲此說是也邵康節皇極經世書起於堯即位之甲辰至於本朝之嘉祐歷譜帝王世次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無外丙仲壬也曰蘇氏謂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乃湯没後伊尹稱湯德作訓於太甲之初洪湯崩之年即太甲元年也如何曰謂湯崩甲立非同一年則可謂中間猶隔七年則非言成湯既没而以太甲元年繼之則太甲繼湯明矣況康節歷數古今莫加所譜若與經合又何疑乎

或問開有天災作災異說皇天降災作災禍說同字而異訓可乎曰說經者當觀上下文意固難執一況天災則是變形於天言降災則禍降于人矣要其災雖有在天在人與夫淺深之異其爲災亦一也

或說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云造爲攻伐之功雖自鳴條而我積德基命始自亳都者固有素矣亦通

或問布昭聖武聖是聖德武是武德猶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也如何曰如此說亦可但聖德言布昭則未安聖武猶神武之謂而布昭者則我武維揚之謂也

或問人紀或以爲三綱五常如何曰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婦綱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也言五典則綱常已在其中三綱有紀之意而不如五典之備五常該五典之德然又無人倫相紀之意也

或問湯之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天下也甚遠是以敷求哲人以輔後嗣如何曰聖人之於天下非因其難得而後始慮之遠也以此戒後人則可謂聖人之本心如此則不然聖人既受天下之責則不得不爲無窮之慮其得天下本出於無心至守天下則無不盡其心若謂因得之難而後慮之遠則舜自側微二載而陟帝位豈將不遠慮乎此殆可以論常人之心而非所以論聖人也至如漢高祖唐太宗奮自匹夫不數年得天下其慮天下亦豈不遠哉

或問古者刑不上大夫而其刑墨何也曰意其必有贖當如舜之贖刑及今世之律也林氏謂昌邑王廢羣臣多坐無輔導之益受誅惟王吉龔遂以數諫諍免是亦臣下不正其刑墨之意也此說亦善

或問呂氏謂有一于身者非謂止有一也蓋有其一則九者從之有云者蔵其病於未萌也如何曰此蓋謂有其一未必至於喪亡耳夫九者之病固有相因者然若耽於一喪亡以至親見士大夫子弟有以琴書詩酒器玩書畫而亡其家者蓋心溺於此則餘事盡廢比數者皆世所謂雅好猶足以亡身亡家況此九者何以備而後至喪亡哉

或問唐孔氏謂爾爲德無小亦足以爲萬邦之慶如何曰此說於罔大罔小之辭雖順然未免以辭害意非惟非責難於君之意然亦無此理蓋舜之德猶以博施濟衆爲病豈小德而可爲萬邦之慶哉漢元成唐僖昭非有大惡而皆至於亡國林氏舉唐柳宗元言謂賢從難行人求必信纖瑕微纇十手爭

指此足以發明伊尹之意矣曰三山陳氏謂勿以小善而不爲極其至則萬邦脊慶勿以小惡而爲之極其至而隊其宗此說如何曰此又未免添極其至而爲說也曰然則小惡果足以覆宗乎曰此即所謂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之意也

太甲上中

或問曾氏曰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至此三祀十二月朔適合禮經所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於此爲即吉之月明矣二十五月喪畢者商制二十七月喪終者周制也此說如何曰所謂二十五月而畢者以除喪服言也二十七月而畢者連禫服言也曾氏此說雖偶合二十五月之數以爲商則未必然若然則是成湯在太甲元祀十二月沒而太甲於柩前改元而不待踰年也可乎

太甲下

林叔豹義曰人情莫不好人之順己而惡人之逆己君子直諒每犯人之所惡小人苟合每逢人之所好言逆乎心雖未必盡君子之言然驗其所從來彼何區區投吾以所惡哉是必有公忠之道存乎其間也惟思言可以逆吾心而吾心不可以逆乎道必反而以道求之則苦口之藥不以逆我而拒也言遜乎志雖未必盡小人之言然驗其所從來彼何區區投吾以所好哉是必有私邪之道存乎其間也惟思言可以遜吾志而吾志不可以遜乎非道必反而以非道求之則甘言之疾不以其遜我而受也雖然言之逆者固欲求諸道然外爲訐直而內懷奸詐者有之言之遜者固欲求諸非道然此言無所拂擊將順無所拂辭者有之聽言之道蓋不可以一律觀也夫惟以道求之則君子小人之情舉無所逃矣且居中虛者心也有所祈向則謂之志心一而志百故心不若志之易戕於求諸道言逆汝心所以明忠言之難於入人心於求非道言遜汝志所以明諛言之易於惑人志又況道有對順之名不曰順而曰遜所以明小人乘人之忽若浸潤之膚受其柔行巽入之道不可不早辨也

咸有一德

或問一德之爲純一何也曰凡天下之物純則一雜則二三故一念慮之純亦一也一事爲之純亦一也苟念此而雜之以彼則其所念不一矣爲此而雜之以彼則其所爲不一矣凡事之小大雖不同然其義之所歸皆在於純而不雜也天地之間惟天德爲至一蓋剛健純粹其體則一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一元之氣晝夜皆明春秋冬夏百千萬變未嘗有一息之繆飛潛動植洪纖巨細皆得其性命形體之正而未嘗有一事之差故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又曰天得一而清以人言之惟聖人之德爲至一蓋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一毫人欲之間以言其仁則一於仁而無一毫之不仁以雜之以言其義則一於義而無一毫之不義以雜之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纖毫之或遺此所以爲善者又極天下之至純而無纖毫之或雜故曰文王之德之純又曰聖人得一以爲天下正常人莫不有是一德然未免爲私欲所雜是以其德常不一故仁或雜之以忮害則非一於仁義或雜之以貪冒則非一於義禮或雜之以驕惰知或雜之以昏蔽則非一於禮知矣內外隱顯之間常不免於二致甚至於不常其德而爲小人之歸則以其貳者雜之也

林氏曰伊尹告太甲召公告成王皆謂天命不可必而人事爲可必夫中才庸主偃然自肆不以安危爲意者惟其恃天命廢人事故敗亡而不自知唐德宗與李泌論建中之亂以爲

出於天命李泌曰命者它人尚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命蓋君相造命者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蓋與咸有一德召誥之言合亦善

林氏曰惟一故常惟常故一蘇氏曰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不敝亦善

或問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諸說如何孔氏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君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孫氏曰天子祖有功而宗有德故雖十世而其廟不毀七廟者漢氏以來論之多矣韋玄成以周七廟后稷為始祖文武受命而王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劉歆以為天子七廟宗不在數比殷表也天子七廟之制久矣匱書所謂六宗拼于祖之廟七去於法王制之言相合王肅以七廟者天子之常禮敢以此信矣曰七廟固當以祭法王制之言為當但諸家皆謂三昭三穆親盡則毀有德則為祖宗而不毀如此則太祖之外更加以宗如殷之後王既以湯為太祖又加三宗則連三昭三穆為十廟矣周以后稷為祖文武為宗加以三昭三穆則九廟矣將毀昭穆近親而湊成七廟則子孫未免薄其所近之祖而將別立所宗之廟則又非七廟之制當姑以俟知者若觀德之說姑從蘇氏之言推明之庶與前說無礙耳

林氏曰論協于克一以以萬姓咸曰為言至於無自廣以狹人則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亦猶言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善

或問呂氏曰七廟以觀德則合古今為一體萬夫之長以觀政則合衆寡為一體君使民民事君則合君民為一體不自廣以狹人則合人己為一體如何曰一之說前已見矣非謂對二物而合為一也此說雖合二物而為一而終不免有四者之異將合四者以為一而四者又不能不異矣

盤庚上

三山陳氏曰有虞氏未施信而民信治水征苗未嘗有言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誥復告語至於三書世變既降風俗衰而號令繁於誥誓是書者可以見三代君民相與之道矣王者與衆同欲甚樂於違衆所以違衆者從天下之公理也大公所在事久論定向之怨者今皆安之則王者所謂違衆是乃從衆也

林氏曰先王創業垂統以貽萬世之業必有根本之地蓋其王業之所始天命人心之所繫其子孫守之則興不能守之則替若湯之亳文武之豐鎬是也夫仲丁遷囂之後失成湯根本之地經歷九世數百年間無勃然興者盤庚既遷亳商家社稷於是復興周自平王東遷不復有遷居豐鎬之意傳世數十不能復振由其失文武根本之地故也

三山陳氏曰天命既曰在天而曰恪謹天命罔知斷命天其永命何也大抵古人以當然之理為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為命勑天之命祈天永命皆自己而言之若在己不能盡其當然之理立乎巖墻之下與死於桎梏而死語人曰此命也可乎如盤庚不遷都而耿邑有河患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命可乎循乎理之當然則得其命之正者也

林氏曰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自湯至盤庚方及五遷今言于今五邦又繼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所遷者既有五邦矣故之前序但言遷囂相耿四邦不知何以爲五遷者并以盤庚之遷爲五邦不惟文勢不應如此而所遷乃復歸于亳謂之五遷則可謂之五邦則不可故太史公謂祖乙自耿遷于邢汲冢紀年謂祖乙遷于奄皆與序文相戾不可據意者自仲丁至盤庚更有一遷而史失之盤庚據當時所見而言當得其實歷世久遠不可臆度此說如何曰按書序言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則是湯未遷亳之前所居爲一邦也特未知爲何地耳總而數之是爲五邦

或問呂氏曰民不肯遷常情則惟恐聞其言今知彼無伏小人之箴蓋民之怨心不當禁遏使其發於言語乃可殺其怒如秦之誹謗者族民不敢進一語而怨心日長矣曰此說自善夫帝王雖無事之時猶稽衆從人況大事方舉上下危疑豈可不以達民言爲急乘遷國重事利害多端小民之箴豈無可以補缺失裨闕筭者又豈無與我同意而欲遷者其言之是耶吾從而采之可以感悅人心言之非耶亦可因其所蔽之端開導之以服其心非止於殺其怨怒而已小人之箴猶不敢伏況其上者乎此與後世違衆舉事雖朝廷近臣鉗結而不敢言者異矣陳少南曰自古君子行事未必天下皆服小人未必以人非之惟君子至公无我曲盡下情訂其是非不以人言之異同爲意也常人私心勝而客氣高不稽事之是惟徇人言之同異往往務爲刑罰以甘心於異己者辭卑曾由以從而天下亦由是而不服矣吕氏曰敗也爲國不利小民必有欲遷者民欲其遷而上未遷必有箴規之言故盤庚使不得隱伏人所說亦各有意

或問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正猶出入起居罔有弗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亦通

陳少南曰盤庚之遷其事不可已向使其不欲遷者以告盤庚將遂中輟乎曰可否相濟君臣之常使其告也盤庚尚得而開諭之今不告盤庚而以浮言沉衆庶蓋浮僞而不實矣此說亦善

或問東坡言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使舊人用新器我所以從老成之言而遷新邑也荆公亦同此說如何曰林氏謂雖有器非求舊惟新之言然盤庚釋此但以證人惟求舊耳故下文繼以古我先后暨乃祖乃父文勢首尾相類無取於器非求舊以爲新邑喻也此說辨之當矣兼今日新邑乃是先王舊邑豈果是求新乎是正與盤庚紹復先王之意相反也

或問孔氏謂古者功臣配食于廟如何曰配者對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對止一人耳配食乃大勳勞之人方配非徧及有功之人此言與享止猶司勳謂凡有功者祭於大烝非可以配享言況盤庚總告羣臣之祖父豈盡皆配享乎

盤庚中

林氏曰蘇氏曰民之不率不以刑罰齊之而以話言曉之此盤庚之仁也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反覆告訓以言代斧鉞忠厚之至此言深得盤庚之旨

呂氏曰汝若不憂稽考當遷利害但自生忿懟何緣得平凡人忿懟之心則見此而不見彼若暫時稽考其憂自瘳

呂氏曰遷都機會止有今日若不乘今而遷則生業將爲水壞汝何以生在上乎

林氏曰黃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蓋義與命相待而立故承古以遷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盤庚所以逆其命之至繼其命之絕使爾有衆後生在上也此說甚善人主造命而不可言命盤庚所謂迓續乃命于天其義尤深切著明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之應物吉凶禍福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爾初未嘗容心故其命靡常而不可以其有治無亂有安無危也聖人之所以應天者禍福吉凶之來而吾必有憂患之心故能轉禍爲福去凶爲吉至於將危亂之際皆有續之之道焉且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傳以天下以有危亂之道堯舜知其危亂將貽毒生民而不可救於是續民命于天而堯以位授舜舜以位授禹則斯民復享治安無異於堯舜之時而不見夫丹朱商均之患豈非聖人有憂天下之心能迓續民命于天乎故凡聖賢之君當危亂之機已萌

必有所變更而振起之皆所以續民命豈獨盤庚哉明此道
謂之知命不明此道謂之不知命伊川有言曰天命不可易
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愚按關子明忽書所謂卜筮
兆將然之機人事萌未然之應邵康節所謂不由天地只由
人者皆此理也

盤庚下

林氏曰乃正厥位先儒以為正郊廟朝社之位夫盤庚之營亳
邑將以先定郊廟朝社之禮然後遷而居之不應既遷而後
定位也按召公營洛既得卜則經營至於位成周公乃達觀
于新邑營所謂正厥位者乃正臣民之位發進于朝而慰撫
告諭之也此說善

或問呂氏曰盤庚遷都既有篤敬之臣又有至善之謀然盤庚初
不言有此等人為我盡心主事定日方語此蓋聖賢以一己
任怨方萬民胥怨之時聖賢不欲分怨於下故不言也此說
固善然成王東征曰爽邦由哲民獻予翼豈是分怨於人乎曰
以盤庚為君在此謀於上民猶胥怨使盤庚遂推其謀於民
下則民必不服矣東征之舉周公自處危疑之地故[illegible]
援賢者以為證其事體與盤庚又不同矣

書集傳或問卷下

說命上

林氏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創業有功者祀以為祖守文之有
德者祀以為宗其廟皆百世不毀商立廟制所祖者湯所宗
者大甲大戊武丁太甲為太宗大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其
制至漢猶存高祖世祖皆為一代之祖前漢以文帝為太宗
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後漢以明帝為顯宗章帝為肅宗
皆以功德而祖宗之也唐自太宗至昭宗十八帝皆以宗名
為廟號之常稱不復論德建為不毀之廟而先王立宗之制
紊矣此說善

東陽馬氏曰三年之制漢文帝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畢後世
遂遵用之夫天子持三年之喪則百官亦須用持其禮幾於
難行至於二十七日喪畢之說則又幾於不持喪然則若之
何而可曰行二十七日之制於臨朝聽政之時而行三年之
制於宮中則於禮不廢於義亦不廢此通行之道也壽皇持
高宗之喪如此

袁氏曰高宗不言中有多少工夫所以能神交上帝所以能得
良弼皆自不言中來大抵寡言者其工夫必深多言者其工
夫必淺寡言者其工夫日積多言者其工夫馳散如人之聚
樂喜怒蘊蓄於中未便散若泄之於外則不久而息故古者
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孔子亦云予欲無言古之進道者
其言語極少誠以多言最減力譬之天將雨迅雷一震往往
未必有雨何則其氣泄故也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
言則其涵養於中者為如何哉

呂氏曰自古聖賢常自恐懼中入台恐德弗類此入聖作德之
門戶也學者亦當常懷此心常情懈怠弛慢故流入於庸愚

而不自知
或曰德弗類猶弗稱也記曰天子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此德
之類者也亦通
王氏曰古之人齋三日以致其思必見其所爲齋者況於恭默
思道致一而深思則感格上帝夢賚良弼蓋無足怪者淺陋
之人不知天人之際至誠可以感通如此或謂高宗尚神引天以神其事此後世先王矯誣上帝以布命于下此最治教之大禁
三山陳氏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
聞其名特往造焉至中途遇之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
信息甚大君子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高宗夢
說之事不誣矣又曰高宗之夢猶明鑑當臺有物必照初非
鑑往亦非物來陳氏曰高宗誠心如此向使不夢良弼天下
之賢亦有緣感而至者亦信

夏氏曰作礪作舟楫作霖雨蓋喻之切賴之深言之不足故重
言之王氏乃謂作礪使之治己舟楫使之濟難霖雨使之澤
民失之穿鑿矣文言啓乃心沃朕心則高宗惟欲其成己德
而已未及乎濟難澤民也此說善
林氏曰桀以拒諫喪湯以從諫興紂以拒諫喪武王以從諫興
秦隋以拒諫喪漢高祖唐太宗以從諫興歷代興衰之本未
嘗不係乎此高宗命傅說以納諫而傅說復之以從諫蓋以
爲天下之事未有不先於此故禮樂刑政未嘗一言及之而
惟以此相告勉此說亦善

說命中

或問天聰明諸儒皆以視聽言之子獨不然曰聰明之義兖與
說之辭矣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乃可以視聽言
然亦自民而言之非謂天果有耳目也新安王氏之說亦近
之王曰惟天聰明則聞見不在耳目而在一心此心洞然與天爲一無一毫私爲蔽乎其間則際乎親人之所不及見通乎親人之所不及聞謂心之所有無非天理故其聰明無異天之聰明也
呂氏曰佛老說聰明止就虛處說但言吾心湛然而已聖賢說
聰明皆在實處理會口與甲冑等四者疑若粗傳說却欲高
宗於此留心蓋天下之理本無精粗才理會得麄處透便理
會得精處透四事自逆觀之何與聰明然知啓羞起戎在笥
省躬非聰明者不能是乃所謂克明也
無垢張氏曰人之好善者多喜聞人之贊而惡聞人之謗非好
勝也以其好善之心急惟恐惡聲之涴其身也是以恥過而
遂非其實以善爲之反自陷於不善此爲善者之大病也梁
武帝心欲爲善而不知其道凡人之所難者皆爲之一聞賀
琛之諫乃大怒此非尋常無知之過也其病最深惟力行者
知之

呂氏曰人有好底病有不好底病高宗之黷祀是好底病最難
治惟說能治之無垢張氏曰數于祭祀所以敬也而反陷於
不敬此過難知而亦難言難知則心安難言則諫者必拒
或問惟說不言有厥咎諸家皆謂君已成德則臣方敢言如何
曰君資臣之言正以德之未成故耳德苟已成則何俟於臣
言而臣欽若將順亦有所不必言也以君能行之而後言則
可若以君德已成而後言則德之未成者果何賴耶或曰林
氏謂允協先王成德爲能合成湯從諫弗咈之德故言惟說
不言有厥咎曰從諫固能成德然謂成德爲從諫則牽強矣
且高宗謂說之言旨哉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蓋嘉美其
言之可行耳非於此方求其言也故說答以知我之言易行
我之言難我既已言則已無咎矣所以益勉高宗之行也

說命下

或問甘盤之事孔氏蘇氏說如何曰唐孔氏謂甘盤在小乙之世已為大臣小乙崩受遺輔政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此說與君奭之書不相背矣然二孔以遯于荒野為高宗自遯故學而中廢雖文勢為順及與舊勞于外之言相礙然高宗之勞于外乃是未即位之前甘盤既輔高宗初政不應學而中廢又不應以未即位前之事雜於其中其說不免首尾自相戾蘇氏謂古之君子雖明王之世不肯仕如巢由夷齊之比則以甘盤為隱而不仕與君奭之書又相背矣皆不若林說為善

呂氏曰自高宗言之凡人學未知味失其師猶不覺既知味而失其師如中流失楫高宗之學正賴於說自甘盤言之終不成教高宗一半便棄去此乃甘盤深教高宗處若使甘盤常在左右高宗常依靠人了未必進步惟被它翻然引去高宗乃能力求其進過人數等此說亦善

或問道我所固有也本未嘗去何謂之來本未嘗散何謂之積曰是固然也人惟蔽於物欲放而不求故未嘗來蕩而不收故未嘗積今學力既加脩者始來來自吾心而非由外至也來者始積積于吾身而非由外假也王氏張氏謂學自外至故言乃來蓋不知所學之事皆吾性分本然之理曷嘗強其所無哉

或問諸家多以遜志為卑遜子以遜順平易為說何也曰言遜順則從容卑遜之意皆存於中而卑遜却不足以包從容涵養之意也

泰誓

吳氏曰孔子論文王曰有事君之小心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詩序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當紂為四夷交侵之時文王猶稟命如此觀文王之心必不遽與紂絕命恐所謂大勳將初未嘗有意也至武王時則紂之惡極矣武王雖欲為文王之順而仁有所不忍故奉天命以征之方欲誓諸侯以必其征伐之功其敘文王之辭蓋不得不然後世讀書至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讀詩至武王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與此之類皆當三思詩序與孔子之言此說善

陳氏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蔡氏云過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愚按此說雖近鑿然上下文亦通併附于此

牧誓

或問孟子史記皆言虎賁三千人諸儒多從之而以書序為誤如何林氏曰虎賁之士必擇其驍勇絕人者為之在王左右以為宿衛周禮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成王崩時以虎賁百人逆子釗當成周全盛時其數不過如此武王戎車三百兩則甲士步卒皆在焉而虎賁則在王左右以為輔衛其有三百人已為多矣安得尚疑其少而以為三千人耶蓋史記孟子之書誤也

或問漢孔氏謂朝歌去河四百里牧野在朝歌南三十里武王渡河五日而至赴敵宜速諸儒謂師行三十里武王仁義節制之師不應速於趨利如此皇甫謐云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然自河至此亦計三百三十里亦非五日所能至夫謂牧野去朝歌三十里七十里者蓋據近郊三十里遠郊七十里證

而言也然漢孔氏謂河去朝歌四百里則其所親見而非臆說諸儒求其說而不得何也曰予以禹貢河行之道推之堯時河自碣石入海蓋在宋北之極至漢時則河流入海在青齊之間至近世則河流愈南而北汴泗大抵河流由古至今自北而愈南竊意武王時河北距朝歌必切近自孔氏去武王時蓋九百餘年矣所謂去朝歌四百里者恐非武王時河行之道或曰河行南北信有之矣然說者謂朝歌在今衛州孟津在今孟州河流雖改易而孟津之至衛則未嘗改易也曰世代寖遠地里遷易不常漢武帝東移函谷關七百里而亦謂之函谷關秦時會稽治在今蘇州與今會稽縣相去亦數百里則古今地里之遠近豈易以名拘要之武王之師決不應以五日而行三百餘里也

武成

或問生明孔安國以為月三日孔穎達以為生明死魄俱是月初而諸儒多從安國之說如何曰朔日月已生明但其明尠極微昧明生則魄死矣故為始死魄魄死則明生矣故為哉生明薛氏謂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故也於晦朔觀月則可見故知當以穎達之說為正諸儒皆以說生魄為十六日夫望之後一日魄始生而望或在十五日或在十六日或在十四日不可定指十六日為生魄也

或曰告天地山川非同一祭亦非同辭特舉其大要揔述之耳肆予東征士女篚厥玄黃當是告山川之辭蓋起兵東征未至紂都公路人已迎降如此若告天地乃是未舉兵之初告而後行安得預言士女迎降之事乎或以為是指桀紂之時言之亦未可知

吳才老曰湯武之師順乎人而應乎天者蓋無一而不應於天也師出自周踰月而後至既陳商郊而受天休命彼果於致伐者不必若是矣使紂於是時下罪己之詔取平日黨而戮之見諸侯而謝其不德顧徼福於成湯高宗以無亡其祀彼八百諸侯或有為之動心者武王未必致伐也今乃率離心之人犯同惡之師一矢未加而前徒已倒戈矣天之休命遂集于周而武王亦順而受之嗚呼湯武之有天下豈有心為之耶

或問孟子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書其有不足信者乎東陽馬氏曰六經經秦火又漢儒私相傳授誠難盡信然血流漂杵卻不用疑蓋史官紀其成功則為之辭以侈其事而已安用致疑而立議論乎或曰然則孟子非乎曰孟子又幾曾錯史官大而言之亦不妨孟子疑之亦不妨凡讀書須自有活法如浩浩滔天天之高如此其可漫之乎此血流漂杵之比並也　晦菴曰孟子只是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但長不仁之心耳

薛氏曰桀紂罪有淺深湯武之放伐應乎天而順乎人非湯武所能為也荀卿謂紂卒易向而殺紂賈誼書曰紂將與武王戰陳其卒左億右億鼓之不進皆還其刃向紂紂走還寢廟鬬死棄其尸于玉門之外民皆進蹴之武王使帷而守之觀者褰帷投石投之者猶未肯止其言畧與書合最可信觀商人怨紂如此雖欲如桀之放得乎此說善

或問微子帝乙元子而有賢德武王克商之後宜奉微子以繼商返三分之天下而退就諸侯之位則當與堯舜並而湯不足進矣曰殷周之時世變已降非復邃古之比紂之死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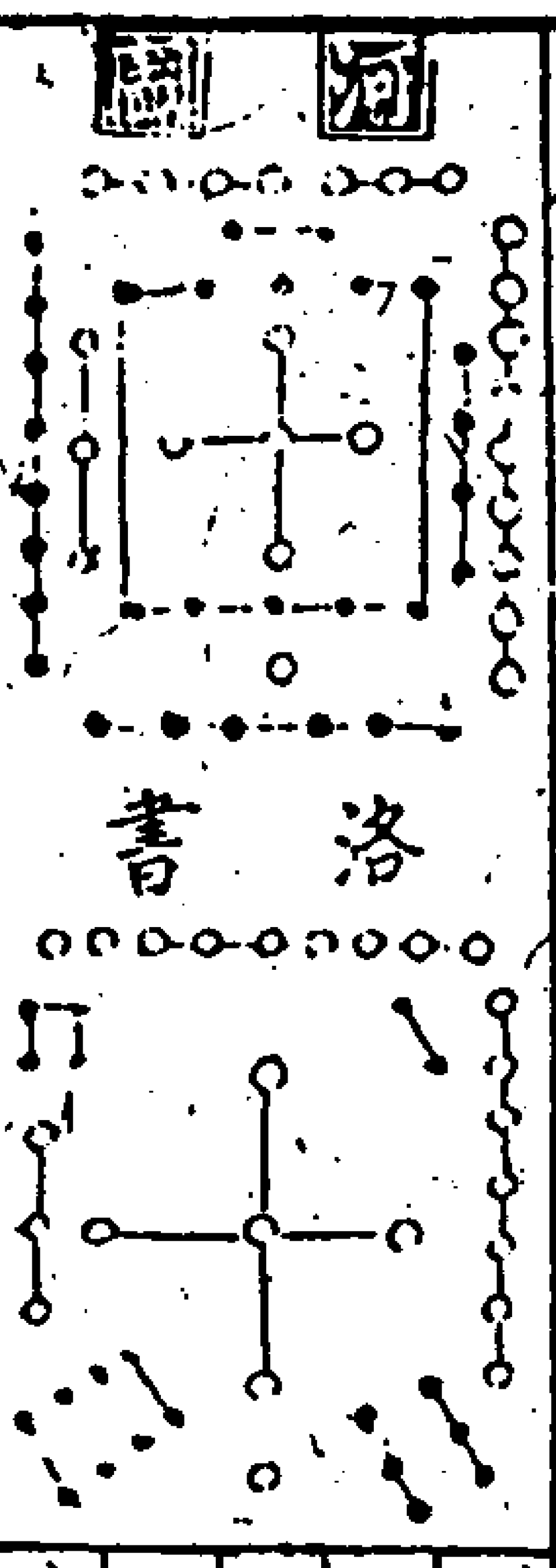
實殺之使武王欲以天下遜微子一時殺人及八百諸侯能自安乎夫益佐禹治水功德豈在啓之下況禹又薦益於天然朝覲謳歌不之益而之啓雖禹之治命不能遜微子雖賢不及武王之聖微子事紂施澤未必洽於民而周世世積行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人心歸之久矣使武王欲以天下與微子亦不能奪諸天下之心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蓋湯武處世變之極不過能為順人之事而已而堯舜不可幾及也

或曰建官惟賢人然官各有事賢人各有所能如舜九官皆官也而官所職之事則有司徒司空作士作稷之異禹皋稷契皆賢也而其能則有治水明刑播種敷教之殊故建官以賢又必隨其人之所能以位其事也愚按此說雖失才德並用之意然分別官與事亦不可不知也故附于此

洪範

林少穎曰紂之見殺蓋商人倒戈相攻併攻殺紂武王至商欲赦紂不誅欲如湯放桀已無及矣於是立武庚代商後亦所以致其不忍之意如湯放桀也

蘇氏曰治民而求勝民者必亡國治病而求勝病者必殺人堯言鯀方命圮族是詞言鯀悻直以亡身知其為剛狠好勝者五行土勝水鯀知此而不通其變欲以物之方壯不違其怒而投之以其所畏其爭必大豈獨水哉



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氏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朱氏曰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謂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也合二中以定律曆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也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是所謂曆紀也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朱氏曰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以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蔡元定曰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

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朱氏曰此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無不管攝於是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耦以兩其五行而已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耦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其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所謂各有合者也此河圖之全數而諸儒之說也至洛書雖夫子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

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既爲五數之象矣然則其爲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則通乎一圍由内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九七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耦乏也橫渠張氏曰數止於十窮則自十而反一又數當止於九九陽極也故數九過之則數之亂說有地大於天乎十者皆然九之謬從必皆虛其中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爾曰其叙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内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耦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曰洛書而虛中五則亦太極也奇偶之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艮巽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於書範則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

攷於圖爾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
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横十五之數也以
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
則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
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横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
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蔡元定曰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
時有古今其理固不容於有二也不特河圖洛書爲然律呂
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於六十日名有十幹十二支
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二者皆出於易之後其起數又
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老少自相配合皆爲六十無不
若合符契下至運氣參同太一之屬雖不足道然亦無不相
通蓋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復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符
或問晦庵以爲洛書止有奇偶之數自一至九而無文字禹因

而類之則以初一曰五行而下皆禹所自言也馬融云從五
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小劉以爲龜文止二十字則與馬
融之說同唐孔氏推明孔安國之說以爲禹因而第之以成
九類自初一曰等二十七字爲禹所加其敬用農用等一十
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二十八字劉歆則以自
初一至六極一章總爲洛書之文諸說既是曰衆言殽亂折
諸聖以經文詳之謂之洛出書則必有書矣謂之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則必有九疇錫之矣如朱氏之說則洛書止有其
數而無其文則經何以言出書何以言錫九疇令以洛書之
數按之五居數之中固可知其爲皇極矣然天一陽數居於
下知其爲水可也何以知其爲五行地二陰數居於西南何
以知其爲五事天三陽數居於東何以知其爲八政乎意其
必有文畫如馬融所謂從五行至六極類見於各數之下而

禹乃從而類之數至若大劉顧氏以敬用農用爲洛書之文
劉歆以自初一曰已下一章總爲洛書之文則又未免輕信
太過而涉於附會矣唐孔氏所謂天語簡要不應乎寧曲折
如是也曰河圖何以知其爲八卦也曰河圖之爲八卦固可
以方位陰陽奇偶之數而推也如一與六居北則是天一生
水地六成之而水位之所居可以知其爲坎矣而坎以一陽
居二陰之中二與七同居於南則是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
火位之所居而可以知其爲離矣而離以一陰居二陽之中以
至三與八居於東而爲巽四與九居於西而爲兌皆可以陰
陽奇偶而推蓋八卦皆造化之定數而九疇則以人事參之
其數雖同而其事固不同也然則圖書之事果有他物可以
證乎曰是不待遠求顧氏未之思耳夫鳥獸之羽毛草木之
英華文章燦然條理秩然豈待人刻畫而後爾哉亦造化之

所自成耳此猶曰是形有種類也至若文石之中固有星斗
山川草木鳥獸之形又豈人力所筆而後成哉天地之間有
此理則有此象如魯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秦之仆石起而
有文漢之虫食柳葉而成文古今此類非一世俗之震死者
背上往往有篆書以述其罪道家多能辨之又爲箕仙親寫
爲詩詞以言禍福皆耳目所親接者況聖人出而天下變道
圖書呈祥圖之與書其體一耳既能有圖亦能有書又何異
耶蘇氏曰圖書之文必粗有八卦九疇之象數以啓伏羲與禹之智豈可謂無哉○蘇疑一然則出而有其形則牛虎人馬之出
上若八卦列宿學其寫像子丙曰此與河圖洛書又何以異乎潛消然伏羲禹之數賢能顧問之哉
朱氏曰天地間惟有一理自兩儀奠位其理已彰太極於無
小極於無內即事即物莫非是理之流行發見但其事物之
常見者聖人不假之以設教若河圖洛書乃聖明在上和氣
所感鍾爲祥瑞即是理之徵驗顯見已可以開發人心故聖

人因神物之至著者以垂法後世其理則未有圖書以前固無時無數而不存邵子所謂畫前元有易程子所謂使無河圖洛書八卦九疇亦須作者是也

新安王氏曰易與範其體不同實相為用易者盡天下之變而不可常者也範者立天下之法而不可易者也夫易始於乾坤變為八卦重為六十四其道本於剛柔迭出以趨時適中然言道則詳言政則略如履之制禮豫之作樂散於諸卦未見夫綱領所在故以一定之法者於洪範其端本於五行其用起於五事而終於福極先後本末有叙而不可紊有辨而不可雜故易範合而聖人所以為天下者始無餘蘊學者所宜深致也易範本於羲禹皆濟於商季

或問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布而為五行何以言初一曰五行乎曰九疇皆即其用之切於人者言之故首五行說起

或問周子無極而太極一語先儒辨論角立如何曰象山以無極為非則以為此非周子之言南軒以為此乃莫之為而為之之意非真言無是皆不欲言無之一字而為此辨也夫天地造化若人若物其初皆自無而至有有者復歸於無而無者復能有觀人物之生死可見此人之所共知所親覩非有渺茫難測之理推而至於天地之先造物之始未有不自無而至有也故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繫辭曰易有太極即此之謂也但聖人恐人淪於無指於有故於易之中止明消息盈虛聚散盛衰循環不息之理而不言有無夫是之謂易至老氏則專言無釋氏則專言空故儒者并無與空兩字諱之夫老氏知無之為無而不知無者之能有及其既有則不可以無言此其所蔽耳然而始無之理豈可以其出於老氏而諱之耶釋氏知有之必空而不知空者之復有此其所蔽耳然而終無之理豈可以其出於釋氏而諱之耶夫謂之太極則其有已肇矣非有則何所指以為極夫既肇於有則亦有之先非無而何其曰無極而太極此理之自然而然者但聖人不言而周子言之耳何疑之有

或問天一生水亦有物之可證乎曰人之一身可以證矣人之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心一動而水生則天一生水也蓋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故呵氣而成潤也

五行之相尅也所以相成而五常之德亦然德莫大於仁木德也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金德也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火德也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水德也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五常之葉而五行相尅之理老蘇之說為然金尅木剛勝柔也水尅火柔勝剛也

王氏曰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敷金斂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蒸木溫金清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為器械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炳之而為火爛之而為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熯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火革者何革生以為熟革柔以為剛革剛以為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可以圜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則不能自化故命之曰從革也

或問孔氏以皇極為大中諸儒多祖其說晦菴祖五行志謂皇者君之稱謂人君立極也二說如何曰中道固大而太亦中

之體也然謂中爲天下之大本則可謂爲大中之道則義訓
未爲穩暢故六經語孟言中多矣而未嘗有大中之說夫以
皇極爲大中猶可也以皇建有極爲大建其極猶可也以皇
則受之爲大則受之猶可也至於惟皇作極爲惟大作極時
人斯其惟皇之極爲惟大之極則非辭矣故知晦菴取漢志
之說爲當然不曰帝極王極君極而獨謂之皇極者蓋皇帝
之皇亦取大而無際之義人君建極非薄發大無外則不可未
有狹小而能建極以率天下歸極者也故名曰皇極亦兼大
義然下文不曰遵皇之義遵皇之道惟天下皇而皆言王者
此又取其合於王者之道而言之蓋皇道之朴略與王道又
有問矣

或問皇則受之曾氏謂大則受之非小者所能受如何曰皇則
受之與上汝則念之正是對而互文或言汝或言皇猶或言
于汝極而又言惟皇作極同

劉執中曰天地之於物也能生之而莫能終而遂其性也能終
而遂其性者聖人也天地於人也能性之而莫能化而一於
善也能化而一於善者聖人也非聖人則不能成天地造化
之功非天地則不能成聖人皇極之治其道相參其能相須
其力相敵故曰三才也此說爲善

蘇氏曰正直如以直報怨之直平安無事用正直而已此說善

横渠張氏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
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
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聚陽
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
不捨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風雷有小大暴緩和而散
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霾曀陰常散緩受交於
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劉氏曰一德正於中則五事治於外一氣正於中則五氣順於
時以形而言則各宜類聚聖人觀之所以驗已政之得失也
以德而召則不可以形拘聖人行之所以應[illegible]淵默也
漢儒於雨不時若則棄德而修貌暘不時若則捨心而求言
其失不已遠乎其感不已疏乎此聖人所以正皇極於五事
之先調元氣於日時之始者爲得其本也驗其政教之得失
不可以外於形矣求其應之本原不可以失乎德矣此說詳
明

林氏曰夫堯舜之世則民仁壽非其生而皆仁壽也堯舜之治天
下彝倫攸敘休徵時至則不期於仁壽而自仁壽也桀紂之
世則民鄙夭非其生而皆鄙夭也桀紂之治天下彝倫攸斁
咎徵相仍則不期於鄙夭而自鄙夭也故仁壽鄙夭雖本於
天而君實制其命

旅獒

林氏曰以遠物爲寶則必有輕賢之心以賢爲寶則於遠物并
貴矣虞公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爲寶故視宮之奇若路人
齊威王以四臣爲寶故視徑寸之珠如糞土人君所寶可不
謹哉亦善

呂氏曰天下之事才滿則傾惟聖人之心常不足常不已雖到
堯舜田地猶有不足之意猶有要做底事一簣未盡之工夫
常在非謂止欠一簣做了便了大抵王業雖有成聖人之心
未嘗有成也 愚按此說雖未必是經之本旨然聖人之心實然

金縢

或問孫氏謂爾汝之稱在常人爲不敬而周公稱之見父子之
間用情也曰按經傳告神之辭多爾汝武成告天地山川曰

惟不有神尚克相予詩祈穀于上帝曰既昭假爾禮記其辭曰假爾泰筮有常下至雜聯九章祀神多言余今世祝文亦多言爾祖蓋自古而然或者與神相親之意耶書曰父子用情然予之事父曷嘗稱謂汝乎

或問我之弗辟焉鄭氏音避陳少南吳才叔推其說以為周公遭謗故居東都以避之至二年成王方知流言為管蔡之罪故言罪人斯得金縢既啓之後成王迎周公以歸管蔡懼而與殷叛故周公再往東征耳曰豳風諸詩其言與金縢所書皆昭然相合大誥敘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金縢言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乃流言則流言與叛皆在武王始崩之際不得分為兩節明矣亦非養寇二年而後始征也少南才叔之意不過謂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應自往征以重成王之疑故為此說耳不知周公為東伯

東諸侯之不軌東伯之職自得專征成王幼未親政凡事皆聽於師傅二公居中調護成王中心雖不能無疑亦未敢明沮周公之行兼成王諒闇於國家之事皆不與知一惟冢宰是任在周公固可專其事矣四國之變征之少緩則蔓延莫遏周公豈敢顧一已之小嫌忘宗社之大計耶迫夫三監伏辜遂居東守東伯之職以俟朝命而不敢遽歸此則公之避遠權勢以待成王之悟也以經證經正不必如二氏之遷就牽合

呂氏曰豳詩皆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則非獨成王不知周公二公亦不知矣蓋二公非不知但成王方在未敢諍公之時使二公一旦迫之成王從則幸不從則不可繼矣故但涵養其意使之一旦自悟周大夫之刺亦不為過蓋成王未知周公則二公豈得為知周公哉成王知則二公始為知周公矣此君臣一體之義也

林氏曰周公作鴟鴞之詩成王猶未信於心然則周公之心非金縢則不可得而見而金縢之書自二公而下皆所不知非天誘其衷則成王之疑何時而釋乎成王之疑不釋則國之存亡未可知然文武膺上天之休命其社稷無疆之傳蓋未艾也周公之德既足以當天意此所以有雷風之變以顯周公之德而剖成王之疑夫周公之藏是書以故事而藏之而非將以為異日自解之計成王之啓是書以故事欲卜而啓之而非逆知前日周公之舉是皆出於莫之為而為也謂之非天可乎

大誥

或問三監之叛其執辭非以惡周正將以攻周公也人欲攻己己惡其事而親統師以征之何以釋人之疑且周公何不以

東征委太公而已則居朝廷以為內鎮耶曰聖人誠貫天地固無顧於小嫌而二公在朝已足以為內助故親往伐而不敢以艱難遺它人況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則征東諸侯固周公之職分也蘇氏晁錯論曰天下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它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晁錯盡忠為漢謀弱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使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以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惟其欲自全其身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故袁盎得以行其讒蘇氏之論其亦有合於周公東征之意歟

或問十夫十人或以為十亂或以為四國之賢者曰若十亂即周公太公召公實在其中周公不應自言亦不應言十夫必是在下疏遠之賢若良平之於漢房杜之於唐之類但未知

必自四國而來也

微子之命

或問吳氏說微子之命非始封之書如何吳曰勝殷之後王武庚於殷殷叛殺武庚之後其地與民皆以封康叔時微子已封於宋矣乃即其氏封為上公寔為二王後以續殷祀書之所載蓋如此亦於禮為有而樂記乃謂武王下車投殷後於宋者則封微子也然續殷之後者固已立武庚於故墟矣不知記禮者何所據而言凡策命諸侯以有初封之辭如蔡仲之命言乃命諸王邦之蔡之類微子之封於宋蓋在武王時此書乃爵為上公命之書即孔氏之說則是微子前此未封至成王而始封非矣惟史記世家言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其說為是惜其有未盡者既言國于宋又謂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夫微子之代武庚者以為殷後也殷之餘民自以封康叔而微子初未嘗居武庚之地而治殷民也曰吳說是也夫武王且封箕子於朝鮮豈應捨微子不封至成王誅武庚而始封之哉樂記言殷之後者猶曰黃帝之後帝堯之後謂其後裔云耳非必曰為先代後以作賓也史記言殷民愛戴雖不審而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則與樂記書叙合矣

蘇氏曰武庚叛後命微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弘乃烈祖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所不及也此說是

康誥

或問吳才叔因朕其弟之言以康誥為武王之書如何曰經言周公洪大誥治則此書為周公以成王命誥明矣雖朕其弟一言可疑如吕氏陳氏之說以意逆志亦無所害若以為武王書則惟特來一書叙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篇內言保殷民夫武王封武庚而以管叔蔡霍監殷治民不聞以康叔經文及孟子所言最為明白或祖吳說不以聖經明文為據而以旁曲之說為證至不通處則議以聖經脫簡何異捨康莊而由山徑也曰晦菴楚詞辨證曰古書之誤類多讀者若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則解后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顧乃安於苟且狃於穿鑿牽於援據僅得一說而遂執之便以為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真而已誤之中或復生誤此邪子才所以獨有曰讀誤書之適實天下之名言也然則此說非乎曰晦菴之言極為至當夫學者觀書安於循襲者未免失於苟同而喜於矯枉者亦未免失於苟異如吳才叔書裨傳專是致疑於前人之說至於聖經所載而無可疑者或併疑之所得處固有之所失處亦不少此晦菴所以有虛心靜慮徐以求之或得其實之說而豈以苟異為貴哉

吳氏曰先儒多謂康叔尚幼以此書多稱小子故也康叔武王弟武王九十三而終康叔至此安得尚幼今陝右之俗凡尊之命卑貴之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若相親愛之辭疑此所謂小子亦然

或問林氏蔡氏論康叔為司寇事如何林曰左傳史記言康叔為司寇顧命之書叔為衛侯司寇五是獨為司寇故此書多言及刑罰○蔡氏曰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然曰往哉封皆命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辭蓋康叔蓋采於洛後嘗入王或者以為司寇而此則未然也曰蔡氏之說是也司寇係天下之命不可兼出侯國以治民化殷係周室之本末不可兼入王朝以治獄且古無此明證其必不然如蔡氏之說與經傳亦無牴牾觀君陳之書亦言刑則可見矣

或問要囚諸家之說不一曰蘇葉皆以要為獄辭葉氏曰獄成而辭上其辭法之要斷也則要當作去聲猶今世獄成後節數是也若作斷獄說則要當作平聲猶今世判結也二音各不同而孔氏謂察其要辭以斷獄則合兩說而要字却從平聲模糊難辨愚謂經文但云要囚而不云要辭則如今說者穩耳周禮司寇之屬鄉士遂士縣士皆言聽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氏注云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愚按此說即如今世獄官之斷判結案也此要字亦當作平聲夏氏謂要囚乃要勒拘囚之也

然要囚書有四處康誥二多士二若如夏說說戰要囚之其
文意順以之說其他三處要囚則不協蓋夏氏只將要囚二
字作連緜字說去恐無所據
或問今以由文王作罰刑為非然則文王之罰刑不可用歟曰
文王教化已至而猶或有不孝不友者則制為刑罰以警之
今殷民染紂之惡陷溺至此教化未加不責臣以敷教而遽
欲用文王之刑罰以加之而不赦其可乎

酒誥

穆考晦庵中庸或問曰昭穆之昭舊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
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
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
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
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
南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
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
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
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
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
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于北廟北
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
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
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
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
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
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
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

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
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
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
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
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
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邘晉
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
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
世穆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
世穆而六世昭則是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其可乎曰不
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
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不失其序一世自
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
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
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
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
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曰然則毀廟云者何
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
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
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
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
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
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
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
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
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

第62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版　正內

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而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所述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苟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爲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

呂氏曰不湎于酒亦是常事周公推之直至天若元德人之進德惟於最難拔捨處放得暇即是進德不已獲天順處蓋舉世皆溺于酒在當時最爲難捨學者爲學須各隨分量看自家身上有過惡因循難去者日夜消磨蕩滌氣質使進進遷變方到得天若元德地位此說善

或問劼毖殷獻臣一章諸說多支離蔡氏說如何蔡曰致當用[illegible]

賢臣與[illegible]邦俾之不湎于酒也王乃責文王以庶邦庶士同責殷之獻臣與鄰邦由教知所謹況於己至可不謹於酒乎曰諸說劼毖多及酒不相干蔡謂用力戒謹於酒與於庶邦庶士之毖同極爲條達但用力戒謹爲臣宗工使不湎于酒則氣象不然故集傳采林氏之說謂劼毖猶教家長相之謂則其臣皆自知敬畏而不敢湎酒意味又妥貼也

梓材

或問刑人謂德有昏者有明自其知不知言之則曰昏曰明晦庵大學註在明明德亦以心之虛靈知覺爲明德于獨以明德爲德本明何也曰二程子說明德大槩皆以智言之夫明德固本於知然亦非智之一端所能盡若止以智言則所謂仁義禮信皆非明德乎書所謂先王勤用明德明德惟馨克謹明德左氏傳所謂美哉禹功明德遠矣豈可獨指以爲智言哉蓋德根於一性本自光明以言其仁則惻隱傳愛照然不可蔽而非含糊姑息以爲愛也以言其義則是非取舍顯然不可亂而非矯激苟且以爲宜也以言其禮則辭遜節文截然不可紊而非足恭苟遜以爲禮也以言其知則洞達燦徹而非料度服察以爲知也是所謂明德也至其蔽於物欲則其明德始昏故惻隱傳愛之不明則蔽而爲殘忍刻剝矣羞惡取舍之不明則蔽而爲貪冒無恥矣辭遜節文之不明則蔽而爲傲慢驕吝矣是非可否之不明則蔽而爲愚惛憒者矣是所謂昏德

召誥

或問應氏說面稽如何應曰天命雖視無形聲而能面而稽之矣其至順之理於日與之對越周旋所謂儼然天之我命也天以其形揆若有以還耳告諭而稽其所告不違不違旅之意又此曰面與諸侯綏猶面內之面同應氏就面字上推援頗切固亦無害於理然此類用之時文則爲深巧用之說經則意味反淺不如止作面向之

渾成講經者所當知也

王氏說命所謂吉凶歷年雖非召公誥戒之本意然不可不知王曰所謂哲也吉凶者事也歷年者數也此何以知其事在物數在時哲乃修其在我者不責命於天也

或問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說者多以為成王將祀于新邑故召公奉以助祭曰召公欲王以敬德祈天永命以小民受天永命耳若然則是欲以禱祠而祈永命乎

洛誥

呂氏曰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其總名林氏穎孔穎達皆以下都為成周謂敬王避子朝之亂自王城徙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古成周信為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者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既逐王入于成周而已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于成周以為東都則成周者洛都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也卜事也所謂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則天子時會諸侯則處之下都則殷頑大臣所居洛事之地周人欲夕受事習見既又遂稱若以為成周矣

或問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或以為未定所以尊周公之禮為未能安公之功而留之曰周公之致太平自視欿然豈以成王未尊己之功而欲求能尊己之功而始留乎

或問林少頴曰諸家皆以命公後為封伯禽夫必待封伯禽然後留此淺丈夫要君之為豈所以待周公哉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皆言嗣命公以周公之事又言周公克謹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則周公於殷民蓋嘗為之司牧非特營洛遷之而已書言命公後者蓋成王祀洛之後復都鎬京故命周公留洛以鎮撫殷民若近世留守留後之謂下文迪將其後惟告周公其後作冊命公後皆此之謂也伯禽與太公望相先後報政傳記言之甚詳則伯禽封魯固已久矣曰攷之君陳畢命則周公之留洛鎮撫殷民明矣公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曰伻來毖殷則周公許王留洛以化殷亦明矣夫成王將祭祀朝諸侯於洛而實都鎬京則其留公鎮洛乃必然之理也史記言太公望封於武王之世又言武王克商封弟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封叔旦於魯史記所言縱未可盡信然武成言武王崇德報功列爵分土則太公之封以當在武王之世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周之報功而封建親賢孰有賢於周公者乎又言太公之封於齊周公之封於魯各百里而又並言之則必不應先封太公至遷洛之後始封周公意者周公之封魯已久而公入為相攝政今公欲退老就國故成王留公於朝不使歸魯而竟命伯禽侯魯耳如此則非獨與魯頌所言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之言不相背馳而於林氏要君之疑亦無礙但書所言命公後者周公其後之言指辭不明以為果為留後耶則文義非類以為果命伯禽耶則何不如其它命封之例明言封伯禽于魯之洛誥一書多缺文意其必有舛誤當存之以俟知者

多士

或問吳氏蔡氏說遷民如何吳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殷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洛之後乃曰[illegible]殷又曰王[illegible]乃承叙當時殷民于洛故其言如此○蔡曰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殷之後以殷民[illegible]則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郊圻乃告命之[illegible]由是則之[illegible]攻位之民熙啟其已遷洛之民故[illegible]然則受都今[illegible]也相太保以[illegible]日甲召公[illegible]得卜[illegible]民者[illegible]今[illegible]區以[illegible]子所作也曰攷康誥召誥洛誥皆作於七年三月三月周公[illegible]

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召誥三月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洛誥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illegible]言周公初基以文武受命七年 康誥言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召誥言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周公命殷庶庶殷丕作蓋意殷民之當遷者其丁壯即於此時與四方之民同趨洛赴工而就留居於洛其老弱室家則俟營洛既成室廬已備而後盡遷居之故洛誥有伻來毖殷之語召誥有敢以雠民保受王威德之語而並無遷民之說多士之敘所謂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要其終盡遷之時而言之耳 蔡氏曰召誥所謂庶殷丕作者[illegible]若其遷之民在洛邑既成之後所以[illegible]民若正爲殷頑民則見居處[illegible]不然以多士之民而一日遷洛至新邑且不若[illegible]昔 朕來自奄一章所謂移爾遐逖者東萊謂我明致天罰移徙爾于遐逖之地今遷于洛乃使爾比我事我臣我也蔡氏以爲遷徙于洛去荒服作邊可以言遐逖洛去衛非遠況爲土中爲所居處可以遐逖言乎若以爲黜殷之後即遷民于洛非惟無據而周公黜殷在二年之後作洛乃七年之間亦非事勢之宜也蔡氏尊攻書敘爲緣故其說若此

新安王氏曰周公諸誥未嘗以殷民爲頑成王命君陳始有無忽疾于頑之語非併以爲頑也康王命畢公始有毖殷頑民之說則此敘或出於後之史官故以頑民二字冠於篇首夫殷民不附於周謂之頑可也不忘殷先王之德者舊主謂之頑可乎故頑之一字周公未嘗出諸口也此說亦善

無逸

東坡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然猶有不信者以逸欲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長生哉而辭如此夫多欲而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千一而已豈可望哉飲鴆食野葛者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此說善

林氏曰宋文帝懿衡陽王使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逸不知百姓艱苦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節儉耳唐明皇嘗種麥于苑中率太子以下親往芟之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又曰深山窮谷之民暴露勞苦窮年不休終身不知聲色香味之可好故其壽多至百年其居于都邑者有紛華之色樂嗜欲之可玩故多夭死以是觀之人君之壽豈不本于無逸乎又曰陶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百甓于齋內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侃之心以一日之逸其害如此人君知此則豈以今日耽樂爲可哉皆善

新安王氏曰殷二十九君以甲名者六曰太甲小甲在太戊之前曰河亶甲沃甲陽甲在武丁之前又七世有帝甲國語司馬遷帝紀以帝甲爲祖甲而孔氏以太甲爲祖甲蓋孔氏因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隕意爲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爲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相似遂以此祖甲爲太甲耳其實不然此書言小人皆謂小民非以爲不賢也況先言不義爲王繼言舊爲小人語無語次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國語說帝甲亂殷又無可見之迹且豈舜之

有未均禹之有太康豈可歸罪于父祖況七世之後乎學者當捨傳記而從經文可也鄭康成之說雖未見其所據要于經文爲合耳此說是蔡氏曰不宜二人同稱祖甲陳氏曰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明矣曰皇極經世曆祖庚之後人諸祖甲起癸亥盡乙未在位三十三年袁氏曰周公論三宗無逸但說不敢荒寧不侮鰥寡蓋古人所謂無逸非謂于事爲必躬必親只此心致敬便是無逸蓋敬則戰戰兢兢惟恐一毫不到安得去逸樂後世人主如衡石程書皆是君代臣職以此爲無逸乃是元首叢脞何異于自縱逸者大抵古人之無逸此心之無逸也後世之無逸事爲之無逸也

君奭

或問陳氏呂氏若天棐忱之說陳曰我不敢自以爲知天命如何蓋當曰其求信于休歟若天輔我以誠歟其終身于不祥歟呂氏曰我不敢謂以求信于天惟順天庶乎輔我之誠曰陳說句讀雖順然上天輔忱乃必然之理若以輔忱爲不可知則是後世誣天之說也豈其然乎上文既曰我不敢知則是不必乎天而惟知順天耳若以爲順天庶乎輔我之忱亦恐未免必乎天兼添了庶幾輔我之意不如惟順上天輔誠之理爲瑩潔也

呂氏曰弗克恭上下是不能嗣前人恭德也遏佚前人光是不能繼前人明德也亦通

書之文詳畧互相備于殷言純佑命王人罔不秉德故文王止言亦惟純佑秉德文王言時昭迪見冒聞故武王言昭惟冒一稱德

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濟緊錯紛結欲其解紓黯闇汙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雅量未嘗無翻然捨去之意所以欲其猷裕也又曰周公勉召公以敬大召公所謂不存者豈若常人然哉亦毫釐之間耳惟周公能見而治之微有不寬隨以猷裕閑之微有不存隨以克敬斂之開斂于渺忽將形之際以洙泗爐錘之妙而用于豐鎬爵鉉之間也

多方

或問嗚呼王若曰呂王二說如何呂曰此篇始言周公曰王若曰此先嗚呼而後若曰書無此體蓋周公慮聖人之變故史官發新例以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謹端也之防也○新安王氏以嗚呼發之上文其亂曰周公不

恬裕齋藏版

恬裕齋藏版

詳言紂之惡又終以嗟歎若有所傷痛不忍言也曰二說皆有味但以文勢觀之俱未為順蓋若謂史官欲明君臣之分則篇首以周公曰加於王若曰之上已足見矣不待以嗚呼加王曰之上也若謂周公以嗟歎終之則古今之文皆以嗚呼為發語之辭未嘗以嗚呼為語辭之終也或曰錯簡又未知果然也姑併存之

呂氏曰周公知天未絕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於我之未忍已之未厭即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為一動靜久速極於明著故數其年而謂之五此武王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亦未矣此說是林氏曰此所謂五年正指武成所謂九年也武成之九年意者文王未崩之前九年蓋亦以紂之惡可伐而不忍伐之故大統未集也此五年意者武王未克紂之前五年蓋亦以紂之罪惡為可伐而猶冀其改過故須暇之也由是觀之周之伐紂豈得已而不已故晉武帝以孫皓淫暴有并吞之志其臣羊祜勸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不幸而沒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王濬則曰孫皓荒淫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此言正昔時晉但宗所謂後之人或者將求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也蓋其意以區區之仁未嘗不足以易晉之大計也晉武帝之心則惟恐吳之有賢主而我不得逞其欲武王之心則惟恐紂之不改過人之度量相遠一至於此不觀晉武無以知武王之為至德也

爾曷不忱裕于爾多方或說與葉說亦通或曰忱信則以理而裕險詐則拂理而迫葉曰四國叛則多方為之繹騷四國定則多方因之休息則多方之命在四國也

陳氏說惟狂克念作聖之說亦善陳曰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而周公乃曰聖可作狂狂可作聖孔子所言言聖狂之成也成則不可移周公所言言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於一念之頃故可改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下愚者自暴自弃不肯移耳若肯移即是惟狂克念者也或曰聖狂之分亦有其事乎曰大甲初年欲敗度縱敗禮可謂狂矣至居憂悔過終造迪哲則狂而克念至於通明者也唐明皇初政亦明亦幾乎通矣晚年蠱惑至於亂亡則通明罔念而作狂者也

三山陳氏曰以周室天下之大視商遺民不啻太山壓卵舉不服之民而誅戮之以一天下之心宜不為過而成王周公諄諄於口舌間不能自已何也是足以見古人忠厚之心矣古之聖人不忍有疾固天下之心寧使吾有遺力而不忍盡其力於天下寧使吾有餘威而不忍盡其威於天下非不以四凶之害治而遂用操切之政舜不以有苗之逆命用攜其冀亢之師聖人寧寬緩和柔之政養天下於海涵春育之中曾不以小不如意而遂忍於為逞志之舉也秦漢之後吁亦薄矣

三山陳氏曰純一也天之不與夏者純一而不變古者無道之國天或降之災異未遽至於喪亡者蓋天之不畀未純猶有待其改悔之意若夫天之不畀至於純一則無一毫佑順之意矣天之佑商必曰純佑命天之不畀夏必曰不畀純則純者極至之辭也

立政

或問三宅之說何紛紛也曰蘇氏以為乃事乃牧乃准一篇之中所謂三宅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此言極當但蘇說事牧準則未安也曰宅首章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諸說不同孔說何如孔曰常所長事謂三公常所任事謂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與蘇說不同常伯者左右近臣亦得其人曰孔說太既得矣但以準人為士官則是士師之屬恐非在王左右亦非職之尊者也曰蘇說如何蘇曰上言王左右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曰蘇既以常任為公卿矣然公卿之上王之左右豈復有所謂牧民之長乎曰林夏釋蘇說曰州各有伯伯即州牧也當時芮伯彤伯皆以公卿兼牧是常伯亦王左右也曰芮伯彤伯誠為州伯矣然既入為王朝之六卿則所職者卿之事經中初無兼領州伯之據其為東西二伯者乃召公畢公而非芮伯彤伯也安得因一伯字遂轉以為常伯乎至於以準人為守法之有司亦未穩夫守法有司職之微者也安得稱三宅又安得在王左右乎曰孔以常任為六卿而又以準人為士官唐孔氏以準人為獄官而子乃更六卿

爲牧卿而準人則以爲司寇之屬又何也曰此書後句專以獄事爲言則知準人爲平法之官明矣但孔既以常任爲六卿則司寇已在其中故遷準人爲士官以避其重出耳然士官乃司寇之屬職之小者也以爲三事則未安唐孔氏改爲獄官是矣然於上文六卿又未免有重複乎於此大槩祖二孔之說而損益之庶不礙耳曰王說如何王曰常伯庶官之長常任所謂任位者也常任任事之臣所謂任職者也準人非伯非牧而君取之以爲準平者也曰王說大槩然矣不明以常伯爲庶官之長則是六卿也然常任又以爲常事之人未知於六卿之外所指何官以君所準者爲準人亦難以定其爲何職也孫氏常伯常任同王說準人則同孔說葉氏以常伯爲六卿以常任爲小宰之類固不待論矣準人則以爲師氏之類蓋其意與王氏同然君德之所準固在公卿乃捨之何歟張氏以準人爲公孤蓋亦推王氏之意耳然公孤職之至尊乃言於三宅之末則不倫矣陳氏常伯常任同蘇氏而準人與孔氏同此其大略然也

或問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又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呂氏夏氏皆以立政立事爲一句以牧夫準人爲一句謂三宅略舉其一以互相備如前言常事司牧而不及準惟有司之牧夫而不及準事也或以爲下文言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又言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則知諸家以立政爲一句而以立事爲三宅二說如何曰此書多錯綜互舉不及全文其於勿用憸人克用常人止言立政而不兼言立事者又舉政以見事耳呂夏之說文勢穩順諸家之說三宅雖備要未安也

周官

或問書叙呂說如何呂曰內脩外攘治之序也而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乃始歸豐作周官何也蓋內之既同至之治者也苟不先治其閨室而與之謀外治武庚三監之叛近在肘腋奮其虐王室安危而淮夷亦將聲勢相倚退既除海內清晏然後制作以立法之事可興固治之序也曰周禮六官之首皆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乃立其官以爲民極則宅洛之後官制已行雖淮夷再亂而朝廷之六官何害於自舉其職豈待淮夷既滅而後官制可行耶蓋成王慮外患既平內治或至玩弛故撮舉禮建官之大旨儆飭羣臣使各肅其職故作周官之書非謂此始行官制也

或問王氏謂公論道而孤弘化公燮理陰陽而孤寅亮天地林氏謂其鑿如何曰荊公穿鑿固多至其的確處不可例以爲鑿而棄之林氏多闢王氏其疏暢條達處誠佳然徽劃之過率略處間亦不免此類是也不可不知

三山陳氏曰周之六卿乃三公兼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召公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矣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是以公兼卿也春秋有宰周公

是以卿而兼公也自是而後不知古人建官之意漢以太尉爲三公太尉武官也又其後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此諸侯三卿也名實亂矣

或問擾兆民不載呂說何也呂曰擾民而謂之擾蓋馴者而熟之之謂也此擾摩而入之之謂也涵養而馴之之謂也詳味擾之一字司徒之教思過半矣曰舜典言敬敷五教在寬言施教在於寬以施教之術而言也此言擾兆民言施教以馴擾其民以施教之效而言也若冢宰言統百官均四海宗伯言治神人和上下皆以效言呂說乃數教在寬之意自其所施而言故造語雖精恐非經意

或問詰姦慝刑暴亂乃夏氏呂氏林氏之說而子取爲己說何也夏曰姦詐隱慝乃暴亂之未著者若姦慝不詰則積而爲暴亂慝隱伏詰則潛消暴亂已著則刑加之刑爲己暴亂而後刑故謂之詰暴亂顯而易見刑上之而下之狀潛伏不出此所問也○林曰姦慝言詰暴亂言刑以互文也曰三說皆是而意有未全夏氏辨析姦慝暴亂之相爲本末是矣然謂

姦宄詰而不刑則不可呂氏辨詰與刑精矣然亦互見之義則詰者似爲未必刑刑者似爲未必詰林氏言駁文固得互見之意然不辨姦宄寇亂之所以殊又未免儱侗而無別得此失彼故不得不以己意言之此類多不盡載

自舜命契爲司徒以敷五教王制司空本以量地置邑度地居民伯禹爲司空亦以禹平水土人得平土而居之也今周官謂司徒掌邦教司空掌邦土者相合周禮大司徒之職則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其間分田制賦徒役之事居多雖以十二教及鄉三物教民而不詳及於五典蓋養民而後可教猶有可言至於小司徒鄉大夫遂大夫等職於地利之事尤詳則司空已無可爲者今周禮以爲掌邦事而百工之事皆在焉先儒因以考工記足之竊意冬官非止於工之事然其詳不可攷矣

或問六年五服一朝與周禮不同何也(周禮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曰周禮所謂侯服歲一見謂第一歲一見也甸服二歲一見謂第二歲一見也男服三歲一見謂第三歲一見也至第五歲而衛服一見至第六歲則皆休息正是六年五服一朝也諸儒疑之過耳左傳所載又與書周禮不同何也(昭十三年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于齊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曰叔向所言乃諸侯自相會盟之禮猶小行人所謂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云耳非諸侯朝王之禮也

或問諸家多以爲業大於功子獨以爲功大於業何也曰功業對言之則功大而業小子已即學業襄業明之矣獨言之則功與業無異又觀其文意所主如何若曰周家有安民之功有伐商之功然後能成王業漢高有誅秦之功有歷項之功然後能成漢業則業固大於功矣今戒卿士而功崇以志言業廣以勤言則知人臣能勤勞以廣其職業然後能成輔治之功也新安王氏之說亦佳(王曰功所成曰功所修曰業功之崇高必始於立志而志不堅則無由可以高矣然所修有職所職有事非能一日致然有成功也故當勤而不已其業可廣則至於成功矣)

或問子訓驕爲矜肆侈爲奢泰何也曰矜以慢於人者言之謂驕矜也肆以縱於己者言之謂驕肆也奢以用物而言之謂奢侈也泰以用意言之謂侈大也

或問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何以能作德而不作僞哉曰恭儉者禮之發也本出於吾德之所固有惟移於物欲故變而爲驕侈耳夫恭敬之心人皆有之而豐約撙節之宜出於天理之自然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分非由外鑠也惟致知以明之誠意以實之則能自得於心矣然後推此心之莊敬而實行其恭非內存驕慢而外爲足恭也推此心之節制而實行其儉非內欲奢泰而外爲詐儉也是則能作德而不至於作僞矣

君陳

或問君陳或以爲周公之子如何曰陳氏曰周公命康叔曰乃丕顯考文王乃穆考文王成王命蔡仲曰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況周公有大勳勞若命其子以繼父事豈無父子之辭以寵之哉

或問先儒言君陳爲新進如何曰玩成王告戒之辭固可知君陳之爲新進至謂斯時商衆猶周公之典處舊臣微作意則害治體恐未必然蓋君陳之政大體固當法周公然辟以止辟簡修進良與周公之時合由以容無或刑人殺人之類已有間矣而謹始和中時世又自不同兼諸老亦非可以作意害治疑之然則成王之不命諸老而命君陳蓋以君陳自足當此任耳恐不必過爲之說

顧命

吳氏曰唐虞之際為嗣君者方三年之喪不知其為君三代之時為嗣君者方三年之喪雖知其為君而未嘗正為君之禮春秋之後為嗣君者方三年之喪雖正為君之禮而齊衰之服未嘗一日而輒去也堯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禹之子啓方居喪時皆不知其果立與否也三年之喪畢謳歌獄訟者之舜禹而不之朱均之啓而不之益故丹朱商均知其不為君啓知其為君故曰唐虞之嗣君不知其為君也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弔者致辭皆稽顙而不言百官有司聽於冢宰三年而後即位故曰三代之嗣君雖知其為君而未嘗正其為君魯伯禽為徐戎之征天子之命也猶要絰而從事晉襄公崤之師社稷之故也猶墨衰而即戎故曰春秋之嗣君雖正其為君而齊衰之服未嘗一日而輒去也

君牙

或問蘇氏謂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今君牙冏命之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以見周德之衰何也曰按左氏傳管仲問楚以昭王南征不復楚人對曰南征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杜預注謂昭王南巡狩涉漢而溺又言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服罪呂氏春秋曰昭王將兵征荊蠻涉漢梁壞王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然則昭王之不復未可便以為楚人之弑也

東坡曰以成周時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然風雨雖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於王及其弑也一寒一暑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為存亡一失其心則無動而非怨矣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謂之偽不作則謂之誕出令而不信無事而生謗怨皆王之咎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遊豫且以為德豈有風雨寒暑之怨乎此言亦善

吕刑

林氏曰唐孔氏辟氏以贖為罰刑為辟篇中所言百鍰贖也墨辟至於大辟刑也此蓋欲應序中所言包括一篇之義故分贖刑為二舜典曰金作贖刑與此贖刑何以異而必分之乎殊不知五十八篇序有包括一篇之義者亦有但言大略者不可槩觀也

或問典獄非訖于威諸家多以為戒當時典獄何也曰此一意乃全舉古訓以示訓至後章嗟司政典獄而下方是戒當時之臣文意甚明故從孔氏作堯時典獄之臣兼堯天德而作元命亦非當時之臣所能及穆王所以望其臣語自有別致

之餘章可見

或問孔氏謂五刑之疑則赦而從罰諸儒所共遵而老泉之論大近人情（老泉曰大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之罪而不能以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其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罪坐之由是有疑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為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為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皆失其實則無辜者多死狡悍者易免今欲使不失實則莫若重贖彼罪疑者雖或非辜而不至殘其支體若其有罪則雖不受刑固已困於贖金矣）今乃取王說何也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謂罪不當於五刑若今世有罪而情理可憫則與之從輕者是也故從恕而用罰非謂疑其無罪而姑罰之也若夫疑則獄疑而不可知者也若為盜而無贓證殺人而無明驗是為疑獄疑則不可知其人為有罪矣不可知其為有罪雖輕罰猶不加況加以重罰乎故今世疑獄雖殺人之罪而不敢遽加以刑蓋不知其為果殺人故也若以為重罪之疑而加以重罰受罰者果何辜哉先王之制必不爾也故曰五刑之疑有赦

惟合於人情法意而上下文支派脉絡亦皆曉然矣或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若五刑之疑者既已竟赦之矣則又安得有所謂五罰之疑者哉曰刑不簡而正之五罰蓋明知其罪不當於刑而罰之也其有罪不當於刑而宜罰者而其所以致此罰罪之由或疑而無證則爲五罰之疑矣故疑亦赦之也或曰罪不當於大辟何不減爲宫罪不當於宫何不減爲剕乃從罰何耶曰此先王所以制爲贖刑以代其傷殘支體之條而寓其仁以全民生者正在是也漢孔氏亦謂不降相因乃古之制唐孔氏亦謂以刑非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如後世減降之律斯言得之矣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蓋情罪灼然當刑而不可出脫者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如有疑罪於此而不能脫然竟加以墨又似失之重欲捨之則又不可縱蓋有罪而情理可憫所謂不當赦則釋之而已若更有罰何足以爲赦新安王氏辨之詳矣且老泉謂或有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其實者所以必責於贖且不能自明與不能折其實皆據他人之知者言之耳彼或不能自明官或不能折其實之人又安能知其爲疑哉使果知其爲不能自明者耶則是已知其非罪矣非所謂疑也罰焉可加乎果知其爲殺人而不能折其實耶則是殺人無可疑特吾未能折其實耳天下之理固未有爲其事而果無實者特患聽獄者不能詳推之耳果無實之可折是真可疑者也又焉可復加以罰哉兼諸儒多謂五刑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罰五罰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過經文不應若是重複蓋五刑五罰五過皆所以治之故皆以正言是皆明知其罪之所止者也至於五刑之疑五罰之疑則是不知其爲有罪者也則直赦之而已非刑者也故恕之而從罰如今世之徒罪亦有多矣折肢損眼者當徒而刃傷者亦當徒刃傷比之折肢損目其犯之輕重不等矣然豈知折肢損目則使之受徒刑而刃傷者則恕而受徒罰刃多而傷深者受徒刑刃少而傷淺者受徒罰是所謂五刑不簡而正于五罰者也刃少而傷淺者固當罰然所以刃而傷之者或出於彼迫我而我不得應之或本無意而偶加之則其情理又輕矣故罰之不服而又正于五過是皆是明知其情罪之所止者也疑則不能知其人之爲罪也故直赦之蔡氏曰此章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然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勳以流鞭扑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蔡氏之說出於陶者學者所當知要之穆王之贖雖非義古之制所廢止矣於不簡者非明知其罪而使之贖如張敞之法也

文侯之命

或問王氏言侵越我土地殘傷我人民不載何也曰犬戎殺幽王周室大壞平王降而國風豈止侵土地傷人民而已去之則無不包矣

費誓

秦始皇驅夷狄出塞外此非先王之智力不及始皇蓋先王至仁兼覆戎夷錯居內地者平時與之相安於無事至其或叛則征之服則撫之不爲已甚故不暇攘斥窮究而逐之也要之政治苟修雖有戎狄不能爲患適足以爲吾之法家拂士耳政治苟亂雖無夷狄骨肉自相仇讎故斥逐夷狄不足以救秦之亡而後世攘戎狄之論則又當於自量者也

林氏曰戎夷錯居魯之境內淮夷徐奄顓武庚之亂驕悍未服周封建諸侯以周公居魯太公居齊此二人親賢之最而分地乃介於戎夷之間去周甚遠則以控扼東夷故也周公留輔周室使其子伯禽受封於魯東夷之心必不利於魯之建國故伯禽始居曲阜而戎夷並興者蓋與之爭魯也按史記太公封於營丘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人來伐與之爭營丘周家初定未能安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淮夷徐戎之於曲阜亦猶萊夷之於營丘徐戎淮夷壤地相望有唇齒掎角之勢服則俱服叛則俱叛者以常武閟宮之詩可見東郊不開魯可謂危矣而伯禽能為戰守之備以待之號令明而賞罰信卒使戎夷遠遁遂以奠魯社稷輔成周家磐石之勢可為萬世法故錄於帝王誓命之末

或問三郊三遂漢孔氏及林氏東萊諸家皆以為東郊受敵故止言三面然不言三鄉三遂而言三郊三遂何也曰愚謂大國總四面而言之止於三郊三遂耳不必泥東郊不開之說以為有四郊四遂也若指四面而言則天子六鄉亦可以謂之四郊矣此說已詳況東郊不開自指夷戎並興於東邊故東郊儆備其門不敢開非謂其已至東郊兼郊在十里之外若至東郊則已逼城下況費在東海郡後為季氏邑必非東郊之地也東郊不開猶漢世烽火通於甘泉而棘門霸上皆屯兵以待之非謂匈奴已至此且楚七國反閉函谷關亦非謂其兵已至關下也

或問東坡言費誓言征言築而不言戰蓋妙於用兵如何曰東坡謂伯禽捨東郊而往搗戎夷之巢穴此乃後世行險之師伯禽規模止為不可勝之策蓋王者節制之師也恐未必若此而所以不戰者蓋此誓乃以於治安之時非如秦誓報晉臨戰而誓故不言及戰然要之此後不曾及於戰則是亦不戰也但不如林說圓混耳

秦誓

或問先儒言王者之澤至文侯之命已竭受之以費誓以法制之在故國猶可因也受之以秦誓以義理之在人心猶可復也充穆公之心而因伯禽之法帝王何遽之有今不載何也曰伯禽之誓自作於成王之時恐不可謂之法制之在故國義理之在人心無時而不然亦待秦誓作而始知其在人心者可復也夫子定書其可以垂教者不問諸侯之事皆錄之於帝王之末意思平王自有餘味或曰無垢謂夫子傷平王不能復讎明王道以為若效伯禽用兵則犬戎可滅故移之悔過則聽言用賢王道可與此論甚高不取何也曰伯禽之用兵穆公之悔過將為平王法且特平王可用而專為平王

可謂詳也故王濬伐吳杜預遺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自以
哉哉如前說則無垢之意已在其中如無垢之意則夫子定
書之意似然而其味反薄也或以為夫子繼周百世可知必
知秦之有天下故終秦如此則其牽強不必辨也
或問貢人無難數語諸家皆以為穆公語而子以為古人之言
何也曰上文之言古人曰下文言我心分別甚明兼又文順
而意暢若操以為穆公之語非惟強自分截文意亦齟齬也
或問民訖自若是先儒多以為人情不美如何曰孔說理自正
當若以為民情不美非惟殺風景亦豈可以為群言之首
或曰由一人與一人之慶多以為穆公自其身而言如何曰此
公上文兩節之意極明古者稱一人哀公誄孔子稱一人子
貢病之穆公決不敢為此犯分之語況語意與上文不相接
乎

恬裕齋藏版

書古文訓序

永嘉薛　季宣

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子曰商也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閒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闚其門而不入其中覩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語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立一時三語若不相侔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後可以言書今夫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靈於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於風霆雨露之迭興海岳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執明乎遠不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書而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於天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於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焉不如子夏觀焉何敢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其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㝡古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駁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書序出於孔子亡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好古之僻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聞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故序篇端論以讀書之法

書古文訓卷第一

永嘉薛　季宣

梚箕　　攷書

粵崇乩古帝梚曰放勛欽朙亥息安安允龔亯戸擭㚘穮三表戫亐上丅

堯唐堯也而以虞書名典記言之史其始於有虞氏乎虞書詳於舜而略於堯追記爲可知也粵若發語詞猶周書之越若來也稽考也考古之道而放其勳堯之爲君無所往而不準也聰明文思堯之德性然也自敬而明反身而誠之也聽德惟聰聰敬之端也思遠猷也睿作聖之思有經天緯地之文而推入睿之思以體誠明之德安其德性其所安者天下之所當安也誠恭能讓惟安安者爲然煥乎文章光昭四表而天地六合之内咸率其性惟天爲大惟堯能則之也

亯朙畯悳吕親九𡗝九𡗝旡睿叅章百姓百姓昭朙叶咊万峕黎民𥨊彰峕邕

前言堯所以聖此言修身而國家天下平者俊德懿德也即聰明文思也百姓國人也平章啓其明也自明其德則脩身而後家可齊也家齊而後國可治也國治而後天下可平也自明明德而民有

時雍之變非徒明己又能明物修道之教斯有不
言之化矣

廼命戲咊欽𡫘昊兲厤象日月曐辰敬授人旹分命
戲中宅堣𡰯曰暘谷寅賓出日乎秩東作日中曐鳥
㠯殷中旾手民析鳥獸孳尾申命戲叔宅南交乎秩
南僞敬致日永曐火㠯正中夏手民因鳥獸希諽分
命咊中宅西曰昧谷寅淺內日乎秩西成宵中曐虛
㠯殷中秋手民夷鳥獸毨毛申命咊叔宅朔方曰幽
都乎在朔易日短曐昴㠯正中冬手民隩鳥獸氄毛
帝曰資女戲暨咊朞弍百又六旬又六日㠯閏月定

三旹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羲和四岳也其職在內其佐分治於外釐百工治
天地者也堯舜相傳以天之曆數堯之發政亦以
敬天為首曆象日月星辰所以敬授人時奉若天
道也分命申命二仲二叔而不及伯者其伯蓋羲
和也嵎夷青州東界暘谷封略所至之地名也南
交南方之交趾西即西方朔方即北方也昧谷幽
都皆地名嵎夷不言東者互見之也寅敬也出日納
日之賓餞日朝暮之拜也柳宗元說春朝朝日秋
夕夕月皆拜而不祀蓋是禮之變耳東作西成南
訛朔易為四岳分職循古四叔之任平秩平敘之
也冬貴安靜平在固所以安之朔易歲事有常非
靜無以蹈其常也南訛曰敬致者陽極陰生之序
敬之所以儆其至也鳥南方七宿火房心也虛北
方宿昴西方宿分至皆正中天獨言星鳥於春例
舉正於中也正中也殷盛也曰正曰殷以二氣言
也曆家推堯典者以夏冬心昴皆非午正不能言
唐之歷數唐僧一行以為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
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昴距星夏至
心後星在午正東西皆十二度所謂中也不言胃

尾而言心昴羲和曆象其言可知也民之析因
夷隩鳥獸孳尾毛革毛毨氄毛是皆因天之道
順物之性燮調正化欲以及時也帝堯以人時為
首政豳詩以七月陳王業帝王之治天下必先奉
若天道民事之大未有急於天時者也朞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日舉成數也歲五日而一
候三候一氣積二十四氣為日三百六十月有小
大歲虛六日故一年之日三百五十有四積朞之
盈因歲之虛三歲之日凡三十有六而縮五歲六
十日而縮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積其餘分以起

意所在猶以丹朱可敎而不以他求登用爲可朱而可敎堯寧舍子而予人乎惟堯知其不道忠信之言而有罔水行舟之好所習每下其才不可廢也故舍之云史錄此於堯政之初堯政無非允恭此克讓之端也由放齊之言而遲登庸之事不以一人之見而廢古今之通道旣明而晦猶與丹朱之遷善安安之大不其盛乎

帝曰𠷎資𦍒予采鵰吺曰𣏂共𢀜工逑孱𢀜帝曰吁彭𠄏𠷏莫爲龔滔兲

采事官也共工方總事官之治而堯又求事官驩兜之言美共工而非堯之求也禹言知人謂何憂乎驩兜則驩兜之美共工爲朋比之私矣共工誠有可稱之功則堯不他求矣察其常言則然用之則違其所以爲恭象恭而已巧言足恭而以欺世盜名不誠之無物也不誠未有能動者故堯深知之也視所由觀所以察所安而人焉廋哉此觀人之道也

帝曰賚三𡴍湯湯𣶒水工创蕩蕩褱山襄陵瀬瀬滔兲丅民亓資ナ耐畀𤔔僉曰𦐒骸才帝曰吁咈才工方命圮族岳曰异才試可廼巳帝曰𨓂欽才九𢧵績用

弜𢦔

治水之求咨乎四岳朝廷不足求之於天下也四岳不名尊大臣之禮也其所以咨四岳者四岳輔導之任而諸侯之長也僉言稱鯀而帝已知其咈知人之哲爲高於天下矣方命不循天道也圮族其強足以敗類也不能順水之性則水不可得而治而僉言依在方命圮族之至有以欺天下也以一人之獨見不可奪天下之輿議況急水害無人固鯀之使矣堯惟知人而不以明高天下不去四凶而治爲世法廢朱舉舜此其所以爲則天之大

歟堯以象共而識共工方命而識鯀不誠無物人果不可以不學哉

帝曰資亖岳朕在位七十載女耐庸命巽朕位岳曰不悳忝帝位曰明明敭仄陋帀錫帝曰ナ鰥在丅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奡亯龤㠯孝烝烝乂弜𢦔㥁帝曰我亓試才女亐旹觀氒𠛬亐弍女釐夅弍女亐嬀汭嬪亐虞帝曰欽才

潙水出解州解縣至河中河東縣入河汭小水入大水也河中虞鄉爲舜始封堯因其居而邑之也庸命用命也夫堯固知朱之不肖必老而後求遜位者老而子不克嗣政當有所傳矣故堯始但求所登用以水之患復求事官共工非才使鯀治水事則允恭心惟克讓也堯老而鯀輩勳庸不著所以直求可以遜位之人側陋且使明揚在朝之臣皆不足以忝其傳矣四岳舉舜不及他事第言父母兄弟之不肖舜能處之允若身修家齊而後天下可治也四岳自言否德而言舜之克諧以孝孔子所謂至德要道有若稱孝弟爲仁之本者也堯聞舜而必待四岳之舉不用其明者歟釐降二女以觀厥刑夫舜之賢獨未見於妻子之閒耳嬪虞

而舜之室家益諧堯以天下予人未嘗無所試矣近知子之不肖遠聞側陋之德文章炳煥能以天下與賢而天下賴以寧安孔子序書以聰明文思光宅讓位稱堯巍巍蕩蕩然矣

舜典　虞書

粵𥳑乩古帝舜曰重𠌶叶亐帝濬喆𢆶明溫龔允塞𢆶𢆶悳升聞𢌳命㠯位昚徽㐅典㐅典亯从内亐百揆百揆旹敘𡪺亐三門三門𥠖𥠖内亐大麓𠛱風靁雨弜𢓉

重華繼文也攷古繼文而合乎天德者舜之所以

承堯也玄德幽微之德濬哲每能宣其智也由乎
濬哲文明至於安恭誠實自明其德從微至著陟
聞於上位雖堯命舜爲有以受命也五典五教也
百揆百官也四門出納王命者蓋四岳之任也作
司徒而五品遜作司空而百官秩作納言而上下
睦治天象而無風雨之失節序之所謂歷試諸難
也慎徽欽美也賓主之也納專其任也舜自脩身
齊家至於歷試以受天命所居者化無往不適者
本於濬通明德無爲而治者也
帝曰䛡女舜詢叓丂言𠧟言厎可績弎載女陟帝

位舜䜌亐悳弜𤔡
堯之試舜既詢以事夷考其言其言皆至而可以
趣事功有德之言言皆適於用矣四岳之任三年
而後傳國豈苟然哉讓德弗嗣懼不足以承堯也
有重華之德而猶恐弗嗣不苟受人天下之重乾
乾不息之爲自強也其舜矣乎
正月上日受𠬪亐亥祖圣璿璣玉臾吕亝七政䋣𩑋
亐上帝禋亐六宗𦣻亐山川徧亐羣神楫丕瑞旡月
𠧟日覲三𡶹羣𣫭攽瑞亐羣后
正月上日月正元日也受終受禪也受禪于太廟

退而即位于明堂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七
政北斗星名璣衡魁杓也天子之居明堂法天之
道以齊七政之運隨所建而授人時也因即位而
見明堂之禮古史記事之法也璣衡舊説謂渾天
儀而後世復有周髀宣夜之論僧一行曰古人之
步圭影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辰次之周
徑其重歷數將欲敬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渾蓋
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
子當闕疑而不議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述天體
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窺終於六家

之説迭爲矛盾誠以爲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
以爲渾天耶則北方之度寖高此又渾蓋之家盡
智畢議未有以通其説也王仲任葛稚川異同之
辨何益人倫之化哉一行善言天者蓋無取於渾
儀之説故詳錄之類天之祭禋六宗之祭望山川
之祭皆當時祭名羣神聖賢百物之祭徧祭之
不可悉書故云徧類于上天凡麗天者爲可知矣
六宗古無定説孔氏傳曰四時也寒暑也日也
月也星也水旱也孔叢子以爲孔子之言也蘇
氏案祭法星爲幽宗水旱爲雩宗秦世猶有所

謂天宗此六宗之名於記猶有存者類帝之後所
祭非一遂朝萬國有所不暇先輯五玉以待旣月
之見而後班之也乃日踰月之他日也四岳羣牧
而不曰諸侯者諸侯各從方岳而見故因班瑞而
終言之耳五玉桓圭圭圭之方者以四植文爲飾信
圭直之躬圭紬之穀辟粟文蒲辟微粗瑞器其
總名也
歲弍月東𢓜守𡐨亐岱宗柴𡐓𣁋亐山川䰟覲
東后叶旹月𡳿日同律庑㞷臭攸又丕𠃍又玉弍帛
弍生弌𣦸摯如又器卒𠳿復又月𦱤𢓜守𡐨亐

𦱤𡍷如岱𠃍八月𠧪𢓜守𡐨亐𠧪𡍷如初十𠂇弌
月𦜝𢓜守𡐨亐北𡍷如𠧪𠃍𡚇𦾔亐䕬𥘵𢂞特又
𠑹弌𢓜守羣后三𣦶𦛗敷𠯑𢀖明試𠯑㺹車𦨭
𠯑𢊁
巡狩之禮舜始行之一歲而徧四岳文中子以爲
兵衛寡而徵求少是爲得之盛暑南巡祁寒北狩
聖主勤民其謹於天道如此岱宗泰山也岳四叔
之治也不言岳而言岱見岳之因名山也柴焚柴
以祭天也望云秩者禮有隆殺也協時月同律度
脩五禮所以一制度齊民之視聽也覲東后而兼
脩三帛二生一死之贄因巡守而并其臣子附庸
見之也三帛孔氏謂玄纁黃二生羔鴈一死雉也
羔鴈以其信而有禮雉鷙而能死者也如若也若
五器則復三帛死生則否者賔諸侯而體羣臣也
士相見禮諸侯於他邦之人還贄己臣不還其贄
藝祖王考也孔子論巡守禮告於祖廟考廟舜時
瞽叟尚在故但告王考也歸格告至也用特以一
牛薦也羣后四年一見五年而方岳徧故天子一
巡其守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即詢事考言也車
服所以寵諸侯者車服之用必其言之可績者行

於巡守朝覲之際其觀臣子之道與其所尊寵者
豈苟然哉
𡯁十𠂇弌𠂢𡐨十𠂇弌山濬川
舜受禪於洪水之後始建十有二州因其名山而
封大之以施治水之政隨地之勢置州以便方國
增高就下而水土平治其爲此者非以爲異凡以
濬川而已十二州者謂九州外增置幽州二州未
詳傳以爲并營也
𩾏以𠟭𠟈洍宥又𠟈灸𢓊官𠟈𣏟𢓊敎𠟈金𢓊贖𠟈
眚𠬸𩎶赦怙𠬪賊𠟈欽才欽才惟𠟈㐀卹才洍共工

亐幽州放鵙吺亐宗山竄弎𦳝亐弎𠂢殛鯀亐羽山
三辠而兲丅咸服
典刑法則也身不行道道不行於妻子脩道以敎
爲民典法使民觀感而化明刑欽恤之本也五流
之法以寛五刑流放之法與民遷善鞭筆以便官
府榎楚以勵督教罪疑則贖災過則赦惟不率者
同之殘賊之罪聖人不忍民之陷於刑至率之以
德多方以開其自新之路此而不改終不改矣何
惜一人以懲戒天下乎舜戒刑官欽恤用刑如此
然共工驩兜朋比三苗威虐則竄鯀陻洪水則殛

四罪施而天下服賊刑之用民知向背所在又何
在乎政令之滋章也流放竄皆流罪之輕重幽州
三危崇山所謂三居也流居皆如其罪之輕重爲
之遠近非如後世之說必居四裔也鯀之殛于羽
山也因其行水所至而誅之乎窮人力於四瀆之
下流宜其無功而死也三苗威虐而竄鯀陻洪水
而死罰之倫等異於後世之用刑矣傳稱堯不能
去四凶至舜而去或者遂謂堯不如舜罪惡未著
堯當咈衆而誅之乎待其罪而後誅堯舜之心一
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則舜亦堯而已也三苗舊

說爲岳州地蓋以吳起所稱洞庭彭蠡與韓嬰衡
山準之羽山三危皆見禹貢幽州今燕雲路舜十
二州之一也宗古嵩字漢世嵩高猶曰崇高今交
趾驩州及澧州澧陽縣鄂州崇陽縣皆有崇山稱
放驩兜之地皆傅會之說耳
弍十丆八𣪔帝𠧟殂䏍百姓如喪丂妣弎𣪔亖桒遏
密八音
殂落堯以前天子陟遐之名也遏密絕無也堯之
傳位巳久大政皆舜行之異時之民老者日巳死
矣少者之長所見者舜堯之殂落而圻内哀之若

父母海内懷之若父母不忍八音之作至自絕而
不聞在人之德非蕩蕩乎不可名者安有是乎
月𤴓元日䑞𢦏亐文祖詢亐亖岳闢亖門明亖目達
亖聰𧶠十十弍毌曰食才惟旹柔遠耐迩惇悳允元
而難任人蠻尸衛服
月正元日舜之元年正月朔也格于文祖至太祖
之廟詢四岳而命百官也堯殂卒歲舜即眞矣上
日書元蓋舜之元年也四岳不言咨而言詢尊禮
大臣有事謀焉者也四門之闢所以明四目而達
聰也此詢四岳所得而行之也明目達聰而上下

無壅堯舜之所以得天之聰明乎羣牧首者見當
時之重外官也外官之重以親民也人情詳近而
略遠外官之重所以均內外也食爲民天故舜以
爲政本然食非因天時則不得食戒以惟時明其
食之所從來也治其近者而遠人服所謂柔遠而
能邇也惇德修己也允元善善也壬人之難遠其
佞也修己善善而壬人之畏柔遠能邇之道蠻夷
所以率服也

舜曰咨亖岳𠂇耐奮高戻帝业覬叓宅百揆亮采惠
𠷎僉曰柏命𨑒司空帝曰俞資命女秊水土惟旹楙

才命撲諧眥攘亐稷禼臮咎繇帝曰俞女迬才

奮庸見之日用也帝載上天之載也奮庸而明帝
載中庸之德也有此居秩官之位則事治而惠廣
矣司空周冢宰之任禹作司空而舜復求其人者
欲人稱舉其賢不自用其明也咨禹之功懋於水
土及時之治不稱其德不戒以事至德無可稱矣
而又何戒焉稷契皋陶之讓皆有功於治水者禹
之不矜不伐於此可見帝之俞往爲無以加之也
舜求居百揆者而及奮庸之事與堯之求登庸者
不異矣舜事之首稱舜所以別帝於堯也

帝曰弃黎民俎飢女后稷𥝢旹百槃

弃爲后稷舜稱其播百穀而民無阻飢之患其功
已著但申之爾

帝曰禼百姓弜親乑品弜愻女迬司徒敬尃乑敎亽
寬

百姓所以不親由五品之不遜敬施五敎所以從
五典而親萬民也寬則得衆夫敎不可急也而可
循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五品父母兄弟
子也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典之敎
五敎之敷也循道先民所謂敬敷也申禹之功亦

所以勉之也

帝曰咎繇蠻尸滑夏寇賊姦宄女迬士乑㓝大𦨖乑
𦨖弍就乑㳅大宅乑宅弍𡰥惟朙克允

禮大刑用甲兵則蠻夷盜賊之事亦領於士師也
三就即國語之三次原野市朝也五刑墨劓剕辟
宮也五流放竄投北也三居遠近三等幽州崇山
三危之類也皋陶作士以三就用五刑而五刑之
人服其罪以三居差五流而五流之罪得其所蠻
夷寇賊遂無猾夏姦宄之亂自非明德愼罰安有
此乎稱禹皋陶而申訓之敎刑非他官比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才帝曰俞資垂女共工垂拜
稽首讓于殳斨臮柏与帝曰俞往才女諧帝曰疇若
予上丅艸木鳥獸僉曰益才帝曰俞資益女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才女諧

垂作共工益作虞皆先疇而後用必待公論雖名
臣不輕進也命而不戒惟其才也俞美其讓嘉德
讓也舜前共工不名蓋世官也其先共工蓋能平
治水土共工放後工官始分而垂爲之也

帝曰資三亖岳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資伯
女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俞往欽才

伯夷之用咨求四岳與垂益事異者伯夷始由四
岳而進垂益前有位矣讀堯舜二典知鄉舉里選
之法行之尚矣未有知所自來者四岳所薦類稱
師錫僉曰者以公議告非四岳之私也取人不由鄉
里之選終茍道也三禮天地人之禮秩宗周宗伯
之任也夙夜惟寅恭敬不怠也直哉惟清清明則
遂也勑禮官而曰清明之遂不清不明不足通三
才之道人神不可得而治矣曰欽哉者申以敬戒
之也

帝曰夔命女典樂敎育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亾虐
柬而亾奡詩言志哥永言聲依永律咊聲八音
亯諧亾眛倫神人㠯咊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衛習亾

敎育國子領於典樂者樂以和行者也舜之命夔
先敎而後樂者敎樂之本也夫道不可強有必自
得之樂以和行欲其自得之也直之蔽絞寬之蔽
弛剛之蔽虐簡之蔽傲温栗而無虐傲斯有中和
之德矣然後可以制樂詩以導志歌以申之而五
聲依之以生律之和聲文以節奏而已以中和之
詩制中和之樂自然八音諧合而無凌奪之慢用
之邦國豈不可以移風俗感鬼神哉故曰夫音之
生由人心起也於歎聲也終言夔之善治樂也擊
磬而百獸舞豈人爲哉鳥獸猶能感動其心而於
神人何有舜之九官咸事於夔獨著成功之美者
音最難識見舜之樂足以鼓舞異類敎育之子有
有不就成其德者乎以舜之德夔之樂樂之工三
者備而舞獸來皇無足怪者一物不備而樂不可
成矣夔龍不求而命由伯夷之讓見舜知人之大
過人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女作內言夙
夜出內朕命惟允
納言出納帝命咨以讒說殄行之堲者國命攸繫
不可不審察也誠以出納讒言怪行無自而進則
命無反汗之出而安有震動民人之事乎夙夜戒
以敬之敬之無不審者出納各得其當而有不允
者乎讒殄人皆有之非徒進取之士爲然也人君
言行不出於中則足以震驚天下堲之於己而後
可以堲之於人出納而謂之納言察言堲邪之本
也納言至重而列九官之後蓋先後之職後世尚

書之任也九官或讓或不讓者惟其才耳
帝曰資女弍十ナ弍人欽才惟旹亮兲珍弎𢦏丂績
弎丂黜陟幽明歷績咸熙分北弎苗舜生弎十徵庸
弎十圣位五十載陟匚乃死
二十二人四岳十二牧九官也四岳爲一人者外雖
分治內實一官故通稱曰羲和重黎堯命羲和而
又分命申命仲叔不及於伯肩征羲和亦止一人
其爲一官甚明非若十二牧自爲一州之主也惟
時之戒舜之所以治天下乎庶官之設天工而人
代之也天工人代不敬何以趨時也惟時及時之

謂也或先或後不直其時之會則何以代天也天
工明亮惟時行者能之考績明試以功也三年一
考三考殿最以程賞罰不以遠近異法所謂黜陟
幽明也任官責成進退惟允而庶事畢舉者雖堯
舜不能舍此而治後世末之難矣哉前黜陟而殛
鯀羽山後黜陟而三苗分竄觀九官之陞進與四
罪之流殛其政爲可知矣北三苗之終舜典者卒
舜晚年之政必內脩而後人可治三苗止於分北
以自歸也有虞薄人之罪終不姦之惠矣徵庸召
用也在位爲帝也陟方陞遐也乃死釋上文也陟

方之名虞世有之也韓退之說汲冢紀年天子崩
皆曰陟周書惟新陟王周景王之追命衛襄公曰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即其義
也舜年三十召用後三年受禪後二十八年堯崩
踐天子位通徵庸之年凡三十歲後三十二歲禪
禹又十七歲而崩書傳多稱舜南巡守而崩于蒼
梧葬九疑惟孟子以爲舜遷負夏卒於鳴條呂氏
春秋舜葬於紀韓氏以爲舜老而禹攝矣尚何南
方之守且南方地下不可謂之陟方稽於孟呂之
書其說當矣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舜後

虞國在應天虞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負夏今兖州之瑕丘則蒼梧不在南也記曰舜葬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今二妃墓在蒲坂自秦博士對始皇帝已謂君山二妃所葬後世亦以九歌湘君湘夫人附會山海經帝之二女居之之說郭璞注山海經二女之神遊於九江瀟湘已知二妃爲妄按九歌有雲中君而雲中夫人湘夫人爲之配皆水神耳非二妃

堯舜二書稱典典常道也堯舜之事萬世之常法也堯自克明俊德以致時和之治發政之事見於典者不過允恭克讓敬天知人而已敬天而羣品咸遂知人而不用其明堯之安安所以爲聰明也舜自濬明大智孝德升聞以有繼堯之文舜典所書見於黜陟而已四凶放殛九官卒世恭己無爲而治舜之惟時所以爲聰明也故孔子稱堯舜之大序以聰明冠於二典

後學　成德　挍訂

書古文訓卷第一

書古文訓卷第二　永嘉薛　季宣

大命暮　　㕜書

曰𦍒乩古大命曰亥命尃亐三𡗝祇承亐帝曰后戸囏手后臣戸囏手臣政乃乂黎民敏悳帝曰俞允若丝嘉𠳋宊乃伏埜亾遺臤万𡮪咸寍乩亐𦍒舍己从人㢮㱿亡告㢮廢朱窮惟帝旹戸𦰩曰𢘅帝悳廣運乃聖乃聖乃武乃亥皇天眷命奄有三𡗝爲天下商

文命文德也文德外被四海上承于帝禹之稽古齊乎重華之協帝矣曰不言禹終言承帝之事也爲君而盡君道爲臣而盡臣道修道以教所以化天下也知爲君之難爲臣之不易圖其難以求其易則舜禹之祗承協帝斯有不言之化天下有可封之俗也難者何也放勳重華文命之可書者也舜稱堯之爲君之難察言進賢而天下治稽衆無我所以知言而得人也窮民賴以收恤窮士用之得所而終以此得舜非稽于衆而善言無所伏者能至是乎益因舜之稱堯極稱堯德之大帝德廣運則天之德乾乾而不息者極天所覆無不被矣聖神文武見之事業不一而足蕩蕩乎不可名者

煥乎其有文章也則天之大所以受命於天也
帝曰慧迪吉初并凶惟景寔𦔮曰号戒才敬戒亾忿
宄失金庀宄迂亏𠋫宄至亏樂任臤勿弍去𧘦勿疑
疑甚勿咸百志惟𢃄宄蔑衛吕于百姓止譽宄咢百
姓吕刅己业欲亾怠亾亢三𡰥徠王
禹言順道之吉違道之凶如影響之應形聲有不
期然而然者體物之不可違也益之進戒申禹之
言爾敬戒無虞戒慎乎所不聞恐懼乎所不覩則
何隱之見何微之顯而安有憂危之事乎典常不
可失墜逸樂不可遊淫此敬戒之道也贊者專任

小人必斥作事謀始不爲嘗試之動則吾所欲必
治此明百志以明民者也違道干譽贊者之過行
也咈衆從欲小人之無忌憚也贊者之過齊乎小
人之無忌憚者過與不及雖異過行害道其流有
甚於小人者此不可不察也察此而惟中行之與
行之無怠無有荒敗之失所謂柔遠能邇四夷所
以來王也王世一見也五服之外終世一見王者
王略之遠不以諸侯之禮禮蠻夷也益言百志惟
熙四夷來王而明所以得之之道惟影響者如此
帝曰𢖍帝念才德惟譱政政圣敉民水火金木土𣪠

惟攸正悳秎𣍝𡋲生惟咊九珍惟敘九敘惟哥戒业
𣍝休蓳业𣍝𣅀勸业吕九哥畁勿𣪠帝曰俞壄𠅘𠀤
咸六府弍叓允乿萬丗兇賴旹𣃔珍
德政古無二道有德斯有政善政所以爲君德也
三事六府出政之地立政爲民而已也六府六官
也六官以五行稼穡名府六者治而民得所養矣
正德利用厚生所謂三事三公之職也以禮食則
得食民必待信以立和於三事則六官可得以治
矣正德爲民之極者利用成民之德者厚生受民
之職者三者不和則不立和者中庸之至也三事

治六府修所謂九功惟敘也九歌之作所以敘九
功也有休美之戒有威刑之董此九歌之義所以
勸功而使之勿至於荒敗者敘之歌曲則其感人
也深樂通人心九歌所以無敗道也地平天成由
六府三事之治也九官治而養民之政咸正於德
萬世有賴則天明地察之事其有不舉者乎六府
官不詳見孟子稱禹治水益掌火稷敎稼契作司
徒則水火穀土之官可見攷以周制伯夷皐陶殆
木金二府乎設官輕重隨時六府之名號象德之
遺意爾

帝曰𢓊女命朕宅帝位弎十ナ弎凱眊朞券亐勤女
惟弜怠揔朕帝禹曰朕悳宔亯民不依咎繇邁馱悳
悳迺夅黎民褱之帝念才念丝圣丝醳丝圣丝名
丝圣丝允出丝圣丝惟帝念珍帝曰咎繇惟丝臣虘
宔或干亐疋女徍士明亐㐅㓝吕弼㐅教朞予亐亂
㓝朞亐亾㓝民叶亐中旹迺珍楙才咎繇曰帝悳
宔諐臨丅吕柬御衆吕寬罰弜及孠賞延亐丗宥過
亡大㓝故亡小辠疑惟輕珍疑惟重與亓𢽍弜辜寍
失弜經𡚁生之悳洽亐民心丝用弜犯亐ナ司帝曰
畀予从欲吕亂亖匚風連惟迺之休

子路問政孔子告以先之勞之請益語以無倦業
精於勤荒於嬉況任天下之重乎人老而衰舜倦
于勤故以禹之弗怠而禪之也血氣衰而戒得舜
視弃天下如釋重負其賢於人遠矣禹讓德之罔
克民將不依皋陶德加于民民懷其德當時民知
禹功知皋陶之德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六
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克勤克儉不自滿假者惟
帝知禹之功爲德之懋耳告以傳禪而但稱其不
倦言日新之不已也皋陶立德而民懷之禹爲無
得而稱之矣禹以德讓不伐而下從於衆亦告舜

勿忘皋陶之德而明種德成功之事誠能勿忘則
舍之言之用之無所往而或忘矣念釋言出而不
忘於是斯無須臾之離斯德之遠而於成功何有
舜稱禹功而知其德禹讓皋陶之德而念其功功
德無二非德無以成其功也邁遠也種德之遠不
期近功而民承其德修身而天下平也臣庶不干
於舜之正人協于中舜之所以從欲而治者皋陶
知風之自也刑輔敎者也敎之不率而後威之以
刑使民知德之依知刑之畏率德從善用刑所以
爲輔於敎而刑以無刑爲期也非舜皋陶之存心

孰知刑之爲德而德爲功之懋哉皋陶謂非己功
皆舜之功其稱帝德罔愆則民協于中爲舜率之
以仁也簡則易從寬則得衆醲賞薄罰使民樂善
而刑之畏眚災則爲肆赦怙終而加賊刑所以鞭
其後者如此而爲上者常欲記人之功忘人之過
必不得已寧失罪人以此好生之心明刑輔敎使人
曉然而樂善所謂好生之德先協其心人人有士
君子之行矣將誰犯有司乎舜之君德如是則皋
陶之德非皋陶所自爲也舜稱皋陶之德皋陶
歸之於舜舜又歸之皋陶是非苟以相諛其道然

也后非臣罔輔臣非后罔克君臣同德所以爲有
虞之治也世之論用刑者不入於深則入於縱舜
臯陶明刑之說亦可少思矣

帝曰徠命洚水儆予咸允咸巧惟女臤亯勤亐畄亯
儉亐家弜自滿假惟女臤女惟弜矜亢丁莫與女爭
耐女惟弜伐亢丁莫與女爭巧予懋乃悳嘉乃丕績
亢𡳿厤數丕女躳女夨陟元后人心惟𢀛衜心惟敚
惟精惟弌允執氒中亾㐜𡳿之勿聽弜詢𡳿甚勿庸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宔與守
畄欽才眘乃有位敬攸亓可願三乘朱窮亢兼兒只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弜再命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
帝曰命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亐元龜朕志先定詢甚
僉同鬼神亓衣龜筮叶从卜弜習吉命拜𩒨首𢖍詞
帝曰毋惟女諧正月朔旦受命亐神宗衛百官若帝
之初

舜既因禹之讓而明臯陶之功又稱惟禹之賢則
臯陶爲不足比成禹之善所以終讓於禹也允誠
也成允克誠也舜謂洚水爲儆於己爲己未誠故
非誠己不足以成平水之功視鯀之方命圮族而
績用不成則成允成功惟禹之獨賢也勤政約己

而不自賢惟賢者能之矜伐人情所同衆之所不
容也不矜不伐則所爲日就而人將助之也何功
能之敢議邪禹之成允成功此聖人之事也懋德
丕績禹固有之舜因而賢之以爲曆數在爾則禹
之大德爲有所受命於天天予之矣雖欲不居可
乎道心而下傳禹之道也道心人心非有二心也
道心本也人心自外觀人者也人心本正千萬人
所同然者自外觀之則人各有心或險於山川矣
精微也惟精得所謂微者人心雖危誠則明所謂
道心則千萬人之心本一心耳寧有二道哉所謂

允執厥中中所以立道也誠執是中則萬國之歡
心皆時中之應耳舜謂人心惟危禹臨兆民若朽
索之馭六馬精心如此安有失其本心者乎凡人
言與其所謀固當聽受而用不稽不謀於中德不
可輕受之也此用中之道也百姓待君以治君藉
百姓以有國可愛非君撫我則后也可畏非民虐
我則讎也知此則民非謂君可愛而君非謂民可
畏乎爲人上者可不敬慎矣哉修其可願所謂敬
也君之所願在所以得民民之所願在執德之君
動協於中則所願咸得矣此敬修可願也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虐用其民所以得罪於天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興邦喪邦口之出好興戎也言之不再其言必有物也慎乃出話示大信於天下也孔子論政謂兵食尚可去而民無信不立舜之傳禹終以朕言不再命令之出可不稽於中悳乎禹求枚卜功臣不敢自贊於人舜言先定於心卿士庶民龜筮無不從者鬼神或依卜筮而告其可再三瀆邪禹固辭而後受亦終無以辭之也昆先也昆命元龜有以先之也神宗考廟也舜受命于祖廟禹受考廟之不同者禹縣治水而得

天下爲終鯀之代也鯀以治水無功而殛禹能代其成功以掩其父之過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可不謂大孝乎周公宗祀文王禹宗鯀之義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言惟受命異處耳

帝曰資命惟旹ナ𦳝弜衛女徂延命卤岀羣后斷亏帀曰濟濟ナ衆咸聽朕命蠢丝ナ𦳝旦悉弜龔侮嫚自臤反衜敗悳商孚圣埜小人圣位民弃弜采咎夅业咎𡙁予吕介衆士奉𧦝罰皋介尚一卤心力亓亨ナ勛弎旬𦳝民屰命蕃贊亏命曰惟悳𨔵天亾遠弜屆滿招損嗛受蕃旹卤天衜帝初亏厤山徍亏畋日號泣亏旻天亏父母負辠引慝祗𢦏見瞽瞍夔夔亝㮚瞽亦允若𡉉諴感神矤丝ナ𦳝命𢷎昌言曰俞攽帀振㫛帝卤誕尃彣悳𦏲干羽亏兩階七旬ナ𦳝𢼸

舜典終以分北三苗爲舜之事禹伐有苗在於受禪之後則知堯舜受禪之後大政猶取決也受禪之主行天子之事爾堯之禪也見於舜典舜之禪也不列於夏書堯典爲虞史追書舜禪之後猶有可書之政史記不得而同之也堯時三苗以咸虐而竄既遏絶其後矣有虞之末又有三苗之叛

見三苗之非一姓也禹初受禪奉舜命而伐有苗三旬無功復以益贊而反禹之舍己從人不徇於名如此觀其誓命之語初非輕動不欲以力服人也征之而有苗叛舍之而有苗格聖人服人以德不忍絶民之命故舜之末世有苗叛命止於分北而已不然禹以濟濟羣后伐失民之三苗用至仁伐不仁其何不克之有苗猶逆命見禹之不極其鋒也弗率叛命也蠢無知而妄動也濟濟和靜也衆和且靜而又以一心力戒之者臨事之懼不輕用民之命也夫人心力分之則散一之則齊心

力之齊何功之不濟也有苗侮慢自賢即所謂昏迷弗恭也反道敗德所以親小人遠賢人而至於衆叛親離也奉辭伐罪所以恭行天罰天降之咎即來天下之兵也此而不克舜禹曾足以爲賢乎惟能克之而不忍威罰之行舜禹之功所以爲大也惟德動天至誠之感神也以悳服人無遠之不屆也天道虧盈而益謙滿之損謙之益皆自然之理而人有以得之也恃強大者多致傾覆然謹畏者雖弱必強天道如此謂衆之不足恃也瞽叟之頑如此舜在畎畝起敬起孝罪己感泣而謹於其

事瞽之進進於治不至於姦終於大順無閒然者舜之夔夔謹敬所以感之至矣以匹夫而化行於頑父盛德之至通於神明有血氣者無思不服苗亦人類其有不知德乎班師振旅而歸所以誕修文德也觀禹大會羣后誓師以伐有苗益言力之不足服人而有招損之戒班師振旅不爲歸情之可乘所以治軍亦爲有以服苗之心矣先王耀悳不觀兵故雖兵閒亦有文德之事也誕敷文德躬自治而薄責於人也舞干羽而格有苗內治修而有苗適至耳征有苗而有苗逆命舞干兩階而有

苗格雖舜禹不能服人以力舜禹之德尤不欲以力服人也有苗之役其虞夏之盛德乎益贊而不忸於無功禹還而不疑於廢命禹益之拜舜惟禹之從分北之功所以終舜典也干盾也羽翟也舞者之所執也兩階賓階阼階之閒蓋中庭也以干盾而舞于[illegible]之上文事修而不忘武備蓋治古之道聖人之所以服天下也歷山在濮州雷澤縣舜耕漁之地也

咎繇謩

曰𦱡乱古咎繇曰允迪氒悳謩朙弻龤

允迪誠道也厥德即所謂俊德元德也誠能自道厥德則心正意誠而身已修矣以此陳謨以此輔相未有謨不明而輔不諧者皋陶稽古以輔舜者用此道也堯舜之典禹皋陶之謨皆以粵若稽古冠之繼以放勳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之語是皆虞史之法以所聞於其君臣之學與其德之著者筆諸篇端典謨所書亦不出此爾欲爲君臣而學不稽古舍二帝二后自修之道而求正君以服天下此數千歲絕不復聞唐虞之治也

帝曰俞如何咎繇曰𢜨昚乎身攸思既悙敘九族歷
明勵翊迩可遠圣丝帝𢵧昌言曰俞
俞謂是也稱是而以如何爲問求其所謂是也臯
陶稱美修身在愼思其遠者所以爲愼之也不愼
則身不可得而治戒愼恐懼於隱微之際造次顛
沛必於是矣用之九族則九族敘以治庶績則庶
績熙勵翼所以勉功而輔治者庶明勵翼則事治
而無已矣修身而天下平此邇可遠之道也天下
公是其有加於此乎禹謂德言而拜之以言小而
不可加也拜曰俞者稱其所是之是不復有二言
也觀臯陶之所是及禹之拜其言中庸大學之修
身果不在乎多學矣
咎繇曰𢜨圣知人圣安民帝曰吁咸若旹惟帝亓難
之知人則喆耐官人安民則惠黎民褱之耐喆而惠
何憂虖驩吺何𨒪虖有苗何畏虖巧言令色孔壬咎
繇曰𢜨亦行有九悳亦言亓人有悳乃言曰載采采
帝曰何咎繇曰寬而㮚柔而立原而龔𤔔而敬擾而
忍臬而温柬而廉但而塞彊而誼彰乎有常吉才日
宣弍悳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悳亮采有邦翕
𢿌尃㑹九悳咸𠭥畯乂圣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旹𢻫

于五辰庶績亓冰無敎佾欲有邦兢兢業業弍日弍
日万幾亡曠庶官天工人亓代之天敘有典敕我五
典五惇才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才同寅協恭和
衷才天命有悳五服五章才天討有辠五刑五用才
政事懋才懋才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達于上下敬才有土咎繇曰朕言惠可厎行帝
曰俞乃言厎可績咎繇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才
孔子論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不知
言無以知人臯陶所陳邇可遠者蓋知禮知命之
事禹已拜其是矣臯陶極美安民之事在乎知人
道不止於修身固將以明民也禹歎知人之難誠
然堯舜猶病其難知人固不易也知人在明惟明
然後能器使人而有懷民之惠堯舜以朋比而有
驩兜之放虐民而有三苗之竄且靜言象恭之慝
難於壬人之戒能哲而惠其於數者何有堯舜惟
能知其難也而有是事所以爲哲而惠歟禹言堯
舜於此之難而求其所謂難臯陶美有德所以觀
人亦以論人之德載采采者歷言九德之行事事
詳之也寬而栗則不縱柔而立則不撓愿而恭則
不倚亂而敬則不惰擾而毅則不流直而温則不

絞簡而廉則不蕩剛而塞則不劇彊而義則不他九德之端人皆有之然非學以成之則皆歸於所蔽而不可與入德明斯九者是謂中庸之至九德咸事而動罔不吉矣達於三德日敬明之可以有家而爲大夫兼修以明庶功可以有國而爲諸侯合所以治國家者而大施之則九德咸事贊人可得而用修道之敎人人有所師法無適非道故雖五星莫不順軌而庶事有不修乎斯言九德之人可以彌綸天人之道而贊其化育也九德內備於己用以觀人之行隨其短長而用此官人之道也

敎當平聲讀之無敎無使也有邦之君無使有逸欲之好幾微之事仍日巠來非儆戒以須之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從微至著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投幾之會閒不容髮使惟逸欲之好忘其儆懼斯有後時之悔吝安有先見之吉萬幾之衆況不止一事乎庶官以人代天故須分職乃濬典禮刑賞四者皆本天道庶官奉若天道所以爲代天也五典五刑見舜典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五服天子一等公一等侯伯卿士一等子男大夫一等士諸臣一等人事之盡即

天理所在代天之道因人事而爲之典禮刑賞同敬合恭所以行典禮者非和於衷無以行之也和衷人心所同然者也刑賞亦人心所同而於典禮言之典禮上下通行賞刑爲政之事也政事之懋由刑賞之當也夫天依人而行待人而成天之聰明明畏人皆有之反身誠之則人之聰明明畏一皆應乎天矣威在我者也明畏在威者明威在己而明畏在物所以與於天道而爲天工之代也天子庶人一是達於上下之謂也惟知此也可以知人而安民也敬哉有土凡有國者不可不敬也前

言九悳之事即知人官人者至於無敎逸欲以下皆安民之道也皋陶告禹以己所稱安民之悳可底而行禹亦美而然之故皋陶自謂未能知之思欲進成之而已知之未足以臻其至思欲贊贊襄哉不底於成不已也在易乾之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此文王所以純亦不已皋陶迪德以明謨者也史稱皋陶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一篇所陳亦若是而已矣

蕂稷

帝曰徠命女亦昌卝命𢹂曰㠱帝予何卝予思日

孳孳咎繇曰号如何俞曰𣴎水滔天灝灝褱山襄陵
丅民昬墊予乘三戴隨山栞木泉秝𢽾𡋼鱻食予決
九川距三𡙇濬く巜距川泉𥝢𡆥𢽾𡋼囏食鱻食楙
遷ナ亡偎居丞民乃粒万峕迮乂咎繇曰俞帝女昌

○

益稷亦謨例也書無益稷之謨獨以禹稱益稷之
助遂以名篇虞夏之閒禹皐陶益稷勲息相次皐
陶先以德著益稷佐禹之效得禹言而後彰書以
益稷名篇見其功之亞於禹皐陶也禹不伐而歸
功其佐所以成禹之功歟舜求禹之名言禹美帝
之求言而言無可言者我惟念慮不倦以勤於事
而已勤者功業之所成就然而勤於無用猶無益
也皐陶稱歎求其孜孜之說禹言洪水平治惟勤
而後有功四載舟車橇梮行於水陸泥山者洚水
滔天人獸雜處疑若無可爲者益爲虞官故禹得
乘四載隨山刊木驅猛獸以進民之安食棄爲后
稷故禹得濬田閒之水通於大川又決九川東至
於海使民得以播種食力民無水患而有水旱之
備復爲轉易以通有無其民所居者化得以安居
食粟而天下大治惟勤不怠始若難而終易矣禹

之勤民如此何暇於無用之勤乎皐陶美而師之
明於禹所謂勤知言之爲事矣鮮安也橇今踏㯋
狀類小舟有几憑身㞃後以行塗者梮脚澀子也
今人塗淖則施之屩下登則去後降則去前者
俞曰𢘑帝眘卣圣位帝曰俞俞曰安女止惟𢆶惟康
亓弼𡿬惟𦶊丕應徯志㠯昭受上帝𠀚亓申命用休
帝曰吁臣才𠦜才𠦜才臣帝曰俞帝曰臣作朕股
厷耳目予欲左右ナ民女翊予欲宣力三𠃊女爲予
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璪火
黺米黼黻絺繡㠯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女明予欲
聞六律五聲八音圣亂𣀷㠯出內五言女聽予違女
弼女亡面從退ナ後言欽三𠦜頑讒說𦍩不圣峕
侯㠯明之撻㠯記之書用識才欲竝生才工㠯內言
峕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不則威之帝曰俞才帝光
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万峕黎獻共惟帝臣惟帝峕
舉傅內㠯言明庶㠯功車服㠯庸誰敢不讓敢不敬
應帝不峕尃同日奏亡功亡若丹朱奡惟嫚迂是好
奡虐是作亡晝夜頟頟亡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亓世
予創若峕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不
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ナ二帝外

薄三稟咸建亙乕各迪十珍嘗頑弜即亙帝亓志才
帝曰迪朕悳旹鳥珍惟敘咎繇亡祗戶敘亡僉爲剴
惟明

益稷之書論虞帝得人之盛舜禹君臣之論蓋其本也在位庶官也慎乃在位官人之道也人主所當日孜孜者舜是其說故禹推明官人之道謂莫先修己安止即安安也於止知其所止則幾微之動吉之先見者皆得之矣求賢自輔必無讒諂之人身之修輔之正則可以從欲而治受天之佑必將自此作也舜稱臣鄰之說語君臣之相依也以

言治己之道猶仰臣鄰之輔故謂臣爲己之股肱耳目左右有民教養之也宣力四方維持之也是豈一人所及必假臣鄰之輔分職而治君臣一體而後可者也古人之象所以昭示後世使人合三才之道被之於服用得於觀感而化者日月山龍雉皆繪衣飾器之象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飾裳之象蓋以五采相宣成色施之衣服以別上下以觀象法此禮之用也孔傳日月山龍華蟲粉米是也其言黼作斧形黻兩己相背未盡星辰蓋北辰也藻爲穗草火以圓白黑爲黼青黑爲黻皆五采成

章爲絺繡之文耳絺暑服繡冬服古者冬裘夏葛絺繡是也六律兼律呂言之也黃鍾生林鍾太蔟生南呂姑洗生應鍾蕤賓生大呂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中呂皆上下相生陽爲律陰爲呂律呂皆六稱六律者呂和律之聲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絲竹土木匏革也皆樂之具也忽絲之微也毫釐眇忽十十相乘而成分者聲音之微非審察之莫得其正正音不辨樂不可得而治矣治忽審微之至此制樂之本也五言五方之言聲詩之言也樂和而後聲詩可得而聽禮樂之大非臣莫

之舉也傳謂禮樂法而不說汝明汝聽蓋所謂法非人不能明聽之也徒存聲象而不通其意不過觀聽之美耳前民政而後禮樂者天下治而後禮樂興也內外之治必假臣鄰之輔不能正君之過亦何取焉面從而有後言非君臣一體之意輔導之事寧若是邪四鄰指言左右前後之臣曰欽四鄰人君之所敬於其臣者爲此道也庶頑讒說戾於此道者射侯之說以準的之教施誠意之學而有君臣上下之辨使之得以自明又爲扑敎之刑使之知過自勉書以記其積累善惡是皆欲以糾

正其失而歸之道期與並生而巳工歌時颺以感
其內明至道者有受用之勸違者有威刑之戒凡
以鞭其後耳夫庶頑讒説人之所惡聖人不惡姑
爲敎之有射侯之明榎楚之痛又使工師相規以
感其內使之心動而化服從欲之治庶頑之格非
安止而弼直以行其敎化其何以至此乎禹曰俞
哉甚然其言也申言舉賢之敎必使四海之內賢
人皆得而舉且以天下之大賢人之衆人君爲能舉
之則人才不可勝用有功有德皆受車服之賜則
人人將爲士君子之行莫不謙遜以承上惪矣不

以是道大同天下之視聽人將何勸所以日進於
無益之事也人不可爲丹朱之傲樂於逸遊安於
嚚訟無朝無夜以耽燕樂於內不得嗣堯而有天
下禹常以此自戒不遑暇逸故娶妻四日即行治
水過門不入聞兒嗁而不顧五服之內絕長補短
成五千里一州置十二師五國一長則一師十長
以啓迪諸侯之功伐有苗猶不受職爲之誠不易
也可不念乎舜言輔導己德禹言是賴皋陶方謹
是道垂象典刑使人觀感而化苗頑非所患也患
不能式序爾觀舜禹君臣之論反覆於官人之際

未嘗不以修身爲本舉賢惟急敎化禮樂必由此
而著見又終之以無倦其不可加矣乎塗山在濠
州鍾離縣許叔重説即會稽也在今會稽縣近是
蘷曰戛擊鳴球搏拊搴臾吕咏祖丂徠戠炏圂坐
位羣后惪讓丅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吕閒鳥獸蹌
蹌箾磬九成朋皇徠儀蘷曰宲予擊后攷后百獸衛
翌屋尹允諧帝膏迮哥曰敕兂之命惟旹惟㡬迺哥
曰股厷歖才元旹起才百工熙才咎繇𢷎手䭫旹颺
言曰念才衛迮興叓昚迺憲欽才婁省迺成欽才迺
賡𢧜哥曰元旹朙才股厷㫂才庶叓康才又哥曰元
旹菆脞才股厷惰才万叓墮才帝𢷎曰俞𨓏欽才
虞書自稾飫以上皆舜之政二謨益稷詳於諸臣
之事益稷之末又以歌樂終之孔子謂成於樂故
舜典九官之命亦言樂之效也戛擊柷敔也搏拊
宮架也鳴球玉磬也弦歌以上皆堂上樂下管謂
笙簫之類鼗鼓摇鼓也鏞大鐘也堂下之樂亦有
柷敔爲之合止上言戛擊下言合止互見之也堂
上作樂而祖考降羣臣賓客揖讓合節堂下樂
成而鳥獸舞鳳凰至中和之至感化之極也此雖
成功之效亦蘷治忽之賴也動天地感鬼神者莫

善於樂故律命毋則子應發聲而音隨天道之自然不可以意知者在舜之時九官咸事而夔爲之治樂其效如是其他蓋可知也鬼神之感人固無得而見揖讓之至閑於儀者皆能中節至于百獸聞聲而舞鳳凰應成而來斯豈人所能爲鬼神享之群后德讓於此定無疑矣夔明治樂之本不在於律而在於治百獸率舞雖感於樂而動樂之和也誠在乎百官之和人和而後樂成先王作樂之道也虞賓國賓丹朱也祗見而瞽叟底豫敎成而丹朱德讓有虞氏之禮樂所謂至誠感神者乎舜

感樂成之効歌所以奉天者在於及時知幾天子知幾而時中非四鄰莫之成也臣悅於是所以起發君上而百事用之以治乃歌所謂即奉天之事也皐陶颺言以謂臣得盡其事在君上之賢否凡興作事當謹修其在我屢省乃成究觀其豫定者即所謂安止也内無先定之豫則不足以興事然而豫定當審此又不可不愼惟欽惟敬而後克之載賡之歌所謂明者此也夫君明則臣良而事罔不治不務乎其大者汲汲乎其小者以侵百官之職則百官避罪苟免而百事至於墮廢本以求治

通以致亂不明於爲君之道非所謂愼乃憲也萬世之戒其有加於此乎元首股肱以言君臣之一體相資成務偏廢則失之矣曰往欽哉言敬之不可忘也舜由在位而有二十二官之命終五十載無有遷徙致治之美上動鬼神下至草木鳥獸罔不咸若本諸安止知人君明臣良而有無爲之化人君之道於有虞氏書見之矣嘗謂三代而上其治以禮樂爲急禮以明物非樂無以成之後世禮猶有時而行由詩之亡樂道微矣虞書敘九官則勸之以九歌命典樂則使之敎胄子其論音律則

謂在於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化庶頑讒說則以工師納言時而揚之至敘九官之效益稷之書惟以樂事明之賡載之歌見乾乾之不已者禮樂爲治之本可以反復而見後世忽略不以爲意宜無唐虞之盛也

書古文訓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挍訂

書古文訓卷第三　　永嘉薛　季宣

命貢　　夏書

命尃土隨山栞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旡載壺口亂梁
及岐旡攸太原至亏嶽昜覃褱厎績至亏衡章氒土
惟白壤氒賦惟上上錯氒田惟中中恒衛旡从大陸
旡迮島𡰪笈舭夾右碣石入亏河

禹治水在唐虞閒舜攝十有二州之後而禹貢爲
夏書者治水之後十二州復爲九故虞書九共州
自爲篇其平貢以別九州皆禹之事而舜無與也
孔氏傳謂禹以是王故禹貢爲夏書考之於序蓋
夏史追記禹蹟書其任土作貢之本末自爲夏書
之首非如諸儒之說爲孔子遷其篇第也敷土行
水也禹之行水先有規模隨山刊木以通其道定
高山大川以導其流敷土之事規模先定者如此
冀州不言疆界所至王都所在以四境見之也水
之患無大於河患冀州東兖南豫西雍三面臨河
碣石又河下流且其地在京圻敷土固所先也壺
口山在今慈州吉鄉縣梁山在同州韓城縣而乾
州好畤縣亦有梁山在邠岐閒非禹貢之梁山也
岐山在鳳翔岐山縣太原春秋亦曰大鹵在太原

榆次縣嶽即霍泰山也今晉州有岳陽縣在嶽山
南覃懷古河內地今爲懷州武陟縣濁漳水出潞
州長子縣東至磁州武安縣入清漳清漳出平定
軍樂平縣合呼沱易水東北至滄州清池縣入海
清漳即衡水也恒水出中山曲陽縣東流合滱水
至瀛州高陽縣入易衛水出眞定靈壽縣東北合
呼沱過信安軍入易大陸地在河北河道未改諸
水皆入河也島夷海上諸夷濊貊肅愼之屬碣石
在平州石城縣梁山在河上岐山在渭上禹平冀
州水患先治壺口通梁岐水道則冀州上游水患
已去復定太原岳陽諸川而覃懷以東衡漳以西
因可致功土色既辨種植有宜而賦稅爲可作矣
白壤白土也白土氣肥賦上上錯雜出第一第二
等賦厥田中中地高下適中也都畿有賦而無貢
先賦而後田者貢者諸侯之貢圻內固無之矣京
師百用取諸圻內冀州賦稅不一而足非若圻外
之賦專以田爲準也賦上上錯而田中中者地之
肥瘠不係乎田之高下高下以施地力之政賦稅
視肥瘠爾恒衛治而大陸之地可以耕作記於田
賦之後者冀州河患爲大二水以餘力治之也島

夷以皮爲服之國來王之道由碣石之道㳂海入河至於冀州云夾右者海壖在其左也禹貢冀州而及梁岐之治互見之爾傳稱禹鑿孟門儒者多未之信夏書旣載壺口不可誣也

沇河惟㕣州九河旡道䨓夏旡澤雝沮𠔀同桑土旡蠶是夅丘宅土氒土黑墳氒屮惟繇氒木惟條氒田惟中丅氒賦貞𢓊十ナ弎載乃同氒貢桼絲氒棐織亥浮于沇漯達于河

濟水出洚州垣曲縣王屋山東南入河合河流爲滎澤南入鄭州滎澤縣東南流至青州博興縣入海王莽時旱不復分流河滎澤至河舊道遂涸九河自魏州貴鄉縣東北分流徒駭太史馬頰胡蘇潔河鉤盤鬲津今皆在棣德州北接永靜軍滄州界覆鬴簡河今亡其處大名有潤滿河故道九域圖謂九河之一當是簡河以漢河堤都尉許商之言考之九河閒纔二百里覆釜在胡蘇馬頰閒當在瀛州樂壽縣南永靜之東光縣北簡河在潔河北胡蘇南當滄州南皮縣界而東光界有簡城蓋其處也鬲津漢在鬲縣今德州安德縣灉沮二水入雷夏澤皆在濮州雷澤縣水經以河出𨚕子爲灉非也漯水自開德朝城縣受河至青州博興縣入海河渠書禹釃二渠引河漯其一也兖州東南距濟與青豫分界西距大河中州兖地冣平河患尤甚㦸甸稍定卽首及之禹疏九河以宣其下流定雷夏以潴其川澤水無橫流泛溢之患然後蠶桑之土皆復其舊丘居避水者降居於平地矣繇茂也條暢也草木暢茂見黑墳之宜草木也貞無交錯之名也九州之賦交正庶土用相補除冀州上上錯豫州錯上中爲一等荊州上下揚州下上上錯爲一等青州中上徐州中中雍州中下而梁州下中三錯爲一等兖州正出本等無補除也以平川而有河患治之誠有不易十三年而後定爲力非諸州比矣貢諸侯之獻篚物之輕細藏箱篚進之者賦田賦也浮水運也兖州朝貢之道或浮于濟或浮于漯以入于河而達冀州不言冀州舉河而冀州可至矣

海岱惟青州堣夷旡畧惟甾亓道氒土白墳𣴎濵廣㡿氒田惟上丅氒賦中上氒貢鹽絺𣴎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乍牧氒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泲

岱岱宗也嵎夷海隅諸夷虞書暘谷之地今登州

也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東至青州博興縣入
海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
汶岱畎太山之谷也萊夷今萊州汶水五源皆出
奉符縣界至鄆州中都縣貫鉅野澤入濟青州西
界泰山東漸于海嵎夷海上先無水患既得而略
其所導者濰淄而已海濱多斥鹵之地鹽貢之所
出也海物惟錯所貢之不一也萊夷地宜畜牧水
患除而後牧可爲也檿絲山桑之絲萊夷之貢此
一種也青州貢道由汶入濟濟固達于河矣
兼岱及淮惟徐州淮沂亓乂蒙羽亓蓺大墜亢粃東

邍厎平厥土赤埴墳中木蔪苞厥田惟上中厥賦中
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昜孤桐泗瀕浮磬淮
尸玭珠臮魚厥棐𢇍纖縞浮于淮泗達于菏
淮水出唐州桐柏縣東流至楚州鹽城縣入海沂
水出奉符新泰界之艾山南至淮陽軍下邳縣入
泗蒙山在沂州費縣羽山在沂州臨沂海州朐山
縣界大野今鉅野澤在濟州鉅野縣張華說東原
漢東平郡今鄆州也嶧山在兗州鄒縣淮揚下邳
縣有葛澤山說者以爲嶧山非也嶧山殆無土壤
故山陽孤桐可貴耳泗水出兗州泗水縣至淮陽

宿遷縣南入淮磬石山在下邳縣北去泗四十里
泗濱之地不必定在泗上菏水分濟自興仁乘氏
縣東至單州魚臺縣爲菏澤入泗淮夷大彭徐戎
之屬徐州東海北岱南淮西與豫州以菏濟分界
淮沂之水既治則蒙羽之田可以種植大野爲水
之會而東原之患已平漸長也草木漸苞有包之
果多長生也土貢五色所以作社者夏翟雉羽也
出於羽谷孤桐琴材也取於嶧山之陽浮磬磬石
泗濱磬石今皆浮生地中不根著也蠙珠出淮夷
之貢曁魚并蠙魚貢之也山海經文魮之魚背如

覆釜鳥首蛇尾是生珠玉今鰒魚似之鰒魚又名
決明珠之所生蓋蚌屬也其枯魚可致遠說文引
宋弘說蠙珠珠之有聲者未詳玄色也徐州水所
宜染纖縞素之細者其篚玄及素也貢道言菏而
不言河濟言河濟之遠達菏而後通也
淮褱惟揚州彭蠡旡豬昜鳥鴥居三江旡入振臮厎
定篠簜旡尃厥屮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
田惟丅丅厥賦丅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
齒革羽旄惟木島尸卉服厥棐貝厥苞橘柚錫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彭蠡澤今鄱陽湖在南康軍都昌縣震澤今太湖
在平江吳縣三江不勝異說舊云江自彭蠡東分
爲三旣妄又曰南江在吳江中江在陽羡北江在
毗陵在毗陵者今即大江陽羡吳江但一江耳韋
昭謂松江浙江浦陽爲三江蘇氏以大江爲中江
漢爲南江彭蠡爲北江皆誤也職方揚州三江即
大江吳江浙江禹貢三江震澤下流自爲三江耳
酈道元說松江奇分謂之三江口引吳越春秋范
蠡乘舟出三江之口此別爲三江與職方稱謂相
亂庾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

海爲婁江東南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以攷禹貢震
澤之文爲得之矣案吳地記東江東南爲谷水即
今松江東蘆瀝浦至秀州暨官界入浙婁江今爲
顧浦在平江崑山界近世治田多築湖爲圩岸漕
堤壅斷震澤而三江遂廢瑤今珧字蜃甲似玉者
琨石之美者惟金三品銅鐵錫也卉今蕉葛木綿
之類織貝吉貝布也島夷朝鮮甌貉之屬今南方
夷獠俗猶服吉貝布揚州北界淮東南距海雖大
江下流江患已少其上流諸州如豫章貢贛盱淦
南蜀湖漢彭鄱修餘諸水皆匯彭蠡下流諸川如

荆溪霅苕諸水皆會於震澤彭蠡未定則今江西
諸水泛溢太湖不泄則今浙西之地昏墊彭蠡爲
水之會而南方洲島所在安宅三江入海震澤遂
無海患今浙西多水患者由三江之不入耳篠竹
箭也簜大竹可爲幹者揚州地多篁竹大木之下
厥草不茂山多大木故草夭而木喬也敘篠簜之
事於土色之上者竹木產於丘山非塗泥所出也
包果實之傳皮者橘柚之屬也錫貢不常入貢錫
命乃入貢爾沿浮水而下揚州貢路自江順流入
海又自淮泗入淸沂泲入河傳謂吳王夫差始通

邗溝以禹貢考之淮南虞夏之閒無水道也
茘及奧昜惟茘州江灘翰宗亏兼九江孔殷沱涔旡
衜云土瘳迮乂氒土惟坴屋氒田惟丁中氒賦上丁
氒貢羽旄凶華惟金弎品杻榦栝柏砅晉砮丹惟箟
簵枯弎峀厎貢氒名苞匭菁茅氒棐𢆯纁璣組九
江內錫大龜浮亏江沱涔漢俞亏洛至南河
荆山襄陽南漳縣衡山即南岳也在潭州衡山縣
漢水出秦州清水縣至漢陽軍入江九江潯陽記
云白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隄江菌
江皆在潯陽南張須九江圖曰三里江五畎江烏

土江嘉靡江白蚌江白烏江箘江沙提江廩江參
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會於江
口終於桑落洲鄂陵亦曰西陵今鄂州武昌縣潯
陽今蘄州東南古蘭城也桑落洲在江州德化縣
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以古西陵縣隱測東陵之
地當漢廬江西界今漢陽蘄州間也鄭氏說殷多
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多言治之難也孔穎達引
漢志九江在潯陽南皆東合爲大江言各自有別
源非大江也自江以南水無大小皆呼爲江案今
武昌潯陽江多分合無他水名江者鄭說非也沱
潛二水古說發源於蜀與江合流復爲荊州之沱
潛未之詳也爾雅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漢志夏
水自華容分江入沔說者以爲潛水華容今監利
也今江陵松滋枝江分三十餘派流復合曰笊籬
潛港在江陵公安縣案雲夢之地凡數千里待沱
潛之地而後定沱潛不必專在二處凡今江漢之
閒夏水泛溢之地川流非一蓋皆沱潛故道不可
考爾雲夢楚澤通名跨江南北司馬相如說方八
九百里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西陵偏縣皆有
雲夢官郭璞說雲夢今巴丘湖蓋岳州巴陵之洞庭

也孔穎達以爲江南之夢宋永初山川記引魏武
帝遺吳主書赤壁之役因過雲夢澤中有大霧遂
失道爲證韋昭說雲土今雲杜縣屬江夏杜預說
南郡枝江縣華容縣皆有雲夢郭思說江北爲雲
江南爲夢鄭樵說謂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今
監利玉沙景陵等縣田于江南之夢今公安石首
建寧等縣案雲夢地在今江陵以東蘄黃以西瀦
澤不一故以雲夢兼稱之耳今雲夢縣屬德安府
復州景陵縣有古雲夢城荊門軍長林縣德安安
陸縣岳州巴陵縣南皆有雲夢而左傳[illegible]曰江南
之夢則江北不得專名雲矣字書江波爲澐艸澤
爲夢雲夢謂水草閒也樂史寰宇記雲夢澤半在
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高丘半出爲得其實
春秋文耀鉤謂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衡山皆雲
夢地西奄荊岳安復東包江淮誕矣荊州北界荊
山南踰衡山江漢所道下疏九江之衆沱潛既循
故道則雲中土出而夢澤安治矣羽毛齒革貴於
荊揚者犀象旄牛雉鳥皆南方徼外之產也杶古
椿字栝古檜字幹檀木也砥礪石之美者砮石箭
簇也丹朱砂也箘簵竹名楛亦竹也材中矢簳三

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三國各有所產故貢之耳
名包洞庭橘柚之類匭當時工作此器菁茅三脊
香茅也劉貢說今辰州盧溪縣包茅山出三脊茅
晉地道志縮酒香茅零陵縣貢之玄纁水宜此色
璣珠之不圜者今荆州多蚌珠不足貴也組綬屬
當時工織組也元龜出於九江之水然不常有有
之足以爲瑞謂之納錫受天之旣而納之天子也
荆州之貢由江沱潛漢者各從所便至豫州境陸
行踰洛乃至于河曰南河者在冀州南猶其西爲
西河也

茘河惟豫州伊条瀍澗旡入亏河滎嶓旡𣶒道菏界
𧝑盟豝亏土惟𡐦丅土墳壚亏田惟中上亏賦錯上
中亏貢𣖾枲絺紵亏棐鐵纊錫貢磬錯浲亏条達
亏河

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
入洛洛水出商州上洛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
瀍水出河南縣潛亭東至偃師縣入洛其支流自
河南入澗澗水出河南新安縣東南至河南入洛
滎波在鄭州滎澤縣界首受河水自王莽時旱
涸鄭康成說已爲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
盂諸藪在應天虞城縣豫州南荆山北界河東南
淮濟伊洛瀍澗皆導入河河流南溢滎澤爲之都
會菏澤泛溢導使被覆孟諸而豫州水患定矣豫
州水有二等壤不言色非一色也墳壚土脈疏而黑
者蓋下色也枲麻也絺細葛也紵苧也纊綿也磬
錯攻玉之石也貢道由洛入河

華昜黑水惟梁州汶嶓旡蓺沱涔旡衞蔡蒙𢓊乎咊
𡰥厎績亏土青驪亏田惟丅上亏賦丅弟弍錯亏貢
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𢧵𥮯卤頃因桓是徠浮亏
涔俞亏沔入亏渭𤔲亏河

汶古岷字岷山亦曰蜀山在茂州汶川縣江所出
曰汶江嶓冢山在秦州清水縣一在大安軍三泉
縣沔潛之所出也沔水即漢江上源沱江自永康
軍導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潛江漢志
出漢中安陽縣潛谷入漢禹貢稱逾于沔非達沔
也桑欽水經又有涔水出漢中南鄭縣至沔陽縣
入漢亦非是又一潛水自沔陽潛流出巴郡宕渠
通罡山大穴鄭玄謂禹疏通爲西漢水庾仲雍謂
墊江別江出晉壽縣者爲潛其南源取巴西者爲
西漢郭璞劉澄之說與鄭合其實非也今嘉陵江

水一源出大安軍三泉縣嶓冢山一源曰西漢者出清水之嶓冢與嘉陵合流入蜀至恭州巴縣入江亦有漢沔漾水之號即所謂潛也三泉縣亦有嶓冢山者大抵蜀西之山皆岷隴東之山皆嶓冢也禹貢浮潛逾沔入渭爲益州貢路惟嘉陵江水當之耳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諸葛亮征蠻至此而夢周公更名周公山蒙山在雅州名山縣和夷今雅州徼外和川諸蠻獠古球字說文以爲玉磬鏤剛鐵可爲鏤者織皮緝毛爲皮以皮爲裘今胡服猶然也青黎土青黑色下中三錯之貢補中上中

中中下也梁山北界華山南距黑水黑水今瀘水也漢志符黑水出南廣縣汾關山顧野王云即黑水非也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盧水若水馬湖江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東北至敘州宜賓縣入江唐天寶中更名阜江南廣今敘州南溪縣蓋合流耳今岷山東峯大面山下亦有黑水蓋一小溪不足以爲州界漢中又有黑水在梁州北界非禹貢所謂梁州之水也自岷導江自嶓導漾皆從上源治之跡其下流又通潛沱以行之則蔡蒙之野和夷之地無復水患而可以平治矣旅野生之物也周禮旅師主野事旅平草木得其性耳西傾因桓是來舊說謂桓水由西傾而來至潛非也桓水出洮州臨潭西傾山北流入河西傾今名西強蜀漢無別桓水蓋熊羆狐貍織皮之物出西羌自西傾因桓水而來入蜀道爾西傾之桓不至蜀漢也益州貢道逾沔入渭而後絕河蓋兩道陸而後渡河入冀亂絕流也

黑水卤河惟雝巛弱水旡卤涇屬渭内𡉈沮旡刅灃水甹同荔棻旡𣥂𠂢坐惇勿𡉀亏鳥鼠邍隰厎績𡉀亏豨埜弎厃旡宅弎苗丕敘氒土惟𡕛壤氒田惟上

上氒賦中丅氒貢惟璆玪琅玕浮亏積启𡉀亏龕門卤河㣛亏渭内戠笈昆侖斦支渠𢿧卤戎即敘

黑水出甘州張掖縣南至三危經徼外入南海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甘州刪丹縣西至張掖縣合張掖河其水力不勝芥然可以皮船渡水之異者也涇水出渭州平涼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高陵縣入渭汭水出隴州汧源縣東流入涇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縣入河漆水出鳳翔普潤縣東南至扶風縣入渭又一源出邠州新平縣入涇以禹貢會漆沮者考之皆非是水涇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至馮翊祋翊縣入洛北地分邠州祋祤耀州華原縣也酈道元說沮水東至池陽縣分爲二流其一濁水俗謂之柒水又謂之柒沮至白渠復合注洛闞駰以爲漆沮之水寀宋敏求長安記引孔安國說漆水一名洛水出同州白水縣至富平合沮水爲漆沮水亦曰在川水至櫟陽入渭池陽今耀州三原縣華陰屬華州灃水出永興鄠縣終南山北至咸陽入渭荊山在耀州富平縣終南太白山也惇物垂山也皆在永興武功縣鳥鼠同穴山在熙州狄道縣豬野在涼州姑臧

縣今曰野豬澤三危在沙州燉煌縣平居海說在瓜州東南非也樊綽說麗水自南沼羅些城三危山南流至驃國入海以爲禹貢黑水然去雍州遠矣三危蓋三苗分北之地積石山在河州枹罕縣龍門上口曰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下口龍門山在河中龍門縣昆侖山在唐吐蕃界莫賀延磧尾析支水名漢曰賜支在金城郡河關西今西寧州諸羌唐党項吐蕃渾地也漢朔方有渠搜縣朔方今夏州朱膺說涼州古渠搜國水經渠搜縣在朔方東非故國也雍州西盡黑水東界西河水皆

東流惟弱黑二水西注禹之治水先道其西入者而後可以專意東鄉涇汭漆沮灃皆順流屬渭而注于河則沿河渭之地荊岐南北無復水患終南惇物鳥鼠同穴西達豬野原隰無不平治三危既定而竄三苗之族皆得其所此言關中水患皆由河渭河渭治而關中定矣琳美玉琅玕舊說石似珠者今海中有青琅玕珊瑚屬也玉今出於西戎而京兆藍田亦有之雍州貢路自積石乘河而下其東出於渭水凡有二路皆會西河昆侖析枝渠搜皆服皮毛之國種落散漫微弱不復制其朝貢

就撫之耳即敘敘其國之小大使之親睦不以遠人疲弊中國又使各得其所虞夏之略異於後之經理西域者矣附其事於雍州之末不在貢路之上者或處黑水之外五服之表謂之西戎非雍州之域也

衜岍及岐至亐荊山俞亐河壺口靁首至亐太岳厎柱析城至亐王屋太行恒山至亐碣石入亐海西頃朱圉鳥鼠至亐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亐倍尾衜嶓冢至亐荊山內方至亐大別岷山之昜至亐衡山過九江至亐傅淺原

岍山秦之吳岳在鳳翔天興縣岐山在岐山縣荊
山在富平壺口在吉鄉雷首山在河中河東縣今
曰三山太岳即霍太山厎柱在陝州陝縣析城山
在澤州陽城縣王屋山在絳州垣曲縣太行山在
衛州河内縣恒山北岳也在中山曲陽縣碣石山
在平州盧龍西傾在臨潭朱圉山在秦州大潭縣
亦曰白巖山鳥鼠同穴山在狄道太華山西岳也
在華州華陰縣熊耳山在虢州盧氏縣外方嵩高
山即中岳也在河南登封縣桐柏山在唐州桐柏
縣陪尾山在德安安陸縣今曰橫尾山嶓冢山在

清水荊山在南漳内方山亦曰章山在荊門軍長
林縣大別山在漢陽軍亦曰魯山地説誤謂漢水
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左氏春秋楚軍拒吳自小
別至於大別小別山在漢川縣界蓋甑山也漢川
南又有内方山雖漢水所經不如是之近也崏山
即汶山也衡山南岳也敷淺原今曰博陽山在江
州德安縣河渠書禹通九道自班固馬融王肅言
禹導山有岍西傾嶓冢南北中三條之説鄭玄益
以岷山廣爲正陽次陽正陰次陰之四列謂山之
脈絡雖江河不能斷其説固有證然未之詳也舜

典封十有二山濬川周禮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書
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則是禹之行山刹導其水
如舜之計未必窮地脈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小小川流固可因治之也其事煩碎不可盡錄故
所見者高山大川而已鄭氏四列爲是然其名非
古要爲導山之徑所見九道者耳記別九州又記
導山及川之事經緯以詳之也
道弱水𡉚亐合黎餘波入亐沶沙道黑水𡉚亐弎凸
入亐峷乘
合黎山亦名羌谷在甘州張掖縣西北流沙澤舊

說爲居延海在張掖東北徼外一千六百里以旣
西之文考之非也流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
其沙隨風流行故名弱水至合黎與張掖河合曰
黎水覆被流沙之後因不復究黑水自張掖至沙
州燉煌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書謂南流入海其
當時之所見邪夏之西境極於流沙而知黑水之
所歸則當時即敘之戎大略爲可知也凡言導者
水行舊道由地中行也
道河積后𡉚亐龜門峷𡉚亐𦾔会東𡉚亐厎柱又
東𡉚亐盟雒東過𠫔内𡉚亐大岯北過洚水𡉚亐大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屰河入于海

河源之說尚矣皆茫昧不了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成紀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摩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昆侖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隱測其地蓋劒南之西河源澄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則濁其說最可信華陰河渭閒也厎柱在河中流最爲險阻孟津在絳州垣縣洛汭河南鞏縣界大伾山水經在成皋北許愼說今黎陽之黎山鄭氏云在修武武德界瓚注漢書謂爾雅山一成曰伾成皋山不一成修武武德閒無此山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孔穎達謂瓚言爲然黎陽今濬州也左傳魏獻子田於大陸還卒於寗杜預說大陸吴澤吴澤在衛州修武則大伾恐不得在黎陽今洚水枯瀆在恩冀州界至南宫入河舊說即絳州之絳原出屯留者鄭康成讀如郕降于齊之降以爲鉅鹿信都相去不容比數謂共山之淇水或作絳字非也鄭引地說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案今吴澤并邢州鉅鹿縣廣阿澤中山東鹿縣大陸澤皆有大陸之名紂都朝歌舊號大陸之野酈道元以爲絳水下亂漳津衡漳舊道與屯氏河相亂自寗迄於鉅鹿皆爲大陸語之瀘洛厥勢眇矣水經漳水經鉅鹿東注謂漳流既斷絳自爲瀆入海考之禹貢北過洚水大陸不可便謂之吴澤瓚與舊說未易訾也案河渠書禹以河水湍悍難行平地乃廝二渠引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孟康說[illegible]一漯河其一出貝丘西南折者貝丘今恩州清河縣二渠河漯而已司馬公說河自大伾大陸播爲九河則是河循太行北流乃東入海兖州境包河朔勢高地墜故少河患其說本於漢大司空掾王橫橫謂禹之行河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逆迎也河分復合以注於海迎爲有所受之也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漢武帝時河徙從頓丘南東流入渤海其後大風逆河故處皆漸于海舊道堙矣頓丘今澶州濮陽縣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嶓冢山在秦州清水縣漾水出焉至階州爲漢水

經均州武當縣滄浪洲又曰滄浪之水酈道元注
水經庾仲雍謂千齡洲非也地說水出荆山東南
流爲滄浪之水禹貢不言過而言爲明非他水決
入也三澨鄭康成說水在竟陵司馬貞引水經以
爲地名在邔縣北謂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三澨
非也今漢陽漢川有汊水自復州景陵縣來東入
於漢寰宇記亦名澨水疑即三澨之一然據左傳
漳澨薳澨之屬皆其水際未可強通今江漢之水
漫流沱潛尚不可辨況所謂三澨乎
東匯昇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亐𣳚嶓山道江東別爲
沱又東𨑒亐澧過九江𨑒亐東陵東迆北𡴀爲匯東
爲中江入亐𣳚
匯即彭蠡今鄱陽湖也納江西饒信州諸水自南
康軍星子縣東北至湖口縣入江澧水出澧州石
門縣東合石門縣之溇水至安鄉縣入洞庭湖洞
庭即巴丘也合沅湘諸水至岳州西巴陵縣入江
東陵漢志在廬江西北非是水經江水過下雉縣
北利水自東陵來注之又東得青林口下雉在興
國軍永興縣青林湖在蘄州廣濟縣東陵即廣濟
地離騷之澧浦也自湖口以東江匯固同流矣而

有北江中江之號者以今江西言之謂之北江荆
揚言之爲中江也大江過湖口東行至通州海門
縣入海尚數千里禹貢止于匯者揚州無江患也
道沇水東沵爲泲入亐河泆爲滎東出亐匋丠北又
東𨑒亐菏又東北𡴀亐汶又北東入亐𣳚
濟源謂之沇東離爲濟至衞州修武縣入河河水
泛溢則南北被爲滎澤左傳衞侯及狄戰于滎澤
在河之北孔穎達說滎澤跨河南北是也陶丘在
廣濟軍定陶縣汶水出兗州奉符萊蕪合流至東
平中都縣入濟濟水自滎澤東出過定陶至乘氏
分流爲菏東合汶水入海案河南北二濟源流略
相接禹之導水因并治之後世諸儒遂有清濟橫
貫濁河之說故道旣湮固難詳究要爲河濟通貫
水脈非所求也
道淮自𣎴柏東𡴀亐泗沂東入亐𣳚道渭自鳥鼠同
穴東𡴀亐澧又東𡴀亐涇又東過𨑒沮入亐河道㳄
自熊耳東北𡴀亐澗瀍又東𡴀亐伊又東北入亐河
九州𧇍同三坶旡宅九山栞㳄九川滌原九昇旡阪
三𣳚𡴀同六府孔攸歷土交正厎𡺸財賦咸則式𨟽
成賦中𡋟

九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也四隩海內限隩之
地也司馬遷記道九山岍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
耳嶓冢内方汶山九川弱黑河漾江沇淮渭洛九
陂即雷夏大野彭蠡震澤雲夢滎菏孟諸豬野四
海禹跡未能盡達云四海者爲海內也六府金木
水火土穀之府庶土并論土田冀州之土白壤兗
州黑墳青州白墳徐州赤埴墳揚州塗泥豫州壤
及墳壚梁州青黎雍州黃壤和緩而無塊爲壤潤
解而墳起爲墳黏而可搏爲埴田有上中下等隨
雍徐青豫冀兗梁荊揚州之高下不同周禮所謂

三百九十五　書古文訓卷三　二十三　通志堂　祁生

以十二壤之名物以相民宅以任土事者也三壤
以殖產上中下等爲制周禮所謂以土均之法辨
五物九等以制地征者也冀州貢上上錯豫州錯
上中荊州上下青州中上徐州中中雍州中下揚
州下上上錯梁州下中三錯兗州賦貞未治水前
洚水懷山襄陵九州固不通矣九州之同海內之
安良由刊治九山之野滌導九川之源而有九澤
之陂水由地中行莫不朝宗于海四海之內可以
會同王室然後六府之官其職可得而舉不然民
方昏墊六官安得而修治乎六府修治則貢賦之

輕重可制辨五土之物立九等之法視田之高下
相地之肥瘠以任土事以作貢賦以理邦用絕長
補短以均地產之出九州之內悉程三壤之制庶
土正財用足簡易之政行於天下矣
錫土姓祗台悳先弗距朕行㐅百里甸服百里賦內
總弍百里內銍弍百里內戛服三百里粟㐅百里米
㐅百里侯服百里采弍百里男甾三百里諸侯㐅百
里娞服弍百里揆文教弍百里奮武衛㐅百里要服
弍百里尸弍百里蔡㐅百里巟服弍百里蠻弍百里
沗東漸亐桒卤𣎆于沗沙脟举臮聲教訖亐亖海佘

三百八十二　書古文訓卷三　二十四　通志堂　祁生

錫玄珪告乎咸珍
錫土姓建立國家也諸子建國別子賜姓禹所謂
並建五長各迪有功者水土平治而後建邦錫姓
疆理之政行五服可得而辨也疆理禹所謂濬畎
澮距川者略之而論五服諸侯之事疆理之大者
也禹貢記眞名山大川而不及衆流之細記五服
諸侯而不言丘井之法先王推小以知大舉大而
略細也夏史所記蓋其法也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錫土姓之命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堯明
俊德而黎民於變舜濬其哲而玄德升聞修身而

天下平未有不自誠身始也祇台德先堯舜之率天下以仁也不距朕行無遠弗屆也禹貢記事之史略言封賜之命者要切之語不可遺也猶舜典敘象刑事稱其欽哉恤哉之戒也五服甸侯綏要荒服也五服皆五百里王城四面皆二千五百里即禹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也總禾稾穗具也銍刈禾也秸稾也粟穀也至米五等此甸服之賦以百里之遠近爲輕重之差也二百里禾而三百里秸者量出入以爲之衰貢法之深旨也獨言甸服之賦者内詳王賦之法而諸侯可知矣采卿大

夫邑男邦小國三百里外皆大國此侯服之制也揆文教者京師既遠量事爲之法制奮武衛者近於要服有甲兵之備皆綏懷所及也夷易也蔡法也蠻慢也流行無常居也皆馬融說要服略羈縻以文法荒服蓋忽略而弗治矣前夷後蔡夷猶治以平易蔡知天子之法爾蠻固任其來去況遷徙之國乎先王治近略遠不以所輕易其所重而際天所覆無思不服附近來遠其錫土姓之命蓋其所以自治也漸進也被覆也暨及也東境進乎海外西境外被流沙固已在要荒之外禹貢揚州不言南界冀兗雍州不言北界南北聲教所暨遠矣雍州界黑水而被流沙者皆即敘之境也帝舜也玄圭玄玉之圭禮天子之玉用全玄純天色蓋天子之寶圭也告禹之功於天則受寶圭之賜禪禹之事定於此矣平王以天子之禮賜周公之後用舜故事不明乎虞夏之禮也孔子謂魯郊禘非禮周公其衰乎蓋謂是也

書古文訓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四　　永嘉薛季宣

甘誓　　夏書

大弅亏甘廼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ナ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絕亓命今予惟龔行天之罰左不攻亏左女不龔命右不攻亏右女不龔命御非亓馬之正女不龔命用命賞亏祖不用命戮亏社予則伮戮女

王者求備於己而後可以正人啓嗣禹而有天下有扈不服天子征之而至於戰其無道甚矣啓作甘誓聲扈之罪不過二語整齊其衆如恐不至自治者至所以為不可勝也六卿六事出而為將各有軍事猶三公以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三正天地人之道也陳氏謂五行三正即六府三事扈之暴殄天物悖亂天常代天而王是宜致天之罰奉辭伐罪而略其微細之事此大可誅者也兵刃既接號令不可紛紜節制之存即軍中之命也左攻左右攻右各致死力而不亂行謂之供命不循軌道不供命矣師以持重為不可勝兵車左右二人而御處中動皆有法而為詭御雖可幸勝而多至於僨覆是故不守銜轡之正亦為舍命節制如此安有不虞之患乎孔子論天子親征之禮以遷廟之主及社主行無遷廟則以圭帛主命左祖右社之禮未嘗廢也古者大封必於廟大刑必於社為有所受不敢專也即軍中之廟社軍禮賞罰之速也用命不用命為有功有罪非專為節制也伮囚奴也男子入於罪隸軍事主嚴無五刑之屬伮僇但二等耳甘誓記啓用衆為賢足以繼禹之世而禹之與子其道可見亦猶費誓見伯禽之事足以嗣周公之業也不誓師而告六卿者有扈非天子之敵責師所以嚴軍律也禹征有苗之不及刑賞者非對敵之誓也古者軍刑惟施於戰未戰不之用也戰危事也所以用民之命不敢輕也啓之不豫危事軍旅之中而又有禮焉勵以賞刑所以用民而亦為不可勝也國語夏有觀扈比周之管蔡蓋兄弟之國也扈在永興扈縣有甘水甘亭前古帝王之稱儒者論之多矣大抵以為三代德衰故稱王以自貶帝王皆天子號又何貶乎古以皇皇后帝極所尊之稱爾然而天子與天同號若非所以事天後世益文故稱王以辨帝記謂三代生稱王死稱帝此夏商未

有號謚之事周旣以謚易名無復帝者之稱矣然
康王之誥謂成王曰皇后呂刑用皇帝稱堯死而
稱之故不嫌於配帝耳

㐅孚㞢哥

太康尸位㠯俈悆威氒悳黎民咸弍迺般逆亡庀畋
亐ナ条㞢表十旬弜反ナ窮后羿因民弜忍距亐河
氒弟㐅人馭亓母㠯刅徯亐条㞢内㐅孚咸怨述大
命㞢戒㠯迮哥亓弌曰皇祖ナ訔民可近弜可丅民
惟峀畚畚恴峀寍予䫉兲丅愚夫愚婦弌耐勝予弌
人弎失怨豈在明弜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
㞢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弜敬

尸主也逸豫不恤國政也荒淫敗度爲滅德黎民
咸貳則爲亂者非獨羿也夏都安邑今在陝州夏
縣洛表豫州之域洛汭河南鞏縣界羿自鉏遷窮
石鉏在澶州衛南縣窮石吐谷渾界有窮蓋國名
也都河北而獵河南者百日宜其亂也弟仲康以
下從母須于洛汭見太康之有天下而不能安其
母使之越在草莽不孝之大也皇祖禹也民可近
不可下故近之則情通下之則勢遠所謂可愛非
君可畏非民也天子之貴在乎得民衆叛親離是
一夫之敵耳便安逸而欲與人角力則匹夫匹婦
盡能勝己后非民無以守四方所謂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也一人三失失民則身從而國從之也君
子知微知章是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見事而悔
其何及乎怨不在大至於民怨失邦亦云甚矣故
禹之臨下栗栗危懼若以朽索爲車之六轡惟恐
馬之奔逬失馭而車覆也敬臨下之道也禮毋不
敬德在親民敬以明民自無荒敗之事也太康以
禹之嗣有天下之重堂陛之勢視羿遼矣非因黎
民咸貳將誰與拒之乎

亓弍曰訔ナ㞢内迮色荒外迮禽荒甘酒嗜音峻寓
彫牆ナ弋于此未或弜亡

訓亦禹之言也耽樂廢事曰荒内荒於色外荒於
畋耽酒好樂窮極侈靡是皆妨敗於政害於民人
充其所好則亦無所不爲是故紂作象箸而箕子
唏卒有宮室臺榭侈服之事而荼毒於萬民有此
一事足以亡國況其多乎易曰小人以小惡爲無
傷而勿去是以罪大而不可揜惡極而不可解禹
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君子所以戒慎恐懼也

亓弎曰惟彼匋唐ナ此冀匚今失氒道亂亓紀㭍乃

厎威亡亓亖曰明明我䢅万旹㞢君ナ典ナ則貽乎孚孫關石咊鈞王府則ナ亢隊乎緒覆宗𢇍禩亓亾曰烏虖害歸予褱㞢悲万姓仇予予將𠷎𠊳鬱匋虖予心顏厚ナ忸怩弜昚乎悳雖悔可追

陶唐堯國名也堯都平陽今晉州也舜都蒲坂今河中也皆在安邑二百里閒冀州之境曰唐有其方者自堯以來為王圻也綱大政紀庶事也綱紀相維以理國者桀失其一則并廢矣詩以大雅論王道之興廢小雅見庶政之修斁紀綱之謂也欲敗度則紀綱壞此滅亡之道也禹明明德以有天下貽厥孫謀而為之典章法度蓋守國之度也權百二十斤曰石三十斤曰鈞關石和鈞同律度量衡之事嗣王之有天下為守此器耳獨言鈞者天子當審輕重以為天下則也關如關弓之執制之也執制輕重所謂智禹身為度聲為律所謂時中也觀德惟明禹之所以立國荒淫昏亂太康所以失之也嗣王失守器之重宗祀遂以傾覆為他人有又將誰咎禹得之而太康失之亦不思之甚矣君以民為天蓋所依也虐我則讎至於天下之叛將誰為依歸乎鬱陶積悶也忸怩心媿也悲極而

悶無可為者追念咎惟自作有靦面目職競由人非民之罪也皐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玆曰綱曰權曰明曰敬曰慎曰媿大禹作訓以垂戒者用此道也自反而不縮至於厚顏者是誰之過悔之何及矣其三以下雖非禹之遺訓實禹之道也

胤征

惟中康肇位三𡕒胤矦命掌六帀羲咊廢乎戢酒亢于乎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史記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帝相立相崩少康立而無羿浞之事左傳相居帝丘謂大康失邦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其臣寒浞殺羿而因其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尋氏及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於有仍生少康浞處澆於過豷於戈少康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奔有虞為庖正而邑於綸夏遺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滅過季杼滅戈復禹之迹案帝丘今開德濮陽縣綸在應天虞城縣斟灌在青州壽光縣寒斟在濰州北海縣仍古而字即書序湯升自陑者禹貢雷首之麓也過在萊州掖縣鬲

在德州平原縣戈杜預說在宋鄭間而拱州太康縣漢之陽夏寰宇記謂太康之所城以五子之歌考之太康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從之待于洛汭其詩有失冀方之歎是羿未嘗得河南地而太康國於漢之陽夏矣浞滅二斟故相遷于帝丘相滅而後夏亡靡舉河上少康起河南以滅浞中興竹書紀年呂氏春秋有仲康帝相時事是在書傳皆可考先儒遂謂羿逐太康而立仲康誤矣肇始也始位四海初有天下也命掌六師受命爲大司馬之官也羲和廢職而荒于酒此其罪之大者胤稱天吏逸惪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非止酒荒而已蓋羲和四岳之職相太康爲不道當羿之亂遂專封邑迷亂于酒無復奔問之事故仲康即位以爲首誅自啓以前天子皆親征伐至胤之後大司馬方伯始有受命專征之事而天子親征諸侯爲非禮矣書記征羲和事見太康君臣相爲淫亂羲和畔去於急難之際其罪有不容誅者仲康初立而能舉胤討其有罪爲得天誅之意能攘后羿以終興於河南之地補太康之過可以爲賢主矣先征羲和而不及有窮羲和罪浮於羿

矣事有輕重勢有彊弱征伐之際仲康固審之也仲康有羿之難而使卿士征伐非惰於政勢當然也此誓而曰征者人臣以征爲重舉其大者也

告亐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旾遒人以木鐸徇亐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亓或弜龔邦有常刑惟峕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亐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弜集亐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亐天象㠯干先王之誅

謨訓聖人之言明徵可以徵諸庶民定保用之保定其身者外徵可信內修可保先王所以明物而安身者謨訓於世不過此道君率德以敬天臣率職以事君君臣交修以明明德於天下無思不服所謂明徵定保者遒人在周爲小宰之官歲首以木鐸徇百官之戒令工師相爲規諫以謹常憲輔厥后此謨訓之意也明失職之有罪時而颺之以儆其不恪者亦相規之事也官師百官之長工百工也國語公卿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

史敘誨師瞍所謂各有親暱以相輔佐古規諫之詳見者如此小宰戒在周禮曰各修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蓋詳於此胤言固略之也左傳日月之會謂之辰歲十二會所以合朔也季秋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大火房宿之大分也一行說古文集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沖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引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焞焞為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其說最審訂天子救日之禮伐鼓于社瞽樂師也嗇

夫承命於天子者庶人之在官者日食有常度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者其職當知日變先事而告今日食之著而羲和不告果何職邪方羿之變羲和棄其官守酒荒于邑五紀之亂恬不加恤日食大變因不復知職且不供而何修輔之有先王之誅蓋所謂常刑也洪範五紀歲日月星辰曆數堯之傳舜舜之傳禹皆以天之曆數在爾為訓羲和之命堯獨以是咨之前古天子奉天其謹如此羲和之討不及他事惟以失職為罪昏迷天象蓋浮於叛上矣律有二罪俱發從重者論合乎先王之誓

為知此也

政典曰先旹者殺亡赦弗及旹者殺亡赦今予吕尒ナ衆奉將天罰尒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畏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亏猛火殲乎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乎愛允濟愛克乎威允罔功其尒衆士楙戒才

政典大司馬法蓋兵法也兵法先期後期皆死軍中戒令其以死齊民者驅之死地非死無以懼之使人畏上甚於寇讎則心力同而戰必勝矣軍中不聞天子之命惟聞將軍之令所以一人之視聽

胤侯之誓蓋此道也天吏天官蓋羲和也羲和放縱甚於火燎崐山之岡玉石不分同於燼滅以言奸命淫威曾善惡之不辨亂之所迨其禍甚廣奉詞伐罪其可後於此時乎羲和方夏之衰天子越在草莽身為岳伯尊無與貳而恬不加恤荒燕阻兵不祗叛官其作亂之罪固已當天討也羲和非能獨為暴亂良以威刑脅持其下與之同惡日月之久習以為常既不可悉誅之固當有以解散其黨其君有罪民亦何辜肆赦其民以解散之亦恤刑之意也言羲和之罪當行天罰而使其軍同力

王室則羲和之叛命王室之深患也人之性善好生有甚於好殺克是心也則可以爲仁仁者愛之故惡其害之先王之制甲兵爲仁之具也好仁而不去仁之害斯未以爲仁威克厥愛允濟濟人之實也愛克厥威好仁適以害仁也烏乎之歎將以伸其說爾愛人而去其害其仁莫之禦矣此之謂允濟仁者一怒而安天下小不忍於小人使天下不得少安仁者之功不如是也幸靖說凡將愛結於士而後可刑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書戒其終非作誅於始也胤侯征羲和而重沮天之罪誓軍旅而及克愛之功仲康之使胤侯與侯所以用衆義命輕重衆人固不識矣日食之爲天變至矣唐僧一行以戊寅麟德歷推春秋日蝕皆入蝕限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入限者未必盡蝕小雅日蝕十月虞劆以歷推之與開元歷皆入蝕限交會而蝕數之常也而詩云不臧日君道也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交望而正於黃道則陽蝕之朔正黃道則陽爲之蝕當蝕十月而詩人悼之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或遇或未分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陽盛陰微或天爲之隱四者皆德教之所生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蝕或頻交而蝕者一行明於曆者其論如此故并著之

書古文訓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

書古文訓卷第五　　永嘉薛　季宣

湯誓　　商書

王曰戠尒𥂝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學敢行爯亂ナ夏多辠天命殛之今尒ナ𥂝女曰我后亡卹我𥂝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女𥂝言夏氏ナ辠予畏上帝弗敢弗正今女亓曰夏辠亓如台夏王衛遏𥂝力衛割夏邑ナ𥂝衛怠弗叶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夏惪若丝今朕必往尒尚輔予弌人致天之罰予亓大賚女尒亡弗信朕弗食言尒弗从誓言予則孥戮女亡ナ逌赦

三百六十三

湯之伐夏制義而動既非常情所識又興師於農月商民不知有夏之暴是宜不樂湯之舉也後世篡弑有矣莫不文過以揜其惡而其甚者至於無所不爲湯惟權義而行不敢逃罪君子莫之能議聖人之大過人者如此司馬法曰仁義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不出於中人然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放皆權道也非聖人其何以與於此乎天道在人得罪於民是爲得罪於天天討不施非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應天而動湯之所以受命也湯居夏桀之世尤謹臣職夏后率割如此而商民不受其患者湯之獲乎上下其道不可得而名矣民言之察不以其小不忍亂謀之大湯之仁義爲有以應天也觀於商民之意殆謂夏后雖暴何加於我然桀之虐用民力割剝天下無有不被其毒者至計時日以待其亂生之不愛欲與俱死代天理物而弗之究非所以事天也權於輕重則商之農時失末爲大而恭天罰有不可得而緩者魏勃自譬失火之家何暇白大人而後救火應天順人之際固如是也大賚天下舉安也言大衆固不識由君子言之蓋理有必然者朕不食言以有

三百七十二

近義之信也應天順人而以其情語下示以天意勉之輔己又威之以軍刑之不貸仁人之用民命不敢輕也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亏南巢惟ナ慙悳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迺作誥曰烏虖惟天生民ナ欲亡主迺亂惟天生聰明時乂ナ夏昏悳民墜塗炭天迺錫王勇知表正万邦纘禹舊服丝衛氒典奉若天命夏王ナ辠矯誣上天以布命亏下帝用弗臧式商受命用爽氒師柬臤附埶寔繁ナ徒肇我邦亏ナ夏若苗之ナ莠

若粟之ナ秝小大戰戰宅弜懼亐非辜敎予之悳兮
足聽聞

君臣之分人之大倫制義以亂人之大倫雖無媿於道非悳之正也而又不可以訓明人倫者能無慙赧之意乎勝夏不喜而有慙於後世非不以有天下爲利者能若是乎仲虺作誥明夏之罪稱湯之悳而以保天下者告於天下後世將使有天下國家者修悳而不敢怠非有湯之明悳而有夏桀之罪可以應天受命亦不可也夫人知此曽何口實之有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

也非有聖人之敎從人欲而悖天理其亂何所不至聖人者作有天之聰明代天理物爲之綱紀政敎使民得之觀感知善之美知惡之咎惟日遷善賢者得其天性之正其不賢者不敢爲惡以厎於罪則何窮欲之亂置君所以治人非以虐之也夏桀昏暴反道敗悳以此用之天下代天工而殄人物蓋矯誣之道也上帝不怒何自而生湯乎以桀無道而生湯之賢固所以代之也知道曰智勇義曰勇表爲民之正者得天智勇而爲民之儀表一正身而天下正四海之內莫不尊親所以受命纘

夏而能循禹之法也桀以逆天得罪而湯受命矣固稔其惡以爽於衆而羣小日趨權利莫如尊悳樂道同惡相濟其視商於有夏若苗莠粟秕之害乃欲鋤而去之遂使人人動心恐有不測之患則莫得而朝事之矣代天作后而窮人欲如是則何以安民哉桀雖加暴於商而商事之未嘗不盡況湯道悳之語告之旣至終不之聽則其敗也宜矣

惟王弜邇聲色弜殖貨利悳楙楙官功楙楙賞用人惟己改過弜吝亯寬亯仁彰信兆民卣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卣徂

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亓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悳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卣亓昌悳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卣離王懋昭大悳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亓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天理常與人欲爲對湯惟無欲故無聲色貨利之好爵賞隨事無非天理用人之善即己之善改過之際無吝於心故能德至寬仁以明民而取信自

征伯之罪天下懷服其義其欲疾其君者皆欲湯師之至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惟恐其後己也師之所向民樂其來所以得民果何道也明天理而無人欲四海之内莫不尊親之也賢悳之佑輔忠良之顯遂弱者與之共治昧者攻而儆之而又威取亂亡之邦天理當然湯因天討而篤之爾推人之所以亡持以固己之存有商之興蓋此道也純不已則日新驕而盈則自滿日新而民懷自滿而親離得人之心拂人之情所以有興亡也楙昭之德明明之至德也有明明之至德行之以禮義其所

作事其所存心非禮義莫之為所謂建中于民為典則以貽子孫者桀暴如彼湯德如此欲不代夏祀天其可得乎仲虺稱古人之言以儆天下後世以為知道所在而能得其所師者宜有天下自賢而謂天下無人者必致敗覆蓋好裕則日聞所未聞而其德日新自以為然則人莫之告而日趨於下君子小人之道自此分也湯惟知此所以有天下也善始所以慎終修禮所以取亂敬天所以得天修其在我而不敢以為利君子所以兢兢業業格大命于皇天也率是道也則何亡國之有其臣

雖有德安有湯之事乎是故無湯之賢而又無桀之君不以湯心為心乃以湯為口實行其不義是亦矯誣上帝布惡于下而已蘇氏論仲虺忠愛可謂至矣湯之所慙口實之病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放弑之名雖臣子不能蓋走固謂湯亦弗之蓋也湯武之伐本不異於堯舜之禪湯有慙德之懼武王大武之樂盡美而未盡善人非湯武而足以與於湯武之心乎仲虺湯左相南巢今無為軍巢縣放桀不弑之也桀奔於巢而遂不反故書謂之放厲王流彘蓋其比也

湯𢍏

王歸自亯夏𡉚亐亳𨒇𢍏万方王曰嗟尒万匚ナ𠌶朙聽予弌人𢍏惟皇上帝夅衷亐丅民若ナ恆性亯綏氒繇惟后夏王威悳作畏㠯尃虐亐尒万方百姓尒万方百姓罹亓凶害弗忍荼毒竝告亡辜亐上丅神示兲衜福𧦝旤㸒夅灾亐夏㠯彰氒辠肆台小子將兲命朙畏弗敢赦敢用𢆯牡敢昭告亐上兲神后請辠ナ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㠯與尒ナ𠌶請命上兲孚右丅民辠人黜伏兲命弗僭賁若屮木兆民允殖畀予弌人輯寍尒邦家丝朕禾知獲戾亐上丅

[illegible]巢仙憁叒將寬鼎亏深困凡我艁峕亡刅匪彝亡即
慆至各守尒籅吕承𠈪休尒ナ譱朕弜敢蔽辠當朕
躳弜敢自赦惟柬在上帝𡳿心亓尒万方ナ辠在予弌
人予弌人ナ辠亡吕尒万方烏虖尚克旹忱𢌿亦ナ
𠔃

湯誥克夏之後始爲政於天下告戒語也上帝降
衷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於汝極則錫汝保極順有常之性也民
之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
受之則綏厥猷也天生烝民而使之有物有則民
之秉彝則好是懿德性無有不善敗之取禍逐欲
而忘反也明明德以明民立教使民各歸於極此
人君之任也桀滅天理而窮人欲率割夏邑率遏
衆力身不行道而以無道爲政民之小大戰戰罔
不懼于非辜至欲與之皆亡天高聽下禍福惟人
之召所以得罪於天也湯之受命應天而順人民
指時日以待其亡何敢赦而不問用玄牡于皇天
后地以請夏罪湯旣受命而王矣然猶不敢恃其
天命收合聖善與之同力伐夏救民塗炭而夏以
亡將爲政於萬邦固宜告戒之也惠迪吉從逆凶

天命之不僭如此賁飾也形聲影響賁飾之著也
賁如草木之區別隨所生植種類各善人之殖善
不善誠若是而已矣今受命而有天下觀於此道
未知所以免戾慄若臨淵之懼所以保厥中也造
邦建邦也建邦之君觀夏商之興亡天命之不僭
則率性之道不可不謹天降禍福未有不自己求
之者彝常也慆慢也從匪彝即慆淫則反常而滅
德矣此取禍之道也典常所以守國者遵守典常
天將福其善矣其禍何從而至代天理物則有五
服五章之賞不章其德非所以事天也自作之孽
不可逭雖欲自赦蓋不可得帝心簡在謂天理之
所存也君者民之表也表正則影正未有影曲而
表正者常道固爾湯言所以自處所以勉人君也
尚克時忱戒使誠之也亳有四南亳在應天穀熟
縣與寧陵之葛城相去八十里又有北亳在拱州
考城縣去葛百里闞駰謂之景亳非是今絳州垣
縣有景原及亳西接安邑先儒以偃師尸鄉之西
亳爲湯都非是西亳蓋亳殷也皇甫謐引孟子爲
耕饋食爲徵謂寧陵去偃師八百里湯葛地皆七
十里不如是之遠也考城之亳漢之薄縣尚書大

傳夏臣之歌言歸于薄薄亳古文通用今伊尹之
墓在楚丘縣去北亳十里則薄縣是矣

欥誥

惟元祀十𠂇弌月乙丑欥尹祠亏先王奉𡕥王祗見
乒祖厎甸羣后咸丞百官總己㠯聽冢宰欥尹𠱫明
◇剈祖𡳿成悳㠯誥亏王曰烏虖古𠂇夏先后𠂆楙
乒悳宔𠂇𡆧災山川䰟䰠亦莫弜寍泉鳥嘼魚鼈咸
𢿔亏亓學孫弜衛皇𡆧夅災假手亏𢦏𠂇命䢔攻自
鳴條朕才自亳惟𢦏爾王夅昭聖武代𢧵㠯寬𠧧民
允褱今王𡕥乒悳宔弜丞初立悉惟窺立敬惟夫乨

亏家𡉚兴亏三𢒉烏虖先王肇攸人紀加諫弜咈先
民旹若㞐上亨明爲丅亨忠与人弜求葡檢身若弜
及㠯𡉀亏𠂇万𡉚丝惟囏才尃求嚞人畀𨐋亏介後
𡕥剬官𠛬儆亏𠂇位曰敢𠂇恒𦐊亏宮甘哥亏室旹
胃𢀟風敢𠂇𣧞亏䝿色恒亏遊田旹胃𡍮風敢𠂇侮
聖◇屰忠𣓍遠耆悳𠀤頑童旹胃𤔔風惟丝弎風十
僁卿士𠂇弌亏身冢必𡾾𡉚𠱄𠂇弌亏身𢦒必亡臣
丅弜匡亓𠛬墨具誥亏蒙士烏虖𡕥王祗乒身忎才
聖謨彸彸嘉言孔彰惟上帝弗常𢓜譱夅𡳿百祥𢓜
弜譱夅𡳿百𥘸介惟悳宔小万𡉚惟𢡖介惟弜悳宔

大隊乒宗䋹命姐𣅀

堯舜禹湯說者皆謂之謚放勳重華文命皆謂之
名夫謚周道也案書四岳舉舜曰虞舜堯命舜曰
咨汝舜禹曰咨禹四岳稱爲伯禹書名謂之大禹
非謚必也若放勳孟子固謂堯之名矣若以爲名
則允迪厥德爲皋陶之名乎史記注張晏說少昊
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子之號因其
名以左傳考之如曰夏后皋有崇伯鯀有窮后羿
伯明后寒樂正后夔之類不可勝舉張晏之說是
也惟湯名見論語曰履而書稱曰成湯烈祖詩亦

謂之武湯武王史記又名天乙古文履字作𡳐篆
與湯類蓋履者湯之諱爾案謚雖周道然名號之
起自商有之商之諸王皆以字爲號皇甫謐說商
王之先曰微字上甲以甲日生商家生子以日爲
字蓋自微始譙周以爲商生稱王死稱廟主曰甲
皆以帝名配之案武庚不得爲號則字近之矣祖
宗之名自唐而前有之死而易名蓋商道也但不
如周道以行爲謚而已商頌名湯武丁以事神蓋
周道也成湯武湯武王天乙皆湯之號猶周之宣
王平王也商之諸王以字爲字而湯獨異號者猶

周初之諸侯非大善惡無易名之謚也元祀元年也商曰祀十二月商之正月也豳詩七月亦用夏正故秦誓仲冬謂之一月周官以建子爲正月而正月爲正歲秦以建亥爲正史記書冬十月先王之改正朔以朝諸侯布號令至於祭祀之時未嘗不用夏正而春秋所載周正魯侯之狂僭爾唐一行校考春秋周晉齊曆同而魯宋衛楚名異紀年晉之乗也盡用周曆考於詩書禮傳未嘗輒變夏時而王之大事不同故孔子專欲行夏之時也三正之說斷可知也正月朝廟踰年即位之禮書稱

伊尹祠廟以嗣王見此古冢宰攝政之禮嗣王居憂而冢宰行天子事猶唐虞之際舜之即位禹之總師而獨不居其位祠主伊尹新王但朝廟爾侯甸千里之內見天子之即位但會侯甸二服百官總己一皆聽於冢宰王居亮陰之禮不得自爲政也伊尹之訓蓋天子即位之冊烈祖成德湯之所以受天命也有夏先后謂禹也禹平水土百神受職驅蛇龍使獸蹏鳥跡不交於中國草木繁殖萬邦作乂幽而鬼神微而動植莫不咸安其性至桀滅德作威矯誣上帝以降命于下百姓罹其凶害

至欲與之皆亡弗率禹之典常而湯之明德懋昭此其所以受命而代之也鳴條之戰雖爲成功之始其初所以治亳固已受天命矣荀子論湯放桀非其逐之鳴條之時前行素修也正謂是矣聖武猶神武也益稱堯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湯以武功布德一戎衣而天下治武功之可見者也夏桀之虐代之以寛而德懷於民嗣守基緒可不念兹而求所以繼之也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無他推其所爲而已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之所生也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始

於修身終於爲天下邇可遠者在此道爾湯惟知此故謹於人事不惟不咈人之諫己又能從之所以上論古人而能似之居上而明則通於人情爲下而忠則獲上有道論人惟器求備於己斯能免桀之患有庇民之大德以受天命夫豈易致非一日之積也非惟獨善而已又將保乂爾後廣求賢哲之士以輔嗣君爲無窮之計故立官刑之戒使蒙士掌而颺之以勉邦君卿士使之知戒以佐天子臣下有墨刑之坐所以勵其正諫使之無或不恭以厎於敗皆後嗣無窮之計也恒舞于宮酣歌

于室好貨及色荒遊及畋侮聖人之言逆忠直之
誨遠耆舊之有德比頑童之嚚訟所謂十愆也巫
風淫風亂風所謂三風也歌樂無節爲近於巫貨
色遊畋入於淫蕩不畏聖人之言狎大人遠賢人
近小人此大亂之道也有國家者有此一事足以
亡滅況三風之備乎蒙古文省周官矇掌弦歌諷
誦召武公使矇不失誦以訓御己躬之所謂官師
相規也工以內言時而颺之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自唐虞以來未之有也夏訓色荒耽酒嗜音峻宇
雕牆而商蒙士之訓廣爲三風十愆淳朴漸散訓

戒隨時而廣之也商訓不及奢侈言宮室則奢侈
在其中矣近世責臣之道視古爲略國存而竊位
國亡而不與其害者習爲常事觀商不匡刑墨之
坐則亡國之罪爲可知也劉敞說墨非刑謂如貪
以敗官之墨也皐陶之刑昏墨賊殺臣不匡君是
貪其位故坐以貪漢世昌邑羣臣其罪皆死蓋官
刑之意也戒嗣王以祗厥身則皐陶慎厥身修思
永之義所當念者官刑之所戒也聖人謨訓洋洋
明甚在天道則福善禍淫作善而有百祥不善而
有百殃一氣之感無遠不屆影響之應有不期然

而然者然亦不可推也說洪範者謂某事爲某事
之應其理或是曾不足以言也百祥百殃之至其
果可以理推乎善與不善之應而已民以君爲表
表正則百事正故德無大小皆足以及物怨不在
大皆足以覆宗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
不足以滅身不輕小德不遂小過至於善積而無
過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鳴條在解州安邑縣陳留
平丘有鳴條亭非是

大命

惟咠王弜悳亏阿臭㪔尹迮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

命吕承上丅神示社稷宗庿宅弜祗肅天監氒悳用
集大命攷娞万匚惟尹躬亨左右氒辟宅帀肆咠王
丕承亟緒惟尹躬先見亏卤邑夏自周ナ終眛亦惟
終亓後咠王宅亨ナ終眛亦宅終咠王戒才祗尔氒
辟辟弜辟忝氒祖王惟亯宅忘眷㪔尹𠧪𠂤曰先王
昒爽丕㬎坐吕待旦旁求畯彥启迪後人亡𢦔氒命
吕自覆峇𠧪儉悳惟褱𣶒圖叒虞張徃省括亏厇
剫醳欽氒止衛𠧪祖𠧪行惟朕吕懌万世ナ司王未
亨彪㪔尹曰丝𠧪弜誼習與性成予弜狎亏弜順營
亏桐宮密邇先王亓訓亡畀世迷王徂桐宮居憂亨

㕥允悳 右上篇

悳順也阿衡保衡也以師保居秉鈞之任猶召公之稱伯相春秋之宰周公也太甲不順伊尹之訓居諒闇而驕恣輕舉不能謹三年之禮以干冢宰之政故伊尹明告之以成湯天命是顧事鬼神者無所不用其至其德動天以有天下而我實左右之安定其民故嗣王得承其世使之曉知湯所以得而勉其所以守之之道以我所見於西國之夏君相實同休戚安有以忠信周身而不終者安有君道不終而其相克終者事同一體爲人君者不

可不戒伊尹自謂吾能相湯以定天下今日之事惟宜謹守先王之法以圖厥終人君自有君人之法弃而不守非所以嗣先王也太甲不庸德安於不悳則師保之言恬不加聽故伊尹極言先王大存夜氣待旦行之廣求哲人開導後嗣所以貽後人者如此不可不法以遺其命謹於儉德懷念遠圖奢縱之心何自而入虞人張機必先求己視矢之括當弩之度然後釋放罔不中物人君之道亦由此也大學之道在知止在止於至善人之有止猶機之有度於止知其所止無往而不善矣止至也性命人之至也盡性至命謂之有止丕顯大明也昧旦丕顯其所存者遠矣敬止所以率其先德伊尹自謂所悅者此世有令聞亦以此也王猶不變是不可以言動也伊尹又謂不義之習貫而成性則不可救自以不可狎王不順居王於外以近先王之墓使之處靜以思先王之道不爲世事所惑能終三年之後則可以祀神祇而保天下矣嘗桐宮以爲居憂之地王亦以克終誠悳然則伊尹之放太甲其必有道矣王之放恣以干冢宰之政後世之論將如彼何哉強臣爲之則幽囚脅制之

難作矣阿衡不爲嫌疑之慮放王不疑不以王居桐宮或有非常之變其心自信與當時之信服可以槩見王徂桐而能克有誠德果何以使之然哉輔導之臣侍御僕從所以移其視聽者固當不一而足且居憂而無後宮之溺驕奢干政之意日與正人共處稔聞先王之事日漸月積乃自得之思前日之所爲當懍然而栗矣伊尹放王不攝太甲放而不怨君臣之道不其至哉自非聖人不能爲此舉也堯舜不能得之丹朱均之子伊尹能終太甲之事其質固異太甲爲可以憤悱啓發之也如

大甲有丹均之質成湯之世固當以疾廢矣惟其可輔故伊尹輔成之也桐宮近湯墓鄭氏以爲離宮非也嘗于桐宮伊尹始作之爾湯墓在拱州考城縣寰宇記在河中寶鼎縣後魏太和中盜張恩廢之寶鼎今河中營河縣非也史記秦寧公伐蕩社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一作湯社皇甫謐說亳王號湯徐廣謂湯邑在社縣界疑此湯爲亳王非成湯也皇覽湯冢在亳縣北三里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馬御史長卿案行小災因行湯冢晉伏滔云望亳蒙閒湯伊尹冢蒙縣故城在應天宋

城縣界西北去北亳三十里又楚丘西北有伊尹墓去亳十里書沃丁葬伊尹于亳者則知湯墓在亳矣

惟弎禩十𠂇弍月朔𠬝尹㠯絻𦨶奉孠王歸亏亳迮書曰民非后宔亯胥匡㠯生后非民宔㠯辟亖匚皇兲眷右𠂇商畀孠王亯𠔃手悳寔万丗亡畺㞢休王𢷎手䭫𩒨曰予小学弜明亏悳自厎弜肖慾敗庑𦀦敗礼㠯㦻𢧵亏手躳兲乍孼繇可韋自乍孼弜可逭旡𨓈背𠂤𥓄㞢誩弜亯亏手初尚賴匡救㞢悳圖惟手𠔃𠬝尹𢷎手䭫𩒨曰攸手身允悳叶亏丅惟眀后先王学惠朱窮民𦨶手龠宔𠂇弜兑竝亓𠂇旹手厸𠧪曰徯𢦓后后徠亡罰王楙𠧪悳眎𠧪手祖亡旹念怠奉先恖孝接丅恖龔眎遠惟眀聽悳惟聦𦨶承王㞢休亡斁 右中篇

冕服之歸終喪歸政之禮也伊尹作書歸美而詞不厲太甲克終允德矣民非后罔生有欲無主乃亂后非民罔辟保民然後王也王終允德成萬世無疆之業非天之眷商何以得此太甲自訟其過爲知德也慾之敗度其不謹喪禮可見縱之敗禮其不亮陰可見窮人慾而敗亂禮法駸駸乎入

於非類是誰之罪不明其德而自作弗靖爾天災猶可違免致身有過之地何所逃其惡乎既往之事既不可悔圖終之事則有賴於輔導矣弗類尚能克正匡正固無難者伊尹因王之請而遂勉以修身之道誠德合於天下非君誠身之至不能到也成湯視民如子而加惠於無告鄰國之民望其爲主自謂君不赦己而底於罪后來赦我何罰之有湯之明民如此非惟國人從順他邦之人亦知正己之說矣觀於先王之道則王之成德固當益楙以求追及前人不可斯須暇逸猶有所不逮於

奉先者思孝則惟恐失隊於接下者思恭則不敢
傲慢自佚無幽不燭爲視遠之明非道不聽爲聽
德之聰孝恭聰明人君達德也非身修而可以立
民之極者有所不至太甲固知是矣伊尹勉之不
怠欲其純亦不已也王能此道則相承王之美廣
有猷足之意君臣相望豈有窮乎觀於惟庸之罔
念聞至於尚賴匡救之請伊尹之致君太甲之還
善不其韙歟反身而明知雖愚之必明矣
伊尹申誥亐王曰烏虖惟天亡親克敬惟親民亡常
褱褱亐又仁鬼神亡常亯亯亐克誠天位艱哉德惟

亂不德亂與亂同衜亡弗興與亂同事亡弗亡終
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
王嗣有令緒尚監茲才若陞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
邇亡輕民事惟艱亡安厥位惟危慎終亐始又言逆
亐女心必求諸衜又言孫亐女志必求諸非衜烏虖
弗慮胡獲弗爲胡成弌人元良萬邦㠯貞君亡㠯辯
言亂舊政臣亡㠯寵利居成功邦丌永孚亐休 右下篇
申告再告也天以敬爲親民以仁爲懷鬼神以誠
爲享克敬克仁克誠惟有道者爲然有道之君有
事天之敬親民之仁交神之誠其要非他至德而

己爲君之難在德有德則治反德則亂與治同道
堯舜湯武異事而同治是也與亂同事夏商之訓
三風十愆之類是也先王迹不可蹈而道可蹈致
亂之事有一足以亡矣自然以始謹其所同而治
道畢惟明於道者能之成湯爲是大敬其德故受
天命配於天位以其有配天之德爾嗣王繼世又
當監觀先王之所以配天者升高自下陟遐自邇
君子備諸己而後求諸物修諸身而後加諸民心
正意誠而後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民不可輕
輕之則難位不可安安之則危敬以成身而以臨

其民民可近而高不危矣逆心之言忠也遜志之
言諂也忠言逆心而切於事諂言順意而悖於理
能以道觀則忠者不逆求其非道則諂者不順矣
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
能無悅乎繹之爲貴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
之何也已聽言之道此其要也夫求之獲爲之成
是皆匪降自天在人而已元良之心人之本心也
敬以充其良心則人君之道盡矣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一人元良而萬邦咸若性命之正一正
君而天下定矣以辯言亂舊政輕信之主也寵利

居成功貪天功之臣也君輕信以亂舊典臣懷祿以貪天功百度隳而人主疑此大亂之道也極言君臣之戒以相勉勵爲商社稷之長計也歸政之後申戒之語尊以誠敬爲說而終之以君臣之戒蓋伊尹不居致君之美而勉王以戒愼之意詳於聽言之道厥有旨哉袁益一言而絳侯之禮貌衰貪利辯言真可畏也

咸ナ弌悳

𠇓尹乞復政氒侯將告歸𠧢敶戒亏悳曰烏虖天難忱命靡常常氒悳保氒位氒悳匪常九ナ吕亡夏王

弜克庸悳慢神虐民皇天弜保監亏万方啓迪ナ命眷求弌悳畀迮神主惟尹躬暨湯咸ナ弌悳克亯天心受天明命吕ナ九ナ业師爰革夏正非天厶我ナ商惟天右亏弌悳非商求亏下民惟民歸亏弌悳悳惟弌動罔弜吉悳弍弎動罔弜凶惟吉凶弜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悳今嗣王新服氒命惟新氒悳終始惟弌旹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亓人臣爲上爲悳爲下爲民亓難亓愼惟和惟弌悳亡常師主善爲師善亡常主叶亏克弌畀万姓咸曰大才王言又曰弌才王心克綏先王业祿永厎烝民业生烏虖七世业廟可吕觀悳万夫业長可吕觀政后非民罔旹民非后罔旹亡自廣吕狹人匹夫匹婦弜獲自盡民主罔與成氒功

走嘗論人臣之不幸伊尹無不遭之桀之無道顧輔之而不克遂相湯而伐之太甲不明放諸桐而自悔遂歸政而去之處人道之變涉無君之迹斷之以義居之不疑終獲令名世莫之議悳惟一動罔不吉伊尹既身之矣當聖人之不幸處臣子之大變非伊尹之不貳保身其亦難矣而何有於天下乎尹之奉身而歸敷陳一悳之告太甲既足以

任天下之事退身固天道也有放君之迹敢委而去伊尹太甲之相信其已久矣不貪天功以趣寵利又明哲之事也常德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天人無二道有常固所以一之也天道無親故命靡常而難信人有常悳以保天位天命固有常也天人之常在一不常於一有夏所以失天下也慢神虐民本於不常厥德天鑒萬邦求代夏之悳而開迪之湯之君臣固有是悳格於上帝故受天命以有九州之衆而革夏命商豈有取天下之志非道以求

天下天下豈私有爾不與人而與我常德之運天人固一道爾德一則無往不一二三則失其所謂一吉凶在人之悳何有僭濫災祥所降一與二三而已神道依人者也人而可以爲神之主其惟有一悳乎今王新服厥命惟新厥悳固知悳可受命然惟不已之悳爲能日日以新慎終如始所以一之而不已也爲官擇人侍御必正所以一已之悳賢人非榮寵祿蓋上欲行其正君之悳下欲施其正人之悳君臣相成以悳所甚難所當慎者惟和而後能一善不同而同於治矣悳非事也不可求而可至善無適也不可泥而可從主善爲悳之師叶一爲善之主善不同而同於治仁則同也聖人一視同仁言而爲天下法行而爲天下則人人皆有此一君叶于一而民知其悳之著矣先王受天命得一者安之烝民懷一悳得一者成之上而奉天下而君民所以繼先王惟一悳之行可觀於天子七世之廟可以見其悳之興替視萬人之軍將可以見其政之得失悳政何遠目覩而道存矣君民相須以治然非悳則無以化民天道虧盈而益謙自廣狹人立物與已則非所以成天悳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匹夫匹婦之不獲自盡其君未爲全悳爲無以使之也一悳在而施及匹夫匹婦莫不盡其性之理天工人代於是乎有成功矣伊尹去商而一悳之爲告諄復詳備凡其所學於古而得之者無餘蘊矣太甲知此而後告之以此非養蒙之具也言不已而至於戒忠之至義之盡也自廣狹人之累賢者多有之成已成物非聖人未能也攻自贊之失而責以聖人之道使之近觀一軍之政上觀七廟之悳慊然不敢自足以臻一悳之至則君人之道不忝於先王矣

書古文訓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六　　永嘉薛　季宣

盤庚　　商書

盤庚遷亐殷民弜適ナ居衛籲𠷎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亐丝重我民無盡劉弜能胥匡吕生卜乩曰亓如台先王ナ服恪謹天命丝猶弜常寧弜常乒邑亐今五邦今弜承亐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亓克从先王之烈若顛木之ナ由櫱天亓永我命亐丝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亖匚

殷今偃師縣之亳城序所謂亳殷也殷地也號亳殷者從先王之舊名如晉之絳楚之郢遷徙不一而猶以舊地名之也書自盤庚之後殷商以爲通稱猶春秋之京師王城成周之類亦皆同爾書序祖乙圮于耿盤庚稱先王至于今五遷說者并殷言之非也蓋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史記遷于邢祖乙之時固兩遷矣盤庚復謀遷邑宜百姓之憚其行也遷都之利衆所未見屢遷之病人情苦之盤庚不強以力而喻以言所以和其憂也籲和也矢言誓也我王祖乙也劉殺也祖乙去耿以重民之不得其生而欲與之俱生稽之於卜則我之從故決遷也先王奄有五服之地敬天惟謹用是而敢寧處至于今五遷凡以畏天保民不以先王之心爲心爲民久遠之計安知天之不絕棄我命況能繼先王之盛乎此言將以民遷蓋重民之盡劉欲先王與之相匡以生耳匡正也由萌也今爲此遷若已仆之木而生芽櫱豈天將永有商之命使我繼收先王之烈以安天下乎二遷可以長安重遷將無一日之安盤庚之遷固不可一日留也囂李顒謂陳留浚儀縣皇甫謐說在河北史記作隞謐謂或云今河南敖倉敖倉在孟州河陰縣相在大名清平縣耿在河中龍門縣邢故邢國今邢州龍岡縣也自囂以下三都近河皆緣河患而遷惟邢依山盤庚所謂適於山者以謂留耿不遷則耿固圮矣

盤庚斆亐民繇𠧟圣位吕常舊服正金庀曰亡或敢伏小人之𠧟箴王命𠷎恖㞷亐廷王若曰𢽃女𠷎予告女訓女猷黜𠧟心亡𡚏从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攸弜匿乒指王用丕欽亡ナ佾言民用丕彰今女聲聲起信險膚予弜知𠧟所訟非予自巟丝悳惟女含悳弜惕予弋人予若觀火予亦拙𢟪作𠧟佾若网在綱ナ條而弜紊若農服田力嗇

卣亦ナ妖

書自盤庚以後始有稱王若曰者時益文也若順也言順告之也斆敎也斆民必自諸臣之服行常法爲之儀度庶人之謫在舊法必當采聽以聞於上小人蓋在下者待人而治者也衆諸臣也私心動於内則傲慢見於外無傲從其平康之舊然後言可聽也先王所與共政不過求用舊臣以其指意所修爲者告之率能宣之無蔽王之丕敬不敢妄發一言民知適從是用於變今汝强聒不已爲險膚以取信言雖浸潤我終不知違言之旨非我有自爲敗德惟女含惡德之久不我之畏我觀汝等所作炎炎如火亦我不謀於微所致君臣之際猶網之於綱綱目不舉亦非設網之意如農勤於耕作乃有秋成之望苟安自墮復何望耶炪火光言微燼也

女克黜卣心𠊊寔悳亐民㞢亐婚友丕卣敨大言女ナ稽悳卣𢎘豊戎𠛬亐遠邇恎獄自安𢎘旦𠂤勞𢎘舶田晦䢊亓宅ナ黍稷女𢎘昧吉𠧧亐百姓惟女自生𠛬卣退旣㬎夊吕自𡰥亐乎身卣死先惡亐民卣奉亓侗女𢙁身何及眛呰㤉民猷胥顧亐㦰𠧧亓發

ナ脩口敎予𠛬卣拒㒸㞢命女害𢎘呰𢘛而胥嶞吕浮𠧧㤉沈亐𢗰若火㞢燎亐邍𢎘可宣邇亓猷可撲戚則惟女𢗰自𠂤𢎘彰非予ナ咎

知網綱力田之說則傲心可克實悳可施於下以及昏姻朋友曾不之顧乃敢大言害于遠邇之聽自以前世積累不畏或誅相與偷安憚勞比之不能朝夕田畝安有秋成之事女之不以善言和我民庶乃女自爲毒害以入於敗禍姦宄汝先示民爲不善恫痛及身悔之何及視今小人猶曰箴言之顧善不離於口爾之制民在我利害自當我告反浮言動衆陷溺其心如火燎原人不可前寧可撲之而滅咎乃汝之自作非予之罪在我無媿女罪其誰歸乎

遲任ナ𠧧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泉卣祖卣父胥及脩勤予敢遷用非罰𡈼選尒𢢀予𢎘𡨋尒善丝予大言亐先王尒祖亓刎𤇯言㞢𠂤福𠂤𡰥予亦𢎘敢遷用非悳予呰女亐𩀨若𥎦㞢ナ忠女亡侮老成人亡弱孤ナ幼各𠬤亐乎㞐勉出卣力聽予弌人㞢𢓊繇亡ナ遠邇用辠伐乎𡕘用悳彰乎善呰㞢臧惟女𢗰呰㞢𢎘臧惟予弌人ナ佚罰凡尒

𢿙亓惟致告自今坐亏後日各龔尒叓坐𠧪位凥𠧪口罰及尒身弜可悆

遲任之言人當用舊器當求新言各有宜也汝之祖父與我先王嘗同勞逸故我於其子孫不敢輕用非法世選功善用之而不敢掩爾之先人配食先王之廟能爲邦之禍福故我畏懼不敢以非道使汝今以所難告汝如射之有志期於中的發而不中必反求諸己執此應物固無往而不貫矣老成之人所見者遠孤幼不能自立惟人之所鄉背故當敬用老成之誨毋輕孤幼之無立各君長爾

居邑勉汝力以奉我之作爲無遠無近有罪者討之有德者彰之如此則國之善寔汝衆人是賴若其不善則我一人有餘罪矣女當以吾此語致告其民自今務皆自勉奉承其上無輕言語厎罪之後悔不可追也觀盤庚訓戒其臣反復諄至如此孟子所謂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懷土自小人之常殷之大家亦重遷矣盤庚知其業之不能己奪而鼓民以自重告以先王乃祖之事責以人臣之職反身自責勵以必罰之無悔示以必遷之意而使歸告其民數民而由在位尸之責成於大家耳

盤庚迮惟涉河㠯民䙴𠧪䌛民㞢弜衛延㫖用亶亓ナ𦥔咸艁勿褻坐王廷盤庚𠧪登進氒民曰朙聽朕𠁣亡巟失朕命嗚虖古我前后宔弜惟民㞢承保后胥慼鮮㠯弜浮亏𡗜旹殷𠦪大虐先王弜褱氒𠧪𢘓眂民利用䙴女害弜忎我古后㞢𦖞承女俾女惟喜康共非女ナ咎比亏罰予𡰥籲褱兹新邑亦惟女故㠯丕從氒志今予將試㠯女䙴安定氒邦女弜憂朕心㞢𠧪困𠧪咸大弜宣𠧪心欽忎㠯忱動予一人尒惟自鞠自苦若乘舟女弜濟臭氒載尒忱弜屬惟胥

㠯沈弜亓或乩自怒害瘳女弜甚𠪚㠯思𠧪𡚁女延勸憂今亓ナ今宔後女何生坐上今予命女弍亡起穢㠯自臭忎人倚𠧪身迂𠧪心予御續𠧪命亏𡗜予豈女畏用奉畜女𦥔

盤庚上篇將遷中篇已遷及河而民猶有不樂故以誠話告弗率者召之惟謹悉至王庭進告以意謂我先王惟民之用而民亦惟后之保同其憂戚雖有天災鮮有不濟故有災害之大先王不敢懷居凡所作爲必視民之利害以至於遷欲與民同安樂而無近於咎罰之意我之和順懷此新邑亦

欲與民如意而已今用從汝之遷以圖安定汝乃
不知我心困苦大不盡心誠意而以言語見動我不
可動而汝自爲窮苦如乘舟之不濟至於臭敗所
載之物操舟而誠不用惟相沈溺而已不考所由
沈溺自怒何益於事汝豈可不思長久之計乃身
之栽汝以浮誕相勸至於憂恤見於今而不見其
後罔生於世寧可久乎今敎汝誠一勿爲穢汚之
端未能臭物必先自臭恐有憸人憑藉汝身迂回
汝意使汝不圖遠計以墜女命故我逆汝之意以
賡繼汝命於天非我以威強服汝衆凡欲奉養汝
也此而不聽豈善自爲計乎

予忘𢦔先神后㞢憥尒先予丕亯羞尒𤕤褱尒然失
亐政敷亐丝高后丕𠧟宗夅辠𦍒曰害虐朕民女
万民𠧟弜生生㫒予弌人𢿱同心先后丕夅弃女辠
𦍒曰害弜㫒朕𢓜孫大𢦔故大𡗜惪自上亓罰女女
𡧢耐迪古𢦔先后无憥𠧟祖𠧟父女共𢀿𢦔畜民女
大戕則圣𠧟心𢦔先后𡛥𠧟祖𠧟父𠧟祖𠧟父𠧟𣃔
弃女弜救𠧟荒丝予大𤔔政同位具𠧟貝玉𠧟祖𠧟
父丕𠧟告𢦔高后曰𢀿丕𠝹亐朕孫迪高后丕𠧟崇
夅弜祥𦃼虖今予告女弜易𠧟敬大邺亡胥𢆶遠
女分𢿱忘吕眛𠛱各設中亐𠧟心𠧟大弜吉弜迪顛
戉弜龔暫遇𡸁𠬝𢦔𠧟劓𠀃𡿺㞢亡遺育亡畀易𩏂
亐丝新邑往才生生今予將試吕女𤅐𠬪建𠧟冢
先王以能勞徠爾先故我能進爾用以懷爾者如
此我有失政及物先王將以虐民罪我爾不與我
同心比悳厚爾生生之道先王亦將罪爾謂爾故
相違爽降爾罪疾俾爾無往而順爾之祖父與汝
俱受我之奉養汝心有害於我爾之先祖旣綏懷
我先后之悳將斷弃汝而致汝於死我今有治亂
之士同位爲政爾罪當死爾尚自具貝玉之賂先

后將從爾先之請大降罰于爾躬我固不易是言
爾宜終敬德遷國之灾卹人情不甚相遠自宜爲
念以相從而以中道存心自然依乃身迂乃心者
無得胥動爾矣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設心於未
發之地則未嘗不正感物而動則本心亂而利害
莫之分矣不遠而復何浮議之惑哉命之以一告
之設中治道不在多言要有倫矣人之凶惡無道
不恭犯分爲亂竊發且有劓殄滅無種嗣之育
欲趨新國得乎往哉生生設中固所以厚生也從
我有遷以永建爾家不猶愈於劓殄滅邪稱其先

王之意而戒之以誅非強使之矣
盤庚旡遷奠氒攸居迺正氒位綏爰有衆曰亡戲怠
楙建大命今予亓敷心腹腎腸歷告尒百姓于朕志
罔辠尒衆尒亡共怒叶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
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
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尒胃朕害震動萬民以遷
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龔承民
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氒謀弔由靈各非
敢違卜用宏茲賁
盤庚至新邑民已定居始正朝廷之儀綏安其民
告以無荒無逸所以大得性命之正用建爾元命
披我腹心以志告爾不罪爾衆然爾亦無感亂讒
人反共怒我祖丁以前人之都河上功不克就其
為依山之都蓋欲多前人之功施於我其功甚美
而今民病山險蕩散居宅不得安定爾之謂我遷
國輕重曾不知天鑒先後濟治有商故我不敢後
天敬天之所以為民者以建久安之邑我不廢我
初計蓋已由於至善卜之而皆吉以大賁建邦之
飾非我有私謀之於道參於鬼神既已無疑故小
勞之不計也我以德盤庚自謂我孤寡不𣪊也弔

書古文訓卷六　九　通志堂

至也由靈由善道而行也遷都之說盤庚所未始
言既達新都人情亦少安矣盤庚始申前說告以
遷都之意使民曉然識其所謂惟恐其不知其示
民如此而有不盡其心乎河患而遷非得已民之
蕩析離居雖商人之不謂深病盤庚斷然遷國不
顧人情而動其故何也知治道之本也人情疏遠
而親近懷居而重遷先王制別宮之居合族之禮
父子有親宗族有義而治道興矣居之蕩析情緣
不接而疏恩意不通自此作也常情見不及遠僻
於遷動盤庚終不詳告言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良工之不示人以樸此也
鄉虖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才予亓楙柬昧
尒念敬我衆朕弜肩好貨敢龔生生鞠人謀人之保
居敘欽今我旡羞告尒于朕志若否亡有弜欽亡總
于貨寶生生自庸式尃民德永肩一心
尚皆隱哉己所難言使隱之於心也我將大簡其
輔相汝者汝其念此敬敷於民我不任好貨財而
果於敬用生生之道施於鞠窮之人為人謀以保
定厥家使之式敘以修敬恭之道我志之進告汝
者如此則簡相之道也若亦女也否亦毋也若否

書古文訓卷六　十　通志堂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19

罔有弗欽猶曰尒莫不恭我語總于貨寶好聚斂
者也生生自庸中庸之行也不爲聚斂而身修生
生不窮之道以此大布於民明民之德使各設中
於心是爲盡己盡人而莫有極矣盤庚之遷商民
不恪甚矣不以民之不恪廢其不易之謀不以不
恪罪之至於告戒反覆安居之後必使曉然知其
言意明民如此有不盡其心乎姑惟敬之盤庚之
謂也

兌命

王宅憂亮侌弎禩旡免喪亓惟弜言羣臣咸諫亐王
曰烏虖知㞢曰朙嚞朙嚞寔㢟則兲子惟商万邦百
官承式王言惟乍命弜言臣丅宅卣亩令王庸㢟書
㠯誥曰㠯台正亐三亡台恐悳弜頪丝故弜言龏嘿
思道夢帝賚予良弼亓代予言迺審氒象卑㠯形
旁求亐天下說築傅巖㞢埜惟肖爰立㢟相王置𦫳
亓左右命㞢曰朝夕内誨㠯輔台悳若金用女㢟礪
若濟巨川用女㠯舟楫若歲大旱用女㠯霖雨啓迺
心沃朕心若藥弜瞑眩氒疾弜瘳若跣弜眡埅氒足
用傷惟泉迺寮亡弜同心㠯匡迺辟卑衛先王迪我
高后㠯康兆民烏虖欽予旹命亓惟有終兌復亐

王曰惟木从繩則正后从諫則聖后克聖臣弜命亓
承疇敢弜祗若王㞢休命
傅說之夢學者疑之雖然精意之神何所不有夫
人患不誠耳誠則天地鬼神是或一道誠意之學
惟可以夢寐參其人未誠夢亦顛錯顛錯之夢雖
有或應在五夢之占法不足道也至人無夢夢寐
爲一高宗之傅說武王之夢九齡亦夢我商孔子
稱不復夢周公則先已嘗夢之矣聖人惟其精一
故雖夢寐亦莫之貳高宗之夢斷可知矣舜伊尹
在畎畝堯湯固已聞其賢高宗舊勞於外學於甘
盤旣知道矣說隱於下固當聞之隱之於心參之
於夢必待營求而至所以精夫一也王之旣免喪
也當言不言羣臣固知其所以贊思得其語作書
以告是終不出語矣承命有求而得由無敢慢之
也羣臣謂明哲知道而可以正天下高宗旣知道
矣王者號令萬國而羣臣所欲稟命過諒陰而言
不出在人不能無疑請令行之則一言儆動之矣
高宗自謂懼德不類無以正四方恭默存存是謂
思道精誠之至所以動天必得夢中之人代言以
正四方其心蓋有屬矣高宗專意擇相非求相

則無一言其爲商宗爲知人君之道爾舊說審象
若近世圖形之事未必然也語以賢人之事若曉
吝畬庸之類是亦審象形求之意何必圖其外貌
疑天下之視聽乎肖謂似之爰立遂相之也置於
左右蓋未之相聖人用人之際蓋亦詳矣堯知舜
於所聞必待四岳之舉諸難歷試而後授之以位
高宗得說於夢寐亦待百工之求寘諸左右而後
爰立爲相詢事考言之際豈苟然者以爲遂相傅
說寧不怪哉夫金待礪而精川待舟而濟大旱待
霖雨之救猶人君之道必待相以成德命納誨以

朝夕不欲造次之違仁也以心明心謂之啓沃二
人同心雖金可斷瞑眩之藥攻病爲力跣行不視
地傷足之由諍臣所以告君人君賴其輔佐亦由
此矣同官爲寮高宗望於輔導之臣非徒一傅說
也必使遴選其類爲之寮寀拾遺補過成己之德
無過者可以安天下固先王之道也欽命有終之
戒責以無時之豫怠爾傳說謂人主之從諫猶木
之從繩繩墨之施枉者可直聽諫之主雖狂克聖
矯枉自然之道必然之理也君以諫諍責己毀聖
之事雖無其命固將從之君以此言而誰敢不順

王之美意以聖君而得賢臣以爲之佐始相勉勵
惟以諫諍爲說雖聖賢不能無過然諫諍之事惟
聖人能安而用諫諍之有益於聖人之事其亦審
矣舊說傅說以胥靡築道傅巖非也書稱說築傅
巖之野固非定在傅巖版築土功何必皆胥靡者

孔氏傳傅巖在虞虢閒今陜州平陸縣界

惟兊侖總百官卤進亏王曰緜虖明王奉桊天衜建
旹設𨛜封后王商公承吕大夫帀兂弜惟俗念惟吕
𤔔民惟兲聰明惟聖旹憲惟臣欽若從民𠬢乂惟口
𧺆羞惟命冑𧺆戎惟仒常丕笥惟干戈省氒躳王惟

戒丝允丝亨明卤宅弜休惟乱𤔔丕𡰪官官弜及厶
尼惟亓耐爵宅及惡悳惟亓臤慮譱吕𨔝𨔝惟氒旹
ナ亓譱喪氒譱矜亓耐喪氒珍惟𠫭𠫭卤亓ナ葡ナ
葡亡悪亡启寵内侮亡恥過𨑩非惟氒卣居政𠫭惟
𩐸黷亏祭禩旹胃弜欽𥙊煩則𤔔𠫭神則難王曰旨
才兊卤言惟舟卤弜㠯亏言予宅聞亏行兊拜䭫首
曰非知𡳿難行𡳿惟難王忱弜難允叶亏先王成悳
惟兊弜言ナ手咎

說總百官蓋初相也進戒以謂明王奉順天道建
邦設官上下相承非爲逸樂蓋治民耳天之聰明

惟聖人爲能法之人臣敬順其事而民用治口之起蓋甲胄起戎端不在人皆人而人皆之拒人而人拒之在我雖輕報之必重衣裳在笥所藏者謹也干戈省厥躬爲有以來之也誠能戒之見事明矣而何不美之有庶官雖微以代天工者也人情於衆且狠多忽而輕任一官不舉則一事廢積累而百度隳治亂之所由分也不重庶官之選而惟私昵官之姦人爵之此君人之患如惟賢能之用則私昵姦人無自得之矣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動必以道稽之則无往而非道天以不已爲德有善非不已也功以同力取濟自矜莫之助也舜稱禹之賢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益言滿招損謙受益而禹拜之爲知此矣有備豫也豫能前定何患之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也開寵倖之路爲取侮之道文恥過之意即爲非之端安其所安百度修政事和矣黷祀本以爲敬而非敬煩禮非以爲亂而寔亂事神之難爲不知禮意也由治民而至於祀神其道無他充天之聰明而已王謂說言之美當服行之非說善言不聞是行說以言不怍者行之難故謂知之非難而行之難王誠不憚其難以圖其易則先王之成憲亦若是而已王能如此而說不以爲告是則說之罪也嗚呼責難之義傅說其盡矣乎引之當道而不徒已焉此高宗所以爲宗也

王曰徠女兊台小子舊斅亐甘般旡卣遯亐荒埜入宅亐河自河徂亳臮手只宅㬎介惟訔亐朕志若廷酒醴介惟麴糵若廷咊羹介惟鹽棄介交攸予宅予弃予惟亯邁卣訔

孟子稱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高宗之於說既相而後師之事有不同禮因異也高宗舊勞于外受教于甘盤矣既而甘盤隱去蹤跡于河亳遂不復見學不可已故求啓沃之訓夫人君之師傅猶酒醴之麴糵調羹之鹽梅無之則無以相成此有資於說者交修各務身修不專在乎言也以言教人得之者淺修道以教得之者精汝修身而吾與焉是爲訓之遠者

兊曰王人求多䎽旹惟建事斅亐古訔卣ナ獲事弜帀古吕亯叏匪兊卣䎽惟斅愻志務旹敏手攸卣徠允褱亐丝衜稽亐手躳惟斅斅半忘只乱籅亐斅

氒悳攸宅覺譬亐先王成憲亓𠬛亡㥇惟兊式亯欽
承㫄招畯乂𠛱亐歷位王曰烏虖兊亖𣳚㞢内咸仰
朕悳旹𠄎風股厷惟人㫗臣惟聖㫺先𤴓杂奧𢓊𢦓
先王𠄎曰予弜亯畁氒后惟㚻䑞亓心愧恥若𨔝亐
市弌夫弜獲剔曰旹予㞢辜右𢦓𠛱祖𢓨亐皇兲尒
尚明杂予宅畁阿奧叀𡶶𠂇𢀩惟后非臤弜乂惟臤
非后弜𠊊亓尒亯𦀒𠄎侲亐先王𠬛娞民兊㨃䭫𩠐
曰㪃對敭兲孚㞢休𠆭

王人天子臣下之稱猶今之陛下也天子之學貴
於多聞固將以立事也事以豫立則古之道不得

不講古人不獨載之空言又皆見之行事唐虞稽
古故有放勳重華之美違古之道窮人欲而滅天
理身不可保況子孫乎遜志盡心也務時敏時習
之也盡心之學未嘗須臾離之則進德修業罔不
及時念茲在茲道非自外來者修身以斆此斆學
之相半也念念不離于學自無終始不已之悳日
新而不自知道悳可至而不可求故無覺知其進
者稽之於古而不謬措之來世而不悖矣是故稽
古之學不觀於言而觀於事不求於事而求於悳
悳可自得則古之道可稽而不可取也王有是道

則說有以敬承王者之事博求賢俊以備庶官用
代天工以輔天子此言天子當務無爲而治宰相
當論官人以佐無爲之化交修之道亦若是而已
矣故高宗以謂天下尊仰君悳寔猶天之風君以
臣爲股肱故臣良則君聖伊尹輔成湯悳必使是
君爲堯舜之君是民爲堯舜之民不克致君則媿
如即市之扑一夫不獲其所則己當任其咎遂能
與湯咸有一悳以享上帝其責說之自輔亦欲爲
湯伊尹而已君臣一體相須而治則交修者所當
務安民於永固堯舜成湯之道也對揚休命則說

任其事矣大抵人君喜以富貴驕其臣下而賢者
因以輕其爵祿高宗惟知祿輕於治故不敢以富
貴驕人所以得賢爲知人君之道耳古人觀古而
恥其不及今人觀古而情於難及古今之道不遠
在乎爲與不爲高宗既賢而猶務學不休知古學
也仕優之學走於高宗見之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𧻚𠂇雊鴙祖己曰惟先𢓨王𤴓氒事𠄎訓
亐王曰惟兲𧖴丅民𥫔氒誼夅秊𠂇𠬛𠂇弜𠬛非兲
夭民民中𢇍命民𠂇弜若悳弜聽辠兲旡孚命𤴓氒

惪𢀈曰亓如台緌𢉖王司敬民宅非𠀠胄箕䙗亡豐
亏𡰥

肜殷之祭名周之繹祭也禮祭一日祝祭于祊謂之繹誠意之不忘也肜祭之日而有雊雉入廟可以爲異其說不可知也祖己稱古至德之王惟知正其所當爲者應天不一而足自修固以應天之戒也天生蒸民有典有則人均有常性也其年有永不永者順之養福違之取禍正性則吉其凶自絕于天爾不能順道爲不若悳不若悳者君未當罪反身責己自以爲辠求其所以化之王者之事也夫民莫不受中於天皆天之胄王者所司敬民之事而已祀有常典豐於親暱之祀非所謂欽也修其典祀而謹司牧之職乃所以祀先王也武王其有瀆神之祀乎道有二端詳於此必略於彼豐於祀必薄於人祖己因其見災而懼言先格王正事詳於民政而戒豐昵之祀天雖未可推以象類要亦人情而已高宗神於得說而雊雉應於祀之豐昵天道不遠而亦不可從也

卤伯戡黎

卤伯旡戡黎祖伊忎犇吿亏王曰𠀠子𠀠旡訖𢦓殷
𠅏𢦓人元龜宅敢知吉非先王弜眛𢦓逡人惟王𡈼
戲用自𢇍故𠀠弃𢦓弜亡康食弜𢉖𠀠性弜迪衛箕
今𢦓民宅弜欲喪曰𠀠害弜𡿺歨大命弜摯今王亓
如台王曰緌𢉖𢦓生弜亣命圣𠀠祖亂反曰緌𢉖𠀠
辠多𠫭圣上𠀠耐責命亏𠀠殷𡉀即喪指𠀠功弜亡
𢦓亏尒𡙡

西伯武王也舊說以爲文王說苑膠鬲謂武王爲西伯武王亦嘗爲商伯也書序殷始咎周周人乘黎蓋商人咎周之不伐紂故武王有乘黎之舉泰誓觀政之語謂乘黎也史謂會兵伐紂而不克不足取也詩稱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故文王侵自阮疆繼以伐崇之事而無戡黎之說書大微子於戡黎之後戡黎之序有始咎周之語紂既可伐則非文王時矣商自武乙遷於河北紂都朝歌黎在潞州黎城縣商之圻內黎侯蓋輔紂之惡者西伯受命得專征之也戡克也商人咎周之不伐紂則紂固可伐武王誅其同惡以儆懼之猶庶幾其還善正不正使之懼而自正其觀政于商者如此孰謂武王伐紂爲淫志於商乎祖伊奔告欲因黎事以懼之謂天之棄商非惟至人知之卜諸

元龜惟知非吉先王豈欲後世殄滅爲不可輔爾先王尚不我輔冝其斷棄於天也不有康食無食息之安也不虞天性窮人欲之甚也不迪率典棄先王之法也無食息安而惟恣縱非法至於民欲其喪怨天之不降威命雖未至於亡此必亡之道也摯至也王其將如我何欲王亟反之也紂既不知自省顧謂天命在己人其將如我何委命于天無復自修之意則乘黎不能動矣詩溱洧之刺亂曰女曰觀乎士曰既且惟以當然而不顧告猷故極惡而至於亂介反復命也復命而數王過以爲

多罪上參於天天固當誅而何覬於天命商之淪喪王功力之所致耳不無戮于爾邦言荼毒之甚也蘇氏稱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乃知祖伊之盡言不諱漢唐中主之所不能容紂雖不改而終不怒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矣禮事君有犯無隱孔子邦無道則危行言孫有犯在位之事言孫謂國人爾儒者謂孔子有取於諷諫而以正諫爲下即諫而論則諷諫爲上諫道不一惟其時爾諷之而不可入將救其過不極陳其利害而可乎觀於祖伊之言事人者之法也西伯祖伊之事紂其忠一也

敘学

敫学若曰父帀少帀殷亓弖或𤔔正三匚我祖厎遂敎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𤔔敗氒悳于下殷宄弖小大好屮敫息宄卿士師師非庋凡亣辠辜乃宀亟獲小民匚興眛爲敵讎今殷亓淪喪若涉大水亓亡津漄殷遂喪粤至于今曰父帀少帀我亓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尒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亓

微子紂兄父師箕子紂之諸父少師比干也孔子稱三仁之行於此篇見之弗或亂正非復治以正

天下先王垂法於上而今敗酒荒亂於下人貪利無行而爲政者反相師爲非法有罪者得以幸免民無告訴則起爲讎敵政亂如是其能國乎水無津涯喻無可濟之道越至於今言國亡之晚也耄亂也吾家自也我將耄亂狂走遯爲荒僻之行而爾不以顛越告我將若之何躋越也微子謀將以去之也違患免身以全先王之世此微子之仁見稱於孔子者繩以後世之法則難言矣孟子論曾子子思同道言同姓異姓之卿於齊王其於三仁爲有見也事君之仁不可以一節論或去或死或

不去而皆不戾於道仁則同也道並行而不相悖是爲得之三仁異行而孔子俱謂之仁學者當少思也存心不若三仁而徒輕死偷生是亦妄人而已

父帀𦥑曰王子天毒夅烖荒殷邦方興沈酗亐酒𠧪亡畏畏咈亓耇𠑹舊𠇍位人今殷民𠧪攘竊神示𡳿犧牷牲用㠯容將食亡烖夅監殷民用乂讎斂名敵讎弜怠辠合亐一多瘠亡詔商今亓有烖我興受亓敗商亓淪喪我亡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亐先王我弗顧行遯

王子謂微子也呂氏春秋紂母爲妾而生微子爲后而生紂其父欲立微子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爲後太史於一身之人自分妻妾其說迂矣然微子之命稱微子曰殷王元子蓋貴稱爾紂之沈酗爲天之降喪于殷不畏其所當畏輕侮老成之言爲災害之方興凡此所爲皆慢神而蔑人也凡牛色純曰犧體全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以爲食之亡災是爲容之謂祀無益而爲天下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以監治其民者用之斂怨致戎之道爲之不已上下如一瘠病之多而無可告語之人則商之淪亡蓋在今矣我起而言之則受其禍而商淪喪之後莫有輔其嗣者敬王子以適有道之國固將以存商也刻雕琢也刻子能自雕琢者也舊云刻子其知之素矣商之淪喪惟能者能嗣之留而與之皆亡是乃顛越之道非所望於賢子也靖定也自靖各安所當定者自獻先王即自靖爾不顧行遯此箕子之自靖也所存者大故佯狂爲奴以遯迹則紂之惡爲不可復輔矣少師遂無一言而死居當言之地也其不以告微子尚幾言之有濟事之不濟固所以死之而不可以存心也去也奴也諫而死也異行而各不失爲先王之自獻能自靖矣而不可謂仁乎孔子論仁無一言於召忽之死而與由賜辨管仲之不死惟其不死惟聖人而後知之微子在東平壽張縣

書古文訓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七

泰斷

永嘉薛　季宣

惟十ナ弎秊旾大㑹亏盟雛王曰嗟𢦏友𠷎冡雨戠
𢦏馭𠬪䰂士明聽斷惟𠀚𡋲丂物父母惟人萬物㞢
𩁹亶聰明𢓊元后元后𢓊𠂣父母今爾王受𢀛𢾺上
𠀚夅𡯂丅𠂣沈湎冒色敢行𧈮虐𣇵人𠯑族官人𠯑
丗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𠯑殘害亏介萬姓焚炙忠
𠬝刳𣀓𦟝婦皇𠀚震怒命𢦏文丂肅將𠀚畏大勛未
集𨿽予小学發𠯑介友𠷎冡雨觀政于爾惟受宅大
悛心𠧬凥𡰥𢀛𢾺上帝神示遺𠂤先宗庿𢀛禩犧牲
粢盛旡亏凶盜𠧬曰𢦏大民大命宅懲亓侮𠀚佑丅
民𢓊㞢君𢓊㞢帀惟亓𠅘𠡠上帝寵绥三亡大𣇵亡
𣇵予害敢大𢧜𠂤志同力𢂕惪同惪𢂕諗受大臣𠊱
萬惟𠊱萬心予大臣弎千惟弌心爾𣇵貫盈𠀚命𢦏
㞢予𢀛順𠀚𠂤𣇵惟𧴢予小学夙夜祗懼受命文丂
𦜝亏上帝宜亏冡土𠯑介大𠍸厎𠀚㞢罰𠀚矜亏民
民㞢所欲𠀚必从㞢介尚弼予弌人永清三𢀛𣅀才
𢀛可失

書序作十一年泰誓作十三年二者必有一誤說者謂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稱王之歲引九年大統未集爲文王崩於九年武王伐紂之十三年爲通數文王之年案孔子稱文王能服事殷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以無臣爲有臣謂之欺天文王之未嘗稱王明甚書云九年作西伯之後爾自古未有嗣君通數先君之數者書十三年武王之十三年也友邦同好之國也冢君凡有家土者也御事百執事也庶士諸軍也萬物之生莫不亶天地之性人爲物中之貴以靈於萬物而能輔相財成之也誠有聰明之主可以代天理物則可以長人而爲民之父母商王慢神虐民荒於酒色恣爲威虐之政則何以代天而子民乎古有世爵無世官罪人不孥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官人以世非復惟其賢也罪人以族延及於無辜矣窮竭天下以奉淫侈之好其罪已大至忠賢之炮烙胎孕之刳視天理滅矣文王之作固天之厭商而建其代德武王戡黎觀政以成文王之事儆以天之威罪猶庶幾乎改之紂乃安處不悛方謂祀之無益容民盜其犧牲粢盛而稱其有命在天不以有侮爲戒無道日甚可不致天之罰乎天置君以爲民師所以佐佑之也君師之職財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使天下舉安者也是故
秩有德爲天命誅有罪爲天討有罪無罪皆天而
不人其厚薄輕重固不可高下其心而有錙銖之
差也料敵之法力均校德德均校義以紂之惡不
德不義雖有天下之衆人各有心周財有三千人
皆無貳志力之不等德義固不侔矣度德量力固
兵家之至計明紂之無助所以用其人也商周之
不敵不待乎量力而慮武王大勇如是寧有意於
淫商乎紂罪貫盈受天命而誅之人心不謀而同
所以爲代商之德也貫盈滿極也惡極當討而不
討非所以奉天也不順乎天不應乎人而惟惡德
之存是亦天之罪人也受命文考猶唐虞之禪受
終受命之事蓋始王也類上帝之祭也冢土社也
宜社之祭也即位而後伐商所以代天行討也湯
武既王而後征伐君臣道絕而後可以討辠人也
天道不可見因乎人心而知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視聽在人昭假如響是謂惟民之欲爲天之矜民
也永清四海與天下更始也除其凶德而後海宇
寧一所謂永也紂存一日天下有一日之害一時
有一時之害時不可失恐其貽害也泰古太字受

古紂字孟津在河陽溫縣界

惟戊午王次亐河朔羣后㠯帀畢會王卣殉帀而斷
曰烏虖卤土ナ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譱惟日弗
足凶人爲弗譱亦惟日弗足今商王受力行亡度番
弃犂老尼比辠人淫酗肆虐臣丁化坐朋家作仇脅
權相滅亡辜籲天穢悳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ナ
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丁國天卣右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辠浮亐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ナ天命謂
敬弗足行謂祭亡益謂暴亡傷厥監惟弗遠在彼夏
王天亓㠯予乂民朕夢叶朕卜襲亐休祥戎商必克
受ナ億兆夷人離心離悳予ナ亂臣十人同心同悳
雖ナ周親弗如忎人天眡自我民眡天聽自我民聽
百姓ナ過在予弌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亐之疆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亐湯ナ光勖才夫子罔或亡畏
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烏虖卤弌悳弌心立
定厥功惟克永世

河朔河北也羣后畢會大合諸侯之師也西土有
衆并言諸侯之師曰西土者三分有二之衆西伯
之所統也徇師而誓揚言之告也善惡之辨吉凶
之所分也故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皆孜孜而

不知其是故孔子稱川流於誓者也紂咈耈老舊
有位人㣇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沈酗于酒敢行
暴虐雖鳴而起孜孜不怠臣下化其無厓莫不姦
宄草竊是好迭分朋黨怙其威權相為䲭敵無辜
之人𠑹惟其凶害籲呼上帝而其穢德遂以彰聞天
道依人而行故以人為視聽夫人無非天肖天亦
愛之如子人君愛民所以奉天夏桀之亡惟以率
割夏邑率遏衆力流毒四國而天以湯代之紂之
所為又非其比元良善士則剥喪之使人無復善
意諫輔正救則虐害之使人無復敢言不畏於天

不敬于人不事天地宗廟而為炮烙刳斮之刑安
而行之無復畏憚罪過於桀故天將以武王代之
參之夢寐而夢寐符卜之元龜而元龜吉知天意
之所在故誅紂而無疑也夷人猶齊民也民方謂
天之不降威何有戰意周之謀臣十人皆天下之
望也齊心比德何夷人之敢當邪周至也至親不
如仁人況億萬離心之不敵乎天之依人於此可
見紂之罪浮于桀武王之伐光于湯侵商以取凶
殘此必往而無戰之道也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武
王身任天下之咎固所以事天也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孔子謂行三軍之道毋以商人為不足畏而
憂億兆之非敵懍懍危懼恒如折角於人以此行
之持勝之道然也二人同心而利斷金況三軍心
德之同乎功之立成以有永世于後不成身死而
家亡矣武王誓師常言心德之同者同心所以勝
敵同德所以相親心德之同所以為不可勝也
旹亓明王𠧧大徇六帀明斱𥂴士王曰䌛虖我卤土
商孚兲ナ㬎衜亓頪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乄常巟怠
弜敬自𢇛亏兲結𡚇亏民𢧵𣶒步业脛剖臤人业心
迮畏㲻剹痡亖桼宗㐰悬回放黜帀𤓰屛弃𥘈㓝

囚伇㱏士郊坔弜攸宗庿弜亯迮奇技𡍮巧目兌婦
人上帝弜順祝夅旹喪尒亓孳孳奉予弌人龔行兲
罰古人ナ𠰌曰攺我則后虐我則𩔰獨夫受𣵀惟迮
畏𠧧女𠀍𩔰尌悳務滋除亞務本𨽸予小子𨑳目尒
𥂴士𡚻殲𠧧𩔰尒𥂴士亓尚迪果忍吕登𠧧侲玏多
ナ厚賞弗迪ナ㬎𦧝䌛虖惟我𢘓丂若日月业照臨
㸚亏三匚㬎亏卤土惟我ナ周𨑳受多方予克受非
予武惟朕文丂亡辠受克予非朕文丂ナ辠惟予小
子亡㿝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大巡明誓躬履行陣而誓之

也顯道昭然可見者用罰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厥類之惟彰也五常仁義禮智信狎侮五常不畏天命也天不絕人人之得罪於天蓋自絕也荒怠于德是謂不敬結怨于民蓋自絕于天也斮脛剖心雖作威殺戮之一事觸類皆然其毒病于四海矣橋梁壞而後有朝涉紂斮其脛賢人者天下之望而紂剖其心幸是而言其無所不至也崇信姦回則小人道長放黜師保則無復善道屏弃典刑所以力行無度囚奴正士乃其敢行暴虐謂祭無益故棄神示宗廟弗祀婦言是用故爲技巧取悅此

紂所以致天之罰孜孜不怠所以行天討也民無常懷懷于有仁是故撫之則后虐之則讎大爲淫威乃民卒世之讎也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樹德務滋欲廣其德也除惡務本欲絕其害也殄殲乃讎則務本也以登乃辟則務滋也果必也毅確也道果毅以登辟使德加于四海所以爲樹德厚賞顯祿所以勸功而勉不怠刑賞三誓而後又者深入商境始以軍法涖之也文王明並日月光被四表見于西土周之所以得天下克紂固文王之道也武王繼文王之事安敢有文王之功文王得天下而武王失之謂己有不善爾武王自以伐商必克而有克予之語以器危事寧執非敵之意耳

坶斮

旹命孚昒爽王翰𡈼亐啇郊坶埜𠧪斮王左杖炎戉右秉白旄目麾曰逷矣㐭土业人王曰嗟㦰友峕冢君馭峕司𨑃司𥜽司空亞㫃帀氏千夫兂百夫兂及盲蜀𢇁髳敚纑彭濮人爯尒戈比尒干立尒矛予亓斮王曰古人丌𠱾曰牝雞亡晨牝雞业晨惟冢业索

今啇王受惟婦𠱾是用旦棄身𦘲𥜽弜畣旦棄身遺王父母弟弜廸卤惟三工业𠬢皋逋逃是宗是長是仰是吏是目爲大夫卿士弁虣𢆶亐百姓目悬宄亐啇邑今予發惟龏行天业罰今日业吏弜僭亐六步七步迺止衆焉夫孚勖才弜僭亐三伐亖伐六伐七伐卤止佾焉勖才夫孚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亐啇郊弜御奔犇目役卤土勖才夫孚尒所弜勖亓亐尒躬大戮

牧野在衛州汲縣商之近郊御事諸侯之佐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爲軍將者大國三軍周初固侯

爵也武王巳王而猶三卿師不可益也亞次也亞旅師氏旅帥師帥以次掌兵者千夫長并將兩旅者百夫長卒長也周制五人爲伍伍有長五伍爲兩兩有司馬四兩爲卒卒有長五卒爲旅旅有帥五旅爲師師有帥五師爲軍軍有將書序牧野之戰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司馬法戎車一兩則馳車革車各一乘輕車甲卒三人士七十二人輜車二十五人戎車一兩凡有卒士百人三萬之衆而三卿爲之將以千夫將并將二旅之衆損益隨時以便於事而巳泰誓上言有臣三千指言戰

士之長獨言將馳車者甲卒伍長三百乘則三千人也亂臣三公六卿其一婦人孔子以謂九人而巳十人名不可得先儒傅會之說不敢從也虎賁即周官虎賁氏所將虎士王之營衛者也泰誓先諸侯而次周師以及西土諸夷重諸侯之師詳內而略外內中國而外夷狄備書遠人邇不在言也庸在今房州竹山縣濮不一種左氏傳所謂百濮舊說在建寧縣今江陵石首縣界然今合州自有濮水前世羣蠻處之又嶲州蠻有濮夷者巢居有尾武陵諸蠻亦然則荆梁諸蠻皆百濮也蜀今蜀

部以岷山得名巴今渝州羌析支昆侖之屬髳髳牛夷種在黎嶲州界盧以盧山得名在雅州盧山縣彭亡聚在眉州彭山縣古彭祖之邑也微水蠻在唐姚州徼外戎州羈縻有微髳二州鉞斧也旄麾戎戟也干盾也矛槍稱舉也比以次列也立卓之也把鉞秉旄以爲軍中號令舉戟排盾卓戈而聽之臨陣誓師三令五申之禮也逖遠也稱其師役之遠蓋所以勞苦之稱西土所以自別於商也占書牝雞之雊爲家破之象婦人與政猶牝雞之晨也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是爲昏弃常祀不荅

咈其耇老放殺三仁是爲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崇信姦回昵比罪人是爲逋逃主萃淵藪以爲卿大夫士則固崇長信使之也卿士師師非度而好草竊姦宄用乂讎斂是其毒逋于四海者周法五尺爲步步以齊其進退伐擊刺也擊刺所以攻擊進退不過七步擊刺不過七伐動必以法齊必有止嚴重堅整先爲不可勝者陳法之用爲軍旅之容也桓桓武也虎貔熊羆以辟其猛也夫戰孔子所慎陳法嚴而後武猛可用湯武仁義所以爲無敵於天下也迓迎也能奔我者無事迎擊所以

開其生路荀子所謂奔命貢而不獲者以役西土使有分隸離其支黨而後可與戮力也兵法得車賞先得者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謂勝敵益強蓋武之道也勗勉也不勗不恭之謂也武王數紂之過至牧野之誓然後益簡而嚴二軍相當不在乎多言也疏其大罪以厎天之威罰言非簡易不足以明民也司馬法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意也觀於禹征六誓辭之舒緩迫

切四代因時之誼爲可知矣軍禮三軍之戒無過三日牧誓之謂乎

武成

惟弌月壬辰㫄芃并粵翌日癸巳王翰步自周亏延代啇手亖月才生明王徠自啇至亏豐卥匽武攸亥歸象亏䔢山㞢昜放牛亏桃林㞢埜示兲丅弜舠丁未禩亏周廟甾甸侯衛駿犇走執豆籩粵弎日庚戌柴堲大告武成死生并歷甾冢酉泉百工𠬪命亏周

曆法死魄朔也生魄望也生明即死魄也旁近也哉始也旁死魄月二日也哉生明月一日也既生魄十七日也翼日明日也曆法以月起周書先書朔望猶春秋之舉四時逆而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而致聖人所以謹天時也曰厥四月自一月數之也四月不日非一日之事也豐文王都在京兆鄠縣華山之陽今蜀漢地桃林塞在華州華陰縣周禮圻外九服侯甸男邦采衛蠻夷鎮蕃獨言甸侯衛者內自侯甸遠及衛服記事之法詳遠以錄近也駿奔走執豆籩助祭也柴望并祭天地也受命始號令於天下也湯武還都而後大告天下待諸侯之至也其先廟後郊者告至于廟而後告成

于天也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自一月皆往伐事至豐而下歸牛馬祀郊廟誥諸侯皆偃武修文事合而言之皆其政也歸馬放牛就牧也馬牧遠在蜀漢而猶歸之者示無復乘車之意也當紂之時諸侯同惡者衆武王勝殷代紂同惡懼矣放牛歸馬所以安之也安之使懷待其遷善柔服之道武王所以一之也常武之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說詩者謂宣王之常德立武大武之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蓋武王以遏劉爲功武成而不窮瀆其兵故修文而天下服也

王若曰緐虖羣后惟先王建峕启土公劉亯竺歬剉
㞢亏大王肁亟王迹王季亓勤王冢𢦓亥丂亥王亯
𢦩氒勛延膺兲命吕故匸夏大峕畏亓力小峕褱亓
悳惟九季大統未集予小𢀈亓承氒忠厎商㞢辠告
亏皇兲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ナ衟曾孫周王發
將ナ大正亏商今商王受亡衟虣殄兲物害虐烝民
爲兲丅逋逃主萃囦藪予小𢀈旡獲仁人敢祗承上
帝吕遏亂略𠌶夏蠻貉罔不衡俾龏兲成命𨽿予東
征綏氒士女惟亓士女匪氒𢆯黃昭我周王兲休震
動用附我大邑周惟尒ナ神尚克相予吕泲兆民亡

迮𩲈羞旡戊午帀俞盟𨽿癸亥敶亏商郊𡰭兲休命
命𢀈昒爽受衛亓㫃若林𣌭亏坶埜宔ナ敵亏我帀
歬徒倒戈攻亏後吕北血流漂杵弌戎衣兲丅大𤴓
𠩐反商政政繇舊釋箕子囚𡉚比干墓式商容閭散
鹿臺㞢財發巨橋㞢粟大賚亏亖海而万姓兊服𠜂
爵惟㐅分土惟弎建官惟臤位𤔲惟耐重民㐅𢽳惟
食喪祭惇仚朙誼宗悳報珍垂拱而兲丅乿

先王后稷也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文王之祖即
古公亶父也王季文王父季歷后稷事見虞書史
記堯封之有邰詩有思文之頌史記公劉能修后
稷之業大雅有公劉詩曰篤公劉匪居匪康于豳
斯館大王避狄之難去豳居岐而民從者如市故
綿之詩序謂文王之興本由太王皇矣稱王季曰
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稱太伯之至德謂三以天下讓而
民無得而稱觀美周之詩歌王季之事則泰伯之
讓王季之受不可以常道論亦聖人之事也紀年

孔叢子皆稱王季在武丁太乙帝乙之世有讓伐
狄之功作牧居程九命作伯其勤王家如此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謂之至德雖存
商不取固已受天命矣大邦畏其力無敵於天下
也小邦懷其德安之也小大懷服撫方夏以受命
于天也大統未集商未可取而不取之也武王自
謂成文王之志則文王之不取武王之取皆從天
人之意當取而取實文王之意也有道曾孫見周
之世世修德以有道伐無道即所謂大正也無道
謂敗亂厥德於下暴殄天物謂狎侮五常害虐烝

民謂敢行暴虐逋逃淵藪謂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也仁人周之多士也以遏亂略勝殷遏劉也恭承天命華夏咸若也東征以綏士女伐商以安民也篚玄黃以昭周王鄉周之明迎王師也人心如許而猶望天之震動不敢有其德猶庶幾乎鬼神之助古人盡己盡物之際其已盡矣神羞事敗也濟民而弗之相亦神之恥也自既戊午武王敘克商事以克商後事繼告天事終言濟亂之政即武成之義也紂旅若林喻其盛也攻後以北商人自攻其上也杵兵之無刃者漂濺也濺血至於

染杵言反闘之力也舊說謂血流漂杵謂血可以浮杵而孟子之言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以至義伐不義何其血流之漂杵孟子以仁義說當世之主不以其辭害意後世不求其意未之思耳兵家蔚繚子稱武王不疲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見漂杵之非周也一戎衣甲冑之服不再舉也舊說觀政以爲十一年事伐商爲十三年事未之考也及政由舊不專乎改作也因箕子則釋之殺比干則表之商容不用則式其閭仁賢天下之表儀故武王先反之也鹿臺紂以

聚天下之財鉅橋紂以聚天下之粟散財發粟以賚天下百姓之所以悅服也聚者猶散其復反聚之邪散其積聚以還暴橫之征代將來之賦始發而散非一日盡散之也大賚所及之廣見武成者皆是非專財穀之散商書所謂予其大賚汝者也鹿臺在朝歌城中鉅橋在洛州曲周縣列爵之五公侯伯子男也建官惟賢不以世也位事惟能不以回也官大官也事庶官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也五教虞書五典也食政之本也喪祭事之大也四者國之大政不敢輕

也紂之夷居廢祀不迪王父母弟厚於積聚則皆滅棄之矣重此四者亦反商之政也惇信明義順天伐紂之事崇德報功建官分土之事信義立而天下順功德報而天下懷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無餘事矣反商由舊之政大賚垂拱之事自釋箕子而下萬世通道紂失之而武王反之出而勝殷所以爲武成也以垂拱之治終武成之書者亦偃武修文之意云書序稱武王殺紂而書無一語第云攻後以北則紂非武王之殺其死有由矣觀於桀放紂死則湯武之放弑因乎天而順乎人桀紂罪

有淺深非湯武之所能為也漢儒信尚書今文謂紂自殺武王親以黃鉞斬紂懸之大白之旗其說太甚荀子稱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而進誅紂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賈誼書曰紂將與武王戰陳其卒伍左億右億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走還寢廟闘死棄其尸于王門之外民皆進蹙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觀者搴帷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其言略與書合最可信觀商人之怨紂雖欲如桀之放其可得乎郃漢斄縣今京兆武功也邠州三水縣岐在鳳翔扶風縣程在京兆咸陽縣

書古文訓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書古文訓卷第八　　永嘉薛季宣

鴻范

惟十ナ弍禩王訪亐笄学𢀩𠧟言曰繇虖笄学惟兲会隲丅民昧叶氒凥我弜知亓彝倫卣叙笄学𠧟言曰我䎽圣昝𩩸垔𣳾水汨敶亓ㄨ行帝𠧟震怒弜畀𣳾范九𠷎彝倫卣斁𩩸則殛死命𠧟㬚興兲𠧟錫命𣳾范九𠷎彝倫卣叙

十有三祀箕子之十三年也書序武王勝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春秋之法書以歸者皆強之也史記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弗臣武王固不敢臣箕子矣未封之前猶有箕國箕國猶以商祀紀歲洪範之主箕子以見其未始為臣也武王封于蕃畿之外蓋成其志耳先儒謂改周年為祀以存箕子于商唐氏武德之元而稱隋之開皇可乎箕在太原太谷縣朝鮮今高麗國也書云王訪箕子猶虞之詢四岳即問于彼故謂之訪其書祀者亦訪箕子之意訪對皆曰乃言者道之所在不敢輕也勝敵得其父師能先師問以道武王所以大過人也箕子之告道之所當傳也天之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又有以厚其生也彝倫天

常也代天而王所以序天常也五行在天地閒最大且著生生之所賫也五物雖以賫人亦賫人以成水潤下者也由地中行則得其性爲隄防以捍其患豈水之性也哉鯀之陻之隄防之謂也今鯀隄在大名平原安陽界以捍孟門兗州之水此鯀陻水之迹禹功始於壺口鑿孟門治梁岐以無事治之而成九載弗成之功其故非他鯀陻之而禹行之也近世河患最大而治之爲尤難皆鯀之術也以鯀而不成績用況下鯀者乎五行非一也堙洪水之汨五行何也水滔天而金木土火之用皆廢鯀一人之汨亂五行之所陳者因胥失其性矣彝倫之敘與斁在物性之正不正畀不畀在天人之順不順鯀殛而禹興也豈私也哉洪範大法也九疇九類也武王彝倫之問箕子洪範之告洪範所以敘彝倫也舊說天以龜書爲賜非敢知也在易河圖洛書皆地之理龜龍之說無非鳥獸之文易象則然非畀禹之意也書言天錫天命多矣寧諄諄而命之乎如以龜書爲天之畀禹九疇則古今之受畀者寡矣欲神聖人而流入於怪非君子之道也

初弌曰五行次弍曰敬用五叓次弎曰農用八政次三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弎悳次七曰明用乩疑次八曰忌用歷数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

九疇其八言用五行不言用者五行天產之物非人之所能爲也其不言用待八者之用而五行用之也箕子論五行之汨亂汨作爲洪範之敘斁天生物而不能自用待人之財成輔相然後成其用爾亦敘也九疇賴以爲用亦所用以敘九疇也彝倫攸敘九疇之用盡矣九疇之敘始於五行萬物之本也次以人事人治物者也次以邦政政理人者也次以曆紀合天人之際也中建皇極九疇之所由敘也次以三德德所以成道也次以稽疑人謀盡而鬼神之情可見也次以庶證參天也次以福極歸之天也

弌五行弌曰水弍曰火弎曰木三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天有五氣在物則爲五行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爲五行之性於土猶言爰稼穡者食爲日用最

急土功之著者也因土性而施稼穡之事則凡地力之政五行之用必須人以成之也五味亦五行之性也有是性則有是味萬物之衆未有無其性者各隨所稟而偏得五行之性品味之所以不同也五行陳而洪範敘孰有不待五行而生且成者

弍㐅亖弌曰皃弍曰言弎曰眡亖曰聽㐅曰息皃曰龔言曰从眡曰明聽曰聦息曰睿龔作肅从迮乂明迮晣聽迮惎睿迮聖

五事人之性也其用以敬爲主敬於五者則無不敬矣貌莊曰恭言順曰從視遠曰明聽德曰聦思誠曰睿果能此道矣施之於事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悖矣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謀至於大而化之則君子之道盡矣惟聖人爲能踐形率性之謂也君子敬以直內所以率性也性之不率不敬敗之也敬之則五者之用可以入於聖人之道不敬則五者逐物而失其所以爲人禮毋不敬盡矣

弎八政弌曰食弍曰貨弎曰禩亖曰司空㐅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政養人之具也食以養生貨以懋通祀以崇本

工以利用敎以建德刑以儆戒賓以接物師以禦亂八政以農爲用農勤於本業也八政之於天下不可一日無者居之無倦則八政修而人事盡矣食貨祀賓師五者皆徒言政司空司徒司寇則言其官而居賓祀之閒者五事分職蓋非一官若治百工修刑德三卿之任不專則不及於農用矣賓禮用之接物師旅用以禦亂六事已治而後從之者也食貨祀之先於官者禮義生於富足生生知本而後政可爲也後世所以理國弊弊焉疲於食貨之政理財之任顧爲專官而不思古者井牧其田四民異業人有常產邦有常度食貨之用其積無窮不究食貨之源而責難於人宜與古不同也

三㐅紀弌曰歲弍曰月弎曰日亖曰星辰㐅曰厤數

五紀天道以紀人事合乎天道爲協五紀之用是故積辰爲日積日爲月積月爲歲厤數紀日月之度以授人時者也歲星十二歲而歷十二次故以紀歲月三旬而一虧盈故以紀月日一日而一出入故以紀日星五星也辰經星也星辰錯行日百刻而十有二次故曰十二辰六十時也厤數數往知

來明天道而授人時者人之所以及時而奉天也
亖皇極皇建亓ナ極斂旹亖福甫尃錫氒庶民惟旹
氒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凡氒庶民亡ナ淫朋人亡
ナ比悳惟皇乍極凡氒庶民ナ猷ナ為ナ守女則念
之弗叶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
好悳女則錫之福旹人斯亓惟皇之極亡虐惸獨而
畏高明人之ナ能ナ為羞亓行而邦亓昌凡氒正
人旡富方穀女弗能使ナ好于而家旹人斯亓辜于
亓亡好悳女雖錫之福亓乍女用咎毋偏毋頗遵王
之誼毋ナ作好遵王之道毋ナ作惡遵王之路毋偏

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仄王道
正直會亓ナ極歸亓ナ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
于帝亓訓凡氒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
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五中數也皇極大中也大中待人而建八極待皇
極而建也惟大可以建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建
中而五福具矣敷錫庶民人人有是中也各設乃
中能者養之以福也淫朋比德逐物而害中者也
無逐物之害大中未始不建凡其所由所為所守
動而不忘中也乃執中之道也咎失中之害也中

不可以無方執也體中盡變而不可以中議亦無
失中之害此君子之時中而可以大受者大受建
極之本聖人之事也而汝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汝正容而定辭曰我之
好是德也必能養以有福是人蓋知德而極可見
惸獨之虐高明之畏徇物而遷者也通乎中極之
道明乎一貫之理合己與物不貳其行而何惸獨
之虐高明之畏人能行之進乎是道以合內外則
身修而天下國家可治也富足也穀實也內足而
後有充實之美正人之業必自修始也身不行道

不行於妻子咎惟自作雖有受中之福不能不敗
以取禍矣偏頗也偏黨也反仄也作好作惡也皆
害於中者去其害而中道立王義也王道也王路
也皆中之著也遵循也蕩蕩大也平平坦也正直
無邪曲之見也在易復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乎天地之心端不可見一陽反乎六陰之下故天
心可得而見夫害則中不可見去其害則中道立
矣會其有極建中也歸其有極時中之謂也皇極
本不可道可道蓋敷言也敷言皇極之道見之修
道之敎天道至敎不過是也庶民是訓是行則為

以道事君可以近天子之耿光用是子民所以王天下也君臣交修蓋此道也中天下之大本也和天下達道也天子庶人是人莫不有極也建極之道必先大受大受君子之事也夫大受者不可小知小知極中之害也

六三悳弌曰正㒰弌曰信亯弌曰柔亯爭康正㒰彊弗友信亯燮友柔亯沈潛信亯高明柔亯惟辟𢓊福惟辟𢓊畏惟辟玉食臣亡ナ𢓊福𢓊畏玉食臣㞢ナ𢓊福𢓊畏玉食亓害亏而家凶亏而或人用仄頗辟民用朁忒

三德治道之所出也又用三德自治而後人可治也正直中行也剛強也柔順也強不順者理之以剛和而順者理之以柔各循其性而正之強者塞順者立則剛柔之性皆可以成正德矣友順也燮和也沈潛柔道也高明剛道也因其成德之性加之以剛柔相濟則平康正直之道矣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平康之謂也君法天而德剛臣法地而德柔乾剛坤柔平康正直之誼庶民是則是效者也作福作威君法天之動也君之玉食貴賤之有等也臣之作福作威不法乎地之順也臣之玉

食不循乎貴賤之位也臣而不循乎柔順之道越其貴賤之等下觀而化曾何覬乎平康正直之道淪乎邪放而習乎僭差民不可得而治此大亂之道也治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心正意誠則身修而德至乾剛坤柔之義無所往而不準矣故曰平康正直

七乩疑擇建立卜筮人廼命卜筮曰用曰浧曰蒙曰圛曰亯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弍衍忒立旹人𢓊卜筮弍人占則从弍人㞢言女則ナ大疑謀及廼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从龜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㞢胃大同身亓康彊子孫亓逢吉女則从龜从筮从卿士屰庶民屰吉卿士从龜从筮从女則屰庶民屰吉庶民从龜从筮女則屰卿士屰吉女則从龜从筮屰卿士屰庶民屰𢓊內吉𢓊外凶龜筮共違亏人用靜吉用𢓊凶

龜筮之作所以決人之疑也然疑非明者無以決之明者非明人事而已又當明於天地之道鬼神之情而後疑可決也故曰明用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待其言以占者非明於天之道通於人之理而察於物之象則何以知鬼神之情論從違之際易

比之繫曰比吉原筮元永貞擇人而建卜筮之元也潤澤曰雨清明曰霽陰晴曰蒙三者以其色占之卦爲驛本卦爲克二者以其兆占皆龜卜之象內卦曰貞外卦曰悔二者易筮之象非此七者而復支離繁衍其論爲差忒於龜不足用也金縢三龜一習吉此三人之占見於經者謀於鬼神之道不可必也立卜筮之人三人占而用其二以多者爲信也決稽之道先稽於心而決謀之大臣次謀之衆人後用龜筮決之五者不期而同謂之大同故占身則身安占子孫則逢吉三從二違皆謂之

吉從多而違小也三違二從則從小而違多矣故於國中之事爲吉援乎境外爲凶龜筮違人是鬼神之不從也作凶靜吉不可以有爲者吉凶悔吝皆生乎動也古人有疑而後謀之卜筮不疑則不卜矣用事之卜不敢必之於人也謀又卜筮是聽於鬼神者也鬼神猶聽而況於人乎人從而龜筮違不敢爲也謀於茫昧杳冥之際瀆之則不敬矣不必於人而後鬼神之聽不從又何卜乎古人之於鬼神其已嚴矣命卜筮者令著龜以卜筮之意而後鑽揲之也卜筮以從多爲吉雖心之謀不秦

於衆聖人捨己從人之際無乎不之用矣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旹五者來備各㠯亓敘庶艸蕃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曰休徵曰肅旹雨若曰乂旹暘若曰晢旹燠若曰悊旹寒若曰聖旹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悆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旹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旹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㠯風雨

庶徵天道也天道高高而在上若無與於人者人事之感天輒應之天人異道而同心不可知也一氣之動疾如影響天人之際其可以致詰乎蓋天得一以清人得一以靈惟德動天隨其凶吉而應非天諄諄之命天人本一道爾聖人謂天道遠人道邇修其在我足以應天人事不修天道亦違人矣存畏天之念用之於人事未嘗須臾離則貞一之道也念用庶證言不可忘也洪範大庶證於九疇之八亦本之人事耳一極備凶違天也一極無凶順天也順天而休徵應五者不失其時雖百草

猶賴以蕃人復何凶之有不能此也咎徵應之五者亢而爲常萬物罹其凶害備凶之驗亦隨人事而巳是故離之則五合之則一得之亦一失之亦一五者來備之說一其本也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此庶徵之來聖人不忘於一念之頃也肅乂哲謀聖五者人事之至故其應爲雨暘燠寒風時狂僭豫急蒙五者人道之戾故其應爲五徵之恒人爲之而天順之其要非他一氣之動而巳狂不肅也僭不遜也豫怠也急峻也蒙昏也五事不極不足以得天之時五咎

不極不足以得凶之恒世主不知戒於天災求休徵於俄忽之頃夫人尚不能感而況於天乎王省惟歲大綱也歲會也卿士惟月紀綱也月要也師尹惟日庶事也日計也上下相維小大相承天道應之而四時和歲功成庶績咸熙民變時雍天不言而四時行惟不失其倫爾修身之敎王者所以明民也師尹庶官之長修庶職以聽於六官者上逼下爲侵官下援上爲躐職侵官躐職何獨在官者失職而怠於事人之精力有限將不給於視聽百度不舉其民化而入於頗僻之域天時不順則

災害從之矣臯陶之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隋哉庶事隳哉歲月日時之旣易也庶民惟星星衆而亦著象於天者也天上箕宿主風畢宿主雨故月離畢而雨滂沱月離箕而風揚沙此言庶民之情不可不察日月行乎星次皆有常度日行南道而冬至行北道而夏至日月歲十二會爲十二月之合朔王官之治民事當如是也月從星之風雨民之好惡非卿士無以達之於上而宣之於下維綱月計是皆卿士之職有冬有夏其王綱之歲計乎洪範極言天徵諸人天人之際盡矣合五事五紀

有稽乎庶證察乎天人之際所以一天人也

九又福弌曰𡖀弍曰富弎曰康寍三曰卣巧悳又曰丂只𠊱六極弌曰凶扭折弍曰𤹎弎曰憂三曰穷又曰亞六曰弱

五福人之所向六極人之所畏然一繫乎天道非人之所能爲也因人之所向而使之向之因人之所畏而以之威之修其在人不敢取必於天洪範所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庶徵尚可以人事驗福極天道之至可以畏向而不可測知者人之所向向之其所畏畏之吉凶由人天道其不遠矣洪

範次於九疇之後爲知天道矣雖然皇極之敷言
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五福在
人固有之矣安仁者壽知足者富守道者寧率性
好德明哲保身而考終命五福惟人之所向由皇
極之建耳傷生者夭極情者疾擾患者憂妄用者
貧敗度者惡喪守者弱六極可畏亦皆自取之耳
天道在上而不可見惟人之所向畏因其天材之
篤雖未可必得之多矣君子言天道而一本諸人
事心天君也一正心而天道至矣皇建有極而備
五福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天道昭昭其要在人而

已漢陰陽家以九疇五行配合天地之數雖有稽
於易象九章之作豈直數之陳乎牽合之文自有
不能通者矣

旅敖

惟亝啇遂道衜亐九尸八蠻卤旅厎貢氒敖大呆𠧧
𢓊旅敖用訓亐王曰嗚呼明王𡬜悳三尸咸賓亡ナ
遠迩畢獻匚物惟服食器用王𠧧昭悳之致亐異姓
㞢邦亡替氒服分寶玉亐伯叔之或旹庸展親人弗
易物惟悳亓物悳盛弗狎侮狎侮君子罔吕盡人心
狎侮小人罔吕盡亓力弗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

悳玩物喪志志吕衜寍言吕衜接弗𢓊亡益害ナ益
功𠧧成弗貴異物賤用物民𠧧足犬象非亓土性弗
畜珍禽奇獸弗育亐或弗寶遠物則遠人𢦏所寶惟
臤則迩人安嗚呼夙夜罔或弗勤弗矜細行終累大
悳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氒居惟𠧧世
王

旅陳也春秋傳曰庭實旅百獒犬高四尺者九夷
東夷之國八蠻南蠻之國武王克商之後莫不厎
屬而通貢道於周獨言蠻夷舉其略耳西方絶國
以獒陳獻太保召公因獒陳訓故即以名篇明王

言古之賢君慎德自修也賢君自修而四夷賓服
無遠無近厎貢方土之物非求之也懷德而來也
服食器用爲適用於人者不適於用亦不之貢示
之好惡雖四夷之遠亦知實之務矣分異姓以明
王德所致使之世修貢職不居戎狄之後以寶玉
頒之同姓不敢私也用示親親之恩共守先王之
寶爾周之分器見於傳者若魯之大路大旂夏后
氏之璜封父之繁弱衛之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
吕皆展陳者肅慎之貢矢昭德之致也夫器待
人而重人以德守之非其人而有是器其不緣器

而重也決矣盛德之主其不狎侮人者玩人喪德知愼德之道也君子之玩百姓何觀所以失遠近之心小人之玩怨怒作矣而何力之能盡非徒此也志玩乎物亦將逐物而失本心矣志非道則不安言非道則不接定志接物而不離於道德之至也天之生物也有數人之爲力也有限作無益以害有益貴異物而賤用物則民遷於末作心力用之而分於此不爲則功成而民用足矣犬馬非土性不育珍禽奇獸不育於國皆失其性而無益也遠夷貪利之國也與之爭利則遠夷慮患而不服

不寶遠夷之物所以懷德而來邇人待上而安所以安之尊賢而已賢尊敎明而衆修其行近者悅而遠者來矣夙夜之勤勤於德也一行虧而百行隳勿以小惡爲無傷也九仞之山而乏一簣之土不足於九仞猶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矣誠順玆道所以安民而世有天下遠物非所貴也功成之主自以得之之易往往悉力於遠充其好大喜功之心遠物之來乃所以啓之也周之昭穆秦之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煬帝唐太宗明皇皆由此作有天下者之大戒也太保因西旅獻獒而陳愼德之訓及於分器之說至於犬馬禽獸之不育於國終以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則遠人格而邇人安遂謂九仞之山少一簣而功隳以戒持盈明進德之罔小是乃萬世守成之法豈一時之作乎其戒武王則然況不及武王者

金縢

旡亯𤔡弍季王ナ𤕫弜悆弍公曰𢦏亓爲王敎卜周公曰未可㠯慼𢦏先王公𠧟自㠯爲𤣩爲弍壇同墠爲壇亐峚匚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𠧟告大王王季玟王史𠧟箅祝曰惟尒元孫某𤕫厲虐𤕫若尒弍

王是ナ丕子之責亐兲㠯旦代某之身予志若丂耐多材多藝耐𠫓鬼神𠧟元孫弗若旦多材多藝弗耐𠫓鬼神𠧟命亐帝庭旉右三方用耐定尒子孫亐下㙂三方之民亡弗祗畏嗚呼亡隊兲之夅瑤命𢦏先王亦永𠆢所歸今𢦏即命亐元龜尒之許𢦏𢦏亓㠯璧與珪歸俟尒命尒弗許𢦏𢦏𠧟屏璧與珪𠧟卜弍龜一習吉啓籥見書𠧟并是吉公曰體王亓亡害予小子新命亐弍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耐念予一人公歸𠧟內箅亐金縢之匱中王翌日𠧟瘳

金縢鐍籥也占書論天道而不及人事不可以訓

故先王秘藏於金縢之匱不以示人周人發匱而占并藏其冊於匱是爲卜占故事非有意於藏也書敘謂金縢周公之作以冊言也克商後二年武王之十三年或十五年也兪古愈字有疾而不時愈諸公所以懼而圖卜也二公太師太公太保召公也穆敬也周公謂未可感我先王不可徒卜也不與二公同事即自以爲功也墠墰域也辟以禮神珪以自執自立於南方北面則三王之壇在北也冊簡書也史讀冊者也祝以告神元孫蓋嫡孫也某武王名不稱發者臣不可以名其君於冊而

亦不敢没之於廟古人之忠敬也遘遇也厲虐危殆也丕子長子之大也謂天將取三王長大之子則周公固可以代武王也予仁若考言年德之俱至又多材能技藝乃元孫將不給於鬼神之事旣受天命以安天下盛德之至可以世王下土傳爾三王之後疾之危殆人心懼矣周公自以年德材藝所以事神賢於武王武王曾無四者之賢不可以共臣僕之事然其盛德之至天下賴以安集此無周公可也武王不可無也武王而死則周之爲周未可知也天之降命旣緣武王而墜則三王之

祀亦無主矣孔子謂多能爲鄙事不貴周公之材周公自以材藝賢於武王亦此意也卜之命龜謀鬼神之道也其以辟珪俟命吉凶爲可信也屏珪辟而藏之亦不遑寧處也三龜三人占之也一習二龜之兆同也二龜之兆同吉其一未辨啓籥占驗則二兆皆吉矣周禮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周公觀體則知王之無害且三王命龜之意亦不以周公代之直欲君臣共爲永圖以終周道故退而俟命知三王之顧念武王而待其有瘳耳納冊匱中并占書藏之耳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

其吉凶觀周公之作金縢爲與於天地鬼神之道矣知壽夭之不貳知至誠之感神不言命而誠是求不愛身而愛天下精誠之至天道順之王卒有瘳爲自作元命矣後世未究於精誠之學動輒委諸天命人道不至其何以知天乎金縢惻怛之爲周公眞知天也

武王死𢍰管笮及亓羣弟𠧟沶𧥢於或曰公將弜移寎孺学周公𠧟告弍公曰我㞢弜辟我亡吕告我先王周公凥東弍秊𠟭辠人斦得亏後公𠧟爲詌吕台王名㞢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𩛛未穫𠀡大

雷電吕風禾盡偃大木所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
弁吕启金縢㞢書乃得周公所自吕爲功代武王㞢
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
勿敢言王執書吕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
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吕彰周公㞢德惟朕小子
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㞢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
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㞢歲則大
熟

管叔鮮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所謂三
監也殷之舊都跨河南北武王殺紂立武庚分三

叔以監殷民故謂之三監管今鄭州管城縣蔡蔡
州上蔡縣霍晉州霍邑縣三叔爲方伯連帥所以
監諸侯者黃帝置左右監監於萬國於周爲二伯
之任而九州之牧亦爲之監周官所謂建其監也
舊說三監謂邶鄘衛而管蔡武庚尹之以金縢考
之蓋皆叛於所封不在武庚之所也霍在冀州則
霍叔冀牧周穎湛爲荊川蔡在汝濱則蔡叔荊牧
波滏爲豫浸則管叔豫牧也滏今在蔡水水經作
沙音蔡其故道至義陵入淮武王崩而成王幼周
公攝政古之道也三監謂周公將害孺子蓋欲激

其所監殷民與之爲亂其挾武庚而動正可知也
成王方惑流言之聽周公遽爲東征以京師付二
公與周大夫無王室之憂矣王不已知而猶不憂
王室則周之王官皆極一時之選流言之惑其能
久乎周公自謂不親行法則無以見先王東方之
憂不可忽也居東三年而後克成王亦知前日之
過其平東諸侯寧王室非以力服人也罪人斯得
脅從亦不治矣鴟鴞之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
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

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
音嘵嘵詩序以爲周公救亂之作求之所書蓋東
征之後也東征之後而猶以詩救亂王心未正則
亂生猶未已也鴟鴞惡鳥也既取我子以語前日
之亂無毀我室懼亂生之轉甚也念鬻子之勤閔
則思保後之計未陰雨而塗牖戶爲備之有素矣
然猶或敢侮慢況無室乎今我手之拘攣以有捋
荼之苦蓄租之勞口病而不得言其故何也無室
家之故爾辭之於鳥羽毛之顦顇可憐者必其巢

爲風雨之敗嘵嘵之叫豈得已耶然則所謂室家蓋歸宿之地也成王未知圖安之道故託言前日之亂而救之於未然夫浮議之能動人以人心之無立也室家成矣何風雨之患耶惡鳥之戕亦無自而來矣誚責也未敢誚公疑之而未決也雖於公無責言之失然終不能釋然也疑而能詳復如此豈有不明之事居東未復實有待乎王之自悟二公素知周公之事而未可以口舌辨故因天災之至以禮導王穆卜發金縢而得周公之策則王之心固已感動諸史百官又謂周公令勿以告則

周公之至爲不得已於攝王之政矣二公與周大夫初不以周公之素告王必使王之自悟古人致君之道豈徒爲朝夕之計哉周公居東而不疑是亦伊尹放王之道也成王執書以泣感之至矣懼災而卜知其所以動天則不卜而知懼古人之於卜筮其不苟也如此新逆所以迎周公者不敢用前日之意我國家謂朝廷之禮也遣使迎公而王出郊以送所謂禮亦宜之者也反風之應可以言天道矣反風世有之矣偃禾之起蓋未之聞也大木所拔亦言禾也木偃之禾而築之亦熟三公輔

相之際曲成天意之所存矣周公初作金縢之策烏知後有流言之事成王見災而懼亦豈有意金縢之說精誠之感若合符契天之變見諄諄應之至誠感神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天地感動於積年之後豈不昭昭矣乎成王幼未有知其能見災而懼一覩周公之策立知天意所在爲之罷卜即日至郊周公所以悟王二公所以輔導成德之至其視流言惑亂之日遠矣世之論致君者皆取於伊周之道顧以爲諱而卒不能成君德性之所長付之無可柰何蓋亦不思耳矣孟子以吾君不能謂

之賊其知伊周之道乎周公故邑皆在鳳翔天興縣

大誥

王若曰繇大𢍏尒多𡴀越尒馭叓弜弔兲夅创亏𢦐家弜少延𣶒惟𢦐幼沖人孠亡畺大厤舢弜艁喆迪民康矤曰亣ナ耐𢦏知兲命巳子惟小学若𣥠囦水予惟𨑒求朕卣洊尃賁尃歬人𤔡命丝弜忘大𢀩子弜敢閉亏兲夅畏用寍王遺𢦐大珤𪚩𦇧兲明即命曰ナ大囏亏卤土卤土人亦弜彭越丝蠢殷小𠐿㢟敢紀亣叙兲夅畏知𢦐戜ナ呰民弜康曰予復反鄙

𢦏周旹今𢦔今翌日民獻ナ十夫予翊㠯亐敉寍武
圖珍𢦏ナ大叓休朕卜并吉繇予告𢦏友旹商粤尹
氏𡲬士馭叓曰予𡕒吉卜予惟㠯尒𡲬旹亐伐殷逋
𦔮臣尒𡲬旹商粤𡲬士馭叓宔弜反曰囏大民弜彭
亦惟圣王宮旹商室粤予小学亐翌弜可延王害弜
莫卜繇予沖人𠑹悤囏曰繇虖允𢦔𡖊寡哀才予艁
天役遺大投囏亐朕身粤予沖人弜卬自卹誼尒旹
商粤尒𠇍士尹氏馭叓綏予曰亡毖亐卹弜可弜成
卣寍亐圖珍巳予惟小学弜𢽬替上帝命天休亐寍
王興𢦏小旹周寍王惟卜用亨綏𠬪𢆶命今天亓眛
民𢓸亦惟卜用繇虖天明畏弼𢦏丕丕𡉚
繇若也大告布告也庶士多士諸臣也尹氏師尹之官也大告諸侯并其臣下即名篇之義也弗弔不至也降割大創也不少延洪武王之年此天道不至而降喪于周也已發語辭沖幼也幼沖人成王自稱無疆歷服天之歷數也不至哲順未知所以安民況王命之難知其何以知之也是故恐若涉淵將求康濟之道厚自修飾以大先王受命之功武王之喪不可揜也寧王武王號下所謂寧武寧考寧人者皆武王也武王繼天命而受命卜子

孫之祚命有將作難于東國者而西土之人亦有不靜此言武庚之亂三監將趣和之武王已知其然無能爲也西土周也由東國言之也蠢動也腆厚也今日之亂果符於武王之卜以武庚之不厚乃敢紀殷之敘者因我國有大禍民不寧處乃曰我將復起反以周爲鄙暴之國動之明日民之賢者乃有十人贊我以撫圖寧王之功大事指言用兵卜之并吉謂十人之謀而卜之亦吉也以此決志告諸侯以東討彼殷之逋逃播越之人臣豈能出我所卜而爾多方反以爲難之大民之不靜謂自我出我當考求自敬不可加兵於彼反以我卜爲妄而爲何不違之武王猶前卜知殷難之興今豈不能卜知其敗故我長思此亂鰥寡遭之爲可哀役由天討而興實惟以天以是患遺我我猶不我自恤在爾庶邦之義當以無恤安我而勉我以武王之事今我不敢廢天之命役不可已且天眷佑先王起小邦而有天下亦惟卜之受命天今佑民以討殷亂況亦命於吉卜豈非天威明著輔我之大業者用之征伐豈不宜哉武庚亂而征之固其宜也大誥之作首言龜卜之驗似非征討之

義兹實周公用兵深意固加詳也武庚之亂自武
王之卜而世固已知之武庚之用其民亦以是卜
爲證周公明前卜之驗申今卜之可信以此動衆
固所以用之也聖人之兵固有必勝之道隨機應
變亦人情而已也救撫也畀畏也恤憂也予小子
王者在喪之稱也害何也卬我也
王曰尒惟舊人尒丕克遠省尒知寍王若勤才兲閟
毖我成珍所予弖敳弖極卒寍王圖事𩁹予大化誘
我友邦君兲棐忱𧥣亓于我民予害亓弖于前寍人
圖珍卣弖兲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害敢弖于

前寍人卣受休畢
舊人謂其嘗事武王旣爲舊人宜有遠見先王之
勤勞事當備知之天道之不可推者謂之閟武庚
之亂非周之所宜有所謂閟也夫天之閟欲使我
知畏而有成功之地則我何可不卒先王之業今
誘多方而不用威罰實以大化使之天輔我誠必
考於民而後我聽天之勤畏我衆亦若人之有疾
吾爲先王之世其可不虞天意終畢先王之功以
此感動舊人將以動其心耳大化之誘能加此乎
閟閉也棐輔也忱誠也周書自大誥後一篇之内

而屢稱曰王者申言之也
王曰若㫖朕亓逝朕𠔃𧨏日思若考𢓊室旡厎金乒
學卣弖肯堂矦肎構乒父菑乒學卣弖肎𥞥矦肎穫
乒于翊亓肎曰予有後弖弃𡉚𩁹予害敢弖越卬敉
寍王大命若兄考卣有友伐乒學民敉亓勸弖救
昔昨也如昨之意其行已久由日思艱大之言故
爲反覆詳究辭父作室已有成算而子堂之不建
室將安結又如耕作子猶播之不繼況成而穫父
之敬謀田宅其肯自謂子孫將無弃此基業以此
當知先王所以望吾子孫之意不可不及吾身撫

先王之大命終畢其功且父兄之友朋攻伐父兄
之子爲之臣隷將以父兄之故勸其伐而不救其
子乎抑以父兄之故而其子之云救乎此以武王
辭諸父兄成王爲父兄之子諸侯爲父兄臣隷商
人爲父兄之友喻以天倫之義以解諸侯之惑則
周公之征伐武王之效命皆所當務不可得而已
者構結架也菑耕治也播下種也穫收刈也
王曰嗚虖𩁹才尒庶邦君越尒御事爽邦繇哲亦惟
十人廸知上帝命越兲棐忱尒旹宔敢易金矦今兲
夅戾于周邦惟大𧨏人誕以胥伐于乒室尒亦弖知

兲命丕易予曶忌曰兲惟巻殷砦嗇夫予害敔丕只
朕畮兲亦惟休亏寿寍人予害亓極卜敔丕亏从衛
寍人ナ指畺土矤今卜并吉𢑢朕𨑛㠯尒東征兲命
丕替卜敶惟砦丝

肆恣也肆哉以諸侯之論爲恣而非法也爽明也
明國有賢乃有十夫能知天意所在豈非天輔我
誠爾亦何敢慢天之法今周有大災害彼大作難
之人與其強鄰共伐爾室爾亦安得不知是事且
天命之不可易我永思之天將以我治殷如農夫
之去莠則何敢不終我畝天之寵我寧王則有元

龜之兆在我安能窮此卜事既爲天之休命其敢
不從以循前人撫疆域之所至況今卜之又吉故
東征而不疑天命無有僣差卜之所陳如此觀於
先王之卜可以決知今卜之驗前卜之信今卜豈
不信乎卜之所陳蓋天降命云爾三監之起此王
法之當誅而不可緩者觀於大誥之語蓋周公東
征而諸侯不以爲善寧以天下久苦紂亂厭於用
兵以爲武庚無能賴三監爲之助觀周室之仁義
謂可修敬而服是乃習於仁義之說不通其變
公自以我之不辟不可以告我先王則其東征之
初衆人固不識矣以大誥之哀念鰥寡不卬自恤
東征之役其可緩邪大誥以卜明民而斷以十夫
予翼十夫素爲天下信其一時之望乎

敚孚㞢命

王砦曰繇殷王元孚惟乩古宗悳爲臤統承先王攸
亓礼物迮圚亏王家與或咸休𠬢世亡窮繇虖乃祖
成湯亨亝聖廣囦皇兲眷右𨑛𠬪氒命攷民㠯寬除
亓衺虐功加亏旹悳乖後裔尒惟踐攸氒繇舊ナ令
𦖞𢟚眘亨孝肅龔神人予嘉乃悳曰笁丕忘上帝旹
歆丁民祗叶𦗂建尒亏上公尹丝東夏欽才𨑛尃乃

訔眘乃舟命衛繇𠦑嘗㠯蕃王室弘乃剌祖律乃ナ
民𠬢妥氒位毗予弌人丗丗亯悳万邦迮式卑我ナ周
亡斁烏虖𨑛才惟休亡替朕命

元子嫡子也稱之子賜之命謂宜爲殷後也微子
爲商世嫡固矣紂已越次而立代殷之治不可易
也故因武庚之叛更封殷後以正商祀先王之於
前代已然之事其不好爲異論如此崇德尊義也
象賢繼世也考古崇德之意故傳後以象前人之
賢先王國雖已亡猶世其統使修治其禮樂而無
廢墜於後萬世得以有考天子待以客禮不敢臣

也國不廢絕先王之後而先王之禮樂不失其傳與國咸休俱有無窮之美也不名微子亦不臣之義也齊一也淵深也齊聖廣淵湯以此德格天而受命者行其寬政除夏桀之邪虐功見於當時德流於後世者爾能修行其道休美夙聞恭謹全身克終孝道齋以祀神敬以臨下故我謂爾之德篤而不已可以享上帝可以和庶民故命爾為上公正此東方之國訓以施敎汝賢宜布此論服命建官之事不可輕者循典常以修乃政所以懋王室之治進乎成湯之道安國治民之本也身安國治而後可以毗助王化後世仰爾之德天下惟爾之法而王室賴以無厭此我命爾以休美之道不可易也武庚初誅而立微子於宋成王周公急於存商如此微子之命初無一語及於商亡與武庚之所以誅其論成湯亦不言代桀之事重傷微子之意可謂愼矣告戒之語緩不迫切可以想知微子之德先王不臣之禮矣書序命微子代殷後商之亡也微子固不立當微子之去商　人知商之滅武庚之立固其理也求於商書去商之始微子固以存商自任父師之告亦以商祀責諸武庚之亡

卒為商後古人處事之遠出處之際未易輕論其德為可知也初武庚之立仍居朝歌微子更封宋公其國在應天府宋城縣亦商故地亳都之圻内也

書古文訓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九

永嘉薛　季宣

康𢍰

惟弍月才生霸周公初𡉚迮新大邑亏東或条三巳民大咊岁厌甸男峀采衛百工𢻱民咊見士亏周周公咸勤𠧴㴱大𢍰𠃭王𠰩曰盟厌朕亓弟小𡥈𡉏惟𠧴丕㬎丂彣王亨明悳昚罰弜敢侮鰥𡩠𦚏𦚏祗祗畏畏㬎民用肁𦨶戏區夏越戏弌弍峀㠯攸戏卤土惟旹怙冒𦖞亏上帝帝休兲𠧴大命彣王殪戎殷𨒪㪅氒命越氒峀氒民惟旹敘𠧴𡩠兄勖𦶇女小𡥈𡉏圣丝東土

三月之望周公作洛之歲也召告篇敘其月朏在丙午歲曆法九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謂之朏推望生魄己未日也先此庚戌召公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乙卯周公至洛觀於新邑營丁巳郊戊午社于新邑以上初基新邑之事諸侯未始至也既望而諸侯以其衆至樂於供事謂之和會侯甸男書邦者無不至也采衛略矣故用書命亦止於甸服百工諸侯卿佐播民和而見士致民和會之意而見其長也其民不可盡見以禮見之而勤勞之也洪廣也廣言治道大誥諸侯而致之康叔

康叔蓋諸侯之長也書序以殷餘民封康叔康誥乃洪大誥辭若不類在書封爵固謂之命誥非命也康叔封於舊商之地固巳長諸侯矣康誥稱康叔曰孟侯誥於庶殷而授之其伯尓叔封衛國初都朝歌地在衛縣今并入黎陽周公稱王若曰者以王命告若後世承制奉旨之事直以康叔為弟而謂之小子周公自以意告稱王之命而巳丕顯大明也自明其悳既明民而重慎刑罰此文王所以大明於世者不敢侮鰥寡為惸獨之可哀也不虐無告而又用所當用敬所當敬威所當威以此明民所以造周室者西土庶邦賴以修治皆恃文王覆冒之悳大美文王之聞俾我商而代之遂受命而撫諸侯我則不敢不勉爾作孟侯於東土亦文王之悳是賴可不勉邪周公自謂寡兄猶寡人也

王曰䋣虖𡉏女忎才今民將圣祗遹𠧴彣丂紹𦖞衣悳𠮦𨑒尃求亏殷先嚞王用保乂民女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𦖞繇古先嚞王用康保民弘亏兲若悳裕𠧴身弜廢圣王命王曰䋣虖小𡥈𡉏恫瘝𠧴身敬才兲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𨑒盡𠧴

心亡康玗㑗念𠀠亓乂民㦲朕曰忍弜圣大亦弜圣
小戆弜戆楙弜楙巳女惟小孚𠀠舠惟弘王應采殷
民亦惟助王宅天命𢓊新民
念今所以臨民在乎敬述文王之事繼文王之令
聞而服行其道悳之語廣求殷之先王安民之道
與商之舊人所以處心而訓民以所知者益求由
古以來賢君安民之道引進己之天性順成尒悳
自汝出者豈不裕如惟王命之攸行蓋亦不出此
也恫瘝疾痛也明於道者其逸如許未明此理當
如身之疾痛敬之不急將得之也天威雖曰可畏
其實輔於有誠人情雖曰易知小人亦爲難保盡
心加敬而不移於逸豫之好然後可以安民怨惡
之興無小無大而皆足以爲患加惠爲悳之楙然
非所惠則亦有害於悳而怨惡之所生也故君臣
者不可不敬服用此語所以弘大厥悳因民所保
而以爲民之保故謂之應果爲民之應保乃所以
毗天子而保天命作新民悳不過若是而已殷民
殷之遺民也保應謂之作新蓋成其天性耳修己
以敬而能作新民悳修道之敎不在乎敎督之也
王曰鳥虖圭敬明𠀠罰人大小辠非眚𠀠惟只自𢓊

弜𩀱式尒大年辠小𠀠弜可弜㦻𠀠大大辠非只𠀠
惟眚災適尒死衜極年㪵旹𠀠弜可㦻
周公之洪大誥先修身而後用刑虞書象以典刑
以爲欽恤之始是亦一道也舜之眚災肆赦怙終
賊刑周公於此詳之其難其慎如此讀書而能觸
類而長始可與之言書罰之敬明即所謂象以典
刑者有典刑以爲民效則刑可以無用論辠輕重
此明敬之一事尒蘇氏嘗問之明法者此乃周公
假設之法甲乙二人皆犯死罪甲之罪小於乙然
其罪非眚乃惟終之當殺而不可𢽍乙罪雖大非
終之者乃眞可𢽍亦虞書之旨也自作不典式尒
此小人之無忌憚者常於非法之動怙終而可殺
矣式尒常然也適尒適然也旣道極厥辠以理盡
其辭也出人之死必待獄成而後斷者刑不輕用
亦不敢輕赦以悳姦也原情議罪而赦之以義非
人之所能爲也
王曰鳥虖圭大敘旹𠀠大明舠惟民亓敕楙咊若大
豩惟民亓畢弃咎若采𡖉孚惟民亓康乂非女圭㓷
人㦻人亡或㓷人㦻人非女圭又曰劓刵人亡或劓
刵人王曰外𠭊女敎旹臬司帀𢆶殷罰大倫又曰𡢃

囚舠忘丕六日㞷亐旬旹丕蔽𡢈囚王曰女敷旹臬
叓罰蔽殷彝用亓誼刑誼㦰勿庸㠯次女㞷𠧩女盡
孫曰旹敘惟曰未𠂇孫叓巳女惟小子未亓𠂇若女
㞷㞢心朕心朕悳惟𠧩知凡民自㝵辠寇攘姦宄㦰
越人亐貨暋弜畏死罔弜憝

有敘有本末也修身以敎治之本也弗率有罪治之末也自明服用之道民將正於大和敬若恫瘝民將率悳遠罪懼傷民若嬰子民將入於安治天下有罪在予一人率此而行爲治之有敘矣凡刑殺人劓刵人與寛刑殺劓刵於人皆有常道義刑

義殺非汝之所能爲勿庸以次汝封此生殺之道也稱又曰者史官承上之説略去其辭外事承上之文猶今云此外也臬節也陳時臬事以此道爲之節也司尃也司師尃以臬事爲法則殷民刑罰皆當於有罪矣要囚獄辭也丕蔽要囚大究其情蔽之以義也服念之久而後丕蔽以義其無冤濫之失乎自有臬事之陳又蔽殷之常法惟義所在非汝之所能爲也在汝足爲能順於罰用罰眞有倫尒猶能以未順爲念則盡善矣女雖小子而人莫有如汝之心康叔能知周公之悳之心所以爲

賢於人者勝殷而首封之命爲侯伯實爲悳舉寧私於小子者乎寇攘姦宄強不畏死之人至於劫奪殺人乃夫人之所惡是厥罪爲自作議罪者何心乎暋強也憝惡也

王曰㞷元惡大憝矧惟弜孝弜友孚弜祗服乓父叓
大𠢇乓丂心亐父弜耐孚乓孚𠧩疾乓孚亐弟弜念
天顯𠧩弜克龔乓兄兄亦弜念鞠孚哀大弜友亐弟
惟弔丝弜亐我政人㝵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𠬪曰
𠧩亓遬繇𢻫王迮罰㓝丝亡赦弜衛大戛

元惡之人誠大可惡不孝不友其惡如之文王之

罰固曰刑茲無赦雖然骨肉之際當以天性理之先王先立君臣父子以權之蓋不以常道理遽致文王之罰則將入於少恩子不孝而父傷心父不慈而惡厥子弟無天性之敬兄不念親而友所以致此豈非爲政之罪天常之在人者泯亂如是誰之過歟遽欲盡文王之刑是爲弗率常道骨肉之愛自此離矣戛常也刑人將以納人於道弗率大常非所以爲政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孔子斷魯人父子之獄蓋謂此也周公深其語而見其情者此可言之諸侯

羣吏非所以勵民也如臨政者皆知修身之可以爲敎天性之可以感人而用之於骨肉之閒民知親愛而孝弟篤矣百姓不可以語然惟可使由之文王爲不孝不友之刑民之大防云耳

弜惟外庶子訓人惟氒正人越小臣彭節𠧪別𠬪尃䑓民大譽亡念亡𦳹鰥氒啇旹𠧪弘亞惟朕憝已女𠧪亓誓繇丝諠衛懒亦惟啇惟兵亡耐氒冢人越氒小臣外正惟豊惟虐大放王命𠧪非惪用乂女亦亡亡亯敬箕𠧪繇袁民惟亥王𡉈敬忘𠧪袁民曰我惟𠂇及則予弋人吕斁

庶子周官之諸子訓人訓誦之屬正臣官長小臣奄豎諸節階級爲吏者上言爲政故此以外言之敎訓之官至於百官僕吏所當分職布位樹風聲以作民不思其所當爲反爲君上之病長惡如此我亦惡之雖然尔若遽以此義誅之亦尔君上之罪彼之不循職分亂乃官常致汝惡聲爲國之累非君養成其病亦何能致此乎必其君長身之不修道不行於妻子奄豎小臣至於外官之長得爲虐威以干其政放敗王度豈專彼之罪哉汝惟不能修道化之故不臻於治耳是故不可不循敬典用以裕民裕民之道必由文王之敬忌行之恥於不及文王則裕民之道盡天子且嘉之矣斁厭足也裕寬也敬以寬民修身而治之也修道以敎寬之而不急也内求諸己而不求於物是以惪至而民依急於近功則不達矣上言齊家此言正國雖其罪或可殺一皆歸之君上修身以敎所以無爲而治也聖人之刑不失有罪康誥之作所以厲人君也

王曰𡳿奭惟民迪吉康我旹亓惟殷先嚞王惪用康乂民𢓊求弜今民亡迪亡適亡迪則亡政亖氒旹王曰𡳿予惟亡可亡𧩼告女惪𡉈說亏罰𡉈行今惟民亡靖未𢧐氒心迪屢未同奭惟天亓罰殛我我亓亡怨惟氒辠亡在大亦亡在多弜曰亓尚㬎聞亏天王曰繇虖𡳿敬才亡𢓊怨勿用非謀非彝蔽亏忱丕則敏惪用康𠧪心顧𠧪惪遠𠧪繇袁𠧪吕民寍亡女瑕𠄎王曰繇虖𦂶女小子𡳿惟命亡亏常女念才亡我𠄎亯明𠧪服命高𠧪聽用康乂民王若曰𢓊才𡳿勿替敬箕聽朕告女𠧪吕殷民世亯

奭惟民迪吉康以道明民是乃安吉之道殷先哲王康治其民用此道耳我當率循此道以副民之

所欲彼有求而皆得君之所作有以充民之求也
求者無有窮盡應之亦無窮盡作求之道非悳之
至何以哉作求之道如許而今民有不迪矣豈無
故民之弗迪由我之無以順適之也我弗迪而彼
弗迪則何善政之有邦作民求無是事也不可不
監悳之説也悳非可説觀罰之行而後悳可言也
民之不靖亦惟君長之罪而人本心之正未始戾
也屢道之而終未一者未有以明之耳有以明之
則將人人自明同歸於道矣不然以道明民一其
心志而亟行其罰天誅將及於我我不可怨矣人

小小之罪尚不可犯況顯聞於天乎觀天行罰之
誅悳之作求不可不求之也作怨非人情之事也
非謀非彝狂妄之作也臨事而蔽之以誠自無怨
妄之作而又甚敏於德蔽忱之道必自平心始也
平心觀德以遠乃道行有餘裕則可以安民矣無
瑕玷之可指無殄絶之可憂修之於身措之於天
下而準矣天道不可恃念之勿忘則可以無失我
祀之絶亦惟弗念之故明其服命則爲善者勸有
賢者之助高其聽聞則德言日至而所見者遠民
之安治不出此矣敬典爲典常之敬守守而勿失
則何亡國之有乎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亏妹邦乃穆丂文王肇國在西土乃
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
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
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
子有正有事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亡醉惟曰
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丂之彝訓越
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
事厥丂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

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
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
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
王家

妹古沬字沬水在衛之北沬邦衛也少正官之佐
也衛承紂之舊俗其民沈酗於酒武王既封康叔
故陳飲酒之戒爲法以告衛邦刑以重刑亦隨時
之義也昔文王朝夕告戒西土羣下使之畏慎於
酒非祭則酒不用蓋天之降命惟祭祀則有酌獻

受福之酒而有淫亂敗悳之禍天威之至惟酒之故尓故文王之告官正執事無以飲酒爲常惟祭乃飲然猶將之以悳無量而不及亂使民道其子弟加愛土地所出子弟勤於穡事無暇思飲心化於善莫不安受父祖之敎無小無大皆以成悳妹土今爲股肱之國民當繼此而爲純悳之事種藝黍稷懋通貨財以勤供養其親其親嘉之乃得洗腆之勞士夫賢者大進於悳爲國老成其君尊之乃得養老宴饗之飲此吾敎意宜常聽之又當遠乃觀瞻以成中悳喜怒哀樂一皆中節而可以稽之於道進此以供祭祀有以受其介福至於安逸之地如此則稱王官之選宜於官正執事之職天亦順成尓悳乃有無窮之聞周公將欲敎使其民勤於力役供養士夫修悳以謹官常使之各有所安以忘飲酒之好移其心志固所以善之也夫人心無常靜則思動酣酒沈湎狂惑淫放之禍因之以生酒之於人害悳多矣是必有以役之於此奪之於彼其習之久固將忘之孔子猶以博奕賢於無所用心況於勤事而進悳聖人之敎豈徒然哉禁之而無以移之終亦不行而已洗腆勞酒今行

人歸者有洗泥之飲也

王曰坣戜卤土棐退凿𠭯馭叓小孚尚亨甪文王敎弜𦠆亏酒故戜皇亏今亨受殷之命王曰坣戜耆惟曰圣昝殷先嚞王廸畏天㬎小民經悳秉嚞自成湯咸皇亏帝乙成王畏相惟馭叓氒棐有龔弜敢自暇自佾矤曰亓敢宗㱃越圣外服侯甸男衛凿柏越圣內服百僚歷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凥宔敢湎亏酒弜惟弜敢亦弜暇惟助成王悳㬎越尹人祗侵戜耆亦惟曰圣今後孠王但身氒命宔㬎亏民祗呆越𡚶弜昜延惟氒𦃇㸒佾亏非𢑴甪燕𠷔威儀民宔弜衋𠊱心惟巟𦠆亏酒弜惟自息迺佾氒心疾很弜亨畏死𡰪圣商邑越殷或威亡羅弜惟悳馨香禩登耆亏天延惟民𡚶歷羣自酒腥耆圣上故天夅𠷔亏殷宔㤅亏殷惟佾天非虐惟民自警𦨴

周之輔佐及諸侯之臣能用文王之敎不常飲酒此周所以長保天命殷之明王爲道在己而畏天之顯道故其臣下皆有常悳以執其智自湯至乙成德之主所爲咸感之道者與其敬畏之相下至執事之臣及其輔佐莫不敬恭不敢自暇逸亦何敢相高以飲故自外服諸侯內服臣下至於里居

之民亦莫敢飲至於沈湎唯以助成王悳之顯有所不暇尹正也正人者正己而人自正敷天之下不令而從君之所以定位於上也在位者勤於事在下者勤於力百志惟熙而王道明於天下故曰不暇自逸助王悳顯君有常尊之勢所以爲定辟也侯甸男衛之君稱伯舉其長也亞次也服服休服采之官也宗工大臣也帝乙紂父也易稱帝乙歸妹多士言其明悳恤祀多方言其明悳慎罰呂氏春秋以爲常欲廢紂爲法而止蓋賢王也史記言其悳衰非是書言自紂以前主尒後王紂也酣

酒溺於酒也不明天命而不惟民之保斂怨乃不可奪恣於淫佚非道禮度廢於燕樂而民皆痛傷心其故非他惟厚於酒而不知休息以至於荒佚尒心之很疾死之不畏皆由酒之亂性故雖國滅而不之憂也可以動天惟誠與悳紂不之務斂怨於民無誠悳之馨香乃以民之怨毒羣庶酒荒之失腥聞於天天之喪殷惟荒逸之故尒非天自爲畏虐人殷酒荒之罪自取之耳監殷王之興喪與周所以爲周酣飲之戒不可緩矣盡痛也

王曰𡈼予弜惟聚丝多𢍏古人ナ𧥣曰人亡於水監當亏民警今惟殷隊氒命我亓可弜大警故亏旹予惟曰女劼毖殷獻臣矦甸男衛矦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尒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女剛制亏酒氒或誥曰羣飲女勿佚盡執拘㠯歸亏周予亓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亏酒勿庸殺㞢姑惟教㞢ナ所明言乃弜用我教辭惟我弌人弜恤弜蠲乃事旹同亏殺王曰𡈼女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亏酒

劼固也獻臣賢人也太史內史官名也百凡也事羣下也服休事君以道之臣師氏保氏之屬服采

執事之臣也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也太史掌邦典內史掌邦法者在王室則貳冢宰在諸侯則居賓友之地司馬司徒司空衞國之三卿也三卿稱父諸侯字命卿也圻父掌封圻之稱農父掌民之稱宏父掌事之稱若疇以待咨詢薄違以正過失若保以備師傅諸侯之有三卿天子三公之職也監水可以見形監人可以見悳以殷爲監則酒荒之敗不可以不恤撫恤也取法於下持以自修此固人君慎悳之道殷地諸侯之賢自宜取以爲法況於內史太史之友宗工服事之臣上至三

公皆以定君爲職豈可不以爲監況汝自將剛悳
禁戒於酒所以禁人亦當盡用剛道人有羣飲之
事則當執歸京師我將殺之此剛悳之用也酒能
溺人之心非剛無以自制人之沈酗非羣飲之故
也飲不羣則不久亦無荒敗之累朝夕從事雖欲
已而不可相高於飲者惟羣飲者爲然耳諸侯凡
人有罪自可專殺況於方伯之重不當以歸天子
必東歸於天子者蓋無殺之之意使係縲於道路
困頓於拘囚悔恨自咎於心則自新可冀矣曰予
其殺非果於殺之之辭不使諸侯殺之存心於教

誨之也罪人必待告而後治人君無事於察也故
雖羣飲之惡亦須告而後行殷之諸臣百工久安
紂之無道未能無湎酒之過但非羣飲亦姑教以
先之不教而誅近於虐矣身先剛斷于酒乃頒酒
禁於下責以官職輔導之事而使明知吾惡於酒
無不享吾剛悳用以自新則酒不禁而止教之不
聽是無君上之恤其事廢而不潔可以明其湎酒
如故終無遷善之意亦當執歸天子而同羣飲之
殺矣朕毖所守文王愼悳之道典聽而服用以爲
常也司官也方伯之官所以率諸侯者人君之官
所以長民人者典聽朕毖剛制于酒是爲官職之
辯辯之弗問民何法焉沈湎其民君之罪也所以
責方伯邦君也酒誥前誥妹邦周公教民之辭其
後語封所以責方伯者教民緩而不迫責方伯者
嚴而詳備民當柔之以道方伯諸侯以悳服人者
也

杍材

王曰𡉚吕氒歴民臮氒臣達大家吕氒臣達王惟峀
商女若亙粤曰我ナ帀帀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
它厲殺人亦氒商先敬勞肆徂氒敬勞肆往姦宄殺

人厤人宥𦨊亦見氒商事戕敗人宥王启監氒𤔔爲
民曰亡胥戕亡胥虐𡉚亐敬寡𡉚亐嫣婦合繇吕容
王亓效峀商越馭事氒命害吕引敎引恬自古王若丝
監亡卣侇惟曰若乩田旡勤尃菑惟亓敷攸爲氒畺
畎若迮室家旡勤垣墉惟亓斁垩茨若迮杍材旡勤
樸斲惟亓斁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旡勤用明悳褱爲
夾庶邦亯迮兄弟匚來亦旡用明悳后式典集歴峀
丕亯皇天旡付中或民越氒畺土亐先王肆王惟悳
用咊懌先後迷民用斁先王受命巳若丝監惟曰欲
𡉚亐萬秊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梓材之書言梓材者財十數語遂以名篇蓋匠人
之成材必因其樸而斲削之期於成器終於絢飾
而後已是因材之性惠先後迷民亦欲梓人用之
於材務成之而非欲害之也周公之告康叔寬於
刑而謹於惠其變商俗一歸於化而已在易天地
交謂之泰不交謂之否是故下情上達上天下施
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臣庶官也大家大夫之有
家者下以臣民之情達之大家上以其邦之情達
之大君此邦君之所司也汝常發言則曰我有相
師之法爲三卿尹正亞旅者惟不欲危厲戕人之

命君能先此敬勞其下彼亦以此往敬勞矣敬勞
內修於己而以使人於下者惟其不欲危殺人命
則知所以寬民而敬使之矣注爲姦宄殺人於前
已更世故誅之不可勝誅故不可危厲殺之連坐
由歷之人茲又不當問者見其君事之急趣赴至
於傷人有刑刑之則非教矣是皆危厲殺人之道
可不宥乎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聽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刑以輔
教惟不欲危厲殺人爾天子開於監觀之道欲爲
民之治安不欲使之昏迷至相戕虐迨鰥寡之可

敬屬婦之甚微皆由是而容身則天下無窮民矣
天子何以敎其諸侯羣下使之效法於上故當引
其所以自養引進不已至於安恬歸於泰和則何
厲殺之有歷古王者之監如是無邪僻之害矣歷
過也媰讀如芻崔子玉說惠于媰孀許叔重說媰
孕婦小爾雅媰妾婦之賤者上言敬寡則二說誤
矣民無相戕至於鰥寡媰賤皆獲其安治之至也
監觀之說有如稽治其田已廣芸菑當爲畔岸陳
其修治之法作室家者垣墉旣築又當塈飾其外
以茨苫之梓人木工之成材亦欲文質之稱引養

引恬之爲民監不可苟矣今天子自監之法惟以
先王修德之勤用以明民懷服民心以夾輔之而
至於道是以萬邦明享兄弟之國所以施於方來
者亦當用此旣明之惠其君典常是式諸侯方將
均受其施今天旣以中國之衆先王境土全付王
者而王亦惟專用明惠和懌迷民先之後之使弗
迷而至道夫民不可強以作惠之事王惟有以和
悅其心導之於前歐之於後使之欣然鄉進欲罷
不能至於自明則前日之迷不能昏蔽之矣斯民
厭足之道無加此者先王受命已如茲監蓋所欲

以傳之萬年王者子孫之能永保斯民由其有明恴耳諸侯受天子之職固當不忘先王明恴之敎無以厲殺爲意則可以神明其敎矣梓材亟稱王事蓋周公之語也誥雖受之康叔固將復之於王君臣交修而後道化行也書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又曰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周公大告羣后幷以王道致之康叔交修之責方伯當任之矣康誥酒誥梓材之作發於新邑之會若非作洛之事將有說也凡先王發大號令必因諸侯之合而訓之其不徒然亦不徒合諸侯而已三誥之作其以作新商民者乎

書古文訓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挍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

永嘉薛　季宣

召誥

惟弍月旡朢粵六日乙未王鼂步自周則𡉀亏豊惟太采先周公眛宪粵若徠弎月惟丙午朏粵弎日戊申太采鼂𡉀亏洛卜宪乒旡㝵卜則經營粵弎日庚戌太采𠧧㠯庶殷攻位亏洛內粵㐅日命畐位戚若翌日乙非周公輈𡉀亏洛則達觀亏新邑營粵弎日丁巳甪牲亏郊牛弍粵翌日戊午𠧧垄亏新邑牛弌羊弌豕弌粵七日命学周公𠧧輈甪書命庶殷侯甸男𤲞柏乒旡命殷庶庶殷丕𤯍

日月之合謂之朔遠而相直謂之望朔而明生望後魄生朔爲月之一日望以月大小爲之盈縮十五若十六日也豐武王都周即宗周武王之鎬京也鎬在京兆長安縣昆明池北鎬水者去豐二十五里洛汭今河南府周之成周也伊穀瀍澗所入故曰洛汭成王將營洛邑故遣召公於文王之廟召公至洛卜之而吉則謀營度之事乃與殷民攻治朝市廟社之位位成而周公至乃行視以計功以二特牛告祭天地於郊遂作新邑之社祠以太牢朝會庶殷諸侯賦以工役之事各書其命用以

治功各如所賦而分治之故曰丕作觀營洛邑可
以深識先王建都力役之事遣之於廟不敢專也
召公得卜則經營以身任其事也召公治其目周
公治其要知設都之慎重二公之叶心也告天而
後作社作社而後賦功神位定而後人事從之以
書命賦諸侯各以其職分治人力之勸治功之專
不速而成用此道也康誥采衛亦至而不使者役
不及遠因其來會而見不之使也

太采鹵吕㢊嵒冢商出取幣鹵復入錫周公曰𢷎手
䭫旹旅王若公弃峕㢊殷𧼈自鹵馭𠭊䲨虖皇𠀘上
帝改氒元𢀓丝大或殷㞢命惟王受命亡畺惟休亦
亡畺惟卹䲨虖害亓柰何弜㪅𠀘既遐𡋽大嵒殷㞢
命丝殷多先嚞王圣𠀘𢧜氒後王後民丝服氒命氒
𡋽智藏瘝圣夫知采抱攜持氒婦𢀓以哀籲𠀘徂氒
亡出執䲨虖𠀘亦哀于三𠀃民亓眷命用楙王亓疾
敬悳眛古先民ナ夏𠀘迪仭𢀓采面乩𠀘若今旹既
墜氒命今眛ナ殷𠀘迪㦮采面乩𠀘若今旹既墜氒
命今沖𢀓䙬𠜂亡遺壽耇曰亓乩我古人㞢悳矤曰
亓ナ耐乩悬自𠀘䲨虖ナ王雖小元𢀓才亓丕耐諴
于小民今休王弜敢後用顧𤰞于民碞王徠𦆵上帝

自服于土中

太保諸侯既賦書命而出取幣復入以禮見周公
也曰旅王若公本以旅王今用之周公若公及之
也拜手拜頭至手稽首頭至地以旅王者并告諸
侯及大夫故又曰誥告天以周代商命以為天子
故曰改厥元子元子嫡子也周之代商雖有無窮
之美而憂亦如之其何為而致然故不可不敬悳
天之所以永終殷之命者而先固多賢王而傳之
後人厥終之君不能自明其智昏迷失道失其智
而病乎商民商民籲天無辜不知計之所出人人
但知抱攜婦子以避其禍則又執以出亡之罪天
哀下民眷用懋悳而代其命王之嗣服固當敏於
敬悳觀夏商之始王莫不對越上天順考其道今
王嗣其代悳則不可遺弃老成之人謂古人之道
存焉而況其能與於天之道者今王雖幼實天之
元子必將大能諴人以誠為今之美王之顧畏人
心之險則不敢後於誠敬之道求土中以營洛邑
固將嗣服天之明命因陳戒而明作洛之意所以
旅王公而告庶殷也在天言有神也詩曰三后在
天相視也迪從也子保順從而保若子迪格保順

其格天之道而遂保之皆受命之謂也誠誠之感
物也嵒險也
旦曰亓延大邑亓自旹配皇天毖祀亐丄丅亓自旹
中乂王阜ナ成命亂民今休王先服殷馭旹夶介亐
我ナ周馭旹節性惟日亓邁王敬延所弜可弜敬悳
我弜可弜譼亐ナ夏亦弜可弜譼亐ナ殷我弜敢知
曰ナ夏服兲命惟ナ厤秊我弜敢知曰弜亓延惟弜
敬阜悳迺早隊阜命我弜敢知曰ナ殷受兲命惟ナ
厤秊我弜敢知曰弜亓延惟弜敬阜悳迺早隊阜命
今王尋受阜命我亦惟兹弍戜命尋若功王迺初服

鳴虖若生子宕弜圣阜初生自台嚞命今兲亓命嚞
命吉凶命厤秊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亓疾敬
悳王亓悳之用蘄兲永命亓惟王勿㠯小民㸒用非
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ナ功亓惟王位圣悳元小民
迺惟刑用亐兲丅越王顯丄丅勤卹亓曰我受兲命
丕若ナ夏厤秊式勿替ナ殷厤秊欲王以小民受兲
永命
周公書名不書爵者不敢當王禮也其告召公諸
侯者謂建新邑固將用是修悳配天而慎祀鬼神
并由是中以治天下用成王之大命治其民人而

為今之休美王先服殷之御事使與周之御事
同事無間則民可得而治財節其性推之以往實
賴王者敬為之所王能敬悳則可以節成殷人之
性悳與之同底於治敬悳之事當取監于夏殷天
命不可見其歷命之永不永我皆不敢知我所知
者惟不敬悳以早墜命王嗣夏商而有天下亦當
嗣有其功今王始王猶人子之始生生子者敎之
於初成其天性之智是為自作天命之法則王當
大介之命哲與其吉凶久長之道王初服命定此
新邑謀始之事莫如敬悳敬用介悳則亦自求歷

年之道民可近不可下勿以小民易虐而使之以
非道將求其治亦無果於殄戮順之則其功可就
然非王居至善之意悳刑於四海民亦何所放傚
修身而天下法所以安其民敬悳之修是乃王之
自貽哲命也王悳之顯必由勤卹其民而得惟欲
自同夏曆之永固當勿墜殷之所以受命是故祈
天永命在於得民而已
𢷎手䭫首曰予小臣敢㠯王业𢡟民百尚学越友民
采受王畏命明悳王末ナ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
龏奉幣用共王耐蘄兲永命

讎對也友民親民者也周公拜手稽首所以荅召公諸侯也自稱小臣猶前之名周公蓋對王之文也以王所以對民親民之臣保受王之威命明悳不敢有其功也末有成命將終保之也由畏天而終敬厥悳保天明命爲王自顯之道公與羣臣惟能承輔而已我末敢勤不敢敬勞羣下以行天子之禮受其幣者固將薦之天子尣其所能以祈永命於天尒王能王之良能也

周公𢷎手𩒨𩠐曰朕復孚明侯王如弜𢻃及𠑹亟
条弃

三百七十三 龠疋龠予卣胄采大眛東土亓亟迮民明侯予惟乙兆䩻𡉉亏条器𢦏卂河朔黎水𢦏卣卂瀰水東瀍水卥惟条飠𢦏又卂瀍水東亦惟条飠伻徠吕圖及獻卂王𢷎手𩒨𩠐曰公弜𢻃弜敬𠑹㞢休徠眛宅亓迮周匹休公旡乏宅伻徠徠眎予卂休亟吉𢦏弍人共貞公亓吕予萬億秊敬𠑹㞢休𢷎手𩒨𩠐誨

周公在洛再拜而遣使復告也明辟王也其復於王者王之敬畏天道若不敢及其始基以定受天命者故我繼召公而東相土作京邑以定民志明王者之受命初卜黎水而不吉故卜於瀍澗之閒得洛汭之兆復使使獻營國之圖并卜之兆王之拜手稽首而受王者所以禮三公且重作都也禮諸侯卿大夫拜而君荅拜王者荅三公之拜其道一也公能敬天以宅天天命則公之功與國咸休使來視我以龜其兆美且恒吉我當與公共正天下敬受無疆之休拜公誨言安承周公之教也洛師猶今言洛京也洛食墨龜令卜灼而兆見於墨也兆見於墨曰食墨不見於墨則不食矣伻使也匹配也胤嗣也黎水在黎陽近商舊都既不可居周京又遠卜商近畿不吉則卜還於河南矣召告

三百八十八 無卜黎事略之也周公承用召公之卜而謂之我卜前固言胤保矣

周公曰王肁爯殷礼禩亏新邑咸秩亡亥予丝百工伻从王亏周予惟曰㢘𠂇𠭖今王即龠曰記珍宗吕珍迮元禩惟龠曰女受龠𥫗弜丕眂珍𣪺迺女亓恩自敎工孺子亓堋孺子亓堋亓迬亡若火乱𤆢𤆢身卣焯敘弜亓𢇍身若彝及故事如予惟吕圣周工迬新邑伻嚮即𠂇僚明迮𠂇珍惇大成裒女永𠂇辭

稱量也殷盛也易曰殷薦之上帝稱量盛禮所以財制未舉之祀前不在祀典者將量其功悳輕重

舊雖無文今將秩敘之也周公以王初建新邑當
議殷禮非天子不議禮故將整齊百官從之從王
以來東都庶將有事於此王即以此命周公曰記
人大功定其宗禮以舉大事而命之言曰汝厚輔
我受天之命考載書以量人之勳勞悉汝所自教
之臣工以治乃事孺子自有周之臣工可以從此
朋儕而往無若莫如也莫如火初燄燄及其光之
所燭次敘其事不可使至於絕乃有後時之悔故
當及初營洛以作元祀若我則將與周臣工俱往
東都故使東都之臣歸就汝官明秩功祀惟大之

厚惟裕之成則列於祀者無非功悳之人永世無
窮人無得而議之也焯明也孺子王自稱也而周
公亦稱以孺子蓋通稱也

公曰已女惟冲子惟冬女亓敬識百侯亯亦識亓ナ
弜亯亯多儀儀弜及物惟曰弜亯惟弜役志亐亯凡
民惟曰弜亯惟叓亓爽侮卤惟孺子攽朕弜暇聽朕
敎女亐棐民彝女卤是弜蘉卤旹惟弜兂才笁敘卤
正父宅弜若予弜敢廢卤命女往敬才丝予亓明農
才彼裒我民亡遠甫猷

惟終戒王慎終成前稱事之意百辟百官謂命祀
之臣也夫神之享惟悳克享無悳之享神不享矣
繁於享而禮物不稱是誠無與於祭民弗之享而
況於神乎神之不享將爽於事而輕侮之患起此
周公夙夜敬恭而無有暇豫者王誠分我弗暇之
意則當聽我教言修厥輔民之道此之不勉是乃
無永年矣蘉勉也頒分也正父謂武王也厚敘武
王之事毋有弗及是乃棐民之說我則不敢廢命
在王亦須敬之我惟政本之明王當裕乃輔民之
悳無遠於道以取禍戾乃慎終於元祀也物者物
則之物儀祀事之所用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儀不及物之謂也

王若曰公明呆予冲子公爯丕㬎悳㠯予小子敭亥
武烈奉荅天命咊恆亖匚民居帀悼宗將礼爯秩元
禩咸秩亡亥惟公悳明炗亐上下勤㐌亐亖匚旁迮
敹敹御奧弜怽亥武勤敎予冲子夙夜毖禩王曰公
珍棐迪笁宅弜若旹

成王自謂賴周公之悳明保予小子公誨我以大
明之悳導我發揚文王武王之烈享受天命以此
和四方民其恆心安宅此衆惇敘功宗將之以禮
稱程命祀盡修逸典實賴公之明悳昭于上下丕

敢暇逸施實悳於四方化之罔不穆穆和敬進於
平治文武勤民之敎用是無有昏迷故我得以朝
夕虔恭慎於祀事公功厚於輔導亦云至矣惟終
之戒故所望者後亦若是而已

王曰公予小学亓退即辟亐周命公後亖匚迪亂未
定亐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迪將亓後監我士師工誕
保文武受民亂爲亖輔王曰公定予往巳公功肅將
祗懽公亡困才我惟亡斁亓康事公勿替刑亖匚亓
丗亯

其退不敢讓也即辟于周將定命於洛也非惟即
辟固將封公之後且順治四方之臣尚多未正宗
封之禮而公之功則亦撫之未逮今將順道以命
公後使我臣士官司有所監觀以保文武之民而
爲胥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輔以成先王之治永有
天命恐周公之不欲當是禮也故又使之安定告
以必往且曰公之有此勳勞非敬肅以將之則何
以得人之祗樂之於公得無勞乎我以公之勳勞
故享無厭之安治公勿墜此儀刑之道則四方之
衆將世世來享於周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

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亓大惇典殷獻
民亂爲亖匚新辟亓周恭先曰亓自時中乂萬邦咸
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
亓師亓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悳伻來毖殷
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
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亡有遘自疾萬年厭
于乃悳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亓永觀朕子
懷悳

周公之告畢事自言我受王命來保文王受命所
予之民尒考武王之明亦弘大我使奉天子相宅
於此王來當厚惇殷之賢者以治天下爲之新辟
代商嗣命而爲周室之先敬恭之主王能居是中
土用是中道以治天下萬邦均受休悳在王爲有
成績我亦與王圻邑多士共廣先德以副衆人之
望而爲周初信厚之臣今王稽我所以致主儀刑
謂盡文考明明之德使來毖慎殷衆錫我秬鬯二
卣用康寧我使我殷祭神明敢不再拜享王之休
不敢宿王命即以薦文武之廟而祝之曰先王加
惠國家俾順有敘身無有遇疾萬年厭飫尒悳殷
人亦延於壽考使庶殷承敘萬年其永觀聿孺子

之悳成王之營新邑首以宗功元祀爲政議禮之
祭一皆歸之周公巳乃圖報周公之功而公亦不
敢當也歸之先王而巳建國之始其所以示民定
辟如此其厚爲之恭先乎先之道不亦至乎多子
圻內大夫自非王官皆食子祿故因稱其爵秬墨
黍也卣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以墨黍爲酒和以鬱
金而以爲卣實祠祀祼神之物也國語精意以享
謂之禋毖庶殷而寧周公賜以明禋之卣旣成新
邑用以落之也周公何以得用明禋之祭攝主也
戊辰王圣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弌武王騂牛弌王

命逸篇侑祝篇惟告周公亓後王賓殺禋咸袼王入
太室祼王命周公後逸篇侑𢍃圣十ナ弍月惟周公
㢟采亥武𠬝命惟七季
烝冬祭也四時之祭大烝爲重大烝之祭功臣與
焉烝祭文王武王之廟而并享宗功歲用騂牛各
一周家之禮自成王新邑始也騂赤色也王至新
邑始定大烝之禮儒者皆稱周公營洛而有制禮
作樂之事稽之洛誥爲可徵也公稱王如不敢及
天基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王命
肇稱禋祀咸秩無文王公相讓而公卒成之至於

大烝之禮必須王來乃定議禮之際不其嚴歟方
周定商之初其仍商禮多矣周公營於新邑然後
禮樂大備一王制作蓋就於東都之日也周官之
作則大定矣王者新民耳目豈俄而可作乎作策
蓋以疇周公之勳史逸讀策告立周公之後王設
賓主於廟殺牲禋祀所謂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咸
格以功非元祀者咸秩之也太室文王之廟也祼
獻也祼於文王即命周公之後作冊逸誥旣異於
常封矣因禋祀於新邑設賓主以立周公之後亦
希世之禮也史逸周太史名冊逸之告謂告周公

之封於文王也惟十有二月史臣以繫戊辰之日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蓋成王之七年周公攝
政之時也宗功之敘周之所以王天下乎周召作
周新邑不及他事而惟宗功之記蓋敘本也敘典
宗以族得民者虞之汩作實以別生分類成王付
周公以宗功之祀周公之後則親命之其敘宗功
謹之如此宗以別族古之所以統天下者禮有庶
子奪宗功臣爲始封之君得自爲宗者也
多士
惟弍月周公初亏新邑条用告商王士王若曰尒殷

𢓊多士弖弔旻𡗜大夅喪于殷我有周右命將𡗜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尒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𡗜弖畀允宅恴亂弼我我亓敢求位惟帝弖畀惟我下民秉爲惟𡗜明威我聞曰上帝引佚有夏弖適佚則惟帝夅格嚮于時夏弖庸帝大淫佚有辭惟時𡗜宅念聞身惟廢元命夅致罰乃命尒先祖成湯革夏畯民甸三𠂤自成湯至于帝乙宅弖明德卹祀亦惟𡗜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宅敢失帝宅弖配𡗜亓澤在今後嗣王誕宅顯于𡗜矧曰亓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身佚宅顧于𡗜顯民祗惟時上帝

弖保夅若𢆶大喪惟𡗜弖畀弖明身德凡三𠂤小大邦喪宅非有辭于罰王若曰尒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弖弍適惟尒王家我適予亓曰惟尒洪亡度我弖尒動自乃邑予亦念𡗜即于殷大戾肆弖正

三月當爲營洛之明年成王幸洛之春也書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召誥成王俾來毖殷而周公之祝辭有曰殷乃引考俾殷承敘萬年則遷民在幸洛前矣周書自大誥後多不倫次各以事類相從史之法也周公初于新邑用告商士遷民之始始以王命告也佐佑治也敕正也弋繳取之也引逸引去之也適往也敕正也靈神也神明其德行也肆如肆諸朝市罪也天之喪殷周佐天命致紂之罰非周弋殷而取寔天之不與殷不固亂國以輔我周周亦安敢求天子位天旣不畀殷國而民之秉心爲作莫不欲以喪殷天明降威亦惟民故古人以爲天去逸德夏后氏不淫于逸格于皇天故爲中夏之所嚮依其後不用天道而大淫佚夏衆有辭不爲天所念聞用絕其命而湯受命革夏用俊德之人甸正四方故自帝乙以前皆有明德以

撫其祀天亦大建元命而安治之殷王亦克若天澤被四海可以上配天道至紂大不明於天意況又不念祖考之勤王家乃大淫佚不顧天道之顯民之當敬天之不畀乃其不克自明商人有辭致此天罰周王以神道祀天故天命之喪殷告正於下代商之不再舉以商固歸於周我亦自辭謂尒大無法度非我妄動尒商邑之自取我惟天之念畏天討有罪故我肆其不正之罪告天之正而已周公備言商之墜命天之引逸以告商士蓋欲遷之於洛民有重遷之意是故告以革命引逸之意

勉其動尒
王曰繇告尒多士予惟旹亓遷居卥尒非我弌人奉
悳弜康寧旹惟天命亡違䏝弜敢有後亡我怨惟尒
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尒又曰夏迪柬
在王廷有服在百僚予弌人惟聽用悳肆予敢求尒
于天邑商予惟衛肆矜尒非予辠旹惟天命王曰多
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尒三國民命我卣明致天罰
移尒遐逷比事臣我宗多孫王曰告尒殷多士今予
惟弜尒殺予惟旹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
亖亡宅卣圓亦惟尒多士卣服犇走臣我多孫尒卣
尚有尒土尒卣尚寧榦止尒卣尚敬天惟畀矜尒尒弜
克敬尒弜啻弜有尒土予亦致天之罰于尒躬今尒惟
旹宅尒邑繼尒居尒卣有榦有季于茲洛尒小子卣
興从尒遷王曰又曰旹予卣或言尒卣居
洛在商西南謂令遷尒居尒於西非我奉悳不静
不安寧尒天命不可違我不敢後天天意當然不
當歸怨於我商有典冊之記尒所知也商革命即
用其臣有道者爲大官能服行者居庶尹之位有
悳之用在我固爲之矣我革商命豈敢淫志於商
惟順道行誅哀矜尒衆此天之命豈予過哉我之

伐奄而歸施大政以安四方之國使民各得遂其
生息尒有遐遠於道比悳之臣我則遷之以明天
討之罰多順之臣我則爲之宗主商之典冊所書
亦略舉用之矣今遷居尒我寧謀殺尒乎亦欲尒
命之延爲尒長久之計我之作洛以周室西土四
方遐遠不可強之賓貢亦以尒商多士奔走臣僕
之未遜故將爲尒遜之尒不失尒所有土田各有
安居之業能敬尒事天將憐尒而錫畀尒則壽考
爵禄可以自致若不克敬何啻失尒土田罰之至
我當奉行而已尒宜定居於洛自爲久長之計尒
之臣僕亦將自此興起尒之遷遜事尒矣又曰申
言之也申言在我則或告尒以居尒者他人不恤
尒矣多士遷民之語每及遜事又謂嘗遷尒遐逖
比事之臣又言惟尒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曰尒
小子興從尒遷蓋紂末年朋家作仇小民嘗爲讎
敵習以成俗而陵慢之禍作大夫君子不能制服
其下者有矣三監以前蓋未之正作洛之意則所
謂四方罔賓惟尒所服奔走臣我多遜周公言之
盡矣去其無度侵陵之俗以就新王之教化惟時
申命豈不然乎天邑京師也榦事業也止居也小

子卽奔走臣也書序遷殷頑民所以遷之爲此篇
耳

書古文訓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一　　永嘉薛 季宣

亡佾

周公曰鳴虖君子所亓亡佾先知稼嗇之艱難乃佾則知小人之依眎小人氒父母勤懃稼嗇氒子乃弖知稼嗇之艱難乃佾乃彥旡誕不則侮氒父母曰昔之人亡聞知

君子作所其惟無逸之戒乎夫道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安於逸樂則傲慢生而放僻邪侈之心作其於道也適反而傷生覆滅之禍至故君子敬以作所自警以無逸之意無逸則敬敬則安安則久久則遠爲道在己禍敗何從而生乎知稼穡之勤勞則圖勤勞之事刈穫之利乃安逸之道也小人庶民也庶民依稼穡以爲命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自求安逸之道則將敬愛百物不爲浮費之用侵漁其下而無與民爭利妨農害功之事矣視小民之無知者猶有父勤稼穡而子不知其勞彥然放縱大不修其父業反斳侮其父母以爲前輩無所識知不知安逸之道適自苦爾良以其生而逸不親其業不知其難不謀飯從何以來何以得此安逸農家尚爾況王公乎彥任氣貌

周公曰烏虖我聞曰昔圣殷王中宗嚴龔寅畏天命
自庀乿民祗懼弜敢巟寍肆中宗㞢亯或七十有五
季亓圣高宗旹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亓即位廼或
亮陰三季弜言亓惟弜言言廼雍弜敢巟寍嘉靖殷
邦至于小大亡旹或怨肆高宗㞢亯或五十有九季
亓圣祖甲弜誼惟王舊為小人作亓即位爰知小人
㞢依能保惠于庶民弜敢侮鰥寡肆祖甲㞢亯或三
十有三季自旹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弜知稼穡
㞢艱難弜聞小人㞢勞惟湛樂㞢從自旹厥後亦罔
或克壽或十季或七八季或五六季或四三季周公
曰烏虖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
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
于日中昃弜皇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弜敢盤于遊
田以庶邦惟正㞢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亯或五十
季周公曰烏虖繼自今嗣王則亓亡淫于觀于逸于
遊于田以萬民惟正㞢共亡皇曰今日湛樂廼非民
攸訓非天攸若旹人丕則有愆亡若殷王受㞢迷亂
酗于酒德哉

中宗太戊也高宗武丁也祖甲高宗子舊說祖甲
太甲史記以為祖甲淫亂殷復衰國語亦云祖甲

亂之七世而殞故說書者皆遷就太甲謂之祖甲
然書稱商王之賢而壽者曰中宗曰高宗曰祖甲
於周稱太王王季文王皆有次第不可誣者鄭氏
謂武丁欲舍祖庚而立祖甲以立弟不義逃於人
閒邵康節作皇極經世書以易數推祖甲繼祖庚
之年歲在壬戌庚辛立於乙未蓋與書合學者不
信周公孔子而傳記之信亦大繆矣有孚威如嚴
也不敢慢恭也執事敬寅也天威不違顏咫尺畏
也以嚴恭而敬畏天命加諸己而不願則不加諸
人以身為度而以治安其民其賢固已可尚而猶
謹於燕安之懼則亦何暇自逸中宗享國七十五
歲誠知所以自養矣甘盤隱者小乙不可屈致則
使武丁從之於民閒故初立而不言惟其恭默以
思故一言而致治然亦不敢荒怠由善善以安殷
國無小無大罔有失職之歎享國五十九歲為知
安靜之理矣祖甲逃位於下知小人之勞苦故能
惠下敬寡保安其民享國三十三年蓋忘人主之
樂矣生而安逸不知稼穡從來則不知其勞安樂
之耽適所以自戕也享國不長自取之也太王王
季能自抑畏故不敢從于逸樂文王卑服有事君

之小心用以安民勤農成其功我悳柔而大甚美而恭以懷小民小民斯保惠安鰥寡下無窮人自旦過中食息不暇以親民事至於太和則固不敢盤樂遊畋故能刑於下國用之以正而所供者無不正矣四十七歲而享國九十七歲而終謂之中身蓋年居其半耳人主之逸莫逸於勤勞逸樂本以適情用以殺身多矣喪邦覆族皆由此道周公之戒曰觀曰逸曰遊曰畋觀如觀社觀魚逸謂燕安放逸遊謂微行遠適畋謂射獵毬馬好之不已皆謂之淫淫之則荒荒則無所不至酒色便嬖放僻邪侈之好將不期而自進殄民害物之政將由此作至於傷生覆國禍敗作而不自知逸樂爲適其情果何益也周公戒成王以四者繼之以民惟正之共身正而率人民無敢不正矣無謂一日耽樂而不害於訓民之事順天之理欲不可長傲不可縱習安之久固將敗悳敗度其得大咎必自此言作也紂之悖亂酗于酒悳紂寧自謂足以取亡滅乎惟其溺志酒荒作威爲虐而不自覺是端緣酒而至由逸樂敗之也鮮安也

周公曰烏虖我聞曰古㞢人繇胥訓告胥保惠胥教

三百八十八　書古文訓卷十一　四　通志堂

嗇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氒弜聽人乃訓㞢乃變亂先王㞢正刑㞢亏小大民弜則氒心違怨弜則氒口詛祝周公曰烏虖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命及我周亥王丝三人迪嚞氒或告㞢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悳氒愆曰朕㞢愆允若旹弜啻弜敢函怒此氒弜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㞢則若旹弜永念氒辟弜寬綽氒心亂罰亡辠殺亡辜怨有同是叢亏氒身周公曰烏虖嗣王亓監亏丝

譸張誑誕也無逸之戒古人以之相訓相告相惠相保相敎相誨而人無得誑誕以幻亂其耳目此不之聽邪辭得以訓之則彼譸張之人盡能變易名實以奪人之視聽移人之心志至誦六經之語文其姦言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喜聽之而先王之典刑用以顛覆小大之民不得所欲而心之違怨口之詛祝不期而起人情固尒非吾何以使之然哉故文王及商三王能道其智聞小人之怨詈則大省敬悳歸過於己思其何以得此必有致之之道內省不疚何暇恤乎無家責己者詳何敢蓄怒於物或不聽此譸張從而入之信人之讒不自觀省不顧於法徧迫其心至於遷怒而刑殺人

四百○一　書古文訓卷十一　五　通志堂

非其罪者有矣是不一途而足同歸於怨自處愚下則天下之惡歸之矣蘇氏謂人不怨讒而怨聽者又引韓非子說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取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若堯禹者哉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務以證譸張爲幻謂古之人無聞知者之證是爲得之觀於無逸之書萬世之龜鑑矣豈惟可以貽鑑人主眞救世之鍼砭哉能敬不偷則亡逸之道也

商奭

周公䛐曰商奭弖弔亾夂喪于殷殷旡隊乎命我ナ周旡𡿺我弖敢知曰乎坖𠧪孚于休若亾棐忱我亦弖敢知曰亓亾出于弖𦎧綿𠨧商巳曰旹我我亦弖敢𡩋于上帝命弖𠧪𢓊忘亾𦸈越我民宅尤𠙽惟人圣我後𡥈学孫大弖亯龔上丅遏佚𣎳人𡗞圣家弖知亾命弖易亾𩀌忱𢏝亓隊命弖亯經麻𡥈𣎳人龔明悳圣今予小学旦非亯ナ𨑨迪惟𣎳人𡗞𠇾于我冲学

書序周召相成王召公不悅而周公作君奭舊說以爲召公不說周公之攝於書無意況冢宰攝事古人皆然求諸金縢周召之心爲可知矣周公旣營洛邑召公以爲無復餘事不欲留相故周公以古人之義責之其名召公蓋周公攝政時以先王爲言君而名之猶君陳君牙之類也亟稱召公之言與相反覆究其所學所以開釋其衷也商亡周繼此命之在天者至於立國久長順天輔誠之可信與終凶於其國者是在天意非周公之所知也若召公之語則曰畫在於我我當敬天不怠不能遠念天威之可畏與能使民敬順而無違之咎者皆在人耳尤過也公言如此若嗣王不克敬畏天民而壅絕先王之明公老於家可得不知其事乎天命不可輕亦未易信或有喪亡不克久遠繼紹先王敬恭上下光明之德我尚不能正己何以順道先王之明而施之孺子公知天道在人而已當思所以叶濟之道不可違也

又曰亾弖可仰我衛惟𡩋王悳延亾弖𠷎𤔲于亥王𡿺命公曰商奭我𦍠圣𧀰咸湯旡𡿺命旹則ナ若勸尹𢿡于皇亾圣大命旹則ナ𦍠采𡗞圣大戊旹則ナ若勸𢓊巳𡵍咸于上帝𢍭咸乂王家圣祖乙旹則ナ若𢍭𠬪圣武丁旹則ナ若𠀾般衛惟丝ナ敹采乂ナ殷故殷𥙊𢓊配亾多𢆯季所亾惟醇右命則𠷎寔目

姓王人宅𢎘秉悳明卹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
惟悳爯用乂氒辟故弌人ナ事亐亖匹若卜筮宅𢎘
是孚公曰商奭兲壽平格保乂ナ殷ナ殷孠兲烕畏
今女兂念剸ナ固命氒亂明我新艁𠁪公曰商奭圣
昔上帝创申勸寍王㞢悳亓集大命亐氒躳惟彣王
尚亨攸咊我ナ夏亦惟ナ若虢叔ナ若閎夭ナ若散
宜生ナ若太顛ナ若南宮括又曰亡耐徃徠兹迪彝
斆彣王蔑悳夅亐或人亦惟䤵右秉悳迪知兲畏
乃惟昔昭彣王迪見冒𦖞亐上帝惟昔𠭥ナ殷命才武
王惟兹亖人尚迪ナ禄遚泉武王延將兲畏咸劉氒

敵惟兹亖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爯悳今圣予小子旦
若汓大川予𢓊泉女奭亓濟小子同未圣位延亡我
責收宅勖𢎘及耇艁悳𢎘夅我剸鳴鳥𢎘𦖞矤曰亓
ナ耐㪅

又稱召公之語謂天道不可信在我之道而已天之不棄文王用受天命亦由武王之悳有以延洪之也以爲天道在我則王者不能自致伊尹輔湯太甲伊陟臣扈之相太戊皆建格天之悳巫咸治安王室亦大戊之輔也若祖乙之巫賢武丁之甘盤皆循道以敬王保治其國商家崇禮祀天之久由其有純一之悳保佑天命商民商士罔不明悳卹祀下至小臣外而藩屏諸侯況皆奔走以承此悳稱其事以輔其君之治上下同有是悳故謂之純純悳配天則當世之所施爲其信必於天下若蓍龜之神矣有久長之道者斯有永年之壽壽天惟人所主故謂平格天之保乂有商有商嗣之自以淫威而滅公監於此則有治道以固存我天命大明我王國者不可不務昔天創商之亂繼進武王之悳以集大命由其先王文王克修悳以和中夏其臣有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者公固

以爲咸有純悳無有彼此往來之閒惟循常敎以輔文王而文王之微悳及於國人惟此五人爲能順天知命秉兹純佑之悳以明文王之道升聞於天以受代商之命武王之世虢叔死矣而四人者尚皆順有福祿以輔武王伐商覆冒天下大能盡其稱事之悳今我若浮於川賴公以濟公無責我身濟天下當如未嘗有我尒或收藏尒悳不勉我之不台在公元老猶不降志我輔則何以幸天下而格周之命哉鳴鳥不聞憂之至也鳥聲喑矣而不入於聽心不在聽也元老之不我顧必我無以

安之於公且不可留則何以格天之命鄭康成說
造成也者造老成也詩曰小子有造周逸書曰追
學文武之蔑孔晁注謂微悳是也勸進之也

公曰緋虖商䌛亓譬亐丝𢦏乑命亡畺惟休亦大
惟囏告商卣繇哀𢦏弜吕後人悉公曰前人尃卣心
卣悉命女㚇女民極曰女朙勖禺王圣亶乘丝大命
惟亥王悳丕承亡畺㞢卹公曰商告女朕允保奭亓
女亨敬吕予譬亐殷喪大弜䌛忎𢦏兲畏予弜允惟
若丝𦖟予惟曰襄𢦏弍人女ナ合才言曰圣旹弍人
兲休芓㞢惟旹弍人弜戡亓女亨敬悳朙𢦏畯民圣
攘後人亐丕旹緋虖竺棐旹弍人𢦏式亨㞢亐今日
休𢦏咸戌亥王珍亐弜怠丕冒海堣出日罔弜衛畀
公曰商予弜憃若丝夛𦖟予惟𠕒愍亐兲越民公曰
緋虖商惟卣知民悳亦㝉弜耐氒初惟亓𠔃祗若丝
㢟敬𠕒乿

監于茲觀前事之我受命固無疆之美然亦大不
易故告公所以用裕廣我悳毋使我之不悳以迷
亂爲後之人且先王盡心布命建汝上公以道爲
民之極其辭有曰以汝明悳勉所偶之君在盡乃
誠貞載天命惟文王之悳之承在公亦當念此無

疆憂恤我前誠告汝之言曰太保汝克敬監於殷
之淪喪由否之極爲我畏念天威我有不誠於悳
汝當以是告我責以成此文王之功則公所以偶
王豈不合於所偶之道公復我之言曰昔在文武
天休其悳日以滋進良由文武之道仁而不殺所
以受天休命汝亦克敬乃悳以明俊悳之人相與
將順嗣王納於是道謂我昔嘗厚輔文武故我獲
受休命至於今日固當與我同成文王之功永永
不怠大覆海濱以及日出之地使之咸若今胡不
惠我如此多多之告乃欲去我而老成之不欲公

夫爲閔天人之道無所依尒惟公知民悳之所在
既善其始當圖其終謹此而留以敬爲治則公不
惟不負文武之寄成乃偶王之悳在公終始之道
亦當尒耳偶配也後人嗣王也二人文武也

蔡中㞢命

惟周公位冢宰𤴓百工羣弔沗言卣致侯管弔亐啇
囚蔡弔亐𨛲仏吕車七乘夅霍弔亐㢈人弎季弜𠚋
蔡中亯𦖟祗悳周公吕爲卿士弔卒卣命者王啚㞢
蔡

冢宰天官太宰也古者國有大喪百官總己以聽

於冢宰者三年古人皆然今見於書高宗伊尹而已周公以成王之幼歸政差晚先儒以爲踐天子位爲不明於禮矣冢宰掌邦治統百官者周制多以上公兼領其事職無不統春秋六卿三公皆不詳見自太宰至於宰士必列之於經冢宰之司達之於天下也致辟行法也不曰殺而曰辟管叔之罪當於大辟也于商者管叔會武庚爲變故破商而遂誅之郭鄰地名周逸書作郭凌漢滎陽之虢亭也郭虢古文通用凌險地也孔氏謂在中國之外非是左氏傳蔡仲蔡叔謂致其法耳因繫治也

不必在中國外蔡叔與武庚亂隨其被執之地而因之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則管叔所因蓋東虢也廢爲庶人奪爵也以車七乘使食七里之賦而不得以爲政養之亦以衛之也齒官次也周禮有終身不齒者有悔吝而復齒者三年不齒後復齒其爵也蔡仲蔡叔子也克庸祗悳能自敬悳也卿士天子之六官也羣叔之罪在後世之議蓋不容誅也周公獨誅管叔蔡叔罪止於因霍叔降而復之蔡叔尚存蔡仲已爲卿士仁人之於兄弟其不宿怨蓄怒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於周公見之矣舜殛鯀而興禹周公因蔡叔而官蔡仲罰不及嗣帝王之通道也蔡叔卒而後蔡仲受爵罪人未殁不可復其子之國也

王若曰小学胡惟尒衛悳改行亯昚乒繇肆予命尒矦亐東土迬即迺㞷敬才尒尚蓋前人㞢愆惟忠惟孝尒迺邁迹自身亯勤亡怠吕垂憲迺後衛迺祖文王㞢彝訓亡若尒考㞢違王命皇天亡親惟悳是輔民心亡常惟惠㞢褱爲善弜同同歸亐治爲亞弜同同歸亐亂尒亓戒才昚乒初惟乒終終吕弜困弜惟乒終終吕困窮楙迺卣績睦迺三厶吕蕃王室吕咊兄弟康濟小民衛自中亡作聰明亂舊章詳迺眂聽它吕仄言改乒度則予弌人女嘉王曰繄虖小学胡女迬才亡巟弃朕命

率德循道也改行與前人異行也猷用也率道而行能慎於用斯可以君國而長民矣封土也天子建侯立國分以天子之社使置社於其國因謂之封蔡在宗周之東故曰東土侯其爵也蓋前人之愆掩蔡叔之惡也蔡叔以不忠孝抵罪尒克忠孝則可以蓋前人之愆也忠虔恭尒職也孝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也邁迹自身遠猷必自身修始也敬

恭無惰所以垂法於後文王常訓在所當循也蔡叔之違王命其可違乎天之難諶然而親輔有惠小人難保然惟懷君之惠無惠無惠則天怒而人怨矣善道非一而治同惡惪非一而亂同勿以一善無益而弗爲勿以一惡無傷而弗去日遠於亂而惟治道之歸矣善始者不必善終善終者所以成始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故終始惟一惪日新而亡困始勤終怠固困窮之道也績前功也前功勿以爲足尚當益懋交鄰國屏京師親同姓非惠之懋無以也獲上有道兄弟親睦而通鄰國

之好民得安其田里遂其學業此康濟之道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每事由中之出則無情欲之害可以得諸天下人亦無得而誑之矣不幸視聽之正而好新奇之作以驚民之耳目謂之作聰明作聰明者必亂典章之舊側言邪詖淫遁之辭也邪詖之來由吾無以察之也無以察而聽之則吾之常度有時不能自守審於視聽則知其所自來矣幸自中自無好新之過審視聽自無偏聽之惑則舊章常法無時或亂天子亦將美乃惪也幸是道也謂之無荒無失儀而怠豫則荒失王命矣周公微子之命無一言及武庚亂者蔡仲之命則揚其父罪以戒其子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爲可以觀之矣閔其父之不道屬蔡仲以忠孝之道親親之至無形迹之嫌也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徠自奄至亐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繇告尒四國多方惟尒殷侯尹民我惟大降尒命尒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亐祀惟帝降格亐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亐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亐帝之迪乃尒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亐民之麗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亐內亂不克靈承亐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亐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亐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尒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亐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亐民乃胥惟虐亐民至亐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尒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亐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亐尒辟弗克以尒多方亯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尒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

兲言辭大殷迺惟尒侯吕尒多乚大垩圖兲㞢命屑
ナ𤔲迺惟ナ夏圖氒政弜集亏享兲夅旹喪ナ邦開
㞢迺惟尒商後王佾氒佾圖氒政弜蠲烝兲惟夅旹
喪惟聖宔忎迮狂惟狂亨忎迮聖兲惟乄季須暇㞢
孚孫誕迮民主宔可忎聽兲惟求尒多乚大𧻓吕畏
開氒顧兲惟尒多乚宔戡顧㞢惟我周王霝承亏衣
亨戡用悳惟典神兲兲惟式教我用休柬畀殷命尹
尒多乚

尹氏邑大夫也大降尒命伐罪而救之湯火之中
也圖謀也圖謀天命當循天理圖天之命而不敬

念神祀爲自絕於天矣有夏祀天而逸厥悳曾無
憂民之言其心可知淫昏之極未始一日進於天
道以圖天命啓其民明其所附故天降罰增高夏
亂而禍牙於内既無神明之悳何以承事上帝惟
不敬進於道故大爲民荼毒日所敬用無非貪叨
忿戾之士其自斲喪若劓割然天乃求湯絕夏用
其大罰天畀純德夏王不純故不之畀惟以示民
之義不欲夏祀之久由是夏王禮皃之士無以自
明其悳以保夏士於民凡百施爲大無啓迪之道
虐用民力其一事耳湯之代夏作主寔由民心簡

在於湯湯惟謹其所附用以勸民刑之所加亦民
之勸自湯至於帝乙謹於刑罰皆其明悳之用致
大罰釋無罪無非用勸及紂乃不克嗣豈天用棄
夏商之祀蓋紂以淫亂而圖命於天有詞者衆夏
惟不能圖政神大不享則商因閒取之紂又自縱
自絕不潔祀事故天從而喪之世雖聖人心不在
道必將狂蕩而失其聖狂夫而能念道豈不可爲
聖人乎惟聖與狂念與不念而已故自戩黎觀政
以來寬紂五年之久待其閒暇自改庶幾念道天
之眷商孫子豈不厚乎紂爲民主竟無可念可聽

之事故天求於萬方將震紂以威罰以啓其所眷
顧而萬方之主無可受天之顧者武王神明其悳
可以承天之祀其悳爲宜爲用可以典祀皇天天
道至㪟而周之美法之是以爲天所簡用以代商
正尒萬國商周興喪如此汝多方固已聞之而得
監其興亡自求多福商之末俗其可一日安之麗
附也甲萌芽也荼毒苦也饕貪懫忿戾也胥衆也
簡擇也多方猶萬方也旅上帝之祭也周公曰王
若曰公在王側以王命告也

今我害敢多誥我惟大夅尒亖或民命尒害弗忱衮

㞢亐尒多匚尒害弜夾介乂𢦏周王亯兲㞢命今尒
尚乇尒乇畋尒田尒害弜惪王熙兲㞢命尒鹵迪婁
弜彭尒心未悉尒鹵弜大乇兲命尒鹵屑𢳟兲命尒
鹵自𢓜弜籅圖忱亐正𢦏惟旹亓敎告㞢𢦏惟旹亓
弉要囚㞢至亐再至亐弎鹵ナ弜用𢦏夅尒命𢦏鹵
亓大罰殛㞢非𢦏ナ周秉惪弜康寧鹵惟尒自速辜
詰命之出以通上意而巳多則民玩於聽慢命之
所由起也有以喻民可矣寧在多乎周公不敢多
言簡易之道也周既全尒多方生命尒當誠裕乃
惪各各於厥邑挾尒大福佑我周王以享天命尒

不出此何不念尒田宅非我有周則非尒有固當
順我周王以奉天之熙盛乃屢道之而不自靜天
巳命我有周為尒之主尒不我愛是為不安天命
而盡棄之尒乃自為不道以圖誠正之安我不尒
罪姑教告之尒不我聽則戰懼尒以囚繫刑獄周
之於汝盡矣至于再三而猶不聽則為自絕我之
所全尒命故我致汝于辟寧我有周之惪不安寧
汝汝之罪罰實自取之正謂邦伯大夫所謂小大
多正者也
王曰繇虖繇告尒ナ匚多士臮殷多士今尒犇走臣

𢦏譼乄禩越惟ナ胥柏小大多正尒亡弜亯臬自𢓜
弜咊尒惟咊才尒室弜𥄉尒惟咊才尒邑亯眀尒惟
亯勤鹵叓尒尚弜諅亐凶惪亦則㠯斁斁圣鹵位亯
閱亐鹵邑甚介尒鹵自旹条邑尚𣱵力畋尒田兲惟
畀矜尒𢦏ナ周惟亓大介賚尒迪柬圣王廷尚尒叓
ナ舠圣大寮王曰繇虖多士尒弜亯勸忱𢦏命尒亦
則惟弜亯亯凡民惟曰弜亯尒鹵惟逸惟頗大遠王
命則惟尒多匚探兲㞢畏𢦏則致兲㞢罰離逷尒土
王曰𢦏弜惟多誥𢦏惟祗告尒命又曰旹惟尒初弜
亯敬亐咊則亡𢦏怨

商之小人不敬其長為日久矣其詳多方見之遷
洛之初周公固謀和治之矣其長未能財節而因
奄夷之動復有二三故周公告以紂及夏之亡使
之知畏彼為人主而猶喪敗況匹夫乎公之數其
不圖忱正則傲上之風猶未變也多方之告故終
責其君長俾為之節我觀尒之人臣僕今閱五年
相君相長小大正人之吏夫豈無有汝皆不為財
制民之自為不睦尒之家邑不親在尒所當和之
尒邑之有光明由尒能勤於正尒當不憚於凶惪
而當修尒和敬之道自觀乃邑以謀介福凶惪傲

誕皆尒之未敬尒近自洛邑以及多方皆宜勤治土田自致天之矜恤則我國家嘗錫尒以介福其有道者簡充王官之選又宜各事尒事其能事者亦將庇之百僚之長尒勤於事而民不勤俗不變者蓋無此理尒不能進民誠服我命則尒無以事國而民亦不享尒事乃尒不勤而有頗僻之行違我之命爲尒迎取天威而我天罰之行將斥遠尒我之不敢多告尒者蓋將警尒天命所在尒聞易簡之告不可忽已又申告以尒初不以民和爲敬大罰之至無我怨也民弗率而責其君長勤事勤

事所以勸功也君長之怠民不得而治矣殷民貳而并及多方之告非獨居洛師者爲殷民也五祀三監叛後之年也穆穆和敬皃忌憚也閲視也寀三監之亂淮夷奄夷固嘗動矣周公遷民洛邑已有朕來自奄之語多方戒以自時洛邑則成王淮夷之役在於洛成之後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知三監之亂王未始親行也先儒以爲是役在周公歸政之後未之考也周公曰王若曰寧已歸政之語乎自武王之伐商至周公之歸政三監淮夷之亂蓋再作矣商人化於紂之威虐不已深乎周公

寛而敎之優而柔之不讋以威而勤於敎懷柔其悳性蓋久而後服之也民遷善而遂誠服迄致刑措之美聖人移風易俗寧求一切之近功乎孔子謂必世後仁又曰五誥可以觀仁至矣奄在兖州曲阜縣所謂魯淹中也

書古文訓卷第十一

後學 成悳 挍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二　　永嘉薛　季宣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䭫首吿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亐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𦖻虖休丝知卹鮮才古㞢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夋尊上帝迪知忱恂亐九悳㞢行乃敢吿教氒后曰拜手䭫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丝惟后矣謀面用丕訓悳則乃宅人丝乃弎宅亡誼民桀悳惟乃弗迮𨒫任是惟虣悳亡後

常伯牧伯也在王左右則三公也常任任人也任事之人則六卿也準人準夫也百官之正則大夫也綴衣周官掌舍幕人司裘之屬虎賁旅賁氏之屬在王左右則常論道長人之任常任準人分官職而治者綴衣掌王服御虎賁侍衛之人臣也主官之設大校不出五者九悳皋陶所陳者也三宅事準牧則常任常伯準人也立政之作蓋周公歸政首以官人之事進告嗣王也曰嗣天子王矣謂王初即大政之語用夏人告戒其君之語也咸戒以衆人之意爲戒猶四岳之師錫僉曰下云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是也王之左右自公卿大夫下至侍御僕從貴賤雖異事王以道納王於治其事一也人君克知治道之美繫乎官人之任知憂恤其事者蓋寡有夏有室指夏家也古人事夏家者大和後悳爭以相尚則其所以尊事上帝知順誠信以行九悳乃敢以任官之事進戒其君而責望焉人君謀其耳目所及之地大欲訓成已悳則官人之事無非悳之選君臣交修如此政之所以立也然桀由不勤於悳則三宅所任無有義士君臣相與爲暴至於殄滅夫人主無他職官以悳選而臣以悳事其上左右前後官無差等無非有悳之士君之見道進悳豈有窮邪官非其人小人在側而求進於君道無是理矣周公戒成王於即政之首正始之道哉恂信也競爭也宅居也謂官治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㞢耿命乃用弎有宅克即宅曰弎有畯克即畯嚴惟丕式克用弎宅弎畯亓在商邑用叶亐氒邑亓在亖匚用丕式見悳𦖻虖亓在受悳忞惟羞𠛬虣悳㞢人同亐氒邦乃惟庶習佾悳㞢人同亐氒政帝欽罰㞢

陟升也釐福也耿光也三俊明於俊德之人可以

充於三宅之選者皆滅也湯之陞爲天子以有明
悳大明上帝之耿光受其介福非惟善於三宅之
選所以作成俊悳以備三宅之用者亦皆有所成
就爲天下無窮之計而才不可勝用矣人心無有
不正性無有不善明悳之俊人皆有之悳之克明
爲有以明之也不明其悳由人欲之害尒湯惟嚴
恭此道爲天下式而三宅三俊之用在王室則王
室和治天下則天下仰法遠方知悳而惟四方之
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以爲大夫卿士俾
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習與不善人處而又

與之同政失悳之累有不期然而然者善人之用
而不善者勸此作悳之道也善人之近而不善之
意消此成身之道也不善之近而不善之用則身
何以免於不善而民趨於惡矣帝欽罰之天道之
不僭也
𠧪伻我𠂇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亦越文王武王亯
知弎𠂇宅心灼見弎𠂇畯心㠯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弎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
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
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弎亳阪尹

文王惟亯氒宅心𠧪亯立丝常事司牧人㠯亯畯𠂇
悳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𠂇司之牧夫是
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丝亦越武王率惟
敉功不敢替氒義悳率惟謀從容悳㠯並受此丕丕
基
長伯君長也三事三宅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
官之長趣馬之類是也攜僕備指使者嗇夫之類
庶府府庫之官也大都小伯圻邑小大之宰也大
都小伯互言之也藝人工師之屬表臣百司家邑
之庶僚也太史太宰之貳尹伯庶常伯執事吉士

官屬不特見也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亞旅
命大夫也烝君也三亳南亳北亳亳殷也阪周之
西界隴阪也三亳之尹治殷民者夷昆夷之屬昆
夷漢昆邪王夷微盧皆蠻夷雜種以諸侯兼領之
此互舉文武之官故不倫也天既厭商而以中夏
奄畀于周故受商命大正四方文武非惟克知三
宅存心亦能明見三俊之本心故能用而訓之君
臣同悳以事上帝以建君長於天下政之所立則
有三宅爲之三事內自侍御至於百執事外自都邑
至於家臣以至諸侯大夫蠻夷君長庶殷險固之

尹不一而足文武安能盡知而用惟能自治其心故其建置常伯常任無非克俊有悳之士故雖準人之貴亦其君長自用文王不敢干也庶言命令所出庶獄人命所係庶慎糾禁之事其任不為不重而文王一皆司牧之聽因其違命用命而加黜陟焉是用為訓而已有司之事則不敢問三宅任事而三俊有所成就文王豈為屑屑之教舉其綱目而庶政熙矣武王循撫文王之事繼其宅心宅官之義謀與安悳之士共治而成大業基業之大亦惟三宅之賴耳從容安也不思而得不勉而至

從容中道聖人之悳也

繇虖孺孚王矣繼自今我亓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亓克灼知氒若丕迺畀亂眎我受民咊我庶獄庶眘旹則勿有間之自弌話弌言我則末惟成悳之彥吕乂我受民繇虖予旦巳受人之徽言咸旹孺孚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亓勿誤于庶獄庶眘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繇繹之茲迺畀乂國則宅大立政用憸人不訓于悳是宅顯在氒世繼自今立政亓勿吕憸人亓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孚王矣亓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亓克詰尒戎兵吕陟禹之迹巳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吕覲文王之耿光吕揚武王之大烈繇虖繼自今後王立政亓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尒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眘吕列用中罰

孺子王矣非孺子矣蓋當責以成人之義人君之道不可忽也繼自今當常尒也立政必以三宅三宅必知厥心固當順而用之責以大治用相我保民之道和治獄訟糾禁之事又當專任無間乃為善尒末終也一話一言終惟成悳之彥是聽是行

則吾所保之民可得而治矣成悳之彥三宅之賢者非惟專任又當聽受其言一話言而不敢違之然後可以謂之無閒文子文孫指嗣王負荷之重衆美之言周公受之以咸戒於王者庶獄庶慎不可忽也而惟正乃治商及先王之立政未有不自三宅之克宅政必由之而出事必與之紬繹論議乃有治道之美惟正之乂宅心宅官而已不善於立政者則惟憸利小人之用身復無悳之訓政何由立其時固巳昏亂何以明顯於天下後世乎人君固當憸人之戒而惟賢人吉士之用以勉相我

王國而立尒政事獄之司牧尤宜簡用人命所繫誤則害於政矣詰禁也戎兵征伐也征伐當出天子而諸侯專之則權柄下移而侵陵之禍作矣天子司甲兵之禁不敢輕也惟干戈省厥躬則致戎之道所當謹也慎於獄官之選虞於甲兵之禁民無冤横而天下服矣立政之事此其急者自此之外非人君之職矣三宅克宅三俊克俊獄訟審甲兵息禹迹所及王道無所不行海外之邦無思不服則文武之光烈明播於天下而王道至矣陟禹之迹人主所甘心者周公立政惟以三宅三俊兵

刑爲意柔遠之道不與後世同矣司寇蘇公名忿生太史其兼官也太史下大夫而列秋官之上者宰府之貳也周公作立政而獨蘇公之告託以庶獄之事成立政之道也長我王國獄官之長也由獄獄訟之所生也記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敬尒由獄以爲獄官之長則庶獄罔有不愼用之治獄五罰有敘輕重適刑之中矣勤勉也大學論古之欲明明悳於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修身以敎而四方刑之周公作立政謂立政在三宅克宅在宅心非惟自宅其心乃明三有俊悳之心堯自克明俊悳而天下時雍用此道也三克宅而明三俊比屋可封之敎萬世無疆之業也獄訟甲兵之問政之所以成也人君之患莫大乎中無宅心之法遠大臣而任耳目憸人因得以進而政事遂以不立周公歸政成王授以立政之法由克宅心而終自敬悳不侵有司之事大臣得以自盡人材賴以作成故曰尊悳任人王者立政之本也

周官

惟周王敀万峕徇戻甸三徰弜廷娞氒兆民六舫羣侯宅弜承悳歸亐宗周董正亂官王曰若昝大繇訓亂亐未亂采峕亐未亾曰唐众譜古建官惟百内ナ百揆三岳外ナ州坶戻柏㡯政惟咊万戴咸寍夏商

官倍亦亨用乂明王立政弜惟亓官惟亓人今予小学祗勤亐悳殀夜弜逮卬惟前代旹若訓迪氒官立太帀太傅太采丝惟弎公論道經峕燮理侌昜官弜必葡惟亓人少帀少傅少采曰弎孤弎公弘化寅亮兲墬弼予弌人冢宰掌峕亂統百官皇亖乘司徒掌峕敎尃ㄨ典擾兆民宗柏掌峕礼亂神人龢丄丅司馬掌峕政統六帀平峕或司寇掌峕禁詰姦慝剴虣

司空掌𡈼土凥三民旹墬𥝢六卿分職各衛亓屬㠯倡九坶阜成兆民六季五舢弌䡈又六季王乃旹𢓊丂剬庀亏三岙彬灰各䡈亏𠁁岳大朙黜陟

六服侯甸男邦采衛蠻服萬邦諸侯也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六卿冢宰以下是也巡侯甸所以撫諸侯征不庭即伐淮夷也撫萬邦征不庭皆欲安兆民也不庭不至者也周制九服而六服承悳六服而五服朝會蠻夷之至不至王者不強之也周官之巡侯甸非時巡也亦東征之事也承悳受事也督正官常所以治天下也制治於未亂之前以保邦於未危之日非稽於古之道董正治事之官將孰與爲治哉官人之事未或無所自來也而世或治或亂視百官之任職否耳官得其人人任其職危亂無自來也敗官失職至於亂生之後治之奚及哉唐虞稽古道而建百官百揆四岳州牧侯伯内外百官之長也夏商時事漸繁日有增置而萬國亦治隨時之義而已明王建官立政不在於官而在於人任非其人官職無自舉也爲官擇人何職之不治哉先王不任法而辨論官人所以日臻於治後世不任人而任法故雖賢者或不舉於其

官以求先王之治功其亦難矣成王自謂官人之道己之所難夙夜敬恭修己之悳故又順古設官明百官之職守而訓導之三公以道輔王訓成君悳以爲天下之正而和順乾坤之道者財成輔相之職也官以悳選故無人則闕不可無也不必備置三孤導王以悳贊王化育之事以成天地之功者蓋同公之任也公孤無職而以論道弘化爲職明於人君之道順乎萬物之理百官承式華戎順軌而天下賴以無變陰陽賴以和協雖曰不親一職固無所不統矣冢宰總統六官之典而爲之治故百官聽焉諸侯屬焉秉國之鈞平治四國者也周官六典一曰治二曰敎三曰禮四曰政五曰刑六曰事則六官所掌也六官之屬貳卿大夫之分職者也九牧九州之伯也倡九牧者内舉百官之職而爲天下倡始也五服六年一朝王十二年一巡狩考制度若同律度量衡事大略如虞禮也後世事漸繁夥兵衛益衆君行師從雖欲如有虞之簡易不可得也周服五制差其遠近以次見五歲一周而俱見天子設壇祭方明會朝於郊謂之會又五年一周而王乃時巡天子十二年一巡狩其

視虞禮有損益更變矣
王曰嗟乎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弗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乃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弗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弗期驕祿弗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弗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弗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弗任王曰嗟乎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以右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司官職也出令所以使人者也重於出令則無不可行而反之者也衆之所服莫若公所惡莫若私公而無私則民懷其德矣學優而仕則能以禮制事其政明於天下而無迷亂之失師於典常率自中也利口亂官反言之改度也蓄疑敗謀不能議事以制也怠忽荒政不虞輕事之失也不學而蒞事者正如牆面而立臨事而不能處則煩苛細碎治之而益紊矣此庶官之戒治其細者也有志者事竟成功崇之惟志也無怠荒而四夷王業廣之惟勤也克果斷而無後艱者其惟議事以制乎官崇之驕祿厚之侈有不期而然者安於恭儉之德斯無驕侈之患矣作德者行其所無事作僞者不能掩其實心之勞逸不待言也行於久遠而眞僞益辨日休日拙自然之理也觀於此也邪僞其可爲乎載事也謂從事於此也物極則反故居上而高則危居上不高所以長有貴也罔弗惟畏每事敬也謂不足畏而不敬則可畏者至矣賢能更相推遜則君子必將彙進而百官皆得其任短長之相補剛柔之相濟則治入於太和其不和者汝政

之雜小人之彙進而尚同矣君子烏得而留乎卿士職任其屬以稱舉之得失爲官職之修斁大官之戒皆謹其大者也三事三公也三公王者之所尊重不敢訓也終篇之意第與百官共勉之亦有政職官之事也周官之戒首之以欽終之以敬治修身治官以佐佑乃辟而安兆民萬邦其要無他敬之而已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

迬眘粤司𢆶衛乎憲楙昭周公㞢誓惟民亓乂𢦓眘
曰𡕒乿馨香感亏神明黍稷非馨明悳惟馨尒尚式
旹周公㞢繇誓惟日孳孳亡敢佾念凡人未見聖若
弜亨見旡見聖亦弜亨繇聖尒亓戒才尒惟風丁民
惟屮圖乎政莫或弜囏ナ廢ナ興出入自尒帀从庶
㕯同則繹尒ナ嘉謀嘉繇則入吿尒后亏內尒𠄎順
㞢亏外曰斯謀斯繇惟我后㞢悳烏虖臣人咸若旹
惟良㬎才

君陳名陳曰君者猶君奭君牙以君稱之也君有
土者之號王官尊而爵不稱者稱君蓋貴之也君

陳之悳以孝敬聞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以孝事
長則弟事君則忠故謂之至悳要道順而能敬旣
已宜其家人則亦可以正人人不閒於其父母昆
弟之言則其事上接下皆順而不悖矣東郊東都
也以西都宗周言之分陝以東謂之東郊君陳蓋
繼周公之任者周公之行可法其悳可保民師其
行而保其悳所以懷而不能忘也慎率厥常則周
公之教民待尒而大明民可得而治矣至治明悳
之在人者馨香其臭如蘭也有明悳而民用乂其
臭達於天地感於神明潔粢盛以祀神必資明悳
之享於天也能法周公之所以訓民者惟日不及
無時豫怠則周公之悳已人情未見聖人惟恐不
見見其難也未必能由其道尒繼周公之治不可
不此之戒君子之悳風小人之悳草草上之風必
偃出乎尒者不可不謹圖謀政事常以不易處之
則其施於下者無難矣人之廢興言之出納一當
度之於衆衆言同乎尒者尒當繹而後行不可苟
也言之遜志易以悅人而未必稽於道也忠臣之
事上也期於集事而不期於名譽故上亦樂於聽
之故有善道善計則告君而順施之歸美於上而

不有其悳則君有聽言之美而臣有善事之譽果
能此道乃所以自顯於民也掩善掠美往往見疾
於君言之不行爲之不成人臣之大患也成王告
君陳者非欲使之譽己亦欲成己之悳而成君陳
之美也衛靈公曰宛春之言寡人行之大夫之善
寡人之善也庸非悳乎

王曰商敕尒惟弘周公丕誓亡依埶迮畏亡倚金吕
削寬而ナ剬从容吕咊殷民圣侲予曰侲尒惟勿侲
予曰宥尒惟勿宥惟乎中ナ弜若亏女政弜偑亏女
誓侲吕止侲𠭯侲狃亏㤨宄退憲𤔔俗弎細弜宥尒

亡忿疾亏頑亡求葡亏弌夫必ナ忍亓迺ナ洍ナ宊
悳迺大柬乒攸亦柬亓或弜攸進乒㒵吕衛亓或弜
㒵惟民生查因物ナ遷𨒪上所命刅乒卣玗亦亯敬
典圣悳旹卣宐弜彭允升亏大𢒋惟予弌人膺𠭖多
福亓尒业休兵ナ䛐絲㒵世

弘周公之訓推廣周公之敎也爲人上者易以虐
下司權柄者易以慘刻惟忘勢而循法自無依勢
倚法之過而於作威刻削何有寬則容物有制則
不慢所以爲從容之悳可以和物之性矣法之與
宥非人君所得而私也人臣徇人主之私則民將

何賴不從令而惟中之問其刑與貸無有輕重之
失矣命其臣而訓以無從君令非有道而忘己者
不能也汝政正矣敎順矣而民猶有不率不變則
當刑矣刑期于無刑知此而刑之用則措刑之道
也刑而不能正也其刑可輕用乎狃習而恃之也
恃其姦宄與敗常亂俗者三罪雖細不在赦宥之
科是皆足以啓亂傷風辟以止辟怙終賊刑之道
也忿疾于頑則將有慘刻之事求備於物則或無
人之可使小不忍所以致大亂能忍於事故能曲
成萬物而不遺天之所以爲天海之所以爲海惟
能容也物來能容將合悳於天矣簡別其賢不賢
而進用其人之善良則爲善者勸而爲惡者媿人
知鄉慕則率歸於善矣人性無有不善心無有不
正逐物忘反習貫自然則將流爲小人之歸愚不
可奪上命之而不聽姑惟敎之可也修己之悳敬
率典常身先之民將得之觀感復其心性之正而
安有不正是誠入道之路由民之本心也忿疾于
頑而急之疾之已甚亂矣非所以敎之也周公之
於五誥閔商民之頑惡惟欲敎而不殺使之自化
君陳繼周公之任成王亦以容悳勉之所望以弘

周公之訓者其由周公之裕悳乎書於周公之薨
而錄君陳畢命二公皆與於周公之道者惟賢善
繼所以卒厎於成也

書古文訓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三　　永嘉薛　季宣

顧命

惟三月才生芇王弜懌命学王卣洮頮水眛被絻舠凭玉几卣同召太保奭芮柏彤柏畢公衞侯毛公帀氏虎臣百尹馭叓王曰嗚虖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旡弥留忑弜獲斲㠯孠玆予寀訔命女昝西亥王武王宣重炗奠丽敶教則肄肄弜韋用克達殷集大命圣後㞢侗敬御天威嗣守亥武大訔亡敢昏俞今天降疾殆弜興弜悟爾尚明時朕㠯用敬保元学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亡以釗冒貢于非幾玆旡受命還出綴衣于廷越翌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中桓南宮毛畀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学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翌室恤宅宗

不懌不悅也王疾不見於外人但見其不悅成王已知其不起此疾不讋於死生之際而力疾顧命眞可爲萬世人主法也孔子曰死生亦大矣纖毫芥蔕於方寸則不能以處此況有天下之富後宮之屬乎惟其學之有宗見之甚明安於性命之歸所以處死而不亂也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於

成王見之成王始則不知周公終則不恒死生之際學之成人如此周公善致君哉洮盥手也頮頮面也相正王服位之臣蓋太僕也衮冕玉几朝覲之禮天子之服御也古者凡出大命必沐浴齋戒而後發死疾之逼何暇齋戒以爲禮盥頮而出亦以爲潔齋也衮冕被必以相尊嚴之服不敢褻御也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六卿也春秋公卿書爵大夫字元士名微者書人蓋周之制也召公以冢宰爲太保畢公以太師爲司馬毛公以太傅爲司空序位以卿不以公六卿所以長百官三公蓋無職也其名太保猶春秋之書宰所以統羣臣也師氏掌以媺詔王虎臣虎賁氏皆大夫百尹庶官之長其獨言師氏虎賁者師氏貳大師之職居虎門之左帥其屬守王門虎臣掌宿衞之卒伍大故則守王門危疑之時謹門關嚴兵衞所以謹王居者也同召公卿託之於衆不以冢司攝政成王蓋命之矣大漸進也惟幾微細之不可見也疾甚曰病彌留日至而不去也不獲誓言之懼固不暇齋戒矣審訓命汝不敢忽也將終誓言而猶不敢苟愼微之至終始惟一而已宣布也重光繼明

也肄習也文武宣其繼世光明之惪以定其民之所附麗惪爲民附故訓之則習習而用之則行而不失其用故能至於集商之命代有天下我以侄侗無知敬迎上帝威命以守文武之所陳敎不敢昏迷逾越於文武之訓今疾之甚殆將不起不復省悟於事亦當明我之意敬以輔成太子之惪大濟天下使人免於大難柔遠之道在乎能邇身修國治而天下底於丕平此非可以求而得之近者修而遠者服不言之化所以安勸萬邦文武之宣重光開麗於民蓋此道亦威儀禮節形諸中斯能

見諸外修諸身所以表諸人也人人思己威儀之正而萬邦不勸於道未之有也冒昧也貢進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人君昧昧而進於非道則何賴於羣臣龜玉毀於櫝中孔子以爲是誰之過人君之惡之縱人臣其必有以使之然者成王將死以其要切之道誓於羣下而輔太子言先王者止於宣光眞麗責夫人者止於自治威儀知威儀之所自以從容則可以宣其明光而定民之麗附也綴衣幄帳也王歸路寢而徹其堂之幄帳所以謹危急之朝喪大記疾病君大夫徹懸蓋其禮

之變也仲桓書字下大夫也南宮毛名上士也齊侯呂伋太公之子其名之非六卿也將命者也虎賁虎士釗康王也南門路門翼室路寢之左右夾室也恤宅宗居憂之主也王殯西階埊室西翼室也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迎尸禮君行則二執戈者在前王崩而迎世子於路門之外以干戈二虎賁百人以重嗣君示天下兵衞之重自此而傳之也仲桓蓋虎賁氏南宮毛掌干戈者蓋旅賁氏也二大夫以冢宰之命從宿衞之諸侯以迎嗣君兵衞之權嗣君之重不敢輕也其不使六卿

者各守乃職也畢邑在京兆長安縣杜中芮在同州馮翊縣毛同姓圻内國伯爵曰毛公者以官稱也形姒姓之國在濰州北海縣齊都營丘在濰州昌樂縣史記毛叔名度左氏傳衞康叔爲周司寇蓋與書合

丁非龠迒籥厇𢦤七日𢆶酉柏眛龠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閒峚寷尃重篾㕞黼純峚玉𠇲几卤序東寷尃重厎㕞綴純文貝𠇲几東序卤寷尃重豐㕞畫純彫玉𠇲几卤夾峚寷尃重筍㕞紛純𢒈𠇲几戍玉五重敷琣鋈刀大訓弘璧琬琰圣卤序大玉𡰥玉

兲球河圖圣東序胤㞢琴仌大貝賁鼓圣卥防兌㞢
戈咊㞢弓垂㞢竹矢圣東防大路圣賔階面綴路圣
阼階面先路圣左塾㞢前次路圣右塾㞢前弍人雀
弁執惠立亐畢門㞢內三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
戺弌人絻執劉立亐東坣弌人絻執戉立亐卥坣弌
人絻執戣立亐東垂弌人絻執瞿立亐卥垂弌人絻
執銳立亐仄階

丁卯王崩後三日至癸酉七日禮死三日而殯七
日殯於阼階量字作冊故曰冊庀須材備喪用也
召公以西伯爲冢宰故曰伯相士匠人山虞之屬

掌供百祀之木者虞皆中士狄人樂官之微者大
喪掌設階復魄春秋凡天子中士以下皆曰王人
其名不書於冊蓋既殯而後作嗣王之冊既殯而
後謀葬虞匠須材而後具冊命之禮先喪禮而後
嗣君之禮事有先後然人事未嘗緩也宮室之制
正處曰堂堂內曰室室南之左有戶戶西有牖堂
東西廂謂之序廂之夾室謂之房室之兩夾曰翼
室亦曰夾室堂廉曰戺戺外曰垂堂下曰庭庭之
左右曰位堂之東階曰阼階西階曰賓階庭戶之
閒設屏曰扆白黑繪之曰黼門側之堂謂之塾牖

閒天子朝覲之座西序聽政之座東序養老燕饗
之座西夾親屬燕私之座是非常處授受之際并
設之尒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仍几仍生時所用
几也華玉文玉几也文貝貝飾彤几也彫玉玉飾
彫几也與漆几凡四席加几者也純緣也四席孔
氏謂桃枝竹席篛席莞席筍席鄭氏謂蔑席次席
竹之次青者底蔑之纖致者豐刮竹也馬融說蔑
纖蒻也底青蒲也筍箬篛也王肅說蔑席蒻苹蓋
蒲席也孔氏以爲底席者青蒲席也徐邈說筍竹
子竹也皆無所經據葉氏引禮天子饗射封國朝

覲祭祀玉几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
用彫几加莞席紛純筵國賓用彤几加繅席畫純
謂蔑席者次席底席者莞席豐席者繅席也以天
子之制不盡見以諸侯準之是也禮天子之席三
重敷重席者省文也綴雜采也繪五采畫之也紛
組也朝禮貴純饗禮貴縟朝廷貴飾燕私貴質四
几而下席純稱焉所以示民有宜也弘辟及琬琰
爲二重大玉夷玉天球爲三重故曰五重玉則古
之玉鎮也赤刀而下陳序於列故曰陳寶寶則先
王之傳寶也弘辟大辟也琬琰二珪皆九寸以治

㥁易行大玉鄭氏以爲華山之球夷玉東北醫無閭之珣玗琪天球雍州所貢色如天者王氏謂夷玉東夷所貢孔氏謂夷常玉孔說近之天球玉磬之天成者也西序玉皆器用東序蓋璞玉也赤刀鄭氏謂武王誅紂刀以赤爲飾孔氏以爲寶刀赤刃削也孔穎達引吳錄孫策引白削斫嚴輿謂寶刀有赤處二說頗相似第未知鄭說所本古者鑄銅兵器蓋漢赤仄錢之比也孔叢子言昆吾之劍鍊鋼赤刃恐不得與傳寶竝大訓虞夏商周之書河圖孔氏以爲八卦案易天垂象聖人則之河出

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然則河圖川師所上圖書寫洪河以形勢經從物產者也肩夏后氏諸侯垂舜之共工兊和未詳皆古人也舞衣戈弓竹矢皆當時物大貝伏生言如大車之渠散宜生得之江淮以免文王者鼖長八尺謂之鼖鼓以鼓軍事軍事天子所重故藏之也赤刀王迹所起大訓河圖皆先代圖法人君之所守者故夾於玉鎮而陳之於外先代器物爲合法度王者所寶以見

古人之重陳於房室而已大輅玉路綴輅綴玉路而行者蓋金路也象路革路木路行居天子之前則象路先路也次路革木二路也雀弁韋弁也綦弁皮弁也服弁皆士也服冕皆大夫也惠三隅矛也劉黃鉞也博雅乃謂劉爲刀未詳案鉦美金因金而名鉞𠔁戣瞿皆戟屬鈗矛屬也劉鉞天子所仗故列於堂上餘皆天子之衛兵也東堂西堂東西二序之間也仄階堂前也畢南門也執惠守門者也皆門衛之長也衛兵不見以長見之也備物爲禮之盛舉若先王之生亦以傳之嗣王嚴繼世

之託也前此皆王崩而後太子即位如成王之顧命蓋未之有也當時設張備物以明傳繼之重故於書見之

王麻絻黼裳繇賔階隮卿士峀商麻絻蟻裳入即位太采太史太宗皆麻絻彤裳太采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繇阼階隮太史秉書繇賔階隮馭王篇龠曰皇后凭玉几衜敭末龠龠女孠訾臨商周峀衛循大卞燮咊兲丁𤰃畗揚彣武㞷𦥔訾王再拜興畗曰妙妙予末小学亓耐而𤔔三匸吕𢽳忑兲畏廼受同瑁王弎宿弎祭弎詫上宗曰亯太采受同夅盥吕異同秉璋

第五十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4版反内

吕酢授宗人同㩁王畐㩁太采㲉同祭㗊二𤣩授宗人同㩁王畐㩁太采夆收彤厌出廟門祀

卿士六官也太宗宗伯也上宗小宗伯也宗人召公之屬中士也太宗以下不以爵秩見具禮官也黼裳裳有章者蟻裳玄裳也彤裳纁裳也明冕服之有章也介圭天子之命圭蓋鎮圭也鎮圭尺有二寸瑁四寸圭璋半珪也同爵也隮升也即位班也御進也宿置之也祭酎也咤嚌啐也啐受福之飲至齒而不嘗也饗贊嘏也酢報祭也降下也咤置也收徹也廟門即殯而言蓋路門也皇后

陟王在殯辭也周人殯於西階王升自西階不敢居主人之禮也太保太宗太史不同羣臣之服為禮者也上宗從太宗升自阼階將命於先王也太史升自西階以當太宗也末命遺言也道揚末命以道發揚之也嗣訓守先王之訓臨君君臨也卞法也燮化也敬㥄天威自作元命也太史授王冊命而又進告先王之戒稱其要切之語率循大卞是也天有常法古今一貫用之天下則天下化繼於先王則先王法惟精惟一斯能率由是道而無或失之矣舜以執中傳禹成王以循卞遺告康王

父子承承不替文武之惠所以有成康之治也眇眇少也其能亂四方懼惠之弗嗣也四方俾乂萬世無疆之業也太保承介圭受圭於王而後太宗受瑁王受瑁宿瑁祭酒啐酒皆三上宗贊嘏太保受圭於王奉同而下盥手易同執璋報祭以同授宗人而拜王不敢當先王之命於師保故荅其拜太保受酢既啐不敢遂授宗人故置而授之祭報禮成故拜而出諸侯出門以俟將新王之見也古者大禮冠婚之事皆有祭醮訓戒之辭以謹成人繼世之儀正始之道然也踐位受之先王冠婚受

之父母死生雖異其義一也

康王㞢𢍏

王出圣應門㞢內太采衛卤匚彤厌入應門左畢公衛東匚彤厌入應門右皆布乘黄朱賓爯奉圭兼幣曰弌弍臣衛㪃執壤奠皆再㩁譜㫖王誼孠悳畐㩁太采泉芮柏咸進眛揖皆再㩁譜㫖曰㪃敬吿兲孚皇天改大㽞殷㞢命惟周亥武延𠬪羑若亯卹卤土惟新陟王畢叶賞罰戡正氒㓛用尃遺後人休今王敬㞢才張皇六𠂤亡壞我高祖寡命王㩁曰庶㽞厌甸男衛惟予弌人釗報𢍏㫺商亥武丕平富弜務咎

厎坐亾伯用昭明亐兲丁劓亦大熊羆㞢士弜弍心㞢臣采乂王冢用耑龠亐上帝皇兲用訓乓衟付畀三匸卤龠建戾尌屏圣戓遂㞢人今予弌弍柏父尚胥泉顧媛介先公㞢臣舟亐先王雖介身圣外卤心宔弜圣王室用奉卹乓若亡遺鞠子羞羣公无皆聽龠昧揖趨出王釋絻反喪服

應門在路門外王出在應門内即路門之外内朝之位也召公畢公以三公爲伯故各以其所領諸侯入見古者生禮尚右以西方爲上西方諸侯班反居左者王居南鄉諸侯北鄉則左反居右矣乘馬也朱玄也玄黃皆幣也布乘黃朱充庭實也賔諸侯也禮諸侯之於王室謂之賔客王爲主人則諸侯爲客也圭介圭也諸侯自桓圭而下稱舉也稱奉圭幣各以圭幣進也壤奠土物之贄也王義嗣悳繼世而王天下未敢居王禮也古者相見必將以幣不敢褻也太保冢宰也芮伯司徒也二伯以諸侯見二卿進戒於王各從其官惟其宜也相贊禮者也二卿同進則相者贊王出揖禮天子見羣臣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揖皆拜既揖而後同拜也其告王者所以進戒嗣王也羑進善也天

旣訖商而周受命文王克進善道以順天故能憂恤其民以王西土成王隨功過而制賞罰皆協於中所以克定其功以其休美之惠大布以貽後世今王所當敬也張皇六師勿輕軍旅之事欲以惠綏天下不欲以力服人文王以進善得天不能協於賞罰羑若天命所以敗文王之業也高祖文王也新陟王成王也成王未謚故以陟方稱之戡克也寡無助也王侯自稱孤寡不穀不敢有其衆也寡命類此知命之寡則知助之求矣康王報告所以荅諸侯而致戒也其名亦猶自謂以義繼先王之惠不敢當王禮也無黨無偏之謂平充實大有之謂富以旣顯富有之業務惠而不務咎故能極至信一以道明光於時而其所用之人皆同心惠以事上桓桓赳赳如熊如羆所以保治王家以正上天之命上天以道爲敎周用是以受四方於是建國報功藩屏王室至於今是賴是先王有是惠而先臣有是勳君臣相須而成故子孫享之也爲子孫者何以嗣守先君之業惟當相予上顧先公之道安其臣職夾輔天子用繼先公之事故雖守國於外而心不敢惰其臣節一心以憂厥職奉若

先公之誼上有以事京師下有以治其國前有以嗣先公之業則可以不爲天子善矣康王自謂鞠子亦居喪之稱也反喪釋冕復恤宗之謂也諸侯有衞服而無采服者適當會期之歲諸侯至而未齊也春秋之法悼王亂而在喪書曰王某崩稱王子某卒天王例皆踰年稱王諸侯之制於未葬稱子某旣葬稱子故踰年而後即位未踰年而稱爵者皆以爵自見非先王之禮也顧命康王之誥成王旣殯而康王固已書王則康王之王非周禮之正矣天王即位之禮禮無所見之考於伊訓之書

王固朝於廟矣然免喪而後服冕禮衰麻不接冕弁雖非冕服固不可以衰絰見於先王即位之初必變服矣成王顧命之儀康王之誥羣后略取即位會朝之禮行於喪次而非周家之制無所自見故書詳錄之也伯相父師周之賢輔寧忘正始之道遂使康王動而非法察於書之本末其存亡危急之秋乎武王之崩三監因喪而亂成王之世殷人尚未馴服東夷一動皆有亂心故成王之命君陳訓以周公裕惪之守戒其依勢倚法謂無忿疾于頑至於康王之命畢公其辭益以危厲商人之心思亂未易化也是故成王末命則有弘濟艱難之語太史之戒則欲燮和天下羣臣以張皇六師爲告而王報以綏尒先公之臣服先王以及先正之無貳心如熊羆以衞王室知權時之變禮寧得已邪非亟正位以臨諸侯寧保商人之無武庚之變喪君有君而人情大定是固周之長策先王行禮寧拘拘然執於禮邪惟知適正而不失於禮之情斯聖人之事也洪範弗叶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其此之謂乎無故而弃先王之禮則仲尼何取於書蘇氏引子產之言以爲喪安用幣叔向斷

大夫之見謂嘉禮見則喪禮未畢禮雖三年之喪可以喪服冠子孔子不以羔裘玄冠而弔依以論議二公之失不爲無據即位之事固未考於書與春秋明於高宗亮陰及康王之正位禮無二義則可以言書學惟是之察有以見天地聖人之心哉

書古文訓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四

永嘉薛　季宣

畢命

惟十𠂇弍季六月庚午朏越弎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亐豐吕成周㞢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繇呼父帀惟文王武王尃大悳亐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氒家毖殷頑民遷亐洛邑密邇王室式化氒訓既歷弎紀世變風移亖匚亡虞予弌人吕寍衜𠂇升夅政繇俗革弗臧氒臧民亡卣勸惟公楙悳克勤小物弼亮亖丗正色率下亡弗祗帀言嘉績多亐先王予小學垂拱仰成

畢命發冊於成王之廟異於君陳之命者尊畢公也保釐安治也文武布悳受命而周公安定之慎恤殷民遷之洛邑以近天子之教易其舊俗訓之既久民用丕變王室安靜由殷人之治也道非一定物也與時高下而無膠柱之蔽所以歷萬世而無弊知升降之道則知隨時因革之禮政由俗革則向之治道有不可施之於今者王者因民立政豈有常哉周公遷民之初一以寬治成王命君陳也已有簡修進良之說康王冊畢乃始旌別淑慝分宅成郊孔子以爲王者必世後仁則成康之事也民狃習俗未知爲善之善而黑白太辨其治適以亂之習於治安其心少革進良以率不良則良者進而不良者勸入於大治則不善者少而善人多矣表宅里以彰善惡頑民有不憤而遷善者乎一紀自子至亥凡十二年周公君陳以賢聖之臣治洛三紀然後及於分里之事王者之治豈一日之積也以畢公所以治洛者行之周公之世則亂矣以周公之治行之召公之世則無善矣以二公者施之君陳之世則民耳目眩矣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隨時通變而民皆入於治道之所以成也臧

厥臧舉善之教也舉善而教不能者勸固無事乎刑罰之用表宅里以爲民勸樹風聲之道也小物細事也以盛悳而勤於小事事罔不善而悳彌盛矣畢公爲文武成康明良之輔用此道也威儀之治正色之率下也修道以教故人有不言之化不敢殆於人言之敬純乎其不已矣先王治功賴公以多一人仰成垂拱之治成功之盛非畢公誰尸之乎畢公名高以諸父爲成王師故曰父師三公不名古之道也

王曰繇虖父帀今予祗命公吕周公㞢事往才旌別

淑忒表乒宅里章譱癉亞尌㞢風聲弜衛訔箕殊乒
井畺畀户豊𡳿申畫郊圻峇忎圭守呂康三亲政叓
大匹昔尚體要弜惟丏異爾俗靡靡秎口惟臤餘風
未㐱公亓忘才戋𦖞曰丗藂㞢冡鱻戸繇礼呂蕩陵
悳宦𢡡天衛敝愧奢𠂢万丗同𣲖茲殷歷士𡪢奄惟
舊怙侈㓕誼𦨶美亏人憍㸒矜夸將繇惡𠂔雖收放
心閑㞢惟蘵資富耐訔惟吕永季惟悳惟訔旹𠄌
大訔弜繇古訔亏何亓訔

周公之事治商民也旌表明也淑善也忒違也癉病也旌善別忒而使民之居里各從其類淑慝所處用是以表明之善者章而惡者病則相與入於善矣風聲敎化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修道以敎章善以癉惡不言之化風行於百姓也如此而猶有弗率敎者是頑民也頑民則不可復仍故處故又別其田里使之知過而慕於爲善之益期於必變乃已仁之至義之盡也申畫郊圻正經界之法也愼固封守謹封疆之臣也經界之法古矣非先王世世修理守之勿失日月寖久隳壞有漸故必時時申畫以復其舊然後長如一日周衰至於壞而不復由當時慢之也封疆之吏

所以司經界者謹於疆吏之擇使之固守疆理之政申畫之後賴是以守之耳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京師諸夏之父母萬邦所恃以爲表式者治京師以儀四海所以爲康治之也有恒道也體要得中也政履常而令簡當雖商俗之靡靡故當久而自化聰明之作好與人異無以帖服其内未免爲商俗矣而何以格其俗哉紂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商人化之靡靡然利口之尚周有常政不貴飾言則利口之風久之將自詘矣康王自道所聞之語爲古之格言也生長富貴者鮮能以禮自治逐物忘反則流蕩而傷惪人欲之縱天理滅矣奢侈極而傷風敎此萬世同然者商人前化於紂脅權相滅而爲宮室臺榭侈服以害萬姓而悅婦人用此相賢所美非美服行之久人人尚之害義者邪而驕淫矜夸所自邪也善始者可以令終驕淫損身矜夸陵物犯衆滅惪其何以爲善後乎風行三紀之閒放心收矣心猶火也爲難收而易縱自非閑之以道收之雖久縱之則仍舊也易言閑邪存其誠誠亦未易存也富有之業本乎充實之美養吾充實之美見之

於事下觀而化皆能閑其放心永世無窮用此道
耳惪也義也皆我自出者也修諸己而以明諸物
是爲先王之敎不由是敎非敎之大者也欲垂訓
而弃先王之訓將何取哉
王曰緌虖父帀凿㞢安厃惟丝殷士弜信弜柔氒惪
允攸惟周公亯眘氒乱惟君敶亯咊氒中惟公亯戚
氒只弍后叶心同厎亏衜衜洽政乿皋潤生民亖𡰥
左衽它弜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亓惟旹成周建
亡窮㞢坖亦大亡窮㞢眘子孫訓亓成式惟乂緌虖
它曰弜亯惟旡氒心它曰民寡惟眘氒事欽若先王
成劉吕休亏前政

孟子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殷之衆豈直丘民而已
一民不被其澤古人恥之殷人不盡歸心則周之
興亡未可知也夫國豈能常安不安而有未服之
民禍患之來足以致危亡矣民懷其惪而有不安
之國乎以惪懷民猶身之正率是中道斯無剛柔
偏重之失民安其惪則將惟惪之進人人誠惪之
進所以有永年之治也周公君陳之業待畢公而
後成三公同心惟同道耳道無乎不洽政亦無乎
不治惪澤所被淪浹乎有生之類四夷左衽之國
亦皆得以安集天子永享萬國寔有賴於分政之
臣公當自此成周建永世無疆之業終譽之永亦
將有無窮之稱子孫保之皆成法之治尒治道無
難良亦未易自謂不克功何由成小而輕之事用
此敗但能盡心謹事難易不足言矣古人臨事而
懼不惟求及前人比於前人中又當獨步至惪之
美豈有窮乎敬順文武所已成之功烈以美其政
則周公君陳之惪又何加焉由武王之克商至畢
公之成終以殷俗之頑慢年垂四十然後克就成
終之政優游涵養必使自臻於理雖有盛惪不使

民強由之潤澤洽於肌膚乃自服尒措刑之美豈
易得哉敎化若成康之時不能至於刑措先王之
道爲虛器矣孔子以爲王者必世而後仁序書亦
詳遷殷之録學者可不思乎

冏雅

王若曰緌虖冏雅惟𠧢祖𠧢父丗篤忠貞服勞王家
氒大成績紀亏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
亦惟先王㞢臣亯左右𤔔亖匚心㞢憂厃若蹈虎尾
涉亏旾仌今命尒予翊𢓊股厷心吕纘𠧢舊服亡忝
祖丂弘尃五典式咊民則尒身亯正它敢弜正民心

宅屮亐惟尒出亐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
亦惟曰怨資𠦒惟囏才思亓囏㠯圖亓易民𢎿寍繇
虖丕顯才文王謨丕承才武王烈啓右我後人咸㠯
正宅缺尒惟敬明𢎿訔甬奉若亐先王對揚文武出
光命追配亐前人王若曰商雅𢎿惟繇先正舊典昔
式民出亂𠕋丕丝衛𢎿祖亐出迪行昭𢎿侯出大乂
太常天子車旂以日月爲章周禮司勳凡有功者
銘於王之太常君牙之先世有功悳書太常者不
替前業是爲世篤其道忠用中以事王者貞者正
也貞固足以幹事用此勤幹所以世有王功之紀

也穆王自以守先王遺業當得如先王之臣佐佑
其治而使四方復見先王之政虎尾之蹈春冰之
涉必有傷人陷溺之禍憂危天下當如此也股肱
手足也心膂心背也人之生者以有股肱心膂之
用人君賴輔臣之用亦猶此也命尒予翼所望以
左右己也舊服先公之舊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
典擾兆民先公既克有成世守其官當思所以纘
繼其緒聲減前世爲不肖矣忝不克負荷也大敷
五典所以和民作則要在幸之以政其身正民將
不令而行夫人不能自中其中待人而建正己幸

下所以敷五教而和民則也暑雨祁寒天有常道
民猶咨怨民心之罔中也以民之愚而欲與之建
中適正其亦難矣謀其所以爲難則其易者可見
安民之道惟此道尒文王之訓大明於上武王之
業大克承之所以開發佑助於後人惟以正身而
無缺行之玷教民之訓固將敬明是道以順文武
之悳發揚光烈追配先王先公之盛民之治亂在
舊典之用不用尒不替舊典動由茲道則先公所
行之事不墜於今王之治民亦賴是以章明也武
王數紂官人以世求周之故固未嘗不世官蓋其

禮教興行人臣世有其悳先王心無適莫惟才之
用君臣以其先王先公之道更相責勵期於不墜
其業盛悳相繼蓋此道也周衰而惟世官之守非
復人才之問周悳衰替爲世官也不世官而亦不
廢其世悳周之所以強歟

䍐命

王若曰柏䍐惟予弗克于悳𦥑先人宅丕后怵惕惟
厲中夜㠯興思免𠦒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出
臣咸褱忠㒵亓侍馭僕𠬢宅匪正人㠯旦夕承弼𠦒
侯出入起居宅有弗欽發號施令宅有不臧下民祗

若丂當咸休惟予弌人亡良寍賴左右前後ナ位㞢
士臣亓𢎘及繩㣙糾繆𢦔亓非心𢍇亯紹先㓱今予
命女迮大正正亐羣僕侍馭㞢臣楙𢝊后悳交攸𢎘
逮沓柬𢝊柰亡㠯巧㣇令色便辟仄媚亓惟吉士僕
臣正乓后亯正僕臣諛乓后自聖后悳惟臣𢎘悳惟
臣亣亡尼亐懋人充耳目㞢官迪上㠯非先王㞢典
非人亓吉惟𧵍亓吉叒旹瘝乓官惟亣大𢎘亯祗乓
侯惟予女辜王曰緋虖欽才𠂢弼𢝊后亐彝憲

周官太僕下大夫掌御僕小臣祭僕隸僕之政王
眡朝則前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爲前驅王燕飲
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動靜與之俱者蓋近侍之
官也春秋下大夫字伯冏蓋其字也穆王自謂不
悳無以繼先王之世心切危懼晝夜思免戾者得
先王所以自正之道其命伯冏蓋以先王之臣望
之以文武聰明之悳克一而聖故其臣下無非忠
良至於侍御僕從之微亦皆修正之士人人自正
所以左右其君者無或不正其君耳目所逮非正
莫之覩矣故其一動一作無有不敬一號一令無
有不美萬方信服其敬亦皆順敬於悳萬邦休治
寔爲有以使之觀於先王愼擇左右前後之臣可

以知其自養之悳古人謂習與善人處者辟入芝
蘭之室習之不知其芳斯進悳之道也思正己而
無左右之正則何以思正矣匡正也匡其不逮繩
愆糾謬之事也匡正於外未足以語正君之美格
君之非僻則可以語正君也大正政之所自出者
正于羣僕侍御蓋責成於長也君修悳以正下臣
修悳以正君此之謂交修侍臣無有不賢君悳所
賴以成也愼擇僚佐非徒使長其官侍御僕從之
臣亦皆使官之也巧言令色便僻側媚是皆官人
之所當弃天下常患小人去之之難惟其有以入
人故眩亂而不別也佞人之用而國家殆矣察言
觀色視所以而察所安則小人之情自見吉人端
士爲可得而進矣王之親侍無如羣僕羣僕之正
其君烏得不正僕臣有不端之士以其諂媚逢君
之惡君心驕佚自以天下皆出己下將何以爲悳
故其君之悳不悳係其臣之諛正如何孟子論王
左右皆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一薛居州獨如宋
王何責太僕以愼簡羣僕侍從之臣人君耳目之
司將何所賴是必道上以敗先王之法啓其邪心
雖有聖王將誰與爲善也孔子惡近佞人之殆爲

能陷溺人心之正也正羣僕而不惟正人之用專利之臣得以充之君之侈心自此熾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知義利相爲盛衰則小人之姦將無自而入也穆王以此儆戒正僕爲知義利所在不能承王之志是瘝官也瘝官之罪何所逃哉典法有常人君所賴於臣之輔能克敬典安有瘝官之事乎瘝病也失職之謂也觀於穆王之命伯冏可以遠觀前世之治二帝三王之盛無可疑者伊尹用之太甲周公用之成王而穆王用以克終爲有由矣

書古文訓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五　　永嘉薛　季宣

呂𠛬

惟呂命王亯或百季旄亢庀𢓊𠛬㠯詰亖𠃓王曰𡵂古ナ訔蚩尤惟乱迮肙延及亐平民亡弜寇賊鴟誼悬殳敓𢽍矯虔苗民弜用霝剬㠯𠛬惟𢓊又虐㞢𠛬曰灋𣀔𠭥亡𣍺爰乱淫爲劓刵斀剠𢓜丝𦇧𠛬并剬亡差ナ𧦝民興𦍧漸泯泯棼棼亡中亐伩㠯覆詛盟虐豊𢊁𢦏𠃓告亡𣍺亐上上帝監民亡ナ馨香悳𠛬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𢦏㞢弜𣍺報虐㠯豊遏𢇍苗民亡𠀑在丅乃命重黎𢇍墬兲通亡ナ夅𢓜羣后㞢逮在丅明明棐常鰥寡亡蓋皇帝清問丅民鰥寡ナ𧦝亐苗悳豊惟畏悳明惟明乃命弍后恤珍亐民柏𡰥夅㒷折民惟𠛬命平水土主名山川稷夅𢬿蕽殖嘉穀弍后成珍惟殷亐民士㓾百姓亐𠛬㞢中㠯教祗悳穆穆在上明明在丅灼亐亖𠃓亡弜惟悳㞢勤故乃明亐𠛬㞢中衛乂亐民棐彝典獄非訖亐豊惟訖亐富敬忌亡ナ擇𠳋在身惟克兲悳自𢓊元命配亯在丅

呂國名今蔡州新蔡縣古文呂通作甫蚩尤炎帝末爲亂者黃帝誅之三苗之君堯竄之三苗者皇

帝堯也重黎羲和也伯夷禹稷事見舜典士皋陶
也劓滅鼻之刑刵滅耳之刑椓宫刑黥墨刑鴟義
賊義矯虔反道也詛盟盟誓也呂刑之書首言呂
命者呂侯受命而後作是書也穆王享國百歲旣
耄於荒乃能治度於夏之訓而作呂刑以禁詰天
下底於治道穆王反身之道斯其至也夫人年至
於耄壯心必少衰矣穆王處之以敬遂能克成文
武之法非其天資英傑中有大過人者何能尒耶
訓贖刑而命呂侯爲之任官得人故雖耄年不害
治之成也不遠復之无祇悔穆王有矣古未有諸

侯爲亂蚩尤之亂反常之始也蚩尤始亂先王之
法民從其亂皆爲盜賊姦宄奪攘之事賊義害德
三苗懲於蚩尤之亂又復不用聖人制作之法自
爲刑法用之其民麗於五刑無復輕重淫威殺戮
濫及無辜其民病之無所措其手足漸起爲亂紛
紜不已故爲盟詛質之於神信不由衷敗盟益甚
刑殺旣衆寃聞於天無刑德之馨香而此腥聞于
上堯哀庶戮之濫奉行天威以報有苗之虐放之
於遠不得傳國於後遂使羲和一天地之道無鬼
神之瀆諸侯逮其臣下無不自明明德以輔常道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下情上通無或蔽蓋苗民得
以並告是由堯之清問言罔攸伏故堯用威則民
畏明德則民明三后之有憂民之功堯官人使之
也伯夷典堯三禮以禮絶民之刑民禮之行而刑
措不用矣禹平水土名山川以奠民居稷播百穀
奏庶艱食三后恤功之盛而民罔有不服皋陶作
士明五刑以協民於中人懷好惪之心所以終三
后之恤也上下莫不勤於敬惪此皋陶之敎施於
刑之用者惪威惟畏刑期于無刑矣君人者修穆
穆之敬居下昭明明之惪光被四表其民惟惪之

勤則皋陶之治民中於刑民而已輔彝常以典庶
獄不終於威之用而終於惪之富皋陶敬畏之至
言皆足爲世法非能達於天惪自作元命則何以
成皇帝之治配食於其廟哉三苗脅民以威而民
益勢要民以盟而民益悖堯一天人而人用治明
惪威而民作惪故孔子賢於道民以惪齊之以禮
刑以成惪其刑豈能已哉絶盡也通達也降格享
於神明也絶地天通盡達神祇之奧使民不得僭
祭而嚴王國之享專修人事所以一天人也
王曰嗟亖匚司政籅獄非尒惟迮兲坶今尒何警非

旹柏尼𠕋刑㞢迪亓今尒何懲惟旹苗民匪詧亏獄
㞢麗宅擇吉人觀亏五刑之中惟旹庶威敓貨斷制
五刑吕亂亡辜上帝弗蠲降咎亏苗苗民亡辭亏罰
迺絕阜世王曰嗚虖念㞢才柏父柏兄中弟季弟幼
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尒宅弗繇慰日勤尒
宅或戒弗勤天齊亏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尒
尚敬逆天命吕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
五刑吕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㞢亓寧惟永
　司政爲政者也刑殺非尒刑殺寔係天道知天以
己爲民之牧則知典獄之非我何觀於古當求伯
夷棄刑之道苗民威虐亦可視以自懲苗惟不察
罪之重輕不附於法不求吉士視其刑罰之中而
忿疾於奪攘姦宄之人斷以五虐之法刑非有罪
之適適以殺害無辜上帝不潔苗之腥聞苗用此
滅諸侯上自尊屬下逮子孫悉告以言庶幾可以
格于上帝告之諄複欲人人而諭之日勤於尒所
由於以慰安衆庶此古用獄之道戒荒於怠獄將
不可察矣天之賦物人人有齊一之道使我朝夕
自戒恐其非終則惟終在人所以迎天命也用此
以輔一人之悳勿以可畏而畏之勿以可美而美

之去其畏慕之心惟以敬用中罰正直剛柔之三
悳待是五刑而後成天之齊一於民吾爲有以輔
相之矣自作元命故能迎天之命如此天子賴以
有慶則萬邦依怙其悳安寧之久爲民洽于好生
之悳有司莫之犯矣
王曰吁徠有邦有土告尒祥刑今尒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尼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
簡孚正亏五刑五刑不簡正亏五罰五罰弗服正亏
五過五過㞢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亓辠惟均
亓審克㞢五刑㞢疑有赦五罰㞢疑有赦亓審克㞢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亡簡不聽具嚴天威
　兩造兩辭也五辭兩辭麗於刑者五罰贖也五過
宥也有邦諸侯也有土都邑之大夫也辟以止辟
刑期無刑謂之悳刑祥刑爲治道存焉耳祥刑之
言在安百姓惟人之擇惟刑之敬情之所在測之
惟謹所以施刑而治獄爲得安民之道官之不擇
刑之不敬原情所在有所不盡則刑之寬濫有不
可勝言者惟作天牧可不念於此哉獄具而師聽
之一人之情不若衆人之情也合衆智以正獄之
兩辭則五刑所加無不審矣兩造具而盡其辭兩

辭當而正其辭此用刑之常法刑罪疑於不直則
有聽贖之制過愆之非其罪故雖五罰亦不可施
赦宥之行蓋謂此等刑罰必歸於正所以爲刑之
中五過之疵尤所當察五刑出而爲五過其刑所
不加焉非審察之則姦人幸免矣官如見厥君事
戕敗人者反如爲父母復讎者内如夜入人家登
時殺之者貨如捕盜見拒傷殺之者來如不得已
應之者五罪相若惟審察其本心而後宥其瑕疵
無幸免之人矣五刑五罰罪疑皆在所赦又當審
聽不可輕也當赦而施刑罰豈中刑之用乎五辭

簡孚衆云當而可信尚審察言觀色而不可便謂
已得其情雖已簡孚而猶無不聽之天威具嚴有
不可不敬者不能審克將得罪於天矣
墨侲疑赦亓罰百鍰閱寔亓辠剠侲疑赦亓罰惟倍
閱寔亓辠剕侲疑赦亓罰倍差閱寔亓辠宮侲疑赦
亓罰六百鍰閱寔亓辠大侲疑赦亓罰千鍰閱寔亓
辠墨罰业屬千剠罰业屬千剕罰业屬叉百宮罰业
屬弎百大侲业罰亓屬弎百叉刲业屬弎千上丁炏
辠亡朁𤔔𤔲勿用弜行惟詧惟灋亓寀亨业
剕刖足也鍰六兩也倍兼前數也倍差倍之而有

差蓋五百鍰也閱實其罪道極厥辜也五刑之赦
爲贖其法疑也五罰之赦爲宥其罪疑也法疑則
正於罰罰疑則正爲過五罰五過故爲法有不同
也雖赦贖而猶閱其罪不加民以非罪亦恐姦人
之幸免也舜作贖刑於周官無所見則贖刑之制
廢於商周之世矣周禮五刑之贖屬刑皆五百五
刑之屬凡二千五百吕刑之作五刑之屬三千墨
劓之屬皆千宮罰三百大辟二百刑輕雖增而重
刑減矣書序以爲訓夏作贖則周贖刑之用由穆
王始也文武至於穆王餘二百歲而後贖刑之用

曆刑衰而民始犯刑罰爲可輕也穆王夏刑之訓
真能終文武之道哉輕重爲比罪之差簡孚于獄
之麗辭無僭亂惟可行者行之惟能察於法意所
存則可以用法矣不行不可行者不行之用終於
不行而已上下輕重之等比罪刑罰之有倫也
丄刲適輕丁𦨶丁刲適重丄𦨶輕重𢒈罰ナ權刑罰
丗輕丗重惟亝非亝ナ倫ナ𦥑罰懲非死人極亐病
非佞折獄惟皀折獄𡧛非圶中詧辭亐差非从惟从
哀敬折獄明啓刲書胥占咸庶中正亓刲亓罰亓寀
亨业獄成而孚輸而孚亓刲上備ナ并兩刲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上下比罪輕重之有權也蘇氏謂古者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設甲乙以解此言甲初欲爲強盜既至不強而竊當坐竊法乙初欲竊既至其所則強當坐以強適重適輕其說是也輕重之權亦惟此罪而已權罰比罪非祇論其罪之重輕禮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又有五罰五過之用刑之輔教必自輕重而始刑罰與時輕重不可常也罪有若同而甚不同然亦自有倫要泥古而不知倫要所在不能權輕重矣罰懲雖免於死然非當死之罰

民猶不勝其病況致法乎是故刑與不刑皆當比其罪尒佞捷給也捷給不可用之折獄用之折獄人將不得以盡其情無不自中所以惟良惟能折獄辭差之際所以盡其情僞而輕重得以有權非從惟從不敢忽也察諸非意所在求其所以寬之以盡其情宜無寃濫之失臨以哀敬明與羣吏共論其法有疑得以啓發庶幾盡附中正刑罰之道固當審而行之其刑以孚其贖以孚惟可信而無僭亂之辭故刑民而民不怨也法有二罪俱發從重者論兩刑并論備於上刑而已倫類也要理也

成其獄也輸贖金於府也刑罰倫要上下比罪而巳周禮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贖刑之用蓋中典也

王曰繇虖敬㞢才官柏羙姓朕㕛多憅朕敬亐𠛬ナ悳惟𠛬今𠀡眛民迮配圣丅明清亐單𧦝民㞢𤔔宅𢀖中聽獄㞢兩𧦝亡或厶家亐獄㞢兩𧦝獄賕非珤惟府詁珍報吕歷尤𠈌畏惟罰非𠀡𢀖中惟人圣命𠀡罰𢀖極歷民宅ナ令政圣亐𠀡丅王曰繇虖孠孫今𢓊何監非悳亐民㞢中尚明聽㞢才悊人惟𠛬亡畺㞢𧦝屬亐五極咸中ナ慶𢿱王嘉帀監亐丝祥𠛬

官伯師長也族姓大家也獄者人命所係固當敬之穆王多懼見於言辭爲敬刑而無悳之憂也天之陰隲下民人君配天作主奉若天道惟以治人片言單辭獄情攸在非有至清之悳爲無以察之謂片言而忽之獄情無可察者兩辭能以中聽斯無偏見之失用刑之得則民可得而治私心偏聽居之不疑刑之不中由此作也罰金非金之重不得巳而爲論罪之法聚功過而權之欲以論庶尤之報使各當其罪尒報斷獄也永畏畏天而無時豫怠也天罰在乎當罪刑罰之濫非天之爲惟人

代天用非其人則制命者爲之尒五罰有倫謂之五極五極天理也刑非天理之極如正人何雖令不從由無正身之政尒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心有所著則皆不得其正兩辭中聽斷之非我人情之盡天道昭昭用刑之中所以爲自作元命也監者何也行中之悳也吾無是悳無以爲民之中常以非悳處之自明其悳聰作哲其智足以明刑雖獄辭之無窮莫不麗於五極上下比罪刑罔不中是中大建於民將無有司之犯辟之止辟慶不長乎惟悳可以明刑然居之則非悳皐陶邁種其悳

富而敬忌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穆王使人監於伯夷爲足法矣嘉師以善其衆者祥刑之監王之所以善衆也悳明惟明悳咸惟畏刑期無刑所以爲悳刑祥刑也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諲咊丕㬎文武亯眘明悳昭陞于上尃眘圣丁惟旹上帝集氒命于文王亦惟先正亯左右昭事氒侯逨小大甚繇宄弜衛𠬛䜌先祖褱圣位𤔔庠㥯予小学孠𦩻𠕅丕僭𠂤賌𢌿于丁民侵戎𢦏或冢𠷎即我馭亗宄或者𥁕畯圣氒服予則宄亯曰惟祖惟父亓𠣠卹朕躬繇𤔔大續予弌人𠬛𠬛𡝩圣位父諲咊女亯昭𠦑㬎祖女肇𠛿文武用光聚迺侯追孝于肯文人女多攸㪟我于𩯠𣌭女予嘉王曰父諲咊亓歸眎尒帀寍尒𠱏用賚尒秬鬯弌卣彤弓弌彤矢百𢎘弓弌𢎘矢百𩢸三匹父𨑭才柔遠能迩惠康小民亡荒寍柬卹尒𨜍用咸尒㬎悳

義和晉文侯名世本史記名仇非也舊說仇字義和案周字配伯仲曰某父蓋未有二字者父義和者同姓諸侯之稱君陳伯冏之類尒文武自昭明

德格于上下夫人之道一而已矣先正晉之先臣謂唐叔也唐叔亦能明己之悳佐佑先王謀計告猷無小無大無不率從於道先王賴以有懷用嗣天命予小子天子在喪之稱閔予小子平王傷周之亂以喪道處之嗣造天丕愆言遭家之不造也天降大禍民不見悳先王之悳天下所賌賴者旣巳殄絕於下侵於家害於國者羣合於一雖執事之列舉無老成賢俊宜職之士天子將何賴以爲國平王極言亂之所以而不及幽王之禍不忍明也祖父諸侯之屬也三代名同姓曰伯父叔父異

姓曰伯舅叔舅天子不敢以貴而倨率惪之道然
尔伊誰也伊誰之恤無以自立而求諸侯之輔也
周禮王功曰勲有績予一人謂文武有功於己己
賴以安厥位則文侯之勲有以明其顯祖唐叔之
烈而能儀刑文武之道文武之業未墜於地皆其
佐佑天子繼集天之大命奉先追孝之惪能於艱
難之中扞衛天子亦其戰功之多有惪有功宜天
子嘉命之也視師寧邦歸晉國之辭也彤弓朱弓
也旅弓黑漆弓也駟馬曰乘秬鬯所以告功於先
人也諸侯受弓矢之賜然後得征伐文侯蓋侯伯

也古有寵錫諸侯之禮非功惪之懋不之賜也文
侯之命平王爲當功之賞矣柔遠能邇之道在乎
惠安小民無有荒寧所以進於治道以簡靜憂恤
邦政則政無不理而明惪明乎王望於晉侯其亦
至矣所以自治果何如哉周自平王東遷王室寖
以微弱僅保郊邑殆無異於小侯平王亦知幽王
之亡在乎無輔老成之用不可棄也東郊復國緊
文侯之功惪是賴欲以撫寧晉國雖若成王命周
公後可也棄之於外將誰依乎成周之衰其有由
矣王室微而諸侯大由文侯之去尔孔子序書於
周訖文侯之命平王之所以復東周之衰也圭瓚
之賜爲當尔者記其命之當尔明其去之非是於
詩記皇甫之徂向皆傷周室之壞也書於文侯美
平王之錫命春秋孟子見昭公之知禮稱其善而
不善者見仁之至義之盡而直在其中矣造逮也
戎害也純一也會集也唐叔虞始封於唐今絳州
翼城縣周衰稱晉非先王之本封也詩之變風於
晉稱唐風者從先王也

粊斱

公曰嗟人亡嘩聽命退丝淮尸徐戎竝興譱敿迺命

冑敿迺干亡敢弜弔糒𠧟弓矢鍛𠧟戈戭砅𠧟鋒刃
亡敢弜譱今惟㸒舍牿牛𢒈殿𠧟擭敜𠧟穽亡敢傷
牿牿㞢傷女則ナ常𠛬𢒈牛亓風臣妾逋逃勿敢𨒅
逐祗復㞢我商賚女𠧟𨒅逐弜復女則ナ常𠛬亡敢
寇攘踰垣牆竊𢒈牛誘臣妾女則ナ常𠛬命戌我惟
征徐戎峙𠧟糇糧亡敢弜逮女則ナ大𠛬魯人弎郊
弎遂峙𠧟楨榦命戌我惟築亡敢弜共女則ナ亡餘
𠛬非殺魯人弎郊弎遂峙𠧟芻茭亡敢弜多女則ナ
大𠛬
魯都曲阜今兗州仙源縣費在沂州費縣徐在泗

州臨淮縣淮夷淮上諸夷甲鎧也冑兜鍪也舍茭
舍也牿橫木以制牛角者擭穽其牢圈也鍭糒也
楨築牆版也幹植木也芻茭稾草也敿理也敽連
也備具也鍛鍊也礪磨也淫舍野次也牿繫也杜
斂閉塞也峙聚也郊邑外也遂遠郊也周禮天子
六郊六遂以寓六軍大國三軍魯國所以三郊三
遂也敿理甲冑編連干盾具弓矢鍊戈矛礪鋒刃
必善必至所以利其器也牿牛馬杜擭穽戒淫舍
之亂也毋得越逐牛馬逋臣恐亂行也祇復之不
得私人之有也賞賚隨事之賜也盜賊之禁軍之

二百九十七　書古文訓卷十五　十四　通志堂　王盛

大防也峙糗糧所以備征役具楨幹所以備城築
芻茭之積備淹日之久也常刑常法也大刑死刑
也無餘刑非殺極刑之不至死蓋腐刑也其刑之
戒誓之常也非軍刑之用也孔子論爲政之惡謂
不教而殺爲虐不戒視成爲暴慢令致期爲賊伯
禽當徐夷之難所以用其民其已至矣以戰則兵
甲精鍊以居則營廄嚴肅以動則軍無侵掠戰守
則糧餉備具城築則楨幹畢集而申之以戒令儆
之以邦刑節制之明師衆之一是故有不戰戰必
勝矣以甲戌征以甲戌築二役並起使敵不知所

向奪其地利攻其腹心制勝以奇未始不由於正
兵法之善固無加於此者孔子錄費誓於周書之
末同乎王者之師也諸侯在國稱公楨幹芻茭之
取辦於魯人有諸侯之師也書序伯禽宅曲阜徐
夷與而作費誓其書作於受封之後成王踐奄之
際也記子貢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
禮歟孔子曰昔魯伯禽有爲爲之也先儒以爲此
役未之考爾古者諸侯無史其事錄於王之太史
冠書名於天子之國諸侯不得自見之也

𥟋𣃔

三百八十五　書古文訓卷十五　十五　通志堂　祁生

公曰嗟𢦏士聽亡譁予𣃔告女羣言业首古人ナ言
曰民訖自若是多般責人所亡難惟受責畀如流是
惟艱才𢦏心业憂日月逾邁若弜員來惟古业謀人
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业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員然
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𢦏尚
ナ业仡仡勇夫射御弜違𢦏尚弜欲惟截截善諞言
俾君子易辭𢦏皇多ナ业昧昧𢦏思业如ナ一介臣
斷斷猗亡它技亓心休休焉亓如ナ容人业ナ技若
己ナ业人业彥聖亓心好业弜啻如自亓口出是能
容业以保𢦏子孫黎民亦職ナ利𢦏人业ナ技冒疾

㠯亞㞢人㞢彥聖而𡚁㞢畀㢴達是㢴耐㕣㠯㢴耐
㕠㦲孚孫黎民亦曰殆才𠀤㞢㐬陧曰繇弋人𠀤㞢
榮褱亦尚弋人㞢悉

羣言之首悳言也民訖若是多盤有終身之樂也
不能順其天性之樂則憂危至矣責人非難使人
受己之責順之如流所以爲難無瑕者可以戮人
爲有以服之也穆公自以其心之憂與日月俱往
有如無復日月之至故思取謀於人若古之謀人
旣患其不可即則今之謀人自宜姑且親之雖云
必須謀人之親若猶未能則雖黃髮之老皆可親

問多聞往行可以檢身故雖番番老人膂力已盡
以其良也吾尚欲盡其用仡仡壯士射御協悳雖
其勇也吾亦無取況於截截諞士能易人之智慮
奪人之語言我何多有之昧昧不思之矣一介臣
無他技猗其以斷斷自立休休容物覩人之技能
彥聖不啻出己此能容之則天下之善歸之傳後
保民利其所當有也能容而不汲汲於好善吾知
其無能爲也冒疾障善之人孔子惡夫佞人之殆
此而容之足以覆邦家矣邦之安危一人之寵辱
繫焉原本從來一人所自出尒致治之主歸過於

身亂亡之主歸過於人罪己與人興亡自異穆公
知過能徙不遂其過示民好惡而民知向背以有
終身之樂秦誓之作所以繼周而王乎賤智勇而
惟老成有悳之容孔子知其後之大矣孟子以爲
好善優於天下秦穆公之謂歟困而知之穆公是
矣禹謨帝誥上繫於虞夏之末周書訖於秦誓言
哉

書古文訓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六　　永嘉薛　季宣

昝圶帝尭聦眀彣息芖宅兲丅将孫亐位攘亐㑹舜
㢟尭篹㑹舜仄敚尭𦖞㞢聦明將𠷎位厤試諸籬
㢟舜篹

尭舜聖之盛也孔子序書惟以聰明稱之於尭見其光宅而得所傳於舜見其升聞歷試盛悳之至不加此也尭惟以聰明得舜舜惟以聰明嗣尭得之於天用之於人者至矣惟聖人爲能踐形尭聰明舜聰明之謂也

帝𨤏丅土匸設居匸𠔁生分𩔖㢟汨㢟九共九篇槀飫

釐土治水之事也方設居方所以安民之生因其舊俗而善之也別生分類俾民各從宗黨朋類以居骨肉以親事功以治居方之政此其大者太公之使士農工商皆一其鄉管仲爲士工商之鄉使之不見異物而遷則分類之事也鯀湮洪水而謂之汨陳舜釐下土而謂之汨作鯀亂之而舜治之水治而後民可作也禹貢錫土姓之語曰祗台悳先不距朕行別生分類之事茲其言乎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然則貢賦之書禹貢蓋其略也舜典肇十有二州而九共止於九篇治水之後州復合爲九矣槀飫未詳孔氏謂勞賜諸侯者古文安國論必有覩而弗備也

咎繇厎氒謩命咸氒珍帝舜申㞢㢟大命咎繇謩𣜩稷

臯陶序其陳謨禹序其成功雖有是臣必是君乃克申之紀其君臣之和各以大業見也

命別九州隨山㕜川任土㢟貢

禹之行水隨山而導川貢賦之差因地之所任行其所無事所以有成功也序曰作貢書非禹之作也

启与𠂇扈岕亐甘㞢埜㢟甘𢍁太康失㞢𡧋弟㐅人頾亐条内㢟㐅孚㞢哥

甘野之戰啓之用衆可法洛汭之歌太康之荒自戒禹之傳子訓之貽後不勞特見可因事而得之

戲咊湎𡈼廢旹𤔔日肖往征㞢㢟肖征

羲和之罪莫大於悖天胤侯之誅止加於有罪仲康修夏之政有足觀者

自禼𡉚亐成湯八𨗞湯乱屈亳㓞先王屈𢓊帝告釐
沃
契之至湯八遷不可盡見契封於商今商州商洛
縣昭明居砥石陝之㡳柱也相土居商丘今應天
宋城縣其地在亳圻内所謂從先王居也
湯𢓊彭戹葛柏不禩湯乱𢓊㞢𢓊湯𢓊𣧑尹去亳適
𡕾无醜亣𡕾復歸亐亳入自北門𨔵遇女鳩女𠀀𢓊
女鳩女𠀀
葛伯事見孟子其書略見史記未必眞也伊尹之
五就湯五就桀其盛悳之至乎不以桀之不能不

以湯之齊聖廢其君臣之義期於克正乃已不得
已而至於伐豈湯伊尹之心哉書稱湯之事上以
忠湯伊尹之本心也二篇之告惜哉其不存焉
𣧑尹眛湯伐桀陞自陑遂与桀𢊁亐鳴條㞢埜𢓊湯
誓
伐桀之事聖人不幸而爲之也伊尹湯皆有聖悳
相與放逐其君桀之得罪於天雖有堯舜之臣不
得而私之也以伊尹而相成湯之伐天誅之所不
赦者也陑即禹貢雷首山麓鳴條在安邑西孔氏
謂湯都在河南兵出於西出其不意其說非也用

兵而至於戰雖聖人不能無必勝之謀也師行固
有利鈍舍彼取此惟其宜也陳氏引詩湯伐昆吾
序伐三朡昆吾在今濮陽三朡在今定陶謂師不
得由東是也升陑記道所由蓋渡河尓湯之升陑
伐桀武王師渡孟津不四日至於商子來之道固
當然哉軍事以利爲功要不用詐可也劉氏謂升
陑爲桀恃險其不能拒湯者地利不如人和也易
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如其淫志夏商而
議用其兵非君子之所與矣
湯既勝𡕾欲𨙻亓社不可𢓊𡕾社疑𡉚臣𠕒

古者征伐之主必改制度以新民之視聽若天道
之一變變置社稷其事之大者故爲勝夏首政夏
社亡國之社猶周之亳社也伊川說夏社當遷而
不可毀故湯屋而遷之示戒於子孫諸侯蓋亳社
之始也疑至未詳臣扈湯臣亦相太戊三篇雖亡
遷社之事求諸敘述扈必與焉者也
𡕾𠂤𤳳績湯遂㓞㞢遂伐三朡俘乒珤玉誼伯仲伯
𢓊典珤
三朡在今曹州濟陰縣桀敗而走三朡湯追及之
桀棄寶玉而走南巢故伐三朡而得寶玉夏之玉

鎭桀旣不能守矣誼伯仲伯典寶之作其明守器
之道乎
湯歸自夏至于大洞屮罍𢓊弃湯旣黜夏命復歸于
亳𢓊湯弃咎單𢓊明居
大洞滎澤也在鄭衞州界跨河南北舊說大坰在
滕亳閒以序湯歸自夏言之蓋湯伐滕之後復還
安邑黜夏而反仲虺湯誥明居之書相次作也孟
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此明居所以作也
成湯旡殁太命元季𢎘尹𢓊𢎘訔䛐命於后太命旡
立弖明𢎘尹放彣𣅜弎季復歸于亳恖嘗𢎘尹𢓊太

命弎篇𢎘尹𢓊咸𠂇弋悳
太甲之事說者不勝異說孟子有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之說太史公因以爲據後世不能易也序謂
成湯旣殁太甲元年異說紛紜不若經之可信也
庸中悳也堯典曰有能奮庸咸有一悳曰夏王弗
克庸悳盤庚曰生生自庸太甲曰王惟庸罔念聞
歸亳思庸爲不遠之復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
吉於太甲見之
沃丁旣葬𢎘尹于亳咎單𨒪訔𢎘尹叓𢓊沃丁
伊尹之葬於亳猶成王葬太公周公於周也先王

同功一體之臣不敢踰也湯居亳而咎單有明居
之作沃丁葬伊尹而又訓伊尹之事咎單於湯伊
尹其同心德之臣哉馬融說咎單湯司空
𢎘徝眛大戊亳𠂇祥桑𣞤共生于翰𢎘徝贊于巫咸
𢓊咸乂四篇大戊贊于𢎘徝𢓊𢎘徝原命
史記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桑穀一暮大拱大戊
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悳帝之政其有缺歟大
戊從之而桑枯死伊陟贊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
成作乂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伊陟讓作
原命桑穀楮也君奭稱巫咸乂王家太史所書蓋

舊說也太戊見災而懼其一時之臣佐所以輔導
責成如此周公稱其人物之盛眞賢王哉
屮丁𨒪于囂𢓊屮丁河亶命居眛𢓊河亶命祖乙圮
于耿𢓊祖乙盤庚五𨒪將亂亳殷民咨胥怨𢓊盤庚
弎篇高宗𡪍得說𢁀百工營求𢒼埜得𢒼傅巖𢓊兊
命弎篇高宗祭成湯𠂇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𢒼
王𢓊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盤庚以上見遷都之不苟說命以下見高宗之所
以治也有賢師之訓得賢臣之佐嘗爲帝庭之夢
見災之至其敢有不懼乎

殷乱咎周周人乘𤊲祖伊忎𢍰告亏受𢓊卤柏咸𤊲
殷旡鍇兲命敉学𢓊誥父帀少帀
殷咎周而周乘黎武王欲以觀政於商祖伊奔告
而紂安焉微子去之則天訖商之命矣序於戡黎
云殷咎周於微子云錯天命紂爲自絕天命非周
之取商也
惟十ナ弌秊武王伐殷弌月戊午帀浞盟雒𢓊泰𣃔
弎篇武王戎車弎百兩虎賁弎百人与受𢍰亏坶埜
𢓊坶𣃔武王伐殷𨒪伐歸嘼戰亓政事𢓊武成
天子至貴也天下至衆也紂爲天子有天下而武
王車三百乘虎賁財三百人戰牧野而勝之尊富
豈足恃也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
親戚叛之武王與紂之事也
武王勝殷𢦏受立武庚㠯箕子歸𢓊鴻范
洪範之序詳於商事箕子之志惟武王能成之也
勝殷而不廢其後則箕子可得而問武成之後遽
詢大法王之所求於箕子者如此其他固未暇也
武王旣勝殷㽕彭厌班宗彝𢓊分器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封諸侯而
班其宗祀之彝器所以出禮樂也有虞氏之班瑞

周人之分器皆一天下之道尒
卤旅獻敖太保𢓊旅敖巢柏徠韓芮柏𢓊旅巢命武
王ナ𤕫周公𢓊金縢武王崩弎監及淮𡰥畔周公相
成王將黜殷𢓊大誥成王旡黜殷命殺武庚命敉学
启代殷後𢓊敉学㞢命
黜殷廢殷而封宋也先儒言周公踐天子之位書
序相成王明甚未之考耳
唐𠦃㝵禾異畮同穎獻彭天学王命唐𠦃歸周公亏
東𢓊歸禾周公旡㝵命禾旅兲学㞢命𢓊嘉禾
伏生說成湯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穗其
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不謂唐叔考
之書序其傳誕矣周公歸東成王未之知也唐叔
得禾君臣怳而相讓雖其中未能無閒亦無睽閒
之迹矣太史公敘周公奔楚之事異乎吾所聞
成王旡伐管𠦃蔡𠦃㠯殷餘民𡸷康𠦃𢓊康誥酒誥
杍材成王圣豊欲宅𤋮邑𦎫召公先眛宅𢓊召誥
公旡眛宅周公𨒪營成周蔑徠告卂𢓊𤋮誥
洛誥非祗告卜成王周公往來之問蓋不一也序
以告卜爲本重卜洛也舉營洛則餘事在矣
成周旡成䙴殷頑民周公㠯王命誥𢓊多士周公𢓊

亡佾
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序皆
不言作之之意三公居然之告皆特見之也
召公爲采周公爲帀眛成王爲左右召公弖悅周公
迺商奄蔡率无及王命蔡中踐彤戾位迺蔡中出命
成王東伐淮尸迷踐奄迺成王政成王无踐奄將遷
亓商奄蒲姑周公告召公迺將蒲姑
周禮司馬掌兵謂之政典成王大正淮夷之亂因
其有政以名篇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有遄臺齊
景公飲臺上晏子言爽鳩氏始居之季萴有逢伯
陵蒲姑氏太公因之薄姑蓋蒲姑也
成王歸自奄圣宗周寡歷嵩迺多𠃬周公迺立政成
王无黜殷命咸淮尸還歸圣豐迺周官
殷黜久矣成王東伐淮夷而序記其黜殷淮夷畔
於武庚之時至此平之故終言之也立政歸政而
作也成王踐奄而後歸政成王有成悳矣有成悳
以立大事所以服天下也天下服而後臨制其政
所以不勞而治也東征之役周公輔導之職盡矣
序言成王在豐作周官書稱歸于宗周王歸而作
周官之書至豐乃宣之耳

成王死伐東尸肅眘徠賀王卑榮柏迺賄肅眘出命
東夷即淮夷也肅愼氏今女眞國榮周圻內之國
今河東鞏縣有榮錡澗賄賜也
周公圣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
作亳姑
周公反葬不忍去周室也史記錄周公之語曰必
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去成王亳姑未詳太公封
於亳姑而反葬於周豈以太公之事告之於周公
也太公周公墓皆在京兆咸陽縣
周公死及命商敕分正東郊成周迺商敕成王將崩
命召公畢公衛彤戾眛康王迺顧命康王死尸天孚
速寡彤戾迺康王出寡康王命迺冊畢分居里成周
郊迺畢命
營洛之制至畢公而後成聖人所以齊民其不欲
速如此豈惟商人心未盡服周亦不強之也序書
作冊重分正之始也孔子稱必世而後仁康王之
謂矣
數王命商雅爲周大司徒作商雅數王命柏㷇爲周
太僕正迺㷇命呂命數王訓夏贖刑迺呂刑
呂刑之作呂侯之意也王命呂侯以爲卿士呂侯

命王始作贖刑故序與書皆以呂命發之也王能
呂侯之命呂侯能以古道輔王受命作書君臣爲
有道矣西周之盛至此而成之乎
乎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𢓊文侯㞢命
圭瓚以圭爲杓柄所以副秬鬯者侯伯之臣有功
然後得賜詩稱宣王嘗賜召虎書序平王以賜文
侯其賜文侯蓋不輕矣於書特言圭瓚之賜見文
侯之有勳勞於王室也
攴厈喬柏俞宼乚𡋖徐𡰥竝興東郊弜闢𢓊柴𣃔𥟞
㪋公伐鄭晉襄公帥帀退彡崤還歸𢓊𥟞𣃔

殽在河南新安縣秦自德公都雍今鳳翔也鄭今
鄭州新鄭縣僖公春秋書殽之戰三十二年十二
月己卯晉侯重耳卒三十三年二月秦人入滑四
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雖因晉赴而沒
晉侯所以罪秦同於無法之例矣傳稱穆公違蹇
叔而用孟明西乞白乙伐鄭匹馬隻輪無反者觀
於秦誓蓋自咎前失之語誠心歸於好善傳之所
記不可誣也春秋於殽之戰在秦無足取者書序
紀其戰敗之實起其自新之意果能遷善喪師罪
可贖矣語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也穆公之過其由憤悱而啓發歟有
過者皆如穆公之爲夫何惡惪之有春秋文公之
二年秦人伐晉四年晉侯伐秦七年晉人及秦人
戰于令狐皆在敗殽之後秦誓之事學者疑之然
而令狐之師在秦康公之世左氏秦人伐晉傳謂
王官之役太史公書秦誓於封殽尸下其書采秦
史記爲若有本書序以爲還歸自殽而作則非作
於封殽之時穆公引咎歸己誠心好善是後未嘗
越國輕動亦悔過之實也如穆公遂能戢兵自斂
則穆公之績豈直伯西戎哉詩美衛文而春秋正

其滅邢之罪書序秦誓而春秋不予秦晉之師觀
於詩書春秋可以知六經之旨矣

書古文訓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挍訂

王魯齋書疑序

書疑九卷宋金華王文憲公柏所著書自伏氏二家傳出於是有今文古文之別由唐以前未有疑之者有宋諸儒始疑古文後出非盡孔壁之舊然於今文固未有擬議也其并今文而疑之則自公始公高明絕識於羣經穿穴鑽研不狃於訓詁之舊故雖以二千年相傳口授壁藏之書漢唐諸儒所服習者猶有缺佚脫誤之疑至謂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西土有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於唐德宗奉天之難委之於定數聖如姬公寧肯爲此語洛誥復辟之事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政成王長周公歸政於王蘇氏所謂歸政初無害義何所嫌而避此名乎其不苟爲同如此元吳禮部師道言公初見何北山北山謙抑不敢以弟子視之公宏論英辯質疑往復一事或十數過公之爲此書也豈有得於北山與是書之最善者如訂正皇極之經傳謂論語咨爾舜二十二言孟子勞來匡直數語宜補堯典缺文禹貢敘一事之終始堯典敘一代之終始禹貢當繼堯典之後居三謨之前皆卓然偉論即以補伏孔所未逮可也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書疑目錄

第一卷
大序疑　二典三謨總疑
堯典考異　堯典疑
第二卷
典謨總疑二　三謨考異
夏書疑　湯誓疑
仲虺之誥疑　湯誥論
伊訓五篇疑
第三卷
盤庚疑　說命疑三
說命考疑　高宗肜日論
西伯戡黎論　微子論
第四卷
泰誓疑三　牧誓疑
武成疑　武成考異
第五卷
洪範疑六　洪範考異
洪範圖
第六卷
旅獒疑　康誥疑
酒誥梓材疑　金縢疑

大誥疑　微子之命疑　一
第七卷
召誥洛誥疑　多士多方疑
多方考異　多士考異
第八卷
君奭疑　蔡仲之命疑
立政疑　立政考異
無逸疑　周官疑
君陳論　顧命康王之誥疑
第九卷
畢命論　君牙冏命疑
呂刑疑　文侯之命疑
秦誓費誓論

書疑目錄

書疑卷第一

金華王柏著

書大序

予嘗讀古文尚書序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以教晁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由是觀之書之爲書至於聱牙艱澀而不可曉者我知之矣漢初書已三變秦火一變也傳言之訛再變也以意屬讀三變也書之爲書元氣微矣及孔壁之藏既出又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宜學者之所甚喜而甚幸固當尊尚而表章之篤信而訓詁之又何敢復致疑於其間今讀大序鋪張廢興之由粲然備具及熟復玩味則不能不疑所可疑者大略有三其一曰三墳之書言大道五典之書言常道此說程子嘗疑之已得其要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古人固有此書歷代相傳至夫子時已删而去之則其不足取以爲後世法可知矣序者欲誇人以所不知遂敢放言而斷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聖人經世治民之道登載於簡籍之中正夫子之所願幸必爲之發揮紀述傳之方來必不芟夷退黜使堙没於後世夫子既去之矣序者乃敢妄加言道之詞則是夫子不當去而去之若曰大道

固自可常行者也又曰常道則亦豈不大哉大與常何自而分別也如其言則墳之道不可常典之道未至於大豈不悖哉夫天下之論至夫子而定帝王之書自堯典而始上古風氣質朴隨時致治史官未必得纂記之要故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唐虞者以其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可以為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唐虞之下且有存有亡有脫有誤唐虞之上千百年之書孰得其全而傳之孰得其要而繹之予嘗為之說曰凡帝王之事不出於聖人之經者皆妄也學者不當信而惑之反引以證聖人之經也其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

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後世所傳夏商鼎鬲盤匜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或謂科斗者顓帝之時書也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而不討其說之自相反覆而不可通也謂科斗始於顓帝者亦不過因序者之言實以世代之遠而傳會之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傍而更為隸古哉於是遂遁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其原起於皆科斗文字一句展轉乖謬不能自脫予欲獨

求伏生尚書已不可得觀史記所載雅俚雜糅雖多太史公妄加點攛而伏生本語亦不為少以今日見行之書考之賴古文以訂定其口傳之謬者十不止於二三而序者反欲假重伏生為變科斗之計不知為孔壁蓋亦甚矣其三曰增多伏生之書二十五篇其所增之篇固伏生之所無也然伏生之所有恐孔壁亦未必盡存若以有無互相較數竊意所增者未必果二十五篇也何以言之伏生之書最艱澀而不可解者惟盤庚三篇與周書大誥以下十篇而已今古文乃亦有之古文之所以異於伏生者以其所載之平易也今亦從而艱

澀之如此則是原本已如此之艱澀而實非伏生之訛也後世儒先曰缺文曰脫簡曰此不可曉皆過矣朱子嘗謂伏生偏記其所難而安國專得其所易蓋疑詞也以愚觀之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也若論其實伏生之耄口傳之訛自不能免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澀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參正而艱澀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盡有之反有以累古文也夫自宣王之時史籀之書法通行於天下始皇時李斯小篆方盛屋壁之藏為夫子之故書邪必篆籀也為秦政之新書邪

必小篆也豈有不夏不商不籀不斯而獨傳頡帝
之書法本欲流傳適所以堙廢孔氏子孫必不如
是之疎也且孔氏之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
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它
書而獨記載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
疑假曰科斗之法與史籀並行於世豈有二三千
年之遺法尚存於秦自秦至漢未百年而其體致
遽無識之者序者徒欲誇張藏書之甚古不意千
百年之後亦有疑者朱子雖取此序於書傳之首
謂其言本末之顛詳且取其掃卜序自爲一篇而
不殺雜於經文之上亦未嘗不言其非西京文字
固已洞矚其僞矣且俾讀者宜考焉此予之所以
益疑也

二典三誤

堯之德至矣廣矣固難於形容矣上稽曆象下授
民時舉天下之大而遜之於舜其德固無以加於
此矣以舜典紀載如此之詳而堯典反簡略若未
斷章何二典之不同如此
命羲和降二女事之所關者固大以在位七十載
之久其它豈無可書者夫子亦以其登載之約而
有巍巍蕩蕩民無能名之嘆愚竊謂史官本爲虞
作典推及堯耳蓋舜之功即堯之功故繫之曰堯

典稱之曰放勳不亦宜乎其命羲和也堯之大
政舜又因堯之成績察於璿璣玉衡而加詳焉丹
朱嚚訟之言所以開揚仄陋之幾驩兜共工之吁
方命圮族之咈此四罪之張本也合爲一篇豈不
首尾相涵血脉相貫氣象亦且渾全不見堯之簡
不覺舜之多此亦作經之體也然亦何以證之舜
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缺文
幸孟子亦嘗舉此章又有數語曰勞之來之匡之
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既
曰命契之詞朱子於集註亦曰命契之詞乃於尚
書命契之下舉孟子之言而繫之曰亦此意也此
則不能無疑且孟子非泛引之云既提其名謂之
放勳曰繫於命契五教之下則是出於堯典矣又
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却皆載於
舜典有以證戰國之時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
亦明矣孔壁之分尚可曰以冊書舒卷之長不得
已而分之無它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亂以二十八
字於愼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而勢不得而
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也此莊老之言而
晉之所崇尚愚知其決非本語也黜之無疑

又

虞氏之史官其有道之君子歟何其識之精而詞

之崟也何其敘事之法度森嚴也何其體用備而
本末先後之不紊也其頌堯也首以放勳兩字總
之後世遂疑爲堯之號夫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
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此即是放勳之注脚其第一
章以四德爲放勳之本而欽之一字又是德之本
第二章是放勳之序大學一篇其原出於此明德
新民至善皆在其中只此二章其體用本末先後
已極分明此後方載實事其命羲和也首三句已
盡一事之體用分命四官整整有條再提羲和授
以閏法而責敬授人時之效此自有一章之綱目

此下即繼授舜一節先之以朱之不可負荷次之
以三凶之不可任使然後述四岳之辭而使之求
於仄陋而得舜又繼以歷試而又遜位此所謂推
原其始之法也其頌舜也只是愼徽五典一句終
於烈風雷雨弗迷其德已隱然具於歷試之内與
頌堯者無一字同受終之下詳陳其事首以在璿
璣玉衡以補羲和之未備見人君之職莫先於奉
天時而裁成輔相之道在是而後次以祭告之禮
次之以召四岳羣后之禮又次以巡守四朝之事
又次以封山濬川而後及典刑四罪中間以二十
八載書殂以限攝位即位之兩節然後具記咨四
岳命九官之詞總提以二十有二人止結以告戒
之一語而以黜陟之法終焉又總以舜歷事之歲
月云條理粲然制度綱維極其詳密命之以典眞
萬世帝王之法則也自是而降更未有一篇似之
雖然其中猶有缺文也猶有錯簡也昔堯之試舜
也如此之詳而遜位之際止一二語而已此非小
事也以天下與人而略無叮嚀告戒之意何也愚
讀論語終篇乃見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書中脫此二十有
四字而命夔之下又有十二字此所謂錯簡也愚
不揣僭欲合二典之舊章補以孔孟之逸語黜錯
簡削僞妄以全聖人之書輒述於後

堯典　虞書

粤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
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
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
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有缺文平
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
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
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
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
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
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
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
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
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
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
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

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
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
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納字疑是宅字）百揆時敘賓于
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
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
德弗嗣帝曰咨汝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以夫子言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
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
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
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

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
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
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
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
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
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
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
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

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
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
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
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
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勞之
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以孟子言補）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
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
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
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

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右堯典一篇二帝之治盡于此何以多爲蓋其中綱内有目目内有綱其事則萬世經綸之法其辭則萬世文章之祖也然亦不能不疑者如四岳之爲人其賢可知矣堯初欲以位讓之舜每有大政必詢叩之其位尊德厚如此而卒無姓名聞于後世此可疑者一也舜之朝賢而受任至二十有二人可謂盛矣後世有所謂八元八凱者卒不見於用或以其位卑年少未之紀述尚可言也若堯之朝相與吁咈者四岳之外放齊而已共工驩兜鯀而已則堯七十載之天下它何人與之共治邪畧不聞一姓名於四人之外又何其希闊寂寥如此

之甚乎此可疑者二也又有注文之可疑者宅南交之闕疑有缺文焉說者指交趾之地愚恐未然交趾在舜時爲要荒之外而洞庭彭蠡之間三苗方負固不服則何以萬里建官於獸蹄鳥跡之中乎且欲以南交爲嵎夷之對則宅西之下亦當有缺文說者欲補之曰明都與幽都對恐史氏未必然愚竊意本文是宅南曰交都午位蓋陰陽之交也交都與幽都對宅南與宅西對嵎夷與朔方對此史臣互文也此所疑者三也賛舜之詞曰納于百揆又曰納于大麓大麓可謂之納百揆不可言納也後舜有使宅百揆之文必亦一宅字而傳誤爲納也又恐納于大麓而後賓于四門宅于百揆其序當然此所疑者四也夫天體之圓二十八宿隨天之運其流行無端循環無始非如地之形方而靜也何以分截而以某星爲東方西方南方之星也堯之命止以昏見一星以定四時其法尚疎也曰虚曰昴曰火尚可曰二十八宿之星而星之躔度淺深亦未爲甚準曰星鳥者已非二十八宿之星也午之辰名曰鶉鳥則所指者尤闊當其占候之初於既昏之時仰觀天象昭然環列獨指一星以爲四序之證固亦已爲審矣然而後出者益巧既定於昏又測於旦久之又推以度數可謂精

第二十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6版反內

矣而天象曆法之差自若也況創決之初乎至舜之時遂察斗柄之所指比堯之法尤爲簡易而詳明故史臣喜而書之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疑璿璣玉衡之名非斗也此周髀宣夜渾天儀象之制也古人自名斗爲璿璣玉衡此固未可知若果爲渾天儀之類制度精巧如此之至而史臣不應不略提其綱而但以在璿璣玉衡五字而止之愚之所疑者此爲五也其它如陸方亮采之類訓詁之不可通者直缺之

書疑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書疑卷第二

金華王柏著

堯典之後當次禹貢禹貢之書文勢開闔法度森嚴一句之中各有紀律一篇之內綱領粲然堯典是敘舜一代之始終禹貢是敘禹一事之始終禹之位司空宅百揆皆在告厥成功之後二謨又當次之典貢敘事體也二謨敘言體也此四篇者實訓誥誓命之祖也百篇之義皆從此出百篇雖亡而四篇獨存不害其爲全書四篇或亡而百篇存無益也禹謨者因禹陳謨併敘遜位一節後及伐苗中間雖有益皐陶之言而主意是禹故總曰禹謨皐陶謨者中間亦有禹之昌言而始終皐陶也故總曰皐陶謨二謨各自首尾不相沿襲如伐苗事先後交互而不相害也禹一禹也於貢止曰禹於謨加一大字無義也今去之貢與二謨皆夏書古人亦有稱爲夏書者今從之

禹貢　夏書

禹謨　夏書

皐陶謨　復聯益稷爲一篇　夏書

愚讀皐陶謨益稷二篇而疑其有錯簡也蘇氏固嘗疑其首數語有缺文焉而未及討索其爲錯簡粤若稽古皐陶之下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八字

亦史臣賛臯陶之語也與堯典之倒一而有詳略之不同與禹謨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實無以異其下曰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此方爲臯陶之言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云云方爲昌言昌之云者有敷衍盛茂之意不應只此四句而禹遽拜昌言於敬哉有土之下却欠一荅禹拜昌言曰俞當移在此明矣臯陶謨之終蔡氏從蘇氏王氏張氏説改曰爲日以臯陶之言予未有知爲絶句思日賛賛襄哉政與禹曰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句法一樣且相接也此下則有錯簡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但述治水之勞

已非不矜不伐之素而臯陶遽曰師汝昌言禹未曾昌言而臯陶何師之有與禹拜昌言之失一也其先臯陶昌言之後禹始拜之帝亦因禹拜昌言之後始命禹汝亦昌言禹既昌言後而臯陶方曰師汝昌言前後次第當然也自洪水以下數語亦是錯簡當在荒度土功之下弼成五服之上而臯陶師汝昌言當在象刑惟明之上然後血脉貫通渾然天成舜之賡歌亦與昌言聯續後世乃以夔曰三段間之而賡歌一段尤無著落自禹昌言之初即有惟幾惟康其弼直一段舜深然之即有臣哉鄰哉反覆其詞以賛之此作歌之意已萌於此

其下復推言君臣相與之義禹又卒言無忌臯陶既曰師汝昌言帝再提禹之意敘述于歌之先臯陶又再賡其歌而禹獨不敢任爲己功也賡歌畢而韶樂作故以夔曰終之此史臣敘事之微意首尾一貫精密如此惜伏生　與之斷續也今輒正於後

粤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曰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

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朕

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

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洪木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水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

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皐陶曰俞師汝昌言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甘誓　　夏書

五子之歌　　夏書

胤征　　夏書

夏書凡六篇前三篇夏之所以興也後三篇夏所以亡之漸也帝德下衰誓會始於禹一傳而啓去禹未遠而有扈氏已不奉正朔至於大戰于甘再傳而太康則以遊畋而失國五子之歌亦可悲也唐虞之下忽有此氣象何哉元會旣轉世運漸漓此書之變體也仲康自立於權臣執國命之時僅能壯軍旅征羲和小翦其羽翼終不得返國少加於羿至相而羿弒矣少康艱難中興不失舊物其

功亦盛而無一句一字見於書禹之後四百年閒乃無一嘉言善政之可紀何以爲國豈非史氏之疎漏也止有二誓五歌至桀之亡可以見履霜堅氷至其所由來者漸矣若胤征之誓火炎崑岡一章此則萬世討畔之大法也

湯誓　商書

序者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今讀其書初非鳴條臨戰之誓乃亳邑興師之誓也可謂大疎謬者矣既而思之湯之所以治其國者德政素孚號令素明賞罰素信安得一時糾率師徒而反有怨言者雖曰安於湯之

寛仁而不知桀之暴虐然上之使下下之奉命何爲有憚征惡役者於湯之國乎今乃勞其曉諭斷以必往示以大賚懼以孥戮若勉强以驅之者以此衆戰豈不殆哉蓋成湯肇修人紀於君臣上下之分素嚴於逆順從違之理素著湯之所以事桀也進以聖輔共惟臣職平時無纖芥之嫌此衆庶之所素知也忽一旦興兵而欲伐之聞見駭愕心驚膽喪相與聚言以吾君之聖明而有干名犯義之舉以吾君之衆庶而爲捨順從逆之事此所以羣疑填臆而駕言以不恤我穡事也彼豈知有弔民伐罪之大義有應天順人之大權者哉及其誓

言既決衆心釋然不待鳴條對陣之再誓而左右恭命卒能勝夏者政以其初非有憚勞惡役之本心不恤穡事之實怨故也

仲虺之誥　商書

成湯嘗播於衆以元聖稱伊尹矣愚攷其大用誠聖人也既有大德量又有大識見故能數用權而略無沮禦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成湯伐而放之而天下不驚筭無遺策如探諸囊取物之易也豈不謂之聖人乎湯之慙德蓋非湯之素心也若仲虺者想接聞伊尹之大議容與伐

桀之大謀習其本末不以爲疑其亦亞聖之大賢也歟是故湯之慙德虺大誥以慰之湯之盤銘虺倡論以開之告之以懋昭大德此帝堯克明俊德之緒餘也告之以建中于民此洪範皇極之祖宗也其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欲其由乎中以御乎外制於外以安乎中非亞聖大賢能之乎謂之誥者有上告下之體有下告上之詞即大禹皋陶之昌言爲後世諫疏之原也蓋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也堯典禹貢此史官敘事之文也大禹皋陶謨此君臣問荅之言也播告天下謂之誥告戒幼主謂之訓軍中之號令謂之誓大臣之封爵謂之

命此篇不可名之曰謨訓因進昌言以曉諭天下故變體而謂之誥所以爲後世諫跡之原也吳氏疑簡賢附勢以下不相續愚謂此段當在布命于下之後帝用不臧之前則勢聯矣

湯誥　商書

此篇之書起頭立論極淵奧中閒氣魄弘大後面工夫細密可謂得唐虞之心傳者也危微精一之傳萬世帝王之寶典湯則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性書中性字始於此克綏厥猷惟后者此君師之任品節其氣質之性者也帝舜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以拳拳於此者爲不如此不足以勝是任稱是責也後世人主據崇高富貴之勢徒能以官爵奔走天下豈知有天命之常職哉只此數語已足以奄有萬方想當時諸侯異乎所聞莫不變換耳目洗滌腸胃脫惱淫之末習以復其本然之天矣其數夏王之罪不過是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一句言若輕而實重罪若簡而實弘滅德作威便是逆其常性敷虐于爾萬方便是不克綏猷失爲君之職莫此爲甚與衆請命輯寧爾邦家便是自任綏猷之責其曰予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有許多警戒之意此心洞洞屬屬對越天地此是

綏猷之本凡我造邦以下是勉其各綏此猷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是自任其不克綏猷之咎詞義之精密無以踰此非聖人不能道也成湯只此一書傳於後世豈特爲治道之最所以得舜禹之心傳者實在於此

伊訓　商書

太甲 三篇　商書

咸有一德　商書

湯學於伊尹伊尹之相湯其格言大訓宜不少矣一字不傳於後世至湯崩後始有五篇之書皆老臣教戒嗣王之辭俱謂之訓可也然五篇之體不同伊訓太甲下咸有一德皆伊尹作意造詞以訓于王太甲上中篇乃史官敘事因載二訓語者也伊尹舉三風十愆之戒申之以天命不常之理其訓亦可謂嚴矣至於太甲上篇先言我左右汝祖有此天下君相之間須各保終始所以鞭辟者尤切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緣周字之義費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於此下一艱深字愚意只是一箇君字籀體與周字相似傳者之差悞也西邑夏是對其後嗣王字對君字罔克罔終對有終惟終極爲整齊坦明次言湯以我開導汝汝不

可顛越其命自取覆亡所以再三叮嚀告戒可謂至矣太甲猶不改行營桐之役有不得已者此君臣之再變也幸太甲之悔過伊尹得奉而歸商得全終始其喜可知太甲三篇只主在一箇初終字太甲悔過之言亦只說一箇初終第一篇伊尹喜其悔過之言又勉其只法乃祖不可有一時怠豫之心是乃所以爲謹終之道第三篇猶慮其終之難保謂今王方續有此善端猶不可以不守之以敬敬字與豫怠相反既敬方敢告之以進德之序終之以謹思力行伊尹將告老然後告以一德之用一箇一字變換斡旋反覆推衍精妙無窮此百王之大法聖人之功用備矣前後五篇只是一片文章典謨之後四百餘年方有此段精微之論湯以元聖稱伊尹伊尹亦以哲人自任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故經此君臣之再變而無纖瑕之可指嗣王亦竟以是而率德爲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況它人乎

書疑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卷第三

金華王柏著

商書

盤庚

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阻沃壤廹隘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后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興王根本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濵河之都近古帝都地壤土豊民稠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相曰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難數有水禍時圮時壞而不悔者政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沈陷淪没治亳殷而歸於先王創業之都非爲己利也爲民避害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憚遠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辨論反復於世家舊臣者爲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生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藹然温厚之意淪浹心

髓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蘇氏猶以此少之謂先王勳此必不致於民怨責之亦甚矣其後祖乙復遷河北國內衰斃至紂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乎但盤庚之言所欠者理明辭達而盤庚之書加以殺亂脫簡此所以未易傳釋也

說命上　商書

說命三篇最為明白而猶有可疑者以其書中有命之曰三字故謂之說命自無可疑但前輩以為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辭其原蓋出

於此則非也蓋命有二體有命官制詞之命有面命口授之命如堯典之命羲和此制詞之命如舜之命九官此口授之命如堯之命舜舜之命禹雖無命字亦此體也若傅說之命非制詞之命乃口授之命也高宗之求傅說其亦異乎君臣之遇合也高宗之不言一敬貫徹內外用工深矣至羣臣咸諫而猶不言退而若有所得始以書誥羣臣只細味其恭默思道四字足以見其講學之精求治之切自任之重此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感應之機有必然者是其不言之中乃治國平天下之大功也蓋恭默思道之時無迹之可尋無法之可授

商家一箇天下密運於方寸之間一誠既孚傅說已在左右此誥一出想羣臣聳然屏息以俟命於是果得於版築之間爰立作相豁然無疑當其求說之切望說之深一形於言即自其心流出傾倒無餘皆恭默思道之所發見此豈他人所能揣摩潤色之乎而況說有復于王之語承於其下此其為荅問之詞明矣

說命中　商書

昔舜之興也先之以羣臣之言次之以歷試之事古今之常法也高宗之用說也神交氣合一見如故任之而不疑非古今之常法也然則為高宗也

難為傅說也易高宗不知有傅說形於夢寐而後求傅說知有高宗故一徵求而即起高宗恭默思道於不言之表傅說奉若天道於版築之中此則同一機也傅巖之野人見其丁匹夫也而高宗學問之淺深行事之得失先王之成憲後王之損益一代治道之規模皆已定於胸中久矣高宗不之求亦終老於巖穴之間孰得而測之及既見高宗也無一語不切想當時老師宿儒在位碩德重望皆竦然自以為不及也今觀其中篇是說既受命領職之後所進言此非問荅之比其詞當有端緒與高宗所求相應決不泛然雜舉散而無統也其

間疑有錯簡焉蘇氏亦嘗謂說之言散而不一然一語一藥以爲古之立言者反以其龐雜而益奇之此愚之所以不容不疑也今妄以意聯輯未必非當時之本語雖無所證不敢質言之似與高宗所求者不相遠自明王奉若天道止亂民比言立君之本自惟天聰明止惟民從乂此言爲君之本凡進言之端當如此從原頭說來兩段是總言爲君之道自惟口起羞止省厥躬宜屬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又屬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段是荅其納誨輔德之言專以一審字戒之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宜聯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又聯黷于祭祀四句次及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此段荅其瞑眩之求已上皆是高宗身上事惟治亂在庶官止惟其賢次聯後篇惟說式克欽承止列于庶位而後及於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段是荅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之意此是說職分事然後接王曰旨哉至篇終未知其果得當時之序否伊尹之訓太甲於一字上轉換極有工夫傅說之告高宗於惟字上尤不苟一字是實字惟字是虛字中篇凡二十一箇惟字字字著落精妥此可謂古之立言者之法也今考定中篇本文於後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此一節立君之本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此一節爲君之本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缺一審字之類惟干戈省厥躬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是戒一箇審字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此一節是瞑眩之藥皆高宗身上病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一節荅惟暨乃僚之意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商書

下篇所敘乃高宗從容閒暇君臣疇酢交相切磋交相責望氣象粹然此三代之盛時也二帝之都俞也此篇論學凡三節第一節高宗先言問學之原廢學之因開心見誠無一毫滯吝之意今汝當有以成吾之志吾其能行汝之言第二節是說對以人主之所以學蓋欲立事也學不見於事是懸虛之學耳以已未知效前人之已知以已未能效

前人之已能是謂師古是先之以爲學之實也高宗所謂爾交修予是求之之精也說則曰遜志此細密之工也曰時敏此無間斷之意也其來其積皆自細密不間斷中得之大率工夫細密者則有勞擾沈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麤率遺棄之失而志不能遜遜志時敏四字所以爲交修之良方實萬世爲學之鉗鎚也此是荅罔顯之病交修之言第三節說斆字是方說受敎之人不應遽及敎人事夫受人之敎得其指示正途開說工程大略得其一半若不自去探討尋究如何得盡其精微曲折之詳必孜孜惟日不足始終主

一於此而不敢有期必自足之心則其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忽入於聖賢之域或自覺其進則止於此而已矣此荅其舊學之廢鑒於先王此又闕鎖其師古之訓尤親密者也豈特帝王之學爲然雖經生學士之工夫亦何以加於此哉高宗欲傅說鑒于先正保衡傅說欲高宗鑒于先王成憲君臣遇合之歡彼此相期之實虞廷之後幾寂寥無聞前乎伊尹成湯不詳其記錄之傳後乎周公成王不幸有流言之間紹續前猷粲然方冊舍高宗傅說吾將誰與嗚呼盛哉

高宗肜日　　商書

高宗恭默思道公天下之心也故帝賚以良弼高宗祈天永命私一己之心也故雉雊於廟鼎同此一心也所感有公私則其應也亦異祈天永命之請何以知其然也以祖己之言推而知之祖己所謂先格王者首開以天命之正死生壽夭定於受命之初而無可求之理若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禱祈之事一念之誠發於忠孝非發於君父發於忠孝者亦公心也若出於自求是不受命也說命三篇固佳矣於源頭猶有所未講成湯之所謂降衷建中者缺然不聞說之諫雖有黷于祭祀乃所以爲弗欽終未若祖己之言淵粹也首曰天監下民

典厥義其辭甚嚴終曰王司敬民其辭甚婉而祈天永年在其中矣又曰罔非天胤無豐于昵其辭甚直足以破其惑而復於禮高宗之世但知甘盤傅說之賢而少有稱祖己者何哉

西伯戡黎

祖己之後又有祖伊夫世家之多賢足以見先王涵養之澤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剝床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天命之尚留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警戒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彝之至情也其曰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所以望受者猶厚也紂恃

天命而不知天命之靡常雖以利口禦人而幸值其未怒故言峻事迫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值其怒歟或其言之甚於此歟天命之絶未絶正繫於比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㡬乎其幸免也

微子

賢者之去就出處不可苟也以三仁之賢猶相與審處其制事之宜微子憂宗國之心焦勞危迫形於言如此之至也而猶不敢輕萌棄去之念祖伊謂其淫戲微子謂其沈酗不過是酒色二字而已遂至於卿士相師法容庇有罪此最爲喪亡之本哀痛之言有惻其隱千古讀之有餘悲也箕子決策指其當去爲商家宗祀計則箕子自策我既不可去亦無爲人僕之理所以謀已謀人兩盡於數言之中比干之自處已見於不言之表事不必同同歸於仁成湯之德澤深長如此

書疑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書疑卷第四

金華王　柏　著

泰誓　周書

湯武皆以征伐而得天下其並稱也久矣識者謂湯之詞裕武之詞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遺憾此善觀書者也愚謂湯武之事有大不同者湯以七十里興其事桀也甚忠進伊尹於桀凡五就之其用心也甚仁伊尹大聖也旣醜有夏創此大義相湯伐之蓋非湯之本心也是以既放桀而方慙色舉兵之初亳衆疑之當時諸侯莫有助之罪人已黜始大誥於四方所以其詞裕其禮恭先儒謂湯既歸亳諸侯率職來朝而告之此不然也自禹之後疑述職之典已廢玩其告意曰誕告萬方曰嗟爾萬方有衆只是與天下更始告之以受命之由俾之各守爾典而已武王之事則不然周家積累之久至文王有天下三分之二其實則已王矣文王小心翼翼謹守名義以服事殷此所以爲至德至武王則承祖父之餘慶藉友邦之歸心氣燄既張體貌且盛改元紀年視紂猶諸侯然不期王而自王矣後世曲爲覆護支離纏繞反生荆棘若十有一年之號於征伐商之語王若曰之稱與夫杖黃鉞巡六師等詞借曰史

臣追述也如受命文考類于上帝曰弼予一人曰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曰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曰我文考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曰周王發曰昭我周王此皆三篇之原辭也大槩以王自處久矣後世覆護徒爲心術之害惟蘇氏之言直截曰周之王不王不係紂之存亡也此說得之故其辭迫其禮傲勢使之然此所以與湯異不得而並稱也

又

泰誓上篇非誓也實誥也如今之檄文方召諸侯

約以大會于孟津史臣之敘當曰惟十有一年春誥我友邦冢君大會于孟津妄意原敘未必然往往中篇之敘錯簡在此未應有明聽誓三字蓋終篇只是告之以同伐商未聞有誓語也此篇大略與湯誥相似但湯告於已勝夏之後周則告於將伐商之初此爲異耳惟其既勝夏則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惟其方伐商則曰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又曰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此篇當名曰周誥不當名曰泰誓也其辭曰惟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此是一大議論即橫渠西銘中理一分殊之祖後面止有殘害于爾萬姓一句失爲民父母之心其他更不稱此語非如湯誥縝密也如大勳未集一句此是武王餧虡說得欠明白後人極費詞解蓋是時天固以征伐之威命文王矣而文王未肯集大勳所以爲盛德及武王又十餘年與爾友邦冢君觀商之政改與不改受既不悛只得舉此大事意蓋如此後世悮以觀政爲觀兵又生出一段事端皆是欠細玩意脉爲穿鑿傅會之過此下舉紂之惡亦不出於祖伊微子之言自不爲不實而其體終不脫於迫而傲也

又

泰誓中篇是諸侯之師應期而畢會當曰嗟我友

邦冢君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不當曰西土有衆凡言西土止是稱本國之人與後面西土君子一般此篇既是誓諸侯之師豈獨西土之諸國三篇之敘互有錯簡故也惟其合諸侯之師心未必齊德未必一利害既輕未必戒懼故誓有罔或無畏寧執非敵之語終之以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也此是次於河朔之誓當曰河誓不當名泰誓也下篇是河誓之明日誓本國之師當曰明誓亦不當題爲泰誓也此篇之誓所以異於前者蓋有古人有言一段云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謂我國與諸侯不同繼湯之功與諸侯共伐者天下之大義

也我國兼有世讎者當洗文王羑里之辱也是故作其果毅之氣嚴其賞罰之令辭固巳窮矣又再言文考之德且慮未必勝紂爲文考羞雖武王臨事而懼反復述情如家人父子言前章其令嚴此章其情親令嚴則不敢不用命情親則自然宜用命聖人之運用縝密當如此

牧誓　周書

此篇是正與受對壘之時諸侯之師與本國之衆悉陳於郊於是軍容肅整號令精明其詞簡而要其法恕而嚴教其坐作進退不過乎六步七步教其攻殺擊刺不過乎六伐七伐既作其勇奮又戒

其殺降三稱勗哉夫子其辭郁然總之以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其辭凜然此亦誓師之常法也於是可以觀王者之兵矣大槩牧野之役諸侯之師皆期而來會者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不期而來會者也彼諸侯何爲而來蓋其素受西伯之令者既受播告之書奔趨惟恐後彼八國者何爲而亦來蓋其素被文王之化者雖無播告之書有聞而必來周之不期者皆小國也其兵革不足以係勝負其事力不足以供師旅是以不欲勤其會周家之仁也聞風而自奮者八國之義也後世欲夸張而侈大之遂於八字下又加一百字謂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其言可謂妄矣

武成　周書

武成者此武事告成之書也史官敘伐商之本末存一代之典章因録武王二詞於內後世得其錯簡遂致諸儒先之疑皆欲比而輯之故程子劉氏王氏各與改正次序其後朱子又加參考比諸家固巳整然有條而大邑周之下非可結之語劉氏蔡氏皆疑有缺文焉是蓋猶有未滿人意者如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即繼於征伐商之下其爲錯簡曉然易見若只移此段於萬姓悅服之下列爵惟五之上却似簡易渾成不露斤斧或謂告

山川之詞雜於告羣后之中未爲安妥猶以爲疑若因見羣后告以征伐之意併舉其告山川之言固亦無害於義細玩予承厥志與厎商之罪意自聯屬若如程子朱子剔出告山川之詞於前告羣后之詞於後固爲明潔但告羣后之語必欲見於歸豐之後此則未能無疑蓋二先生之意以爲諸侯來見新君受命正始當在歸豐之後禮固然也但始朝受命此舜禹時禮也意太康之後則巳失之湯之初興亦不聞有此禮止誕告萬方而巳況武王在孟津之時羣后以師畢會固巳受命來朝不待歸豐而後行此禮二先生未察泰誓上篇是

期會之辭非誓師之語中篇只作誓諸侯之師看而未察羣后以三字故受命之禮必欲舉行於歸豐之後又覺厥四月無庚戌丁未又推中間閏月羣后之辭既居後則大邑周之下非結語遂又疑有缺文以至展轉費力愚嘗考武成中戊午羣后四字正與泰誓中戊午羣后相應此史臣以爲紀事之實可以參考處間亦因推究征商大略次第疑是武王嗣位第十有三年春元日發泰誓上篇播告諸侯次日曰旁死魄武王啓行十六日曰既生魄羣后受命來朝遠近先後之不齊至二十八日爲戊午羣后之師始畢至次日又自誓本國之師

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會于牧野併誓至四月始歸豐至丁未庚戌告武成然後史臣總此本末爲此篇大畧如此又緣史臣於武成戊午之下易泰誓中篇王次于河朔五字爲師渡孟津以事言之渡孟津即次河朔若無可疑但欲省文而字異而不知却有起疑之迹後人遂以孟津至朝歌近四百里五日而至商郊非師行之常法殊不知師徒既衆其渡也非一日亦非一處曰孟津則名拘而狹曰河朔則地闊而無定名曰次則有從容不迫之意詞語之不可輕易也如此今再考武成於後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既

戊午王次于河朔以泰誓修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書疑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卷第五

金華　王　柏　撰

[印]

洪範

此書王者繼天立極之大典也其綱目爲最明其義理爲最密其功用所關者爲最廣其歸宿樞機爲最精朱子謂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也又曰順五行敬五事所以修其身也厚八政協五紀所以齊其政也此皇極所以立也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此皇極所以行也其微詞奥義又見於皇極辨可謂詳矣愚竊嘗玩味皇極之章疑其有錯簡焉自五皇極皇建其有極二句之下宜即接無偏無陂前三韻語所以會其有極也後三韻語所以歸其有極也曰會曰歸所以爲建極之功也前後四極字包六韻語文勢既極縝密字義備於形容使人悠揚吟詠意思尤覺深長此宜爲皇極之經先儒亦有謂此乃帝王相傳之訓非箕子之言是也自曰以下指上文爲皇極之敷言始爲箕子語此當爲皇極傳上曰敷言告其君也下曰敷言告其民也再曰天子作民父母此指皇極之位而言合接惟辟作福至僭忒言此分之不可干也舊綴於三德之下其義乖戾後四疇實含兩端若皇之極建則民之訓行

六之德能以剛柔克矣七之卜筮從而吉矣八之庶徵時而休矣九之五福亦備矣若皇之極不建民之訓不行則六之德偏矣七之卜筮逆而凶矣八之庶徵恒而咎矣九之六極至矣自斂時五福之下止其作汝用咎宜爲福極之末章此非皇極之正訓而冠於六韻語之上使讀者反不知其本末豈不誤哉人君固秉數斂之權其曰斂時五福蓋指第九疇而言斂者皇也時者是也此也非指皇極也指五福也且其叮嚀反覆諄諄告戒又歸宿於攸好德之一語此所以爲福極之判愚不自揆妄疑本文未必如此然亦莫知其果無悖於理

否也近見洪氏亦有是言始信其非獨愚之疑也

至於王省惟歲而下自蘇氏葉氏張氏洪氏皆謂當在五紀之下其說若可通愚則疑其易不易成不成等語實庶證也上以作於人而應驗於天者言之下以運於天而體驗於人者言之以此歲月日合雨暘燠寒風而爲八中以一時字貫之其義甚明雖有諸說不敢從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右序武王箕子問荅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右洪範經六十有五字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右五行傳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右五事傳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右八政傳恐有缺文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右五紀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右皇極經六十有四字即舜禹執中之義而詩之祖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右皇極傳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右三德傳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晦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右稽疑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右庶徵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右福極傳

愚嘗讀漢書五行志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固哉漢儒之說經也必以爲某事得則某證休某事失則某證必咎穿鑿傅會援據支離使造化之機果如是不幾於淺乎愚竊謂洪範之經六十有五字謹嚴精密所以爲聖人之格言五行獨不言用蓋不言事非五行之用也五行者天地陰陽之氣也人稟五行之氣以成形五行之靈發於五事而人生動靜之用也人孰無是用而能敬其用者鮮矣夫敬者涵動靜徹表裏貫始終爲一心之存亡此心敬則卓然爲一身之主而四支百骸皆有所聽命而供其役此聖道之大原脩身之大本也故經曰敬用五事蓋敬則五德之體凝然五德之用粲然不敬則五德之體昏矣五德之用亂矣敬之一字實此心之主宰皇極之樞要歟而漢儒乃易敬字爲羞字注曰羞者進也理晦而言踈功荒而用外以聖人謹嚴精密之格言易而爲迂闊無用之虛字是可陋也逮孔壁古文出而敬字始明甚矣伏生之耄女子之訛而諸儒之不察也夫皇極不言數猶五行之不言用即其位之數無所往而非五也人君稟五行之精全五事之德爲萬化根本四方八面環嚮而皆取法焉八政雖八而五亦寓食貨祀賓師五政也三其司以異其詞所以存八

以曆數而紀歲月日星以五統乎四也六雖三德而剛柔各克二亦五也七稽疑者卜存五而筮存七也庶徵者休咎各五參以歲月日則八矣五福固五也六極實四也錯綜而言所以存九憂疾者康寧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貧爲富之反曰短折凶折則壽與考終之反也此八疇者皆本於皇極皇極之建不建由五事之敬不敬也五事之中而思者所以主此敬也亦猶五行之土也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是故心者言動之所發耳目之所制靜而具衆理動而應萬事此心不得其正發而爲視聽言動焉能各盡其則視聽言動既違其則見之於萬事又豈得各盡其理哉皇極者固天下之所取正也而此心者又皇極之所以正也然則五數者統體一皇極也五數之中數者又皇極之大極也故曰敬之一字實此心之主宰皇極之樞要歟漢儒不是之察而易之以羞字可勝歎哉即此一字觀之而盤誥之難通者可盡信而曲爲之說乎

又

班固用劉向之說推五事之配以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是以曰恭曰肅曰狂皆歸之木而爲雨徵曰從曰乂曰僭皆歸之金而爲暘

徵曰明曰哲曰豫皆歸之火而爲燠徵曰聦曰謀曰急皆歸之水而爲寒徵曰睿曰聖曰蒙皆歸之土而爲風徵以皇不建極添一各曰眊添一罰曰恒陰此於五行分配巳爲䟽謬而又分福極亦歸之五行以好德與惡爲木之應以康寧與憂爲金之應以壽與疾爲火之應以富與貧爲水之應以考終命與凶短折爲土之應而六極餘一弱字不知其所配焉而爲極不建之應此尤可陋也

本朝老蘇氏遂以恭從明聦睿爲皇極之建而雨暘燠寒風之皆時由是而有五福以狂僭豫急蒙爲皇極之不建而雨暘燠寒風之皆恒由是而有

六極其剖析亦稍明自可一洗漢儒之陋然木金火水土之配尚襲舊說奈何於是長蘇氏少蘇氏用醫家之論以貌爲木言爲金視爲火聽爲水思爲土此固一說也然遂以雨爲土徵暘爲金徵風爲火徵可乎諸說紛紛訖無確然一定之論惟朱子只以五行之序配五事之序而庶徵之序亦然是知貌爲水之生而雨之爲水也明矣言爲火之發而暘之爲火也亦明視爲木之精而燠之爲木也亦合聽爲金之靈而寒之爲金也有據思猶風之無所不之亦猶土之無不貫也其理有自然之應而未嘗穿鑿蓋分而言之事各有本德各有屬氣各有類應各有徵合而言之一事脩則五事皆脩一氣和則五氣俱和今夫一念之差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語言無章舉動失措是五事俱失豈有五徵俱見於一時乎惟五事不敬則皇極不建所以驗之於天時者當雨而不雨當暘而不暘當燠當寒當風率皆反是如是而巳愚故曰固哉漢儒之說經也善乎朱子之言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氣和而天地之氣亦和必如是而可以言造化之機感應之妙非知之至者孰能識此

又

皇極之經九句五行不言用者蓋九疇無非五行

之用也餘八疇皆言用而用之上一字極其精非聖人孰能語此五事之敬巳見於前八政之用言農者蓋非農以爲食之原則八疇俱廢矣故謂此八政皆農之用也五紀之用協者日月之行各有躔次二十九日有奇爲一會會之舍曰辰辰天壤也又有星度以測之十二會爲一歲差則厯數紊亂而不足以爲紀故以協爲五紀之用皇極者居中之定理也其用則在人君建與不建故以建爲皇極之用三德者有剛柔之不齊必克治俾歸於中故乂者爲三德之用古人以卜筮決疑苟不明乎體則休咎不驗故以明爲稽疑之用庶徵之形

五事之應也念念於庶徵之有感即五事之敬不可須臾忽也故念者庶徵之用也嚮此極者錫以五福背此極者則有六極之威曰嚮曰威互文也八疇之言用其義固精初疇不言用其義尤精豈非聖人之格言乎五事庶徵之配五行前固論之矣八政之司食貨祀賓師經言農用八政故傳以食爲先土之配也土爰稼穡農之事也貨則金之配也祀者報其所由生也仁之至木之配也賓者禮也火之配也師者衆也水之配也地中有水衆聚之象也朱子曰周官一書只是一箇八政司空者食貨之職也司徒兼宗伯故祀賓屬之司寇兼司馬故師屬之天子六卿周制也虞廷止有司空司徒士疑夏改士爲司寇八政舉三卿夏制也其義密矣此疇所該者廣而詞頗簡故疑其有缺文也五紀之下則如五行之序矣歲者冬之終故配水也月者陰陽之麗故配火也日生於東故配木也星辰有分辨之義故配金也曆數通載四紀故配土也五皇極以敬用五事爲九疇之主五行共此極也六三德亦五其用說見於後七稽疑卜有五體雨配水霽配火蒙配木克配金驛配土克驛交互說者鑿焉貞悔則總以陰陽也貞陽而悔陰九疇之壽配水貞固之象也富配火嘉會之象也

康寧配木長善之象也好德配金利物之象也考終配土萬物之所歸藏也洪範經精傳密皆聖賢道統之相傳危微精一之大用也

又

人君以一身建極於中必當有道以化天下氣質之偏養其中和之性而後可與共天位治天職以同保此極也不然則剛流於惡柔失之弱人才既壞誤國害民天下安有平治之期哉此三德所以即次皇極也但正直二字先儒多作兩義說故與剛克柔克爲不協有曰不剛不柔爲正直而有所未盡也以沈潛爲地以高明爲天則引喻闊遠尤甚有以正直爲皇極之體剛柔爲皇極之用此是以皇極中正直同說亦有所未盡有以不邪曲訓正直此自是兩字反義亦甚的確而非所以言用字也惟古注自作用字說曰能正人之曲直而義亦未順於下句作平安之世以正直之道治之則依舊是兩字與前不相應愚不敢從竊意沈潛者柔善也高明者剛善也強弗友者剛惡者也燮友者柔惡者也平者無剛柔之偏重者也康者無事乎強燮者也沈潛則當以高明振起之高明則當以沈潛涵養之剛惡者習於強梗未易柔服故必克之以善剛柔惡者甘於阿順而剛無所施故就

克之以善柔而平康者不待於克但正以直之而已直之云者如夫子敬以直內之直孟子匡之直之之直此用字也非定字也故與克字相對是知以不必剛克不必柔克爲正直則可以不剛不柔爲正直則不可正直剛克柔克皆皇極之用也曰平康曰沈潛曰高明一類字也皆人之氣質也曰正直曰剛克曰柔克一類字也皆人用之法也聖人制世御俗察陰陽消長之偏體陰陽開闔之義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德建中於民則抑揚進退予奪威福之柄不敢不謹如此洪範中有兩正直亦各從其類也與平平蕩蕩爲類自作體字定

字說與克剛克柔爲類自作用字動字說在皇極中則爲體在三德中則爲用此並行而不相悖自先儒以正直與高明沈潛爲類說有不可通者而失聖賢用字之本旨故不能不疑

又

壽富康寧好德考終五者人生之大福也是故人君以一身而建此極故能斂此福於一身自一身而敷錫於天下庶民亦保人君之極還以此福錫之於君人君建此極於上庶民保此極於下於是均有此福也庶民不得有此福人君豈能獨斂此福哉然下之所以保極者亦豈有他道不過能好德而已欲天下之無淫朋無比德者惟在於皇之作極也庶民指百姓而言曰人者指有位者而言有猷有爲有守雖淺深不同均爲好德者也自其氣稟有清濁厚薄之不齊未必盡合乎中亦必不罹于咎此等人在人君兼收並蓄和其顏色而進之曰此予所好之德莫不與之以祿而同建此極也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此是承上接下句關前後二段乃若有位之人雖才具足以趨事赴功而未必實有此德則嘉謀善計未必有也厲操守節未必能也輕躁妄作蠹國害民不能保也人君必使之進於實行有以稱其才則庶乎邦可昌矣彼正

人者則有猷有守者也必能審出處安淡泊決無干進之意人君必有祿以養之方爲盡善非此正人待祿而後爲善得祿而後善不得謂之正人矣此正人者苟不得遂其所好於家是人君之罪也彼有能有爲者徒恃其才而好德不聞君雖祿之其必爲汝用之害矣蓋人君斂福錫福爲庶民保極之道故當於五福之下而致詳焉

書疑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卷第六

金華王栢著

旅獒　周書

武王之德聖矣一獸之貢微矣史臣方以通道于九夷八蠻誇國家威德之遠而太保乃拳拳進諫于王何也蓋獒之爲獸非常犬也能曉解人意且勇而善搏畜之何所用哉不過供玩侮之戲而已武王固非玩侮人者既有是物必有時而爲是戲也太保一篇之意慎德二字爲之主復告之以終累太德太保識幾明微愛君之忠叮嚀反復可謂至矣首言貢獻之法惟服食器用則此獒也非惟

正之供次即以不狎侮繼之以玩物喪志終焉又其次方言非土性不畜所謂慎德實懇懇於前二章者也使武王勞其使而却其獒豈足以勞太保之慮乎推其病之極必至於生民不保厥居嗚呼遠矣文字不多而道理無限只在慎德二字中間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二句却稍寛而先儒敬之此愚之所未解也

康誥　周書

後世信小序以此篇爲成王告康叔之書又言周公託王命而言不勝纏繞至本朝蘇氏方明篇首二十八字爲洛誥脫簡五峰胡先生及吴氏棫又定爲武王之書大綱方見倫次以其洛誥之首遂名曰誥既是武王封康叔於衛之辭謂之康叔之命可也以首句有孟侯朕其弟謂之孟侯之命亦可也觀其詞氣鄭重反復告戒若武王面命之意詳玩之亦史臣受武王諄諄之旨特爲此叮嚀之言見康叔者爲武王之所親愛故曰未有若汝封之心又曰朕心朕德惟乃知皆嘉之之詞也又見武王亦慮商民之難化所以舉所甚親者任此責想命三叔之時亦必有勤懇之言如此篇者明德者治民之本慎罰者治民之要史臣授此意故以四字爲一篇之大綱終篇不出此二事曰在玆東

土以上此命詞之首常體也次曰嗚呼封汝念哉不廢在王命當接後一段已汝惟小子未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次及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一章又繼以已汝惟小子至作新民此二章皆是勉其明德事中間皆是慎罰事亦頗冗雜次整次後一段有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此是總結明德慎罰又次王曰嗚呼封是結前敬哉一章又次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是結前汝念哉一章末後曰往哉是作命之常式也此篇於諸誥中極爲明白尚次梳理如此它篇可知

酒誥梓材　周書

以二篇言可合而爲一以逐篇言又各可離而爲二此是爲不可曉可合者梓材之首意與酒誥同可離者酒誥有二體既誥妹邦又誥康叔梓材末篇全不相屬也首語既曰明大命于妹邦後又曰妹土此分明告戒紂之遺民舊俗也即又繼之王曰封者五此又分明告戒康叔也先儒以爲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以爲書之變體愚實未之通也所可知者止於戒酒而已

金滕　周書

此書敘事體也與武成同武成是敘伐商一事始末此篇是東征前後事歷六七年始末詳略之中有筆力焉納冊啓書此金滕之首尾也其敘事不可不詳其敘流言居東止五十餘字簡潔詳明於曲折抑揚間事情隱然可判後來大誥等事盡含蓄於此武成先列四誓而總敘武事之終金滕是敘東征始終而後列諸誥法當然也其餘小小文義諸家有未一者因論丕子之責竊意責字如責望之責是責望其事我於天則繼以願代中間無缺文意若曰三王有任保護丕子之責于天則後面能不能事鬼神之語全無意味矣如乃命于帝廷却挩元孫二字合復舉乃元孫於此乃并是吉

者謂三卜皆吉此卜者之言啓籥而參以龜卜之書乃是證三卜之果吉也予小子新命于三王者公欲以身代王王瘳則公當代命也惟永終是圖者我但爲考終之計茲所待者三王必不忘於一人之言以代王也王瘳而公不死亦天監公之心而不從公之代也在公則當俟命以代而已我之弗辟只是作入聲讀周公以公天下爲心征誅之事固不得以私恩而姑息曰公避之而居東非知公者二穆卜只一義於敬字爲近初不牴牾也

大誥　周書

此下諸篇固多脫簡之可疑一也告戒之詞貴明白而反聱牙二也非特文義之難曉而大意亦往往替然若隨詞生意屈而攀緣添字補湊強欲求通前後用工於此多矣然斷續扞格終不成文理不幾於侮聖言者乎謂宜盡黜訓詁敬存古意或略知大意不必句句字字求之亦可請試言其大略大誥者以武庚與三監叛發此誥於下所宜責武庚以汝父之不道故天命之歸周我不殺汝而封汝於故都汝合率德改行以蓋父愆以保宗祀以輔我國家以恭承天命今乃乘我國之大喪欺嗣子之沖幼而敢蠱惑我三監離間我骨肉鼓動淮夷搖蕩邊鄙姦宄鴟張於義不可不討今前後

未嘗及此意拳拳只說一箇卜字何其闊於事情而踈於制變也豈非自太王避狄之後不曾經此變故乃欲假著龜以鎮壓天下之邪心乎且又言寧王遺我大寶龜已告我西土有大艱西土人亦不靖此何異於唐德宗遭奉天之難而委之以先定之數也聖如周公經國制事而肯出是言乎此皆可疑者

微子之命　周書

每讀此篇未嘗不廢卷喟然而嘆昔武王之反商政首釋箕子之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既而復訪道於箕子得洪範之書此皆所以得君子之心若

散財發粟不過小人悅服耳所不可曉者獨於微子寂然無聞武王豈忘之哉既而乃封武庚祿父以奉商祀周之失未有大於此者夫湯之衰也賢聖之君六七作商之賢子孫未有過於微子者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存商之祀作賓王家非微子其誰可與武王在位八年吾不知微子者何在乃於殺武庚祿父之後而後封之宋何其晚哉彼武庚者熏染紂之惡德未聞其有改行烏得有過於微子封微子則可以祀湯封武庚則可以祀受受猶足祀乎今不封武庚於它邦而付以紂之故土當是時稍自好者必不爲之左右矣其所與共遊處朝夕之所謀議惟酗于酒德之故人爾不幸武王崩嗣子沖幼周公攝政而管叔在外姦謀啓而凶計行自謂可以乘閒倡亂抵掌以復紂之境土矣武庚之叛勢所必至羣弟之流言非武庚孰敢蠱之武庚之叛非流言無以發之羣弟非武庚則不能叛武庚非流言則不敢叛故曰周之失未有甚於此者蘇氏乃曰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果人也則必叛武庚之叛不待智者而後知愚則曰此說非也殺其父者義也封其子者仁也其子非人也則必叛使其子之果人也則必飲痛悔艾修身改行以保先祀苟不顧先王之祀

而輕於叛者豈復人也哉若武庚之必叛果不待智者而後知或曰武王封微子於宋也久矣至武庚誅乃加封上公命之以奉商祀此亦惑於後世歸周銜壁之傳而謬爲是說也若微子之始封也必加上公必奉湯祀不當以是禮命武庚而不命微子也今觀此書皆始封之詞也非加封之詞也曰律乃有民曰永綏厥位豈非懲創武庚之不律不綏而有此告戒乎史臣之命尊矣嚴矣

又

愚以紙上之陳言妄疑周家之得失未足以知聖人之心也以武王之聖周召之賢爲之輔克商之

初政事精明人心大慰何獨於此事處義制禮有如是之踈乎後世又以淺陋之見量聖人以爲不封微子者忌微子之賢也此說益大謬矣又按左傳楚子克許許君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此說尤爲可疑昔箕子之荅微子固以微子之義當去去之云者去其位而遁其迹也又以爲微子抱祭器而歸周此尤非也若微子不待商之亡而歸周是先自絕於商也若微子幸紂之亡即自辱於周是自求封也武王非伐微子也何爲銜璧請

命是已代紂爲王矣若微子苟存亦何患商祀之不存二事皆非所以爲微子矣若武王既受微子降封武庚而十年不齒薄微子甚矣何足以爲武王周召乎愚因左氏之言遂得以參伍旁證而得武王微子之心其曰武王解縛焚櫬禮而命之者政武庚禄父也傳者以微子賢武王聖舛訛其事喜談而樂道之彼豈識有關天下之大義乎武庚驚家國之覆滅知禍患之未艾乞命武王者勢也勢急則祈哀請命有國則摇牙肆毒此狡猾小人之常態也武王知紂已死其孤以禮來歸斬焉衰經之可閔釋而命之仁者之心也聖人以大公至正行其義之所當爲豈逆料異日之變而預防之哉微子既遁紂死即出是幸宗國之亡也況武庚既封商祀不絕吾何求哉此所以十年長往而不來也微子既不可見武王亦不得已封庚爾武庚既誅商祀再絕微子於此時而不出是商祀之果絕也賢者之出處聖人之處事又豈有一毫之未盡者乎

書疑卷第六

後學成德校訂

書疑卷第七

金華王栢著

召誥　周書

洛誥　周書

洛誥之篇三山林氏說之所終東萊先生說之所始文公又於召誥洛誥亦各有說學者可以釋疑矣然猶未也洛誥自周公曰之下朱子以爲自此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又取葉氏之言以此篇與召誥參看又取王氏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缺文朱子尚謂有疑而後學敢謂無疑者妄人也愚竊謂諸誥之中辭語之不可曉者固多矣而

一篇之體統大槩亦可見惟召誥洛誥破碎龐雜體統不明此最未易梳理者也蓋其中有周公召公相洛卜洛之詞焉有遷殷民攻位丕作之詞焉有營洛之詞焉有成王來洛之詞焉有祀文武記功宗之詞焉有周公復辟之詞焉有成王即辟之詞焉有成王冊命周公之詞焉此所以不可以一事觀也召誥前雖載相洛之事後止是以成王新政致戒之詞而已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則以疾敬德爲王新政第一義此則頗自明白若洛誥恐當作兩節看相洛卜洛營洛遷頑民是一節明禋烝禮周公欲成王治洛復政於王成王止欲歸周即辟命周公治洛此是一節如冊周公之首詞反殿於篇末而冊中之詞反殽雜於前此皆未易就條理也第一是復辟之事程子以來諸儒只欲作荅王解以爲未嘗失位安得有復此義誠精矣然成王固未嘗失位也蓋成王前此未嘗親政也成王幼周公代王爲政成王長周公歸政於王正如伊尹復政厥辟之復蘇氏所謂歸政初何害義然亦何所嫌而避此名乎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

多士　周書

多方　周書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大略以殷人不服周而作也又怪取殷之易安殷之難歎商七王之德深而終歸於周公之功其言感慨俊偉而聽者竦然愚以爲八篇者固艱澀難曉細而觀之各有所主非盡爲安殷而作也蘇氏之言其亦有所未盡商自太甲後數經衰亂已四興王業矣武乙再都河北而國尤衰弊者四五十年至紂乃決其壞而覆其亡者又三十年周家之仁聲仁聞日盛而日隆商王之惡德虐政月累而歲積當是時三分天下而周有其二非周取之也皆弃商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

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頑嚚喧悉
而易摇者特遊手之民平時酗酒暴横草竊姦宄
逋逃容隱未嘗伏辜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嘯風
塵之警以逞其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
家巨室不事繩檢者怨周不簡拔而進用招誘四
方之無賴爲之爪牙以殘害於百姓不過借復商
之名以鼓倡羣凶非有英雄豪傑爲之宗主也若
以戰國秦漢處之不過一坑而已周家積累有素
不忍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
此其爲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爲忠厚之至蘇氏謂
人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凡化頑民之書
不過多士多方兩篇而已緣中間紛亂脫落序者
不得其要讀者莫知條理是故隨文解義卒不能
貫通愚不敢觀序止熟讀正文而知其有脫簡焉
竊謂多方當在前多士當在後多方曰告爾四國
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罔
不知又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明命多士曰昔朕來
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此可以知其先後也多
方自首至乃惟自速辜已上皆稱多方至此亦是
結語自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此下皆稱多
士則知此二段是多士後錯簡在此多士曰今爾
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方後段曰爾

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
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又知是一篇前後相應也多士曰爾克敬天惟
畀敬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多方後段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
不睦爾惟和哉故末後結語曰不克敬于和無我
怨此又知兩段相連總結於此多士結有王曰之
下有缺文正宜聯多方嗚呼猷一段又曰時予乃
或言爾攸居當聯多方後又曰下結語庶幾血脉
貫通文勢明白今輒考定二篇於後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
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
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一節是史官先敘作誥之時以周公曰起之是
周公代王作此誥也王若曰之下是總一篇之大
意言殷侯尹民此指武庚之遺民也言爾罪固當
誅戮我已大貸爾命矣爾不可不知爾猶大起狂
謀圖度天命更不爲深長之思敬保爾宗祀乎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
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
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
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

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此一節反覆言夏商廢興之由天命存亡之幾此辟字指紂而言謂紂元自天命既不能享遂至於亡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此一段言天非有意去爾夏去爾商乃爾夏商自取其亡當商將亡之時天亦未嘗不求爾多方有可代商者爾既無以承天之眷顧者我周王能善承天心天既命之以王矣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此二段原雜在前節先儒疑有缺文而不知乃是錯簡言武王雖已受命商之子孫苟能克念有得天之道天亦俾之誕作民主今待爾五年矣爾又無可念可聽之德蓋武王在位五年故也今爾辟指武庚言却欲圖天命輕於發言何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此一節繳前意不欲多誥爾且大貸爾命三爾曷不勉之也四爾乃責之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一節是總結叮嚀告戒之周公之書無逸之外惟此篇條理分明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

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一節先言周之所以代商次及夏商興廢之故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此一節言周之所以受命以至于爾大罪不敢肆其繩治

王若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此一節言遷商民于洛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一節言爾怨我不用爾多士我位惟德之用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一節言我昔日貸爾命移爾居之意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兹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此一節言我不惟不殺爾又使爾安居此以親我多遜之美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一節是告遷洛多士及尹民之官爾能和其頑民我豈不大用爾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此一節言爾苟不能信我前命我則遠遷爾於它去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此是再三反覆結前語告戒之大略如此中間恐亦自有錯簡

書疑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卷第八

金華王柏著

周書

君奭

今讀此篇文意雖多不可曉大意是周公留召公共政之書也歷舉湯之興有此六臣文武之時有此五臣今日止有吾二人而已當時雖有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諸臣要未可與召公班也周公拳拳於天命之難保而幼主之不可不開導輔相之意反覆憂深求助懇惻故召公竟無它辭若考其時則卒未有定論今詳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自曰以下述武王託孤之命如此又有小子同未在位之言又曰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此可謂周公攝政之時矣其後乃曰天休滋至惟我二人弗戡又又曰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則此等語又非所當言於武王初喪之時史記之論固陋矣而蘇氏謂周公歸政後公欲周公告老而歸而篇中殊無此意則小子同未在位蘇氏竟不釋如蘇氏說則此句終無著處東萊先生祖小序意謂洛邑成而周公欲告歸召公亦欲去周公既爲成王留而周公亦欲召公留如此言則是周公歸政於王矣是時成王年亦長矣不可曰小子同未在位

此句仍舊未有所歸但此篇所不可知者不過留
召公之時爾其言雖艱澀而大意自明非如洛誥
頭緒多而不可就理也然亦有差誤處如曰在昔
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禮記乃曰昔在上帝周田
觀文王之德蓋各有得失當曰昔在上帝割周申
勸寧王之德此處未說到我王割周者言羑里之
厄也細玩之可見

蔡仲之命

史臣序詞既詳且嚴自金縢有羣叔流言之語至
此篇始著其事備其詞體正而意盡周公之心坦
然明白率德改行一語而父子得失在焉周家之

刑慶當爲播之衆而命焉皆其父子自取而周公
無一毫固必之心蔡叔未没以仲爲卿士蔡叔既
没復封仲於蔡周公友愛可見矣曰蓋前人之愆
曰無若爾考皆昌言而不隱一欲盡天下之公議
一欲伸家庭之至情言之深所以愛之切也曰皇
天無親者示戒凜凜然想仲歆泣祗承而敢以爲
榮乎

立政　周書

第一是先儒欲爲周公避嫌不肯言歸政貴盡同
護使周公之心事益不明於後世周公夙有聖德
自文王時則已與召公分陜而治既而左右武王
伐商立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以冢宰正百工蓋
代行天子之政而未嘗攝天子之位也成王亦未
嘗不一日履天子之位而亦未嘗一日親天子之
政也成王既冠周公歸政於王初無嫌之可避立
政首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曰拜手稽首后
矣曰嗚呼孺子王矣曰咸告孺子王矣曰今文子
文孫孺子王矣豈謂其昔不爲王而今始爲王哉
蓋今日始親王者之政而已自金縢之書成王未
嘗不稱王周公之所播告於四方者未嘗不曰王
若曰成王之王固自若也成王之政則自今始也
親政之初上自王左右三事下至百司庶府外至

於都邑之長諸侯之官周公莫不率之北面以聽
王之新政因告嗣天子者蓋昔日嗣位爲天子今
日親王者之政矣既聽王之新政不可不皆進戒
於王於是自常伯之下至於阪尹乃敢告厥后曰
拜手稽首后矣然後云云緣首尾有錯簡而虎賁
綴衣而下俱列於三事之後更無繫屬而意義不
明今輒與考定於後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
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
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乃

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一節周公率羣臣歸政於王因命羣臣進戒美其言而嘆其憂此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一節言禹湯桀受用人得失治亂之分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牧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一節言文王武王知用人之道立民惟任長伯立政惟擇三事皆俊德之人而不下侵細務武王

循文王之功用此義德容德故能受此大基業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此一節戒成王於三事惟念念成德之彥以治民調和庶獄庶慎勿以小人間之惟正是乂而不可誤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此一節再提湯文用人安其職盡其用憸不可用小人以結前二段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此一節却提夏禹武王結後一段專戒庶獄并詰戎兵

周公若曰太史嗚呼繼自今嗣王立政其惟克用常
人

言旣終又呼太史記之爲後世子孫之戒如此分合却簡奏差明無龐雜之患無穿鑿傅會之謬蓋親政之初擇賢共天職最爲重事曰籲俊尊上帝曰丕釐上帝之耿命曰以敬事上帝惟事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所當留意者又不出於三事綱領旣正統體相維可謂得立政之要矣周公勤勤懇懇又爲後世慮至矣哉周公之用心也但宅字先儒牽於五流有宅之宅遂作刑獄說按說文宅所託也今作託字訓爲通貫無疑

無逸　周書

無逸之篇却是特作書以訓於王周公之言未有明白若此篇者但首語一句忽又奇古曰君子所其無逸先儒以處訓所朱子曰某則不敢如此解恐有缺文愚則曰恐是衍字周公曰嗚呼君子其無逸言君子不可逸若先知稼穡之艱難了乃逸則知小人之所依必能愛民而享國之久也此篇不可作一段看前後自是兩段文字前段是教其知稼穡之艱難至酗于酒德而止後段是道其智之明而不爲人所惑至篇終兩段提兩嗣王結然又不可截然作兩段看中間又自有氣脉通貫處前後凡有嗚呼者七一是總說知不知稼穡之艱難二是舉商三宗之不逸及後王之逸爲享國之效三是說文王之無逸四是戒嗣王之不可逸五特以我聞曰更端言古人之所以相與教告叮嚀者正恐此智未明爲浮言所惑也六是言昔四王之所以迪哲者亦以先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情狀故不惑於浮言此是氣脉過接處若不聽人之教告輕聽人言則罰無罪殺無辜怨叢一身豈能享國長久哉成王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稼穡之艱難未嘗識小人之情狀所以前日爲流言所惑今雖感悟是豈可不常以爲鑒昔周公止作鴟

鴞未嘗及此今旣歸政居東恐成王復爲浮言所移故作此七嗚呼於其終止曰嗣王其鑒于兹不及他語者其戒深矣

周官　周書

此成王初政訓迪百官見成王之德日新周公之經制大成周家文物詞命之正盛也此書雍容肅厚有虞廷氣象焉後世莫能及或疑此篇與周禮不同蓋周禮者乃周公未成之書此其總敘也

君陳　周書

畢公文王之大臣周公尹洛之後當即以畢公代之而君陳或謂其新進者也而可超躐老成而當

此重任乎觀其所以命君陳其體輕其辭戒所稱者只惟其孝友之行是固得爲政之本矣然爲政亦多端非可恃此而它無所事況有商之頑民在焉新進少年或乘銳變更未必不反激其易動難安之勢竊意君陳旣有孝友之順德或平時親慕周公而師事焉者也或在周公左右諳練其本末者也觀其凡人見聖由聖之語知其能親炙周公而責之以周公之事乎以依勢倚法之言無忿疾之訓知其所以告戒後生也其曰至治馨香四句是不忘周公精微之論故舉以訓君陳蓋周公之制度法令備矣但欲其曰昭曰式曰弘而已所以

從厥攸好者正欲其以孝友之行爲化民之本汝若敬主此德則商民無有不變者也畢公前輩也恐其未必一一肯遵守周公之舊所以異時命之於商民旣安之後屬其旌表淑慝蓋是有設施作爲之人未可繼周公此所以舍老成而命新進者或此意也嘉謀嘉猷入告一段葛氏以爲史臣失詞誠是也

顧命　周書

康王之誥　周書

二書只當合爲一篇一正其始一正其終中間命誥之詞不多全是紀載國家始終之大典謂之敘

事可也蘇氏之論以爲三年之喪旣成服而暫釋非禮也此言誠足以爲萬世法周公召公天下之聖賢也以天下之聖賢夾輔王室所以處事制義當無毫髮之未盡周公當武王之崩也位冢宰擁幼主以君臨天下謂宜鎮定天下如泰山之安周公以聖人之心待天下而不肯爲嫌疑之防亦以聖人之心待骨肉而不肯起嫌疑之念行之以大公至正洞然而無所顧忌者也豈料姦宄餘孽覦俟門隙蠱惑人心倡此一大變乎成王之顧命古所未有豈非懲創前日身履之變故出此防危慮患之計乎召公恢張末命其設施使內外小大之

臣無一髮之可議所以綏定王室者密矣而不暇考定禮儀於倉卒之間而終不免後世之譏評吁可畏哉雖曰處變權宜未易以常法論然處變而不失其經是乃謂之權以周公召公處變猶不免後世之議權可易用乎古今善用權者伊尹一人而已

書疑卷第八

後學成德校訂

第2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　版反内

書疑卷第九

金華王栢著

周書

畢命

畢公四朝元老也命以保釐禮所當尊詞所當重故起初惟十有二年至民罔攸勸凡一百十九字與諸命體製逈不同也先敘周公之功而商頑有式化厥訓之效今之所以命畢公命之以繼周公之治非直曰代君陳也今時之所宜者與昔不同却在於旌別淑慝而已臧厥臧則餘頑不勞力而自勉康王豈敢以商民已化為善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周公雖收其放心今當有以閑之惟不剛不柔脩之自我又以此為之大訓漸漬而薰烝之先有以建其無過不及之性庶幾可以成周公君陳之化畢公既有盛大之德而又克勤小物其德周矣以公德義之訓宜無不服者然商俗靡靡利口惟賢若不稽古以訓之而其强辯横議未必能遽服也今當旌別淑慝以作其好善惡惡之良心古訓格言以堅其好善惡惡之實志閑之之道其不易也如此康王即位之初報誥之外只此一命存於後世是時商之頑民世變風移可以無慮而康王必推擇此大老鎮之且謂國家安危之所係而精神心術之運用只在一箇閑字上以一時已放之心三紀收之而不足茍不常常防閑之雖三紀之功可以一日而失也旌其淑善別其惡慝導之以德義啓之以古訓皆所以為閑之之具也氣象重厚規模嚴密三曰嗚呼父師其待耆德也所以盡其敬終曰欽若先王成烈其尊體貌也所以異其詞雖一篇之命自足以備見康王之為君亦可謂善持盈守成者與

君牙

周書

冏命

周書

穆王周之衰世也而詞命鏗鏘典雅無異承平之時此內史之職猶有豐芑之舊觀其命君牙也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先王之格言不過如此其命伯冏也在昔文武以下至萬邦咸休尤得體要聖人以為後世法其在於此然玩味其言二人殊無德之可稱而可居其位乎昔之命康叔以武王之弟故不以德言但拳拳以明德訓之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未嘗無所稱述也其後雖蔡仲之命猶以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之新進如君陳亦有令德孝恭之嘉而君牙者獨言其祖父之嘗有功是以世臣勳舊命之耳後世終不聞君牙為何人而它亦無事功之可舉也伯冏之命終曰

惟予汝辜詞色嚴毅待左右僕臣之體當如是哉東萊先生以穆王此心不繼乃以造父爲御驅馳忘反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而歎伯冏此時之在不在也愚敢謂伯冏之命乃所以爲任造父之端也僕正雖曰下大夫而特作命書與大司徒等此未必周家之舊典周禮止有大僕而無正也不過穆王欲尊寵伯冏創加一正異其職假其詞以寵之爾此穆王之所以爲穆王而周之所以衰也顧讀者以其詞之盛而不暇察其病耳

呂刑　周書

訓刑始於帝舜言約而義備此所以爲至治之世

也訓刑終於穆王目繁而罰輕此所以爲衰亂之世也只流宥五刑一句所該者甚廣所制者甚詳敘事者述此一凡例而後世忽之而未嘗致思五刑與流各自有正麗之罪又自有從宥之法宥之云者寬之也寬之者亦次第而輕之爾以大辟之罪亦從而流者後世之刑也蓋宮者所以宥大辟也剕刑所以宥宮也劓刑所以宥剕也墨刑所以宥劓也而流之中亦自有宥之義竄者宥殛也放者宥竄也流者宥放也（殛如今拘鎖之類竄如今牢城之類放如編置流如押出界耳）大辟之刑決不直以流而宥之矣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失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期於無刑穆王之所以必贖者導其起辟昔武王之命康叔也雖主於明德慎罰又自有不可不殺之語及刑兹無赦之言成王之命君陳既曰三細不宥又曰辟以止辟乃辟未聞五刑之俱贖也贖刑者贖鞭扑之刑大辟之刑如可贖凡有千鍰之貲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天下烏得而不亂哉後世三章之約可謂極其簡矣而殺人者必死殺人而必死非特爲死者報也爲生者戒也爲死者報法爲一人立也爲生者戒法爲天下立也忍於一人而忍者小不忍於天下乃所以爲好生也聖人不忍人之

心豈有一毫好殺之意刑至於不可不殺者是乃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呂刑之書首以爲五刑創於有苗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虐也斯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愚謂呂刑者律書也法吏之辭也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其審克之語凡四哀矜惻怛猶有三代之遺風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於典獄之姦尚可以爲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朱子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斯言足以得穆王之本情者與

文侯之命　周書

厲王之禍周室幾亡宣王獨能倔強奮發復會諸侯於東都即有如方叔召虎尹吉父仲山父之徒驅馳左右之力幽王再壞至於不能爲國而平王遂至東遷東遷雖曰失根本形勢之固尚可爲中興之資者以周公君陳畢公三后之德化入於人心者甚深猶能斂死而不去者三百餘年使東遷之初稍振風采則崧高扶輿清淑之氣未必遽息也澗水東瀍水西必有賢明俊乂之士相呼而起爲之宣力四方何至萎薾蕭索之狀如是哉今觀其命文侯也不稱曰伯父叔父而直以父目之下敢稱其名而呼其字不典甚矣閔予小子一段栖乞憐之態殊可醜也雖曰不敢矯飾虛詞而傾倒情實以見謙卑自牧之意然君臣有大分也命令有大體也豈有隳大分失大體而有作興振起之理哉首述文武之受命即歸功於先正左右厥辟按晉世家叔虞者成王之弟削桐因戲而遂封於唐又安有輔文武之事斯言實誣矣惟曰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尚存命詞之舊觀夫子蓋傷之以爲後世戒而未見其有事讎之責也愚嘗謂夫子刪詩定書實相表裏文王之風化不見於書而見於二南周公制作之具不見於書而見於

雅頌七月之詩補無逸也東山諸作補金縢也言王中興之詩粲然復盛而書中無一字也東遷之後諸國風次第而起雅頌亦至是而亡故文侯之命書之終而春秋之始也詩書春秋王通謂之三史其亦有見於此與

費誓　周書

秦誓　周書

二誓書之附庸也聖人何爲而取之取其不黷武也誓者出師殺伐之辭也徐戎淮夷之爲魯寇也屢矣於魯則肘腋之患也伯禽胡不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乎讀其書之首辭極其嚴毅其終不過修城郭積糗糧芻茭爲備禦之計而已此所以爲諸侯保守境土之法也方春秋五伯競逐之際選將厲卒攻城略地今日滅某祀明日縣某國書伐書克書敗筆相踵也而不自意悔過之詞忽發於秦伯之口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詞語若從容不迫而噬臍之悔深切莫甚於此聖人烏得不喜而殿於二帝三王之後爲諸侯窮兵好伐之戒也哉

書疑卷第九

後學成德　校訂

重刊金仁山先生尚書注序

仁山先生著述見于柳侍制所撰行狀者尚書表註大學疏義論語集註考證孟子集証考証通鑑前編通鑑前編舉要咋非存槀仁山新稿仁山亂槀仁山噫槀等書尚書註十二卷則無明文惟云先生早歲所註尚書章釋句解已成書矣云云當卽是書葢先生少作也元明以來流傳甚罕

四庫書目及孳經室外集皆未著錄常熟張氏金吾藏書志祇載殘本六卷聞無錫秦文恭家有全書余求之數年而未見同治十年祓

命赴閩公餘之暇與祥符周季貺太守蒐訪遺書乃從福州陳氏得之卷中有秦蕙田印知卽秦氏舊藏也抄帙流傳譌奪甚夥爰爲校正付之梓人而序其端曰經之古莫如書經之不可信者亦莫如書孟子已言之矣何論孔傳古文出于東晉航頭舜典出于蕭齊乎然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微言奧義胥于是乎在學者不欲聞唐虞三代之道則已苟欲聞唐虞三代之道舍是將何由先生爲朱子四傳弟子直接紫陽之緒其學以由博返約爲主不爲性理之空談經史皆有撰述尚書則用功尤深表註一書爲一生精力所萃是書卽表註之權輿訓釋詳明頗多創解如以血流標杵之杵爲鹵訓爲血流地濕以大卞之卞爲弁弁有端拱之義訓爲禮雖若近于新奇實不悖于古訓與後世之穿鑿附會者異矣自若璩閻氏著尚書古文疏証學者多斥古文而崇今文發其端者宋吳氏書稗傳王氏書疑也先生受業于王氏而不掊擊古文蓋猶守紫陽之遺訓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陽月歸安陸心源序

書經注卷之一　　金履祥

虞書 虞古文作𡗝

堯典 古文作兟篇第一

粤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古文作粤若𠮛古劉歆不見古文亦謂當作越若朱子從之

粤起語若稽追記之辭古崇之也堯名古者世質雖天子不諱其名放大也放勳者總名其德業之大也一曰放如推而放諸之放謂推廣以成其功也聖人亦善推其所爲而已意與下文二章相應二字本史官稱堯之語後世因以爲堯稱焉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此敘堯之德也欽誠敬也明精明也文文理也經緯天地曰文謂其彌綸天地之道倫理明順煥乎其有文章也思言其運量裁處意思周密所謂其智如神也安安舊說止其所止然二字氣象自別蓋其盛德從容之極難以形容故以安安言之恭讓欽之接於人也謂之允克則其至誠之發貞實氣象又自不同光被四表言其發越覆冒之盛格于上下言其充塞感通之極也史臣敘堯之德而以欽爲首此聖人之心法也允恭以下即四德之推恭讓者欽之發被四表者明文之著格于上下則思之感通也朱子常言聖人之心精明純粹而已則欽明二字已足以盡聖人之德矣而又曰文思陳文蔚曰兼語其用也文者明之用思者欽之用欽明即惟精惟一文思即允執厥中也子王子曰欽明文思猶言仁義禮智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推明也俊德大學作峻蓋其得乎天而出乎

其類者即上文所敘之德也平者和同之章者品節之百姓者帝畿之民昭明則民心風俗之俱新也萬邦諸侯也協考比也如協時月如國語司民協孤終司徒協旅之協皆考比之義和調齊也萬邦諸侯豈無賢庸之不齊聖人朝覲巡省考禮正刑一德黜幽陟明皆所以協和之也黎民黑首之民畢天下生靈之衆也上文紀聖德之盛此章紀治化之序聖人治天下其機有二一則盛德發越自然感化一則布政施化推而廣之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和二氏也歷紀數之書也言天者所謂堯歷也象者觀天之器後篇所謂璣衡之屬是也言天者謂渾儀實始于此上古以來因時作事而歷法蓋未備帝堯始爲歷象之制定其財成輔相之節以授其民遂爲後世常行之準焉朱子曰此所命蓋羲伯和伯下文分命其仲叔履祥按尚書大傳舜巡四岳祀太山霍山皆奏羲伯之樂華山弘山奏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合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

必有二伯總之不然歷法無所統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

劉氏云宅南曰交陳氏云宅南交曰明都

平秩南訛

史記索隱作爲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宅度也蔡邕石經作度朱子云宅度古文通歷法以日行起度以日出入方隅定晷刻氣候宅嵎夷南交宅西朔方出納敬致皆所以定卯酉子午之中推日道出入之方候朝夕之景及致日中之景寅敬賓餞謹其事也永短中星皆自是推然候中星又所以定日度也宅嵎夷曰暘谷周禮所謂日東則景長多風之地也南交曰南則景短多暑之地也昧谷日西則景朝多陰

之都也幽都日北則景長多寒之地也四方地勢不同風氣亦異各有宜也故測候之際因度其所宜爲授時之節所謂平秩東作南訛西成朔易者也易加周官所謂一易再易三易作訛成易皆謂民事各以方異辭耳平秩史記依今文作便程其義尤明日宵永短與中星連言者初昏而候中星以星之初見爲晝夜之分又分揩四十以得日度之的以日宵之中立二分以永短之極立二至參之民生析因夷隩而爲四時之政鳥獸孳尾等語則候之物生此歷家七

十二候之法所由起也皆授羲和以作歷之綱要四子分爲四節每節自作訛成易以上分方自日宵永短以下分時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有古文作又）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帝既命羲和歷象又四時推候皆合矣積一朞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於是又置閏法而日月氣候始參會今歷家所定章法昉乎此隆古風氣未開民淳事簡歷數既定因時頒政而已他無爲也故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焉朱子書傳

曰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曰三百六旬有六日者舉成數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一百三十五而與初纏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餘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歲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至

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履祥按章法雖云氣朔齊然猶有分秒之餘至二十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統爲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卻得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則又爲歷元矣今立成法率三十二月而置一閏

朱子曰按帝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

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
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歷簡易
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
始以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
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
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
之然亦未爲精密也履祥按帝堯之言天常寛
而歷則密後世言天者常密而歷則疎盖帝堯
生知卽事洞要其於周天固已知圓奇之妙四
分度之一不足以盡天矣其命羲和不過授之

以作歷之綱要如於中星互舉辰象於朞數暨
舉全日至於推步度數隨時占候則羲和有司
之事帝堯固不加數數然也然世日不足而始
爲度度不足而更爲分秒愈多則算法常愈密
矣然久亦未嘗不差也蓋聖人因時制歷雖舉
要而不遺後世定歷推天始積分以求密因時
制歷則歷與天常相應定歷推天而歷與天常
易差無他天圓以動圓故奇動故不測而後世
執定法以拘之也然常就其說而考之所謂四
分度之一也析爲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

五果若所言則止曰四分之一可也何必析爲
小分哉太初草創乃以八十一分日之二十分
少固不足論晉志載劉洪王蕃之法則析爲五
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如此則四分度之
一者乃其大約而於四分一之外天舒日縮又
餘小分之九也十年則九十分計百三十年而
積差二日矣唐開元大衍歷又析一度爲三千
四十分每歲日餘三十七分太積八十年而差
一度又餘六分自唐至今皆用之然自開元至
寶祐五百四十年而差十度則唐歷積分雖多

反不如晉志之近密也紹興統元歷漢上朱震
典之析一度爲萬分每歲氣周三百六十五日
二千四百四十六分七十二秒半而周天則三
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二分二十五秒又
按堯仲春星鳥宋東井二十一度中仲夏星火
宋亢七度中仲秋星虛宋斗十一度中仲冬星
昴宋壁一度中堯歷中星與日所次至是差四
十餘度矣去堯之世三千五百餘歲而差四十
餘度至景定甲子冬至之日已在斗初漸入東
陸後此三千六百年已在東陸又三千六百年

過東陸之中又三千六百餘年冬至之日遂行南陸則冬長夏短幾相貿易造化不幾於變乎曰非然也唐張說一行歴議曰日之所行卽爲黃道日差則黃道與之俱差必不至於冬長夏短矣抑後世豈無聖人隨世裁成良太史隨時推移者此固不必長慮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登庸之命不言所職帝之意固有在矣朱丹朱也放齊以胤子朱爲對啓明者謂其才智之開

明也朱之爲不肖也亦以此朱子曰此下爲舉舜張本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今本滔天二字下文之衍孔穎達曰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歴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四岳者掌四方方岳之官古者大事則咨四岳使詢訪四方之言也方割始爲害也懷山襄陵叙其實也浩浩滔天言其勢也滔天當時方言云彌滿望皆水而天影其平若滔天然

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僉曰者四岳以衆言告也鯀有崇伯也方命舊說逆命史作負命按堯典上文方鳩方割皆作方始之義則此當云我始命他爲職時卽敗羣自用則治水大任弗可爲也圮族猶詩言敗類岳曰者上舉衆言此因獨對异義未詳列子注

及柳文與異字同言但用其才可以治水則已不必病其圮族也

帝曰往欽哉

帝順衆言而使之往復云欽哉以救其失蓋能敬謹則必不圮族自恃而事功成矣

九載績用弗成

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哉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績故其自任益强

咈戾圮族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愈顯而功不可成也

按周漢以來諸書多稱堯有九年之水今考其時自洪水方割即舉鯀俾乂九載無成而後舉舜又二三年始舉禹禹八年於外而始告成功前後計二十餘年矣而曰九年者蓋指鯀九載之間也計自方割以來洪水之害無歲無之如後世歲有河決之患鯀於其閒多爲隄防以鄣之而患日滋甚孟子敘泛濫之禍在舉舜敷治之上則九年之云蓋謂此時也然洪水之害一

日不可緩而待鯀九載無功始易之何也傳稱禹能修鯀之功則九載之間非盡無功但無成耳而三考黜陟之典不可廢是以有羽山之貶焉或曰僉之舉鯀也方命圮族帝已知之矣知而使之何與蓋爲天下擇人天下之公也當是時舜禹未興在廷諸人固皆舊德乃若其才則無出鯀之右者人皆知鯀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其剛悻違衆易於敗事爾時將戒其所短以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之所由成也以鯀之才加之敬謹何患

無成惟其棄帝之命忽不務此是以輕視僨言訖潰無成然則帝固將全鯀之才而鯀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才自負而忽不加謹祗以取敗者皆是也甯獨鯀哉又按經稱鯀堙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堙庳經稱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掘地而放之海然則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導之也其成敗之由以此當其在鯀也禹何以不諫曰禹安得不諫以鯀之方命圮族況其子之言乎故禹必有諫鯀必有所不從舜之知禹亦必

以此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焉抑鯀既以方命圮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是暨益暨稷思日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于邦以爲忠而補前人之心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禹八年之間非但導水濬川而已中間畫井田爲溝洫定經制物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於八年之間定千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爲不可及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

曰否德忝帝位
巽入也使入居帝位也或曰巽與遜同
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師錫四岳以衆議對也錫予也以衆言對而曰錫重之也薦聖人於帝此天子也安得不重爲之辭老而無妻曰鰥舜三十未娶而即曰鰥古者聖人繁育人民三十而娶者期之極也至此而未娶即鰥也書大傳曰父頑母嚚而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帝曰俞予聞如何
予聞者已知其人也如何更詳其實也以舜之玄德年二十而聞于天下以堯之明思天下固無遺照也然聞之而不自舉之蓋爲天下擇人必盡天下之議聖人目大心平大公無我意象於此可想見也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舜處頑嚚之下非可以諫諍回父母之心并可以言語喻父母於道加之傲很之弟又豈聲音笑貌可以得其歡心哉克諧以孝烝烝乂是蓋

眞誠之充積和氣之薰烝也不格姦則衆亦不至於爲惡矣家難而天下易觀諸克諧烝烝之氣象則舜治天下神化之功用於此可見矣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

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放勳以成功言重華即重放勳之華也協于帝則自欽明而下皆與帝堯協矣然聖德則一而資質功力氣象自各不同故又以濬哲以下形容之光被至時雍君道也玄德至弗迷臣道也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欽哉以下即受之以慎徽五典孔安國古文尚書復出此篇古文孝平時始列學官尋以亂廢終漢世不列學官東晉

書經注卷之一　十五

會稽內史梅頤始上其書而鈌舜典學者以今文補之起自慎徽五典齊建武中吳人姚方興上孔傳舜典多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未幾方興以罪誅人無信者江陵版蕩其文北入中原北方學者咸信之隋開皇中得爲全書子王子曰史官本爲虞作典推及堯爾益舜之功即堯之功故係之曰堯典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今皆載于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舒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於慎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勢不得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愚知其非本語履祥按重華見於楚辭玄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間方作此附會也今存之以俟來哲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

書經注卷之一　十六

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敎也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履祥按高陽顓頊也氏謂其朝代才子謂高陽氏之世其故家遺俗也高辛氏才子之云亦然故總謂之十六族或者不知遂眞以爲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何其壽而高辛

氏之八子豈果堯之庶弟與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左傳太史克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故虞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履祥按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古者聖人爲民驅其龍蛇惡物而處之平土故四裔無人之境螭魅聚焉

程子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帝舉舜

於匹夫之中而授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履祥按太史克敘四凶之辭疑多溢惡蘇氏古史亦謂左氏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今故略之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淮南子曰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

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

蘇氏曰洪水爲患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眾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相之與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常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

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履祥按洪水之爲患也堯使舜治之舜於是使益掌火禹敷土稷教稼穡矣舜使禹治之禹於是暨益奏鮮食暨稷奏艱鮮矣二聖人之規模其觀鯀之方命圮族者不其相遠乎故觀書者

必得聖人之規模焉又按孟子稱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則是氣化消息固有定勢矣獨不關諸人事歟曰朱子固曰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大抵氣化有盛則必有衰人事處盛則必有失此一治所以一亂也氣化衰則必復盛人事失則必復變此一亂所以一治也惟聖人在上則能以道御氣以治制亂此所以常盛常治而無衰亂也古今之言堯舜者皆曰極治之時而不知帝堯乃善制亂之主何則帝堯治天下天下雍熙者至是六十餘年氣化可

謂極盛天下可謂極治矣盛則必衰惟其人事無致亂之因故散而為子朱之不肖洪水之橫流四罪在朝聖人在下是亦一亂矣惟帝堯善於制亂故水之為災也則敷治子之不肖也則與賢舜禹竝興四罪終去所以處亂而迄不害其為治也然則世皆以堯為極治之主愚獨謂堯舜皆善治亂之君後之為君者無徒曰氣數云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子王子曰堯之試舜如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巽位之際亦無丁甯告戒之語按論語堯曰篇首載帝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乃二典之闕文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堯老而舜攝也堯終其事而舜受之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以玉為璣以象天體之運轉以璿珠飾之以象星辰之位次以玉為橫筩推其分度時節以窺天而與璣合羲和之法至是益密後世渾天儀

象蓋其法也朱子曰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

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
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
其法遭秦而滅漢武帝時洛下閎鮮于妄人始
經營量度之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象宋
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
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以知日月
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
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
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
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

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
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
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
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
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
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
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其次內曰三
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
軸內挈黄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
緯亦刻宿度而結以黑雙環之卯酉其黄道則

爲黄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
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
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
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
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
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
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
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
中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
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

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
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儀禮經傳通解歷
象篇曰渾天儀唐正觀中李湻風爲之開元中
浮屠一行梁令瓚又爲之宋太平興國中張思
訓創爲元祐中蘇頌更造其法尤密置渾儀於
上以仰觀置渾象於下以俯視樞機輪軸隱於
中以水激輪則儀象皆動不假人力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朱子曰類禋望皆祭名類謂非常祀而祭告于
天其禮依郊祀爲之上帝天也禋精意以享之

謂宗尊也謂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祭祀以攝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合五等諸侯朝攝于都各執命圭璧爲信以合符于天子盡正月皆至於是日日覲見四岳九牧以察問五等諸侯之政班還其命圭璧如新

命受也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禮記作柴而望祀山川蓋古者祭山埋之祭川沈之今於東岳之下祀東岳而及東方山川不能徧埋沈也故柴而望祭取其氣之旁達也舊說柴句謂燔柴以祭天古者祭天必於郊有大事特告則放郊禮而謂之類天子將出類于上帝未聞至岱宗而始祭告也餘三岳皆如岱禮則一歲巡狩而四祭天不已瀆乎當從記以柴望秩于山川爲句

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五玉至贄舊在修五禮之下朱子謂當在覲東后之下蓋東方五等諸侯及公侯之子附庸之君與卿大夫命士贄見之儀等也聖人制爲覲享之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取服食器用而已古時多玉故公侯以玉爲贄以共天子之器用賜予古者玄衣纁裳黃亦爲裳故侯之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以共衣服卿羔大夫鴈士雉以共飲食也羔羊舒鴈二物皆可以生得士異於庶人故執雉取其文也而雉

不能生得故以死者爲贄可以見聖人制禮詳密而簡易也如此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

朱子曰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同審而一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律爲陽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呂爲陰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太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

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
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
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
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
而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合龠
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
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
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
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
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
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
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
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
如同也五器卽五禮之器卒乃復者舉祀禮覲
諸侯一正朔「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
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今按如
五器卽禮記所謂考制度衣服正之之類是也
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
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

格于藝祖用特
朱子曰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
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
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卽文祖或曰文
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可考特特牲也謂一牛
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
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
歸格于祖禰鄭注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
爲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
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
孰是今兩存之
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
林氏曰天子巡狩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
來朝則有敷奏明試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禹貢九州冀高山大川此分爲十二州故又分
表其山及通朝貢水道吳氏曰此節在禹治水
之後其次敘不當在四罪之前蓋史官泛記舜
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前後之序是也九州之來

舊矣而冀爲其北自陶唐都冀其聲名文教自
冀四達冀之北土所及固廣矣及水土既平人
民加聚於是分州自衞水以北爲并州醫無閭
之地爲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北爲營州是
爲十有二州焉考詩書傳記所紀其後復爲九
州蓋九州爲正而幽并營不過分統青冀之故
地是以殷之制合并爲幽合青爲營分梁以入
于雍州周之制合梁爲雍合徐爲青而并與幽
冀復三焉略見爾雅詳見職方氏所記職方幽
州其山鎭曰醫無閭其川河泲并州其山鎭曰

恆山其川滹沱嘔夷然則營州其山碣石其川
遼水與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朱子曰象如天之垂象示人典常也示人以常
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
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邪凡罪之不可宥
者也流遣之使遠去宥寛也所以待夫罪之稍
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
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寛之也鞭木末
垂革官府之刑扑夏楚學校之刑皆以待夫罪
之輕者也金罰其金贖贖其罪也所以待夫罪
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
也此五句者寛猛輕重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
縱也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
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
終賊刑者怙爲有恃終爲再犯若人有如此而
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
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卽輕或由輕
而卽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

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有輕
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閒也蓋其輕重毫釐
之閒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
之意行乎其閒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
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書敘四罪在舜攝位之末蓋作書者紀舜象刑
之法與其恤刑之意因記二十八年之閒刑者
四人而已外是無刑者是則因而備論其刑之

下非攝位季年之事也若果季年之事則崇鯀羽山之殛稍誅於三考之後而追罪於三十年之餘也且是時禹已成功而罪鯀人情之必不然者而謂聖人爲之乎

二十有八載

舜攝二十八載也

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魂氣歸天爲殂體魄歸地爲落鬼神之義盡矣聖人在上又鬼神之盛故言其崩曰殂落百姓者畿內之民四海則凡天下之民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蘇氏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四岳累朝元老其職周知四方故首詢之闢四門者來四方之賢明四目者察四方之事達四聰者通四方之言皆四岳職也呂氏曰舜繼堯法度章禮樂著而又野無遺賢嘉言罔伏舜至此復詢闢明達何哉天子初政如日之升方積陰之後日之初升則固光明精彩矣若常晴之後日之朝升其光明精彩亦自若也舜之繼堯其常晴之出日與愚謂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況當初政之日乎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牧養也每州以諸侯之長爲牧專任養民之事諸侯固各牧其民然或各私其國曲防遏糴州牧所以通濟之也故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惟時言民食不可後時也養民者視年之上下而爲之備視地之豐耗而爲之通周知民之貧困孤寡者而爲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崇厚道德信任元善畏難壬佞牧率諸侯者意尚如此則當時治體風俗可知矣十二州冀豫爲中餘州皆外邊四裔蠻夷率服蓋推言其效也

舜曰咨四岳

特書舜曰則此前稱帝者堯也後稱帝者舜也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舜前以百揆攝政至是即位而別命百揆焉庸民功謂愛民之功也載事也亮明也采亦事即熙載也惠如安民則惠之惠即奮庸也二典之

疇咨謂誰吾有能奮起民功而明帝堯之事者
使宅百揆以亮相吾之事與吾之仁其誰乎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惟時則指百揆之職朱子
曰帝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
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
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弃之爲稷久矣帝始即位因其職而申命之也

舜典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讓者皆因其職而申
命之也阻飢謂或阻於飢時者不失農時也古
者聖人以時敎民稼穡常有再登三登之積不
使之阻於飢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
在寬
契一作卨又作偰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敎以人
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所載初命契之

詞也書則因其職而申命之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朱子曰夏明而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
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
官也服服其罪也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
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
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屛處蓋非死刑
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
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

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也孔氏以爲大罪居於
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
其所據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
之前后稷養之司徒敎之其不化者則有士師
之刑猾亂也謂蠻夷之氣習汙染華夏於是有
寇賊姦宄也臯陶爲士舊矣至此聖人又制爲
三就三居之等惟明克允蓋折獄不明豈能當
其罪而服人心此最聖人之要旨舊說二十二
人不言兵政蓋總臯陶掌刑之職故蠻夷猾夏
苗頑不率帝舜皆以委臯陶古封建之世亦無

大夷狄聖人在上亦無大征伐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內以委刑官所謂大刑用甲兵也兵藏於田賦徒眾掌於司徒戎器飭於共工馬乘兼於朕虞則兵政無專官自不廢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教民利器用為國除器械也所謂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者也凡百工之事共工主之凡言汝諧者謂能調和其徒屬也朱子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摶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攦工垂之指即此也共工官名共供也言供其事也殳戕伯與二臣名往哉汝諧言汝往和其職不聽其讓也路史曰殳國名伯陵之子所封其後有殳斨又作朱戕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虞衡之職各順動植飛走之性而封植繁毓之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使材木不可勝用鳥獸魚鼈不可勝食馬畜繁息澤及萬物者也朱子曰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謂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朱子曰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敘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污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按周太史曰姜伯夷之後也史記敘齊世家業出四岳及其後十一國則又曰

伯夷之後周封於齊皆伯夷四岳之子與若是則岳爲能内舉矣夫禮樂之本同體異用伯夷遜于夔能則夔亦固可舉禮矣而謂其達於樂不達於禮是豈夫子之言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

冑子者自天子以至于士之長子也是皆將繼其父以有天下國家職位之責者故教之尤專古之教者非有簡編文字之多也而必以樂蓋簡編文字者聞見之粗而樂者轉移氣質之妙也所以消融其査滓滌蕩其血氣而涵暢乎中

和者其妙機在乎是也今之教者皆其粗而已矣程子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此教冑子之目也人之氣稟不同故其性質有異非數端所能盡者冑子生長富貴之家其性氣惟是數端爲多也直而使之温寬而使之栗所以濟其偏也剛而使之無虐簡而使之無傲所以防其過也然臯陶九德之目亦自是數端而細推之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此典樂之目也天理流行具於人心感而爲詩者無非天理之眞機也而況聖人在上治化清明則人心感而爲詩者此因和氣之所發也聖人以其足以暢和氣感人心存啟發驗政化格人神於是採而播之樂夫其詩也則必有聲音唱詠以歌之歌所以詠其言也夫其有歌也則必有清濁高下以節之五聲所以依其永也律呂者又清濁高下之度所以協其清濁高下而被之八音者也然既依諸聲則字有其節而可

以協諸律呂既協諸律呂則聲有其度而可以諧之八音音有其諧則可以成其韻調也此作樂之原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疾之也殄絶也讒邪之說使人昧於所聞是絶人爲善之行也一曰殄者過絶之行中庸所謂行怪者也震驚朕師者謂其駭衆亂羣也邪說之行其勢起於民情之不達政化之不明故俗移於下而上不知令出於上而下不聞此讒

說之所以行也納言所以伸民言而觀民風也出納朕命惟允所以審君言而播民教也此道化所以通於民民心所以化於上而邪說所以不行也夫邪說詖行古今要不能無觀唐虞之時風俗醇厚政化修明一有讒說殄行之興則衆以爲駭上以爲疾而觀民風修教化所以邪說者不得作後世上無教下無學邪說詖行肆然而行於其閒民皆安之而上之人又或從而助之此所以莫之禁也噫其來久矣書稱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然則納言典樂二職固相關也此夔龍所以並命與後世出納之司則有之納言則非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欽之一辭堯舜之心法前後所以相傳君臣所以相警惟此一語二十二人之命雖人各有一職職各有所重而欽之一辭實總而終之無此心則職荒矣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唐孔氏曰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背舜之黜陟善惡明也古史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惟三苗之遺民爲惡不悛乃復分北處之以散其衆分北之者分其民順化者與違命者猶後世部分夷狄爲生戶熟戶

按有苗始末說者不同愚嘗綜其實書之所稱於前曰三苗於後曰有苗曰苗民書有異辭則事有不同矣蓋其始部落不一總謂三苗（說見堯記）當堯之時竄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也當舜之時

分北三苗則剖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黨類於以黜陟亦以銷其勢也至其後徂征之時止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復曰三苗云者蓋已竄之後既分之餘存者特其一種耳說者又謂分北之政在舜季年來格之後故係之舜典之末是又不然夫舜典之事初年之事也古者無事之世帝者有作其規模設施皆於其初年自是守之而天下治雖其閒隨時消息蓋無幾也舜自初年即政分命羣賢三考黜陟庶績咸熙獨三苗以罪分北則自餘無事可知矣故終之以

陟方而餘不屢書焉且於典曰庶績咸熙分北
三苗於謨曰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則分北之
事爲三考黜幽之典在衆功咸熙之後無疑也
非季年之事也且季年之事莫大於薦禹而典
不書徂征亦不書何獨分苗而特書之然則典
之所書止其初年之大政所以權輿五十年之
治者也若征苗之事則薦禹之餘如舜巡狩四
岳肇州四罪之政不繫之堯而係之舜者也不
然來格之後彼既服矣又從而分北之所謂如
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而謂聖人能之

乎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言舜生三十而登庸又三十年而在位又五十
年乃崩言其年數耳非號也陟方猶言升遐也
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
昇天也朱子曰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
猶言殂落而死也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書經注卷之二

金履祥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朱子曰文命敷於四海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
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者也史臣言禹既已布
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
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爲禹名蘇氏曰以文
命爲禹名則敷於四海者爲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朱子曰已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孔子曰爲

君難爲臣不易即此意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
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
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
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不容
已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朱子曰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
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
不得其所以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

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爲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無告指民困窮指士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朱子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而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

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經緯政化而言則謂之文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時起爲帝覩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益蓋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固爲有理但此語按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稱其美而不見勸勉規戒之意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爲是此舜初年之謨所謂帝者皆述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朱子曰惠順迪道也逆反道也惠迪從逆猶曰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屢祥謂舜因禹克艱之謨而論堯之克艱蓋因舜論堯之辭而推堯之德業舜明堯之心而益明堯之德禹因益言堯得天之效而推言感格之由則又以警舜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

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無虞無可慮之時也無虞之時法度易弛逸樂易過故戒之疑謀勿成謂謀之未決者未可行凡事必己審決而後行也百志惟熙謂心之應事皆明而無所累也益之言罔者五勿者三無者二皆儆戒之目也失度逸樂戒其修諸身者也賢邪謀疑戒其施諸朝廷者也違道從欲戒其施於百姓者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戒其不倦以終之雖遠之夷狄可也干百姓譽與咈百

姓二句相反須是兼看戒其干譽則或至咈民
戒其咈民則或至干譽要在道欲二字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此總言治之本原綱領也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推言德政養民之自也所謂六府者府蓋官府之府六府所以裁成天地之性遂萬物之宜而致天下之利者也傳稱古者物有其官

官修其方故有五行之官所謂木工火工金工水工土工是也其在唐虞豈非六府與禮記殷制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蓋本有虞氏之舊制也土木水三司其名不易司草則穀府司貨則金府司器則火府鎔冶之事也鄭氏謂在周則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貨人也然則其在有虞豈非司空朕虞后稷共工之職與或九官之外自有專司六府者與或當時六府以事而名不必專職與六府各修其職矣而政事之大有爲教之以正其德通之以利其用節之以厚其生此三事所以同天下也故謂之和正德則厚典庸禮之事如司徒敷敎伯夷降典后夔典樂士制百姓皆是也利用同律度量衡懋遷有無化居之事厚生則制用均節之事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荒水旱民無菜色是也舊說三事既指人力之爲而六府乃指五行自然之利如此則並爲九功非類例矣縱曰修屬人事可列爲功然修與和對耳非

正利厚二言之比也且行有五府有六土爰稼穡而離爲二於義不通不若從記禮天子六府之說則六府以職言三事以事言而九功之說得矣六府之所掌三事之所運謂之九功皆有成績功緒謂之九敘民樂其樂利其利沐其化而歌其事采而貢之上之人比而成章謂之九歌九歌也者太史公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若者也蘇氏謂其辭事若豳風之類其是與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自水土既平以來六府之修三事之和久矣和

豫之世人情易褸庶事易弛故禹於此論德政養民之事必戒之用休休謂時戒喻之而使之休休者知樂業安常之爲美也必董之用威威古文作畏謂時董督之而使之畏畏者知廢事失常之爲惡也必勸之以九歌九歌者以其昔日之歌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邦國以及閭巷莫不歌之使民樂而不忘思而不貳勤而不倦焉此德政養民無窮之治也蘇氏謂九歌若豳風之類愚謂如此則周官吹豳詩以樂田畯吹豳頌以息老物亦勸民九歌之遺意與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朱子謂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平水土之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朱子曰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眞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虞廷大臣德之相似者禹皋而已故禹於命攝之時所遜惟皋禹懼帝舜惟見已之功而不見皋之爲功也故勉帝以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者謂念之也孰則難捨之而不可易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者謂言之也孰則難外之而不

可違禹以帝與己而不與皋或者言念之或遺而不見皋之功與如見皋之爲功則自有不可捨皋而他與者此禹必欲遜皋之辭也一說我念皋陶固在皋陶舍之不念亦在皋陶名之於言固在皋陶允出於心亦在皋陶亦通但與上下句帝念不相應爾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敎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禹恐帝舜不念皋之功故反覆以念功勉之蓋

固未嘗不深知皐之功也故因禹言以推明皐之功焉大抵皐之知禹密於禹而禹之勞績著於皐禹之功天下所共知而皐之爲功非舜禹不知也然帝雖不聽禹之遜而亦不遺皐之美雖美皐陶之功而不爲遜位之辭觀於此而聖人公平正大之心又可見矣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舜方推美皐陶之功皐則歸美於帝舜之德而帝復以美皐焉君臣有功更相歸美此固虞廷之盛然君臣之體相須以成實有不可相無者宜其成功之交相歸美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降孟子作洚洚水者洪水也成允成功者成實成之功也朱子曰允信也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上惟汝賢美其功也此惟汝賢美其心也有是心能有是功者鮮矣有是功而又有是心抑尤鮮矣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矜者自大伐者加人不矜不伐禹之所以爲大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朱子曰歷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故有盛德大功固知歷數當歸於汝汝

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此授之以治天下之則也一人之治天下惟在於持此無過不及之則以裁天下之事使之各得而已爾舜之授禹也而益之以三言則又授之執中之則也天地一理運而爲陰陽五行之氣其化生斯人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而心者則理氣之會而知覺焉者也人心者知覺之生乎氣如耳目鼻口四

肢與凡攻取之欲是也道心者知覺之生乎理
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耳目鼻口
四肢者也生乎氣者固亦理之所有而易流於
欲故危原乎理者掛乎氣之中而不充則晦故
微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蓋道心之所以微亦
以人心之危有以微之也精則察此念之發爲
人心爲道心也一則守道心之正而不貳也如
此則自吾心而達之天下凡所云爲皆有以得
其中矣中卽道之用也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
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

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
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
見耳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
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
方寸之閒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
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矣精則
擇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
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
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
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

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
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甯
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言人之言也無考於實者勿聽謀己之計也不
詢於衆者勿庸舊說謀亦人謀猶史所謂以一
人之言而進退之者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
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

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
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
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蔽斷也昆後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按此年禹以十二州仍爲九州此一氣數邵子
係之丁巳其必有考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
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

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世之言有苗者多謂其負險阻抗衡中夏若後世荆楚之爲觀舜禹呂刑之辭不過以其弗率反道賢否易置衆民虐刑耳初不爲其抗衡而征之也於此見聖人之征伐其究以爲民耳

三旬苗民逆命

禹之徂征也不必直擣其穴也奉辭以臨之警其悔悟耳苗之逆命也不必發兵拒守也不從辭命未知悔悟耳三旬而未奉令蓋猶欲其久

而自悟故贊禹班師也聖人征伐之師於此可見矣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苗民之逆命也非舜禹德有未至亦非行之或滿也而益云然者古者聖賢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大率如此夫以苗之頑至於臨之兵又至於兵不可懼亦極矣豈必果進師以滅之哉又謙以處之又反求其所謂德而已矣以帝舜之事父豈有不至而不得於父帝亦惟自負罪引慝而終能底豫故凡自反誠切者終必有格又至誠之道可以感神而況有苗乎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誕敷文德大敷其文命德教使教化新明于諸侯交暢旁通謂之誕敷不必施之有苗也舞干羽者示之以禮樂也干武舞羽文舞蓋示反武敷文之意兩階賓階主階蓋舞之羣臣羣后朝

會覲享之地也古人無文字書冊之煩凡衣服物象器用禮樂之具皆所以示意向而明教化也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允迪厥德勉君也謨明弼諧勉臣也有允迪厥德之君則有謨明弼諧之臣古人言行無二致皋陶以此二語爲平日立言之首蓋其所允蹈之者故皋謨之首史臣不假他語以贊皋而以此二語之謨爲首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允迪厥德之事也庶明勵翼謨明弼諧之義也自

謹厥身修以至邇可遠在茲即大學之道也凡皋陶之言體用具備品節詳明簡而盡詳而粹前古以來未有若此篇者其萬古立言之法與後世稱皋陶者獨以謨名信乎不可及矣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此推明爲治之綱要在此二者而知人又所以安民也終篇發明皆知人安民之目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哲惠二字古者聖仁之異稱哲者聖之資惠者仁之功也帝堯也言二事雖帝堯亦未易盡使二事而易盡則何以有工兜三苗之慮哉唐虞君臣皆自以爲不足故其言如此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此以下言知人也言人之德見於行者其凡有九而論其人之有德者固當歷述其於九德之行有幾事實也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

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知人之目也以此九者定有德之名其別凡十有八字而合爲九德者自寬以至彊九者其氣質之性也自栗以至義九者其變化進修之學也有上九者而無下九者以濟之者是氣稟之偏非所以爲德之中也寬者多不堅密是弛也故寬而栗則爲德柔者多不能卓立是弱也

故柔而立則爲德愿謹愿也愿者多同流合污
而不莊是鄉愿也故愿而恭則爲德治亂曰亂
謂有治亂解紛之材也能此者多恃材而易忽
故亂而敬則爲德擾者馴熟而易與故擾而毅
則爲德直者徑行而易訐故直而溫則爲德簡
易者多不修廉隅故以簡而廉爲德剛者多無
止蓄故以剛而塞爲德一曰塞實也實則非柔
屬也塞古文作寋强者恃勇而不審宜故以强
而義爲德有常者謂有是德而能持久者也若
今日寬栗而後日不然一事强義而他事不爾

則不常易變不足以成德也故雖有是九德必
能有常則始足爲有德之人用之則一矣小人
勉强於一時亦似有德然未幾而變用之豈可
保其福哉凡是九德也得其三而用之則有家
之事振擧矣得其六而用之則一國之事精明
矣至於翕受敷施盡得而用之則職無不修治
無不擧而財成輔相之事無不成矣盖以得人
多寡爲治道小大之差也日宣日嚴疑作曰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章又自君心推之以結知人之本而起安民
之端也天下之治雖散於條目顯設之間實在
於戒謹恐懼之本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此
皐陶警切之意聖賢論治之本也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此安民之目也天叙者天理自然之倫叙也其
典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典也勑則
正之惇則厚之也民德之不厚以五典之未正

正五典所以厚之也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
也其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自則自我制之
庸則自我用之也禮之不行以制之非出於上
也故自我制之所以庸之也同寅者卽典禮以
同人心之寅協人心之恭和人心之衷均有以
全其降衷之初也舊說君臣則文意似不相入
安民者先之以五典之敎以導之繼之以五禮
之制以齊之則斯民莫不安行乎天理之中矣
全此者爲德於是乎有賞悖是者爲罪於是乎
有刑政事則因刑賞而擧凡治民之事者言之

也典禮賞刑安民之綱目始終本末備於此矣
此固聖賢之所謂安民者與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
下敬哉有土
聰明聽其言視其行也明威監其德禍其淫也
尚書古文威皆作畏此節言天心由於民而民
心不可欺有民者不可以不敬前章言知人之
目而以人之代天終之後章言安民之目而以
天之自民終之警戒之意深矣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
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皋陶之陳謨悉矣其切於啓主也故終之曰朕
言惠可底行欲人不以爲空言而必行之也其
切於自反也故又繼之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
襄哉欲已不爲空言而輔行之也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帝以皋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亦陳
其昌言伏生今文益稷合於皋陶謨篇末文勢
相接史記亦同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
載
蔡氏書集傳曰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
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爲之其狀
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爲
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
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
險阻者也
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
血食曰鮮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此井地之原也蔡氏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
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
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

而不及遂濬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

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隨山刊木之初緜焚山澤爲民奏魚獸之食此其初救民之權宜也決川濬畎之際稷降播種爲民舉艱鮮之食此其中民食之兼舉也至於懋遷有無之後穀粟通行而烝民皆乃粒食之此其末民食之皆足也古者民食素備雖有九年之水民無菜色然自鯀九載之後水患既久五穀不登民食竭矣聖人所以爲通濟之術如此

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自敘其功云爾臯陶俞之可矣而復曰師之何也葢禹所言者孜孜之實天下事功未有不自艱難辛苦孜孜而後能成之者此眞實用功之語所以爲可師與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止者靜也謂未動之時也安猶保養也幾事端之微也康安靜而不爲也大抵君心當靜止無爲之時必安靜以存養之惟當察其幾微之端亦惟當守其康靖無爲之規其爲之輔弼者亦於此時而常致其忠直之益必如是而後可以善其動動而愜乎人心之同然而其心明白無媿天命自與之悠久矣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帝深感弼直之辭而又反覆歎詠以相資也鄰即四鄰詳見下文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左右有民導之也明倫齊禮所以扶持人心之中也宣力四方者安之也興利除害所以維持天下之勢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蔡氏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

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雉取其文會繪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虎蜼取其孝藻水草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白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黻爲兩己相背取其辨絺鄭氏讀爲黹紩也紩以爲繡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采者青黃黑白赤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汝明者汝當明其尊卑之差等也

衣服繪畫之末聖人顧重之與左右有民宣力四方並言之何也此制禮之準也龜山楊氏曰衣服所以彰有德五服五章或加非所稱不明孰甚焉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五言者言之比於五聲有清濁高下之節者所謂詩也納之者采詩以知民俗出之者播之於樂以感人心也凡人情之感動爲風土之歌謠於是有詩焉古有采詩之官采其詩以律呂諧其聲被之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而謂之樂因其聲音之和平怨怒而後其政化之得失民俗之所感者可知也此其所謂納五言者也擇其

所感者正其所道者雅其聲安以平其樂淡以和者用之鄉人邦國使里巷之間皆弦歌之聽之者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此所謂出五言者也汝明以上聖人之制禮也汝聽以上聖人之作樂也禮莫先於服章之等故以作服爲重樂本出於言志之詩故以五言爲主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漢伏生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曰欽四鄰此之謂也履祥按書有四鄰而文王世子亦有設四輔及三公之言四輔即四鄰也三公者天子師之而不敢臣者也四輔者豈天子鄰之而不敢臣者故謂之鄰與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有虞之盛聖人屢以讒說爲憂旣聖之又朴以教刑畚太平之世後生小子乃逸乃諺旣誕雖

士大夫或不免後世風流淸談文詞放言皆此類也惟聖人則知生於其心播於其口必亂於其政故獨憂之而亦以命禹俟射也明教之也庶頑讒說教之而以射侯爲先不其迂乎盍古者世簡風質非有文字之繁古之教人者其義理寓於禮制猶今之教人者其義理寓於方冊也故古之教者以射侯猶今之教者以書冊夫射者體欲其比於禮節欲其比於樂正其心而後可中多也此射之爲教所以先也納言卽所納之五言時而颺之則播之樂以出之所以教

也射禮也納言樂也書識格庸政也撻記否威刑也禮樂刑政聖人所以同民心也百揆之職無所不總聞六律六聲所以命夔者也化庶頑讒說所以命龍者也禮所以命秩宗刑所以命皐陶者也禹相職無所不統所以總其綱維而經緯之者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黎獻黎民之賢者也敷納下陳而上納也明庶明其衆庶也禹俞舜之命而又有所言謂化頑讒者以明明德於天下爲本以舉賢才爲先以考功實爲務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而爲此傲放縱誕之讒說哉不如是則頑讒之風淫於士大夫而敷同日奏罔功矣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讒說之興本於傲遊之習而人君身心又臣民政化之本一或以太平自縱則風化之壞端自

是始故禹勉舜以明德爲本又舉丹朱以傲德爲戒舜與朱聖狂相遠然其幾本一間耳禹益用功於是治故言之懇切如此頟頟不休息貌所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塗山在今濠州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履祥按禹娶塗山與生啓亦皆治水八年間事前後非一時新婚四日而不留是禹不暇顧其妻也生啓

呱呱而不入是禹不暇顧其子也禹自言不暇顧其妻子耳而或者之說多妄矣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

孔氏曰治洪水一州用三萬庸大傳曰古者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鄭氏曰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蔡氏曰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履祥按以下文考之蔡氏之說爲正禮記所謂三十國之正傳所謂諸侯師蓋此名猶存爾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

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謂十二師五長內外各迪有功而獨苗頑不卽工則苗之頑又有大於庶頑者庶頑之讒轉移之機尚在我苗頑之頑爲中國患而轉移之機有未易致力者故禹尤以苗頑爲警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禹迪德臯陶象刑帝舜化苗之機在此二者故兼以命禹臯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蔡氏曰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彈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淸者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虞賓丹朱也丹朱

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管猶周禮所謂孤竹之管孫竹之管陰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爲之始作則擊柷以合之將終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爲之列管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鍾也鍾與歌相應者曰頌鍾頌或謂之鏞大射禮樂人宿縣西階之西頌磬

之南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蹌蹌行動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鳳皇羽族之靈來儀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

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論韶樂所感備矣又申言之以明韶之所以感也韶之所以感有非樂正之所能與者此夔所以深歎之鳥獸蹌蹌在衆樂備作之後鳳皇來儀在簫韶九成之餘而此云擊石拊石即百獸率舞何也韶樂以球爲主絲竹革匏金木皆次之夔爲樂正實掌鳴球而羣工以次舉之也故夔自言予擊石拊石而已而百獸自率舞庶尹自允諧是則非予之所能知者是必有妙於聲音之間者矣蓋推本帝舜之德也千載之下韶有存焉者矣而不聞有來儀率舞之盛者蓋人亡政息音存而操變矣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蔡氏曰敕戒敕幾事之微惟時者無時而不戒

敕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敕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謾欺蔽之失兩言欽哉

者與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也此皐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叢脞煩碎也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煩鎖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墮廢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皐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與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書經注卷之三

金履祥

夏書

禹貢

夏史敘禹平水土之功總以貢名識其成也每州有賦有貢有篚而貢則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故以為名禹貢敘水土之事在唐虞之際禹謨敘功之事則在有虞之時舊皆名夏書以夏史之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於虞書以著二聖相傳之道也冠禹貢於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如敷治之敷有布置周徧之義禹治九州非一手足之爲烈亦布置規畫之有道耳隨山刊木禹功之始奠高山大川禹功之終其始洪水泛濫草木繁興禽獸逼人種藝無地禹於是隨山刊木使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奏庶鮮食且使民居高種藝以給粒食又以升高望遠規畫疏導其後懷襄之患悉定則又定其高山大川以爲每州表鎮望祀之典焉此禹功之終也又古者州域既廣國小而多地無定名凡禹貢所書山川皆因山以名其地非謂專導其山也此讀禹貢之凡例今表見於此云

冀州

冀爲帝都故爲九州之首不言所至春秋王者無外之義也九州豫爲中帝畿實跨冀豫然自唐虞都冀天下遂指冀爲中州如楚詞謂中州爲冀州是也聲教自冀四達則自冀以北所及固廣矣此異日并幽所以分也冀之爲州三面皆河水患特甚葢河自崑崙東北流阻陰山一帶則折而南流爲冀西河至華陰又折而東流爲冀南河至大伾折而北流爲冀東河自西河出孟門之上南河壅砥柱之西東河旋於大陸之野此冀州水患所以爲甚也而兖在冀東又爲下流之衝故先冀而及兖自禹載壺口治梁岐闢龍門疏砥柱豬大陸而冀之患息播爲九河使之北流釃爲灉漯使之東殺通于淮泗使之南泄於是兖之患平而青徐次第皆平矣冀州之境今之河東燕雲遼西河北西路皆是

既載壺口

載始事也壺口山名在今慈州吉鄉縣冀雍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葢受河之口龍門則河南出之門也

治梁及岐

梁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北呂不常謂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春秋梁山崩傳謂壅河三日不流水經注謂呂梁之山巖層岫紆澗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葢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孟門亦在石州今有孟門關岐孤岐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勝水所出統爲西山古河逕之險阨治二山以廣河道也

舊說雍之梁岐者非九州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衡有疏闢之功也或表山以該水土也言藝者翦其蘙薈與民種藝也傳所謂以啟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為其州之鎮望記所謂民所瞻仰取材出雲為雨者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治也記曰禹能修鯀之功蔡氏謂因其舊而修之也太原在今太原府榆次縣鄭漁仲謂乃今平定軍按平定軍亦本以太原府廣陽樂平二縣置爾雅高平曰原河東視天下最高率多

山險今太原府亦險阻但榆次與平定諸處為高平爾岳即太岳今晉州霍邑縣霍太山也山南曰陽今晉州岳陽縣也汾水出太原諸山經晉州蔡氏謂此條為治汾水而言然禹經理水土濬畎澮畫井疆物土宜凡事蓋竝手皆作不獨汾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大也懷地名太行為河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頭始平廣田皆腴美俗謂小江南古所謂覃懷也即今懷州其地亦有懷水入河衡漳即今漳河有兩源其一出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者曰清漳其一出潞州長子縣發包山者曰濁漳沈存中謂凡二水合流而有文者皆名漳酈道元以濁漳為衡水以清漳東南流而濁漳横入之也按唐志冀州以衡水名縣而漳水在縣治之南二里洺州舊清漳名縣而其地有衡漳瀆則非二名也漳河本入河自河徙之後漳自至今滄州清池縣入海唐時有請以漳水備四瀆者以其獨達于海也

禹治冀州載壺口治梁岐則冀西河患息修太

原至岳陽則冀之中郊甸治覃懷底績至衡漳則冀之東南水土平至於恒衛島夷則冀之東北皆可知矣此神禹治冀之次第也

厥土惟白壤

此辨地也白其色也無塊曰壤言其性也顏師古謂柔土曰壤周官大師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而草人又有糞種之法亦因其色性而各異傳所謂先王物土之宜而制其利者也先王辨地教民不失其宜故五穀熟而民人育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者田所出穀米兵車皆是也禹貢田賦上中下三分而三之中又三之爲九等以人功之有多寡也其實則皆什一諸州先田而後賦以賦之出於田也冀州先賦而後田以賦之不專出於田也冀爲帝都地大人衆天子所自治鄉遂正軍羨卒必雄於外服粟米黍稷併與漆林雜物竝征之亦不別立貢篚總其數之入爲九州第一但聖人取民不盡其力又有時錯出於次等河東太行地勢全體皆石土戴其上但壤性

柔細故其地爲九州第五

恆衞既從大陸既作

恆水名出恆岳之北谷合于滱而入易衞出眞定府靈壽縣古入河今合于滹沱古書謂舜分衞水以北爲并州又按滹沱河出恆岳諸谷而衞水與之合流恐恆衞既從即滹沱爲是大陸爾雅在九藪之數今邢州鉅鹿猶有廣河澤唐杜佑李吉父謂今邢趙深三州皆大陸之土按地說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蓋古河本穿西山之麓以北流既出枯絳西山勢斷地勢平廣眘上諸水鍾匯於此爲藪河水泛溢又盤迴其閒是爲大陸沇存中爲大陸皆濁泥所堙今爲平土矣又按禹貢諸州山澤地水皆敘厥田之上貢篚包匭皆敘田賦之下末惟言入都水道耳冀爲帝都不別出貢篚固矣而恆衞大陸復敘於田賦之下何也此非治水施功之例亦言入都水道因以見其成功爾蓋冀爲帝都而自平陽四達甸服之外東北最遠又限以太行之脊其北境侯采則自衞入河其東偏則自大陸入河其東北島夷則自碣石入

河也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島夷海島之夷冀東北邊之國如遼達朝鮮之地不附庸于青而徑屬于冀者也其貢皮服爾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夾旁行也右碣石負海之山也碣石有二故有左右之名舊以右爲大行山之右非也右碣石在平州石城縣南舊爲大河入海之處今河徙海淪碣石去岸五百里矣其山頂踵皆石頂又有大石如柱世名天橋柱云其左碣石唐通典云在高麗界中

濟河惟兗州

濟古文作泲兗州西北界河東南跨泲其時黄河北流泲入河而南溢以東又北東入海爾雅所謂泲河之間爲兗州自周定王五年河決而東漢孝文時河決東郡武帝元光中繼決瓠子又決於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元帝時大河分流而屯河塞其後又決於平原而下流與漯一王莽末河遂行漯川泲水亦不復南出後世代有河決之患其後遂行泲水故道則兗州之境土無非河患淪徙之地漢王横言往者天嘗連雨

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則兗州之境北已海淪西又河徙南則泲湮其川澤源委咸非其舊矣今河北東路大名開德恩博德濱棣滄永靜京東之泲濮京西之滑小海以東距于營平皆故兗之地也

九河既道

河至大伾折而北流則兗當其東又地平曠無高山之限而當河勢之衝禹於是播爲九河以殺其勢爾雅所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是也言地理者多謂徒駭即滹沱在今滄州之清池馬頰鈎盤在今德州之平昌胡蘇在今滄州之臨津覆釜在今瀛州之樂壽鬲津在今滄州之無棣簡即今大名之間絜在今滄州之南皮按河自大伾北流過大陸以北方播爲九而今於魏瀛德棣之間更求其故迹遠矣據王横所言大風海溢即今小海碣石古河入海之處今在海中五百餘里則九河之地淪爲小海久矣況自河徙之後經流既息枝流尚可尋乎

雷夏既澤

今濮州雷澤縣西北雷夏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計古雷夏必大於今

灉沮會同

晁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灉泲出爲濋汜有灉音二水河泲之別也然則河遷泲湮則灉沮不可復尋矣說者以爲濮濯二水古入雷澤一說灉即汳水張洎謂禹開陰溝以通河泗許氏謂汳受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即汳水汳今作汴沮即今灉水首受滎澤過應天今入南清河近時黄河亦入此路但經稱會同古當合入

泲後世導之入淮入泗爾
桑土旣蠶是降丘宅土
兖土宜桑後世所謂桑間亦一證也今水平桑長而蠶事興矣兖土無山洪水則民居高丘今土平而降丘宅土矣
厥土黑墳
墳謂土性起發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九州土田連舉惟兖徐揚三州又入草木一條蓋三州皆東方下流之地洪水泛濫草木不生至是始繇茂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賦第九貞字本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或於上字下添二兖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通爲貞又篆文貞字作[illegible]與下下相類因以致誤學者不知古文說多不通兖地平下被害特甚水患雖平而水道居多人民鮮少蓋十有三年而治田與賦始同他州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黑𡈼之地宜漆桑土宜絲篚者幣帛之類以篚盛貢之織文者織絲成文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此兖入都水道也泲入河而南出故浮泲可以達河史記禹釃二渠引河其一漯也譚氏謂古漯自今開德府朝城縣受河而東入海故浮漯可以達河西漢末河并行漯川其後河徙而漯亦不復存矣
海岱惟青州
青州於國爲正東故名從東方之色其地東北跨海西南距岱岱卽泰山是名岱宗在今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其山特起東方爲下上水口表鎭連延而生諸山北卽原山汶出其西淄出其東東卽蒙乂爲沂水諸源又東濰山濰水所出西南卽泗水所出青州之地得今青齊濟南淄濰登萊密東跨海而高麗北跨河而遼東但小海所淪則青之北境亦非全壞不獨兖州爲然
嵎夷旣畧
首書嵎夷諸州無此例也但青州實跨海而有東夷兼堯命羲仲宅嵎夷以候正東之景故特

表於前或云即今登州之地畧者經畧之也
濰淄其道
濰出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至濰州昌邑入海
淄出今淄州川縣東南原山今入北淸河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濵古文作頻靑之土色白而性墳甚其海瀕之
地則廣大而斥鹵可煮爲鹽故齊有魚鹽之利
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
厥田惟上下
九州冀田第一靑徐即次之後世所謂秦得百

二齊得十二亦言其地利之饒非獨形勢也百
二十二猶言百倍十倍
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
牧
鹽廣斥所出絺細葛布也海物非一種皆雜貢
之岱畎太山之谷其所出絲枲麻也鈆黑錫松
太山之名材怪石異石也如今萊之温石可爲
器今靑州黑山紅絲石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
如月暈如山峯如雲霞如花卉即古怪石也淄
川梓桐山石門澗石色若靑金紋如銅屑理極
細密亦奇石但不如紅絲石之堅凡此諸品皆
可爲器用今取以爲硯萊夷萊山夷俗地宜畜
牧亦取其畜以貢今萊州之東是其地
厥篚檿絲
檿山桑也其絲堅靭宜絃瑟琴故篚以貢之一
說通上文謂萊夷貢檿絲蓋今萊人猶謂之山
繭云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今襲慶府萊蕪縣原山古入泲今入北
淸河兖州浮泲達河故靑州止書達泲則達河
可知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被淮今襲慶泗沂淮陽漣水
海鄆宿西接單陳蔡潁之地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出今唐州桐柏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
徐之水以沂名者非一其出兖州泗水縣尼丘
山過魯城南入泗者曾點浴沂之沂也今海州

沭陽縣有沂河口者周禮沂沭之沂也出沂州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陽下邳入泗者此沂爲最大即禹貢之沂也蒙山在今沂州費縣羽山在今海州朐山縣藝種藝也淮沂之水既平則蒙羽之墟皆可種藝矣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即鉅野澤在今濟州鉅野縣唐鉅野屬鄆州石晉時泯於梁山濼鄆今東平府即東原之地大野之水既豬則東原之地底平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埴細而黏若今陶器之泥考工記搏埴老子埏埴是也漸包古文作蔪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徐土黏埴而墳起故田視九州爲第二當時生聚人工未及故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貢土五色用以立社逸周書曰建太社國中其壝東靑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則鑿取其方面之土包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侯社

羽畎夏翟

羽畎羽山之谷夏五色翟雉也左傳注南方曰翟雉古車服旌旄以雉羽爲飾羽山出夏翟以此得名

嶧陽孤桐

嶧山在兖州鄒縣名鄒嶧山九域志以爲嶧山在淮陽下邳所謂嶧陽者是山南曰陽孤桐者特生之桐也桐性虛時生於山陽則淸虛特異貢之以爲琴瑟後世難得則取凡桐之舊者爲之謂桐不百年則木之生氣不盡木生氣盡而

後能與天地陰陽之氣相應也

泗濱浮磬

泗水之濱浮生之石可以爲磬如今硯石之取于石者蓋石根不著巖崖而自特生者故謂之浮今下邳猶有石磬山乃其遺跡又宿州亦有靈壁石但浮生者不可得耳

淮夷蠙珠暨魚

淮出唐州其百餘里內尙淺而多潭有蠙珠潭今其地凡十四潭而不復生珠矣魚即淮白魚若蠙珠玉磬古今風氣不同蓋不常有

厥篚玄纖縞

玄黑赤色沈括謂今深紫類皁者是古人以爲上衣纖黑經白縞者縞素綃也記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素禫而纖

浮于淮泗達于河

古文尚書作達于菏說文引書亦作菏今俗本誤作河爾泗出兗州泗水縣陪尾山有四源故謂之泗菏澤與泲水相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菏下可入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青州書達于泲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菏則達泲可知河泲泗淮在古必有相通之道禹所以殺河流使之可以南泄通南北使之可以朝貢灌輸後世河徙而南會于菏澤匯于鉅野分爲南清河并行于泗以入淮蓋亦其故道也

淮海惟揚州

北至淮東南至海得今淮南江南東西二浙之地福建廣東亦屬焉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今鄱陽湖自洪宮章受江西贛北江東饒水在江饒南康興國之間東北流州湖口入江蓋志所謂湖漢水九者即是也禹豬彭蠡廣其旁地爲廬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陽鳥雁也如漢築河隄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濫其後民頗居作其間故河水漲溢之時動則漂沒以此知神禹廣彭蠡之瀆以居陽鳥其爲防患之意蓋深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震澤今太湖三江太湖之下三江入海者一說吳松江七十里分流爲三入海中爲松江東南爲東江北爲婁江吳越春秋所謂三江之口是也一說太湖之下元有三江吳松乃其一陳述右在浙西嘗尋故道開其一以泄白水之患蓋後世故道多湮雖松江尚存然亦淺故浙西歲有白水太湖謂之震澤者震動也今湖翻是也在今湖州烏程之北北入常州無錫晉陵東入蘇州吳江縣周回六百五十四里按舊三江之說不一其可據者二一說謂古名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則彭蠡之水爲南江至揚雖已合爲一然以其三水合流謂之三江猶洞庭九水俱匯謂之九江也范蠡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

無所移謂俱在大江之南爾今通州福山鎮猶名三江渡是也然三江旣以彭蠡爲一則上文旣出彭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旣字對舉皆本效之辭彭蠡旣豬矣則陽鳥攸居三江旣入矣則震澤底定是三江者乃震澤下流之三江北方之水河爲大故凡水名皆以河爲總稱南方之水江爲大故凡水名皆以江爲總稱然則三江之江不必疑爲大江也今按揚州之境嶺至郴虔北枝趨敷淺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枝轉而北趨介衢爲歙嶺亘宣而抵建

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是俱匯爲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之水不豬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爲揚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於徐已書乂雖中貫江而於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旣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湖以見揚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浙亦山溪計不勞施功故皆不書

篠簜旣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篠箭竹簜大竹也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揚江湖之區下流之地其土塗泥而其田反居第九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厥賦第七又有時雜出於七等之上則人功亦稍修矣自唐以來則江淮之田號爲天下最漕餉皆仰給於東南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

服

三品金銀銅也瑤石之美似玉古有瑤爵今瑪瑙水晶壽山石皆可爲杯器蓋瑤之類琨今琨山石是篠以爲矢笴簜以爲管儀禮簜在建鼓之間是也齒象齒革犀兕之皮羽翟雉毛旄牛尾故爲揚貢今嶺海之間有之凡此皆爲器服車甲旌旗樊纓之飾惟木惟輿也木豫章之屬島夷海島之夷卉服草服也如今黃草蕉布之類

厥篚織貝

博物續志曰閩中多木綿植之數千株採其華紡以爲布名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吉貝木辭氏云織貝今木綿也或曰織貝即島夷所貢如今南海諸番皆以木綿爲服謂之搭布其細者則名吉貝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惟荊揚有之踰淮而北則爲枳橘頌所謂受命不遷者也沈存中謂本草柚皮甘今所謂柚其皮極苦而橙皮甘古之柚蓋橙云錫貢錫命則貢聖人不常以口腹之味擾民

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徐州已言淮泗達河故此但言達于淮泗

荊及衡陽惟荊州

北抵荊山南跨衡山以南荊山在今襄陽府南漳縣衡山在今衡州之北九十里屬潭州湘潭縣荊州得今荊湖南北路北接京西西侵夔峽南控廣西

江漢朝宗于海

蔡氏曰江漢合流于荊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下流無壅奔趨于海猶諸侯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九江洞庭也孔殷甚得其中也朱子謂國初胡祕直近世晁詹事陳冠之皆以九江爲洞庭按江海經亦云洞庭沅澧之水瀟湘之泉是爲九江今按禹貢東至于澧過九江則是古者澧先入江而后九江入也澧當九江數外今考朱子文集及漢史及江陵新志更定九江源委一曰瀟江出道州營道縣九疑山亦名營水過零陵下與湘江合二曰湘江出靜江府興安縣陽海

山東北名鏵觜東北至潭州入洞庭三曰蒸江出衡州衡陽縣西會衡山諸源而下合于湘以其水氣特盛故名爲蒸舊說不在九江之數朱子文集言九江云湖南有蒸湘之屬而記文亦云蒸湘之會今入于此四曰瀆江出武岡軍唐料山又名邵陵江亦名益陽江至益陽縣西北入洞庭五曰沅江出沅州西蠻界中至辰州與西江今據西漢志則沅水出牂柯郡界故且蘭縣山東北流二千五百三十里至益陽入洞庭且蘭今屬播州是與牂柯江隔嶺而分者也六

曰漸江出索縣東流與沅合七曰序江出辰州溆浦縣鄜梁山西流與沅合八曰辰江出辰州西南獠界中東流與酉合九曰酉江出會溪城西山中至辰州東合沅辰北流至鼎州東入洞庭此九江也但郴江亦一州之水其源出嶺至郴城縣始勝舟又五十里與東江合而始大北入湘江舊皆不在九江之數但不知其與漸序二水孰爲大小今不敢更有升降已上九江會爲洞庭計禹時九江入江會合未甚廣故未有洞庭之名其後漸序曰廣方八百里而洞庭山

遂在其中故因山得名今所謂荆湖南北路白是而分

沱潛既道

爾雅江出爲沱漢出爲潛今江陵府松滋縣南枝江縣北江分二十餘所下流復合曰笮籬江公安縣有沱潛港此沱之證也潛出今江陵府潛江縣漢志謂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說者以爲潛水華容今監利縣此卽潛江縣

雲土夢作乂

舊雲夢土作乂太宗得古本尚書改爲江北爲雲左氏所謂濟江入于雲中沈存中鄭漁仲謂今監利王沙景陵等處是江南爲夢左氏所謂田于江南之夢沈鄭謂今公安石首建寧等處是然二氏之說皆在今江陵府之境但今安德府有雲夢縣而荆門之長林縣岳州之巴陵縣亦皆有雲夢司馬相如謂雲夢方八百里其所連亘固廣楚之藪澤不一後人旣以雲夢兼稱故所在藪澤皆謂雲夢爾又按荆州之地中間卑濕江漢至此支分沮洳故藪澤爲廣今枝分爲沱潛者既道則其沮洳爲雲者皆爲平土爲

夢者皆可作乂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揚之土皆塗泥性止宜稻故田爲第八視揚稍高爾今世謂江陵爲魚稻之鄉其餘類此然而賦入第三以近中土人功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

荆貢畧與揚同羽毛齒革所謂利盡南海也金次于揚而木加焉杶古文作櫄爾雅杻一名檍郭璞謂材中車輞榦柘也材中弓弩之幹用宜所謂荆之榦是也栝檜也揚止言木荆又備言

羣材
礪砥砮丹
礪砥石可用磨者粗曰礪細曰砥今郢石是也
砮者石可以爲矢鏃今思播有之周初肅慎氏
貢楛矢石砮家語孔子嘗以對陳侯石砮之問
蘇氏謂孔子不近取諸荆梁而遠取之肅愼則
荆梁之不貢此久矣丹朱砂也今辰錦所出光
明砂及溪洞老鵶井所出尤佳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箘簵竹也趙宣子所謂箘簵之勁楛其本堅小

而直陸璣謂葉如荆而赤莖似蓍三物皆中矢
笴三邦所貢又爲名材三邦之名不傳考工記
曰妢胡之笴鄭氏謂胡子之國在楚之旁者唐
志零陵貢葛笴蓋此類云
包匭菁茅
菁茅一茅三脊管子謂出江淮之間召陵之
師責楚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朱子謂古人醡
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
茅取其至潔包者苴之匭者匣之也劉貢謂辰
州盧溪縣包茅山一茅三脊今屬麻陽縣然郢
州山上亦有之祥符東封取諸此
厥篚玄纁璣組
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考
工記曰三入爲纁一說謂六入爲玄古人玄衣
纁裳璣珠生於水類玉組綷縩以貫珠以爲冠
纓佩以貫玉帶以爲紐約是三者皆冕服所需
九江納錫大龜
尺有二寸以上謂之大龜龜之神在甲故可以
卜納錫神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之諸國或從江或從沱或從潛以入于漢自
漢入丹河白水河但踰山路入洛達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
豫於九州爲中土南跨漢而抵荆山北距南河
得今東西南三京潁許汝亳陳曹孟鄭唐隨襄
均拱陝虢商鄧諸州之地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世傳禹闢伊闕今河南伊闕縣北兩山相對如
門闕伊流出其間北至洛陽縣南入洛洛出熊
耳山在商州上洛縣今虢州盧氏縣河南永甯

縣皆有熊耳山邵康節謂當以上洛者爲是澠
水出今河南府河南縣穀城山至堰縣入洛澗
水出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河南縣入
洛洛至鞏入河

榮波既豬

榮波孔氏以爲一水周官職方其川榮雒其浸
波溠則二水也泲水入河而南出溢爲榮今鄭
川榮澤是其處爾雅水自洛出爲波而山海經
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未
知孰是西漢末泲水不復南溢而榮瀆漢明帝

使王景即榮故瀆東注浚儀名浚儀渠

導菏澤被孟諸

菏澤在今曹州泲陰縣孟諸在今應天府虞城
縣自菏澤至孟諸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今
菏澤自分南北淸河近時大河亦被孟諸併行
灉水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其上者無塊而柔其下者或膏而起或剛而踈
如轒轀之瀘淖汜闕之沙陷皆所謂下土者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唐虞甸服跨河兩南
故豫之賦與冀相埒計皆上上冀言上上錯豫
言錯上中特異文耳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紵以爲布纊綿也餘見上磬錯磬玉不可多琢
以錯磨成錯鑄鐵爲之今鑢是有用則錫命而
貢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北距華山之陽西南抵黑水得今與元成都

潼川夔州四路及松外諸戎東西珥河諸蠻漢
永昌唐姚州今大理之地

岷嶓既藝

岷山江源嶓冢漢源說見下文岷山之下沃野
千里與漢中俱號天府之土江漢之源既滌則
岷嶓之墟皆種藝矣

沱潛既道

沱自今永康軍導江縣大江分流入成都及彭
蜀諸州至新津縣與大江復合此皆沃野灌注
之利也水自漢出爲潛然地志巴郡宕渠縣有

潛水西南入江今渠州流江縣也又漢中安陽縣有潛谷水出西南北入漢今洋州貞符縣也然此潛自指西漢水出秦州清水縣亦名嶓冢山東南流徑西和州南名犀牛江東合于嘉陵江以入江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始見之

蔡蒙旅平

蔡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諸葛武侯征南夢周公於此遂立周公廟因以周公名山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東謂之蒙頂山雲霧常蒙其頂上

合下開沫水徑其中出爲溷涐水沫即大渡河也旅祭也平謂蔡蒙之墟水土皆平也

和夷底績

雅州雅道以西地名和川即青衣水也夷人所居今爲羈縻州有和良和都之名禹之治梁西則導江東則導漢而青衣大渡諸水又在岷山之南以東故禹於蒙山致平者爲大渡河諸水於蔡山和夷致功者爲青衣水諸源也青衣水與大渡河合至今嘉州南岸青衣山下入于岷江青衣蠶叢氏之神也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黎細而疎也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向聞吏牘謂成都土疏難以築城蓋此也田第七賦第八或七或九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梁州產鐵漢書蜀卓氏程氏皆以冶鐵富擬邦君銀白金鏤鋼鐵砮石磬漢於犍爲水濱得古砮十六枚蓋其土人所琢也熊羆狐狸四獸其皮可以爲裘其毳可以織爲金罽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雍州山在今洮州臨潭縣西一百八十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東南今名白水江又一源名墊江出洮及其南壘州岷州階州宕昌諸處東南合嘉陵江以南入江嘉陵江者出大散關嘉陵谷西傾諸國雖隸雍牧而水道則於梁有桓水之可因梁州通都水道或自潛或自沔潛沔於渭無可通之道乃逾山而後可以入渭經當言入于沔逾于渭如上文逾于洛之例今本誤也蓋潛即西漢水沔即褒水自江泝嘉陵江而上至大散關一至秦州天水則踰關可

以入渭矣汚水出京兆武功褒中南至褒城縣褒城鎮入漢斜水亦出武功而北入渭漢時人上言通漕謂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經自汚逾渭不言斜者因大以見小也由渭入河絶流而渡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南距黑水東北距西河得今永興秦鳳涇原環慶鄜坊麟府熙河等路及唐隴西西凉吐蕃吐谷渾曡宕甘肅瓜沙等地

弱水既西

說見導水

涇屬渭汭

見下文導水涇水出原州百泉縣南流至京兆府南陵縣入渭屬注也

漆沮既從

漆出今同州白水縣卽漢志西洛水或云出西夏界中歷保安鄜同之境而入渭沮出今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與漆水合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

灃水攸同

灃水出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東北流入渭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北條荆山在今耀州富平縣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旅定其祭秩也終南在今京兆府南自西傾秦隴連亙雍南以至太華故謂之終南惇物在武功鳥鼠卽渭源說見下文三山不書所治皆卽山以名其地自東而西舉其起止中間水土之平可見矣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原隰詩所謂度其隰原者在今邠州豬野在今

涼州姑臧縣名休屠澤魏太武伐涼謂姑臧城東西門外湧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其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按水土如此此禹所以厎績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沙州燉煌縣東四十里有卑兩山一名化兩山有三峯甚高人以為三危又巖昌羌卽三苗之種其地有疊州山多重疊三危山有三重或在其地戎人凡山有三峯者便指以三危故漢志西指化兩樊綽又指麗水之山但禹貢卽山以

名地而自唐以來地屬吐蕃難於考定聖人黜惡以遠爲罰經理則不以遠爲間故於三危之地亦安定之而三苗之在其地者亦知願序矣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黃土之正色而又細柔故厥田爲九州第一後世號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蓋以此也然就其間較之亦惟涇渭灃漆之區最爲沃壤西邊近沙磧北邊山狄故禹於雍州自終南至鳥鼠則自東而西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而外賦出第六生聚蓋不同也雍州之地至戰國秦漢

富庶甲天下漢衰地力耗自唐漸復然不能及東南至宋朝滋不及然雍冀之非古西以夏北以契丹也揚州厥田下下而賦下上自唐以來雖關中亦仰東南之粟至宋朝則軍國之需皆仰給於東南矣生聚之繁於此爲盛古今地力風土其不同蓋有由矣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玉可以爲磬琳美玉琅玕青玉雍之西有崑崙之玉其類非一皆球琳也其東有藍田青玉蓋琅玕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渭爲雍中巨流南則灃北則涇漆沮皆入之至西河爲甚經但自岍隴以西則皆浮于積石河而下至龍門之上其入于西河者至華陽會于渭汭則浮渭而下者至是會于河可知也朱子按濁水集云邢恕奏乞下熙河路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載兵下會州以取興州熙河路漕臣李復奏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六七道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

方再合逆溜水淺灘不勝舟此聲若出必爲夏人侮笑事遂寢朱子謂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河道固可通舟矣而復之言如此何也履祥按禹導水濬川必有通道但天地人事每亦相因自三代之衰河源皆爲戎狄不通朝貢至秦并兼而河源亦在長城之外漢武帝極力開拓僅得河南空無匈奴開朔方始得渠搜之地受休屠之降始得豬野之澤然自積石以下源委未盡得也則故道堙廢其來久矣如蜀南大渡河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黎州

爲南邊要害之地建隆三年平蜀以地圖來上太祖皇帝見大渡之南城寨勞遠以玉斧畫河爲界曰此外吾不有也此後河流怒中陷五六十丈澎湃如瀑船筏不通名爲噎口蠻人不復可以窺伺殆天設險以限戎蠻也又如自荊入蜀素號水險近數十年四川請於荊湖和糴運米入蜀舟人貫習三峽遂爲安流以此推之李復所奏河道一則固恐出於吏民之託辭一則故道久廢岸谷變遷亦恐非復禹迹之舊也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蘇氏謂此錯簡當在厥貢球琳琅玕之下然雍州西界黑水此諸國又在黑水之外故附於後以織皮冠之者此皆皮服之國貢織皮者也崐崘國名崐崘山旁小國也崐崘無定所而莊騷雜書皆云西王母所居爲是則在今肅州酒泉郡南山石室玉堂珠璣鏤飾尚在事具晉書張駿傳太守馬岌所言是必古崑崘國也今西北別有崑崘都國去中國甚遠析支國名有析支河唐與吐蕃舊界也當在唐北庭金滿縣西漢書西域傳言輪臺以東捷枝渠犂捷枝即析支渠犂即渠搜與然漢武帝開朔方又自有渠搜縣爲漢北極界今屬夏州西戎班孟堅謂即西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以下導山也岍岐荊雍山也岍在今隴州吳山下一名吳岳盖虞周之世疑以此爲西岳故又有岳山之名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汭水出其北而東入涇岐荊說見雍州壺口而下九山冀山也禹於帝都所親治導故冀山爲多壺口

太岳碣石說見冀州雷首在今河中府河東縣雷水出焉山臨六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底柱在今陝州陝縣三門鎭大河中流有石如柱世言禹鑿底柱爲之三門至今爲河流之險唐時又嘗鑿之不能殺其勢也然三門又分天門地門人門惟地門不可過耳析城在今澤州陽城縣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在今孟州西北王屋縣沛水出焉太行在今懷州之北連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岳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片石衆山皆石上起峯爾恒山北岳在今定州之北碣石一

在平州之南一在高麗界中至于碣石入于海
一說謂恆碣之間諸水皆入于海亦通○禹貢
一篇經緯脉絡舉天下山川分載九州北南以
緯之又合爲導山導水西東以經之然後源委
脉絡可指諸掌不爾則散而無統矣導岍而下
鄭王諸儒分爲三條四列條之說導岍而下北
條西傾而下中條嶓冢以下南條也列之說導
岍而下正陰列西傾而下次陰列嶓冢而下次
陽列岷山而下正陽列列之說比條爲密然皆
不離地脉之說就地脉之說論之則西傾嶓冢

岷山三列猶可通導岍而下一列爲不可通蓋
雍之西其山隴自南而北冀之諸山皆又自北
而南今北條陰列所紀乃自西而東此其說之
不可通者也言地理者謂大行西南跨大河與
商虢秦楚諸山相接諸山總在山形之內則北
條逾河之說固有此理然此亦大地全體之常
形爾大抵禹貢所書多是即山以名其地故導
山之說所以治水土也然隨山刊木禹功之始
而經敘導山又在導水之前而其導山又必自
西而下則聖人之規模次第暨可知矣蓋其治

水之初利在其民艱鮮粒食固是一時之急者
然必自西而下者天下山川相爲綱紀必且自
西徂東窮源極委廣覽天下之形勢周知川源
之險阻而後分畫賦功次第而舉故導山乃所
以爲導水計也自其大者言之導岍而下爲河
漆沮汧洚陸也西傾而下爲渭涇灃也爲洛爲
淮泗也嶓冢而下爲漢沔潛三澨也自岷山而
下爲江沱九江彭蠡也自其細而言之則固多
矣如導岍則汧汭可知及岐則杜漆可知至荊
則伊　可知析城則汾洚可知太行則懷

沁淇池國蕩諸水可知恆山則恆衞滱滋易桑
乾可知至碣石則大小遼水可知導西傾則西
黑北洮南桓可知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則西漢
嘉陵褒斜灞滻可知熊耳外方則丹白波穀伊
潁可知桐柏至于陪尾則汝渦濠泗沂可知導
嶓冢至于荊山則漳沮潛夏可知岷山之陽則
青衣大渡馬湖涪黔江可知至于衡山則九江
諸源至于敷淺原則水之西入洞庭東會彭蠡
者又皆不言可知矣凡此諸說禹蓋兼舉並行
不可以一說斷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至太華雍山也西傾說見梁州一名嶓臺山謂之西傾則其西地勢反而下水皆西流入黑水矣自此而東則洮出其北白水江出其南朱圉山在今秦州伏羌縣一名白巖山太華今華州熊耳外方桐柏豫山也熊耳見下文外方舊說嵩山非也嵩高世名中岳安得反謂外方又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哉按今河南府伊陽縣伊闕鎭之西陸渾山據唐志一名方山蓋古

爲外方春秋時秦晉遷陸渾之戎居此因以陸渾名其山其山固嵩高之聯峯然謂爲嵩高則非爾桐柏見下文陪尾徐山也泗山陪尾在今襲慶府泗水縣桃虛西北舊說拘於地脈以陪尾卽漢志橫尾山在安州安陸縣今屬信陽軍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說見梁州其形如冢荊山說見荊州漳水所出舊南入江近世導之東流入諸湖瀦合漢江以通漢內方山漢志竟陵縣章山古文以爲內方今荊門軍長林縣也大別山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其形如[illegible]西有小別山漢水至此入江謂之沔口云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梁州說見下文山南曰陽蓋岷山一帶南出爲大渡之源又包青衣以東馬湖江黔江諸源東山一枝爲衡山其南行而東者爲嶺包瀟湘之原而又一枝北向以至敷淺原故禹自衡山過洞庭而至敷淺原也敷古文作傅通典註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有傅陽山朱子親至其處謂廬山當其地而敷陽山

乃在廬阜之西南則是敷淺原之陽也蓋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亙人民奠居所以有敷淺原之名後世匡俗結廬居之遂名廬阜而其支隴林麓猶存舊名爾導山而云過九江則導山卽所以導水可知

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以下導水蓋總敘之源委泝源而及流卽大以統細也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至甘州張掖縣合黎山下唐志言自合黎峽口西出卽居延澤經云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居延乃

古合黎澤爾水溢則被流沙也雜書言西域使者乘毛車以渡弱淵豈非指此爲弱淵與蓋弱水散漫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溺及底而後止惟皮舡可渡其間一渡名娑夷水廣盡一矢用藤爲橋極費工力以水沙不可施柱故用藤橋也流沙通典謂在沙川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恆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如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卽遶流沙弱水滲其下山南之地卽連蒲昌海西域二河潛其

中王元章云山東孫氏子自少爲兵嘗乘皮船以渡久之又船行至南詔蓋軍人不知典籍此非但渡弱水而西又循黑水而南矣又嘗問西域賈人識流沙否曰識之非惟沙流石亦隨之流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漢志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張掖今甘州燉煌今沙州也按黑水出雍之西而南入于南海爲雍梁二州之西界蓋出崑崙之南谷也自積石西傾岷山青衣岡脊以西諸水

天竺以東諸水皆入之故黑水諸源亦非一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而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瀰渃江其曰麗水者古黑水也三危山峙其上程泰之以爲麗水狹小其所謂西珥河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又漢滇池卽葉榆之地漢武初開滇池其地有黑水祠乃蜀之正西北距巖昌不遠巖昌卽三苗之種又與敘于三危者合履祥按二氏所考諸源非一其實則合而爲瀘水沈存中謂夷人謂黑爲盧則瀘水卽黑水也蠻中固

有西珥河亦有東珥河東西二珥者皆因諸蠻而得名安知其不指正流爲西珥也唐以漢永昌故地置姚州有西瀘蓋唐既以馬湖江爲瀘故遂以姚州之瀘爲西瀘而雲南之地又有瀘南縣諸葛孔明征南中五月渡瀘卽此水也但兩漢志以瀘爲溫字從省誤後人失考爾故東漢志謂黑水祠爲溫水者卽此瀘水也今按西南夷圖西珥河北合龍德河中合印鴻川南合導江川其印鴻川東過葉榆之水又東合流名西珥河過滇池則黑水祠在焉東南與麗水合

而區江亦合于麗水者此皆黑水諸源也故黑水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江廣如江漢合流處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门在大理國東南大理即雲南也唐名南詔至宋名大理云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爾雅河出崐崘而說崐崘者多誕妄今不盡辨而說具總論積石在今積石軍其下蘭州皐蘭

山石門黄河所出西南涵浸轉而東北流洮水北流入之又北而湟水會星海諸水入之其祁連山青海諸水出浩亹東流合于湟水皆入焉皆崐崘北谷諸水也又北入北狄界中漸轉而東至唐受降城折而南流為冀西河大抵盤束山硤之間千數百里禹載壺口治梁岐皆為冀河已見冀州故此不書又南至河中府龍門縣之西山開岸闊自高而下奔放傾瀉聲如萬雷是為龍門南至華州華山之陰渭水入焉水勢撞擊地名潼關折而東流為冀南河至陜州陜縣底柱塞河中流世傳禹鑿三門以通之又名三門山又東至今孟州孟津河流始發南北通津謂之孟津東過今河南府鞏縣洛水入焉名為洛汭又東至濬州黎陽縣大伾山即今黎陽山也折而北流為冀東河至今冀之信都降水入焉今名枯降河是也又北至大陸說見冀州又北播為九河說見兖州逆河之得名以潮至而水逆流也漢志作迎河謂迎接九河也亦通古河入海之地蓋在右碣石自周定王五年河始徙蓋自禹以前河決而北故禹播九釃漯以

東殺之至漢河決而東故并行於漯而沛亦為河所并至宋則河決而南矣蓋古河北流既久濁流舊淤土膏日息則地形反高故河不復北趨漸次東決至五代晉漢時河遶梁山以東北入海至紹熙甲寅南連大野并行泗水以入于淮於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泲水故道南清河并泗水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今梁山又塞而黄河遂西浸睢陽之境此古今之變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

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嶓冢說見梁州漢水初出舊名爲漾至漢中爲漢又一源名沔水故以漢沔通稱然據書意則沔蓋袞水也又東爲滄浪之水今均州武當山之北四十里名滄浪州三澨卽泌河其一源名三家河又一源名三里河西南流至郢州東南合白河淸水河入漢是名三澨也又東南至今漢陽軍大別山而南入江是名沔口自嶓冢至此凡二千四百二十里東匯澤爲彭蠡朱子以

爲多句東爲北江入于海鄭漁仲以爲羨文意禹治水之時與今不同方江漢未奠今江西諸水壅過不通匯而爲湖雖非江漢所匯而勢實匯之史官追記因易差失而古書多是隱見互見若先敘江而匯澤在江條之內似無甚失惟先敘漢以及彭蠡而後敘江如此互見則首尾橫決反爲失之中江北江想當時方言如此以識江漢合流之別彭蠡源淺而與江漢竝列爲北中南此恐亦當時東南之方言爾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匯澤爲彭蠡東爲中江入于海

江出岷山岷山數百峯大西山爲最大雪山三峯闊其後冬夏如爛銀山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岳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其西南分一源又爲大渡河矣江至永康軍導江縣諸源旣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靑衣大渡馬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後東至于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功故不書東至澧過九江則禹時澧自

入江而九江始入今則澧與九江俱匯爲洞庭而併入江矣故說者遂以澧亦在九江之數非也詳見荆州至于東陵今岳州巴陵也東迤北會于匯當特會于漢蓋江勢迤北處正受漢口若至彭蠡則東流久矣匯字必因上文而誤也禹於導江之功在荆爲多蓋荆地界漏沮洳江漢朝宗則揚自彭蠡而下不復致力矣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出王屋在今孟州王屋縣西北始發源山頂

一卣…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　仮又内

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泲源縣涌為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温縣是為泲水至懷州武德縣入河伏而南出溢為滎澤東出于陶丘北則今曹州濟陰縣又東至于荷說見豫州又東北會于汶在今東平府中都縣又北東入于海今青州北海也泲水性沇勁太行為河北脊其西水皆西流其東水皆東流泲出王屋本太行脊西之山而伏流以東南出及既入河又伏橫而南出至玉莽末泲入河不復南出而

河南無泲瀆滎自受河為浚儀渠然泲則未嘗不伏流地中今阿井煑膠為性鎮墜能清濁水巺興陳氏謂今歷下凡發地皆水盖泲水過其下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地里並見前章淮出桐柏初甚微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馳亦尚淺其深處為十四潭至井汝潁渦禹時不費治導故不書孫之沮隋唐之汴今之黃河皆入淮矣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山說見雍州爾雅其鳥為鵌其鼠為鼵穴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氏書傳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不為牝牡又其山一名青雀山渭自鳥鼠至入河一千八百七十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說見豫州北方諸水雖大河亦氷惟洛水不氷所以謂之温洛一是天地之中二是其北連山以障北風三則前人謂其中有石東漢都洛陽

以漢運火德故去水加隹為雒後世仍從水名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平治之功也九州攸同者言九州之內經理無間也四隩既宅者言九州之外四海之隈亦已安居也刊者去蓊鬱驅猛獸興種藝也旅者定祭秩立表鎮也九川凡九州之川不曰通流而曰滌源者此所謂濬畎澮距川則田里無水潦壅塞之患也陂者九州之澤有陂障無潰決也四海會同凡水皆會同于海各得所歸

無復橫流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叙貢賦之典也府官府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之府也水土既平故六者之利無不興而六者之宫無不舉也庶土交正厎慎財賦此土賦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庶土謂凡山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交皆也謂皆物其土地之所宜以任土事也厎定慎謹也謂定庶土之所出謹財賦之所入則任民所宜貢土所有

不强其無不盡其有也則等其土田爲上中下而各定其什一之賦也中邦中國也古者田之可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隘塞之地疆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蔡氏曰土賦或及於四夷田賦則止於中國也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水土既平田制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輯其分族也封建之來固久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宜賞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曉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所畫所謂弼成五服者此章以下是也台朕指禹也如春秋我魯也禹既任天下之事則率屬倡牧儀刑百辟者固其職此所以祗敬我德以爲率先而其所行諸侯自無所違距也周公謂作周孚先是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節以下太約言遠近征役朝貢疆理之宜也服事也皆所以供王事也五百里甸服自都城

以外四面各廣五百里商周所謂王畿千里者也甸田也千里之內天子所自治是爲天子之田而畿內百姓所供事也賦納總者其賦則禾連稾束之以納也禾以爲糧稾以茨屋以飼國馬以爲薪芻凡雜用也銍者刈其穗也若今刈粟刈黍者惟刈取其穗也其工省於總矣秸稾也服役事也謂輸將之事也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納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銍四百里遠則簡銍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去殼而納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粗

而輕者精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爲輕重爾古人九數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於此然獨三百里之民納槀而不粟視它處爲甚輕而有服役之事焉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賦也史記謂古之善賈者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以其遠而重也然則聖人賦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矣故制爲田賦自百里而止於二百里焉乃若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言賦納蓋不遠納於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三百里之民轉而輸

之於都爾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爲轉輸力苦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而後世之所可行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甸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諸侯之服侯維也所以維衛天子也一曰侯后也爲民羣后也采朝廷公卿大夫元士食采之邑也甸服千里固不以封而凡公卿大夫之邑亦取於侯服則千里之畿天子專之後世不然故天子之地浸弱男邦小國也諸侯大國也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內無所逼而外足以禦蔡氏曰甸服分爲五等侯服分爲三等外諸侯分各二等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綏服綏安也內則侯甸外則要荒而綏服當其中故取綏安之義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優文險武又有深意然內三百里揆文教則自此以內凡有國者文教可知外二百里奮武衛則自此以外凡有國者武備可知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綏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要服要如裳之有要也所以綱統四裔也舊說要約也其地遠於畿甸雜於夷狄雖州牧侯伯爲之綱領控制而其文法則畧於中國矣又於其中分三百里爲夷二百里爲蔡夷者易也取簡易之意蔡者放也如蔡叔之蔡有罪者則蔡於此焉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荒服此爲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所以經

畧之者又簡於要服矣其中三百里謂之蠻因其俗也二百里謂之流則有罪者流徙於此如流共工于幽州是也蔡流皆放逐罪人之地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云右五服二面各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雖幅員二萬里夷蠻又在其中聖人不務廣地如此然此亦大約限制以爲朝貢之節詳畧之宜耳每服之中又自分爲二三節此周制九服之所由起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漸如漸民以仁之漸被如被四表之被此統言

聲教之達也聲如立之風聲之聲教則上行下效之謂禹迹所至不惟治水土而已其聲律身度觀民設教本末備舉東漸于海則教化漸淪于海西被于流沙則教化冐覆于流沙至於北雖止於恒碣南雖止于衡陽而南北地長聲教旁達不可爲限故南北不言所至總而言之其教化則盡於四海矣聖人爲後世計雖立爲五服之限而教化所及感慕無外故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經理之焉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告成也錫如師錫之錫玄水色也禹既平水土故以玄圭爲贄入覲而告成于帝焉一說禹治水獲玄玉之瑞故謂之錫禹不自居以歸之帝而告成功焉

履祥按禹貢一篇夏史之追書也夫既夏史之追書則紀成功之書爾夫既紀成功之書則禹之治水其先後次第規模不盡見於此而於此可以推見爾何者禹貢於九州獨冀州載修治之辭於上餘州則皆曰某山既藝既旅某水既道既從某澤既豬底定是皆記其成功耳其先

後次第不盡見於此矣而謂於此可以推見何也曰禹貢一篇分敘九州以經之總敘山川以緯之每州之下奠山川豬藪澤而後繼之以物土宜定田制又繼之以經賦法通朝貢其總敘於後則列山川敘源委總成功定封建別限制同教化是禹八年之間其先後次第經理規模廣大周密本末備具蓋可想也而其先後次第則證諸禹所自言者而猶可見禹曰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予乘四載隨山刋木暨益奏庶鮮食此禹功之始孟子所謂龍蛇禽獸之害烈山澤

而焚之者也此禹貢分敘所以先於刊定諸山總敘所以先於導山是也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此禹功之中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者也此禹貢分敘所以定川澤辨厥土等田制總敘所以有導川則褒成賦甸服等事也蓋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河患鑿阻濬川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為溝澮以達于川所謂畎澮者即田間之畎一同之澮也所謂溝洫者即一井之溝一成之洫也則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此禹中間功庸

最為周密至於所謂懋遷有無萬邦作乂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禹功之終也分敘之浮于某水達于某水總敘之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迄于四海皆是也或曰書曰洪水滔天既曰滔天矣則禹之治水若何用功耶曰滔天云者當時方言形容其勢耳愚昔聞之家庭曰洪水滔天即如後世霪雨大水河決之災但堯末年連歲有此然洪水之變多在水潦既降之後秋水時至之節而禹之疏鑿則在其間水泉縮退霜降水涸之日爾或曰禹之

治水固先冀都而兗青徐揚次第先及何也曰朱子有言洪水之患河為大禹之用功於河為多且以後世證之漢時河決東入青齊西被梁楚南溢淮泗宋朝前後河決亦然至紹熙甲寅以後尤甚遂分為南北清河而南清河遂并泗水以入淮而患始息河患所被大率古兗青徐之境也細想神禹導河載壺口治梁岐闢龍門疏砥柱淤大陸播為九河使之北流醞為沛漯使之東殺又通于菏泗使之甚則可以南泄是以冀兗青徐次第皆平至於揚荊則以江漢下

流水所潴聚而揚為尤下亦不得不次第先及豫雖近河而自太華殽函以東至于鞏運山以為之限但滎菏在其東偏耳河既導則伊洛不勞而入梁雍諸水之源計不甚用功所以獨後乃若正疆理物土宜定井地濬畎澮經貢賦同風化則無間也或者又曰古今有變更山川無消長而禹貢地理有與今日不同者何也曰是固不同也有人力之變者汴之通河淮潛之通江漢是也有名號之變者九江洞庭之異名敷淺匡廬之異號外方陸渾之異稱諸若此類多

有不可究詰者是也但江漢同歸而分爲中北彭蠡諸水而指爲漢匯此則尤有可疑者予已釋而辨之矣抑蓋有天地自然之變者如河徙而南沸涸而淤而冀兖青豫徐之支流水澤皆易其源委甚至九河淪而爲小海碣石陷而在海中此尤其變之大者也大抵天地之間山陵土石自有消長顧其消長之數甚長而人之年壽有限則不及見其消長遂以爲古今有定形爾山與土石且有消長而況水乎昔沈存中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之

殼及石子橫亙石壁如帶謂必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千里以愚觀之此即昔之河濱也所謂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而遙者也夫以昔之河濱而今在山崖石壁之間即河曰邊山曰長石曰凝益可知也此皆天地之間今人尚可考見其類非一而人鮮不謂迂者朝菌不知晦朔夏蟲不可語冰其斯之謂矣然則禹貢地理古今之不同又安知其非天地之變遷消長若河碣之比耶或曰條列之說如何曰予嘗疏於前矣王鄭分每章爲條每段爲列可爾若指爲山勢之

脉絡恐未然也夫天地常形固相爲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脉絡若以脉絡之可見者言之崐崘四垂而爲海天下諸山皆起於崐崘而崐崘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即崐崘爾崐崘之山綿亙糾繆句連盤錯其南爲岷山最大其東北爲積石諸峯其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峯其西北諸山尤爲綿亙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河渭漢行乎中國自崐崘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

亹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爲北岳以至太行是爲河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岳析城王屋皆其羣峯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滹沱恆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崐崘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恆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隴則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荊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

即西傾而下諸峯亘爲終南屹爲太華東北爲殽陝東南爲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是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即終南華熊諸巃南則蜀東諸峯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爲荆山内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爲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

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畤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横亘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爲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爲川流之盛地道以旬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於

疏闢之功凡此其大約云爾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爲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爲近然亦不應外薄之地與五服之地相半也攷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則凡所謂五百里者舉一面計之也若周官則曰規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舉兩面通計之也是則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

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九千餘里南北一萬三千餘里則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不盡出禹迹之外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句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爲道路川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是道里始迂遠矣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周髀之經曰數之

法始出於圓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故折矩以爲句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筭法自禹制之蓋積矩以爲方田而句股以測高下淺深遠近此禹之所以疆理天下而弼成五服者也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回之處與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誇多務廣固盡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人迹爲數不復論句股弦直故漢之

九千里太約準古六千五百里漢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至於禹貢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後世斥候所到盡在里數之內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待言者或者又曰冀在九州爲北堯都冀州則自甸服之外北短南長五服之地北無所展而南有所棄則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冀北之野生聚教訓必不如後世之爲窮漠所以冀賦爲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爲幽并其廣可知兼

堯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於今地理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蓋二百六十餘里耳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兩豫平緬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蓋成周之制雖云規方千里以爲王畿然西自邠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百里總爲千里爾五服之制其間絕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餘千里而犬戎之地自爲荒服先王之制賓服者享荒服者王自穆王以犬戎地近責其從賓服之享自

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計古亦有因地而爲長短者蓋諸侯之分特以爲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聖人立爲限制之經於中固必有通變之義讀書者不可拘於一說而不知聖人體用之大也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書經注卷之四

金履祥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强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于甘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按甘在京兆鄠縣甘水甘亭葢西方諸侯也時夏都安邑在關河之東而有扈在關西之地叛以天下

大勢論之不爲小變矣六卿六鄉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六事之人謂六鄉之卿六卿曰六事猶三公謂之三事也威侮五行者暴殄天物一說不順五行之理猶所謂狎侮五常也三正舊說天地人之正道

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右御皆五伍之長在車者也汝六事之人也古者車戰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三其兩其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刺中御馬葢每兩之長也一鄉一軍則一萬二千五百人葢五百兩也卿一人統之天子六軍則七萬五千人凡三千兩先王之

師左右各攻其事而不以詭遇爲功非惟師出以正然左死於射右死於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故能爲不敗之師此先王之軍法也左右御不職其事皆曰汝不恭命葢責之卿也天子治軍惟責之卿卿各督其所部然亦至兩之長而止自兩以下則其長自治之此軍制之分數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古者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征伐亦然軍行祓社釁鼓是則天子出征必載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

社戮辱也戮非爲殺之凡罪以令衆皆戮也所謂殺而戮之所謂賜死而亡戮辱凡殺而不以令衆不曰戮罪不至殺而令衆亦曰戮孥戮及其妻子所謂其孥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槀是也古者罪人不孥而此曰孥戮葢軍法尚嚴故誓師之詞云爾師之必用賞罰古今所同也至若左右不聽必正此則王者之師而已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

禹之德在民深矣今一再傳而太康始爲逸豫黎民咸貳見所未見也葢自五帝以來聖聖相傳至啟亦賢能敬承太康尸位而既爲逸豫生民所未見也故疑而貳焉又自堯舜禹以來數聖人之於民不啻父母於子其在太康猶父母死而不仁之況暴棄之則父母之思爲何如也民本非易叛恃祖宗德澤之厚而不知自反者亦可省於此

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夏都河北太康遊田無度逾河之南又自河而逾洛之外又流連十旬而弗反此羿所因以得志也羿者有窮之君世善射亦以世官爲名傳稱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民以代夏政則鉏其始封窮其新國故曰有窮因民弗忍者卽傳所謂因夏民距于河者卽所謂代夏政葢距太康于河不使反國而羿遂據夏舊都以代夏僭稱帝夷羿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在外忘反而羿入都簒國故五子御母避難逆大康所之逾河而南以從之望太康以圖復國故于洛汭而不至洛表徯而不返哀宗國之顚覆痛社稷之危亡親親之怨不能自遏故述大禹之戒而爲歌也下文五章自是其辭說者以五子各爲一章然首尾相應或其爲之其一其二者歌節非指五子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此章述大禹之戒檃栝以爲歌下叶戸予叶與圖叶杜馬叶姥一人三失之下似逸一句章末二語則五子之詞也與皇祖有訓自相叶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亦大禹之訓五子檃栝其辭而爲歌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自陶唐以來皆都河北是爲冀州之地今一朝失道而三聖相傳之都衆大之區遂乃失之爲羿所滅以至於亡也按左氏引此章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有叶以百二十斤爲石大稱也三十斤爲鈞小稱也關通和平聖人所以同度量衡以一天下

之制也藏在王府後世則之舉此一端以見典籍規制之備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履祥按五子之歌五章一章言太康之失民也二章言太康之遊田也序所謂盤遊無度也三章哀京都之不保也四章痛故府舊章之淪喪宗廟社稷之不祀也而五章哀恫以終之夫失國固太康也而纂國則羿也五子之歌皆怨太康之辭無忿羿之辭者自反也傳曰禹湯罪已

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則讀五
子之歌君子是以知仲康之宜爲君而夏之復
祀也然太康雖爲羿所拒不能濟河而猶京國
於外以傳仲康豈亦因五子之歌而自悔者與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侯胤國之侯入爲王大司馬也羲和廢厥職者不共王職酒荒于厥邑者與羿同惡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明徵定保者卽謨訓之辭徵如庶徵之徵謂明天之徵以定保安之計也此一語以爲綱領克謹天戒以下皆明徵定保之事惟時羲和以下皆明徵之反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工猶執藝事以諫豈有爲天官而日食不以告王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此明先王之制下證羲和之罪

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此正羲和之罪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唐大衍曆日度議曰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謹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

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爲謬何獨謹疑於房星哉

古者日有食之伐鼓于社所以攻陰而助陽也其事則樂師掌之樂師瞽者也故瞽奏鼓嗇夫馳者供救日之役庶心走者爲救日之態以見日食之變天子恐懼乎上官民奔走于下變之甚也而羲和掌曆象之事乃罔聞知不以聞于上也其無天無君甚矣干先王之誅應上文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以下徇師之辭政典者大司馬之法用之於軍旅者也故先時後時者皆殺無赦所以謹期會一師徒明節制也先時者邀功而亂陣不及時者失期而怯敵皆用兵之忌也是以兵法於此必嚴無赦之律焉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

此戒其先時之過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嗚呼威

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此戒其及時之失

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克厥愛如公爾忘私舍不顧身也懋戒以殲魁威克爲勉以逸德愛克爲戒也

或問羲和之罪不過失職爾何勤徂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畔官離次退棄厥司不甚於不朝乎曰沈亂于酒六師移之易爾曷爲申明軍律激勵威武若恐弗勝何也曰羲和畔夏卽羿者也意必有衆衆拒命之

事焉故下文有脅從罔治之戒也曰使果畔夏卽羿也曷爲奉辭伐罪不名其爲賊而止於責其不職也曰先王之制官各有職以事一人不供其職卽不臣其君矣而况假援天紀爲始亂乎曰假援天紀之爲始亂何也曰自顓帝以來羲氏和氏世其職先王賴之授時頒正以一天下之視聽久矣一旦有羿入閒王室天子保遷南夏而羲和首不爲用是使正朔不出于天子諸侯不稟正朔於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是始而區區保邑拒命又其罪之細者爾故胤征之書始述其法以明其亂紀之罪終嚴其威以破其脅衆之勢也兵法莫整於胤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於胤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莫勇於胤征曰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經也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書經注卷之五

金履祥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蔡氏曰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蔡氏曰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故不知夏氏之虐湯則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玆今朕必往

蔡氏曰湯又言夏王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居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吾寧與之俱亡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所以必往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蔡氏曰禹之征苗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啟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履祥按讀湯誓者有三疑焉疑王曰以爲追書也疑亳衆之怨后不恤也疑大賚孥戮之爲已薄也夫湯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一年者疑湯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絕則未可王者湯

誓泰誓之稱王蓋追書也至於蘇氏則曰商周之王不王不係於桀紂之存亾也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失之僭而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夫湯武興師之時是即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爲君臣天命既絕則爲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司徒既興則桀紂即獨夫矣豈特南巢之後牧野之餘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既已興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於衆則是以諸侯而伐天

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也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於嫌聖人而文之哉然則弔伐之師義也而亳衆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亳衆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水已溺如火將焚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舍我穡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徯我后奚爲後我觀成湯辨曉之辞首之曰汝曰我后曰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亳衆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

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亳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常情蔽於苟且聖人迫於天心此其所以不同而已至重賞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於孥戮則以亳衆久安喜逸惡動夫用久安惡動之民非重賞以誘之嚴刑以驅之它事且不可況以之戰而濟其弔伐之義哉然此亦誓師之令不得不云爾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此軍

律也而遽引罪人不孥以病之皆未可與語聖
人之意也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
口實
仲虺臣名大戴作仲傀史記作中壘荀子作中
蘬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趙臺卿曰卽萊朱也誥
告也周禮誥用之會同此告湯而亦曰誥唐孔
氏謂仲虺必對衆而言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
曉其臣民衆庶也南巢今無爲軍地桀奔于此
因以處之故曰放焉放伐之事終不若傳授之
美而又湯始爲之故自以爲有可愧之德恐後
世無君者指此爲實以藉口也觀湯誥之書成
湯憂以天下至此又憂後世聖人之心量如此
陳氏曰堯舜以天下遜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
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
人安得不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爲恐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
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
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明上天立君之理也天生聰明以乂生民而
桀以德昏墜民塗炭則不君矣故天生成湯以

君之天乃錫王勇智者蓋氣化聚而生聖人聚
清明之氣而使之智以無所不知聚剛厚之氣
而使之勇以無所不能為也禹傳禪而湯征伐
乃云纘禹舊服者禪繼征伐前後聖人俱一公
天下之心桀墜禹之緒而湯承之又率其所以
紀綱天下之典是則湯之興所以繼禹也所以
承上天君天下之責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
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
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
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

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
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
受命用爽厥師

上言民塗炭湯受纘服之命作之君也此言桀
誣天命湯受爽師之命作之師也武王所謂作
之君作之師是也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蓋假天
以神其說以令於眾也大學所謂桀紂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弗從者是也用爽厥師師眾也謂
湯開明眾人之心也吳氏曰用爽厥師與下文
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
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
言足聽聞

足滿也上文二節自理言之則湯固為所當為
此章自勢言之則湯亦不得不為朱子嘗謂文
武之勢當亦住不得觀湯此時亦正如此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自此下二節因上文以述德言足聽聞之實也

湯於一身無所私而惟與天下為公如此有如
此心人孰不信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
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亦承上文而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俱望
王師之來則弔伐之事決不容已而鳴條之師
至此終必為之也已上五節上明天命君師之
理中明夏商疑忌之勢下明人心歸慕之極則
湯不可不為亦不容不為矣此皆所以釋湯之

慙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此言命德討罪之責撥亂反正之規夏之末造簡賢附勢者既繁則公道晦蝕是非不明久矣命德討罪實在於湯鳴條之戰自不可已然又非可止於鳴條之戰而遂已也此章以上皆釋湯之辭此下皆勉湯之辭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夫仲虺方釋湯之慙而又勉其日新何也罪已

責躬不可無亦不可長留在心爲悔悔則不進矣然而又慮其自滯何也人之常情有所慙者固多自沮而謂無所慙者又多自滿防其自沮也故釋其慙而勉之防其已釋而自滿也故又戒之忠愛之深則周防之密湯固未必有是而仲虺之論亦不容疎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此承德日新之意而言也懋昭即日新之推也中者無過不及之正理舉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民心所本具而不能自明故聖人建之以爲準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即建中之綱目也立之義以制天下之事使萬物各得其時中至善之宜而無過不及立之禮以制天下之心使人心各循於規矩準繩之內不偏不倚經制既立人心風俗已正雖傳之於後世固綽然有餘裕也豈有來世口實之憂哉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承志自滿之意而言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此總一篇之意以終之謹終惟始者謂勿失其不邇不殖改過寬仁之德德言來蘇之舊殖有禮覆昏暴謂益廣其顯遂兼攻凡撥亂反正之規欽崇天道即日新昭德之謂而以永保天命終篇首之意然則湯之得天下也固天命人心理勢不可不爲之宜其爲天子也亦有得失與亡不可不謹之慮此篇之意最爲深密讀者詳之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衷中也如六藝折衷於夫子之衷綏定也猷道也古文作繇蓋天以一理化生斯人舉凡人倫庶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無過不及者付在人心故謂之降衷自其受於人心則謂之性自其達於事物之間莫不由之則謂之道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之則是也以降衷而言則固同此不偏不易之性以氣稟而言則不能無清濁純駁之殊故必有任撫定之責以各使之安行於是者此所以爲之君也周子所謂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蓋綏猷之謂也蔡氏曰夫天生民有欲者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卽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猶稱夏王從其始也此聖人忠厚之意也此敘夏桀不克綏猷殘民之性非天所命爲天所棄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此自敘其受命之事元聖伊尹也湯類上帝與

師而學者以稱王誓衆爲諱湯以元聖稱伊尹而學者不以伊尹爲聖人夫不以成湯爲王者避桀故爾不以伊尹爲聖者避湯故爾此學者之病也程子有言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孚允皆信實之意謂上天之意信在於佑民故使罪人黜伏桀奔南巢也爲上天爲民之心無有僭差且以一草木之微上天且生長之此其心固昭然可見矣則夫兆民之衆天蓋信欲生

殖之而不欲遏絶之也明矣葢湯指天心之易
見者以示人也

俾予一人輯寍爾邦家兹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
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此承上文而言天意信在於民故黜夏而命我
此其責亦重矣故惟恐其不足以當之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此皆所以綏猷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
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
以爾萬方

簡如大閱簡車馬之簡萬方有罪葢教之不豫
養之不遂處之失宜皆不克綏猷也故曰在予
一人朱子謂此意是湯見得此章尤見聖人正
大光明之心公誠忠恕之道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信實也吳氏曰此兼人己而言

予王子曰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惟湯誥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數語足以亞之佐之爲言實肪乎此此克綏

厥猷惟后爲一篇之綱領夏王滅德作威以下
即綏猷之反與衆請命輯寍邦家即任綏猷之
責兹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歛然戒謹恐懼之意凡
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是乃所
以綏猷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即自任以不克
綏猷之咎是其爲書辭忱義密當爲誥書第一
與武成大不同矣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今文尚書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萬明胡文定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曰三祀十有二月朔則月不改也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祠于先王殷禮蓋當喪即位冢宰攝祭告也先王謂玄王以下祗見厥祖奠于殯宮告即位也喪三年之內事死如事生故曰祗見厥祖舊說

謂先王即成湯則書辭爲重複而喪奠亦不應言祠也

侯甸羣后咸在

孔氏曰在位次也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孔氏曰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此言夏后氏之盛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此言夏桀之所以亡也造攻自鳴條者伐桀於鳴條之野朕哉自亳者哉始也始行天子之政於亳邑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此言成湯所以承天造攻哉自亳之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此言太甲嗣位之初所以接續成湯之德正在

此時也天子當喪雖未親政然愛親敬長此即所以立德之本自家而國而推之天下者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唐孔氏曰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先敬其長推之以及遠即孝經所云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

此繼上章因言成湯之德所以至于有天下者

亦先自親親長長諸事始所謂肇修人紀也人紀卽人倫謂之綱則舉其倫之大謂之紀則又盡其事之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則順古今之善居上克明爲下克忠則盡上下之道與人不求備則容衆檢身若不及則日新凡此亦皆愛敬之推積德累行以至于有萬邦此豈易事也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田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賢逆忠直遠耆德

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上文言創業之事此又言垂統之道以警太甲也太甲上繼先王之德必戒一已之病其病安在先王所戒詳矣昔先王求哲人以輔後嗣而又制官刑以警有位然其爲戒則亦言言藥石人主尤不可忽也故因舉以戒太甲焉官刑之儆隔句韻語末句箴體此成湯所作以箴有國家者常使人誦之也殉隨死之謂殉謂其以身發財忘生縱慾也比頑童與遠耆德相反謂媟近頑冥少年之人國語史伯常譏幽王近頑童窮固注謂童昏窮陋之人也卿士有家邦君有國有一于此足以致喪亡而況於天子乎其責尤重而迹尤危矣具訓于蒙士蓋古人有國家者常使瞽誦詩工誦箴諫蒙卽矇也謂使蒙士誦之以爲戒也或云自其爲童蒙之初固已訓之以此蓋養正於初也此伊尹所舉之以告幼君也此已防其縱慾之漸矣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此承上文官刑之戒使之敬身而念之也聖人謨訓固多廣大深妙之理若此官刑之訓則其嘉言甚明白易知易行王所當念初非高遠難行之說也凡此皆誘掖幼主之辭防其顚覆之行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上文嘗言皇天假手伐夏之事矣太甲嗣湯正當天命方新之際伊尹深恐其有所恃也故言惟上帝不常作善則凡福祥皆應之作不善則

凡殃禍皆應之天命不可恃也恐太甲以湯德至大小善無益而弗爲也故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恐太甲以十愆之戒爲小節無傷而弗去也故又曰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所以申愛親敬長終四海十愆有一必喪亡之說也大抵德雖小而意所趨者善其效積至於萬邦惟慶不德雖小而意之所趨者惡其效終至於墜厥宗伊尹誘掖太甲之意可謂卑而引之然亦理固爾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謂不順伊尹之言也阿卽保也衡平也商尊伊尹爲保衡猶周尊太公爲尚父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君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顧孔氏曰常目在之朱子取之明命天之所以予我者卽所謂明德也顧諟明命謂常管顧吾心之天理勿使爲人欲所昏也西邑夏夏都安邑商居商丘視夏爲西也自君有終漢孔氏以來皆作自周有終子王子謂周當作君按古文君作商與周相似故誤之也清霞經說亦作君太甲之心爲人欲所昏不能求其放心不復知所當敬故伊尹以先王顧諟明命之心法告之先王常存省此天理烱然在中對越天地鬼神遂爲天所命尹於其時亦得以左右厥辟安定

師衆之民則是成湯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安民之事皆尹親之又恐太甲以天下之事恃有伊尹不復省也故又言夏之先君克終其責則其相亦得以終其責其後嗣王罔克有終則相亦不得終其責蓋天下之本在君雖有賢相若其本旣撥則相亦末如之何矣此以警太甲也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昧晦爽明謂夜而初明之時丕顯者此心之清明發達不可遏也此卽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坐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孰有大於伊尹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尹自指者蓋嗣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尹言爲重也故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可失先王託孤之命以自顚覆也太甲之失必在縱侈故戒之曰謹乃儉德必苟目前故曰惟懷永圖其爲事也必輕發故又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虞虞人掌射獵者也機弩牙也張滿書所謂蹶張往將發矢也括于度沈存中曰頃海州人穿地得一弩機其望山甚長望山之側爲小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鏃端以望山之度擬之準其高下正用算家勾股法以度高深書往省括于度疑此乃度也欽厥止凡未接物之時此心須存敬畏此卽顧諟丕顯之法若其行事則一循乃祖之跡勿妄爲以顚覆之也然亦惟欽則能率乃祖攸行耳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伊尹所言事事藥石王未克變蓋人欲熾而不能自克也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太甲顚覆非必稟賦之不善也其爲不義習而熟之則若性自然矣此不可不慮也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伊尹嘗見夏桀之爲弗順矣今又見太甲所爲不順覆亡之事豈可常見哉古者天子居憂則在梁闇太甲之爲不善以其深

居宮中有與之習者又其貴爲天子心必有所恃而驕也故伊尹營桐宮以處之桐蓋湯葬地使之居憂於此所以訓之毋俾世迷勿使之終身迷也烝嵩悽愴以起其思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疏食以阻其驕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之太甲此時驕奢淫泆之氣剝落殆盡此伊尹不言之教一大鑪冶太甲所以克終允德也與伊尹之訓深切著明而不順不聽又不變則至於用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伊尹奉迎太甲之辭本謂民不可無君耳而對舉君民相須之義蓋言言警戒也已上皆伊尹慶懼之辭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不明于德謂不知有此心之天理此正與顧諟丕顯相反也底致也類肖也度者心之則禮者事之制欲者情之流縱者事之放也速戾謂自招放廢也孽災也太甲自述其受病之原惟不知有此天理是以自致其身於不肖而惟欲縱之徇以敗禮度自速放廢昔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所以爲後人者俱有禮度惟太甲縱欲是以敗之觀此一節則太甲顛覆之

由放廢之事怨艾之實求誨之眞克終之美俱在言意之間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竝其有邦厥隣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一節顯覆今雖自悔豈能遽孚於天下亦惟反求諸身自修而已自修之實苟至則實德自協於民心昔先王一意愛民視之如子此其

實意故民悅服於下而隣國之民亦戴之知其來則必有安無危此其允德之協于下也太甲既自知受病之源自戒既往之失但懋乃德視乃厥祖勿一時怠豫可矣不必它求也改前日之顚覆則奉先思孝一惟祖德之循戒前日之驕悖則接下思恭一惟賢德之順視不蔽於媟近則明無不及聽不蔽於邪佞則聰無不聞蓋所見遠大所聽德言則聰明日開也此四言者尤羣言之要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三者俱無常而皆不能外乎德敬與誠分言者誠則眞實之意而敬則加謹畏所以事天也

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天位艱哉承上無常者而言也德即敬仁誠之謂德惟治也而與之同道者無不興否德亂也而與之同事者罔不亡治言道順理而行者也

亂言事則悖道之爲也然道無終窮安保其不與之異事機無極又安保其不與之同故必終始常愼其所與同者則惟明明之君能之一有不明則照察不及卽有與治道異與亂事同而不自知者矣此所以君心常欲其明而不可有一息之昏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此指明明之的亦惟時時懋敬其德而已其極至於克配上帝則天之親

之民懷神享不待言矣今王嗣令緒監茲則勉其與治同道之實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

伊尹言成湯盛德配天之盛又恐太甲或憚其高而難及或忽於近而躐等故又言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先於民事切近而加之意知天位之艱難而謹其身然欲謹於終必自始而謹之此皆爲之有本行之有漸者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此又勉以聽言之道也亦自下自邇之事逆心之言不可以其戾於己而不聽也必求諸道合於道則忠言也遜志之言不可以其順己而輕信也必求諸非道非道則諛言也蓋天下之言不一逆心之言雖未必皆道也但忠言多逆必先以道求之遜志之言亦未必皆非道也但諛言多甘必先以非道求之若逆心而先以爲悖遜志而即以爲善則逆忠聽佞多自是始矣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說曰王

林氏句

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求多聞時惟建事此學于往行也學古訓乃有獲此學于前言也所謂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也總之曰事不師古以不學前言往行則不能長世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此論爲學之道也學記作敬遜務時敏其說尤備朱子曰遜志者遜順其志又須時敏若高氣不伏者忽不加思悠悠度時者或作或輟則其修不來矣故遜志務時敏爲學之道惟此二端厥修之業所以來也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矣積者來之多也然王者之學位居人上亦必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其初學之者半也既學而推以教人發明日熟溫故知新是斅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自學終之教人無非爲學自始至終常常于此

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古來論學自傳說始工夫極爲精密履祥按斆學半之云自學記即以爲教學相長此朱子之說所由本而于王子以爲此章方言爲學未及教人也履祥竊謂高宗恭默思道其舊學必有懸慮過高之病巨川大旱之喻險竭可知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與故交修之喻欲求適中而傳說導之卒就平實不過前言往行遜志時敏以求之講明精密義理充滿至于道積厥躬可謂盛矣然舊學之功亦不可謂無者昔朱子嘗謂高宗舊學甘盤不知

甘盤何如人其所學何學履祥謂高宗恭默思道之功蓋得諸甘盤之所教但於稽古講明格至之學尚欠故未圓成耳此所謂斆學之半也是以傳說於其所學問充積之後又欲其接續舊學之思所謂念終始典于學念則思也思學之功交相並進思而學則所思者益實學而思則所思者益妙厥德之修至于罔覺蓋忽不其知知其人於聖人之域矣子王子曰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細密無間斷中得之大凡工夫細密者則有勞擾

於此以德言不以位言也伊尹聖之任氣象又可見矣此章言商以一德而興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上文言桀之所以亡商之所以興此總結之以警太甲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新者振作精明之謂然必終始惟一接續不已則其德日新伊尹嘗言顧諟天之明命昧爽丕顯而此又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聖人心境工

夫於此可見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篇首言伊湯咸有一德上文既勉太甲以君之一德故此又論臣之當有一德也官百官也左右輔相也賢有德才有能其人則通聖賢而爲言也大抵任用庶官惟當擇其賢才左右輔相又惟當得其人而任之蓋輔相之職此聖賢之職任不止於賢且才也四爲字皆從去聲大抵爲臣之任其爲上也爲輔其德耳而非爲君身

之嗜好從欲也其爲下也爲利其民耳而非爲
一身之利祿妻孥也此臣之一德也其難其愼
爲君臣相遇之難則當謹審所任也惟和惟一
謂君臣恊和爲貴則當咸有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惟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論人君修德擇善至止德而止也德指行而
言善指理而言一指心而言師法也善是也常
定也協如國語司民協孤終司徒協旅之協葢
參會考比之意古今之德皆可師也而制行不
同不可拘一定之師惟在於擇其善而已天下

之理雖善也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
主所以參考比之者又在於此心之克一而已
葢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直或清或和或無
爲或勤勞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其善者
從之所謂審其是也然善無定主拘一事也或
施之彼時則爲是而施之此時則爲否均一節
也或用之此事則爲非而用之彼時則爲是者
此古語所謂移是聖門所謂時中所以參比會
同之者非純誠有定之心其孰能精擇而無差
也哉廣漢張氏曰書自危微精一數語外惟此

四言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
鋩耳朱子曰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生
之祿永厎烝民之生
此由一德而推言其政化之效以申常德保位
之語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
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毋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
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此又發明餘意警戒以終之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卽前可以知後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卽小可
以知大君民理本相須人主不可有自大而狹
小它人之心一有是心則人有不得自輸其情
者矣夫人一有不得自輸其情則上不盡下下
不親上而事不行矣人主誰與成其功哉伊尹
素志視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故今所以告
君者又若此
履祥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前儒謂自
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
之然此四語者卽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二語耳

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即繼之后眾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之旨即終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戒今之君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毋乃與聖人之言有間與聽其弊也久矣又以成書之體觀之自臯陶謨之外惟一德之書最爲明整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爲存亡之分常即一也以桀之亡證之不常其德者也以商之興證之咸有一德者也一興一亡既明則又以一與二三所以致興亡於天者總之遂勉

太甲以一德之工夫焉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而以惟和惟一總之協于克一則一德所以能擇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保位之語然一德無終始之間亦不可有小大之間故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始相生枝葉相對其爲書未有明整於此者伊尹以元聖之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不傳於書太甲不明賴師保之訓伊尹於是始有書焉自伊尹訓太甲三篇皆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如此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

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書經注卷之六

金履祥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殷在河南郾師所謂亳殷蓋西亳也遷于殷則宗廟朝市皆以改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

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旣爰宅于兹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兹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此盤庚喻民之大旨也籲呼也衆慼民之以遷爲憂者也五邦亳囂相耿邢也史記經世皆謂盤庚自五遷者蓋信書序之誤也由古文作㽕木生條也蘖芽也新邑殷也大意謂自我先王祖乙圮耿旣來遷于兹舊邑矣重念我民又懼蕩析之患不可使之盡墊溺以死又其土俗不美不能胥與以正而生此所以必遷之意而卜以稽之所言亦如我意則天意可知矣昔先王凡有事爲無不謹承天命猶不能常安於一邦不常其邑者至今凡五遷矣今不承前日先王之事去患卽安則罔知上天之斷絶我命矣況能從先王之大功烈乎若我商家猶有生意則天其永我命于兹殷新邑於以紹復先生之大業而底綏四方乎蓋殷與亳皆在河南爲天下中而京師者四方之本故云然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上文喻民之辭明矣然所籲衆慼蓋不欲遷者皆在位者訹之其有苦於蕩析而言遷者則又

在位者蔽之故盤庚於此謂敎民必由乃在位正其源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防其蔽也常舊之服蓋先王遷都故事正其法度者今日遷都規模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衆羣臣也汝猷黜乃心者此藥羣臣心術之病無傲者警羣臣氣習之悍從康者則謂其不遷之情也此二語一書之綱領蓋自仲丁來比九世亂其羣臣故家習爲驕蹇不恭王事又利瀕

河之地沃饒自豐此二語蓋正其本爾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蔡氏曰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故民用大變此所謂舊人蓋世族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阻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蔡氏曰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聒聒多言以罔眾聽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耳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綱舉則目張以喻下從上申前傲上之戒力穡則有獲喻勞遷永逸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申前黜乃心之戒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當時在位之臣其婚姻僚友皆富家巨室也占膏腴之地擅口實之饒享安居觀遊之樂在位之臣顧婚友之利而忘蕩析之民以故唱為異議而不之遷焉抑不思大水時至都邑淪流人民漂沒而爾之婚姻僚友其將焉往故必黜爾重遷之心而以計安斯民為心都邑既定百姓安居則爾之婚姻僚友亦得以同其樂矣其可牽於私愛而苐為目前計哉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也昏強也當作敃蔡氏曰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

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蔡氏曰奉承恫痛憸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覆申言儆上之禍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蔡氏曰遲任古之賢人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爾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蔡氏曰世非一世也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法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愚按非罰非所當刑罰者也非德非所當恩賞者也盤庚於世家舊臣固不敢動用非罰矣但其善者則用之而不掩其不善者乃先王之所必罰則亦不敢動用非德恩非所當恩也人主用捨體神理之災福如何爾至篇末皆此意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

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蔡氏曰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此承上文之意謂不論近遠親踈用罪則伐之

至於死非可輕用也用德則彰其善而已非可以不善而倖恩也故邦之臧則惟汝衆之善邦之不臧則我一人之失罰蓋可罰而不罰也然則我亦將有不可不罰者矣故下文有罰及爾身弗可悔之戒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總篇內儆康險膚浮言之戒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王庭行次之庭猶今云行宮周禮梐枑再重車宮轅門商制叉簡質於此咸造勿褻氣象可想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保衞也胥慼相與憂其所憂也浮先也此節言君民相體一篇大意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言上天降監于殷代有河決之患先王不敢懷居其所以遷者無非體民所利此爾民所聞也何不思之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惟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承順也俾使之遷也康共康寧之樂上下同之也籲口所告懷心所思也謂今日非以遷汝爲

罰所以區區惟新邑是圖者亦惟爾民之故去危就安將以大適爾之志耳此節言君之體民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困謂思慮之勞也既不知體君心之勞又不直以所疑告於上祗自取窮苦何由自解今以遷徙半塗若次且不行如乘舟弗濟自敗腐其所

載之物矣故遷徙之憂不續又復淪胥以敗耳有今謂但爲一時之計罔後謂不爲後日之謀何以續生理於地上乎此章言民不體君祗以自誤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一專意於遷無有二志無復動於浮言以自斃也遷徙之時人心渙散姦宄之人易以投隙因汝遷徙之勞迂汝以不遷之見則生理滅矣故我之勉爾所以迓續乃命于天也進爾告之惟懷念爾故如此接此節言我之體民亦體先王之意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也謂不遷也崇厚也此節言君不體民之罪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爽亂也迪猶啟告也此節言民不體君之罪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戕害也汝有害政之念則在爾心耳而先后祖父已得而罰之所謂思慮一啟鬼神已知者也此節言君民相體之意又以申明民不體君之罪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畏以警之然福善禍

淫理葢如此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按漢
石經弗祥作不祥葢古文尚書凡弗不皆作亞
不字本平聲今讀入聲亦當音弗耳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
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古文尚書猷念作繇古字猷攸通用猷念所念
耳分石經作比設中石經作翕中於義爲長此
節勉其體君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
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遷徙之際服食器用子女臣妾皆寓道路不善
不道之人易爲姦宄盜竊之行此不可不防故
痛警之按左氏引此文大同小異稱盤庚之告
然則今書篇目逸之告二字爾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旣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毋戲
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
朕志

朱子謂書傳所云百姓多謂庶民非謂百官族
姓也此篇凡二章前章告民後章告臣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
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此章謂亳殷之地高爽依山古我先王將慨大
前人之烈是以建都于亳用降我凶德猶傳所

謂有汾澮以流其惡國語所謂沃土民不才瘠
土民好義之意葢消斯民沈溺重墜之疾而絕
後世驕奢淫侈之風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
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
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謂今日之遷亦天意將復我祖德以治我王家
而我及奉承之耳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賁

蔡氏曰沖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以爲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畧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愚按此章以上諭民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殷制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所以謂之邦伯此

章以下諭臣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蔡氏曰相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肩任敢勇也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卽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卽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以不可爲勉其所當爲也式敬也敬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

鄭康成曰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

王肅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

都于殷

世紀曰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于殷

唐孔氏曰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氏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言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爲細民弱者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按孔傳之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言

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爲君時事而鄭氏
以爲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何得輒謬也
愚按鄭氏博極古書當必有据意者陽甲之世
盤庚相之常議遷矣而陽甲卒不果故盤庚立
遂決遷焉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爾
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
圯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
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
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
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

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
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用者皆以盤庚藉口
予不可以不論
大紀論曰自祖乙都耿之後三世有兄弟爭奪
之禍宗族羣下各有黨與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盤庚欲正名而誅罰之則傷親親召變亂聽其
所爲而縱之則不可以爲國故必遷於亳理之
以舊制參之以新民消散黨與使定于一也自
是而後子弟更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賢者
所爲盡善盡美如此哉後世人君欲有所爲者

旣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必更張舊制獎拔新近
沮格羣言誅責貴近以厲其餘矣方事未成則
戒愼及事已成則安肆矣方遷之初道路阻長
工力勞費有能以財濟國事者則必旌顯之矣
此天下所以敗也盤庚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
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或敢伏小人
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諭開導民心
使之通曉無纖毫恃尊高憑威勢之意四也奠
厥攸居始以無戲怠爲戒五也敘欽有德有謀
之人而不肩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弭禍亂

之根此孔子所以取之訓後世也先儒謂商人
尙神愚初疑之及觀湯誥盤庚之文然後知聖
人以神道設敎非如末世及夷狄之妄誕也行
妄誕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子王子曰土氣有
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
河險固沃壤迫隘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
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
之然也夫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后都亳湯以七
十里而有天下此與王本根之地後世子孫不
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地近古帝都地壤土

豐民彌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為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相曰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圮時壞而不悔者正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沉陷淪沒治亳殷而歸于先王創業之都非為已利也為民避患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憚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辯

論反覆於世家舊臣者為詳其諭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生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藹然溫厚之意淪浹心髓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乎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

亮陰當作梁闇天子居喪之次也古者諸侯大夫士遭喪居倚廬倚者謂於中門之外東墻下倚木為廬大夫士不障諸侯加圍障然則天子則又加梁楣故謂之梁闇與

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為過於禮故諫之其謂

之明哲者以高宗天資之不凡也知之固曰明哲然知之固貴於行之也故曰實作則天子君天下百官所承式命令之行乃作則之事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天資明哲然自以講貫未竟恐未合乎聖聖相傳之的所以不輕於作命恭默思道此高宗始初為學工夫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思思道者思想此道為若何也然惟其恭默思道所以心無異念純乎誠敬故夢帝賚于良弼

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動乎四體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
肖
高宗之夢蓋有日矣徧視羣臣默加求訪而未
得故因羣臣之請而言之乃審厥象以物色訪
之也虞虢之間地名傅險澗水壞道常役胥靡
刑人築之說貧代其築形與所夢者類說名也
不知其姓蓋以地爲氏云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蔡氏曰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

爲相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
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
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愚按君
心者天下之本而相特其助後世人主忽不知
此既得賢相自謂逸於任人則悉以事任委之
而自處於逸謂得人君用相之體不知心身不
脩事理未徹一旦失輔則亂又自此始齊威公
任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唐明皇用姚宋奏
事不省可謂任之專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紛於
亂無乜不以身心爲急也管仲姚宋亦昧斯本

難以語此高宗得傅說爲賢相未及朝政庶事
而先啓諸左右命以納誨反覆委諭拳拳於沃
心之說此商之所以中興爲高宗之知所本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
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
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
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
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此命說之辭也三節託物之喻皆有深意孔子
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終夜以思無

益不如學也高宗恭默之思思之工夫固至然
磨礪相濟資養之無助則心孤而無益若金用
汝作礪蓋思而有所未通自以爲鈍而資其礪
也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蓋思而未能遽至自
以爲險而資其濟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蓋
思雖有得然心枯而無資養之妙故自以爲竭
而賴其化也此高宗用功之辭非泛喻也故總
以啓乃心沃朕心言之沃者灌溉滋長之妙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謂言不直則已之宿疾
不除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謂知不明則行有

所不遂也此皆用工之辭非尋常語惟暨以下
則期其成功以終之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
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命說之辭皆曾用功之語言之痛切而說
之復王其辭反若緩而不切者此必有見於高
宗之病矣高宗雖舊學終見未澈視羣臣又非
甘盤之比雖有言高宗亦未敢深伏也故常反
求諸已而思之其病在於求諸獨而略於人說
知君心之病如此而已之言可以朝暮入不必

遽數之也故且以從諫箴高宗以聖期高宗此
病既除言則必行其責必可以聖其他皆不遺
餘力矣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命之以總百官此相職也相之職固在此於統
百官此表而出之者古者人君命相固有常職
然權之輕重又視其人之等差此云作相而復
曰總百官任之專也所謂皆聽命於冢宰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
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此篇多以惟起語蓋古人歷舉之辭也建邦則

立后王君公設都則有大夫師長非富貴安榮
其身皆所以治民耳此天道也然君臣上下雖
皆有治民之責而其源則在君君則民之標表
也君雖爲臣民之標表而其源則又在天天又
君之法式也聰明者天理之公也聽是非察善
惡用捨賞罰一惟是理之公而私意不與存焉
此人主所以憲天之聰明也下文所敘皆憲天
聰明之事

惟口既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
躬王惟戒玆允玆克明乃罔不休

言輕則起羞辱之應阻兵之機萌則生戎狄之心衣裳命服所以褒善不可輕畀也於在笥之時則審之輕加於人雖褫之亦已褻矣干戈所以討亂不可輕動也於在躬之時則謹之已命將出師雖反之亦已黷矣此四者皆政令刑賞之大者故王能戒此則允茲克明矣然於甲冑干戈重言者高宗天資英毅傳說蓋慮其輕於用兵也其後鬼方荊楚之師王威赫然雖曰勢所不得已而易象猶譏其憊說蓋先見之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此皆總明憲天之事上文既言承以大夫師長雖其本源在君心之標表而釋官亦不可不謹

蔡氏曰王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官則六卿百執事爵則公卿大夫士也賢能所以治私昵惡德所以亂吳氏曰惡德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者理之是也時則時措之宜也慮事當乎是而後可動動必合其時而後中節慮善猶擇乎中庸時猶時中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事雖善而動不以時猶非中也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說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言異而功同知道者當默會於此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此承慮善而言也事會無窮隨時取中得其善而自滿則善不繼矣舉事之善固貴惟時然事無先時之備則或時至而動不及矣

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啟寵亦一不善之動也過未善也遷其未善以從善斯得矣恥過而遂非則惡矣故兼戒之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處也止於善之謂也政事而各處其當則政事醇美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此亦未盡善之事高宗於祭祀或有過厚之失不知祗所以為褻非盡善中節之事也此終上文之意以盡高宗之疵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哉嘆其言之有味也說之言自宅人觀之若散而無統惟高宗善思故知其味也服行也謂惟其言是行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又贊其行也謂凡得於言者非難行於身者爲難全信而欲行之則不難矣信能行之則必

允協于先王成德矣惟說不言有厥咎則又將告之也廣漢張氏謂高宗知之之功已至故說以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告之若君非高宗則說必先以致知告之矣前儒疑說命中篇羣言無統必有錯簡意諸語凡十三惟相連成而王惟戒茲四語乃結語耳以今觀之語凡二章自明王奉若天道至惟其賢爲一章章凡三節以憲天聰明爲要自慮善以動至事神則難爲一章而大旨以慮善惟時爲要夫憲天聰明王道之公也慮善惟時時中之學也二者眞要旨歟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蘇氏謂遯于荒野以下謂甘盤也朱子初嘗取其說蔡氏據國語謂宅河亳商高宗自謂也然據君奭則甘盤嘗爲相蓋甘盤舊臣相武丁於初年其後復政引退再求之入宅于河三求之自河徂亳者于朵邑也此言爲學之始與廢學之因朱子曰不知甘盤何人所學何事書史不傳惜哉

爾惟訓于朕心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此高宗資學於傳說也蔡氏曰作酒者麴多則苦蘖多則甘麴蘖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愚謂敎學之道貴擇乎中微過不及則學術自是偏矣非聖賢之學也交修亦兩使適中之謂也然麴苦蘖甘所以成酒而酒之味則超麴蘖之上鹽鹹梅酸所以作羹而羹之味則超鹽梅之表此又爲學自得之妙非知學者不能知之

說曰王

林氏句

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求多聞時惟建事此學于往行也學古訓乃有獲此學于前言也所謂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也總之曰事不師古以不學前言往行則不能長世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此論爲學之道也學記作敬遜務時敏其說尤備朱子曰遜志者遜順其志又須時敏若高氣不伏者忽不加思悠悠度時者或作或輟則其修不來矣故遜志務時敏爲學之道惟此二端厥修之業所以來也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矣積者來之多也然王者之學位居人上亦必敎人自學者學也而敎人者亦學也其初學之者半也既學而推以敎人發明日熟溫故知新是斆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自學終之敎人無非爲學自始至終常常于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古來論學自傳說始工夫極爲精密履祥按斆學半之云自學記卽以爲敎學相長此朱子之說所由本而子王子以爲此章方言爲學未及敎人也履祥竊謂高宗恭默思道其舊學必有懸慮過高之病巨川大旱之喻險竭可知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與故交修之喻欲求適中而傳說導之卒就平實不過前言往行遜志時敏以求之講明精密義理充滿至于道積厥躬可謂盛矣然舊學之功亦不可謂無者昔朱子嘗謂高宗舊學甘盤不知

甘盤何如人其所學何學履祥謂高宗恭默思道之功蓋得諸甘盤之所敎但於稽古講明格至之學尚欠故未圓成耳此所謂斆學之半也是以傳兌於其所學問充積之後又欲其接續舊學之思所謂念終始典于學念則思也思學之功交相竝進思而學則所思者益實學而思則所思者益妙厥德之修至于罔覺蓋忽不其知知其人於聖人之域矣子王子曰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細密無間斷中得之大凡工夫細密者則有勞擾

沈潛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粗率遺弃之失而志不能遜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先王成憲前聖所以經緯天下事物者也上文學造其理也此履其事也學至於監成憲能與之合則無愆矣孟子所謂前聖後聖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則皆至此地位者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蔡氏曰進賢雖大臣事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

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仰望也四海皆仰朕德不可無以應之傅說有其風敎然必輔吾德以至於聖則始可以厭滿人心之望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保衡伊尹官稱也上言良臣惟聖故取保衡堯舜其君之志以勉之上言四海時乃風故引一夫不獲之慊以勉之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君臣相遇最難此高宗所以相期之大傅說亦不容不自任矣克紹乃辟于先王終良臣惟聖之意永綏民終時乃風之意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葢高宗之廟肜祭之日有雊雉之異序言湯廟者非是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王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已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言祖宗莫非天之嗣王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履祥按書序稱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是謂二書祖已爲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已述高宗之事爲祖庚作也高宗名臣世多稱甘盤傳說而無曰祖已云者又凡書之訓告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繫之君者而此二書皆訓體乃繫之君既非義例矣又凡書之本敘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然三王之祭其於繹也夏曰復胙商曰肜周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以祭之日葢繹祭之餘也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肜日且以廟號稱之又曰典祀無豐于昵然則詳味其辭又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雊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已以訓祖庚明矣太史公博極古書係之祖庚之紀

當必有據子長後孔安國則又爲安國所誤故重取而無擇云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蔡氏曰書中無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祖伊祖已之後也自其邑奔走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格人猶言至人謂諸賢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王既淫戲自絕于天故天之所以棄我商者以

不安養其民以不虞度義理以不循典章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大命謂有天命者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言民苦紂之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乎受大命者何不至乎蓋殷民已望周師弔伐之來矣今王其如台言紂不復可君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為天人所棄聞諫不悔猶自謂有生之初受命於天非人所能絕也泰誓所云謂已有天命是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參列也祖伊不更進言歸而私議之蓋見紂不復可諫矣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蔡氏曰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

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以告紂反復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予王子曰祖已之後又有祖伊所謂故家遺族猶有存者此先王涵養之澤也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剝床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名位之尙留忠臣

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戒警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彝之至情也事迫言峻幸値其未怒惟以利口禦之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値其怒與或其言有甚於此與天命之絕未絕正繫于比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凜乎其幸免也履祥按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衞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衞計今地里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證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注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

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邘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使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

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於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而況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

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紂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矣故吳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斷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尙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予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

命耳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微子紂庶兄父師箕子紂諸父一曰親戚也少師比干也微子名啓箕子名胥餘微箕采邑之名此微子憂悶謀於二子若曰者史述其意而追記其辭也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或者忽爾之辭弗或者不復可望其勿爾也底致遂成陳列沈溺也使酒行凶曰酗謂先王成

功陳列於上而紂乃以沈酗之故亂敗厥德于下不言紂而言我者臣以君爲體猶春秋書曾我也紂之不善衆矣而指其本則沈酗爲之而敗亂不可救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此言殷之亂也自紂以沈酗敗德而其臣民相習爲亂如此凡有辜罪乃罔恒獲以紂自爲逋逃主也淪喪之形不復可濟幾年有殷遂乃一

且喪亡於今日憂驚傷感之意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其音箕曰者微子更端慮謀之辭也我指紂吾予自指也言紂爲狂悖不可諫誨吾處家如迷耄之人無能致力不忍坐視將逃遜于荒野然而二子無指告救亂之策一旦國家顛隮又將若之何此微子欲處不可救欲逃恐遂亡屈子所謂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之辭也其意深可悲矣狂史記作往所以誤有歸周之說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此箕子答辭也自紂爲不道災譴頻仍天毒降災荒于殷邦而紂復不知驚懼乃沈酗愈甚不知畏所當畏且咈逆耇長舊人之言此答微子沈酗敗德之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祭天地曰犧祭宗廟曰牷一說色純曰犧體備曰牷牛羊豕曰牲天地宗廟之牲民得而竊之有司相隱將而食之無罪焉紀綱可知矣此答小大草竊等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蔡氏曰讎斂若仇敵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又以敵而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讐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讐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飢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讐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此箕子自處之辭也二其字疑辭也謂商今日其止於災變耶我當起之而任其責蓋欲諫欲有爲也商今日其遂至於淪喪耶我無適異國爲臣之理是箕子比干皆欲死諫與國存亡無可去之義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此爲微子謀所以答遜于荒野之問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故紂每有忌微子之心是以箕子告微子

當以出行為道我舊所云反足以害子若王子弗出則紂忌微子且買微子已不可諫又疑箕子之黨微子箕子雖諫亦必見疑勢必俱傷兩敗國家隨以亡矣其實紂決不可諫箕子比干忠誠惻怛猶疑其諫之不入者必犯其所疑也去所疑或可以諫而免顛隮之禍矣此答顛隮之問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自靖謂各行其地之所當而即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三仁者是也人各行其義理所安有

以自通於先王而無媿於神明足矣王子有可去之義蓋不可使紂有殺兄之惡而元子在外萬一有維保宗社之計若我則無復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顧行遯是將以死諫也詳此辭意則箕子比干同以死諫比干見殺箕子偶不殺而囚耳說者遂謂箕子有言而比干獨無言者去就之義難明而死節之愚易見也殊不知箕子豈有去意而比干之無答者亦以箕子意同不復有異辭爾

履祥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箕子諸賢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盖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遯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去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

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伐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偹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之甚乎故予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為生民請命其於紂廢之而已

矣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不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故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遯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畢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爾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於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倜

比干逆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囚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舂輸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例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辯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書經注卷之七

金履祥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者多謂史官追稱武王正名討伐則稱王舉兵亦爲合義不必拘追稱之說也詳見湯誓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章明爲君之道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此章明紂失爲君之道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以爾猶云與爾也此章明紂爲天所怒首命文王伐之文王未忍卒伐至武王又未忍遽伐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

肆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此章明周未忍遽伐以觀其悔而紂愈恣慢卒不改也或問紂若能遷善改過則武王何以處之朱子曰武王自別從那一邊做事橫渠云商之中世已棄西方之地不顧所以戎狄復進大王遷岐然岐下亦本荒涼之地大王自立家基如此爾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此章承上言紂失爲君之道故天命我以君師之責則夫當伐與否不敢違天以用其心所以卒伐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同力度德二句蓋古者軍志之詞武王引之謂受黨雖多其實離心伐之固不必忌其衆況其罪既衆天命我誅之乎若不卒伐則我有違天之罪矣此又承上文有罪無罪敢越厥志之意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上文言弗承天誅紂則罪惟鈞此所以夙夜敬懼而昭告神祇率衆致討也冢土社也古公遷岐乃立冢土意古者社主崇土爲之若木則因其所自生後世以石爲之則又非古義矣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又天子祭天地諸侯不得與也此云類于上帝則是出師之時卽以天子之禮行矣而儒者猶謂稱王爲追書是嫌聖人之事而文之也

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此誓師之辭以終承天爲君之責

秦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次止徇循而定之也戊午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蔡氏曰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惟日不足者常若不足也吉人爲善而自足則善心怠而入於惡矣惡人爲不善而亦自足則

惡心消而可以爲善矣惟日不足所以善惡終不可移也蓋古語武王引之以言商紂力行無度之意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

犂當作黧

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無度猶云不法也力行無度此所謂爲不善而曰不足也其下所敘皆力行無度之事而被其虐者皆籲告於天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爲惡之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命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因民籲天遂述天惠民君奉天之理惠愛也夏桀弗克若天是不能順天惠民之意遂流毒下國故湯放桀言此以證之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浮過之也喪去也古者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

謂剝之使去其國也諫輔比干也此重述受之惡益以見惟日不足之意然前述其證驗此指其病源四謂字其病源所謂自暴者也罪既浮于桀則桀之取亡是其鑒矣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襲會也言述祥之多也治亂曰亂一云亂本作亂古治字也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孔子曰有婦人

爲九人而已謂邑姜治內也周至也二句計亦
古語夢卜休祥占天意有必克之理十臣同德
占人事有必勝之理夫以討罪之多武王伐之
理所必勝而武王反覆計較彼已多寡以誓其
師何也紂衆如林是亦勍敵師徒不無懼衆之
心故武王反覆曉之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今朕必往

過責也漢書所謂責過是也蔡氏曰武王言天
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

商罪以民心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在必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
光

揚舉侵入也謂已渡河入於紂之疆也賊義者
謂之殘凶殘指紂及其黨也於湯有光謂弔民
伐罪正商之亂亦湯之心乃所以爲湯之光也
武王伐其子孫而謂於湯有光前後聖人公天
下爲心於此可見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甯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
角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夫子指將士也前言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忽
心視之故曰罔或無畏甯執非敵謂甯持我非
彼敵之心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謂百姓皆已迎王師也孟
子引此謂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
厥角稽首百姓既已如此卽當一德一心立定
成功以保斯世於悠久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六師武王之兵也此武王自誓其衆士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上天有至明之理其類應之分甚明蓋善惡率以類從好善則所爲皆善之一類好惡則所爲皆惡之一類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相從違而禍福亦各以類應之故下文明紂之不善即天下之惡皆一切爲之遂爲天人所棄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

紂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典常所在皆玩狎而暴蔑之所以凡事皆荒廢怠惰而不敬故其所爲皆惡之一類所以自絶於天結怨于民也下文詳之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此皆狎侮五帝之實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祝斷也已上皆敘其自絶於天之事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

此章承上結怨于民之語滋者長養滋助之意務滋則德不孤務本則刑不濫二句亦古語

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迪蹈也殺敵爲果果敢爲毅登成也乃辟自謂也紂之惡固毒痛四海然自其忌惡文王則所

以施於周人者獨虐此篇專誓周師故曰殄殲乃讎其怨深曰登乃辟其分尊曰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誓不同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上文以述紂惡類之彰此又以文王爲善一類其彰著應效如此以形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一篇之內舉受與文王善惡之類相形如此則

周之必勝紂之必亾亦必以類應矣然聖人之心不恃其必然之勢而常有臨事而懼之意故不獨上文誓師明立賞戮此亦自責惟恐無良致敗以蹟文考之遺德也

履祥按漢初伏生之書無泰誓惟孔壁古文有之然孔傳終漢世未列學官其時有張霸僞書泰誓三篇行於世其書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之事仲舒史遷嘗所信用至東漢王馬諸儒始覺其非東晉初古文尚書出而僞書始廢近世吳氏復疑泰誓三篇辭迫而傲不及湯誓其書

晩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愚按湯武之事均爲應天順人而時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已盛之業湯舉事於天下望商之際而武王舉事於諸侯從周之餘鳴條之戰惟亳邑之衆而孟津之會合諸侯之事事勢不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浮于桀周文於商其爲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泰誓三篇雖或出於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書上篇誓諸侯以下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則誓周邦之衆士也上篇發明以君道爲主首尾一意中篇首尾不間大意以天命爲主下篇以善惡之類爲主又開說天人之應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豈必復效後世區區之辭哉讀書者知此當有見矣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
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
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
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此臨戰之誓也先友邦諸侯次御事司徒司馬
司空此周之三卿時未備六卿也司徒主民掌
率徒庶以從征役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

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亞者卿之
貳大夫是也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王
門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也百夫
長一卒之正也庸濮在江漢之南左傳所謂庸
與百濮伐楚者是也羌西羌蜀髳微皆巴蜀之
國盧亦江漢之間左傳所謂盧戎彭今彭州或
云庸乃今上庸未詳孰是蔡氏曰八國近周西
都素所服從乃受約束以戰者蓋上文所言友
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戈戟干楯矛長
戟也干楯所以扞敵言比則並列而齊布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蕭索也此古語引之以言紂嬖妲已以致亂
亾之因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昬棄厥肆祀弗答昬棄厥
遺王父母弟不廸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
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
姦宄于商邑
婦妲已也肆祀大祀也答報也史記作昬棄其
家國遺其王父母弟語意尤脩遺王父母弟言
王父母所遺諸孫葢從弟也不廸以不道遇之

也列女傳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已所舉者貴
之所憎者誅之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
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
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惟恭行天罰固不在於邀功亦不在於多殺愆
過也不愆六步七步而止齊焉戒其輕進也伐
擊刺也不愆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而止齊焉戒
其多殺也夫子勉哉反覆言之致丁甯之意
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

役西土朂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欲其如四獸之猛以戰于商郊也
克奔能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西土之士也
戒殺降也
爾所弗朂其于爾躬有戮
總茲三朂哉以弗朂于斯三者則爾躬有戮以
誓戒之也蔡氏曰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
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
非盡出一人之口豈獨此篇而全書乎
履祥按泰誓上篇誓諸侯而下中篇誓諸侯之

師下篇自誓周邦之衆士貴賤等威之辨也牧
野之誓將戰之時也故自諸侯三卿大夫師卒
之長夷狄之酋豪而咸誓戒之然而尊卑內外
之序則亦截然其不可亂此之謂禮義之師也
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
然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吾於
牧野之事見之矣又上篇誓諸侯中篇誓諸侯
之師故其誓止於永清四海時不可失立定厥
功以克永世而已下篇自誓其衆士故登乃辟
殄乃讐則爲周人言之不廸有顯戮皆自勅其

其士臣之辭也非所以施於不期而會之諸侯
也至於牧野則商郊也歸市者耕耘者玄黃者
簞食壺漿者必將與聞之故首紂之惡而止首
其積於家與施之商邑者第將戰之時一人不
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於誓而爾所不勉其于
爾躬有戮則臨戰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旣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漂杵之說孟子不信按史本作鹵說者謂楯其意謂軍中有楯而無杵也要之鹵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鹵濕耳作杵誤解作楯者尤非也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朱子曰旣生魄十六日也或壬寅或癸卯或甲辰乙巳經文在庚戌後漢志在丁未前蓋經文誤也按華陽今華州桃林今自陝府靈寶縣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受命謂聽任使也於是率以祀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朱子曰丁未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越三日庚戌

朱子曰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柴望大告武成

朱子曰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益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誥諸侯上下之交人神之序固如此也

又曰漢志列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粤若來三月旣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旣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今按伏

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顔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爲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曆以爲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爲十九日庚戌爲二十二日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爲倒而此志所引者爲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以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謬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耶

又曰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爲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㢠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爲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爲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爲當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内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巳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爲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据也顔注以爲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顔氏之云又未知何所据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先王后稷也商有天下尊契爲玄王周有天下尊稷爲先王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秦誓牧誓諸書但稱文考至是曰文考文王蓋始追王也大邦畏其力猶荀子所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蓋大邦以强力自負然畏文王道德之强不敢肆也文王自爲西伯專征威德益著九年而崩大統未集者謂或伐商而取天下也

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
大邑周底商之罪
武成錯簡自劉原父王介甫程子朱子皆嘗改
定今從朱子正本但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
謂當有闕文朱子謂當有遜避警戒之辭若湯
氏之云愚昔從子王子參訂以氏商之罪係于
此粗爲可讀但此告諸侯之辭以王若曰起文
則史官追述其語未必皆當時全語也故不如
湯誥之密益湯誓誓亳衆而未及諸侯故湯誥
誕告之辭加密泰誓牧誓旣屢誓諸侯故武成

告命之辭或不待加詳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敎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與諸侯更定儀等及命之之辭朱子謂史臣
之辭云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蔡氏曰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
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載
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訪就
而問之箕商舊封邑之名子爵也愚按書十有
三祀則知箕子之不臣於武王書訪於箕子則
知武王之不臣箕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
不知其彝倫攸敘

騭升也猶云生長也協合也彝常倫理所謂秉
彝人倫也武王之意蓋謂天宜然生長下民所
以使之相安而不亂者此必有彝常條理次弟
而我不知其詳爲此疑以發箕子之言然義理
無窮武王之聖已能知之其間節目之詳則亦
必講明而後盡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
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
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此言洛書所爲出之意也鯀禹相繼治水洛書

必待禹而後出者蓋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必得其人然後畀鯀陻洪水逆水之性所以五行皆汩亂其常此帝之所以不畀鯀而彝倫之所以不明也禹則不然故帝乃錫之書出于洛而禹得之遂推其類以爲洪範九疇彝倫之所以敘也蔡氏曰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

初一

朱子曰此讀也全讀則是以一二爲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

此章爲洛書本文者皆爲句讀不明也下皆倣此

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神禹所則洪範之經也洛書之數以五居中其餘八位異數而縱横揍合對則兩其五參則三其五而五數無不在焉故以皇極居五以樞紐乎九疇以五行居一以胎育乎衆有所以皇極不言數蓋數之體也五行不言用蓋用之大也蔡氏曰敬誠身也農厚生也協合天也建立道也乂治民也明辨惑也念省驗也嚮勸而威懲也子王子曰洛書縱横皆五故九疇每疇五亦在焉五行五事五紀庶徵五福皆五也八政雖八而以三官統五政司空統食貨司徒統祀賓司寇統師是亦五也三德雖三而剛柔之用各二是亦五也稽疑雖七而卜兆則五從逆則亦五六極雖六然與五福相反短折壽之反貧富之反病疾康寧之反惡弱好德之反凶折考

終之反是亦五也愚按二極同文而異義皇極者準極之極六極者窮極之極今醫書亦有六極之證謂氣血筋骨皮肉皆竭也義同此或疑六極之極當作殛

一五行

漢石經無一字餘傳首句並不言疇數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朱子說下去聲上上聲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

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蓋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禹之意而箕子傳文也朱子曰吳氏謂洪範乃五行之書其下諸疇各以序類相配此洪範之傳也後皆倣此水曰潤下以下言五行之性潤下作鹹以下言五行之味五行者造化之用其功用甚廣此獨言其性與味者以切於民飲食器用言也水之性氣潤而勢下火之性氣炎而勢上木之性有曲而有直金之性體從而用革土無不生此獨言稼穡者重民用也不言曰而言爰

蓋如此獨重也種曰稼以生言斂曰穡以成言五者亦各有陰陽之分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此五事之目其序全體五行其功後配庶徵皇極之所以爲極者專本於是朱子曰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閒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而爲之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聦思曰睿

此五事之則也大禹敬用之者盡之而箕子又各發明其則從順也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聦作謀睿作聖

此推五則之功也貌而能恭則氣象嚴整儼頎起惰故肅言而能從則行令人順故乂視明則知見必徹故能哲聽聦則多聞善斷故能謀至於所思能通微則聖矣周子曰睿通微也能通微則無不通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本以生貨者民之所資以用故食

居上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祭祀所以送死所以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司空掌土所以定其居司徒掌教所以正其德司寇掌禁所以治其邪賓所以交際待諸侯懷遠人師所以除殘賊也刑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司寇居三官之後兵者聖人之大不得已故師居八政之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四時也月晦朔也日躔度也星有經有緯隨天者經星五緯者緯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

曆數者推步占候之法所以紀歲日月星辰也

八政者周禮之綱五紀者羲和之職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東坡蘇氏石林葉氏無垢張氏容齋洪氏皆曰此五紀之傳今從之蓋歲月日星辰之度具于曆數箕子於此特以其切於君臣政事者言之

以明調贊之本曰者箕子之辭也省察視也王言省卿士師尹不言者冒上文也一歲該十二月王當視歲功之運以總攬群綱一月該三十日卿士當視一月之運以各率其屬至於官師庶尹又當視一日之運而朝夕靡懈修舉衆務蓋天之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治家清明賢俊俱出民俗平康易其序則反是君臣責任之脩廢其效如之成功統歸於上故無易者先言歲月廢墜多起於微故既易者先言日月蓋自一日之差則累累皆差也星指經星庶民之象則如星之衆而星之所向有不同有好風者箕星是也有好雨者畢星是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星占言東井好風雨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雨矣日行黃道而月有九行每月周天則又以日爲紀日有常度其從星者惟月耳按占書凡太陰所行各有變異此但舉風雨者爲例爾蔡氏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

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何如爾夫民生之衆

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朱子謂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如所謂北極星極民極之謂也建立也其有極

指人之所有之標準也謂人君下布五行上協五紀端五事於上而躬行言動皆可以為民之標準修八政於下而法度政事皆有以為民之標準此所謂建其有極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傳氏子駿以為此章乃古書韻語與箕子前後書文不同子王子是之卽以繼皇建其有極之下以為皇極經文上文所謂斂時五福者乃五福傳文下皇極敷言者乃箕子此章傳文今從之偏不中陂不平作惡作好私意之增加也黨不公反倍弃側欹傾也蕩蕩廣也大也平平易直也正直公平正直也偏陂好惡曰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已私之見於事也反側曰私之變於久也王義王道王路卽皇極之所以為教者互文以諷詠耳蕩蕩平平正直卽皇極之所以為體者亦互文以形容耳此言人君會建其有極於上使人皆有所標準以為遵行之的故人皆不敢徇已之私而從上之化亦不必私意妄為

而皆可安行於道化之中遵義遵道遵路所謂會其有極會如朝會之會蕩蕩平平正直所謂歸其有極歸如安歸之歸此章詠嘆淫液雖指民之叶極而言然皇極四方八面公平正大之體於此可見矣信哉其為古今相傳之語為皇極之經也朱子曰自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嘆正說皇極體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曰者箕子傳辭也皇極之敷言蔡氏謂即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主於皇極之敷言以是爲常行以是爲訓教則人主之訓即天之訓也斯民以此敷言於是訓而是行之則亦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矣謂其賢德可以進用於君然其心悟其行同亦如親而炙之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蓋於是民始知天子之所以恩育乎我君長乎我者其德大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正公平而不偏尙也直如直道而行之直無所矯拂克治之也友順也世俗平康則正直而已不必偏有所尙强弗友氣習之剛强也則以剛治之燮友氣習之柔弱也則以柔治之此制之也深沈潛退氣稟之柔也則以剛治之使之有立高尙明爽氣稟之剛也則以柔治之使之不過此化之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大用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灼龜曰卜揲蓍曰筮蓍龜無心吉凶自以類應然而善推占之則存乎人故必擇其人立爲卜人筮人乃可命之卜筮而後龜兆蓍卦可推也雨水兆霽火兆蒙木兆蓋冒土而出也驛古文作圛金兆謂圓圍絡繹也克土兆蓋勾連相加也或云蒙土兆驛木克金五者皆龜兆古自有其占法而今不傳爾貞悔則筮卦也卦之不變者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傳所謂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卦之變動者以本卦爲貞外卦爲悔傳所爲貞屯悔豫是也蓋貞之義正也悔之義

改也又說文悔當作𠧪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用二貞悔也衍推也忒差也兆有定體卦有定辭自其有變動之差而天下之至變生焉故善卜筮者推衍其差忒而已必立如是善衍忒之人以作卜筮之人凡三人推占則從二人之言蓋衆則公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盡人謀而後卜筮以決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
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
民逆吉
皆從則龜筮在卿士庶民之先重神也龜筮無
心之物故其吉凶與天地神明同体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
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三從二逆者皆吉然或汝或卿士或庶民各以
其一在龜筮之上其要亦以人謀爲主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外猶記言內事外事內謂祭祀之事外如征
伐之事是也二從三違吉凶如此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耳若氣數推移之變有
出於意料之表者此則非人謀所能逆知惟龜
筮知之耳故龜筮共違雖人謀皆從而未可爲
也然箕子以龜先筮又言龜從筮逆而無曰筮
從龜逆者龜尤古人所重故禮記大事卜小事
筮傳謂筮短龜長亦一意也蓋龜兆一成所應

久遠筮則僭信應在一時而時日推遷又須更
筮故曰筮短龜長然龜則僭信皆應若易之垂
訓則惟忠信之事應否則有戒不爲小人謀也
故自夫子以來專以易垂訓而龜書終廢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風於五行木也暘火也燠木寒金四氣皆因風
氣而成亦猶四行皆由土而載故風屬土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
極無凶
曰傳文也時是也是五者來備無缺也各以其

敘無舛也庶草猶言百種蕃廡豐茂也一極備
氣過多也一極無氣過少也如雨多則澇雨少
則旱是極備與無皆凶也餘徵皆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
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休徵謂嘉德之證驗也肅乂哲謀聖五事庶徵
相感應以見九疇之對義舉一隅言之餘疇皆
然時若即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也貌恭而
肅則敬德潤身人心凝聚故致時雨之順言從
而義則號令順理人心開明故致時陽之順視

明而哲則暘明內主故時燠順之德聰而謀則
閉藏默運好謀能繼故時寒順之至於思睿作
聖則妙萬物而無迹時風順之此箕子各以其
德之氣象所似以明類應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
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咎徵者惡德之證驗也狂縱僭差也豫大傳作
荼注謂緩也急嚴急也蒙昧也大傳作霿注謂
目也急恒寒若猶所謂秦亡無燠年蓋嚴迫則
常寒應之也所謂恒若者卽所謂一極備之凶

也此言恒若以見極備之凶而不明極無之凶
何也蓋一極備則一極無可知如常雨則無暘
常燠則無寒也凡此通上文大約一以類配至
漢儒則門分戶析指某事致某應其說始拘又
增入常陰一條於五事無所配殊不知常陰已
在常寒常雨常風之內矣非箕子之言未備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
曰考終命

人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爲首富有廩祿康寧
無疾患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

正也古者上下有辨人非廩祿無自富者故五
福不言貴言富則貴可知矣攸好德者自修之
事而以此爲福何也大抵人生而惡弱昏愚者
多矣今其氣稟淸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豈非
天下之至福也哉使此心昏然所好非德雖富
壽安逸祇以荒亡戕賊而已且飽暖逸居而無
敎則近於禽獸又何足爲福哉故好德居壽富
康寧之後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
汝保極

子王子曰此五福之傳文也五福之下曰斂時
五福猶庶徵之下曰時五者來備也或疑此章
言汝極惟皇作極之語故舊以爲皇極之傳今
以受之五福之下則章內何以有皇極之說也
愚按八疇皆與皇極相關非獨五福一疇也箕
子於此舉一隅而發之耳且言爲君者体天治
民當以天之所以福民者福之使之仁壽安富
知所向方然後可以望其協極使其救死不贍
奚暇治禮義所謂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
斯其辜者也此猶大學平天下之傳言興起感

發之化而又以絜矩爲言是也又況章內曰攸好德曰既富方穀曰錫福則爲五福之傳無疑其間文義朱子皇極辨詳之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節言人之知所好德而不溺於非德必人君立之標準然民之能好德者與未有德而不爲惡者與革面於爲好德者皆當念之受之錫之

以福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此節謂民有不幸而煢獨衰弱者有幸而榮富者人主又當扶之抑之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此節言人之才德當榮富者進而福之亦國之福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穀善也此節言人之趨正亦必先有以養之故錫福于民者當爲先不然人無所養下流則易爲善或難矣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節又言非好德之人而錫之福終爲國家之害而已按五福雖以好德居四而傳則以好德爲重蓋五福本係于天命而人之所可勉者惟好德而已錫福雖係於人主而人主所可錫者亦惟富而已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凶折者橫死短折者夭死疾者身不康憂者心不寧貧者家不足惡者剛惡弱者柔惡蔡氏曰五福六極在君則由於極之建不建在人民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此五福六極之總傳也五福六極人君體之以威福其民作福作威所謂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此又人主萬乘之福

也臣而僭之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用則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則轉而趨於六極矣其言威福之不可下移而人臣之不可上僭以發明一義朱子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

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而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

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尙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

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覆焉則亦坦然明白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

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尙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

尙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又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經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圓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圖書之數皆以五爲中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

變數之用也三七九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正者爲君側者爲臣有條而不紊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縱横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

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

履畊按洛出書而禹則之叙爲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固于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于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則

驗于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而福極于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于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於三庶徵於八施于政者有善有惡則感于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予王予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于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二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於四庶

徵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徵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徵相為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粲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縱橫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斡運於中也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生人物之始也五

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為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為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為人事既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天紀天人之事偹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事出八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為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者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

天下標準攸係至不輕也其中否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矣故庶徵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即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文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敘也至於五事肅義哲謀聖而驗諸庶徵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句連錯

綜以至于九句連錯綜以至于九句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敘疇於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與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克商之後威德遠暢蠻夷來貢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職方云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六蠻此言夷蠻者四夷之通稱言八九者謂其非一而已西旅西夷之國獒犬也爾雅犬高四尺曰獒說文曰使犬也犬知人心可使者召公以獒非常貢上易啟人主異好下非所以示諸侯常禮故作書以告然召公在武王時未爲太保或者

史臣之追稱與五峯胡氏以此篇係成王之紀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謹德乃一書之要旨方物方土所生之物也服食器用無異物之貢也德之致即謹德所感貢方物者也寶玉如分陳以肅愼氏之矢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然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鞏闕之甲故分伯叔非無方物也而以寶

玉爲重所以示親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而以方物爲重所以示服遠互文見義各舉所重而言耳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諸侯不敢忽易上所賜皆以德視之若獒之爲物上下皆非可以爲德矣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此述謹德之事以戒王也狎玩褻也侮慢易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也德至於盛必無狎玩之失

然於此或有不戒則狎玩士大夫是不以禮使臣也故君子必遠引而無輸忠之意狎侮小人是不以義使民也故小民必難保而替服役之心此玩人喪德之病也不役於耳目之好則百爲之間皆合於禮度而無不正矣此玩物喪志之反也夫人主之志不當以玩物而喪其志當以道而寧其志心苟玩物則役于耳目之欲而易以失吾心之所守故謂喪志也志以道寧明乎義理之正而足以辨天下之是非故又云言以道接所謂知言也此章極言不玩物之本而

又要其效如此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無益凡遊玩之類異物非其土性不可長養所以珍禽奇獸不必育于中國蓋言此非惟啟人之玩妨人之實又且違物之性也不寶遠物則於已不貪於人不擾故遠人來格貢獒雖其自至然意向之微非所以觀示遠人矣上文因玩物而推明玩人之失所以防其遠也此章因寶

物之戒而又歸重於寶賢之意所以易其好也太保格心之言可謂周密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矜矜持也八尺曰仞簣盛土之器也召公終謹德之意言益深切細行一簣雖指受獒而言然凡謹德者自當凜然於此矣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迪行也言此以終上文功成民足之意蔡氏曰人主一身實万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

卽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
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
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歸安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書經注卷之八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克商之明年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穆敬也蔡氏謂古者卜大事公卿百執事皆在

誠一和同以聽故名穆卜下文亦有勿穆卜之

文戚憂煩之意周公言此卻二公之卜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

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

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

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

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

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

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自以爲功獨以爲己事也故不於宗廟郊社而

爲壇築土曰壇除土曰墠三壇大王王季文王

之位也又爲壇於三壇之南而北向則周公所

立之位璧以禮神植於神位珪則公所秉者史
卜史也某武王之名也責朱子謂如責其侍子
之責如爾三王爲天責其元子來侍則請以旦
代某之身蓋我能承順祖考之意能多材多藝
趨奔役使以事鬼神故也乃元孫則不能趨奔
役使而其大德可以敷佑天下故帝命以君天
下用能定爾子孫黎民於下地而四方畏之今
日毋使遂爾以墜上天昔日所降之重命我先
王亦永有依歸矣屏璧與珪謂不復得事神也
蓋武王喪則周家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曰爾

曰我曰許不許迫切之意言不暇文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
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
能念予一人

古者卜筮必立三人以參考吉凶三龜者三人
所卜之龜也習重也三人所告龜兆皆以爲吉
也啟籥者啟金縢之匱也周家卜筮之書皆藏
於金縢之匱卜史掌之以金緘縢重其器也周
公啟籥以觀卜兆之書亦又云吉體謂兆象也
禮所謂君占體是也以兆體言之王其無害而
予小子則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謂代死
也今日所俟惟三王念我王一人而已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公歸謂占畢而返歸其室也於是史乃納冊於
金縢之匱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
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康成謂卜筮史
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其禮神之幣而
合藏焉是則金縢之匱周家藏卜書之常器而
終事納冊亦周家占人之常職世俗謂周公始
爲此匱又納冊其中以爲異日自解之地可謂

陋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羣弟蔡叔度霍叔處
也流言流布其言也孺子成王也金縢但言管
叔及羣弟流言而大誥多方皆言武庚圖復則
流言非武庚之事或是以此誘間三叔則有之
其後三叔欲叛始挾武庚以爲援而武庚始得
逞其圖復之謀耳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叔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我之弗辟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履祥按古文尚書辟字作辟古文凡君辟刑辟之辟皆作侯唯此作辭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辭諧聲从走以并皆避之義

鄭康成曰周公遭流言之難避之而居東都

朱子曰弗避之說宜從鄭氏向董叔重辨此一時答之謂從注說後而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言語之故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有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簒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

按朱子有金縢說其時與事皆與此不同此乃朱子晚年與蔡沈之書當爲朱子定論

又按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尙幼朝廷之事不可以無所屬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成王雖疑而外不敢誚者以二公在焉爾微二公則周家之禍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周公亦不應避小嫌而忘大計矣甚矣朝廷不可無人而大臣不可以獨運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蔡氏曰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罪在管蔡也斯得者遲之辭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古者兵凶之事則弁服遇災將卜故遂與大夫盡弁金縢之匱周室藏龜卜占書之器啟之將卜因得卜史疇昔所納周公之冊所書周公命龜之事始知周公自任代武王死之說焉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
勿敢言
周公所禱二公蓋知其禱武王之疾而未必知其代死之說也而卜史又受公之命勿言聖人盡己之心固不欲暸然戶曉非成王卜風雷以啟匱此事卒不聞於世矣以此知聖人之事其不聞於天下後世者此類甚多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感周公之忠誠執此金縢之書以泣謂今風雷之變不必更卜蓋天以是變儆予以彰周公之德爾於是迎周公以歸
蔡氏曰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此篇乃伏生所傳則新逆當作親迎今本誤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周公卽上文親迎也又按九罭詩意成王蓋使人以袞衣歸周公則此俟於郊而以使者先之歟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木所偃謂偃仆壇壝次舍及民居之類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書發語多曰猷猶今方言曰說道也弗弔舊音的至也猶云不幸也朱子讀如字恤也言不爲天所恤二說辭意則同大歷服謂天之歷數地之九服也此章言武王崩成王以幼冲嗣位

流言展轉而事變如此未能上測天意如何以起下文求濟卜筮之意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
敷廣賁大也下敷字疑衍此章承上文謂未能格知天命然以事言之如涉淵之勢無可止之理必求所濟故必廣大前人受命之業可也
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

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閉有所閉避而不出之意寧王謂武王也周初制謚將葬而謚此云寧王或舉初謚或尚存二謚也紹猶介紹也小腆猶云蕞爾國指武庚也謂今茲不敢忘武王之大功故天雖降威不敢避而不爲於是用寧王所遺寶龜以介紹天之明命卽命猶云卽命于元龜也卽命曰者命龜之辭也西土卽謂周邦也西士人謂管蔡也其命龜之辞曰今日有艱于我西土周邦雖本爲西土之人者亦且自不靜爲茲蠢動而殷之小腆故經紀殷之衰敘屬我不天主少國疑三叔流言自啟變亂彼知我之有此瑕疵民之不康若此乃曰予將復殷之祚鄙周之邦今茲蠢動之翼日民賢有十夫者來爲予助以敉寧大難以武圖功我將有大事于東爲之必休此命龜之辭也既而卜之果吉此章抉上文未能格知天命之意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以吉卜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也逋播若逋亡播遷之臣謂武庚及其羣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東征之言也謂事勢艱難重大蓋三監商奄淮夷俱叛事勢相延亦已熾甚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意謂且當閉關自守也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謂及我小子諸父老敬事之人亦不允吾東征下文所謂舊人是也害曷也謂王何不違卜也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造爲卬我綏安慰也謂我幼冲之人亦永思其勢之艱大爲之永嘆謂爾不欲往其柰四國蠢動鰥寡之民可哀也哉凡予所爲蓋天使之天遺此重大投此艱難于朕躬予以幼冲之人不

我能自恤所感義者爾邦君羣臣能安慰我曰無以艱毖爲憂不可不成武王圖功之事爾詎可反以艱大阻我哉凡言寍王寍人圖功皆謂伐殷之事自此章以前皆敘進之語此章以下始爲責勉邦君羣臣之語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寍王興我小邦周寍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此以下決辭也卜之而告是天命黜殷也其敢替乎且天命武王之時武王既惟卜是用今日

天意其相民况卜之而吉亦惟卜是用乎因嘆息而言今日事變之來雖天之明威可畏其實相我以大其業爾上章答艱大之語此章答違卜之語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寍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寍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寍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寍人攸受休畢

自此章以下重釋艱大之語舊人蔡氏謂卽上文所謂考翼者又邦君御事之中亦多有逮事武王克商者武王創造之初亦以艱難勤勞而成之則今日時勢之閼塞艱重乃我成功之所是予於寍王之圖功不敢不卒伐也我友邦君不知天意故我大化誘之夫天意難測非諄諄有可信之辭惟考之民心可見耳民心所欲予曷其不于寍王之圖功而成其終乎天亦惟用此事變以煩重吾民使於四國之害有如疾病必欲去之予曷其不于寍王受命之休而畢其事乎葢知前日之艱難則不憚今日之重難知

民心之所欲與民心之所惡則知天意之所在此所以決于東征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寍王大命

此釋艱大之語謂東征之役者昔朕卽欲往然亦疑其艱大未可輕動於是日日思之武王撥亂反正如作室者父定其規畫治田者父去其蕪穢矣今日乃不卒其圖功正如子不肯築其

堂基況能造成其室乎子不肯繼其播種況能收刈其實乎其父老成敬重之人見其子若此其肯謂予有後人不墜基業乎只此東征一事不能述事則於武王之業何以成其業而收其實然則予何敢不於我之身而安定寧王所受之大命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上文所喻責之吾身此節所喻責之邦君御事兄考喻武王友猶敵已者喻四國子喻百姓民養蘇氏謂廝養喻邦君御事謂今日之事正如為父兄者有敵已之人伐其子而為之廝養臣僕者其有勸其攻伐而不救乎夫邦君御事不過憚難耳非有勸之之心也而云爾者蓋不救則幾於勸矣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於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肆哉作其氣也爽開明也十人蔡氏謂亂臣十人非民献十夫也周家開國之時皆由哲人蓋其時亂臣十人能眞知天命於難諶之中蓋於人所不可必者而知其決可必也爾邦君御事於其時從上所制不敢易也況今天之降戾於周惟此三監武庚首作大難近相攻於我室其他固無事也而爾乃不知天命之不變易也予永念之天之喪殷如農夫之去草予曷敢不芟夷其本根終治田之事乎是天亦惟欲全美我寧王也此章重解艱大之疑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兹

此章又釋其違卜之意謂予何爲終於卜用而不汝從蓋率循前王指定之疆土責固當爲況卜之而又吉乎故朕大以爾東征往則必克天命決不差僭卜之所陳蓋已如此矣陳謂卜所陳之兆辭也

履祥按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爲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迹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誠疎矣而聖人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此略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未爲跡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放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爲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爲亂於其國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旣喪成王則尙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彼固以爲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況武庚實嗾之於是唱爲流言以撼周公旣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矙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爲商

書經注卷之八　廿四

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況三叔實藉之於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旣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挻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於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爾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它惟釋其艱大之疑

書經注卷之八　廿五

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沖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於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葢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於家曰親親焉於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

傳曰管蔡爲戮周公右王書序曰成王伐管叔蔡叔則管叔之誅是成王之意

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然黜殷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微子帝乙之庶長故曰元子崇德爲先聖王之有德者尊崇之不泯其祀也象賢謂先聖王之子孫能象肖其賢者則命之奉承其祀也禮者典禮物者文物如輅車爲善而色尚白之類修其禮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使後世有所參考也賓以客禮遇之傳所謂宋於周爲客是也凡此葢古制而周室稽之以處微子皆聖人公天下之心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一也與齊其思慮之不齊者同意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大無不包淵深不可窮後裔指微子此章卽篇首崇德之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上述成湯下嘉微子中間更不言紂亡武庚滅

之事蓋微子所不忍聞故周家不忍言也爾指微子謂能踐行脩舉成湯之道所敘微子恪謹之德可想見微子之賢然非有撥亂之才不能捄商亡之勢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微子則豈非守文之賢主也哉周之所嘉其惜之之意見於言表東夏為宋於商畿為東然以周室視之皆東土耳此章卽篇首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此以下勉戒之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凡車旗獻享之節也宋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於先王之廟然宋公之命服則不可不謹也微子之賢不待戒然周室傷武庚之亂爲後世慮亦所以全家也故勉之戒之加詳焉世世享德萬邦作式傳所謂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蓋禮守先代爵爲上公亦諸侯之倡也

無斁不厭也

路史曰弔其民誅其君而乃立其子獨不以其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至於周公曉使管蔡監商監之云者所以制止其沉湎慆彝之俗而納之道爾土地人民猶我之有國非利其國而欲之如宇文之於蕭氏也及武庚之作難三監淮奄並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洶矣周公於是濯征龕伐至久而後克之茲宜深戒武庚之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夫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嗣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爲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少興其志則全商之地必非

周矣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爲疑卒以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予以是知立國惟在於賢而不在於疑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於防虞天下豈不大可歎哉

康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蔡氏曰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蔡氏曰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蔡氏曰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豐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於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爲己功也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都朝歌以東而封康叔其西北爲武庚管蔡之地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蓋地相比近也然此曰在茲東土酒誥曰肇國在西土又曰我西土棐徂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後歸封康叔蓋此時與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

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誥康叔以明德也弘于天荀子引此作弘覆於天意義爲明言今治民惟在敬述文王耳康叔爲文王子聞德言爲多必紹其所聞不以久而忘之必衣其所言佩服於身而行之然往治殷民又當審求其國之故必廣求其殷先哲王之法用保治其民又大遠惟商之先正諸老之言以安吾心而知訓民之道然則又求聞古先哲王之道以康保其民義理無窮而康叔本之

家學參之國俗之舊又邃求之古先則所以
保其民者可謂弘於天矣德之在我者該貫渾
全動有餘用是爲能不廢王命保乂知訓康保更
互成文皆謂治化耳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
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封爲侯國非富貴其身俗願責重是益勞苦
爾身也可不敬重而自逸於其國哉天畏棐忱
朱子謂棐即匪猶云天難諶耳上而天意可畏
非可信下而民情大可見惟小民難保汝往之

國當盡乃心不可康安而好爲逸豫則乃所以
乂民也凡此皆恫瘝乃身之意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此接小人難保之意我聞古語也怨不在明不
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實怨不若無怨怨亦
不在小也特在於能惠人所不惠能勉人所不
勉耳能惠勉人之所不及惠勉者則小大之怨
俱無矣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
天命作新民

此接天畏棐忱之意也已猶云無他也汝之事
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乃所以助王安保天
命而作新斯民也蔡氏曰此言明德之終也大
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
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
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終猶云怙終不典式猶云不法也
過自已生爲眚罪自外至爲災人有小罪非出
過誤乃是怙終自作不法之事如此雖其罪小

乃不可不殺此律之情重法輕即舜典所謂怙
終賊刑是也人有大罪本非怙終乃惟過誤或
爲人所誤偶然如此既言極其罪以示之是乃
不可殺此律之情輕法重即舜典所謂眚災肆
赦是也一云既道極厥辜謂自言盡輸其情諸
葛孔明所謂伏罪輸情者雖重必釋亦通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
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
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
人無或劓刵人

有敘爲政固有次第謂先求諸已而後能及人也大明智足以服人則民相戒勉於和所謂大畏民志也以惡疾之心惡惡則民畢棄其咎所謂令反其好則民弗從也以愛子之心愛民則民自皆從其康乂所謂心誠求之也三者言政化皆先於已求之朱子曰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殺人者葢言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爾又曰字當在非汝封三字之上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臬說文準的也要獄詞之要也外事者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於康叔者陳氏所謂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事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親則陳列其準的且使有司師殷罰之有倫者準的猶今法家所謂條殷罰猶今法家所謂例也康叔之事在康叔不可輕決則服膺念之或五六日一旬甚或一時而後斷之不敢率易也蔽斷也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司冠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爲外事

蔡氏曰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葢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冠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愚按康叔爲司冠載在左氏葢在成王時若武王時蘇公忿生爲司冠耳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冠攘姦宄殺越人於貨暋不畏死罔弗

憝

次就也承也遜順暋強憝惡也此承上章汝陳列其準的與其事其罰又蔽以殷之彝法刑殺皆盡於義勿次就汝封之意則汝可謂盡順於義可以謂之得其次序矣然自以爲皆順義則喜心生而滿易之心乘之又必嘗自謂未有順義之事可也抑汝雖爲小子而未有若汝之用心者朕心朕德惟汝知之刑殺之事豈吾之本心哉亦惟凡民自作其罪爲冠攘姦宄殺人而奪之貨暋然強悍不畏刑殺古人心罔不惡之

是以未免有刑殺之用耳一意凢民自得罪以
下自爲一章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
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
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
友于弟惟弔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彛
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
承上章罔弗憝之文謂惡有大於此其可惡又
有大於此者若不孝不友之類是也蓋子而不
敬服父事乃傷其父之心故父不能字厥子而

疾惡其子弟而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故兄
亦不念父母鞠養哀矜之意而大不友愛其弟
至於如此而我爲政之人不從而罪之則天所
與我民彛大泯滅亂亡之矣速用文王所作罰
刑加之此不可赦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
節乃别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
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兹義率殺
戛說文云戟也虞書戛擊蓋擊伐之意此承上
文謂不孝不友固大惡然其不率之罪又有大

可伐者惟外庶子乃訓人之官正人乃庶官之
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别布條教違道干譽
弗念其君弗用其法反病其君上此乃引民而
爲惡者蓋背公行私爲臣不忠之甚此乃朕所
深惡汝其速由兹義以爲之率審量而誅殺之
一說爾雅戛禮也註謂常理也不率大戛作
不率常禮亦通蔡氏曰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
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
臣背上立私則速由兹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者
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

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
之以威殷人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
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
速由兹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
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承上以責脩康叔也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
孝友其大又在責臣之不忠君者臣之表責臣
之不忠爲君長者又不可不自盡其道也能者
相安相使之義小臣卽小臣諸節外正卽庶子

訓人惟厥正人也惟君惟長而不能於其家人以至於不能其小臣外正乃惟威虐之倘大廢王命此非以德爲政之義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承上文勉康叔之言蔡氏曰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說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蔡氏曰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如世德作求之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爲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前既嚴於民又嚴於臣又嚴於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此總德罰之說承上文復以自責也按蔡氏曰戾止也民不安靜其心未有所止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同歸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即在朕躬況曰其尚顯聞於天乎又按武王克殷乃反商政留三月而後反皆所以撫導其民而民之故習未能盡化故有迪屢未同之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寍不汝瑕殄

蔡氏曰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寛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愚謂敏德者謂其進德之速康乃心顧乃德存養省察所以固是德也

人心本有是德一有覺焉其進固敏然存養省察之功不繼則將復失之不足以爲有德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起語辭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之服命高其聽勿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勿廢可敬之常法聽服我所告命乃能以殷民

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殄享爲言古者封建諸侯賢則世享不賢則殄享後世之論封建者謂其子孫有賢不肖而乃以一人之私病一國不知聖人制法正不欲以一人爲一國病也私土子民以一人之私而病一國者則其末流之弊聖人在上蓋不爾也

酒誥

蔡氏曰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告教之云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詩作沬皆紂故都之地或云即邶也豈沬乃衛之通稱或武王始封康叔於沬邦至成王始併與朝歌而爲衛與不可考矣此以下令康叔誥殷民之辭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

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此述文王所以戒公侯卿大夫士之大命使康叔以誥妹土也以謚稱曰文考以世次曰穆考文王爲西伯故得誥庶邦及其庶士少正御事毖戒謹也此篇凡言戒酒皆曰毖此必當時方言也朝夕戒勑之曰惟祭祀則於此用酒天之令民作酒其始爲大祭祀設耳至於天之所以降威人之所以大亂喪德者無非以酗酒之行

及小大邦所以喪亡亦無非酗酒之爲罪耳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述文王所以教戒小子之大命小子卽凡公侯卿大夫之子所謂國子貴遊子弟者是也我民迪小子又凡民之子弟生長貴家血氣未定易湎於酒故文王每誥教之有正者謂各有正長之官如諸子司業之類是也有事謂各有子弟之事如溫凊視膳酒埽應對之類是也有正

有事不可常於酒凡諸國家其飲酒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不可至醉也國之子弟文王得以誥教之至於凡民子弟則又使其民各導迪之惟土物之愛服勤田畝心不外用則自然皆善而不爲惡然惟小子者亦須明聽祖考之常訓凡小德大德皆一視之不以德大而不爲不以德小而忽之如謹酒之事不可以爲小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之大命也妹土謂妹土之民也嗣爾猶言繼此以後也謂爾民繼此以往其手足但當純一種藝以趨事其父兄或服乘遠賈以孝養其父母歲時喜慶然後致其潔厚以用酒可也此文王教民惟土物愛之意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教妹土之臣之大命也羞耇惟君惟猶與也猶羽毛惟木之惟謂羞老與羞于君所也古者君燕其臣宰夫爲主羞膳膢爵執膳爵凡羞於君者皆士也永觀省常自顧諟省察也凡所作爲必稽中德勿使有所過差則心行無愧可以交於神明故克羞饋祀也介介福也逸燕樂也謂凡爾士君子惟養老與侍燕則可以飲食醉飽惟祭祀事畢則可以受釐介福燕樂飲酒此所以信足爲王正事之臣此亦足以感動上天順爾大德使永保厥位施及子孫不忘在王家

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
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棐匪通徂往也遠也上章述文王西土之教以
教妹土故此又總言而明證之謂我西土非已
往遠事也其邦君御事小子今尚克用文王之
教不厚于酒故我今日克受殷家之天命此言
文王毖酒之效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
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

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此述商之先君所以不飲之美也殷先哲王湯
也迪畏凡見於行事者皆畏敬也畏天之明命
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
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裕如此故自
湯而下至于帝乙雖歷久遠而皆能成其爲君
之道畏敬輔相之臣與凡御事之臣惟與也厥
棐有恭謂匪外爲是恭敬之貌其處心實不敢
自暇自逸況敢崇飲於酒乎此章皆言商先王
爲君之事下章始言爲臣之事而書說以御事
以下爲言臣之事者非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
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
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此述商先王諸臣之不飲也外服者在外治事
之臣內服者在內治事之人侯服甸服男服衛
服諸侯也邦伯其國之長官也百僚百官僚采
也庶尹庶官之長卿士也惟亞猶云亞旅長官
之副也服宗工凡長官之屬事從其長者也百
姓里居故家巨室也皆罔敢沉湎于酒不惟不

敢也亦且不暇不敢者有所畏而不敢不暇者
有所勉而不暇也惟上以助其王德之明下以
尹正其人各敬君事而已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
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
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
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
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
辜

商受以荒腆而亡也其辭猶曰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云爾受沈酣其身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祇保者惟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用宴飲而喪其威儀史記謂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也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縱逸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萃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與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

上帝故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

曰民者猶曰人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

此接上章兩節而言也謂予所以歷述商先王與後王之事者非但如此多言而已惟深欲以為監戒也古人有言以水為監見形容以人為監見吉凶今惟殷所以墜厥命者我其可不大以為監戒而撫治今民乎此所以告康叔治衛而深以酒戒妹土之官民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用力也毖與誥毖語意同獻賢也侯甸男衛殷畿內外諸侯也康叔孟侯實為之長所當劼毖之也太史內史殷之史官博知故實法制之臣也矧惟爾事以下則康叔諸臣也疇類也圻父司馬掌政薄違所以討不順命者也農父司

徒掌夫家徒役若保則順安萬民者也宏父司空掌事定辟則定治地之法者也此諸侯之三卿也一曰定辟司寇定刑辟之事或者司空兼之與康叔孟侯治殷固必用力誥毖殷之遺臣與其諸侯況太史內史文獻在焉康叔與之友及其賢臣百尊官又可不毖誥之乎殷臣猶然況事爾之臣服休服采者又不可不毖誥之乎諸臣猶然況三卿為爾之副貳又可不毖誥之乎三卿猶然況爾為國君可不剛制于酒乎武王述殷先王之美兼敘君臣其述後王沈酗之習

不及諸臣以今諸臣尚在正望康叔告教之故前章已專教妹土之臣此章又歷述其羣臣諸侯而使康叔劼毖之也紂之湎酗當時諸侯羣臣習以成風故康叔治殷武王專以酒爲誥然謂之獻臣則似賢矣而亦在誥毖之數何也習俗移人賢人以下槩或不免如兩晉清談雖諸名勝皆然葢燕飲之習皆士大夫之所易流者可不戒哉故併康叔君臣而戒之管蔡惟不能謹故反爲武庚所醉卒陷於惡云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防殷民之亂也古者羣飲惟蜡惟鄉飲射則聚衆而飲皆有司治之無故而忽羣飲非姦宄即叛亂可知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定其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葢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葢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特聞其禁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殷紂導迪爲惡之諸臣百工乃湎于酒此士大夫不美之習未必遽能爲亂是以不殺而教能知有此意則我其明享之謂監拔之也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亦弗恤之矣而其爲事又弗蠲潔則與羣飲之人同誅殺之罪矣弗蠲謂凡因酒而爲汙穢之行者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治也乃司即上文諸臣百工也不治諸臣之

湎酒則民將皆湎于酒矣

履祥按書序稱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自王安石始疑梓材之書至五峰胡氏始正書序之誤以三書係之武王之紀朱子是之而其他證驗亦多但康誥曰小子封酒誥惟曰封則康叔之年加長矣康誥曰在茲東土則武王未來自商也酒誥曰明大命于妹邦則武王封康叔之書前後則非一時矣康叔始封於衛書無明文而酒誥則曰妹邦豈衞妹古或通稱兼以沐水得名與或先妹

邦而後加衛亦未可知也詩傳稱武王克商分紂都以東曰衛西曰鄘北曰邶紂都朝歌今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謂之殷墟武王封康叔於衛但不知何時兼鄘邶而有之夫兼鄘邶而有之必成王既伐管蔡黜殷之後序所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也但謂康誥以下為成王書則不可爾至於梓材前後不同諸儒固嘗論之今已別加考訂附于作洛大誥治之後焉

梓材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

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曰（孔氏傳作王曰封按伏生今文作周公曰而無封字）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疑作為）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疑作矜）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履祥按梓材之書本出伏生今文而伏生大傳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及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定乃以為成王命康叔之書故王介甫吳才老朱子蔡仲默皆疑之以其辭氣非先王

書經注卷之八

之自言其辭事非命康叔之事也然吳才老斷自王其效邦君以下非康叔之誥似洛誥之文朱子是之蔡氏斷自今王以下非康叔之誥乃人臣告君之語亦朱子意也愚嘗考之梓材一篇首尾可疑吳氏朱子以為洛誥之文以集庶邦丕享和懌先後迷民皆宅洛之議也夫宅洛之事其總叙見於召誥曰三月惟丙午朏云云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即多士之書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

第八十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58　版反内

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矣其書安在曰梓材之書是也其敘即康誥之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者也蘇氏所謂洛誥之敘也朱子亦嘗以爲然夫蘇氏既以康誥之敘爲洛誥之敘吳氏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而朱子皆然之則是前儒之意俱以爲宅洛之書矣今以康誥之敘冠梓材之首合爲一書豈不昭然明白也哉然則篇首王曰封之語何也曰此

非梓材之本文也何以知之以伏生之傳知之也夫梓材之書爲周公道王德意以誥諸侯之書故伏生誤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大傳所說喬梓之事固非梓材之本意然既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則篇首當有周公曰之語無王曰封之語矣縱王曰之辞容或有之若封之一字決所必無矣此則安國以後誤之也蓋是書也本在多士之列而今文古文躐於召誥之前繼於康誥酒誥之後故其敘誤冠於康誥之首而其文誤衍於酒誥之尾是敘也蘇氏知其不可冠

於康誥則不得不歸之洛誥但洛誥乃告卜往復成王往來周公留後之文非咸勤誥治之事而梓材之書其前章皆周公咸勤之意其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辭其間辞意亦無不脗合爲者左氏曰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是作洛之際築城攻位爲宮室畫郊里必合諸侯各率其卿士大家將其徒衆以受役焉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會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也周公咸勤則勞來撫恤之也大家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姓九宗之類皆將

其醜類從於諸侯以聽役於王室者爲諸侯者當以其臣民下通意於大家以其臣上通意於王室承上勞下邦君之常職也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也古者動大衆興大役則司徒率徒衆司空畫土疆司馬以軍法治之軍行師從師師者一師之長也即三卿也卿行旅從尹從者一旅之長即三卿之副也周公諭邦君又欲邦君告其卿大夫曰予罔暴厲殺人蓋不欲其以軍法從事也然亦必邦君先能敬以勞來其民則自此以往

三卿尹旅皆能敬以勞來其民故曰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也古者徒役起於夫家丘甸而罪隸之人又服役於其下故凡往日姦宄殺人者自有本罪而其所連歷之人古法所謂胥靡今法所謂干連知情藏匿者與爲公家之事而並緣傷人者皆入于罪隸今旣與此大役服勞王事皆與赦除同於良民故曰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也凡此優恤赦宥之事皆侯甸邦君之所當承流則

又述王啟侯監之言在於爲民不在於厲虐故曰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也古者興役動衆孤寡之人無所與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之若晉師之歸老疾勾踐乃耆老之子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臣妾如女子入於舂槀之類葢供樵爨之役於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於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也則又繼述王教邦君之命皆爲恬養之仁而不在他故曰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也自此以上皆爲咸勤之事而又以自古王若茲監罔攸

辟結之宅洛之事上承武王定鼎之意而繼志述事以文太平故卽作洛之時田里居室器用之事爲喻自此以下旣字爲多故曰惟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者此遷洛之議而又述今王惟曰以繼之夫營洛之事一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故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旣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一爲殷民密邇王室之化故曰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

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終之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則又述王之德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洛之際敬勞其民而所以爲國家長久之計者亦無出於保民者此又召誥之意凡此已上所謂洪大誥治也周家營洛之事總敘於召誥而又各自爲書各自有敘其役倫召公之誥者則名召誥命庶殷者則名多士侯甸男邦伯者則名梓材述君臣往復之辭成王往來之事周公留洛之冊者則總曰洛誥

意者周書富有兩大誥前大誥爾多邦一大誥也此乃洪大誥治又一大誥也前既名大誥故此周公道王之德意者不復名大誥而以篇內梓材之語名之爾今以後大誥之敘逸在康誥後大誥之文名爲梓材者今合爲一篇以既前哲之意而俟後之君子庶幾復見古書之舊云

畢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書經注卷之九

金履祥

召誥

惟二月既望

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傳曰於已望後六日乙未成王自鎬京至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朱子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林氏曰漢志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與上既望同意劉諫議曰越與粵同粵若發語聲也來三月猶言明月也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傳曰三月五日也葉氏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傳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

甲寅位成
傳曰洛汭洛水之北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也庶殷言本是殷民也葉氏曰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於新邑營
傳曰翼明也疏曰十二日也蘇氏曰徧觀所營也朱子曰按後篇是日再卜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傳曰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牛二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社稷共牢疏曰十五日也禮成廟則釁之此其釁之禮與廟有土木之功故郊社先成而釁之朱子曰此間當有告卜語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卽多士之書也葢以王命為書誥命庶殷故下文召公又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謂周公以王命誥庶殷又當自治也侯甸男邦伯亦當有書其敍逸出康誥之首其書今梓材
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朱子曰傳以為王與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故諸侯公卿竝覲于王以下篇告卜事觀之恐不然也又云公至洛皆書其日以謹之不應詳臣略君如此陳氏以為旅陳也成王在鎬而諸侯在洛以幣陳于王以及周公者周公攝王事故也葉氏曰禮諸侯朝于廟事畢出復束帛加璧入享謂之幣旣致于王復奉束帛以請覿大夫之私相見也亦謂之幣君臣不同時今旅王及公非常禮也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葢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達之王履祥謂周公在洛旣以王命誥庶殷及諸侯召公將陳戒于王故亦因公以達故曰旅王若公此亦事從其長不敢專達之意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蔡氏曰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執事也朱子

曰王時在鎬豈亦如告卜既吉而後遣使奉幣具此辭以告之與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朱子曰元子者天之元子陳氏曰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天命之無常如此今王受天命誠無疆之福然亦無疆之憂也此數句者一篇之大指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朱子曰遐遠也遐終者去而不返之辭瘝病也籲呼也天既絕殷命矣此殷之初多先哲王謂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也雖死而其精神在天故能保佑及其後王後民使之服其命而不替其後至紂之時賢聖之人退藏病民之人在位其民困於虐政痛而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天哀下民故眷命於能勉敬者以代殷位而周家受之故王不可不疾敬德恐無以承天眷命之將如紂也朱子發云人之死各反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眾人物欲蔽之故魄散而氣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在上與天爲一葉氏曰智藏瘝在言至紂而愚其智則藏而獨病民之心存也籲和也言析和於天也此與舊說不同履祥按此章監殷之休與其恤天哀民而眷周其命方懋不可不敬以保之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朱子曰此一節間有不可曉處舊說有夏敬德故天道降格以保之面向也稽考也若順也嚮天所順而考其意也皆未知是否然亦不害大意言既監于殷又當遠觀有夏歷代廢興存亡之迹不過敬德順天則天保佑之後王不敬故墜其命也履祥謂此章監二代之休與其恤面稽天若謂其天眷方降之時天意若可面質而今皆墜命天眷之難保如此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
其有能稽謀自天
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所由又戒王也王
氏曰勿棄老成而考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能
考謀自天則又善也陳氏曰老成人多識前言
往行故考古人之德必資老成稽謀自天言觀
天命所去就則知敬德之不可緩矣履祥謂惟
老成之人能稽古已不可遺况其能稽天意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
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蘇氏曰王雖幼國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諴感民
矣當及今休其德不敢後者疾敬其德不敢遲
也用顧畏于民碞者碞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
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者矣或曰元子謂天
之元子也履祥按此二節勉王敬德之事敬老
敬民其實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朱子曰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謂治服事也土
中洛邑爲天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爲王亦
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履

祥謂此亦勉王來宅洛之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
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朱子曰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
以及愼祀上下神祗又自此居中以爲治則是
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盖召公述周公宅洛之
意履祥謂召公因周公以達王言於周公曷名
之盖君前臣名將達於王雖公亦名之此言今
日之休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

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林氏曰周王遷殷頑民于洛盖與洛之舊民雜
居其善惡之習不同倘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
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
周之御事然後可益周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
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爲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
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惡是
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返爾上之人有以
節之使之日進于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
節民之性又在王之所化故王又當敬爲其所

不可不敬之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或曰服
亦事也猶任也任殷人爲御事使之佐我周之
御事葢欲其共事相習以成善且使上下通情
易以行化然後有以節其性而日進於善王則
惟作所不可不敬德以率之而已履祥按化商
乃今日之恤不可不敬德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
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
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
功
王氏曰言夏殷所受天命歷年長短我皆不敢
知也我所敢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命也陳
氏曰召公言我王嗣二代而受命我亦惟以此
二國長短之命告於王而繼其功葢欲王之敬
德也履祥按此謂繼二代而受命當繼二代所
以有休美之功者不可踵其所以亡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朱子曰王之初服不可不慎其習猶子之初生
不可不慎其所教葢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
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
永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祚也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
用祈天永命
朱子曰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
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求天永命者只在德
而已矣履祥按此二節應前章謂天之命其休
否不可知我所知者王初服新邑惟疾敬其德

以德保天而已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
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
王顯
蘇氏曰商俗靡靡其過用非常也久矣召公戒
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于法外殄戮
以治之葢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又其有功則王
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
行於天下而王亦顯矣或曰下文有欲王以小
民受天永命以字如以某師之以此戒王勿用

此小民淫用非彝而復以殄戮治之也言當正身率下不務刑罰其下乃與蘇說同葉氏曰刑儀刑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民心爲天命也陳氏曰小民之心歸則受天永命矣林氏曰王其能敬德于上而小民儀刑於下則天永命之矣所謂用小民以受天命也履祥按此篇旅王若公所以欲其上下勤恤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蘇氏曰庶殷雖已丕作然召公憂其間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其大和會而協同之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同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受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林氏曰讎民百君子猶頑民而謂之多士也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蘇氏曰我非敢以此爲勤勞也奉幣以贊王祈天永命而已王氏曰奉幣以供王毖祀上下而祈永命履祥按此末章旅王之辭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此以下周公授使者獻圖卜之辭也復反命也如有復於王者又如願有復也之復蓋告也後儒遂謂周公攝王至此復辟爲王莽篡漢張本可謂繆矣基命定命謂之都配天所以基天命於始而定天命於後也王如弗敢及謂王謙退如不敢預此而使予繼太保相宅於東土之洛自此建立其址以爲君臨天下之基

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卜黎水卜澗東瀍西舊云卜王城卜瀍東舊云卜下都下都者以處殷民也按召公以戊申之朝至洛卜宅則王城爲已卜厥既得卜則經營則卜之爲已吉後七日而周公至又已達觀于新邑營矣遷都至重質神明至肅已營而卜澗瀍定洛而卜河朔召公卜之周公又改卜之聖人不爾爲也召公戊申之所卜卜王城也周公乙卯之所卜卜下都也先卜河朔以殷民懷土遷焉者便也且自黎入河自河入洛其地亦不爲遠既而三者皆不吉而惟洛之食者卜龜之時史先定墨而灼之正食其墨也召公卜王城於洛吉矣周公卜下都而亦惟洛之吉則是洛邑之地利於君亦利於民眞王者之都與圖者召公攻位之圖卜者周公食洛之兆或曰作洛之事周公主之召公不敢專達凡周公所獻圖及卜卽召公之卜而周公達之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拜手稽首尊周公也呂氏曰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敬天之休命非出於已私也曰敬天之休足矣而曰不敢不敬蓋明見天理之當然而不敢不然也見之明而後畏之篤周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敬天之休而相宅所以爲周

配答上天之休也休常之吉成王期與周公共當之於周公不敢臣也故曰我二人然其以成王享歷年敬天之休則公也以猶春秋師能左右之曰以周公親則叔父職則大臣流言之變可以去矣而東征來歸之後可以閑矣而作洛周公非固好爲之畏天命也畏天命故不敢不爲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乃周公率百工迎成王於周以居洛而告之也觀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與惟以在周工

往新邑之辭可見王氏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成王於新邑舉盛禮以祀凡典籍所無而於義當祀者咸次秩而祀之也朱子曰自此以下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此百工即作洛時見士之百工也周公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蓋欲成王躬率百官往洛邑也

周公教羣臣事君之道惟曰庶盡其所有之職事耳不當自以爲有功也然在王則當即命之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蓋於元祀之時以其有功者告于神明所謂銘于太常藏在盟府者也惟與也又命之曰汝受君命蓋當加厚於輔贊之事而祀此記功之籍不可自驕前功也蓋於羣臣使其以有功見知爲喜而又戒其持功勉其保功此成王之所以悉自教工也朋友之也謂友羣臣也其往謂往洛邑也後漢書引此作愼其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燄小明也此戒其以明察自用也火始燄燄自是彰灼次第不可撲遏人君以小明自用機熟而日熾則不可救矣故王之順若彝常及其撫治政事皆當如予不可聰明亂舊苛察生事也

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欲王以所從于周之百工率之以往新邑使嚮往即就其僚采之事俊明奮揚以成其功

而敦厚圖大以裕其俗則成王其永有辭於後世矣蓋建都之始治體風俗於是關係剛精者乏寬大之體而寬大者少振勵之功二者兼之於振勵奮發之中有優柔寬大之意此一代治體之所以爲全美而成王之所以永有辭於世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

祀

此成王答周公祀于新邑及教工撫事明作有功等語舊本類附于後章之下今附于此王意謂公明保予沖子舉大明之德以我對揚文武之功奉答上天之命和久四方之民而居宅洛師加厚功宗之大禮以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至於教工撫事明作有功等事則惟公德之明光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而旁達之人皆作興和敬以迎治平皆曉然知文武之所勤教耳豈予沖子所能及哉予但夙夜齋戒毖謹奉祀而已其餘非我所能及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周公答成王沖子毖祀之訊而又教成王以統御諸侯教養其民之道也舊本在汝永有辭之下今附于此蓋成王於是年既長矣而以沖

子自居退託也故周公告之曰已者欲其勿爲退託也汝爲沖子亦既長矣當思終之之責夫有天下宅土中朝諸侯必知諸侯之誠僞而後黜陟各當其知之者無他術亦曰敬而已矣享獻也凡諸侯朝貢於天子謂之享有者或有之辭也其或有不享非不供職貢之謂也諸侯貢享之禮視其秩固有定數但其時拜跪升降揖遜俯仰其儀爲多使其於儀不及其物是謂不享蓋其輕傲存於中則情容見於外惟諸侯不用心於享上故國人化之亦將曰不必享于天

子矣舉國不知有天子則其施之政事必有爽
亂王度而侮蔑禮法者此識察諸侯之要也天
下之事無窮聖人之心不已周公固有施行未
及者而平日所以告成王棐輔民彝之道固亦
甚悉也故於此又勉成王以頒我所不暇者聽
我所敎輔民彝者於此二者而不勉則非所以
爲長國計也乃正父武王也周公平日惟篤厚
繼敘武王之事在成王亦能如此則天下不敢
廢乃命矣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里
惟民農事王其往彼洛邑寬裕我民則無遠而

皆至矣蓋京師天下之本寬裕之政行焉則四
方歸之不在言者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
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
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此答周公之辭與明農之請謂公之功已至然
所以輔導予者願益加厚罔不如今日未可去
也朱子曰此下疑有缺文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
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
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洛誥自此以下疑皆成王在洛之言上下必有
缺文迪亂謂向進於治也宗禮卽謂周公所制
六典禮制猶未定也敉公功謂久安於公之成
效而不變也迪將向導而大之二後字皆謂王
歸周留公於後以治洛也朱子謂與唐留後之
後同義王命周公謂予小子其自洛退卽居于
周而命公在後以治洛蓋洛邑天下中四方方
向導於治而周公所制之禮尙未底定則人心
亦豈能久安於公之已效而不變乎公其開導

而將大之其在後監我多士與師衆與百工誕
保文武受民治爲四方之輔朱子曰輔猶四鄰
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
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朱子曰此王與公訣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
往歸周蓋公之功人心方肅而迎之祗而說之
公無困我而求去使我不勝其任也然我亦惟
無怠其所以康乂之事公但勿替其所以儀刑
百辟者則四方其世享公之功矣吳氏前漢書

多引公無困我當是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周公許成王留之辭也謂王命予來此洛邑承保文祖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命之民且益大我恭以恭敬其事此答上文誕保文武受命民

之語也孺子來視宅洛之新規增重周官之制加厚殷獻臣之賢其治爲四方之新辟爲周家敬德之始王蓋定都之初觀望一新故謂之新辟而始遷之君亦後世之所倡始故謂之恭先曰其自是土中出治萬邦咸休則爲王之成績蓋成王雖歸周然洛邑爲東都則朝覲會同政令皆出於此王但不常居耳故周公以自時中乂望之若予以此多子衆卿大夫及凡治事之臣增厚前人之成烈以答天下衆望爲周家誠臣之首成我明辟儀刑天下之道益殫盡文祖之德使無未盡之事此答勿替刑等語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又述成王命留之禮而周公以告于文武也蓋成王既面留周公又使人以留公之意告殷民而以秬鬯二卣錫公安定於洛邑蘇氏謂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重於祼王使人來告諭庶殷且以秬鬯綏寧周公曰

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與然周公則不敢當此禮故不敢宿宿肅也則以此二卣禋于文武而爲成王祈福其辭若曰惠徽篤厚繼敘之福使王庶無疾厲使子孫萬年厭飽乃文武之德殷民亦長有化成之效王其使殷民承順治敘雖萬年之遠其永觀化懷德此蓋祈治洛化商之福歸之成王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戊辰十二月日也王至洛或久戊辰祭告爾烝者每歲冬常祭也牲用騂周尚赤也此爲周公留後於洛故不用太牢常禮而各以特牲逸史逸也成王時大典冊皆史逸爲之此祝冊所告惟告王歸周而周公在後治洛餘無他辭賓迎也謂迎牲也禋精意以享也咸格諸侯羣臣皆助祭也太室者清廟中央之室祼鬱鬯以降神

也王命周公後者命之於廟也作冊逸誥上冊祝冊也此冊冊命也逸誥史逸讀冊以告公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舊說惟七年者即作洛之年係年於篇終也

履祥按洛誥召誥相爲終始然惟洛誥之紀散無倫次有周公在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後而歸周之辭有周公爲王留洛而相勉敘述之辭然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而無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月日先後已具在繫年之史故以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也然是篇當亦多有缺文錯簡此必伏生口授之訛而安國於錯亂磨滅者又多以伏生之書爲定亦於此失之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惟三月七年之三月也于往也於是周公以三月乙卯至新邑越十日甲子以書命庶殷所謂初于新邑洛也而舊說以為明年之書失之矣周公營洛至成王烝于新邑命周公留後于洛矣奚為明年而曰初于又何為周公營洛于初攻于洛二年之間皆以三月然則謂明年之書者孔氏之失也亦書序誤之也遷洛之意凡二一為土中二為化商召誥之敘以王都為重故

不及化商之詳止曰以書命庶殷而多士自為一書云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誥也爾殷遺多士稱之也弗予不幸之辭也旻天以其仁覆閔下者言之天之喪殷閔民也弗弔大降喪于殷哀商之亡也周實亡商而奚哀之亡商非周之得已也伐商之誓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聖人全體天德者天欲亡商而周存之是悖德也商周之際天實為之聖人固不得不為也謂不幸旻天降喪于殷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敕殷命而使之終于帝自天言之曰明威自人言之曰王罰所從言者異而大公至正之理則一弋者繳矢射禽之謂以小國言之非有勝殷之勢以非敢言之非有覬商之心也天以體言帝以心言允罔固亂者謂其無保安之治下民秉為者民心秉彝之理其所以流行

發用者也天之理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畀其治而不畀其不治者天之心善善惡惡即民之心也民之所亡亡之天之於商也天之所亡亡之周之於商也而一豪之私意不與存焉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成湯之於夏武王之於殷也其順天應人一也

而商士未釋然於此然則成湯之伐夏非耶順其已知而開之也易爲力强其未喻而告之也難爲言於是以爾成湯之事告之然商之亡也商民思商夏之亡也未聞夏人之思夏何也夏自太康失邦帝相遇簒則夏之衰久矣而商賢聖之君六七作加之管蔡之敵商武庚之稱亂宜民之未服也苦紂之虐而歸周因武庚之亂而思商大抵商民之風聲氣習如此迹其攻位以營洛奔走以就遷非有悍然不服之態也而周家奚爲屢告之聖賢之化貴於表裏之交孚

凡其有一人一念之未釋然者常人以爲緩而聖人以爲急也上帝引逸者天生民而立君以安之也故凡天之所以引長人之國者以其能安天下也而有夏不之安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蓋出災異以警示之也夫天之於君也德則降格而否德則亦降格何也周内史過之言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善惡之積皆足以感動天地治亂之際其諸天心之尤可見者與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辭者祝史昭告之辭也桀爲淫泆而善其辭說矯舉以祭宜帝之罔念聞也仲虺之誥所謂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是也是以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而湯以俊民定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其間聖賢分量雖有不同大抵皆明其明德憂恤宗祀此則其一代之大略也夫以殷之多先哲王歷年之久亦惟天實佑之在殷王亦罔敢失天之意故施諸天下者周流分溥無不配天其澤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

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今後嗣王謂紂也天下大姦元惡未有不由人欲之長而天理之蔽者惟紂之誕罔顯于天况能聽念于先王之勤勞有家者乎夫不念祖宗之艱難創造者未有不以位爲樂也是以誕淫厥泆罔顧于天理之顯與民之所當敬者夫桀之淫泆猶有辭焉以自釋于天紂爲淫泆雖天威之臨民喦之險弗之顧也故曰桀之弗克庸

帝自棄也紂之罔顧自暴也桀紂之惡甚矣皆
其自棄自暴爲之至於國亡而身爲戮可不懼
哉商之君其明德者天丕建保乂之其不明于
德者天不畀焉自古小邦大邦未有無罪而亡
國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國商罪貫盈我有周
奉辭罰罪而已豈無其故而遂亡商也哉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
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
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前言天之喪殷於是言周之順天以喪殷而及
於今日之遷殷也今惟我周王大善順上天之
事奉割殷之命夫天之命周以有事于商也豈
諄諄然命之乎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
其志周之靈承蓋得於不言之表者矣告敕于
帝武成篇所謂告于皇天后土曰有大正于商
是也惟我不敢貳于天惟爾殷家亦當順乎我
予其曰猶云豈意謂爾殷民大惟無度從武庚
以亂非我震動爾多士以遷也禍亂之萌自爾
商邑予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降大戾于殷者紂

死於是武庚死於是何不正如是生乎其地而
爲良者鮮矣是所以有洛邑之遷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
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
天命
朝歌至洛濟河而西故曰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行其德而若是喜動惡靜不康寧也時惟天

命不可違故朕不敢以後之耳其不可惟我之
怨惟爾亦知殷先人典冊之所傳革夏之事矣
何獨至于周而疑之殷之典冊不多見意者革
夏之初湯於夏士皆迪簡在王庭而有服於百
僚故殷民以是責周也夫以夏士之質直知天
固所宜用而豈若殷民之反覆好亂乎故律之
曰予惟聽用德爾德則用之而奚間商周然即
其言則其怨周者在身之貴賤非必在商之存
亡也使周而富貴之吾知殷民無遺恨矣而周
家不爾也夫富貴其人求其服已是利而得商

非公也以此示民得無有忘君父而求富貴者乎幾於動矣謂商天邑以昔王之都也聖人於名言之際猶若此其忠厚慈祥可想矣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西之洛者是所以大愛乎爾也非予有罪時惟天命葢命德討罪顧天意何如爾夫周之化商也而未嘗不言天人而至于知天則安義命而樂循理商民知此不以頑稱矣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昔朕來自奄此多方所謂王來自奄者其時伐淮踐奄各伏其罪時爾四國之民罪皆在死而王皆降滅爾民之死命所以明致天罰者不過移爾于洛以離逖爾土使親比臣事于我宗周習爲多遜夫移爾遐逖罰之也比事臣我宗多遜化之也遷殷民于洛固所以化之也而小人懷土實離爾居是亦有罪比于罰者與商民固自以爲不幸而豈知其爲甚幸也哉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甯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今予惟不爾殺惟之爲辭明示以恩意也予惟時命有申於是反覆而告之如此篇之書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洛邑之營固以四方無賓禮之地亦以使爾多士奔走臣我而習爲多

遜也葢一舉而二在焉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甯幹止期之以安居樂業也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期之以永建乃家也克敬則循理而行褒賞加焉天之畀矜乎爾也不克敬則業廢家亡而身爲戮是天之罰之也爾邑者井田之制四井爲邑或曰受田於郊受居於邑古者五畝之宅在邑者二畝有半焉殷民之遷洛也其子弟親戚猶有在殷者使爾有幹有年生理遂于茲洛則爾小子亦興起而從爾遷矣葢寬其懷土念舊之思然亦理勢之必至也王曰又曰之

間以多方例求之闕有間矣然多士之末其辭婉而多方之終其辭嚴所以言之時異也若其諄勤反覆之意則同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人主者小民之主而所處則安逸之地易縱於逸無逸者謂其勿縱於酒色耽樂與遊觀田獵之娛也君子所以無逸者必其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所以能體恤小民不自縱逸故能致小人之無怨亦足以介吾身之壽康人主而不先知稼穡之艱難則處安逸之地不知小人之依不知小人之依則但

知縱一身之欲夫不知小人之依則下致民怨但知縱一身之欲則享年不永此一篇大意篇首舉其端而篇內詳之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諺俗語也誕虛誇也皆謂其習為遊談誇誕也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尚有不能知者乃逸之時其為不善無所不至況人主處尊安之地乎此周公所以為後嗣王懼而首援此

以爲戒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無逸本一篇之書周公曰者史臣所加中宗太戊也嚴莊重也寅明肅也嚴恭敬之齊於外也寅畏敬之存於中也天命天所賦予之理也自度以天理爲己尺度不敢踰越也此言商中宗之無逸也中宗惟無不敬故自能知小人之依所以治民敬畏而不敢逸凡荒縱怠弛之事皆無之此所以凝固持養能躋上壽享國七十有五年則其壽蓋可知矣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舊勞于外小乙欲武丁習知民事使之處于民間爰暨小人謂於是及與小人處而知小人之依也亮陰說見說命雍和也所謂言乃歡也嘉謂其敎化風俗之美靖謂其安寧富阜之效也至于小大蓋不獨小民無怨凡羣臣在位者皆無怨也此言高宗之無逸也高宗惟舊在民間故能知小人之依所以即位之初謹於出令言而小民皆歡在位之間不敢荒寧嘉以美化其民靖以保安其民非惟小人無怨而羣臣上下皆然此高宗所以無逸於民既無怨而於身遂壽康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事說見祖甲紀此言祖甲之無逸惟其舊逸民間身爲小民之事所以爲天子之日能知小人之依而保之惠之尤不敢忽忘窮困之民此祖甲之無逸而享國亦永也詳見前紀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言後王之逸也厥後謂中宗而後高宗而後與祖甲而後也生則逸謂其生長於安逸之中也惟其生則逸所以不知小人之依惟其不知小

人之依所以爲耽樂之從惟其荒於耽樂所以傷生伐性罔或克壽夫不知小人之依而惟耽樂之從此亂亡之所必至亦以享年之促而僅免耳或疑年壽之修短命也周公以是爲逸與無逸之由不已迂乎要之人主所處與常人異子女之奉聲色之娛酒醴之甘騁田獵之好嗜慾玩好何求不獲一有縱逸之心則必溺於此皆伐性之斧斤傷生之蟊賊也其能克壽者鮮矣然其間世主亦有縱逸而能壽者又何也是亦稟受之偶厖者爾然禍亂隨之如商辛是

也其患有甚於不壽者矣呂氏曰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强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高宗之嘉靖不徒與民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安居於樂業之中也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太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也祖甲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則不敢侮故享國之久亦操敬之力也厥後立王生則逸是無逸之反也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陳其年謂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至于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未遠故周公以戒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其論逸王則從其多者槩言之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

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此言我周無逸之家法而文王爲詳蓋成王所聞見爲尤近也抑畏謙畏嚴敬也抑畏則無逸不在言也卑服謂自卑下以服勤其事也即就也康功謂安民之事田功即教民稼穡之事如

孟子所述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耕者九一關梁
無征之類是也徽柔則平易近民而非姑息之
柔懿恭則卽之溫良而非外貌之恭懷保小民
其心常在於保養小民而小民之中有鰥寡無
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尤先於此惠鮮利澤之也
其生意藹郁然矣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安暇
而食蓋聽政之勤所以和理萬民之事也卽康
功田功則知稼穡之艱難不足言懷保小民則
知小人之依不足言蓋上文所引三宗皆守成
之賢主而文王則創業之聖君所以不同也不

敢盤于遊田蓋省耕省斂非不遊也不敢盤于
遊恐流連以廢事耳教民講武乾豆賓客非不
田獵也不敢盤于田恐暴殄或擾民耳以如師
能左右之曰以蓋文王爲西伯則西諸侯咸聽
命焉文王率之以正能使庶邦以正應之所謂
正己而物正觀諸二南之化可見矣受命謂爲
方伯其時已中年又享國五十年蓋文王壽九
十七歲也此其無逸之所致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
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
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
迷亂酗于酒德哉

此勉成王之無逸也夫觀以廣視逸以安身遊
以省農田以講武皆人君所不能無但不可淫
于此淫則爲縱逸之私欲且病民矣故周公不
戒之使無而但戒其淫苟必絕之使無不惟廢
禮且使人君苦於拘則未必不樂於肆矣以萬
民惟正之供蓋人主正身以率之則能使萬民
以正應之無皇曰皇大也猶云自寬也人君之
縱逸未必便沈溺也其始不過自寬曰且今日

耽樂而已明日不復爾也然卽此一說已不足
以訓民亦非所以順天蓋此心有一日之逸則
天理有一日之間斷也況於此隙一開日復一
日此必將大有過愆矣雖紂之不善安保其不
至是哉故終戒之曰無若殷王受之沈迷昏亂
又酗于酒德紂亡國之主也以是爲成王戒蓋
深警之也雖然爲紂非難凡以一日之耽樂爲
無傷者紂之徒也終亦必紂而已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
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

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章言所以致小人之怨也保惠猶云保也者保其身體以歸諸道者也訓告教誨義同而復出猶云師導之教誨傳傳之德義者與譸張以俗語誇詡之也猶上文乃諺既誕也此篇大意勉人主知小人之依而後章復戒其致小人之怨所以致怨必有其由蓋古之人其爲人已足以表於世而猶資賢人君子相訓告之相保養之相教誨之故無敢有以俗語誇說誑惑之者

苟人主於此師保之言不聽則必有導之爲非者矣彼先王之正法皆體悉小人之依而爲之者邪人既導人主以變亂之則小大之民皆失所依民否則怨於心又否則詛於口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迪哲蹈行明哲之德也此四君者既深知小人之依必不致小人之怨設或有告之曰小人怨詈則反躬自省夫自敬德所謂無則加勉也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所謂有則改之也不止於不敢含怒而已其責已而不尤人如此夫含怒之微者而猶曰不敢又曰不止於不敢而已其至厚至誠可想也人主於此四君之事不知聽人乃或譸張以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以爲必若是不永念其爲君之道則不知自責不寬裕其心則惟務責人亂罰無罪殺無

辜於是小人遂同怨之怨遂叢于其身矣夫壅民之口甚於防川使其果有怨詈猶當自反況聽譸張之幻不審有無而肆刑殺此怨之所必聚而禍亂之所必生也夫始以一邪人之譸張而終以聚天下之怨甚矣讒邪之爲害人主不可不深戒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承上文警戒以終之

胡氏曰以無逸繫於周公將沒者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沖孺幼小之稱

履祥按無逸之書七發端皆曰嗚呼其警戒之意益切貞周公垂沒丁寧之書也一嗚呼言人主必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知小人之依而無逸然稼穡艱難雖小人子弟猶有不知者何況人主此所當戒也二嗚呼援商守成三君皆先知小人稼穡之艱難故其治民無逸身亦期壽商後王不知小人稼穡之艱難故惟耽樂之從亦罔克壽三嗚呼敘有周無逸之家法文王尤爲憂勤四嗚呼勉成王繼無逸之德防耽樂之源五嗚呼戒所以致小人之怨六嗚呼言小人之怨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責所以弭怨責人祗以重怨七嗚呼總丁寧以終之稼穡之艱難周公嘗備陳於七月之詩而此又首述於無逸之書是二篇者人主當相對爲圖左右觀省也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書經注卷之十

金履祥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若曰者述周公之意云爾也君尊之奭召公名古人質相與語亦名之弗弔猶云不幸也棐匪通弗永遠念以下至在家不知數語通爲一句謂不幸天降喪于殷亦殷自墜其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知周之基業其永孚于休耶若天不可信我亦不知其終出于不祥耶後來吉凶俱不可必君奭已嘗曰時其責在我而已蓋謂不可必者在天而可必者在我也君之意如此故不敢以天命之至爲安而不長念墜命之威於天人不尤不違之際與人及後嗣弗克敬天敬民絕失前人之光烈而云我已退老於家不復與知也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此承上文以解不敢知天之意與時我之說天命固不易受已受天命亦固難信然其所以墜天命者則以不能經久繼續前人恭明之德爾故我小子旦雖不能有所正然所開導者惟以前人德之光大施于沖子而已以用功言之則曰恭明德以成功言之則曰前人光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

王受命

若曰又曰皆史官記其諄復之意天不可信即上文之意寧王武王也言天命雖不可深恃然在我之道惟以武王之德接續而延長之則天自不容釋文王所受之命矣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保衡即伊尹伊陟其子也臣扈與湯時逸書臣扈同名豈書序之誤與當以經言爲正巫賢者舊云巫咸之子皇天以全體而言上帝以主宰而言凡書所指非有輕重此章對言之則賢聖感格大小之分因可見爾周公一時歷數諸賢特以發明創業嗣守之初皆必有世德受託之臣以釋召公之疑而留之至於武丁之相不言傳說而獨言甘盤者葢甘盤初年之師保傳說乃後進之賢相此章當成王初年勉留召公之辭故歷舉世德託孤之相是以及甘盤而不及傳說耳說者不考其時所以不得其所言之意

也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率凡也陳如我取其陳之陳舊也陟升配天者天子祭其祖以配天之禮也所猶今方言許也此承上文言凡此皆有舊臣輔世託孤保治有殷之業故殷之宗祀如此之久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百姓世家大族也王人王朝之人對下文屏侯

甸而言也惟茲卽上文惟茲指六臣也有事謂
征伐會同號令之事此章承上文言商家有此
舊臣爲之輔相以永其天命故天純一佑命於
上而商家內有百姓王人無非執德之人皆能
明察其屬各得其職外有藩屏侯甸亦皆奔走
效命於下惟茲舊臣惟德是舉是以若此所以
能致其君於治故一人凡有號令征伐會同之
事于四方若龜筮卜筮而人心無不感孚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
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承上章之殷監以勉召公平公正也格感通
也天之所壽多歷年所者以殷有公正感通之
道能保乂有殷也其後殷受嗣位天卽降滅亡
之威命之不可恃如此今汝君奭能爲永久之
計則天心有堅定之命其在於保治昭明我新
造之周邦乎永念卽平格之意亂明卽保乂之
意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
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
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
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
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
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
惟冒丕單稱德
此承上章商六臣之事因舉文王五臣歷相武
王以勉召公也割申勸傳記引此或作厥亂勸
或作周田觀周字似害字也害何也如時
曰害喪之害寧王武王也虢叔王季子文王弟
其後封于東虢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所謂

文王四友也周公謂前日上帝曷爲而申勸武
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葢惟文王能修和諸夏
亦惟有虢叔等五人者助之向無五人爲之往
來宣導彝教則文王豈能自使治化下達國人
亦惟五人純一佑助秉持其德實知天理之可
畏乃惟昭明文王以迪導其德見冒於民升聞
于天惟時文王已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虢叔死
矣四臣者尚在祿位後暨武王共伐商受又昭
武王之德以冒於天下而天下盡頌武王之德
是則武王之興亦賴文王之德與世德之臣也

按太公歷相文王武王世德之臣莫重焉此言
四臣而不言太公蓋其時太公尚在聖賢之意
錄死勉生相期於無窮其不生誦太公之功意
蓋如此

今在予小子旦若遊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
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
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誕無我責謂召公專委其責於周公而欲去也
然史傳之意多言召公不說周公之攝政辭意
亦或如此收義未詳或有缺文大意是收斂不

為之意耇老成也造往也鳴鳥鳳也國語所謂
周之興鳳凰鳴于岐山蓋鳴鳳在郊王者之瑞
世之盛也此承上文武王之興尚輔文王世輔
之臣況在今日成王幼沖在我與汝皆武王之
臣受命託孤屬此艱難之運若遊大川予當勇
往及汝同濟成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
爾君奭不可大為我之責若收身而退不勉其
所不及老成之臣又皆引去則德不降于國人
今日鳴鳳在郊之盛將不復聞矣況能格于皇
天若昔日之盛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
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茲指上文而言商六臣文武之事我周受命固
有無疆之休然保守之亦大艱難故我之告君
乃謀為垂裕之計不使後人迷亂以墜天命爾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
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作汝民極謂大臣之職為民標準故當時凡言
為大臣者皆曰以為民極偶配也乘載也周召
同受武王顧託之命故周公舉武王之言以勉

召公謂前人布其腹心盡以命汝使為大臣以
定其民其言曰汝明德勉力以配輔嗣王盡其
誠心載此天命思文王之德以丕承其無疆之
憂責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辭其責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
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

允信也保召公官名我之所信者保奭耳以汝
克敬與予監于殷之所以喪亡大否者與念我
周之天命亦復有可畏者而君奭意乃不然我
之所信者君奭我之所不信者至若此費辭說

也允不允對言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丕時

襄成也戡堪通勝也予惟曰輔成王業者我與君奭二人耳汝亦固同此意言曰在是二人矣而謂天休滋益至惟是二人懼弗能戡盍人臣總政以盈滿爲懼也然此則在於益敬其德明舉賢俊以擬其後他日推遜後人於丕大之時可也今日則未可遜其責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於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如克篤前烈之篤海隅出日指東方也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海隅出日言之謂篤厚前人之業者匪我二人乎我國家固能至于如今日之休矣我與君奭當共成文王之功不自止息大冒于海隅出日之地無不率服咸順使令可也然則周公之意固以東方爲憂慮矣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也予不順君奭之意故若茲多誥蓋予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依耳此聖賢眞切之語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民德猶言民情謂君亦知民之情矣人情無不能其初惟終之爲難所謂小民難保者也祗若茲往敬用治勉其就職之語

史記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召公疑之作君奭於是召公乃說

大紀論曰周公不見知於成王所以敢居外者恃召公爲保爾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右乎故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亂定之後也

按君奭之書予王予謂當在成王初年今考書中言意率已可見其事辭之明證有七書之稱武王爲寧王者惟大誥君奭爲然大誥既初年之書或其時議謚未定或尚存初謚或兼稱二謚其後始定一謚爲武王耳故其後諸書止稱武王而君奭獨稱寧王是君奭與大誥均爲初年之書其證一也高宗之相莫著於傅說而此

書獨舉甘盤益初政之相也成湯之伊尹佐湯取天下而太甲初年政出伊尹若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諸賢皆以世德舊臣總聽嗣王之初政遂保有商歷年之盛益周公引以爲周召之比故言不及於傳說其證二也至曰沖子曰小子同未在位曰亂明我新造邦曰在遜後人于丕時曰亦罔不能厥初此皆初年之證故今從胡氏係於元年之下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氏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虢也周禮六遂五家爲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己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

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

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係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卽命之王以爲諸侯以見周公蹙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胡名仲字言仲循文祖之德改蔡叔之行能謹其所行之道故侯爾于東土仲往之國益當敬之呂氏曰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此又因其率德改行而加勉之蓋前愆孝也順王命忠也常言孝則可以移忠爲蔡仲言忠則可以爲孝違王命蓋自流言之後成王旣知周公之德必有戒諭之命而管蔡卒挾武庚以叛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上文言其改行而已此又推廣之言天人之向背靡常而善惡之事幾亦衆凡不善之事皆足以爲亂非但不爲蔡叔之爲亦非但如今日之所爲而止也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上言治亂此言差失亦推言邁迹垂憲之意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蔡氏曰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中則無過不及本聰明者舉動必中自不亂舊章非聰明而强爲聰明者必以妄作爲智此其所以亂舊章也厥度卽舊章作聰明者以私意亂之以側言者聽人言改之人言之側非視聽

詳審不可而詳視聽者亦惟無作聰明者能之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大紀曰八年蔡仲之國過洛見周公周公曰不如我者勿與處累我也與我齊者勿與處無益我也惟賢於己者可與處也
履祥讀蔡仲之命與棠棣之詩未嘗不悲周公之意也嗟夫周公亦幸有蔡仲耳然命人子以改於其父之惡一言足矣而曰改行曰蓋愆甚而又曰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夫幸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言之詳周公閔管蔡之失道固

不容再有懿親之變也是以丁寧言之如棠棣之詩自死喪急難甚而至於鬩閱之事辭愈詳事愈下而感歎愈深其志切其情哀蓋處兄弟之變其辭情若此觀者蓋當思其言外之意云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歸故云來自奄宗周豐也西周之初凡言宗周者謂豐鎬也東遷之後則洛亦謂之宗周所謂即宮于宗周是也蓋廟朝所在即謂之宗周爾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書王若曰而冠以周公曰是周公代王言也成

王幼周公秉政自大誥以後凡誥命之辭皆周公代言耳而於多方獨書周公曰古書無費辭發例而已四國者三監武庚國內臣民也多方者若淮奄徐戎新服之國與凡武庚之亂東北諸侯顧望兩端或與於亂者告四國而因以及多方亦以厭天下之心爾殷侯武庚也尹民謂其仍有國君民也我惟大降爾命謂貸其死也惟爾武庚仍有民社蓋我有周貸其死命乃罔然不知覬覦非望圖天之命弗永遠敬念宗祀以自取覆絕之禍此言所以殺武庚之故一說

謂是論武庚故臣爲殷侯尹民者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誕大迪蹈麗依也民之麗謂民所依以爲生者如云小人之依是也崇積甲始靈善舒寛叨貪懫忿暴也此章述有夏天命所以亡而證之謂

昔者帝嘗降格于夏矣而夏桀大爲肆逸且不肯加憂慼之言于民則其不憂愛于民可知矣不能一日之間勉爲天理之是蹈則無日不誕逸可知矣此皆爾之所聞欲其因桀以知紂也又言桀亦豈不欲圖天之命而不知得民爲得天之本其圖天之命而不能開生民衣食之原乃大降其禍罰以積亂于其民始則妹喜女謁之盛以亂其內而桀又不克善順其衆於外不進用恭德之人以大寛其民而崇長叨貪懫暴之人以戕害其民天爲斯民之無主而求能主之者於是大降明命于成湯以刑滅有夏焉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此篇告多方兼告殷多士故言夏桀之罪而夏之多士亦不爲無罪謂天不畀夏其禍所以加此大者固是夏桀有多方之義民而不能以之享有天命然亦惟有夏所敬用之多士大不克明其長保斯民之道而相與播虐于民至百爾所爲亦皆不克開于民之所依者然則夏桀之

失民非惟桀之罪其臣亦有罪焉又因引以責殷多士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

此言商之所以享有天命者乃惟成湯克爲爾多方所簡以代夏而作民之主惟謹修其民之所麗以勸勉其民蓋謂務農重本修府和事之類是也而厥民法之亦皆用勸其貽厥子孫至

于帝之罔不明德謹罰明德則民化於善謹罰則民不爲不善所謂克用勸也多罪者人心之所同惡戮當其罪則人勸無辜者人之所同愍赦當其眚則人勸一章之中勸之一字屢言之于以見商之先王之於民其鼓舞不倦如此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蓋深歎紂之自取亡也夫以商先王如此紂繼世以有此多方而不能以之享天之命忽然而亡此重可歎也故嗚呼以終之其所感者深矣舊說以嗚呼冠下章王若曰之上意淺而不詞今不

取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此承上章言非天用意捨有夏之命亦非天用意捨有商之命乃惟爾辟若紂若武庚不知其故但以爾多方大爲淫泆而欲圖天之命屑屑然以爲辭初不知惟有夏之圖治不集其所以享國之道而集其所以亡者故天降此喪亡使有邦者得以間其命惟爾商後王又安於縱逸而所以圖治者不潔不進故天又降此喪亡然則非天用意捨之皆其自取喪亡爾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者通明之稱狂者昏縱之謂克念罔念聖狂之幾於此乎分此二句蓋古語周公引之五祀者天道一大變謂天之降喪亦非遽絕商也爾辟既有圖天之辭人若能念亦孰不可變而之善故天亦遲之以須待其或變或其子孫可作

民主而皆無可念聽者念聽蓋應屑有辭之意五年者天道一變之節聖人與天爲一或前此欲伐商而又遲之後又封植武庚不爲不久而皆不可復望也蔡氏曰五年必有所指子王子曰此篇多有錯簡五祀謂武王克商之後封植武庚者又五年武王崩而武庚卒爲不善天終絕之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承上文言商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多

方動之以變異開其能顧諟天命者而爾多方
又無有上甚眷顧者焉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如
周飢克殷而年豐蓋商末此事甚多而多方無
有能上當天意者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
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承上章言商既不可念聽多方又罔堪顧之惟
我周王靈承于旅謂善順衆心是克開于民之
麗也克堪用德所謂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
周王克堪用之也是誠可爲神天之祭主故天

啟誘之以休嘉之道而簡拔畀付以代殷之命
用尹正爾多方焉呂氏曰所謂式教我用休者
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理日新左
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
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
然而教之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
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
降爾四國民命其間上下必有缺文此章以下
大意是責其與於武庚之亂謂昔伐殷之役殷
之士衆不戮一人爾曷不信我周家而各安于
多方乎爾曷不夾輔介助從乂我周王以享爾
之天命乎世代變遷而田里如故爾曷不順我
周王益以廣爾之天命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
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此章責其從武庚於叛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
滅是爾心未知所以自愛也爾乃大不安天命

爾乃輕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而欲人之信之
以爲正也凡爾所爲既不自愛又唱爲予復之
說是又欲詿誤他人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
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
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一節卽多士篇所謂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
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者謂我惟
時其教告之矣蓋東征之時必有文告之辭也
我惟時其戰要囚之矣謂東征之時嘗戰勝而

俘囚之然不殺也至再至三乃又不用我所以降爾命者謂不感恩順德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遷之於洛猶放殛之也非我有周所以執德者不使爾民康寧乃惟爾自速其辜爾此即多士篇所謂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是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

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以下造遷洛之多士也上章即多士篇所謂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此章即所謂比事臣我宗多遜是也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奔走臣我監五祀者監即三監謂其從三監以叛於今五年也一說五祀屬下句謂今五年所置胥伯小大多正也胥伯小大多正謂大胥小胥教職也衆正縣正治職也皆今日周家所置教治之官也此即召誥所謂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也臬的也邑如四井爲邑之邑謂所治之部也夫謂之多士則皆在官之人轄其分族將其醜類以遷于洛邑者意者比閭井邑邱甸之類皆殷士爲之大胥小胥之教黨正縣正之長則置王官焉忌古文作惎即諅字爲人言所欺也爾多士不可受欺于凶德介助也周公既述所以致罰遷殷之意於是喻四國殷士所以臣我多遜之風謂今爾自奔走從我自監而亂以來今已五年三監既誅粵置胥伯小

大多正以掌教治爾當以爲表的自身而家而在官邑皆當以和順爲主至於官邑之事明整是爲爾之克勤其職然爾不可謂頑民凶悍所欺誑而從之亦但以和敬在職而簡閱乃邑之善者謀以自助則善習日勝而惡習日消矣爾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田安土樂天則天意將畀矜爾而我有周其大助賚乎爾矣啟拔於王庭之上崇爾職事服采於大僚之間言將大用之所以勉之也

自此章以至篇終五峯胡氏謂與多士互有錯

節而子王子謂白此章以下皆爲多士之文如此則章首五祀之說乃是自七年營洛之時逆數黜殷之後再爲置監故云臣我監五祀也但上文方述遷謫之由不應全無勞來慰勉之語或自此數節不無一二錯簡今存所疑以俟知者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此章多士多方首尾必有一誤古文方作凹與

士字相近尤易誤也蔡氏謂多方字當作多士愚謂皆當作多方蓋此章又喻不遷之國也篇首旣誥四國多方上章止責四國多士故此章又重告多方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與洛誥百辟享之云同文當是誥多方者謂爾多方不能相勸信我教命則是爾多方不能享上矣是爾乃爲縱逸爲頗僻大違遠王命則是爾多方自取天威我則將致天之罰各離遠爾上矣謂亦將遷之也若云殷多士則已離逖遷洛不應於此再言之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上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命謂不殺而教之也此章謂教之以生生之道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又曾戒以終之謂今日爲爾維新之時若又不能敬于和復爲乖亂則我將別有謀戮乃爾自取無所歸怨也子王子謂多士多方之終俱有王曰與又曰之文而多士王曰之下無語必脫簡在此當共爲多士篇之終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

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卽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

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所
以畏而不去也
子王子曰商自太甲以後數經衰亂已四興王
業武乙再都河北而國尤衰弊者四五十年至
紂乃決其壞而壓其亡者又三十年周家仁聲
仁聞日盛日隆商王之惡德虐政日累日積當
是時三分天下周有其二非周取之也皆棄商
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
悅服而安業其頑囂喧豗而易搖者特遊手之
民平時酗酒暴横草竊姦宄逋逃匿隱未嘗伏

辜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噪風塵之警以逞其
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家巨室不事
繩檢者怨周之不用招誘無賴爲之爪牙不過
借復商之名以鼓倡孽兇殘害百姓若以戰國
秦漢處之不過坑之而已周家積累有素不忍
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
其爲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爲忠厚之至蘇氏謂
人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
履祥按多方敘稱王來自奄誥爾多方而多士
書曰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也而

自孔安國以來失之胡氏大紀謂敘多方於前
多士於後云然則古者事之前後必已具於編
年之史而書則每篇自爲首尾固未必諸篇相
爲次序也諸篇若此多矣然又安知書之前後
安國伏生不無所差互與是皆未可知也多方
多士之書皆化商之書也多士以告殷民而多
方則不止於殷民也多方周官之書皆歸周之
書也多方以治外而周官以治內也流言之變
倡於三叔而亂成於武庚武庚固易叛者淮奄
徐戎何爲而亦叛或者人心之如殷民者尚多

也成王周公東征歷幾年而後定踐奄而歸還
殷四國之民至于宗周諸侯畢會討淮奄徐戎
多方新服之國變置之君咸與在列故告殷民
而及多方所以厭人心也多士之書則在洛之
安定告戒之而已矣自踐奄來歸　天下
既定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始頒周官之法定一
代之制此周官之敘曰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四
征弗庭謂黜殷致辟伐淮踐奄也六服承德謂
作多方定庶國蒐岐陽盟諸侯也自是太平四
十餘年刑厝不用嗚呼盛哉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此篇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人之道國史記之故稱若曰常伯牧民之長伯常任任事之大臣準人掌法之卿士即下所謂三宅三事綴衣掌服器者虎賁氏掌禁衛者獨舉五人者子王子曰周公當時率之以進告者所謂用咸戒于王也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

休茲猶虞書曰都欲言其事而美之又言知恤者鮮以重人君之聽而勉戒之也俊即三俊可為三宅者迪知躬蹈而眞知之也九德本皐陶所陳知人之目而有夏君臣世守以為取人之法三宅亦夏諸大臣之總名商周亦世守之職名雖各不同而掌事掌民掌法其職事則猶故也故篇中歷述三代用人皆以三宅言之謀面圖謀親閱之也言美哉用人之道知恤者少古之人蹈此者亦惟有夏氏其所以國家强盛者蓋能籲求三俊之賢以尊事上帝也而其籲俊必有大臣眞知夫信行九德之賢而後敢薦於后而此時之為后者又圖謀面察之貞為大順于德之賢而後宅之也

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上文言有夏用人之盛此言夏桀用人之失謂至於此後乃三宅皆無義之民蓋桀惟惡德弗

行往時先王任用之道是惟暴德之用此桀所以喪亡無後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越粵通亦越者繼上文而言也耿光也即猶云當也三宅以職言三俊以德言謂其才可以儲三宅之用者蓋亦三宅之副也曰論也嚴密也丕式法制之大也亦粵成湯所以升為天子能丕釐上帝之明命夫天之明命示此意而已而

湯能丕以推其大規釐以理其條理其用三有宅者則能各當其職其論三有俊者則能各當其才嚴惟丕式卽丕釐之用言湯之治天下既事制曲防以定天下之大法矣而又能用三宅三俊以行之故近者用協而四方雖遠亦莫不於丕式之中而見聖人之德意焉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嗚呼歎而言之蓋事接於見聞而言之易感也

暋昏也羞刑進任刑威者也庶習備諸惡行者也言紂之於三宅使羞刑暴德之人宅牧宅準使庶習逸德之人立政宅事然刑暴之人足以行威虐於國故以同邦言庶習之人足以娛心目於內故以同政言其親疎之意如此上帝所以敬致其罰使我周有此華夏而法商革夏受命之事以奄甸天下之民奄甸葢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長伯謂凡在上臨民者任人卽常任趣馬閑廄之官小尹內臣之尹左右攜僕凡執器侍衛之僕百司若司裘內司服之類庶府若內府天府之屬大都小伯卽大小都伯畿內都邑之長也藝人凡卜祝巫醫執技之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對裏之稱上文百司爲在內百司此表臣百司則在外百司太史史官尹伯有司之長如

胥大師典同之類則司樂其長虞人角人羽人則虞衡其長凡此衆庶常職皆吉德之士司徒司馬司空與其亞此皆諸侯之官其卿之命於天子者或天子使監於侯國者夷微盧此四夷之國烝衆也此王官之監於四夷者三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阪險也古者形險之地不以封王官守之葢三亳商之舊都其地平險故周置監焉言文武克知三宅之心而任之不疑灼見三俊之心而知其可用故上以之事天下以之長民其立政也常任準人牧夫作

三宅之事於上內而禁衛僕御百司庶府外而都鄙藝人百司太史尹伯皆得吉士以爲之而其吉士又分布於諸侯夷狄之國與要地設險之官葢文武所知者三宅三俊而人以類聚各舉所知各選其屬布列內外莫不得其人也此章連舉文武時事其官未必皆文武之官其人則皆文武所儲之人呂氏曰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恐其

作淫巧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書是非而見尹伯以小大體統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諸郊畿不豫有司之數者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葢互見之也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葢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文總言文武知人官使之詳此又獨推文王而言之葢恐成王聞其目而不知其綱聞其教而不知其本言文王惟先能盡其宅心之學故能立茲常事司牧之人皆俊才而有德者大抵君心患其識見之偏嗜好之蔽故不能知人而人才亦患其有才而無德以將之惟文王能宅其心故能識用夫俊有德之人常事司牧不言準人亦互見也此節論用人之本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法禁也謂之庶固非其大者若大號令大獄訟大法禁則非大臣所敢專亦非文王所敢諉至其衆庶瑣碎之事則惟有司

惟牧夫是從是否文王不以身兼之或於庶言猶有所豫葢號令雖小教化所關若庶獄庶謹文王則罔敢豫知于此矣此節言任人之體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申述武王之事凡用人之厚與得人之多皆文王事武王率而行之耳蔡氏曰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則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則不敢違其所用容德

之人以武王能與文王竝而受此丕丕之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此章以下勉成王也我指成王也灼知猶云克知灼見也亂治也一話一言卽上章庶言也末終也盡也言孺子已終喪卽政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必於宅事宅準宅牧之任能明知其才德如何丕乃使之爲治左右我所受之民均調

我庶獄庶謹之事勿以己意或小臣間之至於庶言亦盡惟成德之賢專之以乂我受民言知之明任之專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前所言夏商文武之事皆至美之言我所傳受於人者咸告孺子王矣又言成王爲今日守文之主乃文王之文孫武王之文子其勿誤于庶獄庶謹之事惟正人是治之誤者謂以已兼知之事煩力獨易於致誤也蔡氏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指當職者而言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兹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此總上文言自古之人與商湯及我周文王之立政其於事牧準三者則克宅之克宅者謂當其職而專其任也然亦惟能紬繹審察其德而後使之任其治耳自古爲國罔有於立政而乃用憸利小人者葢憸利之人沾沾便捷以才陵

德則國家政事日入於蠱卒以昏斁繼自今成王其勿用憸人其惟吉士則用之以勉助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承上文申言之以致其丁寧之意於三庶獨言庶獄於三宅又獨言牧夫葢刑者民之司命尤所當重有司之牧夫固足以互見三宅然獨表牧夫之名則是尤以親民之任爲重也夫三宅在朝廷則爲三事在外則牧夫於民爲近而

事與法亦其所兼有焉如今朝廷之事分六部在外郡縣雖專爲牧民而六曹之事蓋亦兼有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謂儆申簡閱紀律也陟猶陟方陟遐之陟猶所謂巡侯甸也禹迹中國之境禹之五服舊迹也方四方也表四表之地言德威所及無不服覲見也使天下見之耿光明德大烈功業也文光武烈各舉其盛者稱之也時方東征淮奄未平故篇終言此然此與上文通爲一章告孺子王言刑及兵故呂氏曰兵者刑之大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犴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其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丁寧之意併後王而戒之使成王行之後王傳之以爲家法也常人常德之人卽上文之吉士也常人憸人二者相反凡憸利便捷者憸

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憸人常以生事爲功常人常以生物爲意常人如四時有序育物生成而莫知爲之者憸人如盛夏驟涼隆冬乍燠一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夭札之患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告君因言謹獄之事又於君前即蘇公謹獄之事命太史併書之以爲司獄者之法蘇國名公名忿生爲武王司寇能敬謹所用之獄此所以培植忠厚之脈以長我王國使後爲司獄者能取法於此而有謹焉則能條列輕重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履祥按立政之書前儒以其誤次諸篇之後謂是周公告君之絕筆非也此亦初年之書也故其官名與今周禮未盡合蓋時猶舊制也至稱詰爾戎兵蓋其時東征未盡奠也故胡氏大紀係立政於四年之下是爲得之按古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於井甸陳法講於蒐獮巡邊四征寓於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

弛焉爾故成王康王之初元老大臣俱有詰戎兵張六師之告是皆有國之所當講而其所謂詰者儆軍實閱器械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征弗庭必非黷武勞民之師非若後世守文之世以兵爲諱日就廢弛一旦警急則荒亂無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誅求征發於常調之外也又況當時淮奄未盡平時武備猶不當弛況在北時乎至謂陟禹之迹尤有深意古者聖人疆理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

度者後世有以燕雲之地棄之夷狄者華夷同壤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中國無窮之害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爲土地其意葢遠然其曰至于海表得毋啟廣伐之漸耶曰此言其威德聲教之餘效也海表猶云海隅出日要亦指淮奄而爲言爾然則後世大臣固有以置燕雲而成守文之治者亦有以復燕雲而致不測之禍者又何也曰是皆非周公也非周公則爲君子而不能爲小人而又妄爲矣世有周公之臣則吾不憂中國之患矣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書經注卷之十一　　金履祥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篇當在多方之後蓋歸自奄以來也大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也成王東伐三年于外至是外患平而太平之典舉矣四征弗庭蓋黜商伐淮踐奄也當時兵威所及不止一國故曰四征言其四方征討弗庭謂不來庭之國也一云庭平也直也征弗庭所以安全中國故曰綏厥兆民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謂多方誥庶邦岐陽盟諸侯也六服中國諸侯在九州之內者若合九州之外言之則爲九服矣宗周即多方所謂至于宗周謂豐鎬也董督也正齊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傳曰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後世外患既平鮮有不漸致衰亂惟聖人不然當天下無事之後則整理維持之功愈密此所以爲聖人與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自此以下王曰凡二此以述道官立制之意後章則訓戒勉勅之辭若昔大猷謂順古者人道之訓而制治保邦于未危亂之時二句蓋古語然所以制治保邦者則在於建官定制得人以爲之故下文詳焉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上述古語此曰字蓋成王自言也建官其來久矣雖唐虞亦稽之上古損益制宜而建爲百職內則百揆以揆度百事四岳以察四方外則州牧者一州之長各總其州國侯伯者大國之侯各率其屬國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和而萬物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而亦克用乂然此時制數耳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廢事邪則亂政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得其人而已傳曰有虞氏之官百夏二百商三百周三百有六十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逮及也夙夜常加不逮此聖賢不已之心敬德

者求賢任官之本故成王先於已求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自此以下頒周公官制之大綱按文王世子則三公之職其來已久至此立定官制又以為首故曰立道者事理當行之路論則講明以究其蘊此所以導君心也經則密比經理之謂燮和理治也陰陽天地之所以造化論道所以經邦經邦所以燮理陰陽蔡氏曰非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贊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任此責故官不

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蔡氏曰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故曰孤化即經邦之運用陰陽以功用言天地以形體言三公純乎師故不曰弼而三孤則曰弼此公孤之分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此周公制禮先定六官之長然後各率其屬而六典之制次第以舉古者命官各因其事凡治事之長謂之宰故家相曰宰天子之相謂之冢宰冢長也大也猶云冢子也冢宰天官凡國之政事法制皆屬焉故曰掌邦治內統百官外均四海百官異職攝攝之使歸于一故曰統四海異宜調劑之使得其平謂之均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自此而下則有專主矣徒人衆也司

徒則主凡夫家之徒衆也故曰地官治衆莫大乎教故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道之常司徒則布人道當行之則擾者勞而熟之之謂凡夫家徒役頒事任民保受教糾征役考比皆擾之謂也宗伯不言司蓋所掌者禮禮莫大於祭祭莫切於宗廟於宗廟不敢言司又禮王者所重而春官四時之長故曰伯所以尊宗廟而崇禮也宗伯治天神地祇人鬼之禮神祇皆曰神上下者尊卑貴賤等儀之禮和者使之不僭不逼各安其分也所謂有

序則和也司馬夏官主兵政兵以車馬爲重而莫急於馬故政官曰司馬六師即六軍也天子六軍司馬掌之自人臣之職言之故不曰六軍而曰六師師衆也即謂六軍之衆也平謂使强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邦國各得其平也邦國之使皆政也而獨兵事謂之邦政政者正也征伐所以正人之不正者也故王政莫大於此司寇主寇賊之官也秋官刑官也不曰刑而曰邦禁禁止也所以止人之爲惡也從木從示謂書刑於木以示之所以止人之爲惡也至於刑

則加之人矣聖人立刑蓋禁於未然至於刑之則不得已而然也呂氏曰姦慝難知故曰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易見直刑之而已司空冬官主空土之官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皆司空主之故分畫空土以待四民之受禄受田受肆受廛者時地利亦任空土而興其利也凡土之未授者皆司空主之既授則司徒掌之矣故或者謂地官之屬疑是司空之屬者此也司空六十之屬周禮缺漢儒以考工記補之特四民之一事耳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周公既定六官之制其他屬官所掌之事則六卿詳定焉朝廷天下之本故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篇首言六服者連要服而言也周禮職方有九服衛服之外有蠻夷鎮藩行人所掌六服則蠻夷藩鎮統爲要服聖人詳內畧外不治夷狄職方極王化所至雖有九服而行人所掌限朝會之節止及六服周官之初又但止於五服焉王者安全中國不務遠畧於此

可見然行人所掌侯服歲一見至要服六歲一見則六年而六服朝覲始偏此云五服一朝者謂六年之內五服朝覲俱偏也周官立大綱特舉其畧耳其詳則周禮續定焉不言要服者蓋此外有朝會不及者聖人不責之也又六年則十二年而王乃時巡則五服朝覲凡兩偏然此舉其粗耳周禮三歲偏頫五歲偏省七歲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外史考書名十有一歲同度量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此王者所以一道同風治天下之大經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此下皆訓戒之辭上章言法此章法外意也無此意雖有法不行爲此節言政令能謹則令出而必行能公則令出而民服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此節以學問爲重蓋古人即學皆事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所以日用常有餘裕蔡氏曰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忽荒畧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

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缺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節言功業之本志不立則苟且而功不崇行不勤則作輟而業不廣不果斷則失機會而後反艱難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此節教士大夫以守爵位之道也位以行道非期於爲驕祿以養廉非期其爲侈故貴於恭儉必以爲德恭則自不驕儉則自不侈矣然恭儉必實德於中而毋行其僞也僞之無不敗者蓋作德則表裏如一不事强矯故心逸而日休焉作僞則揜匿覆護欲蓋彌彰故心勞而日見其拙爾居寵榮之時思危辱之禍則無不謹畏而不

敢驕侈凡不知謹畏則驕侈妄行禍至無日而反入於可畏之境矣此教之以制行設心之法至眞至切之方如此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治非可以一人爲亦非可以一時止故在於推賢舉能焉推賢遜能謂其一時更相推遜也舉能稱人則謂其遞相引類也和則政事如出於一舉能其官則事功亦猶出於已爾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謂公孤蔡氏謂三事即立政三事公孤位尊德重不待戒勅愚謂當時諸公雖不待戒勅然王者立法非爲一人一時也故於定制之初誥命之終而通告之

履祥按周官一篇周公定制之大綱也其禮制紀綱與其時士大夫風俗可想見矣然是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周公制禮先定公孤與六官之長使分職而率其屬自是衆職之纖悉皆當時六卿分制之而周公摠定之也顧周官周禮其間有不合者則其後因時裁定詳略之間不無損益而大略無甚異矣先儒曰周禮之書亦立制度焉耳承襲之舊權宜之法要亦不盡出於周禮也周禮之篇端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則書成於營洛之後也然成王未遂居洛況盡用六典之制乎或又曰周禮者首尾未成之書也惜哉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克施有政論語作施於有政君陳令德孝恭惟其孝則在內能友愛于兄弟在外能施于有政蓋本立則善推之也成王營洛邑爲東都此云東郊蓋主鎬京而言陳氏謂主東都王城而言則下都商民所居謂之東郊尹正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師教之保安之周公以德教安其民民方思之君陳治洛但率循其治勉明其訓則其民自治不必別有作爲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至治馨香四語呂氏謂周公精微之訓蓋成王聞諸周公者也治道之極和氣發達感通神明謂之馨香非黍稷荐祭而謂之馨香也蓋清明之德則自然精華發達無非和氣也明德言其本至治言其效式時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與由聖之戒皆勉君陳以明德之事也君陳遠事周公令德昭聞但患其間斷則爲人欲所昏又患其玩於見忽於行則明德不續矣兼常人之情雖莫不有好德景行之心而少有克己蹈道之力以周公聖人不問今古孰不願見而不可得然當時親見周公者亦不少而少有能學爲周公者蓋恃有聖人玩於習見而省察克治之功不能自加此其所當戒也

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

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此已下告之以至治之事也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行草偃不疾而速此卽至治馨香之謂故必謹所以感之者是以圖厥政不可不艱難謹重也故於政事廢興之際出則與國人入則與僚友共虞度之師眾之言周矣則又思繹之蓋在我之德既明則不蔽於私而又有以度之此政之所以善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

顯哉

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旣有此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與

愚謂此成王因師虞之訓而述君陳之素行也君陳前日必嘗爲親近之臣獻納之任其爲人如此故成王嘉之然人臣如此固爲良德而人主不可示此意向也下文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其諸以此此章之意勉君陳之

所未及與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弘周公之訓以訓民不可執周公之法以責民蓋立法特以禁民而用之則又必有寬制從容於法之外者君陳未必依勢倚法而成王言此蓋勢者我之所乘而法者我之所執一以喜怒之私加之即易爲威虐故上之人常欲忘勢而論法常主於與民則庶無此過寬而有制則寬意常行於法之中又非廢法以爲寬也從容以和則其忘勢近民亦非勉强勉强則不能和矣

蔡氏曰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曰弘周公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呂氏曰繼前人之政者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大不同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上文述君陳善則稱君故此又勉君陳以執法

揆理勿徇其君之意也中者審其輕重隨其時措之宜無過不及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終上文辟宥之意刑不泛加凡懲一而可以止百者則刑之關係者大而所犯者細小懲而大警誡不可宥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承上文用刑之意而又以寬和終之君陳之治東郊不惟殷民凡殷士之在官者與凡庶正之官皆厲焉無忿疾于頑指民也無求備于一夫指官也頑者所未化脩者謂所未能事必有所忍則能有所成就量必有所容則德乃廣大脩謂職業修舉良謂行義温純於職業則兼簡其修與使人勸功於行誼則進其賢者以率化之則人勸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

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斯民之生理無不具可謂厚矣但誘於習俗為物所遷耳然其心不從上之命而從上之好今欲教之以復其所本厚則不惟在於政教聲色之末而實在吾攸好如何敬典者厚典庸禮深信篤好之意在德者躬行心得之眞攸好如此則民心觀感時乃罔不變化其氣習物欲之蔽而允躋於大道之中矣章首明德惟馨之意蓋如此

吕氏曰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眞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周公之沒也厖臣碩輔尚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成王獨以屬之君陳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治體所宜盡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比肩同功慮其兢兢循守者或未專固微有自用之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間矣不若畀之後進端慤之人則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此也至于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蔡氏曰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袞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六卿百執之長各書其人太保畢公毛公皆三公周禮三公無職盖六卿進兼或三公下兼六

卿蔡氏曰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顧命故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呂氏曰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固無可疑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盖司馬兵權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漸進幾危疾甚曰病彌亦甚留連也嗣者立元子嗣位之事審重詳也成王其時年四十有九古人多壽故未及言太子嗣位之事或嘗言之而至此又詳審言焉重其事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蔡氏曰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麗陳列敎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愚也成王自謂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

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釗康王名元子者正其統也成王在位雖四十年天下太平然先王終而嗣君立乃一時艱難之運昔者成王幼沖親罹其禍四國相挺而起王室幾危故成王之終以弘濟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為託然合遠近大小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亂治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舉一身之則而言也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言蓋有自來周家士大夫蓋相傳以爲立身之本也成王謂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耳此因元子釗所當自治然左右大小之臣俱有保傅輔翼之責不可苟投其君以爲非之幾也夫當時諸臣固非引其君於非者然或幾微之事徇之而不謹自微而大將自是滋矣此人主之所甚畏而輔君者不可不謹也

呂氏曰甲子之命去崩才一日耳猶盥洗而致

潔冠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歿之敬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没固炯然也惟善治氣者爲能愍病疾而不惰惟善養心者爲能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又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此始發其祕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公孔子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蔡氏曰綴衣幄帳也羣臣既受命王還內徹出幄帳於庭喪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太保以冢宰攝政出命南宮毛當是括之後齊侯呂伋太公子入爲虎賁氏爰於也逆迎也南門路寢之門也延引也引入路寢之旁翼室爲憂居宗主翼室即東夾室也天子居喪之次曰

梁闇比諸侯倚廬而加楣梁此初喪未爲梁闇故以東夾室爲宅宗之地此下文東夾所以不陳設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微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盛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閽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即太保命之也作册以傳顧命古者册書自有常度此重顧命故其册之度又異於常太保定其制焉送死事固大而顧命亦大故於崩之再明日即命作册度其它喪事自有常職此不復書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天子七日而殯癸酉即殯之明日也既殯始傳顧命殯前以送死為重也伯相即太保也太保以西伯為相故謂伯相士者凡幕人掌次司几筵朝士諸職皆士也材物也凡朝廷所須癸酉

器物如下文禮器几席事輅戈鉞之類是也自此以下皆癸酉之事舊說須材為供喪者與上下文不相入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祭統謂樂吏之賤者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設張之士者即幕人司几之類也黼扆天子之扆黼以白黑為文畫如斧形古畫文之圓而相糾者謂之黻以象雷也文之方而四貌腰兩旁由內首尾曲外者謂之黼以象斧也即今銀儀畫也扆以縞為之設黼扆帷帳如成王存之日也

牖間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古者前為堂後為室室中以東向為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南戶牖之外為堂以南向為尊其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南故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謂設扆之處也此所謂牖間南嚮之坐也天子之席三重蔑孔鄭諸儒皆謂桃枝竹席黼純以黑白文繒為緣也華玉黃玉也仍几因生時所設黃玉飾几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朝夕聽事之坐也爾雅東西牆謂之序蓋古者宮室之內以墉牆為隔猶今以壁隔也東西牆猶言東西壁壁之外即夾室故又曰東西廂謂之序自堂言之則東西壁為序自夾室言之則牆乃夾室之墉也夾之前謂之廂故夾室亦通可謂之廂矣賈氏注禮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惟東房西室乃以室戶房間為中房前東壁為序序東有夾惟天子諸侯則有東西房有東西夾郭氏曰序者序別內外也然

左右雖以至戶牖間者必先由序故謂之序猶
云次第繹由處也底者蒲席也綴雜彩文貝車
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老饗羣臣之坐也豐莞席也畫繒五彩雕
刻鏤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天子之屋四霤爲四阿四
个而有東西夾大夫士止有東夾然亦不敢
爲阿个也今此書不言東夾獨無陳設惟言西

夾而又南向與當扆同又越玉五重蓋東夾者
者即初喪宅宗之翼室而西夾者則新陟王西
階之殯宮也卿大夫無西夾則殯西階之上士
殯於客位惟天子有西夾其殯畢塗屋故於西
夾爲之所以西夾既設几席又加玉五重而別
不陳寶樸天子殯以玉札謂之玉棺所以不腐
周夫子殯而五重設玉意可見矣東夾之外未
爲梁闇西夾設位未畢塗屋以將傳顧命未臨
喪禮也筍席呂氏謂緝竹篾以爲席也紛雜也
漆黑漆親親不尚飾故此生之設如此

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
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
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朝廷尊敬不設寶玉於東西序夾室則設之寶
者先王之寶器赤刀博物志昆吾鍊鋼赤刀切
玉如泥者大訓即典謨帝王之書河圖即伏羲
所獲龍馬負圖也胤兌和垂或地名或人名其
物皆精堅久遠世所傳寶者蔡氏曰器物之陳
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
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

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
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
次輅在右塾之前

蔡氏曰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
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最
遠者木輅故木輅謂之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
輅矣賓西階阼東階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
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
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

輅爲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
者成王殯在西夾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弁士服凡執器者皆士也雀弁赤黑色韋弁也綦弁鹿胎皮爲之惠三隅矛形如虫也畢門即路寢門也上刃外向也兩階戺賓阼兩階之畔也堂廉曰戺正義曰堂廉者堂基南畔廉稜也

廉即隅角也堂爲兩階則兩階接堂有隅角故每階以二人夾之然堂廉既主於南畔則兩階之間每廉二人夾立也冕大夫冠也劉制如弁但加藻耳劉鉞皆斧屬東堂西堂即東西夾之前堂也夾之前有廂則曰東廂西廂不爲廂則曰東堂西堂也戣瞿皆矛屬東垂路寢東西之階上也垂下階之處也一云垂堂兩邊也鋭按古文作鈗說文鈗讀若允側階者北階也東房之以北爲北堂其堂西直室墉東直房戶而爲北階以下盖通宮闈之路也故惟一人守之自門

而階則立衛者皆士至堂則立衛者皆大夫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嚣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隮升也由西階未成爲主也蟻玄色卿士邦君

皆同服亦廟中之禮即就也位者平日侍朝之班次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纁今蟻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

彤纁也祭服也介圭王之大圭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齊瑞信也蔡氏曰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

傳嗣王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秉書書卽
冊也以成王之殯在西階之上故亦由賓階升
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
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御奉持也此卽丁卯所作冊也呂氏以此節爲
冊命之辭蔡氏以成王顧命已書之冊此則太
史口陳之辭也皇后大君也末命臨終之命也
大卞字書無正訓孔氏訓法按下本從廾與弁
同是恭供之義則當訓爲禮或云大弁卽謂天
子之冕謂服天子之服以朝也惟有此命故康

王冕服見諸侯行顧命也此數辭固㮣括成王
之命而約言之命汝嗣訓則嗣守文武大訓之
謂也率循大卞則自亂于威儀之謂也燮和天
下則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之謂也然成王
之命蓋爲命羣臣相康王之辭亦必別有勑
康王之語若此冊所云者史書前後互見故不
履書耳若本無其語而虛爲此冊則是後世遺
詔傀語不情之言非古人所爲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
敬忌天威

眇小而如也顧命有敬迓天威之語故此亦有
敬忌天威之說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受同以祭受瑁以爲主宿肅也祭祭酒也咤歎
也王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王搢大
圭以同爵祭告受命也祭訖以同受太保三咤
歎也親沒而始受顧命雖不敢死其親用祭服
祭禮而不哭然三咤之情則不可過也上宗曰
饗傳神命以饗告也猶嘏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

答拜
同白虎通作銅盞同必銅爵之名太保受同則
王三祭以同授太保可知降反同于篚又盥洗
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
尸太宗執璋瓚亞祼故此報祭亦秉璋也以同
授宗人而拜王答拜者明爲後也古者始喪鄰
卑者亦拜之此雜用喪禮又如代尸拜也宗人
小宗伯之屬也大宗以供王小宗以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在喪祭告王不飲福故太保攝飲福所以受同

祭而飲福嚌者至齒而已方在喪疚雖歆神之之賜而不能甘也宅亦當作咤

太保降收

太保下堂有司徹

諸侯出廟門俟

呂氏曰廟門路寢門成王在殯故名廟也俟見康王於門外下篇康王亦出外朝告諸侯蓋在廟門內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尊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

王出畢門則立應門之內蓋外朝也周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陜以東周公主之陜以西召公主之周公沒畢公繼之故此二公各率其方之諸侯入門而左而右亦各從其方布陳也乘四馬也黃色朱鬣陳之以爲庭實賓諸侯也

稱舉也圭守圭幣繒幣以荐圭也曰一二者明非一曰臣衛者謂諸侯書衛王國者也壤奠謂以土地所出謂奠贄也皆再拜稽首於地以致敬義嗣宜也王審宜以在喪而嗣先德朝諸侯宜答拜也王答拜故太保芮伯咸進賛相王揖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以未爲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

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尊見也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上文再拜稽首贊見也王答之二相進贊揖矣故諸侯又再拜稽首答君也亦進戒也羑若釋氏謂羑里之厄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矣蔡氏疑卽下文厥若誼其所當順從者皆非也按字書羑進善也卽今誘字說文羑或作

誘羑若蓋天誘其衷之意言皇天以大邦之命而改命周亦以文武大能承受其誘衷助順之理而憂勤西土之民耳此其受民命之原亦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惟新升遐之王又能盡協文武賞罰之公而戡黜武庚伐淮踐奄以定文武之功以能施及後人有此休福今王其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六師卽謂天子六軍之制猶言萬乘也張者弛之反六軍王國之常制張則不弛其備是則不輕其事猶云張皇天子之事耳然武備乃承平易弛之事故諸侯公又特言之矣蔡氏曰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浸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惓惓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

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康王在喪故稱名諸侯言文武及新陟王而康王惟言文武蓋未忍言成王之遺事又方述求助之意而諸公皆文武勳舊又武王所封以屏王室者故惟述文武以感之而不及成王也丕平富者制其田里薄其稅歛去其貧暴使人人各得其養也不務咎者刑罰雖不可廢然不以

是為務而取足於是也底至者發已自盡必欲至其極齊信者隨事所慮無不盡其實也誠之所積固自不可掩所以用昭明于天下然所以戮力創造王室者又皆勇鋭之士忠實之臣之助用是文武能正受其命於上天而上天亦順文武之道付之以天下文武又命封建侯國立為藩屏其意正在於衛輔我後人今予一二伯父指同姓大諸侯也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此惟言伯父蓋指太保以及其餘不屢數也尚胥暨顧綏爾先公

之臣服于先王欲顯諸侯胥及天下之諸侯觀守爾先公之所以臣服于王之道雖身守國於外而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我一人以憂其所當奉行之事其無遺我孤子之羞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前相揖蓋以王答拜而賛揖也此相揖蓋太保諸公相率揖而退也王釋冕反喪服此處喪禮之變冕服亦不宜久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既成

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敎戒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

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敎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以不辯

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

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

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葢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

二月朔亦新喪也伊尹亦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葢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朏月三日生明壬申六月五日也宗周鎬京豐文王之都在鎬京之西二十五里成周在鎬京之東八百里商民所居在王城之東二十五里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命之於文王之廟也保者安全之釐者疏理之呂氏曰保釐二字一篇之體要也

王若曰

書序謂康王命作冊則此以下康王之意而命內史修飾之也

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此敘述其原委也惟文武能以大德受命惟周公能左右綏安毖謹也周公因無事不謹而化商一事尤所謹重故遷之洛邑親近王化商民亦敬化於周公之訓故自周公之没今三十六

年世已變而風俗亦漸移天下之內安平無事予一人賴是以甯是皆周公風化之力也周公歿今三十七年言三紀者舉全數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此論治道旌別之宜也升降猶記言道隆道污蓋道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用故爲政者當視時俗而爲之更張不可膠於一定也當周公之時商民反覆未定故公遷之教之寬之容之至君陳之時不善者尚多故猶務含容皆以漸治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老死少長

薰習滋變不善者亦希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別之也蓋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是則分別者乃所以使之皆爲善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此述畢公之賢必能體道之用也呂氏曰畢公天下之元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則亦間斷矣惟勉於德者貫稚耄而不息敬於事者一小大而無間康王於師傅可謂觀之詳察之審而書於形容矣又言畢公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小大之臣罔不祗服父師之訓德容之重眾望之孚養之者蓋非一日之積矣蔡氏曰休嘉之績多於在先王之時故我小子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知畢公之必能終此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鎮東郊化商民此周公之事故敢以命公呂氏曰言之敬而待之尊禮貌重臣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此東郊之政也所以釐之也旌淑別慝東郊之政由俗革者莫大於此其旌淑也則表其宅里以彰爲善者之閭而使惡者病不能爲蓋立善者之風流聲聞使聞者興起此先王所以爲風俗無窮之計也其別慝也則弗率訓典者殊其井疆若記所謂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蓋使之畏疏斥之醜而慕爲善之美卒亦同歸於善而已

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此承上文因以推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也葢因表里殊井之政亦以申畫郊圻因申畫郊圻之制可以謹固封守因謹固封守可以用康四海夫郊甸之畫舊矣然井田之制歷歲久則溝澮易堙分畫踈則經界易失故必因時而申畫之又先王井田之制澮塗縱横溝封有截亦寓封域設險之意焉故申畫郊圻所以謹固封守也京師畿甸諸夏根本王畿安則天下安矣故謹固封守所以康四海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章又明化商之要不徒别殊之又必化訓之也大抵商民不善之餘習有二利口也驕淫也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靜重驕淫則化之以德義之成法政事貴乎常而戒詭異辭令務大體而尚簡要吕氏曰此深懲作聰明趨浮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皆然在化商言之尤爲對病之藥葢其俗靡利口惟賢政當以渾厚敦朴鎮之畢公所當深念也又曰古人論世族之病必舉而歸之驕侈此商民之病之原也世祿之家不可槩謂之無禮法也逸樂豢養之所移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棄天道甚矣夫衰弊之化未有不侈麗者此古今同一流耳此古人之論也而茲殷庶士席寵惟舊率多世族怙侈滅義則以蕩陵

德也服美于人則敝化奢麗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竝見殆將以惡終矣賴洛邑之遷式化厥訓拯其將亡而更生之教育之久雖已收其放心所以閑之使久而不渝則甚難此畢公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以使之永年商民席寵又承三紀富庶涵養之餘資之富矣訓迪之而閑其邪葢不可緩也然所以訓之者豈外立其敎以訓之哉德者心之理義者事之宜人所同有訓莫大於是然善無證則不信而德義非可以空言也當稽古以爲訓之説不由古以爲訓

予何以爲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是時太平無事獨殷民未盡化耳而康王猶以爲安危所係不恃其治不忽於微如此剛則激亂柔則容姦此化商之所以爲難惟不剛不柔時措適中此所以爲德之允修也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前後之時不同由革之政亦異而云協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所處俱至於所當然之則也京師首善之地而周畢二公又皆以東伯鎮東都故推其餘效至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也蔡氏曰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愚按自畢公以後周家無復有事於東郊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矣畢公眞能踐成終之命哉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總上文立風聲革舊俗申畫謹固而成其終皆所以爲成周無窮之基也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勤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乃尊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畢公重德而有弗克之戒又有民寡之戒三代君臣相與警戒固無事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推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或以商民之難化爲憚推畢公多嘉之績則或以商民之叢爾而忽

毋憚其難惟當盡心毋忽其少惟當謹事休于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盡而商民猶未盡化是尙有餘責也成終則無復餘責矣此之謂休于前政非求勝於前之謂也
履祥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諛佞風俗浸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湎酗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爲天下逋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淫蕩無廉恥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

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之叛於是分遷繼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迹商民之所爲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爲周公之德而所以爲周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爲頑自其染紂之惡於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爲

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僃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易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於生厚之遷保釐之冊汲汲於餘風之殄噫是特爲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誹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寳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化

所以入人者深矣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金履祥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古文尚書作君雅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云日月爲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蹈虎尾恐咥涉春冰恐陷穆王初即政憂危求助之切如此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膂呂通脊也穆王資世職之臣處腹心之寄舊服即謂篤忠貞服勞之事呂氏曰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而益親切臣主蓋一體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蔡氏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愚謂五典之教司徒之常職然上之人無躬行心得之實則民不從其命而從其意矣此所以貴於爾身之正爾心之中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祁大也夏而暑雨小民有暴身沾體之勞冬而

大寒小民有裂面龜手之勞故怨咨蓋自傷其衣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嘆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小民之爲艱難而爲圖其易則小民乃安矣夫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古者司徒之職雖云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辨其土宜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蕃鳥獸毓草木凡養民之利無一不掌蓋教養並行未嘗有無養而教者也故穆王念小民之艱而以圖易爲君牙告皆其職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

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也謨訓功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盛言之文武以謨啟以烈佑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文武之道可謂大備但人亡政息爾惟敬明乃訓奉若文武之道荅揚其光明則足以追配爾祖父所以事先王者矣然則思艱圖易不必他圖有文武之道與前人之法在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

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先正即乃祖乃父也君牙由祖父舊典而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否則亂惟循爾祖父之攸行則足以昭其君於有乂謂法之即治也蔡氏曰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陳氏曰成康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思免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欲寡其過篇中此意為多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承上文欲免厥愆因言文武之聖猶有資於小大之臣故穆王自謂無良不可不賴前後左右

有位之士以免已於愆而昭文武之烈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此承上文以文武之聖亦有賴於僕從之承弼此所以命伯冏為大僕之正羣僕侍御上修主德下簡近僚遠小人用君子以弼后德而免於愆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此承上以明得失之機穆王蓋深知僕御之邪正乃君德所係甚重非輕僕臣諛則后自聖自聖則愎諫安作而天下之亂自是生矣呂氏曰陪僕贄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擇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又曰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敵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

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縱侈皆其枝葉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此皆其導君於慾者或以謟巧進或以賄進此近習小人進身之徑伯冏所當戒此二者呂氏曰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乃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此終篇首免慾之意而欲躋之於文武之道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寧

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冏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

人宅丕后則皆嗣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稚耄入有逕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祗畏然暮年哀敬刑心復還謂之全德則駁猶不失為周之令王也

又曰穆王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履祥按君牙之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冏命之書穆王中年自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昭王南征不復之後夒危恐附故資世家喬木之臣處股肱心膂之寄以行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曰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其中年境順心移雖其所爲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逸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克耳冏命之篇曰思免厥愆曰予一人無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皆欲寡其過之辭又周禮太僕之官下大夫耳或曰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特作命書申戒明切若便僻若側媚若諛若迪上非典此蓋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侈者皆僕御之微故重其選而戒其弊哀痛眞切然則冏命之書眞中年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冏命作於初年如此諄切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而躬自蹈之尙安取冏命之書乎然則是篇當受之祈招之後史失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以待後之君子有考焉

書經注卷之十二

呂刑

惟呂命

呂國名書傳多作甫刑蓋呂國其後爲甫猶邾之爲鄒也惟呂命與惟說命同文蓋穆王命呂侯爲大司冦重修刑法更爲五罰之制謂之呂刑至是頒之天下而申之誥命焉史記亦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蓋周制五刑凡二千五百本有五刑之贖而此增至三千人爲五罰皆呂後所參定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年五十卽位至是百歲八十九十曰耄今百歲謂之耄荒蓋老而荒亂之謂穆王在位日久亦嘗肆遊觀之欲雖有善政而施張不常晩年不無荒廢故審度作刑以詰四方之爲姦慝暴亂者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尤炎帝之末赤揄罔之世驕諸侯者自洪荒以來風俗渾朴而蚩尤始爲暴亂之事民俗因以敗壞奪人之寇殺人之賊鴟張爲義亂外之姦亂內之宄奪攘之風於是皆有之矯者正也虔者劉也此上下或有缺文蓋聖人始制爲刑以矯正虔劉其遺類也漢書武帝紀撟虔吏因執以侵暴撟音矯文意與下文同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苗民堯時諸侯因上古聖人有矯虔之刑於是作五虐之刑以殺戮無辜又淫爲劓刵椓黥凡麗于刑制者更不差等其獄辭之曲直而例加之於是民更相漸于昏亂之習無復忠信互相詛盟矣詛者背相祝盟者面質神此皆刑政不平曲直不明之故也凡苗民虐威所加衆庶被戮之人所在告無辜于上上帝降監下民罔有馨香之德但有淫虐發聞之腥穢堯舜於是哀矜衆庶被戮之非辜旣作五刑報苗民君臣之虐以示其威用遏絕苗民使之不得繼世於下

國言竄于三危也皇帝謂堯竄苗之事蓋堯老舜攝之時墨子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黎即羲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茫昧之間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

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神人之典雜糅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聖人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妖誕之說悉皆屏息楚語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仲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愚謂自蚩尤爲亂而民有寇攘姦宄之習聖人是以有撟虔之刑自三苗以刑爲虐而民有巫祝詛盟之習聖人是以有重黎之命前後聖人其爲民心計可謂至矣大指已見虞書之紀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正人心固重黎之職然非二臣所能獨爲亦惟羣后及在下有司各昭明政化有此非常之明雖鰥寡之情無不上達蓋巫祝之興始於政化不明下情不得以上達故爾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承上文而言清問下民而民皆言有苗之暴虐與其風聲氣習之爲害於是以德爲威而人心知所畏以德明民而人心知所向先命三后以爲教養之具此德明惟明之事也而復命士師

以刑法之防此德威惟畏之事也聖人制刑之本如此伯夷降下典禮以示天下天神地祇人鬼既各有正禮然出禮則入刑降典所以折其民之入刑者而囙入於禮也禹平水土以安民生爲山川立主祭之典以正民心蓋既絕地天通於是修爲山川之正祀又各使有土之君主之不至於瀆稷降播種之法使農殖嘉穀矣三后成功民俗殷盛而後命臯陶爲士師制百姓以刑法之中不偏於輕以惠姦不過於重以虐民立爲中典亦所以使民祇敬爲德而已蓋其

君臣之間和敬示德於上而精明承德於下躬行心得其表裏政令皆可爲民之法灼于四方人心觀感罔不惟德之勉而後明刑法之中治其民之非彝者而已蓋教養如此而猶或有非彝者然後刑之也又按虞書命臯陶之辭曰蠻夷猾夏而禹亦曰何遷乎有苗觀此篇所述則三苗之威戮氣習其始爲天下之害可知蓋自上古之世風氣醇朴蚩尤始爲亂而民始有爲惡之習聖人始制刑以矯之其後有苗既爲五虐之刑以殘其民其民又爲詛盟之習以瀆其神於是暴虐妖誕二者威戮氣習浸入中夏聖人始命重黎以止妖誕繼命羣后以通下情又命伯夷以降典禮命伯禹以安民生正祀典命后稷以豐民財而復命臯陶始定爲至中不偏之刑自是後世之言刑者自臯陶始傳所謂臯陶之刑也蓋以其爲不偏不易之法也又按此篇始述有苗之刑以爲暴虐之戒繼述聖人之刑以爲後世之準蓋聖人所以制刑者教養之具無一不至然後立刑以制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教此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末而後世遂

謂臯陶不與三后之列爲聖人咎於刑官失其指矣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絕惟與忌畏也謂當時爲典獄之官者非但絕于威勢之請託與絕于貨賄之賂遺而已且能以敬自將以理自畏其身無可擇之言上體天德所以能自作元命而上對于天享祀無窮于下蓋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託生殺予奪上與天對又臯陶明刑之功享有國土宗祀不絕

而當時爲典獄者亦必祀于理官蓋古者有道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法家亦然至後漢時繫獄者猶祭臯陶此其證也或曰此章穆王蓋以勉其典獄之臣絕私慾德上配臯陶耳亦通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此章總上章以唐虞之典刑爲監以苗民之用刑爲懲四方司政典獄孔氏謂卽諸侯也此章詞語自相問答以發其意謂爲司政典獄者豈非爾諸侯爲天牧民者乎此欲諸侯以刑獄爲重責也今爾何所觀法豈非伯夷所布典刑之道乎此謂典禮爲刑之道蓋憲章無二出禮則入刑也其今爾何所懲戒豈非苗民所受妄刑之罰乎蓋苗民不察獄辭之所麗何刑又不擇吉人以審刑法之中正一爲威勢之狥奪於貨賄之貪又以私意斷制亂及無辜之人故上帝不蠲貸其罪苗民亦不得以自道其罰遂至於絕世此用刑不當之禍所當懲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寗惟永

此下告諸侯也格如來格之格庶幾其能入吾敎命之內也日勤孔氏作曰役儒見下文一日非終之說而又讀爲日蓋言勤在其中矣言勤

不必言日也聽察審訊以求其情莫煩於獄一或不勤則職有不盡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此章專告貴戚之臣憂其或怠故專以勤爲主爾所以無不自慰者曰勤而已蓋其情得其事集而其職盡也爾罔或徒知戒而不勤蓋旣任其職孰不知重其事然憚於勞而不勤則刑罰不中雖戒之或無及也蔡氏謂戒亦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此謂刑罰已施雖悔無及也蓋天以刑整齊其民旣俾我君臣爲之一日之間不能終其事與能終其事此其責在人矣

爾尚敬謹以上順天命承我一人雖獄事情辭之煩可畏也勿以爲畏惟勤而已雖得情聽斷之餘可休也勿以爲休亦惟勤而已能謹審五刑之用則刑故無小所以成其剛德罪疑惟輕所以成其柔德刑罰得中所以成其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久而不替矣此皆勤愼之效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刑者不祥之器謂之祥刑者則以其爲弼教之

民法而用刑者又以慈祥之心行之也及者連及也何所當擇豈非司獄之人乎何所當謹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審豈非連及之人乎當及而及所以證獄不當及而及則連逮無辜矣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周禮以兩造聽民訟兩造謂兩爭者皆至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謂羣有司也五辭麗于五刑之獄辭也簡者核其實孚者無所疑也正猶漢書所謂當也五罰即五贖也獄辭核實無疑者則當於五刑而不應其實者五刑之疑者也則當于五罰以贖之當于五罰而不服者則五罰之疑者也故又當于五過以宥之然五過之法公也其爲之病者則私也私者或以權勢或以報私或以婚姻女謁或以貨賄交通或以干求請託爲是五者而廢法以出入人之罪則治獄者與之同罪矣其審克之總結上文審者盡其心克者盡其力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

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承上文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此五刑之疑有赦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此五罰之疑有赦也其審克之重言以丁寧之也簡孚有衆即師聽五辭之謂也惟貌有稽此簡孚之術也小司寇所謂色聽氣聽耳聽目聽者也至於不經衆人之簡核則上之人不可以聽斷所以求詳致嚴如此者蓋獄乃天討所係天威甚近而可畏其可有一毫不盡其心乎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

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此五罰之數也罰以黃鐵即今銅也六兩曰鍰一說每鍰六兩三分兩之二則一鍰半斤也倍一百曰二百倍二百而又差爲五百辟疑赦之則從罰亦閱實其罪當於罰則罰之下文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即此意也按舜典五刑有流而無贖正義謂古者五刑有降而無贖鞭作官刑

朴作敎刑又小於此則分作贖刑若令罰直耳穆王始制爲五刑之贖蓋以贖代流也其弊使富而虐貧富者可贖貧者難免雖穆王申有司獄貨之戒其實開國家貨獄之塗蓋其弊必至于此然贖因於疑而穆王於贖之中又閱實其罪猶恐誤罰罰或不實其罪則正於五過矣其慈祥之意可見且罰猶不苟則刑必不苟矣又按周禮五辟之屬皆五百而此墨劓之屬各千宮減於舊二百大辟減於舊三百輕刑雖增而重刑則減矣然則穆王非獨制爲贖刑之法又制爲輕刑之法矣

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此言用五刑之宜也以情辭之上下比附其罪不可差亂其獄辭而妄爲升降又不可引用久不行之法蓋古今更定不同舊有是條久已不用民不知而犯之旣犯而復引用焉是陷民也察者審於心法者當其刑又云其審克之以致丁寧之意罪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此減等也罪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此加罪也

此又用刑之權宜也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此又論五罰之權而總言刑罰謂非獨五刑有上服下服至於輕重其五罰之用則亦有權焉蓋亦權其情而爲罰之輕重也然刑與罰又有視世變而爲輕重者如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是也大抵情法時世參差不齊權所以齊之則各有條理各有典要焉此用權合經之謂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此承上文論罰而言也穆王恐有司以論贖爲令
輕而不加審故又云五罰所贖其懲人者雖非
五刑軀命所關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
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
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申明折獄之方所以審刑罰之宜者佞辨給
也不可以辨給之辭折獄惟當以慈良之心折
獄從猶今律言承也察辭于差此古今聽獄之

要訣也凡辭之非實者終必有差故察獄辭者
必於其差而察之則囚之不承者承矣然既得
其情則當以哀矜之心敬謹之意折之明啟刑
書與羣有司其占視之則庶幾得其中正矣其
當入于刑者其當降而罰者其詳審而盡心力
焉獄之成既得其實然後可輸其實於上而上
其斷獄之書者又當備述其情辭有兩述之人
各有所犯則并兩刑而上之不可以輕重勝負
而有所偏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

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
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
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承上文折獄之說又總告之也官獄官伯諸侯
族同姓姓異姓也單辭無證之偏辭也兩辭兩
造之辭也家如不家於喪之家謂私財也府藏
也辜功罪狀也猶釋氏云罪業也穆王享國之
久老於世故晚復哀矜故其言多懼欲人知所
重而聽之也朕敬于刑謹之至也惟有德者則

可以用刑盡天相佑下民立典獄之官以治之
爲國司命上與天配單辭者無證之辭人所難
決者也惟有德者其心明且清則能得單辭之
實兩辭者兩證之辭雖人所易訣而一有偏狥
之心則偏矣惟有德者其心中而不偏則能聽
兩辭之獄然兩辭之易偏者亦或賄賂蔽之故
戒之無或私取貨于獄之兩辭因獄取貨此貨
非寶適以藏諸罪狀耳報應之理眾罪悉至則
一時之得有永久可畏之罰是非天偏治辭獄
之人亦惟人自致其禍罰之命使天罰不至則

獄吏皆得以行其私庶民無復被令政之澤于
天下矣此申戒以誓之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
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
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總上文誥後世也嗣孫凡官伯侯姓嗣世子孫也屬如屬有彊場之事之屬適也謂適或有時而刑之也五極五刑也五刑者刑之極者也嘉師良民之衆也言繼世子孫自今以往何所監視豈非以德爲民所取中乎此爲要語不可

不明聽之大抵賢哲用刑自有無窮之譽雖適有時而用極法然既合中正之理則亦有餘慶矣蓋世人每言覽刑有陰德之報而不知雖用大刑而合於中正亦有餘慶之報也故穆王明此以勉之受王良民之衆其監此慈祥之刑夫民本皆良民或因物有遷雖不免設刑以防之然無非慈祥之意則亦無非良善之法不可以忿疾之心行之也呂氏曰世衰則情僞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浸微姦宄日勝其作書於既耄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今古犴獄言之畧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又曰是書哀矜明練而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履祥按呂刑之書穆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復周綱陵夷穆王在位日久中更荒廢雖能自克然風俗日降情僞日繁迨至晚年命呂侯爲大司寇重修刑法史謂甫侯言於王而修之也故曰呂刑至是作爲誥命頒之天下大抵增墨劓之條以盡天下之惡而減宮刑大辟之條以道犯死之衆既制五罰以贖五刑之疑又

制五過以寬五罰之疑刑繁而輕此皆衰世之意也傳曰夏之衰也作禹刑商之衰也作湯刑今呂刑之作可以知世變矣然穆王老於世故備知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惻怛之意敬審忠厚之風尚可法也

子王子曰呂刑之書律書也法吏之辭也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首以五刑創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遂爲常法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爲虐也斯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予固知其爲法吏之辭也舜

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失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期於無刑穆王之所以必贖者導其起辟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凡有千鍰之貲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啟後世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僞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德指行而言明指知而言一說謹德指行而言明德指知而言呂氏曰文武之精蘊乎王何足以知之其言乃若知本原者蓋生長保傅之間老師宿儒之傳尚無差也平王徒舉其語而不能察耳降是則異端並作言帝王者始支矣蔡氏曰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尊之也愚按晉侯初名仇師服以為異今曰義

或其後改之也父猶尚父之謂蓋尊之也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先正指文武之臣小大謀猷猶云文武之道大者小者肆遂懷安也言文武以大德受命亦惟先正之臣又能左右之昭事之凡小大謨烈皆遵守而不失遂使成康以下先王得安厥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

綏在位

造作愆譴殄絕純太伊誰也平王自言嗣位之初自造天之大譴言父師國敗由己致之惟資澤竭於下民故犬戎得以侵伐我國家之大此戎禍之由也適我執事之人無有耆壽俊傑之在職者而予又無克亂之才惟曰諸侯之在我祖父列者其誰恤我乎嗚呼使有能致績於予一人者則可以安吾位矣章內兩嗚呼大亂之餘不覺嘆傷之意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乃祖唐叔也肇始刑法也謂文侯能昭光唐叔之功文武之道已墜而自文侯始能刑法之用會合諸侯立已以紹周之統使追孝於前文人汝多能修補扞衛我于艱危之交若汝文侯予所深嘉蓋平王望諸侯而不至故深有感於文侯也當時秦鄭衛皆來救而此獨歸於晉曰用會紹乃辟必文侯首倡大義會合之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秬黑黍鬯香草用黑黍為酒釀以香草卣中尊諸侯受錫命當告于祖廟故錫之弓矢乘馬皆所以賞之簡閱士恤謂愛民

大紀曰賜以河內附庸晉於是始大

蘇氏曰予讀文侯之命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施施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

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

呂氏曰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矣平王東遷之初大讐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弃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甯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盧弓一矢百馬四匹功已報

矣曰乂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履祥按東遷之君臣皆非有中興之才志平王顛覆前備固論之矣當是時定難立君惟秦晉鄭衛四國耳秦襄公與西戎世爲不共戴天之讎其勢亦不兩立其與戎力戰固亦爲已不獨爲王室也平王以岐豐之地予之使之自取當時犬戎盤據岐豐之郊平王不得不許秦秦亦

不得不取之然西戎方熾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始得之固不暇東嚮矣觀其臚於郊祀則無王之心固可見也周室都洛則晉居河北表裏山河是爲屏輔文侯固忠賢然其前有殤叔之難其後有曲沃之封晉之始替實自是始平王所望於文侯者亦固不以興復期之則其委任可知矣平王申出鄭武公娶于申武公當桓公敗亡之時收合餘衆已不能全又欲爲南鄭而武公以昏姻之故迎王于申立之又取虢鄶以爲已國此其志願已定矣獨衛武公之賢足以

有爲焉觀平王戍申之志則其依鄭之心可推也想其柄任在於鄭武所以終平王之世鄭伯父子世於其職衛武雖賢其柄任未必在是況周自中葉以後其公卿之士大率可以守常而短於制變當是時厲幽再世失民而犬戎之禍又熾類非諸公所能獨辦自四國之外又未有至者或謂平王當時何不聲罪以討不至之國則王威可以振是不然當時周室之大害在犬戎而不在諸侯而召戎之大罪又在申侯而不在諸侯也制戎固不暇矣平王懷申侯全

已之功又依鄭武申好之國捨申不伐則何以伐其餘諸侯而令之哉東遷君臣事勢如此此所以不復中興也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

此大誥書序所謂淮夷叛者也伯禽築費以守而征徐以離其勢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徂往也謂將征淮夷而徐戎乃竝興起也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甲冑干盾所以自衛弓矢所以禦遠戈矛以接戰鋒刃以擊刺呂氏曰戎狄之於中國每覵釁而動伯禽免於師傅而撫封於魯淮夷徐戎固

妄意其未更事所以竝起而乘其新造之隙也伯禽應之者乃甚整暇而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敘皆不可紊自敹甲冑至礪鋒刃皆治戎備之事也而於一事之中又自有序焉甲所以衛身冑所以衛首干盾以以扞蔽皆自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鋒刃亦所以擊刺皆攻人者也治戎備之際先自衛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敘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此車馬放牧之防也呂氏曰我備既修則師可以出矣此所以繼之以除道路之事也淫大也牿閑牧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郊野郊野之民皆當修治其地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舉此一條以例之凡川梁蔽澤險阻屏翳有害于師屯者除治之功蓋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

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風謂牝牡相從而奔逸也傳所謂風馬牛是也臣妾軍中之奴婢也古者兵法戎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餘子二十五人餘子即臣妾是也呂氏曰師既出則部伍不可以不嚴自此皆嚴部伍之事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按堵不動無敢越逐若隨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律不可復整矣先嚴之以越逐之刑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

逆而至者無敢保藏敬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入誘於祇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亾之法也本部不敢離局它部不敢匿姦部伍條達繩引碁布何變亂之足憂哉至於師旅所經又申以冠攘竊誘之法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者每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按後世軍法剽掠之罪斬而此則曰常刑蓋古者皆顧藉之兵輕刑禁之即肅後世烏合之眾非重刑禁之不齊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先征徐戎所以伐淮夷之交同日築費所以遏淮夷之衝皆所以制淮夷也

呂氏曰戎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竝興今所征獨徐戎蓋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爲本芻糧爲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鄉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兩兵竝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

不可一日無食楨榦雖版築之所須視二者則猶稍緩也然則古人之於殺非甚不得已肯輕用之哉

又曰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啟初嗣位而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而驟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戎馬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孰謂其長於深宮而豢於膏粱之養耶是以知大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穆公首援古人之言盤難艱凡四語三韻盤如盤樂怠傲之盤人惟多盤所以樂放恣憚檢束責邪忌正不能受其責穆公引此意主受責而多盤其病源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此穆公悔多盤之失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古今謀人猶云前輩後輩也前輩謂未可輕爲乃反忌之於後輩則苟焉親信之此穆公悔其不能受責也

雖則云然

前過雖不可追後來尚可勉也

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此復思古人之謀也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勇夫諞言皆今之謀人也既不欲用此勇夫矣又悔用諞言之舊失懲創之深也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此因古謀人良士等而上之又思好賢樂善之人蓋兼有受責如流之美者此良相之量善類

之所以聚國家之福也穆公慨想形容殊有意味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又承上文而言蔽賢疾能之人蓋不但責人無難而已此善類之所以散而國家之禍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總言國家安危之效蓋由所用善惡之殊而思得君子以終之穆公之意悠哉

按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左氏記秦晉之故

甚詳而不記作誓之事書序謂以爲敗殽還歸之作惟史記繫作誓於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葢穆公自是不復東兵矣此篇穆公更歷懲創之言極爲眞切穆公於五伯之功爲末而晩年所悔庶幾王者之意象焉但所少者剛明之力而或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爲者或尙小爾

書經注卷之十二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